

〔波〕显克微支 著

十字军骑士

上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十 字 军 骑 士

〔波兰〕显克微支著

陈 冠 商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重印
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行
浙 江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1 插页5 字数613,000
1978年1月第1版 1978年4月第2次印刷
书号：10188·1 定价：2.30元
上 下 两 册

一部爱国主义的历史长篇小说——《十字军骑士》

亨利克·显克微支是我国读者熟悉的波兰著名作家。他的历史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和短篇小说集早已介绍到我国来了。《十字军骑士》是作者另一部重要的历史长篇小说，这次介绍给我国读者，将使我国读者对这位作家得到进一步的了解。

亨利克·显克微支一八四六年五月四日生于波兰一个地主家庭。他的早期作品大多描写波兰农民的生活，对于农民的艰苦劳动、悲惨生活和遭受地主残酷剥削有所反映。一八七一年，显克微支大学毕业，一八七二年起，显克微支担任《新闻》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发表过一些讽刺小品和短篇小说。一八七六年，显克微支到美国旅行，在美国住了将近三年，目睹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和移民的悲惨生活。回国后，他写了政论《旅美书简》和一些短篇小说，如《为了面包》、《奥尔索》等。在这些短篇小说里，显克微支揭露了美国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反映了波兰移民在美国的悲惨遭遇。稍后，显克微支又发表了《胜利者巴尔代克》等短篇小说。作者在这些作品里描写了波兰人民的贫困生活，揭露了波兰地主的伪善、外国占领者的残暴。一八八三年起，显克微支陆续发表了历史小说《火与剑》、《洪流》、《伏洛窦耶夫斯基先生》三部曲，反映了十

七世纪波兰人民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但也美化了贵族地主阶级。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六年，显克微支创作了历史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描写了罗马皇帝尼禄的残暴统治和对基督教徒的迫害。一九〇〇年，显克微支发表了充满对异族统治的愤恨和爱国热情的历史长篇小说《十字军骑士》。这部小说在显克微支的创作和整个波兰文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显克微支病逝。他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才能的历史小说作家。

《十字军骑士》反映的是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波兰和立陶宛联合抗击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并在格隆瓦尔德一战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一段光辉的历史。

波兰国家是在九世纪到十世纪之间形成的。当时的波兰公国承认德国为宗主国。到了波列斯拉夫统治时期，波兰国家强盛起来，在十一世纪初扩大了领土，统一了波兰，并摆脱了对德国皇帝的依附。十二世纪初，波列斯拉夫三世把国土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从此形成了封建割据局面。波列斯拉夫三世死后，德国封建主发动了对波兰的侵略，侵占了波莫瑞一带。一二二六年，波兰玛佐夫舍公国的康拉德大公为了占领普鲁士人的土地，决定把十字军东征时建立的条顿骑士团引进波兰，委托这个骑士团占领普鲁士。十字军骑士团占领了普鲁士，强迫当地居民象奴隶般为他们耕种，同时引进德国移民，建立许多城镇和乡村，于是骑士团占领的地区逐步日耳曼化了。十三世纪末，十字军骑士团巩固了自己的占领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不承认波兰大公们的领导，并觊觎波兰的土地。波兰西部和北部出现了强大的德国军事国家组织，这对

波兰的独立是个严重的威胁。十四世纪初，库雅维亚大公弗拉迪斯拉夫一世为波兰的统一进行了斗争，一三二〇年恢复国王称号，建都于克拉科夫，结束了波兰的封建割据局面。一三七〇年，波兰王位转入匈牙利国王路易手中。路易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于一三七四年颁布了“科希策特典”，规定了波兰贵族的一系列特权，但作为交换条件，也规定将来由路易的一个女儿作为波兰女王。路易死后两年，根据“科希策特典”的规定，由路易的小女儿雅德维迦继承波兰王位。这时波兰仍处在十字军骑士团的威胁之下，立陶宛的西北部也受到十字军骑士团的严重威胁。十字军条顿骑士团渴望与宝剑骑士团在领土上连成一片。当时宝剑骑士团占领着拉脱维亚，这两个骑士团企图占领把他们分隔开来的那片立陶宛领土，特别是时母德人居住的地区，以便在波罗的海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骑士团国家。共同的敌人使波兰和立陶宛联合了起来。一三八五年波兰贵族和立陶宛大公亚该老在克赖瓦签订了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亚该老于一三八六年来到波兰，与雅德维迦成婚，加冕为波兰国王，波兰与立陶宛合并，以便共同对付十字军骑士团的侵略，收复失地。一四一〇年，由于骑士团的步步进逼，终于爆发了波兰和立陶宛对十字军骑士团的战争。双方在格隆瓦尔德会战。会战的结果，波兰和立陶宛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辉煌胜利，十字军骑士团几乎全军覆没。格隆瓦尔德会战彻底摧毁了十字军骑士团的威力，制止了骑士团对波罗的海沿岸的波兰和立陶宛土地的侵略，使十字军骑士团从此一蹶不振，终于在十五世纪中叶完全衰落。这次战役是波兰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在波兰人民当中是具有象征

意义的。

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再现了波兰这一段光辉的历史。它通过主人公兹皮希科险遭条顿骑士团毒手和尤仑德父女的悲惨遭遇等情节，有力地揭露了条顿骑士团披着宗教外衣，干着豺狼勾当，专横跋扈，凶残暴戾，任意践踏波兰民族的尊严，残害波兰人民的生命，掠夺波兰人民的财富等罪恶行径，使读者对条顿骑士团的暴行不能不感到义愤填膺，对波兰人民的反抗寄予满腔同情。

兹皮希科出于民族仇恨和年轻无知，误向骑士团使者挑战，险遭骑士团戕害这一情节是本书揭露骑士团罪行的第一个高潮。通过这个情节，作者第一次具体地向我们揭露了骑士团无视波兰民族的尊严，骄横不可一世的凶残面目。

兹皮希科怀着巨大的民族仇恨，发誓要拔下条顿骑士团的三簇孔雀毛冠饰，为达奴莎的母亲报仇，在不了解对方来历的情况下，袭击了十字军使者里赫顿斯坦。虽然他的袭击被护送里赫顿斯坦的波兰著名骑士波瓦拉阻止了，并没有伤害里赫顿斯坦一根汗毛，兹皮希科的叔父玛茨科又立即向里赫顿斯坦道了歉，请求他宽恕孩子的无礼，波瓦拉也在一边向里赫顿斯坦说情，但里赫顿斯坦却极为傲慢，企图以侮辱波兰骑士的人格作为宽恕兹皮希科的条件。到了克拉科夫，里赫顿斯坦又向波兰国王当面告状，虽经两个公爵夫人和许多著名波兰贵族的求情，里赫顿斯坦还是非把兹皮希科置于死地不可。里赫顿斯坦的骄横跋扈、肆意蹂躏一个邻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根本无视波兰国家的存在。波兰举国上下对此无不切齿痛恨，要不是达奴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及时挽救

了兹皮希科，兹皮希科是无法逃脱里赫顿斯坦的毒手的。正是条顿骑士团的这种恶行，导致了一四一〇年的格隆瓦尔德大战。玛茨科和兹皮希科发誓要和里赫顿斯坦决斗，正是波兰民族和十字军骑士团的民族矛盾发展到势不两立的一种反映。

接着，作者通过尤仑德父女的被害进一步揭露了十字军骑士团的毫无信义、毒如蛇蝎的本性。尤仑德的妻子是在十字军骑士团背信弃义、野蛮袭击玛佐夫舍时死去的，尤仑德理所当然对十字军骑士团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对骑士团的斗争是正义的。但是他对骑士团的打击使他成了骑士团的眼中钉肉中刺，齐格菲里特和邓维尔特等十字军骑士终于设计从玛佐夫舍宫廷劫走他的女儿达奴莎，并要尤仑德亲自到息特诺去领回他的女儿，答应只要尤仑德交还俘虏，送去赎金，到了息特诺就把达奴莎交还。但是尤仑德到了息特诺，不但没有找回女儿，而且受到百般凌辱，最后还被齐格菲里特割掉舌头、烫瞎眼睛、剁去臂膀，赶了出去。兹皮希科虽然历尽艰辛，终于找回了达奴莎，但是找回来的达奴莎却已被迫害得精神失常、奄奄一息，还没有到家，就死在途中。尤仑德这样一个威名远扬的骑士竟遭到这样的凌辱，落得这样悲惨的结果；达奴莎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她跟兹皮希科的美满姻缘、幸福生活竟遭到如此悲惨的残害和破坏。波兰人民的和平生活是谁破坏的？尤仑德父女这样的悲剧是谁制造的？不是别人，就是十字军骑士！作者用他动人心魄的手笔，通过这一情节把十字军骑士团任意糟践波兰人民、在波兰土地上横行霸道等罪恶行径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作者对十字军骑士

的控诉，随着情节的发展一步比一步强烈。这些控诉使小说对骑士团的揭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兹皮希科和尤仑德父女的遭遇是波兰民族受到十字军骑士欺压蹂躏的一个缩影。

作者除了以兹皮希科和尤仑德父女的遭遇这些情节集中地形象地揭露十字军骑士团的侵略罪行之外，还在许多地方直接描写或提到十字军骑士团对波兰和立陶宛人民的欺压和残害，把这些描写作为对兹皮希科、尤仑德父女悲惨遭遇的背景，使两者得到紧密的呼应，这就更加有力地说明了兹皮希科和尤仑德父女的遭遇不是偶然的，不是孤立的，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波兰民族、立陶宛民族遭受十字军骑士团侵略的一部分。这样点面结合，既有着力描绘的鲜明突出的形象，又有轻描淡抹的广阔背景的速写，就使作者在小说中所叙述的事件获得了典型意义，使我们全面而又具体地看到十字军骑士团对波兰、立陶宛等民族所犯下的血腥罪行，看到十字军骑士团确实是波兰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波兰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

小说最后描写了格隆瓦尔德大战。波兰和立陶宛联合起来，同仇敌忾，合力御侮，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玛茨科和兹皮希科也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仇人里赫顿斯坦，报了仇。这是整部小说合理的结局，为波兰和立陶宛人民伸张了正义。小说真实地表达了波兰人民和立陶宛人民对敌人的憎恨和爱国热情，描写了他们的英勇战斗和敌人的惨败，不愧是一曲波兰人民和立陶宛人民反侵略战争的颂歌。显克微支之所以博得波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正是由于他充满爱国热情，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意志，歌颂了祖国的正义斗争。而《十字军骑士》可

以说是格隆瓦尔德战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碑。

小说在艺术上也有许多特色。作者善于运用“悬念”的手法，他往往提出一个问题，却迟迟不予解决，只是在故事经过种种曲折、情节经过种种变化之后，作者才别出心裁地拿出人们意想不到的办法去解决小说中的戏剧矛盾，因此读者无法预料故事的结局，只好紧紧跟着作者委婉细致的描述，把故事一口气看下去。这种手法是很引人入胜的。作者的叙述也错落有致，流畅自然。整部小说就象一道清彻的溪流，时而在乱石堆中沸腾激荡，时而在蜿蜒曲折的峡谷中跳跃奔流，时而在平坦的沙滩上缓缓流淌，使读者在阅读这部篇幅很大的小说时，并不感到冗长乏味，而是跟着情节的起伏，走进作者所安排的境界中。在小说中，作者还用丰富多彩的笔调广泛描写了波兰人民十四到十五世纪的生活。波兰贵族领地中的城堡、波兰人民的风俗习惯、中世纪的骑士制度等都一一在作者笔下生动地再现出来。兹皮希科用手把新鲜的树枝捏出汁水，波瓦拉在骑士团的宴会上徒手把钢刀象卷羊皮纸似地卷起来等插曲都富有传奇色彩。作者笔下的人物很有性格。英气勃勃、无所畏惧的兹皮希科，精明谨慎、勇敢刚强的玛茨科，单纯朴实、美丽动人的达奴莎，热情大胆、活泼可爱的雅金卡等都是作者用心刻画的人物。就是一些次要人物，也各各具有不同的面貌和品性，如哈拉伐的忠实机警，山德鲁斯的随机应变，德·劳许的正直豪爽等，作者着墨不多，却个个栩栩如生。这些人物的性格都各有各的特点，读者是决不会把他们混淆起来的。

但是，由于作者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描写这段历

史，因此小说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十字军骑士》虽然以大量篇幅揭露了条顿骑士团对波兰民族的侵犯和蹂躏，把日耳曼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侵略与被侵略的民族矛盾明确地提到读者面前，但作者对于作为骑士团首领的大团长却缺乏本质的认识。小说一方面多处提到条顿骑士团由于羽毛未丰，对战争尚未准备就绪，又慑于波兰雄厚的实力，不敢明显地得罪波兰国王，贸然发动战争；写到大团长常常跟整个骑士团一样，横行霸道、要政治手腕，但另一方面又多次说大团长“不是个坏人，心地也不坏”；他尽力“约束骑士团奉公守法”，“下令要统治得温和些”；“尽管他为人柔弱，他还是坚决反对那些力主与波兰作战的骄傲和专横的人”；“如果他能扭转大局，使十字军骑士团走上正路，他是不惜流自己的血或者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改变现状的”。对大团长的这种评价是完全违反历史真实的。作者对于骑士团的阶级本质认识不足，只把骑士团的罪行看成是某些十字军骑士个人的事情，对于大团长这样的人物，没有如实地把他看作日耳曼封建贵族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是寄予幻想，加以美化，这样就使作者笔下的民族矛盾脱离了阶级斗争的实质。

在尤仑德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显克微支深受宗教观念的影响，宣扬了“爱敌人”这一类宗教观点。尤仑德的妻子死在十字军骑士团的袭击中；他的爱女达奴莎被十字军骑士劫去，并被折磨致死；他本身为了寻找达奴莎，遭受十字军骑士百般凌辱和残害，几乎死于十字军骑士之手。照理说，他和十字军骑士之间的仇恨是极深的，然而当兹皮希科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亲手把他们俩共同的仇敌齐格菲里特解送到尤仑德面前的时候，尤仑德竟亲手解缚，放走齐格菲里特。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尤仑德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行为是遵循天主教“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一信条的。这种说教在现实斗争中是十分有害的，它只能瓦解人民的斗志，帮助敌人。

但是，总的说来《十字军骑士》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正是波兰被瓜分，普鲁士、沙俄等占领国加紧采取共同行动，企图消灭波兰民族的十九世纪下半期。在普鲁士占领区，占领者实行日耳曼化政策，把不是德国臣民的波兰人赶走，学校里取消波兰语，加紧对波兰报刊的迫害，对敢于反抗的波兰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并且歪曲历史，颂扬条顿骑士团为德国的统治开辟了道路。在沙俄占领区也推行了类似的非波兰化政策。因此波兰民族和占领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波兰人民采取各种形式和外国占领者进行了英勇激烈的斗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要直接写作反对外国占领者的作品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他找到了历史小说这样一种体裁，借古喻今，揭露外国占领者对波兰民族的血腥统治，鼓舞人民起来反抗外国占领者。象《十字军骑士》这样的作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起了鼓舞人民斗志的积极作用的。格隆瓦尔德会战胜利这样的历史事件对波兰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无疑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作者正是以波兰人民历史上的胜利这样的实例来激励他的同胞，使他们加强夺取胜利的信心。小说的发表在当时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波兰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它不断遭受外来民族的侵略和压迫。特别是十五世纪前条顿骑士团的入侵和十八世纪后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对波兰的瓜分，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的侵占等，都给波兰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但是波兰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词成了同义语"。他们从来没有在侵略者面前屈服过，他们总是团结起来，举国一致，抵御外来的侵略；在被占领的情况下，他们不断举行起义，打击外国侵略者，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统一。格隆瓦尔德会战的辉煌胜利一定会继续鼓舞波兰人民的爱国热情，波兰人民一定会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反对一切外来的侵略干涉、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斗争不息。

冯　春

一九七七年八月

重 要 人 物 表

波格丹涅茨的玛茨科——波兰骑士。

兹皮希科——波兰骑士，玛茨科的侄子。

达奴莎——尤仑德的女儿，兹皮希科的妻子，安娜·达奴大公爵夫人的宫女，全名为安娜·达奴大·尤仑陀芙娜，达奴莎是爱称，后为十字军骑士团害死。

斯比荷夫的尤仑德——波兰骑士，其妻子及女儿（即达奴莎）均为十字军骑士团害死。

雅金卡——齐赫的女儿，达奴莎死后为兹皮希科的妻子，雅格娜和雅古拉都是她的爱称。

兹戈萃里崔的齐赫——波兰骑士，玛茨科的邻居。

哈拉伐——又名格罗伐支，原系捷克贵族，为齐赫俘虏，后为兹皮希科的侍从。

托里玛——尤仑德的侍从。

卡列勃神甫——斯比荷夫的尤仑德的神甫。

杜尔査的杨科——修道院长，玛茨科的亲戚，雅金卡的教父。

亨利克·雅奴希——波兰玛佐夫舍公国的公爵，又称玛佐维茨基公爵。

安娜·达奴大——公爵夫人，亨利克·雅奴希的妻子，又称安娜·雅奴绍芙娜，立陶宛大公威托特的姊妹，波兰国王亚该老的堂姊妹，前波兰国王盖世杜特的女儿。

德鲁戈拉斯的米柯拉伊——安娜·达奴大公爵夫人的宫廷侍从。

莫卡席夫的姆罗科泰——玛佐夫舍公国的骑士。

维雄涅克神甫——雅奴希公爵的神甫和医生，曾为兹皮希科证婚和治伤。

齐叶莫维特——波兰普洛茨克公国的公爵。

阿列克山特拉·齐叶莫维特——公爵夫人，普洛茨克公爵的妻子，波兰国王亚该老的姊妹。

罗泰林格的富尔科·德·劳许——法兰西骑士，原为十字军骑士团的客人；后为玛佐夫舍公国的臣民。

山德鲁斯——日耳曼人，卖免罪符的小贩，后为德·劳许的侍从。

弗拉迪斯拉夫·亚该老——波兰国王。

雅德维迦——波兰王后，亚该老的妻子。

威托特——立陶宛大公，亚该老的堂兄弟。

玛希科维支的盛特拉姆——波兰骑士，波兰军的统帅。

斯寇伏罗——威托特大公的将官，时母德人的统帅。

登青的雅斯柯·托波尔——波兰克拉科夫的总督，又称登青斯基。

塔契夫的波瓦拉——波兰骑士，亚该老的治安官。

加波夫的查维夏——波兰骑士。

康拉德·封·荣京根——十字军骑士团大团长。

荣京根的乌尔里西——康拉德的兄弟，原为十字军骑士团的高级官员，康拉德死后，继任大团长。

昆诺·封·里赫顿斯坦——十字军骑士团的使者，后任大“康姆透”——十字军骑士团最高级官员之一。

戈德菲列德法师——十字军骑士。

罗特吉爱法师——十字军骑士。

休戈·封·邓维尔特——十字军骑士，息特诺的“康姆透”。

齐格菲里特·德·劳夫——十字军骑士，扬斯鲍克的“康姆透”。

万·克里斯特——罗特吉爱的侍从。

第得里赫——十字军骑士团的刽子手。



亨利克·显克微支

第　一　部

第一章

在蒂涅茨一家叫作“凶猛野牛”的客店（这是修道院[①]的产业）里，有几个人坐在那里，听着一个来自远方的騎士談他自己在战爭中和旅途上所經历的种种险遇。

这位騎士留着一部大胡子，年紀却并不很大；肩膀寬闊，身材高大，却很清瘦，头上戴着鑲珠子的发网，穿着一件留有胸甲痕迹的皮外衣，束着一条銅扣串成的腰带[②]，带子上系了一把刀，刀上套着角质的刀鞘，腰間挂着一支出門旅行用的短剑。

在他身旁和他同桌而坐的是一个青年，留着一头长发，神情愉快，显然是他的伙伴，或者是个侍从[③]也未可知，因为他也穿着一件类似的、出門行路穿的皮外衣。在场的其他人員是：两个来自克拉科夫近郊的貴族，三个戴紅折帽的自由民[④]，細长的纓絡一直搭拉到他們的胳膊肘上。

---

① 英譯本注：即波兰蒂涅茨的本納狄克脫修道院。

② 中世紀的騎士均束腰带，戴踢馬刺，这是受过册封的标記。

③ 騎士的侍从亦称“持盾者”。

④ 中世紀时城邑內的居民，享有城邑內的諸种权利，又称市民，大都經商。

店主是个日耳曼人，穿一件褪了色的、带头巾的法衣，白色的大領口。他正捧着一桶麦酒，把一只只陶器杯子斟滿，一面十分好奇地听他談着行伍中的种种险遇。

那三个市民听得更加出神。当年洛盖戴克[1]国王时代曾經造成市民和騎士之間那种互不相容的憎恨，现在已經消失殆尽，市民們不象上一个世紀那样对貴族地主卑躬屈节了。貴族地主仍旧称市民們为最高貴的巨商和君子，而且賞識他們豪爽地 ad concessionem pecuniarum[2]。因此，在客店里常常可以看到商人和貴族象弟兄似地一起飲酒。他們甚至很受欢迎，因为他們有的是錢，往往还会替那些有紋章的人[3]付賬。

他們就那样坐在那里談天，不时地向店主使个眼色，要他斟酒。

"高貴的騎士，您可见过不少世面啊!"其中有个商人說。

"是啊！你們这些从各地赶到克拉科夫来的人里头，见过这种世面的可不多啊，"那騎士答道。

"往后自会多起来，"商人說。"馬上就要举行祝賀国王和王后的大宴会了！国王已經下令，要在王后的寢宮里张挂起綉上珍珠的金綫錦緞来，还要张起一頂同样质料的华盖。还要举行空前未有的宴会和比武呢。"

---

① 洛盖戴克——弗拉迪斯拉夫的外号(一三三三年死)，毕阿斯特王朝的波兰公爵，經过长期斗爭而統一了波兰的主要領土。一三二〇年弗拉迪斯拉夫·洛盖戴克在克拉科夫登王位。洛盖戴克的登位标志着統一的波兰国家的重建。

② 拉丁文，意为"用现款付賬"。

③ 指騎士。

“卡姆罗斯大叔，别岔断騎士的話，”另一个商人說。

“埃欧特雷戴[①]老兄，我不是打岔；我只是认为，他要是知道人們紛紛談論的这些事情，准也会高兴，因为我相信他也是上克拉科夫去的。我們今天反正进不了城，因为城門一定关了。”

“人家說一句，你总要回答二十句。我看你是老啦，卡姆罗斯大叔！”

“可我还举得起一整匹湿漉漉的宽幅的厚絨呢。”

“了不起！那呢絨准是稀朗得象篩子一般。”

这场爭論給騎士打断了，他說：

“不錯，我要到克拉科夫去待一陣，因为我已經听說过比武的事。我很愿意在格斗期間，到比武场上去显显身手。这个小伙子是我的侄子，他虽然年紀輕，嘴上还沒有长毛，却已經掀倒过不少穿胸甲的騎士，他也要参加比武。”

客人們看了那青年一眼，他快乐地笑了一下，一面把长头发掠到耳后，又把酒杯凑到嘴边。

老騎士接着又說：

“就是我們要想回去，也沒有地方好去了。”

“那是怎么回事？”一个貴族問。

“請問尊姓大名，府上哪里？”

“我是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这孩子是我兄长的儿子。他叫茲皮希科。我們的紋章[②]是‘戴姆巴·波达科华[③]’。我

---

① 卡姆罗斯和埃欧特雷戴都是当时的姓，确切些說，是一种外号。

② 紋章又称徽章，欧洲中世紀騎士的一种标帜。

③ 原文为 Tempa Podkowa，意为圓头的馬蹄鉄。

們的战号是'格拉其'![1]"

"波格丹涅茨在哪里?"

"唷!这位老兄,你应当問,它的旧址在哪里,因为现在这地方沒有了。在格尔齐瑪尔奇克和拿仑支[2]打仗的时候,波格丹涅茨給燒毁了,我們什么都給搶光;仆人們也都逃光了。邻近的农民都逃到树林里去,地都荒了。这孩子的爹后来重建了家园;可是第二年,一场洪水又把什么都冲走了。接着我的兄长去世,打他死后,我就和这孤儿一起过活。我心里想:'我耽不下去了!'我听說要打仗了,弗拉迪斯拉夫[3]国王已經派了莫斯科左伏的米柯拉伊到維尔諾去,跟着又派了奥列斯尼查的雅斯科去招兵买馬。我认識一位了不起的修道院长杜尔查的杨科,我把地押給他,得到了一笔錢,购备了出征需用的甲胄和馬匹。这孩子那时才十二岁,我让他騎上一匹小馬,我們便投奔到奥列斯尼查的雅斯科那里去。"

"带着这小伙子么?"

"他那时候还算不上一个小伙子哩,可他从小就身体强壮。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常常把一张石弓支在地上,用胸口抵住曲柄,拉得弓弦十分飽满。我在維尔諾看到的那些英吉利

---

① 意为"冰雹";战号是在战斗中吶喊的呼号,用来杀敌助威,并为自己人鼓舞士气。

② 这是两个有势力的家族。在雅德維迦女王登位以前、王位空虛时期,波兰的这两个大封建領主曾于一三八三年发生了內战。

③ 弗拉迪斯拉夫·亚該老国王——一三七七年起为立陶宛的大公,由于一三八五年在克列伏簽訂的协議而成为波兰女王雅德維迦的丈夫,并以弗拉迪斯拉夫第二的称号登波兰王位,一四三四年死,他是一五七二年前統治波兰和立陶宛的亚該老王朝的始祖。

人，还沒有一个能胜过他呢。”

“他向来就这样强壮么？”

“他从前总是給我拿头盔，十三岁就能給我持矛了。”

“你們那里常常打仗吧！”

“都是因为威托特[1]呀。这位公爵从前待在十字軍騎士团里，每年总要出征一次立陶宛，一直打到維尔諾。跟他們一起来的，各国的人都有：有日耳曼人，法兰西人，英吉利人（他們是最好的射手），还有捷克人，瑞士人和勃艮第人。他們一路砍伐树林，烧毁城堡，最后，用火和剑把立陶宛糟蹋得不成样子，弄得那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愿留在那里，另外找地方去了，哪怕是到了天涯海角，跟恶魔的子孙住在一起也都情愿，只要远远离开日耳曼人就行。”

“我們这里听說过，立陶宛人都要带着他們的妻子儿女远走高飞，当时我們还不大相信呢。”

“我可是亲眼目睹的。嗨！要是沒有莫斯科左伏的米柯拉伊，沒有奧列斯尼查的雅斯科，不是夸口，要是沒有我們的話，现在准沒有維尔諾了。”

“我們知道。你們并沒有放弃那个城堡。”

“沒有。现在請听我說，我在軍事方面很有經驗。老年人常常說：‘桀驁不馴的立特瓦’[2]——这話一点不錯！他們很会打仗，可是他們抵挡不住战场上的騎士。不过，要是日耳曼人的馬匹陷进了沼泽，或者碰上一片丛林的話——那又是另一

---

① 亚該老的堂兄弟，立陶宛的大公。

② 即立陶宛人。

回事了。”

“日耳曼人是驍勇善战的啊!”那三个市民叫喊道。

“他們穿着鉄甲胄，挨个儿排成队，簡直象一堵墻，挺进起来簡直象是一个人。他們一斫杀起来，立陶宛人就象一盘散沙似地四散奔逃，要不就是躺在地上听人践踏。他們里面不光有日耳曼人,因为在十字軍騎士团里服务的,各国的人都有。这些人很勇敢！一个騎士面临战陣,往往是傴下身子,端起枪矛,单枪匹馬去冲杀一支大軍。”

“基督啊!”卡姆罗斯喊道。“那末,他們里头哪些人最驍勇善战呢?”

“这要看武器了。論用弓弩，应該算英吉利人頂好，他們能够一箭射穿甲胄，百步之內射起鴿子来总是箭无虛发。捷克人(波希米亚人)使起斧头来可眞吓人。至于双手使用大刀，那是日耳曼人頂好。瑞士人喜欢用鉄連枷打头盔。不过最了不起的騎士却是那些法兰西人。这些人騎馬也好，不騎馬也好,都打得来仗,一边打一边还会說出非常勇敢的話来。这种話你准听不懂的，因为那是一种十分古怪的話。他們都是些敬神的人。他們通过日耳曼人来責駡我們。他們說我們是为了保卫异教徒和土耳其人而来反对天主教的，因此他們要用一次騎士式的决斗来証明这一点。这场天主的裁判打算这样举行:他們派出四个騎士，我們也派出四个騎士，在罗馬国王兼捷克国王华茨拉夫的宮廷中决斗一番。”①

說到这里,越发逗起了貴族和商人們的好奇心,他們都向着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伸长了脖子,問道:

“我們这边派出去的是些什么样的騎士啊？快說吧!”瑪

茨科举杯凑到嘴边，喝了一口，然后答道：

“嗳，不必为他們担心。其中有弗罗希秋伐的耶恩，他是杜勃尔潤的总督②；有瓦希門托夫的米柯拉伊；有齐达科夫的雅斯科和捷霍夫的雅罗希。全是出色的騎士和刚强的汉子。不管他們用的是哪种武器，——宝剑也好，斧头也好，——都能得心应手！真是值得让人一看，也值得让人一听的——因为，我刚才說过，即使你用脚踩住了这些法兰西人的喉管，他們还是尽說些騎士气派的話来回答你。但是，我凭天主和圣十字发誓，他們虽然一张嘴比我們强，可我們的騎士却能打敗他們。”

“那就光彩了，但愿天主保佑我們，”一个貴族說。

“还得請圣斯坦尼斯拉夫保佑！”另一个貴族补充道。接着他又轉向瑪茨科，继續問下去：

“唔！再告訴我們一些吧！你捧了日耳曼人和别的騎士，因为他們勇敢，又能輕易地征服了立陶宛人。可是，他們对付你們，总会感到不那么容易吧？他們难道能够随心所欲地攻击你們么？究竟怎么样？也請你捧捧我們自己的騎士吧！”

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显然不是一个大言不慚的人，因为他回答得很謙逊：

---

① 作者原注：这是历史事实。

按：罗馬国王兼捷克国王华茨拉夫即卢森堡王朝的捷克国王华茨拉夫第四（在位期間为一三七八——一四一九年），他在一三七八——一四〇〇年間是日耳曼（神圣罗馬）帝国的皇帝（国王）。天主的裁判即指决斗。

② 总督亦称“城守”，是中世紀波兰王国握有軍权及司法权的地方长官，这里即指治理杜勃尔潤的长官。

“那些刚从外国来的人，固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来攻击我們。可是，他們試过一两次以后，攻击我們的信心就不那么强了，因为我們是鉄打的硬汉。因此，他們往往就来責駡我們这股强硬的劲儿：‘就算你們不怕死，但你們帮助撒拉逊人①，你們这样做必遭天罰。’于是，我們的不共戴天的怨仇愈来愈深了，因为他們的辱駡是无中生有！国王和王后已經給立陶宛人施过洗礼了。在那里，人人都要崇拜我主基督，虽則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应該怎样去崇拜。大家也都知道，当他們在普洛茨克大教堂里把魔鬼的偶象掀翻的时候，我們仁慈的君主就命令他們在它面前供上一支蜡烛——弄得神甫們不得不对他說，不应該这么做。你看一个国王尙且如此，那么，一般普通人就更不足怪了！因此他們有許多人私下說：‘公爵命令我們受洗，我就受洗。他命令我們向基督鞠躬，我就鞠躬。但是，我为什么要对那些原来的异教魔鬼，吝惜一小块干酪呢；我为什么不应該抛給他們一些蘿卜呢；我为什么不应該潑掉麦酒的泡沫呢？我要是不那么做，我的馬匹就会死掉；再不然，乳牛就会生病，或者它們的奶就会变成血——或者收成就要出岔子，’他們許多人都这样做了，因此他們都受到怀疑。可他們这样做是出于无知和害怕魔鬼。那些魔鬼在古时候生活得很不錯。它們从前都有自己的山林，常常騎馬去收什一稅。可是，今天呢，山林都斫光了，它們沒有什么好吃的了——城里的钟声当当响，魔鬼們只好都藏到丛密的森林里去，在那里孤

① 撒拉逊人(Saracen)指所有阿拉伯种族的人、土耳其人和其他伊斯兰教徒。

寂得大肆咆哮。如果一个立陶宛人到森林里去，它们就扯住他的山羊皮外衣，说：'给我们一些什么吧！'有些人给了，但也有些勇敢的小伙子，他们不但不给，反而把魔鬼捉住。其中一个小伙子把一些蒸熟的豆放在一只牛膀胱里，立刻就有十三个魔鬼钻了进去。他用一个花楸树的木栓塞住了那只膀胱，把它们带到了维尔诺，卖给那些圣芳济会①的教士们，教士们给了他二十个'斯果耶错夫'②。他为的是要毁灭基督名下的仇敌。我亲眼看见过那只膀胱；发出一股刺鼻的恶臭，因为那些肮脏的精灵就这样表示出了它们在圣水面前的恐惧。"

"你说你知道那里头有十三个魔鬼，可是谁数过呢，"商人卡姆罗斯颇为聪明地问道。

"那个立陶宛人看到它们钻进了膀胱，就一个个地数了。它们摆明都在那里头，因为那股臭气，就叫人知道它们是在那里头，哪个高兴打开木栓去数呢。"

"真是奇事，真是奇事！"一个贵族喊道。

"我亲眼见过许多非凡的奇事，因为他们每一件事都是希奇古怪的。他们全都蓬头散发，难得有个把公爵梳梳头的。他们靠烘萝卜过活，这是他们最喜欢吃的食物，说什么吃烘萝卜会滋长勇气。他们和他们的牲口、蛇一块儿住在森林里；他们饮食没有节制。他们看不起结过婚的女人，但是非常尊敬姑娘们，认为姑娘们具有无上的威力。他们说，如果一个男人闹肚子痛，只要请一位姑娘用干树叶擦一擦，就会好的。"

---

① 圣芳济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十三世纪初由意大利的圣芳济创立。

② 英译本注：一种货币，相当于一个"格里温"或二十四分之一马克。

“要是擦肚子的都是些漂亮娘儿們，那倒是值得鬧鬧肚子痛呢！”埃欧特雷戴大叔喊道。

“这个去問兹皮希科好了，”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答道。

兹皮希科纵声大笑，使得他坐的那张凳子都搖晃起来了。

“他們那里确实有几个美人，”他說。“琳迦娃就很迷人。”

“誰是琳迦娃？快說！”

“怎么？你們沒有听說过琳迦娃么？”瑪茨科問。

“我們从来沒有听說过。”

“她是威托特的妹妹，瑪佐維茨基公爵亨利克的妻子。”

“不见得吧！哪一个亨利克公爵呀？我們只知道一个瑪佐維茨基公爵，他是普洛茨克的主教①，可他已經死啦。”

“就是他。他原先期望罗馬給他一次神赦，但是結果給他神赦的是死亡，看来天主不滿意他的所作所为呢。奥列斯尼查的雅斯科曾經派我送一封信給威托特公爵，那时节，国王也正派普洛茨克的主教亨利克公爵到利德斯威尔特去。当时，威托特已經厌倦了战爭，因为他攻不下維尔諾，我們的国王也看不慣他自己的弟兄們和他們的昏庸放蕩。国王看到威托特比他自己的弟兄們干练，有才智，所以派主教去劝他脫离十字軍騎士团，重新归附他，还答应让他做立陶宛的执政。见异思迁的威托特，听了使者的話，大为乐意，还举行了一次宴会和几场比武。这位主教上了馬，虽則別的主教們不贊成他这样做，可他在比武场上倒显出了他的騎士的力量。瑪佐夫舍所有的

---

① 普洛茨克的主教，瑪佐維茨基公爵亨利克确实曾违反教规同立陶宛的公爵蓋世杜特的女儿琳迦娃結婚。

公爵都是力大非凡；大家都知道，連他們那一族的姑娘們也能不費吹灰之力折断馬蹄鉄。一开始，这位公爵就把三个騎士撇下了馬背；第二次，又撇下了五个騎士。他把我也撇了下来；在比武开始的时候，玆皮希科的馬把两条前腿悬空竪起，因此他也給撇了下来。这位公爵从美丽的琳迦娃手中拿到了全部的奖品，披着全副甲冑跪倒在她面前。他們彼此深深相爱了，弄得和他同来的神甫們在好几次宴会上拉住他的袖子，把他从她身旁拖开，她的兄长威托特也制止了她。这位公爵說：'我要給我自己一次神赦，即使罗馬教皇不批准，亚威农的教皇[①]一定会批准，我一定要立即同她結婚——否則我要急死了！'这本来是对天主的一种极大的亵瀆，但是威托特不敢逆他的意，因为他不愿意扫这位大使的兴——因此就結婚了。于是他們到苏拉玆去，以后又到斯魯茨克去。这眞叫这个小伙子玆皮希科大为伤心，因为按照日耳曼的风俗，他已經挑了琳迦娃公主作为他心爱的人，并且向她发誓永远忠誠。"

"啐！"玆皮希科突然打岔道，"事情倒是眞的。但是，后来听說琳迦娃后悔不該做这个主教的妻子(因为他虽是結了婚，仍然不愿放弃他的神职)，而且觉得天主一定不能賜福給这样的婚姻，就把她丈夫毒死了。我听到了这件事，就去請求一位住在离卢布林不远的虔誠的隐士，赦免我发过的誓。"

"他是一个隐士，这倒是眞，"瑪茨科笑着答道，"但他是否虔誠，我可不知道；我們是在礼拜五那天到他那里去的，当时

---

① 一三七八——一四一七年間，西欧除罗馬教皇外，在法国亚威农尚有一教皇。

他正拿着一把斧头在劈开熊骨，拚命吸着骨髓，吸得喉嚨里咕咕的响。”

“他說骨髓不是肉，而且他这样做是得到許可的。因为吸过了骨髓，他在睡梦里总会看见奇妙的幻景，隔天他就可以說預言一直說到中午。”

“唔，唔！”瑪茨科答道。“美丽的琳迦娃现在是一个寡妇罗，她会要你去为她效劳了。”

“这是枉費的，我准备另外选一位女士，为她效劳到死，然后去找一个妻子。”

“你倒应該先把一条騎士的腰带弄到手。”

“哦哦！[①] 比武的机会多的是。不經过比武，国王是不会册封任何騎士的。我可以同任何人較量一下。要不是我的馬竪起前腿，主教是沒有办法把我撇下馬来的。”

“比你强的騎士还多着呢。”

这时候，两个貴族叫嚷起来了：

“看老天爷份上！在王后的御駕跟前比武的可不是你这种人，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騎士。到这里来比武的，是加波夫的查维夏和法魯列伊，奧列斯尼查的杜伯科，堵契夫的波瓦拉，比斯古披崔的巴希科·齐洛琪埃伊，雅斯科·納相，戈拉的阿勃丹克，勃罗荷切崔的安得热伊，奥斯特罗夫的克利斯丁，和柯皮兰尼的雅可伯！你能同那些人較量一下剑法么？不管是这里的騎士，还是捷克宫廷里的騎士，或者是匈牙利宫廷里的騎士，都不是他們的对手。你在扯些什么？你比他們强么？你

① 一种戏謔的叫声。

多大了？"

"十八岁，"兹皮希科答道。

"他們里头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用手把你捏成肉酱。"

"我們等着瞧吧。"

但是，瑪茨科說：

"我听說国王对那些参加过立陶宛战爭回来的騎士，都慷慨賞賜。你們誰是克拉科夫人，你們倒說說看，这是眞的么？"

"不錯，这是眞的！"一个貴族答道。"国王的慷慨是举世聞名的；但是现在很难接近他了，因为客人們都涌到克拉科夫来了。他們都是及时赶来祝賀王后分娩和王太子命名礼的，都想向我們的君王表示敬意，向他納貢。匈牙利的国王已經动身了；他們說，罗馬皇帝也要来，还有許多公爵、伯爵和騎士都要来，因为他們誰都不想空手回去。他們甚至說波尼伐教皇① 本人也要来，因为他也需要我們的君王支持他对抗他在亚威农的敌手。因此，人这样多，就很难接近国王了。不过，要是有人能够见到他，向他表示敬意的話，那他就会慷慨賞賜那个該受賞的人。"

"那我一定要向他表示敬意，我已經效劳了多年。如果一旦又发生战爭，我又要出征去了。我們虽然拿到了一些战利品，现在并不穷，但是我越来越老了。人老了，气力也就小了，

---

① 从一三七八年起，天主教会发生了分裂：一部分紅衣主教所选举的教皇同他的前任（从十四世紀初叶起）一样以亚威农（在法兰西南部）为教皇的府邸，另一部分紅衣主教所选举的教皇重新駐蹕在罗馬。这两个相互猛烈咒駡的教皇之間的爭吵一直継續到一四一四年召开宗教会議为止。

总想能够安逸安逸。”

“国王很高兴看到那些同奥列斯尼查的雅斯科一起从立陶宛回来的人；他們都受到盛宴款待。”

“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沒有回来；我还在作战。你知道，日耳曼人因为国王和威托特公爵的和解而吃了大亏。公爵施用巧計，把人质弄回来后，就去攻打日耳曼人！他破坏城堡，大肆焚烧，杀死了好些騎士和人民。日耳曼人要报仇，正如倒向他們一边去的斯維特列革罗[1]也要报仇一样。于是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大团长[2]康拉德亲自率領了一支大軍；他們围困了維尔諾[3]，想从他們的云梯上[4]攻毁各个城堡；他們还試图用詭計占領这个城市——但是他們沒有成功！后来他們一路退却，死伤无算，逃得了命的連一半人都沒有。于是我們又去攻打大团长的兄弟，斯华皮阿的‘康姆透’，荣京根的烏尔里西。可是‘康姆透’因为害怕‘公爵’[5]，逃跑了。这样一跑，却和平了，现在他們正在重建城市。有一个虔誠的教士，他能够赤脚在火热的鉄板上行走，打那回以后就預言說，只要世界存在一天，維尔諾的城墙下就不会再看见一个日耳曼士兵。如果眞是如此，那么，是誰造成这个局面的呢？”

說着这話，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摊开了他那双又宽又大的手掌；其余的人都点头表示贊許：

---

① 斯維特列革罗（一四五二年死）——立陶宛的公爵，亚該老的弟弟。

② 即十字軍騎士团的团长。

③ 十字軍騎士团远征維尔諾是在一三九四年。

④ 云梯是一种高高的、活动的木制結构，在中世紀作战时用来攻坚的。

⑤ 指威托特公爵。

“不錯，不錯！他說的都是眞話！不錯！”

温暖而清朗的夜。話談到这里，被一陣打窗外传进来的声响打断了，因为人們都把牛膀胱① 拿到窗外去了。远处突然传来弦乐声、歌唱声、笑声和馬匹的噴鼻声。他們都很惊奇，因为时間已經很晚了。店主人奔到客店的院子里去，但顾客們还沒来得及喝干麦酒，他又嚷着跑回来了：

“宫廷有人来了！”

隔了一会，已經看见一个身穿蓝外衣、头戴紅折帽的仆从② 走进門来。他停在那里，对众人瞟了一眼，然后看到了店主人，便說：

“抹桌掌灯；公爵夫人安娜·达奴大今晚要歇在这儿。”

他說过就走了。客店里便大为忙乱起来；店主人呼喚仆役，顾客們都非常惊异，面面相覷。

“公爵夫人安娜·达奴大，”一个市民說，“她是盖世杜特的女儿，雅奴希·瑪佐維茨基的妻子。她两个礼拜前在克拉科夫，后来她到扎多尔去訪問华茨拉夫公爵，现在回来了。”

“卡姆罗斯大叔，”另一个市民說，“我們到谷仓里去睡在干草堆上吧；这些貴人我們高攀不上。”

“他們赶夜路我倒不觉得奇怪，”瑪茨科說，“因为白天太热；可他們既然快到修道院了，为什么还要到客店里来投宿呢？”

說到这里，他轉向茲皮希科說道：

---

① 古时波兰以牛膀胱作窗玻璃。

② 这是一种在主人車前奔走的男仆。

“这是美丽的琳迦娃的亲姊姊；你知道么？”

兹皮希科答道：

“准有許多瑪佐夫舍的宫女跟她一起来，嗨！”

第 二 章

这时候，公爵夫人进来了。她是一个中年妇女，笑容满面，披着紅色斗篷，衣服是淡綠色的，腰間系着一条金黃色腰带。公爵夫人身后跟着一些宫女；有的尚未成年，有的年龄較大；头上都戴着淡紅色和淡紫色的花冠，手里大都拿着琵琶。有的捧着大束的鮮花，显然是在路旁采来的。屋里馬上給挤满了，因为宫女后面还跟着一群宫廷侍从[①]和小厮。大家都很活泼，脸上流露着愉快的神情，有时大声交談，有时咿咿唔唔，仿佛都被美丽的夜色陶醉了。宫廷侍从里头，有两个吟唱者[②]，一个拿了一只琵琶，另一个的腰間挂着一面琴斯拉[③]。姑娘們中間有一个十分年輕，大概只有十二岁模样，她拿着一只很小的、飾着銅釘的琵琶，跟在公爵夫人身后。

“贊美耶穌基督！”公爵夫人站在房中央說道。

“永生永世，阿門！”在场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答道，一面深深地施了禮。

---

① 即宫廷中的內侍官。

② 原文为 rybalt，英譯本注为奴隶乐人。这是中世紀的吟唱者。

③ 琴斯拉 (gensla) 是一种六弦琴(吉他)。

"店主在哪里?"

那个日耳曼人一听得召喚,便走上前去,按照日耳曼的习俗,用一条腿跪下。

"我們打算在这里停一停,"公爵夫人說。"只是請快一点,我們都很餓。"

三个市民早已走了;这时,两个貴族,还有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和年輕的兹皮希科,一起再鞠个躬,准备离开,因为他們不想打搅朝廷里来的人們。

但是,公爵夫人却把他們留下来。

"你們都是貴族;不碍事,你們可以同宮廷侍从們相識相識。天主把你們打什么地方指引来的?"

于是他們一一說出了自己的姓名,紋章,外号以及他們借以获得称号的庄园名称。① 夫人听得弗罗迪卡② 瑪茨科說他曾經到过維尔諾,就拍手說道:

"这可眞巧!請把維尔諾的情况和我兄弟姊妹的情况說給我們听听。威托特公爵可来祝賀王后分娩和王子命名礼么?"

"他很想来,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来;因此他給王后送来了一只銀搖籃作为賀礼。我的侄子和我把那只搖籃带来了。"

"那末搖籃在这里么?我倒想看看!純銀的么?"

---

① 据英譯本注:每个国家的貴族都是根据他們自己的庄园名称而命名的——如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意即波格丹涅茨的庄园属于瑪茨科的家族和他自己的。

② 英譯本注:弗罗迪卡(wlodyka)指富有的地主,他們都是自由民,但有农奴为他們做工,他們有些人是貴族,并享有使用紋章的权利。

“純銀的；不过不在这里。由几个培西林教士[①]带到克拉科夫去了。”

“那你們在蒂涅茨做什么呢？”

“我們是来看看修道院的院长，他是我們的亲戚，想把我們叨战爭的光获得的一切，也就是公爵贈給我們的东西，委托給高尚的教士保管。”

“这样說来，天主已經賜給你們好运气和珍貴的战利品了，可是請告訴我，我的兄长为什么决不定来不来呢？”

“因为他正在准备远征韃靼人[②]。”

“这我知道；但是我担忧的是，王后并沒有預言这次远征会有什么好的結局，她所預言的一切事情往往都是有言必中的。”

瑪茨科笑了。

“嗳，我們的王后固然是一位預言家，这我不能否认；但是同威托特公爵一起出征的我們的許多騎士，他們都是些了不起的汉子，誰都敌不过他們。”

“你不去么？”

“我不去，我是給派来送搖籃的，我五年沒有脫过我的甲胄了，”瑪茨科一面回答，一面指着馴鹿皮外衣上給胸甲磨出来的凹痕；“不过，我休息一下之后就会去，要是我自己不去，我会要这个小伙子，我的侄子茲皮希科，去投效梅尔希丁的斯

---

① 培西林（Basilian）教士奉行培西利斯（Basilius）神甫在四世紀时所建立的教规。

② 威托特于一三九九年在条頓騎士团的慫恿之下远征金帐汗国（韃靼人的一个部落），在威斯克拉遭到慘敗。条頓騎士团即十字軍騎士团。

必特科爵爷①，我們所有的騎士都将在他的指揮下出征。”

达奴大公爵夫人对兹皮希科漂亮的身材看了一眼；可是，修道院来的一个教士打断了他們的話。那个教士向公爵夫人問安过后，就以恭順的口吻責备她，說她事先也不派个急差来报告她要来的消息，又說她不歇在修道院，却歇在普通客店里，这不合她的尊貴身份。修道院里有的是房屋，即使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在那里受到款待，至于王族，当然更受欢迎，何况她丈夫的祖先和亲属，对修道院施过那么多恩惠。

但是，公爵夫人愉快地答道：

“我們只是到这里来停一停罢了；明天一早就要到克拉科夫去。我們白天睡觉，晚上赶路，因为晚上比較凉快。况且，这时候，鸡都已經啼了，我不愿意吵醒虔誠的教士們，尤其是这么一大群人，光想唱歌跳舞，不大想休息。”

教士还是硬要他們去，公爵夫人只得又說道：

“不，我們要歇在这里。我們唱唱歌就可以把时間消磨掉，不过，我們一定到教堂来做晨祷，跟天主一同开始另一天的生活。”

“我們要为仁慈的公爵和仁慈的公爵夫人的幸福举行一次弥撒，”教士說。

“我的丈夫公爵大人，还得过四五天才来呢。”

“天主不論远近都能賜福，那么至少且让我們这些貧穷的教士到修道院里去拿些酒来。”

“那我們倒乐于領情，”公爵夫人說。

---

① 原文为 Pan，是波兰古时对貴族騎士的尊称。

教士一走出門，她便叫道：

“嗨，达奴莎！达奴莎！站到板凳上去，唱一支你在札多尔唱过的歌，让我們开心开心。”

宫廷侍从們听见这話，便端了一张板凳放在房間中央。两个吟唱者坐在板凳的两端，中間站着那个小姑娘，她原来拿着飾有銅釘的琵琶，跟在公爵夫人身后。她头上戴着一頂小花冠，头发披在肩上，身穿蓝色衣服，脚穿一双鞋尖很长的紅鞋。她站在板凳上好象一个小孩，不过也是一个美丽的小孩，有如教堂里的画中人物。她显然不是第一次在公爵夫人面前唱歌，因为她并不显得忸怩不安。

“唱呀，达奴莎，唱呀！”小宫女們都喊道。

她捏住琵琶，象一只开始歌唱的鳥儿似的昂起了头，閉着眼睛，响起了銀鈴似的歌声：

如果我有

雛鵝的小巧的双翅，

我就飞向

西利西亚的雅錫克。

两个吟唱者为她伴奏，一个弹着小琴斯拉[①]，一个弹着大琵琶。最爱听小調的公爵夫人，开始把头前后摆动起来，那个小姑娘又用孩子似的声音唱起来，唱得又清脆又美妙，有如林中鳥啼：

---

① 原文为gensliks，即指小gensla。参见17頁注③。

我就要坐在
篱笆上歌唱：
“看呀，我亲爱的人儿，
柳巴飞来啦，可怜的孤儿！”①

于是两个吟唱者又奏了起来。年輕的波格丹涅茨的兹皮希科虽然从小就过惯了战争生活，看惯了战争的可怕景象，生平却从未听到这样的歌声，于是他用手碰了碰站在他旁边的一个瑪朱尔人②，問道：

“她是誰？”

“她是公爵夫人宫廷中的一个女孩。宫廷里多的是使人身心愉悦的吟唱者，不过，她是最討人喜欢的一个，誰唱的歌都不能使公爵夫人听得这么高兴。”

“这我不怀疑。我倒以为她是天上下凡的一位仙女呢，我簡直对她百看不厌。人們管她叫什么？”

“你沒有听见过么？叫达奴莎。她父亲是一个著名的騎士，名叫斯比荷夫的尤仑德，一个驍勇的‘康姆斯’③。”

“嗨！这样一位姑娘，簡直是凡人从来沒有见到过的！”

“大家都喜爱她的歌唱和美貌。”

“那么誰是她的騎士呢？”

---

① “柳巴”在民歌中即为“爱人”。

② 瑪朱尔人（mazur）即瑪佐夫舍人。瑪佐夫舍在华沙附近。

③ 即伯爵。

“她还不过是个孩子哩!”

談話被达奴莎的歌声打断了。兹皮希科看着她那金黄色头发,那昂起的头,半閉的眼睛,看着她那在烛光和从窗戶中射进来的月光照耀下的整个身段,不禁越来越感到惊异了。他觉得,仿佛他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可是他記不清究竟是在梦中见过呢,还是在克拉科夫某个教堂的窗口见过。

于是,他又碰一碰那个宫廷侍从,低声問道:

“那么她是在你們宫廷里生长的么?”

“她的母亲是同公爵夫人安娜·达奴大一起从立陶宛来的,公爵夫人把她嫁給斯比荷夫的尤仑德伯爵。她长得很美,出身于望族;公爵夫人喜爱她胜过喜爱任何其他的宫女,她也很爱公爵夫人。因此,她才給她女儿取了一个同样的名字——安娜·达奴大。可是,五年前,日耳曼人在兹罗多尔雅附近袭击公爵朝廷的时候,她給吓死了。从此公爵夫人就收养了这女孩,一直把她带大。她父亲常常到宫里来看她,看到公爵夫人把女儿撫养得很健康,很幸福,十分高兴。但是,他每次看到女儿,就要想起妻子,因而不免痛哭流涕;于是他就回去向日耳曼人报这不共戴天的深仇。他比全瑪佐夫舍任何人都爱自己的妻子;不过,他为了报复,已經杀死了好多日耳曼人。”

兹皮希科顿时泪眼盈盈,額上暴出了青筋。

“那末說,是日耳曼人杀死她母亲的罗?”他問道。

“可以說是他們杀死的,也可以說不是。她是給吓死的。五年前,天下太平,誰都沒有想到战争,誰都觉得安然无事。公爵象往常和平时期一样,沒带一个兵士,只带着些宫廷侍从

們，到兹罗多尔雅去造一座城堡。想不到那些背信弃义的日耳曼人，根本沒有宣战，就毫无理由地发动进攻。他們逮住了公爵，旣不想到天主的憤怒，也不想到公爵的祖先对他們的大恩大惠，把他縛在馬上，还屠杀了他的臣民。公爵做了很久的俘虏，直到弗拉迪斯拉夫国王威胁着要向他們开战，他們才释放了他。达奴莎的母亲就在这次攻击中死了。”

“那么您，騎士爵爷，当时您在场么？他們怎么称呼您？我忘啦！”

“我的名字是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他們管我叫‘奥布赫’①。当时我在场。我看到一个头盔上插着孔雀毛的日耳曼人把她縛在馬鞍上；她就这样給吓死了。他們还用一把戟斫我，到如今我身上还留着一道伤疤。”

說到这里，他指着他头上从头发一直伸到眉毛的一道深深的伤疤。

靜默了一会儿。兹皮希科又望了望达奴莎。接着問道：

“那末，爵爷，您說她还沒有騎士么？”

可是，他沒有得到任何回答，因为这时歌唱停止了。一个又胖又大的吟唱者突然站起，板凳跟着翘了起来。达奴莎蹣蹣跚跚，伸出了一双小手，兹皮希科沒等她跌下来或者跳下来，象只野猫似的冲了上去，把她一把抱在怀里。

本来吓得惊叫起来的公爵夫人立刻笑了，喊起来：

“这就是达奴莎的騎士！来吧，小騎士，把我們亲爱的小姑娘还給我們吧！”

---

① 意为斧背。

“他很英勇地把她抱住了，”只听得宫廷侍从們中間有人这么說。

兹皮希科抱着达奴莎向公爵夫人走去，达奴莎一只手摟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紧握着琵琶，怕它打碎。她的脸上虽然带点儿受惊的神情，却在笑着，很是高兴。

这时候，这个青年人走到公爵夫人跟前，把达奴莎放在她面前，一边跪下去，抬起头来，以一种象他那样年龄的人所特有的胆量說道：

“那么，就遵照您的話办吧，仁慈的夫人！这位温柔的年輕姑娘已經到了应該有她自己的騎士的时候了，我也到了应該有我自己的情人的时候了，我将永远頌扬她的美貌和德行。如蒙許可，我愿意起一个誓，在任何情况下，我会一輩子忠实于她。”

公爵夫人吃了一惊，这倒不是因为听到兹皮希科的話，而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得这么突然。不錯，起誓不是波兰的习慣；但是瑪佐夫舍和日耳曼接界，常常有騎士从异国来訪問，因此人們对这个习慣，比其他的省份更为熟悉，而且常常有人模仿。公爵夫人在她父亲的宫廷里也听到过这种习慣——在那里，大家都把所有的西方习慣看作高貴的騎士們应当遵循的法律和榜样。所以，她并不认为兹皮希科这个举动有什么地方冒犯了她和达奴莎。她甚至还因为她所疼爱的这位姑娘博得了一个騎士的欢心而大为高兴呢。

因此，她带着愉快的脸色，掉过头去对姑娘說：

“达奴莎！达奴莎！你想給你自己找个騎士么？”

长着一头金发的达奴莎，穿着她那双紅鞋跳了三跳，抱住

公爵夫人的脖子，快乐得尖叫起来，仿佛人們給了她一种只有大人才能享受的快乐。

“我要，我要，我要——！”

公爵夫人笑得眼眶里漬滿了泪水，全体宫廷侍从們也同她一起大笑起来；接着，夫人对兹皮希科說：

“好吧，起誓吧！起誓吧！你許給她什么呢？”

但是兹皮希科却在一片笑声中神态自若，一本正經地跪在那里，庄严地說：

“我許愿：我一到克拉科夫，就把我的矛挂在客店門口，請一位学者替我写张羊皮紙貼在門上。在羊皮紙上，我将宣告，达奴大·尤仑德[①]小姐是国内外最美丽、最有德行的姑娘，誰要是反对这种說法，我一定要同他斗个你死我活，要不就是双方之中有一方做俘虏。”

“很好！我知道你很懂得騎士规矩了，还有么？”

“还有，我从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爵爷那里得知，尤仑德小姐的母亲是被一个头戴孔雀毛的日耳曼人以慘无人道的手段活活害死的，因此，我发誓，我要在我的腰上貼肉扎一条麻绳，即使这条麻绳勒进我的骨髓，我也要扎着它，非等我宰了几个日耳曼人，从他們头上扯下三簇孔雀毛来，决不解下这根麻绳。”

說到这里，公爵夫人变得严肃起来了。

“别拿你的誓言开玩笑！”

兹皮希科又說道：

---

① 达奴大·尤仑德即达奴莎，后者是爱称。

“凭上帝和圣十字架之名，我一定要在教堂里的神甫面前把这个誓言重新説一遍。”

“去同我們人民的公敌作战，确是一件令人欽佩的事；可惜你还年輕，很容易送命。”

这当儿，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认为应当出面跟公爵夫人談一談，好让她放心，便立即走上前来。

“仁慈的夫人，这一点請您別担心。在战斗中誰都得冒生命危險；对于一个貴族説来，不論年老年少，这倒是一个值得欽佩的結局。而且，对这个小伙子説来，战爭并不新奇，也不陌生，他虽然还不过是个小伙子，可是説到打仗，不論是騎馬、徒步，用矛刺、使斧砍，短刀、长剑，投枪、肉搏，他都經历过了。一个騎士第一次看见一个姑娘就起誓，倒是一种新規矩；但是，我却不責怪玆皮希科随便許下諾言。他早就同日耳曼人打过仗了。让他再去同他們打吧，如果打下来果然让他砸碎几个日耳曼人的脑袋，也是給他自己增添荣誉呀。”

“看来我們非得和这个俠义的騎士打交道不可啦，”公爵夫人説。

于是，她对达奴莎説：

“今天你就作为上宾坐在我的位子上吧，只是不能笑，笑了就不庄严。”

达奴莎坐到夫人的位子上；她本来想装得十分庄严，但她那一双蓝眼睛却对着跪在地上的玆皮希科笑，而且快乐得禁不住双脚摆来摆去。

“把你那双手套給他，”公爵夫人説。

达奴莎脫下手套，交給了玆皮希科。玆皮希科必恭必敬

地把它放在嘴上吻着，說道：

“我要把它装在头盔上，誰敢伸出手来碰一碰，誰就是自作孽！”

他又吻过达奴莎的双手双脚，然后起立。这时他不再一本正經了，而是心中充滿了极大的欢乐，因为从这时起，整个宮廷都把他当作成人看待了。他晃着达奴莎的手套，旣欢喜又憤怒地嚷了起来：

“来吧，你們那些戴孔雀毛冠的狗东西，来吧！”

就在这时，刚才来过的那位教士进了客店，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两位高級教士。修道院的仆人們挽着柳条籃子，籃子里装着几瓶葡萄酒和一些点心。教士們向公爵夫人問过安以后，又怪她沒有直接到修道院去。她又向他們解释了一番，說是因为白天已經睡过了觉，晚上趁凉赶路，所以不需要再睡觉了；而且她不愿意惊醒尊貴的修道院长和可敬的教士們，她宁可耽在客店里松松筋骨。

說了許多客气話之后，双方終于讲妥：做过晨祷和弥撒，公爵夫人同她的宫廷侍从們就到修道院里进早餐和休息。和藹的教士們也邀請了那几个瑪朱尔人，两个貴族和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瑪茨科本来就打算到修道院去寄放他在战争中得来的、并由于威托特的厚賜而增加的财富。这笔财富是要用来贖他典押掉了的波格丹涅茨庄园的。可是，年輕的兹皮希科沒有接到邀請，因为他正奔向他的仆人們守护着的馬車，去拿他自己最好的服飾。他吩咐把箱子搬到客店里的一个房間里，就在那里穿戴起来。他先匆匆地梳了一下头发，在头上罩上一只飾有琥珀串珠、正面又飾着眞正珍珠的絲織发网，接着

穿上一件綉着金"格列芬"[1]的、白色的綢"雅卡"[2]，围上一条金腰带，带上挂了一把插在鑲金的象牙剑鞘里的小宝剑。每样东西都是新的，光輝耀目，沒有沾过血污，虽然都是从一个在十字軍騎士团里服务的弗里西安[3]騎士手里夺过来的战利品。然后兹皮希科穿上一条美丽的褲子，这条褲子半边有紅綠条紋，半边是黃紫条紋，构成棋盘格似的花紋。接着又穿上一双长鞋尖的紅鞋子。他打扮得嶄新而漂亮，走进了房間。

当他站在門口的时候，他的丰采倒确实給人以很深刻的印象。公爵夫人看到刚刚向达奴莎起过誓的原来是这么一个漂亮騎士，心里更加喜欢。达奴莎象一头羚羊似的跳着向他奔去。但不知是由于这个年輕人的美貌，还是由于宫廷侍从們的贊賞声，使她沒有走到他跟前就停了下来，低垂着眼睛，紅着脸，显出一副尴尬的神气，开始扭起手指来。

公爵夫人、宫廷侍从、女侍、吟唱者和教士等都想要看看他，也都跟在她后面来了。年輕的瑪佐夫舍姑娘們好象看彩虹似地看着他，一个个都叹息自己沒有被他看中；年紀大的却在嘖嘖称羡那身豪华的衣著；好奇的人們簡直把他团团围住了。兹皮希科站在中央，年輕的脸上露出一种矜夸的笑容，稍稍轉动着身子，让他們看个明白。

"他是誰？"一个教士問道。

"他是个騎士，就是那位'弗罗迪卡'的侄子，"公爵夫人指

---

① "格列芬"是神話里一种獅身鷹头的怪物。

② 即短外衣。

③ 弗里西安人，是居住在德国、荷兰和丹麦的一种日耳曼人。

着瑪茨科回答道；“他已經向达奴莎起过誓。”

教士們幷沒有显露什么惊奇的神色，因为这样一个誓約幷不使起誓的人受到任何約束。往往有人向結过婚的妇人起誓；在那些熟悉西方习慣的有权势的家族中，几乎每个妇人都有一个騎士。如果一个騎士給一个年輕姑娘起誓，他幷不因此而成为她的未婚夫；相反，他往往会同別人結婚；尽管他忠实于他的誓約，可他幷不希望同她結婚，而是要同别人結婚。

教士們看到达奴莎这样年輕，感到有些惊奇，但也不太奇怪，因为那时候，往往十六岁的青年就当上了总督。雅德維迦女王从匈牙利来的时候，也只有十五岁，十三岁的姑娘往往就都出嫁了。不过，他們当时与其說是在全神貫注地看着达奴莎，不如說是在看着兹皮希科；他們也細心听着瑪茨科的話，瑪茨科觉得有这样一个侄子很是自豪，正在讲这个青年是怎样把这身美丽的衣服弄到手的。

“一年零几个礼拜前，”他說，“我們应一些薩克森① 騎士的邀請去作客。另外有一个客人，一个从远方弗里西安民族来的某騎士，这个民族是住在海边的。他还带着一个比兹皮希科大三岁的儿子。有一次在筵席上，那个儿子嘲笑兹皮希科既沒有髭又沒有須。兹皮希科生来是个急性子，听了十分生气，立即揪住他的上髭，把所有的胡髭都拔光了。为了这，我后来跟人家进行了一场决斗，险些儿給打死或是做了俘虏。”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德魯戈拉斯的那位“爵爷”問道。

---

① 薩克森是古代居于日耳曼北部的人。

"因为那个做父亲的袒护他的儿子，我也袒护兹皮希科；因此我們就当了客人的面在平地上斗起来了。双方約定：战胜的一方可以把打敗的一方的馬車、馬匹、奴仆以及一切，統統收归己有。幸亏天主帮助了我們。我們杀死了那两个弗里西安人，不过費了很大气力，因为他們都是又勇敢又强壮。我們取得了許多值錢的战利品：四辆双馬牵挽的馬車，四匹壮大的种馬，十个奴仆和两套难以觅到的精良甲冑。不錯，我們在战斗中把头盔打破了，但是主耶穌賞賜了我們一些别的东西；我們得到了一只装着貴重衣服的大箱子；兹皮希科现在穿的就是在那只箱子里找到的。"

这时，那两个从克拉科夫近郊来的貴族，和所有的瑪朱尔人都怀着极大的敬意看待这叔侄两人了，而德魯戈拉斯的那位被叫作"奥布赫"的爵爷說道：

"我看你們都是非凡的汉子，不是等閑之輩。"

"我們现在相信这个小伙子准能俘获三簇孔雀毛的冠飾了。"

瑪茨科哈哈大笑，脸上的表情簡直象一头猛兽。

这时候，修道院的仆人們已經从柳条籃子里取出了葡萄酒和美味的珍饈，女仆們端上来一大盘一大盘满满的煮鸡蛋，盆子的四面摆满着香肠。整个房間充满了一股强烈的香味。这景象大大地激起了每个人的胃口，一个个奔到桌子跟前去。

公爵夫人坐上了首位，然后别人才一一就座；她叫兹皮希科和达奴莎坐在她对面，又对兹皮希科說：

"你們俩应該同吃一盘东西；别象一般騎士对待他們的情人那样，在桌子底下踏她的脚，也不要用你的膝盖去碰她，因

为她太年輕了。”

兹皮希科答道：

“仁慈的夫人，在两三年內，我不会这样做的，一定要等到主耶穌許可我实现了我的誓約之后再說，到那时候，这顆小浆果也成熟了。至于踏她的脚，即使我要这样做，我也办不到，因为她那双脚还够不到地面哩。”

“不錯，”公爵夫人回答；“看到你很有礼貌，我感到愉快。”

这时，大家都沉默无言，只顾忙着吃。兹皮希科拣了最好的几片腊肠送到达奴莎跟前，或是直接放进她的嘴里；有这样一位出色的騎士为她效劳，可真叫她高兴。

他們吃完了这些食物之后，修道院的仆人們就开始倒香甜的葡萄酒——倒給男子們的酒很多，給妇女們的却不多。当他們端上修道院送来的硬壳果的时候，兹皮希科特别显得殷勤。送来的有榛子和一些从远方运来的叫作“伊泰林”① 的珍奇的硬壳果，他們都吃得津津有味；頃刻之間，整个房間除了咬硬壳果的声音之外，什么声音也沒有。只有兹皮希科，他不光是只顾自己吃，他还要向公爵夫人和达奴莎表现他的騎士的膂力和节制飲食的精神。因此，他不是象别人那样把硬壳果放在嘴里咬，而是用手指把它們捏碎，从壳里拣出果肉送給达奴莎。他甚至还为她发明了一种娛乐：拣出了果肉之后，他把手里的果壳放在嘴边，用力一吹，吹上天花板去。达奴莎笑得什么似的，使得公爵夫人担心这年輕的姑娘会給嗆住，因此不得不要他停止这种娛乐；她看到这姑娘这么欢乐，不禁問她道：

---

① 即胡桃。

"唔,达奴莎,你有了自己的騎士,好么?"

"哦,太好啦!"姑娘回答。

于是她用一个紅潤的手指碰了碰兹皮希科白色的綢"雅卡",問公爵夫人道:

"那么明天他就是我的了么?"

"明天和礼拜天,并且一直到死,"兹皮希科回答。

晚餐吃了很久,因为吃过硬壳果之后,又端上了葡萄干甜餅。宫廷侍从中有些人想跳舞;还有一些人想听吟唱者演奏,有的要听达奴莎唱歌;但她疲倦了,她的小脑袋非常信賴地靠在这騎士的肩上,睡着了。

"她睡了么?"公爵夫人問道。"你可有了你的'情人'了。"

"她睡着了,比其他一些在跳舞的人更加使我疼爱,"兹皮希科回答,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免得弄醒了这姑娘。

吟唱者們的音乐声沒有吵醒她,歌声也沒有吵醒她。宫廷侍从中有些人頓着脚,还有些人跟着音乐的拍子敲着碟子;响声愈大,她睡得愈香。

鸡啼了,教堂里打钟了,大伙儿离开座位跑出去,一声声嚷着:"做晨祷!做晨祷!"这时候,她才醒来。

"我們徒步去沐浴天主的光輝吧,"公爵夫人說。

她挽着刚醒来的达奴莎的手,第一个走了出去,所有的宫廷侍从們都跟在后面。

夜空开始发亮了。在东方,人們可以看见一道亮光,上边发綠色,下边是粉紅色,最后成为一道金紅色的光,越来越扩大。仿佛月亮正在那道亮光之前撤退。亮光愈来愈呈现出粉紅色,愈来愈明亮了。露湿的、获得了一夜休息的、快乐的世

界苏醒过来了。

“天主賜給我們好天气，只是要大热了，”宫廷侍从們說。

“沒关系，”德魯戈拉斯的爵爷說：“我們可以到修道院里去睡一睡，傍晚就可以赶到克拉科夫。”

“准有一次盛宴吧。”

“现在每天都有一次宴会，等到分娩和比武之后，还会有更大的宴会呢。”

“我們要看看达奴莎的勇敢的騎士将怎样尽他的本份。”

“嗳！这些汉子啊，都是橡树做的！你可曾听到他們說的双方各有四个騎士的那场决斗？”

“也許他們将要加入我們的朝廷；现在他們正在商量呢。”

不錯，他們正在談得起劲；老瑪茨科对这件旣成事实并不很乐意；因此，当他們走在扈从們后面的时候，他对他的侄子說：

“其实，你不需要这样。我总有办法见到国王，他也許会賜給我們一些东西。能够搞到一座城堡或者小城①，我就非常高兴——唔，等着瞧吧。不論怎样，我們一定要把我們抵押掉的波格丹涅茨贖回来，因为我們一定要保存祖先的庄园。但是，我們怎么能弄到农民来种地呢？沒有农民，土地就毫无价值。因此，听我說：不論你是否向你喜欢的任何人起誓，你还是要同梅尔希丁的爵爷一起到威托特公爵那儿去打韃靼人。如果他們在王后生产以前用喇叭宣告远征，那你就不要

① 原文为 grodek，英譯本注：是四面围着城墙、具有一种特殊司法权的市鎭，或者是一种城堡。

等她分娩，也不要等比武，只管去就是，因为在那边总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你知道威托特公爵是十分慷慨的；他也晓得你。如果你好好尽你的本份，他就会优厚地賞賜你。总之，只要天主肯替你帮忙，你就可以得到許多奴隶。世界上的韃靼人眞是人山人海。如果能打一次胜仗，每个騎士都会俘获到几十个韃靼人。”

說到这里，瑪茨科由于貪求土地和农奴，开始想入非非地說：

“我只要弄得到五十名农夫，把他們安置在波格丹涅茨就好了！那样就能开辟出一大片森林来。你知道，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到那样丰富的物产。”

但是，兹皮希科却搖起头来。

“哦嗬！叫我去从那些馬房里把那批吃臭馬肉度日、根本不会种地的家伙弄来！他們到波格丹涅茨来有什么用？而且我还起过誓，要虏获三簇日耳曼人的冠毛。我在韃靼人中間怎么能找到那种东西呢？”

“你起了誓，是因为你愚蠢；但是，你的誓約是算不了什么的。”

“可我的‘弗罗迪卡’和騎士的荣誉呢？那怎么办呢？”

“以前向琳迦娃起的誓又怎样呢？”

“琳迦娃毒死了公爵，那个修士已經把我解約了。”

“那末在蒂涅茨，修道院长也会給你解除这个誓約。修道院长比修士还要大呢。”

“我不愿解約！”

瑪茨科停了下来，显然发怒地問道：

"那該怎么办呢?"

"你自已到威托特那儿去,我不去。"

"你这无賴! 那叫誰去拜见国王呢? 你不可怜我这把老骨头么?"

"即使有一棵树压在你身上,也压不倒你;即使我可怜你,我也不到威托特那儿去。"

"那末你要干什么呢? 你要在瑪佐維茨基宮廷里做吟唱者还是看鷹的呢?"

"做个看鷹的也不坏。如果你爱嘮嘮叨叨,却不爱听我的話,你就尽管嘮叨吧。"

"你要到哪里去? 波格丹涅茨你也不放在心上么? 你能沒有农夫光用指甲耕地么?"

"話不是这么說! 你在韃靼人身上未免太会打如意算盘了! 你把罗斯人①告訴我們的話全忘啦! 你可記得他們怎么說的:在韃靼人中間你根本休想捉到什么俘虏,因为在大草原上你根本就追不上一个韃靼人。叫我騎着什么样的馬去追他們? 騎我們从日耳曼人那儿虏获来的那些笨重的种馬么? 你懂了么? 我能得到什么战利品呢? 除了滿是疤痕的羊皮外衣,还能有什么! 那时候我能带着多少財富回到波格丹涅茨去! 总不见得那样一来就会让人家叫做'康姆斯'吧!"

瑪茨科无話可說了,因为玆皮希科的話說得很有几分道理;过了一会儿,他說:

"可是威托特公爵会賞賜你呀。"

---

① 罗斯人即俄罗斯人的古称。

“啐，你自己知道；他会过份地赏赐这个人，也会对那一个人毫无赏赐。”

“那末告诉我，你要到哪儿去？”

“到斯比荷夫的尤仑德那儿去。”

玛茨科发怒地扭着皮外衣的带子，说道：

“你大概是瞎了眼吧！”

“听着，”兹皮希科从容地答道。“我同德鲁戈拉斯的米柯拉伊谈过一次话，他说尤仑德为了他妻子的死，正在寻求机会向日耳曼人报仇。我要去帮助他。首先，你自己说过，打日耳曼人，对我们算不了一回事，因为我们太了解他们和他们那一套了。其次，我也容易俘获那些孔雀毛盔饰；第三，你知道孔雀毛盔饰不是无赖汉戴的；因此，如果主耶稣帮助我得到那些盔饰的话，那也会带来战利品。最后，打那个地方弄来的奴隶，不象鞑靼人那样；用这种奴隶去开辟森林，那你就能发迹了。”

“喂，你疯了吧？现在并没有战争，而且天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生战争！”

“你可多聪明啊！熊同养蜂人相安无事，它们既不弄坏蜂房，又不吃掉蜂蜜！哈！哈！哈！现在虽然双方大军并未开战，国王和大团长在羊皮纸公文上盖了印章，可在边界上仍旧常常发生骚扰，你也许会觉得这是新闻吧？如果你把牲口放出去，只要让他们逮住一头，就要烧毁你几个村落，还要围攻城堡。又如抓走农夫和农家姑娘，这怎么说呢？在大路上捉拿商人又怎么说？想想以前你自己怎么告诉我的吧。就说那个拿仑支吧，他俘获了四十个要去参加十字军骑士团的骑士，把

他們关在牢里，后来大团长送了他满满一貨車‘格里温’①才放他們；他不是作了一笔好生意么？斯比荷夫的尤仑德也正是在作同样的事，况且在边界上，这种事情总是随时会发生的。”

他們默默地走了一陣；这时候，天已經大亮了，明亮的阳光照耀在修道院所在地的那些岩石上。

“天主在任何地方都能把幸运賜予人，”最后，瑪茨科平静下来說：“祈求他賜福給你吧。”

“当然，一切都得靠他的恩惠！”

“你也得为波格丹涅茨打算打算，因为你說你到斯比荷夫的尤仑德那儿去，是为了波格丹涅茨而不是为了那张可爱的脸蛋，我是怎么也不会相信的。”

“别那么說，我会恼火的。我很高兴看见她，这我不否认。你可看到过一个比她更漂亮的姑娘么？”

“她的美貌跟我有什么相干！最好等她长大了就同她結婚吧；她是一个有势力的‘康姆斯’的女儿呢。”

兹皮希科的脸上閃着快乐的笑容。

“一定如此。决不另找情人，决不另娶妻子！等你老了，你就可以同她和我生的孙儿女們玩玩了。”

瑪茨科也笑了，說道：

“‘格拉其！’‘格拉其！’②——但愿儿孙繞膝。儿孙是一个人老年时期安慰的泉源，是死后的得救之道。主耶穌，賜給我們这种福气吧！”

---

① “格里温”是古罗斯的銀錠或金錠，約重一磅。

② 这个家族的战号，参见第5頁注①。

第 三 章

达奴大公爵夫人、瑪茨科和兹皮希科以前都到过蒂涅茨；但在这一群随从中，有些宫廷侍从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們非常贊賞这个堂皇的修道院。寺院座落在一座巍峨的高山上，那四面高聳的围墙俯瞰着一片悬岩峭壁，初升的太阳这时正在山上洒下万道金光。这些庄严的围墙和建筑物各有专門的用途，山脚下的菜园和經过精耕細作的田地，显示出这修道院拥有巨大的財富。从穷困的瑪佐夫舍来的人們看得惊愕了。国內别的一些地方，例如奥德拉河上的卢布希、普洛茨克、大波兰、慕吉拉等处固然也有一些建筑雄伟的本納狄克脫派的修道院，但是沒有一个能够与蒂涅茨的修道院相比。这个修道院比許多公国更富有，它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当时某些国王。

因此，宫廷侍从們愈来愈惊奇，其中有些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时候，公爵夫人为了要使旅程愉快些，給年輕的宫女們增添一些乐趣，就請一个教士讲述那个关于华尔杰尔兹·弗达里[①]的可怕故事，这故事她虽然在克拉科夫已經听过，可是沒听得完全。

宫女們听了这話，都簇拥着公爵夫人，慢慢地走着，宛如在阳光下蠕动的花朵。

“让希杜尔夫法师讲讲华尔杰尔兹吧，有天晚上，他曾向

---

① 弗达里是极美的意思，此处即为美男子华尔杰尔兹。

他显过灵，"一个教士看着另一个年老的教士說。

"虔誠的神甫，你亲眼见过他么？"公爵夫人問道。

"我见过他的，"教士忧郁地答道；"有些时候，由于天主的旨意，他可以离开地獄，来到世間。"

"那是在什么时候呢？"

老教士看了其他教士一眼，就靜默了。据說，如果修道士的生活腐化了，教士們对尘世的財富享乐方面存了非分之想，华尔杰尔兹的精灵便要出现。

可是，他們沒有一个人愿意說出这話来；另外还有种传說，說是这精灵一出现，便預兆着战爭或其他灾祸的到来。希杜尔夫法师沉默了一下之后說：

"他的出现不是吉祥之兆。"

"我倒愿意见见他，"公爵夫人一面說，一面在胸前划着十字；"但是，他为什么会进地獄呢？如果我听說的沒有錯，他不过是报复自己的冤屈罢了。"

"即使他終生善良，也得墮入地獄，因为他原是一个异教徒，而原罪是洗礼所不能洗清的。"教士严肃地說。

公爵夫人听了这話，双眉痛苦地蹙在一起，因为她想起了她所深爱的父亲，也是保持着异教徒的謬见而死的。

"我們都在等着听呢，"沉默了一下之后，她說。

希杜尔夫法师就这样开始說：

"在异教时期，有一个有勢力的'格拉皮阿'①，他名叫华尔杰尔兹，由于他长得漂亮非凡，人們叫他弗达里。这里整个

① 即伯爵。

一大片地方都是属于他的，一眼望不到边。每逢征战，他并不带領大批人馬，而是只带領百把名枪矛手（他們全是“弗罗迪卡”）出发，因为东到奥波尔，西到高陀米埃尔兹，到处都是他的臣民。沒有人能数得清他的畜群；在蒂涅茨，他有一座塔楼似的錢庫，正象现在十字軍騎士团在瑪尔堡所建的塔楼一样。”

“是的，他們有，这我知道！”公爵夫人插言道。

“他是一个巨人，”教士继續說。“他力大非凡，能够拔起一棵橡树，世界上沒有一个人能够同他比美貌，賽琵琶，或者比唱歌。有一次，他在一个法兰西国王的宮廷里，国王的女儿海尔根达爱上了他，同他一起出奔到蒂涅茨，他們就在那里一起过着罪孽的生活。沒有一个神甫肯給他們举行天主教的結婚仪式，因为海尔根达的父亲为了天主的荣誉已經許諾把她送到修道院去。同时，在維斯里察有一个維斯拉夫·皮埃克尼[①]，他是波皮埃尔国王的家族。他趁华尔杰尔兹·弗达里外出的时候，竟在蒂涅茨附近的伯爵領土上大肆劫掠。后来华尔杰尔兹回来了，打敗了維斯拉夫，把他囚在蒂涅茨。他沒有考虑到这件事实：不論哪个女人，一看见維斯拉夫，只要他肯滿足她的情欲，她就会心甘情愿离开父母甚至是丈夫。海尔根达就是这种情形。她立刻設計出了一副鐐銬来对付华尔杰尔兹，使得这个能够連根拔起一棵橡树的巨人，却不能掙脱这样一副鐐銬。她把他交給了維斯拉夫，让維斯拉夫把他囚在維斯里察。在那里，維斯拉夫的妹妹琳迦因为听见华尔杰尔兹在地牢里唱歌，很快就爱上了他，把他释放了出来。于是

---

① 即“美丽的”之意。此处即美丽的維斯拉夫。

他用剑杀死了維斯拉夫和海尔根达，让他們的尸体給烏鴉啄食，他就同琳迦回到了蒂涅茨。”

“他做得不对么？”公爵夫人問。

希杜尔夫法师回答：

“要是他受过洗礼，把蒂涅茨献給本納狄克脫教派，也許天主就会赦免他的罪孽；可惜他沒有这样做，因此大地吞沒了他。”

“那时候，在这个王国里有本納狄克脫教派么？”

“沒有，这里以前沒有本納狄克脫教派，只有异教徒。”

“那末，他怎么能受洗礼，或者献出蒂涅茨呢？”

“他不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給送到地獄去受永世的折磨，”教士理直气壮地回答。

“当然！他說得对！”好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說。

这时候，他們走近了正門，修道院长、教士和貴族們都在那里恭候公爵夫人。修道院里总少不了有許多俗人：地主的管家、辯护士和代理人等。許多地方，甚至一些“富有的騎士”，都向修道院領取許多田产作为采邑；而这些作为“家臣”的人，都喜欢在他們“主君”的朝廷里消磨他們的光阴，因为多多靠攏这个大祭坛，总容易得到一些礼物和不少好处。正在首都准备的盛典吸引了許多来自遙远地区的游客。他們很难在拥挤的克拉科夫找到住处，便都在蒂涅茨住了下来。因此，这个掌管着一百个村落的修道院长① 能够率領那么多扈从来欢迎

① 原文为 abbas centum villarum，据英譯本，意即“掌管着一百个村落的修道院长”。

公爵夫人。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脸孔显得消瘦而聪明；他的头頂剃光了，下边留着一圈灰发。他的前額有一道很深的疤，这显然是他年輕时为了完成騎士的功績所受的創伤。他那双眼睛在黑眉毛下面显得十分敏銳。他穿着一件同其他教士一样的衣服，不过外面罩上一件鑲着紫边的黑斗篷；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鏈，下面垂着一个嵌有宝石的金十字架。他的整个身段显示出是一个高傲的人，习慣于发号施令，并且富有自信。

但是他向公爵夫人施礼时却十分殷勤，甚至很謙卑，因为他記得她的丈夫是和瑪佐夫舍的許多公爵同一族的，这个家族出过两个国王——弗拉迪斯拉夫和卡齐密斯；也記得她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王国之一的王后。因此他走出門坎，深深鞠了个躬，向安娜·达奴大和她的宫廷侍从們划了十字，然后說：

“仁慈的夫人，欢迎駕临敝修道院。愿楠齐阿的圣本納狄克脫，圣毛魯斯，圣波尼法休斯，阿尼阿涅的圣本納狄克脫以及托罗美亚的扬——我們万世光荣的守护神們，——賜您健康和幸福，并为您一輩子每天祝福七次。”

“如果他們沒有听见这样一位大修道院长的話，那他們准是聋子，”公爵夫人和藹地說；“我們是来望弥撒的，要把我們自己放在他們的庇护之下。”

說了这話，她向他伸出手去，他連忙跪下一膝，以騎士的方式吻了一吻。于是，他們走进了大門。教士們都等着举行晨祷，因为钟声馬上响了；喇叭手在教堂門口吹了起来，向公爵夫人致敬。每一个教堂都使这位不是在天主教国家里出生

的公爵夫人产生极深刻的印象。蒂涅荚的教堂給她印象极深，因为只有极少数的教堂能够在庄严方面同它匹敌。教堂里漆黑一片，只有大祭坛上燃着許多蜡烛，照亮着那一座座鍍金的雕象。一个穿十字褡[①]的教士从法衣室出来，向公爵夫人鞠过躬后，就开始做晨祷了。于是升起了芬芳的祭香[②]，象一陣陣云雾似地升到圓穹窿的天花板上去，籠罩住神甫和祭坛，增添了教堂的庄严美。安娜·达奴大低下了头，热誠地祈祷着。但当一架风琴(这在当时是稀有的)开始以庄严的鳴响震撼着礼拜堂，使礼拜堂里充滿了天使般优美声音的时候，公爵夫人抬起了眼睛，她的脸上除了虔誠和敬畏的神情之外，还流露出无限的喜悦；这时候你看她一眼，准会把她当作一个圣徒，她仿佛在奇异的幻景里看见了敞开的天堂。

盖世杜特的女儿就这样在做祈祷，她出生在异教之邦，在她日常生活中每逢提到天主的名字，正象当时一般人一样，語气很随便；但在修道院里，她总是敬畏而謙卑地抬起眼睛来向往着他的神秘而无可限量的神力。

所有的宫廷侍从，虽然并不象她那么謙卑，但都虔誠地做着祈祷。兹皮希科同瑪朱尔人跪在一起，祈求天主保佑。他不时地望一眼坐在公爵夫人旁边的达奴莎；他认为作这样一位姑娘的騎士是一种光荣，因而他的誓言并不是一件小事。他已經在他的腰間围了一条麻绳，但这不过是实现了誓言的一半；尙待实现的另一半可就更加困难了。因此，现在他比在客店里

---

① 十字褡是神甫穿的一种无袖外套。

② 祭香是供神时焚烧的香。

喝麦酒的时候更为严肃，正在苦心思索着如何才能把它实现。眼前并沒有战爭。不过在骚乱的边界上，可能会遇见一些日耳曼人，他大可以去打死几个，打不死就豁出自己一条命也行。

他已經把这层意思告訴了瑪茨科。不过他想："并不是每一个日耳曼人都在头盔上插有孔雀毛或鴕鳥毛的。在十字軍騎士团的客人中，只有一些伯爵才有这种帽飾，而十字軍騎士团的騎士本身，只有'康姆透'①才有这种帽飾；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康姆透'。如果不发生战爭，我得虛度好些年月才能弄到这三簇冠毛；我还沒有受封为騎士呢，我只能向那些象我一样尙非騎士的人挑战。不錯，我盼望能在比武的时候从国王手中拿到騎士的腰带，比武已經宣布在王太子行命名礼时举行，但到那时候又会怎样呢？我一定要到斯比荷夫的尤仑德那儿去；他会帮助我要打死多少'克耐黑特'②就可以打死多少；但那样做对我沒多大益处。'克耐黑特'并不是騎士，头上又沒有孔雀毛。"

因此，在他的狐疑不决之中，他看出，如果沒有天主的特殊恩惠，他是无能为力的，于是他开始祷告道：

"主耶穌啊，請賜予我們同十字軍騎士团和日耳曼人一场战爭吧，日耳曼人都是这个王国和一切信奉您的圣名的国家的仇敌。賜福我們吧；粉碎那些宁肯侍候地獄里的'斯达罗斯达'③、而不愿侍候您的人；他們心中怀恨我們，迁怒于我們，

---

① 原文为 comthurs，是条頓騎士团中高級称号之一，为执政官，相当于省长和总督。

② 指普通日耳曼兵士。

③ 斯达罗斯达在十四世紀时为掌管一县的財政和警察的貴族。

因为我们的国王和王后给立陶宛人施了洗，又禁止他们用剑杀害那些崇拜您基督的仆人。惩罚他们这种敌意吧！

“我兹皮希科是个罪人，在您的面前忏悔并从您的五处伤口[①]祈求援助，恳求您许可我及早打死三个头盔上插有孔雀毛的日耳曼人。这些冠毛是我以骑士的荣誉许了尤仑德的女儿，您的仆人，安娜·达奴大小姐的。

“如果我能在这些溃败的日耳曼人身上得到任何战利品，我一定诚心诚意地向神圣的教堂缴什一税，让我为您，慈祥的耶稣，增添一份利益和荣誉；也使您知道，我是怀着一颗诚挚的心向您许愿的。这是真心诚意的，愿您帮助我吧，阿门！”

祈祷时的那份虔诚又在他心灵上产生了影响，使他大发善心，于是又另外许了一个愿说，抵押掉了的波格丹涅茨一旦赎回之后，他一定要把蜂房里全年所产的蜂蜡统统都捐献给教堂。他希望他的叔父玛茨科不会反对这件事，也希望主耶稣会因为得到做蜡烛的蜡而特别高兴，并且会为了要得到这种蜡而帮助他早日了却这桩心愿。他觉得这个想法非常正确，心坎里充满了喜悦；他几乎认定耶稣会听从他的祷告，战争很快就会发生，他的誓言就可以实现。他觉得浑身是劲，简直可以迎击一支大军。他甚至想，他既然对天主许下了更多的诺言，对达奴莎的诺言也得有所增加：要为她多俘获几个日耳曼人！虽说他凭着一时的年轻气盛，一定要这么做，可是谨慎之心毕竟占了上风，唯恐过份的要求会使天主生气。

然而，做过晨祷、休息了一大阵之后，他一听到修道院长

---

① 指耶稣给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圣像。

和安娜·达奴大的談話，又加强了自信。

各国的王后和公爵夫人，一方面出于虔誠的信仰，另方面由于騎士团团长送給她們好多豪华的礼物，都对十字軍騎士团很有好感。即使虔誠的雅德維迦，只要她活在世上一天，她就要一天使她的丈夫不对他們发怒。只有安娜·达奴大，因为受过騎士团的苦，痛恨他們到极点。因此，当修道院长問起她关于瑪佐夫舍的情况的时候，她就尖刻地指責起騎士团来：

"我們的情况很坏，有了这样的邻人[①]，还能好么！表面上这是和平时期，互相交換使节和文书，但是誰都感到不安全。住在这个王国边界上的人，晚上上床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明天醒来是否戴上了鐐銬，脖子上会不会給人捅上一刀，屋頂是否着了火。誓言也好，印記也好，羊皮紙文书也好，都保不住他們不会背信弃义。在茲罗多尔雅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本来是在和平时期，他們却在那里劫走公爵，把他囚禁起来。十字軍騎士团說我們的城堡是对他們的一个威脅；其实修筑城堡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了进攻；哪一个公爵沒有权利在他自己的土地上修筑城堡？不管是势力大的、势力弱的，都跟騎士团說不到一块儿来，因为他們旣看不起弱小，对势力强大的又一心要加以消灭。他們以怨报德。世界上有哪一个騎士团，从其他王国得到的好处，比得上这个騎士团从波兰各个公爵那里得到的这么多好处？可他們拿什么来报答我們呢？威脅我們，劫掠我們的土地，对我們发动战爭，背信弃义。控訴也不頂用，即使告到我們的教廷那里去也不济事，因为他們連罗

---

① 指十字軍騎士团。

馬教皇本人的話也不听。现在他們名义上派了一个使团来祝賀王后分娩和行将到来的王太子命名典礼，其实，不过是因为他們在立陶宛做尽了坏事，想借这个机会来緩和一下我們这位强大的国王的憤怒罢了。可他們心里，却总在想尽办法要消灭这个王国和整个波兰。”

修道院长仔細听着，表示贊同，說道：

“我知道‘康姆透’里赫頓斯坦带着这个使团启程到克拉科夫来了；他在騎士团中，由于他的勇敢和机智，很受尊敬。您也許很快就能在这里看到他，仁慈的夫人，昨天他派了个人来，說他想要到蒂涅茨来拜訪一次，向我們的圣物祈祷。”

听了这話，公爵夫人又数說起来：

“据說——我相信这話可靠——不久就要有一次大战了，在这场战爭中，一边是波兰王国以及所有說着同波兰話相似的語言的国家，另一边是所有的日耳曼人和騎士团。有个圣徒曾經对这场战爭有过預言。”

“这是勃里杰特預言的，”博学的修道院长插嘴說；“她在八年前被封为圣徒。虔誠的阿尔伐斯脫拉的彼得和林科平的馬太曾經記录过她的启示，其中會預言到一场大战。”

兹皮希科听到这些話，高兴得打了一陣寒战，禁不住問道：

“还有多久呢？”

但是修道院长正专心同公爵夫人談話，沒有听见，或者是不愿去听也未可知。

公爵夫人往下說：

“我們那些年輕的騎士都很高兴这场战爭就要发生，但是謹愼的老輩們却这样說：‘我們并不怕日耳曼人，尽管他們力

量大，气势盛；我們怕的是他們的圣物，因为以人类的能耐去反抗圣物，是无能为力的。’”

說到这里，安娜·达奴大敬畏地望着修道院长，并且柔和地接下去說：

“据說他們有一块眞正的圣十字架碎片；那叫人怎么能同他們作战呢？”

“那是法兰西国王送給他們的，”修道院长証实道。

沉默了一会儿，那位經驗极丰富、人們管他叫“奥布赫”的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說：

“我在十字軍騎士团里做过俘虏，看见过他們結队抬着这件伟大的圣物。除此之外，在奥里伐的修道院里还有許多別的圣物；沒有这些圣物，騎士团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威力的。”

本納狄克脫派的教士們都向着說話的人伸长了脖子，非常好奇地問起来：

“告訴我們，那是些什么？”

“有一块圣母瑪利亚的衣服碎片，”德魯戈拉斯的主人答道；“有一顆从末格大拉弄来的瑪利亚的臼齿，天父向摩西显圣的那个灌木丛里的几根树枝；有圣利培由斯的一只手，至于其他圣徒的骨头，我用十只指头十只足趾都数不过来。”

“这叫人怎能同他們作战呢？”公爵夫人又說了一遍，一面叹息着。

修道院长双眉紧蹙，想了一会儿，說道：

“因此，同他們作战是困难的；他們都是教士，他們的斗篷上都綉着十字架；不过，如果他們作恶过多了，那些圣物也就再不会袒护他們了；那样一来，圣物非但不能給騎士团增加力

量，而是会削弱他們的力量，圣物本身就会传到更虔誠的信徒手中。愿天主爱惜天主教徒的血；但是，如果当眞要发生大战的話，我們王国里也有一些圣物，它們也将庇护我們。”

“愿天主帮助我們！”兹皮希科喊道。

修道院长向着公爵夫人說：

“因此，仁慈的夫人，要信賴天主，因为他們的命数将尽，而你們則并不如此。现在，請以感恩的心接受这只匣子，其中有圣普托罗牟斯的一个手指，他是我們的守护神之一。”

公爵夫人伸出手来，跪了下去，接过匣子，立刻把它凑到嘴上。宮廷侍从們也都分享了夫人的这份喜悦，兹皮希科也很快乐，因为他觉得，在克拉科夫的喜庆节日之后，立刻就会发生战爭了。

第 四 章

公爵夫人是在午后离开好客的蒂涅茨、动身到克拉科夫去的。那时候的騎士們，来到較大的城市或城堡訪問某个名人，总是穿上全副作战的甲胄。而且按照慣例，一到門前就立刻卸下；事实上，按照慣例，总是主人用下面这样一些話請他們卸除甲胄：“請卸下你們的甲胄吧，高貴的爵爷；您到了朋友家里啦！”这样的进門仪式是被认为比較体面，而且增加了騎士的身价。为了符合这种浮华的习慣，瑪茨科和兹皮希科穿上了那两套最精良的甲胄和护肩——这是从敗陣的弗里西安騎士那里贏来的，——光輝閃耀，鑲着金边。德魯戈拉斯的米柯

拉伊是个见过世面、见过不少騎士的人，而且善于鉴别战争用具，他馬上认出这两套甲胄是米兰一个最有名的甲胄匠制造的；这种甲胄只有最富有的騎士才购置得起；每一套都值一大笔錢。他断定，那两个弗里西安人在他們本国人中都是有势力的爵爷，所以他更其尊敬地看待瑪茨科和兹皮希科。他們的头盔虽然不是普通的头盔，可就并不这么貴重了；但是他們那两匹披着非常好看的馬衣的高大的种馬，却使得宮廷侍从們大为羡慕和贊叹。瑪茨科和兹皮希科坐在很高的馬鞍上，可以傲然俯視所有的宮廷侍从。他們每人手中握着一支长矛；腰間佩一口剑，一把斧头插在馬鞍的前穹上。为了舒适，他們把盾留在四輪馬車上，不过，即使沒有那两面盾，他們两人看起来还是好象去打仗，而不是进城来的。

两人都騎着馬走在馬車旁边，馬車里坐着公爵夫人，由达奴莎随侍在側，前面是一位高貴的宮中女官奥芙卡（雅佐科夫的克利斯丁的未亡人）和年老的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达奴莎很有兴趣地望着这两个鋼鉄騎士，公爵夫人則不时从怀里拿出那装着圣普托罗牟斯圣物的匣子，放到唇边去吻。

“我非常想看看里面是些什么骨头，”她說，“但是，我自己却不愿打开，因为我不想冒犯这位圣徒；让克拉科夫的主教来打开吧。”

听到这話，愼重的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答道：

“嗳，这是一件太宝貴的东西，最好别让这匣子轉到别人手里。”

“你也許說得对，”公爵夫人想了一会儿，說。紧接着又补充道：

“很久以来，还沒有过任何人象这位尊貴的修道院长給我这件禮物这样使我快乐过；他还消除了我对十字軍騎士团的圣物的恐惧。”

“他說得又聰明又得体，”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說，“在維尔諾，他們也有各种各样的圣物，他們还想說服客人們相信他們是在同异教徒作战。有什么用呢？我們的騎士們看出，只要用斧头一劈，就会劈开头盔，叫他們人头落地。圣徒們会帮助人——不这样說就是罪孽——但他們只帮助正直的人，帮助那些以天主的名义公正地去赴战的人。因此，仁慈的夫人，我想，如果再有战爭的話，即使所有的日耳曼人都帮助十字軍騎士团，我們也会战胜他們，因为我們的国家比較大，天主耶穌会在我們身上賜与更大的力量。至于圣物，——我們在圣十字修道院里不是也有一小片圣十字架碎片么？”

“这是千眞万确的，”公爵夫人說。“但是我們的圣物始終留在修道院里，而他們呢，必要时就把圣物拿出来。”

“沒有关系！天主的权力是无边的。”

“当眞么？告訴我，这是怎么回事？”公爵夫人向着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問道；于是他說：

“这是每个主教都会肯定的。罗馬虽然相隔很远，教皇却在統治着全世界；天主的权力还用談么？”

这些話使公爵夫人完全宽了心，她于是談起蒂涅茨和它壮丽宏伟的风光来。瑪朱尔人不但对于修道院的財富感到吃惊，也对于他們现在騎馬經过的整个郊野的富庶和美丽感到吃惊。四处都是繁荣的村庄；村庄附近是茂密的果园、菩提树丛林，菩提树上有鸛鳥窝，树下都是盖着草頂的蜂房。大路两

旁是一片种着各种谷物的田野。风儿时时把那海洋般一大片碧綠的谷物吹得傴下身子，毛茛花的蓝色花冠，淡紅色的野罌粟，象天际的星星似的閃耀着。在田野的远处，是一片老远看去黑魆魆、但又沐浴在阳光中的森林；处处都有潤湿的牧场，长滿了草，鳥儿繞着灌木林飞翔；接着又看到有房屋的山岡；再过去又是連綿的田野；放眼望去，这里不但是一片富庶之地，也是一片安宁和幸福的乐土。

"那是卡齐密斯国王[1]的土地，"公爵夫人說；"住在这里眞是件乐事。"

"主耶穌看到这样一块土地也会感到欣喜的，"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回答；"它蒙受着天主的恩惠，怎么会不是这样呢？人們在这里打钟，到处都能听到钟声！大家都知道魔鬼一听到钟声就受不了，不得不逃到匈牙利边境的森林里去。"

"我弄不懂，"奥芙卡太太，雅佐科夫的克利斯丁的未亡人說，"蒂涅茨一天要打七次钟，刚刚教士們所讲到的这个华尔杰尔兹·弗达里，怎么还会在这里出现呢？"

这一問，米柯拉伊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他想了一想，这才定心地說：

"首先，我們还不大清楚天主的意图；其次，你得記住，他每次出现都是得到特許的。"

"不管怎样，我們不在修道院里过夜，这总是件使我高兴的事。如果我看见这样一个地狱巨魔，我准会給吓死的。"

---

① 国王卡齐密斯第三是弗拉迪斯拉夫·洛盖戴克的儿子，从一三三三年起至一三七〇年止統治波兰。

“嗨！我不相信，据說他长得很漂亮呢。”

“即使他长得美，我也不要让这样的人来吻我，他的嘴里一定满是硫磺味道。”

“瞧你这人，人家在談鬼的时候，你还要想到接吻呢。”

听到这句話，公爵夫人、米柯拉伊爵爷和两位波格丹涅茨的“弗罗迪卡”都大笑起来。达奴莎也跟着笑了。但是雅佐科夫的奥芙卡却把发怒的脸向着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說道：

“我宁愿要他，才不要你哩。”

“嗳！你别把猴打森林里叫出来吧，”这个快乐的瑪朱尔人回答；“这个精灵常常在克拉科夫和蒂涅茨之間的大路上閑蕩，特别是在黄昏时分；要是他听见了你的話，說不定会化作巨人在你面前出现呢！”

“别胡扯！”奥芙卡回答。

但是，这时候，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因为騎在高大的种馬上，可以比坐在馬車里的公爵夫人和她的宫女們看得更远，他勒住了馬，說道：

“哦，天哪，这是什么？”

“什么？”

“一个山林巨人走过来了！”

“莫不是弄假成眞了！”公爵夫人叫道。

但是，兹皮希科在他的馬鐙上站起身来，說道：

“一点不假；正是华尔杰尔兹巨人，不是别人！”

赶車的听到这話，勒住了馬，不过沒有放下繮绳，就划起十字来了，因为他也看见对面的山岡上有一个身材魁伟的騎馬人。

公爵夫人早已站了起来，这时却坐下了，脸吓得变了色。达奴莎把她的脸藏在公爵夫人衣服的褶襞中。原先騎着馬跟在車后的宫廷侍从們、宫女們和吟唱者們，一听到这个不祥的名字，就把馬車围了起来。男人們都想强作笑容，但眼睛里却有惧色；年輕的姑娘們脸色蒼白；只有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依然沉着自若，还想宽慰公爵夫人，說道：

“别害怕，仁慈的夫人。太阳还沒有下山；即使是在夜里，圣普托罗牟斯也一定对付得了华尔杰尔兹。”

这时，那个陌生的騎者已經登上了山頂，勒住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在落日的余輝里让人看得淸淸楚楚。他的身材看来比普通人高大。他跟公爵夫人的随从相距不过三百步光景。

“他为什么停下来了？”有一个吟唱者問道。

“因为我們停下来了，”瑪茨科答道。

“他尽瞧着我們，仿佛要挑选什么目标似的，”另一个吟唱者說；“要是我能肯定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恶鬼，我倒要走过去，用琵琶朝他的脑袋击一下。”

女人們高声地祷告了，但是，兹皮希科想对公爵夫人和达奴莎显示他的胆量，便說：

“我还是要去看看。我可不怕华尔杰尔兹！”

达奴莎尖叫起来了：“兹皮希科！兹皮希科！”可是他已飞騎向前馳去，认为即使眞的碰上了华尔杰尔兹，也能够用矛把他刺个皮开骨折。

目光銳利的瑪茨科說：

“因为他是在山上，所以显得象个巨人。其实只是个高大

的普通人，有什么了不得！哦哦！我也去看看，别让他同兹皮希科吵起架来。”

兹皮希科一面騎着馬，一面思量：是立即用矛进攻呢，还是先仔細看看那个站在山上的究竟是什么人。他决定先看看再說，认为这样做比較好，因为他越走近去，那个陌生人的身影就越是縮小。他是个魁梧的人，騎着一匹比兹皮希科的种馬还要高大的馬，然而并沒有超过常人的身材。此外，他也沒有穿甲冑，只是头上戴着一頂钟形天鵝絨帽子，身上穿一件白色亚麻布的御尘短外套，下面露出一身綠衣。他正站在山上做祷告。他显然是为了要念完他的晚祷才勒住馬的。

“这不是华尔杰尔兹，”这小伙子想。

他已經走得很近，几乎可以用矛碰到那个陌生人了。那人显然是个騎士，和藹地对他笑了一下，說道：

“贊美耶穌基督！”

“永生永世。”

“山下是瑪佐夫舍公爵夫人殿下么？”

“是的，不錯！”

“那么你們是从蒂涅茨来的了？”

他并沒有得到任何回答，因为兹皮希科惊奇得連他这句問話也沒听见。他象个雕象似的站了一会儿，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你瞧！在这个陌生人后面大約半个富尔浪[①]的地方，他看见了几个騎在馬上的士兵，为首的是一个全副甲冑的騎士，披一件綴有紅色十字章的白色布斗篷，戴一頂鋼

① 一个“富尔浪”相当于八分之一哩。

盔，盔上有一簇华丽的孔雀毛。

"一个十字軍騎士！"茲皮希科低語道。这时，他以为天主已經听到他的祷告，把他在蒂涅茨所祈求的日耳曼騎士送到他面前来了。他当然不能辜負天主的恩惠；因此，他毫不迟疑——脑海里还来不及仔細考虑一下，心头的惊奇还沒有鎮定下来——便在馬鞍上俯下了上半截身子，端起矛来，一面叫出了他的家族战号："格拉其！格拉其！"一面策馬飞馳，冲向那个十字軍騎士。

那个騎士也吃了一惊；他勒住了馬，不过沒有端起矛来，他只顾往前看，不能断定是不是对他攻击。

"端起你的矛来！"茲皮希科喊道，一面用馬鐙的鉄尖刺着馬腹。

"格拉其！格拉其！"

他們之間的距离越来越近了。那个十字軍騎士看到对方确实是对他攻击，就勒住了馬，端平了矛。茲皮希科的矛尖正要刺到他胸口，不料頓时有一只有力的手把他的矛象一根芦杆似的折断了；接着，这只手又猛地勒住了茲皮希科的馬，用力之猛，使得这个进攻者仿佛生了根似地停住在原地。

"你这疯子，你在干什么？"一个深沉的、吓人的声音說道；"你是在攻击一个使者，你在侮辱国王！"

茲皮希科四下一看，认出了这个魁梧的大汉，这个被他当作华尔杰尔茲、使公爵夫人和她的宫廷侍从們受了惊吓的巨人。

"放手，我要打这个日耳曼人！你是什么人？"他一面叫，一面掄起斧来。

"放下斧头！看在天主面上！放下斧头，听着！我要把你打下馬来！"那个陌生人更其吓人地喝道。"你冒瀆了国王陛下，你将受到懲罰。"

說着，这人轉身向着那些騎馬跟在这个十字軍騎士后面的兵士們。

"过来！"

这时候，瑪茨科来到了，他的脸色也是咄咄逼人。他知道兹皮希科干了一件疯事，后果准会十分严重；不过他还是准备保护他。那个陌生人和十字軍騎士的全部随从只不过十五个人，带的武器是矛和弩；因此两个全身甲胄的騎士倒有希望可以打胜他們。瑪茨科也想到，他們既然受到懲罰的威胁，最好不如打胜这些人，然后躲到什么地方去避避风头。因此，他的脸即刻蹙紧起来，张开要咬人的狠似的嘴巴，把馬騎到兹皮希科和陌生人的馬中間，手握着剑，开始問道：

"你是什么人？你有什么权利干涉？"

"我的权利是，"陌生人說，"国王把克拉科夫四郊治安的責任委托給我，人們管我叫塔契夫的波瓦拉。"

听了这話，瑪茨科和兹皮希科看了那騎士一眼，于是把他們拔出一半的剑插进剑鞘，低下头来，这倒不是因为他們給吓倒了，而是出自对这个大名鼎鼎的騎士的尊敬。塔契夫的波瓦拉是一个出身豪門的貴族，也是一个有势力的爵爷。他在拉陀姆附近一带拥有大量产业，同时是本王国内最著名的騎士之一。吟唱者在歌曲中歌頌着他，把他列为誠实和豪俠的榜样，贊美他的名声象贊美加波夫的査维夏和法魯列伊，戈拉的斯卡貝克，奥列斯尼査的杜伯科，杨科·南相，莫斯科左伏的米柯拉

伊，以及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等騎士一样。当时他是国王的代表，因此，攻击他就等于把自己的头送到劊子手的斧口下面。

瑪茨科稍稍冷靜了些，很尊敬地說：

“向閣下的威名和豪俠致意。”

“也向您閣下致意，”波瓦拉回答；“但是我宁愿不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同您相識。”

“为什么？”瑪茨科問。

波瓦拉轉向玆皮希科。

“你干了什么啦，你这少年人？你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京畿拦路袭击了使者！你知道这种行为的后果么？”

“他袭击使者是因为他年輕愚蠢，輕率妄动，沒有头脑，”瑪茨科說。“但等我把整个情形告訴了您以后，您就不会这么严厉地判决他了。”

“判决他的不是我。我的責任只是把他戴上脚鐐。”

“那是怎么回事？”瑪茨科說，脸容又显得阴郁了。

“照国王的命令行事。”

說过这話，一片靜默。

“他是一个貴族，”瑪茨科終于說。

“那末，让他凭他騎士的荣誉起个誓，說他自己会进宫投案。”

“我起誓！”玆皮希科喊道。

“很好。你叫什么？”

瑪茨科說出了他侄子的名字和紋章。

“如果你是雅奴希公爵夫人殿下的人，那么，你就請她代你向国王去求求情。”

“我們不是她殿下的人。我們刚从立陶宛回来，从威托特公爵那里来。我們能够不碰上任何宫廷里的人才好咧！这件祸事都是由此而来。”

这时候，瑪茨科开始讲起客店里所发生的事来；他讲到了同公爵夫人的会见和玆皮希科的誓言。然后，他忽然对玆皮希科发怒了，怪他不該那么魯莽，使他們陷入目前这种可怕的处境；因此，他向着他嚷道：

“我宁愿看见你死在維尔諾！你干了些什么，你这头小畜生！”

“唔，”玆皮希科說，“那次发过誓以后，我曾祈祷天主耶穌让我遇上几个日耳曼人，我还为此向天主許下了一件礼物。因此，我一看到孔雀毛，一看到一件綉着十字架的斗篷，心里立刻就有一个声音在叫嚷：‘去斫这个日耳曼人吧！这眞是个奇迹！’于是我就向前冲去了；誰不会这么干呢？”

“听着，”波瓦拉拦着說，“我并不希望你遭殃。我看得很清楚，这个少年所以犯罪，与其說是出于恶意，不如說是出于年少輕率。我倒非常乐意对他这种行为不加过問，若无其事地継續赶我的路，可惜我办不到，除非那位‘康姆透’答应不向国王去控訴。去求求他吧，也許他也会怜憫这孩子。”

“叫我去向一个十字軍騎士賠罪，我宁可进宫投案！”玆皮希科喊道。“这同我的‘弗罗迪卡’身份不相称。”

塔契夫的波瓦拉严厉地看着他說：

“你做得不聪明。老輩人比你更知道怎样做才算对，怎样做才适合騎士身份。拿我的身份来說，誰不知道呢；但是我告訴你，如果我干下了你这件事，我一定会請求人家恕罪，并

不因此感到羞慚。”

兹皮希科觉得慚愧了，但向四下看了一眼以后，又这样回答道：

“这里地势平坦。我与其求他恕罪，宁可同他在馬上或徒步决一胜負，一直战到你死我活，或是有一方甘愿做奴隶。”

“你这蠢貨！”瑪茨科打断了他的話。“你难道想跟使者战斗么？”

接着，他又轉过身去对波瓦拉說：

“請您务必要宽恕他，高貴的爵爷。他打仗打得变粗野了。也許不让他去跟那个日耳曼人說話倒好些，免得反而让他去侮辱人家。这件事由我去办。我去求他饒恕。假如这位‘康姆透’情愿以决斗来解决的話，那么等他完成使命以后，由我来向他应战。”

“他是一个望族出身的騎士；他不会随便同任何人交战的，”波瓦拉回答。

“什么？难道我不是佩騎士腰带、戴踢馬刺的么？即使一位公爵也可以同我交战。”

“这倒不錯；但是別跟他这么說，除非他自己提出；我担心你跟他提起决斗，他会发怒的。好吧，愿天主保佑你！”

“我要为你去向人家低声下气啦，”瑪茨科对兹皮希科說；“等着吧！”

他走到那个十字軍騎士跟前。那个騎士一直动也不动地坐在他的高大的种馬上，看起来象是一尊鉄象，毫不在意地听着他們的談話。瑪茨科在长期的战爭中学会了日耳曼話，就用日耳曼話把事情的經过向这位“康姆透”解释；为这孩子的

年輕暴躁辯解了一番，又說这孩子还以为是天主亲自把戴了一簇孔雀毛的騎士送来的，最后他請求寬恕孩子的无禮。

那个"康姆透"的脸色紋絲不动。他昂着头，冷靜而傲慢地瞧着瑪茨科，冷酷的銀灰色眼睛流露出滿不在乎和极其輕蔑的神情。这个波格丹涅茨的"弗罗迪卡"看出了这一点。他虽然依旧彬彬有禮地說話，心里却开始反感了。他讲得越来越不自然，黑魆魆的脸也涨紅了。很明显，当着这个旁若无人的傲慢家伙，瑪茨科是在竭力压制自己的怒气。

波瓦拉看出了这情形，由于他心地善良，决定帮助瑪茨科一下。他年輕时，到过匈牙利、勃艮第和捷克等宮廷，过过騎士生活，学会了日耳曼話，因此现在他就用这一种語言，以一种調解而带有詼諧的語气說：

"您瞧，閣下，这位高貴的'康姆透'认为这整个事件是无关重要的。不但在我們王国，就是在任何国家，年輕人都不免有些卤莽；高貴的騎士既不会用宝剑，也不会用法律来同孩子們战斗的。"

里赫頓斯坦摸摸他的黃色唇髭，一語不发，从瑪茨科和茲皮希科身旁向前走了。

一股可怕的怒火使他們头盔下面的头发都直竖了起来，他們手里紧握着剑。

"等着吧，你这恶棍！"年老的"弗罗迪卡"咬牙切齿地說；"现在我要对你起一个誓：等你結束了你的使命，我就来找你。"

波瓦拉的心里也很难过，他說：

"且慢！一定要公爵夫人为这孩子說些好話，否则他就要

倒霉了!”

說过这話,他就追上那十字軍騎士,拦住了他,和他談了一会儿,談得非常热烈。瑪麥科和玆皮希科看到那日耳曼騎士瞧着波瓦拉并不象刚刚瞧着他們那样驕傲,这更使他們恼火。过了一会儿,波瓦拉赶回来对他們說:

“我本来打算为你們求求情,但他是个硬心肠的人。他說,如果你們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向国王去控訴。”

“什么要求?”

“他說:‘我要在中途停馬去向瑪佐夫舍的公爵夫人致敬,叫他們也到那边去,下馬,卸下头盔,光着头站在那里求我饒恕。’”

說到这里,波瓦拉严峻地望着玆皮希科,补充說:

“我知道,要出身高貴的人这样做,是很困难的;不过,我必須提醒你,要是你坚决拒絕,誰也不知道你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场——也許会成为劊子手的刀下鬼吧。”

瑪麥科和玆皮希科的脸頓时呆若木鸡。接着是一片靜默。

“怎么办呢?”波瓦拉問道。

玆皮希科沉着而极其尊严地回答,仿佛在这场談話中,他突然大了二十岁似的:

“好吧,天主的威力是无所不在的!”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

“我是說,即使我长两个脑袋,劊子手也要把这两个脑袋都斫掉,但是我的荣誉却只有一个,我决不愿意玷污它。”

波瓦拉变得脸色严肃起来,轉向瑪麥科問道:

“你怎么說?”

“我說，”瑪茨科郁郁地回答，“这孩子是我从小撫养大的。我們的家族就靠他了，因为我老了；但他不能滿足这日耳曼人的要求，哪怕要他的命也办不到。”

說到这里，他那严酷的脸开始战慄起来，最后，出于对侄子的强烈的热爱，他抱住了那孩子，喊了起来：

“茲皮希古！茲皮希古！①”

年輕的騎士吓了一跳，摟着他叔父說：

“嗳！我还不知道你这样爱我哩。”

“你們两位都是眞正的騎士，”波瓦拉說；“这年輕人既然以他騎士的荣誉答应了我进宫投案，我也不囚禁他了；象你們这样的人，誰都相信得过。别再难过啦！这个日耳曼人打算在蒂涅茨耽擱一两天；因此我有机会先去謁见国王，尽力先把这件事在国王面前委婉疏通一下，使他不致发怒。我很高兴，能够及时折断了这支矛——我看总算万幸啊！”

但是，茲皮希科說：

“哪怕要了我的命，我至少也要敲断他的骨头才称心。”

“这就使我奇怪了，你是知道如何爱惜自己荣誉的人，却不懂得你这样做会使我們整个国家丧失体面！”波瓦拉不耐煩地答道。

“这个我很清楚，”茲皮希科說；“但我还是要悔恨我的无能为力。”

波瓦拉轉向瑪茨科說道：

“您知道，閣下，如果这孩子这次的冒失从事能够免受懲

---

① 茲皮希科的暱称。

罰，那你就該在他头上戴一頂尖頂小帽，象猎鷹的头罩一样！否則，他还会不得好死。”

“如果您閣下不把这件事告訴国王，他就能免受懲罰了。”

“可是，我們該怎样对付这个日耳曼人呢？我們可不能封住他的口呀！”

“这倒是实話！这倒是实話！”

这样說着，他們便回到公爵夫人的扈从队里去。波瓦拉的仆人們也跟着他們去了。从远处，可以看到一群瑪朱尔人的帽子中間，那个十字軍騎士头上顫动着的孔雀毛和閃爍在阳光中的明亮的头盔。

“十字軍騎士的脾气眞奇怪，”塔契夫的騎士說。“当一个十字軍騎士处境困难的时候，他会象一个游行教士似的忍耐，象一头綿羊似的謙恭，象蜜似的甜，你簡直很难找到一个比他更善良的人了。但是，只要他一旦感到有恃无恐，却又比誰都傲慢和残忍了。显然，他們的心是天主用石头做的。我见过不少民族，而且常常亲眼看到眞正的騎士們宽宥不如他們的騎士們，总是这样跟自己說：‘如果我把这个战敗了的敌人踩在脚下，也不见得会增长我的声名。’但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候，一个十字軍騎士是毫无情面的。不是你扼死他，就是他让你遭殃！那个使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但要你道歉，还要你丟脸。不过我很高兴，他沒有如愿。”

“叫他等着瞧！”茲皮希科喊道。

“小心别让他看出你們担着心思，免得他得意。”

說过这些話，他們走到随从們那边，去跟公爵夫人的宮廷人員汇合在一起。十字軍騎士团的使者一看到他們，立刻显

露出滿脸驕傲和輕蔑的神态；但是他們只当作沒有看见。兹皮希科站在达奴莎身边，告訴她从这山上可以望见克拉科夫；这时，瑪茨科正在向一个吟唱者讲起塔契夫的爵爷怎样力大无比，說他怎样把兹皮希科手里的矛象折一根枯草似的折断了。

“他为什么要折断它呢？”那吟唱者問道。

“因为这孩子爱开玩笑，袭击了那个日耳曼人。”

这个吟唱者出身貴族，认为这样的袭击决不是开玩笑；不过看到瑪茨科讲得很輕松，也并不把它看作一件什么严重的事。那日耳曼人看见他們这种行动，很是气恼。他朝瑪茨科和兹皮希科看了一眼。最后，他才看出他們并不打算下馬，也不准备对他表示什么殷勤。于是他眼中流露出一种冷酷的神情，立刻向公爵夫人告辞。

塔契夫的爵爷禁不住要嘲笑他几句，临别时对他說：

“走吧，勇敢的騎士，不必害怕。国境之內平静无事，除了个把粗魯的孩童，沒有人会袭击您。”

“虽然这个国家的风俗很奇怪，但我只要求您跟我作伴，并不要求您保护，”里赫頓斯坦回答；“我希望在这里的宮廷里和在别处再遇到您。”

最后这一句話里包含威胁的意味，因此波瓦拉庄严地回答：

“只要天主許可。”

說过这話，敬了个礼，他就轉过身来，聳聳肩，說道（声音虽低，近旁的人却都听得见）：

“瘦鬼！我用矛尖就能把你从馬鞍上挑起来，高举在半空

念完三遍主祷文呢。”

于是他开始同公爵夫人談話了，他同她是非常熟悉的。安娜·达奴大問他在路上干了些什么。他报告她說，国王命令他維持四郊的治安，因为这时候还有許多富有的客人到克拉科夫来。接着他把兹皮希科的愚蠢行为告訴了她。由于他考虑到还有足够的时間可以請求公爵夫人来保护兹皮希科，他沒有过分强調这事件的严重性，免得破坏欢乐的气氛。公爵夫人笑这孩子竟这么急于要弄到一簇孔雀毛；其他的人听到折断枪矛的事，都非常佩服塔契夫的爵爷，尤其因为他是用一只手去折断的。

塔契夫的爵爷本来有些虛荣心，听到人家贊扬他，感到很高兴。最后，他讲了几件使他成名的壮举；特别提到他在勃艮第大胆腓力的宫廷上所干的几件事。說到其中有一次，他在比武场上逮住了一个阿提宁① 騎士，把他拉下馬鞍，抛到空中，尽管那騎士是全身盔甲，也无济于事。大胆腓力为了那件壮举，送了他一条金鏈，王后給了他一条天鹅絨胸巾，就是现在他戴在头盔上的那一条。

大家听到这話，都非常惊奇，不过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說道：

“在现在这种柔弱的时代，再也看不到象我年輕时候那样力气大的人了。现在如果发现有一个貴族能够打碎一块胸甲，不用曲柄就能拉开一张弩，或者能用手指扳弯一把短剑，他立刻就自以为是一个力大非凡的人了。可是在从前，这种事情

① 阿提宁指法兰西东北部地方的人。

姑娘們也都做得来。”

“我不否认从前的人比现在的人力气大，”波瓦拉回答；“可是现在也有力气大的人。在力气方面，天主对我并沒吝啬，可我并不自认为是这个王国里最有力气的人。你可見过加波夫的查維夏？他就比我强。”

“我见过他。他双肩闊得象悬挂克拉科夫大钟的横梁。”

“那么，奥列斯尼查的杜伯科呢？有一次，在十字軍騎士团在托綸湼所設的比武场上，他击敗了十二个騎士，为他自己，也为我們国家爭了光。”

“但是我們的瑪朱尔人斯达希科·齐奥雷克，又要比閣下，或者比您所讲的查維夏和杜伯科更强呢。据說，他拿了一只用新鮮树木做成的木栓，手一捏，就捏出了汁水[①]。”

“我也捏得出汁水来，”玆皮希科說。他不等别人要他証明，就去折了一根树枝来，狠命一捏，果眞滲出汁来。

“啊，天哪！”雅佐科夫的奥芙卡喊道；“别去打仗了；如果这样一个人还沒結婚就死在战场上，未免太可惜了。”

“确实太可惜！”瑪茨科回答，他忽然悲伤起来了。

只有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和公爵夫人大笑着。其他的人都在大声称贊玆皮希科的膂力。那时候，气力比其他任何品质都受人贊扬，因此年輕的姑娘們都向达奴莎喊道：“你該高兴啊！”她确是很高兴，虽說当时她还不明白她能从那根捏扁了的木条上得到什么好处。玆皮希科已經把那个十字軍騎士的事忘得一干二淨，显得十分驕傲，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

---

① 作者原注：历史事实。

为了要杀一杀他的傲气，便說：

“比你强的人多着呢；因此，别为你的气力这么驕傲。我虽然沒有亲眼看见过，可是我父亲却亲眼看到过比这还要困难得多的事。事情发生在罗馬皇帝查理的宫廷里，卡齐密斯国王带着一大群宫廷侍从到那里去訪問。宫廷侍从中有位斯达希科·齐奥雷克，他是‘伏叶伏大’①安特尔莘伊的儿子，一向以膂力著称。皇帝夸口說，他有一个捷克人能扼死一头熊。他們举行了一次表演会，那个捷克人接連扼死了两头熊。我們的国王哪肯甘居下风，就說道：‘但是他制服不了我的齐奥雷克。’于是他們同意这两个人一定要在三天之内举行决斗。許多貴夫人和著名的騎士都来了。那捷克人就和齐奥雷克在城堡的广场上角斗。那场比賽并沒有持續多久。他們还沒有扭在一起，齐奥雷克就打断了那捷克人的脊骨，粉碎了他所有的肋骨，把他打死了，給国王挣得了无上的光荣②。从此以后，人們就称他为罗密格那特③。有一次他在钟楼里独自举起了一座二十个人都搬不动的大钟④。”

“他多大？”兹皮希科問。

“他很年輕！”

这当儿，塔契夫的波瓦拉正騎着馬，走在公爵夫人的右側。他俯身向着她，把兹皮希科的冒失事件的严重性据实告

---

① 伏叶伏大（Wojewoda）在十三世紀前是掌握軍权的統帅。十四世紀起是地方行政官，相当于省长和总督，掌管地方行政政权和軍队。

② 作者原注：历史事实。

③ 意即折断别人骨头的人。

④ 作者原注：历史事实。

訴了她，还請她在国王面前为兹皮希科說几句話。公爵夫人因为喜欢兹皮希科，听了这消息，十分发愁和不安。

"克拉科夫的主教是我的朋友，"波瓦拉說；"我一定請求他和王后一起去求情；这孩子的保护人愈多愈好。"

"如果王后能答应为他說一句好話，他就連一根头发也不会受到損伤。"安娜·达奴大說；"国王崇拜王后的虔敬和才能，尤其是现在，她再也不会蒙受不孕的羞慚。不过国王鍾爱的妹妹齐叶莫維特公爵夫人也正住在克拉科夫；您必須去找她。我这方面一定尽力做去；但那位公爵夫人是他的亲姊妹，我不过是他的嫡堂姊妹。"

"国王也爱您的，仁慈的夫人。"

"唉，但是程度不同，"她带着一点忧愁的意味回答；"我不过是鏈条上的一个环节，她可是整整一根鏈条；我不过是一张狐皮，她可是一张黑貂皮。他所有的亲属当中，沒有一个比得上阿列克山特拉[①]那样受到他的摯爱。"

他們边走边談，不觉来到了克拉科夫。从蒂涅茨来，一路上都是車馬拥挤，这里尤其拥挤。他們遇到許多带着仆人到城里去的貴族地主，有的全身武装，有的穿着夏天的装束，戴了草帽，有的騎馬，有的同他們的妻女坐着馬車，都想来看看这一场期待已久的比武。有些地方，一路都挤满了商人們的貨車，这些貨車要付了通行税才能到克拉科夫去。貨車上装运着蜡、谷物、盐、魚、兽皮、痲和木材。另外一些从城里来的貨車则装满了布匹、一桶桶的麦酒和各种商品。现在克拉科

---

① 即齐叶莫維特公爵夫人。

夫已經在望了，看得见国王的花园、四郊的爵爷們和市民們的房屋、教堂的围墙和尖塔了。他們越走近这城市，車辆就越多，到了城門口，几乎不能通行。

“多伟大的城市啊！世界上簡直沒有比得上它的。”瑪茨科說。

“总是象賽会，”有个吟唱者答道；“您多久沒到这儿啦，閣下？”

“很久很久啦。可是我依旧象第一次看到这场面时一样惊奇，因为我們刚从一个荒僻的地方回来呢。”

“据說打从亚該老王朝以来，克拉科夫就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倒是实在的；自从立陶宛的大公爵登位以后，庞大的立陶宛和俄罗斯等国家都开放貿易了，因此，这个城市增加了人口、財富和建筑，变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十字軍騎士团的許多城市也都非常漂亮，”一个身材很胖的吟唱者說。

“只要我們能占領其中一个，”瑪茨科說，“我們就可以得到一批了不得的战利品了！”

可是塔契夫的波瓦拉正在想别的事情；也就是說，正在想着兹皮希科由于一时卤莽而造成的目前十分危险的处境。塔契夫的爵爷，虽然在战爭时期性子暴烈、不讲情面，可是，在他宏伟的胸怀中，却有一顆温柔的心；他比旁人更清楚，这个罪犯将会受到什么处罰，因此他可怜他。

“我想了又想，”他又向公爵夫人說，“究竟要不要把这事情告訴国王。如果那个十字軍騎士不去告状，那就沒有事；

万一他去告状，那就不如先把一切都告訴国王，免得他发怒。”

“这个十字軍騎士只要有机会毀灭什么人，他是不会放过的，”公爵夫人回答；“不过，我打算教那年輕人加入我們的朝廷。也許国王对于我們的某一位宫廷侍从会特别宽大些。”

她把茲皮希科找来。他听了这番情况，立即跃下馬来，吻了她的双手，高高兴兴地做了她的宫廷侍从。他这样高兴，倒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而是为了可以更亲近达奴莎。

波瓦拉問瑪茨科道：

“你們要在什么地方歇脚？”

“在客店里。”

“现在任何客店都沒有空房間了。”

“那末，我們到商人阿米雷伊家里去；他是我的熟人，也許他会让我們在他家里过夜。”

“請到我家里去吧。您的侄子可以同公爵夫人的宫廷侍从們住在城堡里，但是他最好不要接近国王。一个人在脾气刚发的时候要干的事，冷静以后就不会干了。您同我一起住可以更舒适些，更安全些。”

瑪茨科因为波瓦拉很关心他們的安全，心里倒感到有些不安；他感激地向波瓦拉道了謝，于是他們进城了。但这时候，他們两个人也跟茲皮希科一样，一看到眼前的繁华世界，暫时便把危险忘却了。在立陶宛和在边疆上，他們只看见个别的城堡，維尔諾是他們所知道的比較重要的唯一城市，但那是一个建筑簡陋和遭受过破坏的城市；而这里有許多商人的房屋却比立陶宛大公的宫殿都要华丽。不錯，这里也有許多木屋；可是，即使这些木屋，它們那高聳的墻壁和屋頂，那些鑲

在鉛皮中的玻璃窗，也够使人惊奇了。玻璃窗反映出了落日的光輝，不禁使人以为屋里着火了。市场附近的几条街道上，有許多装潢考究的紅砖屋和石屋，象兵士似的幷排站着，闊的闊，窄的窄，但都有着高高的拱頂厅屋，而且門上都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受难象或是一幅至尊圣母瑪利亚象。有几条街上，一眼可以看到两排房屋，屋上是一片蔚蓝的天空，中間是一条石子路；放眼看去，两边尽是商店接着商店。店里摆滿了上等的外国貨，瑪茨科由于看慣了战爭的景象和俘获的战利品，貪婪地望着这些商品。但这两个人一看到那許多公共建筑物，越发显得惊奇了：广场上的圣母瑪利亚教堂；"苏根尼崔"①；設有大酒窖用以出售着斯維得尼卡麦酒的市政厅；此外还有其他的教堂，闊幅絨布仓庫，专供外国商人使用的巨大的"商场"②；再过去又是一所建筑物，里面有公用秤，浴室，箍桶作场，蜡作场，銀作场，金作场，酒坊，堆积在所謂"斯黑罗泰姆托"周围的山也似的麦酒桶，——总之，一个不熟悉城市生活的人，甚至于一座富裕小城的所有主，想象都想象不出的財富，这里应有尽有。

波瓦拉引着瑪茨科和茲皮希科到圣安娜街上他的屋里去，撥給他們一間大房間，把他們介紹給他的侍从，然后到城堡去了，他从城堡回来吃晚飯已經是深夜了。

---

① 英譯本注：是一座可以作各种用途的大建筑物，特别是作为一种闊幅絨布的仓庫，它的名字是从波兰文 sukno 来的。（按苏根尼崔是克拉科夫的一座大商场，最初专卖絨布；一五五五年被火焚毁，后来重建为一般大商场。）

② 原文为 mercatorium，是一种商业組織，类似旧式的商场。

有几个朋友同着他来，他們吃了一頓丰盛的有酒有肉的晚餐。只是主人却很忧郁。最后当客人們告辞的时候，他对瑪茨科說：

“我跟一个会写文章又懂法律的掌礼神甫說了，他說，侮辱一个使者就等于犯了死罪。因此，祈求天主，但愿那个十字軍騎士别去告状。”

听了这話，两位騎士都带着忧伤的心情回到自己房里去了，虽然他們晚餐时还是比其他的客人更加欢乐。瑪茨科連觉都睡不着，他們上床后不久，他向他的侄子說：

“玆皮希古？”

“什么？”

“我从各方面考虑了一下，认为他們不会把你处死的。”

“你看不会么？”玆皮希科瞌睡蒙朧地反問一句。

可是，他一翻身向着墙壁，就睡着了，因为他实在十分疲倦了。

第　五　章

第二天早晨，两位波格丹涅茨的騎士都同波瓦拉到大教堂去望弥撒，也去看看宮廷和已經到达城堡的客人們。确实，波瓦拉一路上遇见了許多熟人，其中有几个是聞名国內外的騎士。玆皮希科敬慕地望着这些人，心中暗許着如果这次不致因为侮辱了里赫頓斯坦而获得死罪的話，他一定要設法在豪俠精神和各种騎士美德上跟他們較量一下。其中有一个騎

士，叫作托波尔契克，是克拉科夫总督的亲戚。他告訴他們說，伏衣崔赫·雅斯特尔席姆皮埃茨已經从罗馬回来了，他是国王派去送請帖給教皇波尼伐九世，請他到克拉科夫来参加王太子命名礼的。波尼伐已經接受了邀請；虽則还不知道他是否能亲自来，但他已授权給使者，代表他做那个行将降生的孩子的教父；并且請求給这孩子取名为波尼伐修或者波尼伐莎[1]，以証明他对国王和王后的特别爱戴。

他們也談到了匈牙利国王西格斯門达[2]会到来；他們預料他必然来，因为无論邀請与否，只要有宴会和比武，他总是来的。他非常喜欢这类场合，因为他立意要作一个統治者，一个歌唱家和騎士中的头号人物，以此聞名于世。波瓦拉，加波夫的查維夏，奥列斯尼查的杜伯科，納相和其他一些同享盛名的騎士，都带着微笑回想到西格斯門达的最近一次訪問，那时候，弗拉迪斯拉夫国王私下吩咐他們别把他攻击得太厉害，而要对"这位匈牙利客人"让一步，因为这位匈牙利客人的虚荣心是全世界出名的，如果給打敗了，常常要哭。但是，在騎士中間最感兴趣的是威托特的事迹。他們讲起了那只純銀鑄成的壮丽的搖籃的故事，这是立陶宛的公爵們和貴族們从威托特和他的妻子安娜那儿带来的一件礼物。瑪茨科讲到了預定的对韃靼人的浩大的征伐。这次远征簡直已經准备就緒，一支大軍已經向东朝罗斯开去了。如果远征成功，国王的权力

---

① 波尼伐修系男孩之名；波尼伐莎系女孩之名。

② 匈牙利国王西格斯門达（一四三七年死）——卢森堡王朝的后裔，捷克华茨拉夫第四的兄弟，一四一〇年起为日耳曼帝国的皇帝。他在条頓騎士团反波兰和立陶宛的斗爭中，屢次支持騎士团。

几乎就要扩展到半个世界，一直扩张到许多陌生的亚细亚国家，到波斯边界和阿拉海岸。玛茨科以前一直在威托特手下效劳，深知他的计划，因此能对他们讲得如此确切，如此动人，以至于在敲弥撒钟之前，他身旁已围上了一大圈好奇的人。他说，问题就只是要不要来一次十字军讨伐。"威托特本人，"他说，"虽然他们称他为大公，但他是受命于亚该老统治立陶宛的；他不过是个总督，因此，声誉将归于国王。当联军负着十字架到那些一提到救主的名字就受到咒骂的国家去的时候，新受洗的立陶宛人和波兰的荣誉将何等伟大啊！当波兰和立陶宛军队拥戴托赫泰米许重登卡普恰克的王位的时候，他将承认自己是弗拉迪斯拉夫国王的'儿子'，而且他已经允诺过要率同整个金帐汗国信奉耶稣基督。"

人们全神贯注地听着玛茨科的话；但是许多人都不很了解威托特打算帮助的是什么人，也不了解他要去征伐的是什么人；因此，有人问了：

"请讲得清楚些，是要跟谁打仗？"

"跟谁？跟跛足帖木儿！"玛茨科回答。

接着是一阵静默。确实，西方的骑士们常常听到金奥达、蓝奥达、亚速文奥达和其他等等奥达① 的名字；但是他们不熟悉鞑靼人的内战。但在欧洲却没有一个人没有听到过恐怖的跛足帖木儿或坦麦楞② 的事。听到这个名字，就好象古时候听到阿提拉③ 的名字一样恐惧。他是"世界的君主"和"世世

---

① "奥达"是鞑靼的部落组织，又称"汗国"，"金奥达"即"金帐汗国"。

② 坦麦楞即跛足帖木儿。

③ 阿提拉是古时候的匈奴王(406?—453)。

代代的君主”，是二十七个被征服国家的統治者，是莫斯科的罗斯的統治者，是西伯利亚和中国以至于印度的統治者，是巴格达、伊思巴罕、阿勒普、大馬士革的統治者——他的影子罩落在阿拉伯的沙漠上，罩落在埃及和希腊帝国；他是杀人的魔王；他建造了一座座可怕的人头金字塔；他是一切战役的战胜者，从来沒有打过敗仗，是“灵魂与肉体的君主”。

他曾經封托赫泰米許为金奥达和蓝奥达①的王。托赫泰米許自认为“儿子”。但是当这位“儿子”的統治权从阿拉海扩展到克里米亚，国土超过了欧洲其余部分的时候，他却想作个独立的統治者了。因此，他被这位可怕的“父亲”用“一个手指”攆下了王位；他逃到立陶宛的統治者那里請求援助。威托特决定使他复位，但这样做就必須要同統治世界的跛足帖木儿一决胜負了。

由于这些原因，他的名字在听众中造成了很深的印象。稍稍靜默了一陣以后，有一个年紀最大的騎士——雅格洛夫的伏衣崔赫說：

“同这样的敌人作战是一件难事！”

“也是一件无謂之爭，”謹愼的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說。“无論是托赫泰米許或者是某个古特魯克去統治居住在什一稅土地②之外的海外天边的魔王的子孙們，这同我們有什么相干呢？”

---

① 英譯本注：韃靼人被划分成許多“奥达”——这是一种想象的划分，沒有确切的数目。

② 什一稅土地指天主教国家。中世紀时，教民均須向教会繳納什一稅。

"托赫泰米許将改信天主教,"瑪茨科回答。

"他改也好,不改也好! 你能信賴那些不信奉基督的狗东西么?"

"但是,我們都愿意为天主的名义而牺牲我們的生命,"波瓦拉回答。

"也为了騎士的荣誉," 总督的亲戚托波尔契克补充一句道;"我們中間也有不去的人。'伏叶伏大'梅尔希丁的斯必特科爵爷,他有一位年輕而心爱的妻子,但他已經加入了威托特公爵的部下。"

"无疑的," 雅斯科·納相补充說;"不論你的灵魂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孽,只要去参加这样一场战爭,就一定能够得到宽恕和拯救。"

"而且会留名万世。" 塔契夫的波瓦拉說。"要打就打吧,最好大打一场。帖木儿征服了全世界, 他手下有二十七个国家。如果我們打敗了他,这对我們的国家是莫大的光荣。"

"怎么不是呢?" 托波尔契克回答,"即使他拥有一百个王国, 让别人去怕他吧——我們可不怕! 你說得眞聪明! 让我們集合起一万名优秀的枪矛手,我們就天下无敌了。"

"而且,如果我們不能征服这个跛子,还有哪个国家能征服?"

騎士們就这么談論着。兹皮希科现在懊悔了, 因为他沒有跟威托特到荒凉的草原上去。当他在維尔諾的时候, 他却要来观光克拉科夫和这里的宫廷,还要参加比武;现在他却担心会在这边宫廷里受审判而失去体面, 而在草原上, 即使最坏,他也能得到光荣的一死。

但是，那个雅格洛夫的伏衣崔赫却来使这些热心的騎士們泄气了。他已經活到一百岁，常識也象他的年龄一样丰富。

“你們多蠢!”他說。“难道你們沒人听說过基督显灵同王后說話么？如果救主本人对她紆尊降貴到这样随便的地步，那末三位一体的第三身圣灵还会对她不这样亲切么？正因为如此，她看得见未来的事情，仿佛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她眼前，她就曾經这么說过。”

他停了一下，搖搖头，然后說：

“我把她預言过的話忘記了，但我馬上会想起来的。”

他开始回想，大家都静悄悄地等着，因为大家都相信王后能够預见未来。

“阿哈!”最后他說，“我記起来了！王后說，如果每一个騎士都跟威托特去打跛子，那末异教势力就会毁灭。但大家所以不能都去，是因为信奉基督的君主們沒有信义。我們不得不守卫边界，以防备捷克人和匈牙利人，也防备騎士团的攻击，因为我們不能信賴他們。因此，如果威托特只带了一小群波兰战士去，那末，跛子帖木儿，或是他的‘伏叶伏大’們带領着无数的人来，就会把威托特打敗。”

“但是，我們现在是和平时期呀。”托波尔契克說，“而且騎士团会給威托特一些帮助。十字軍騎士团不能有别种做法，即使只是为了装装样子，他們也得向圣父表白他們是准备同异教徒打的。宫廷侍从們都說昆諾·封·里赫頓斯坦不完全是为了参加命名礼而来的，也是来同国王商議的。”

“这不就是他!”吃惊的瑪茨科喊道。

“当眞是他!”波瓦拉轉过头来說。“天主保佑；正是他!他

在修道院长那里并沒有耽擱多久。”

“他很匆忙呢，”瑪茨科阴郁地应道。

昆諾·封·里赫頓斯坦从他們面前走过。瑪茨科和玆皮希科从他斗篷上綉着的十字认出了他；但他却沒认出他們两人，因为他上次看到他們的时候，他們都戴了头盔。他走过的时候，向塔契夫的波瓦拉点点头，也向托波尔契克点点头；于是他同他那些侍从們气派堂皇地登上了大教堂的梯級。

这时候，钟声响了，惊动了一群群鴿子和穴烏，說明望弥撒即将开始了。瑪茨科和玆皮希科同其他的人一起进入教堂，想到里赫頓斯坦这么快就回来，心中十分忧虑。年老的騎士心里很不安，年輕的那位的注意力却被国王的大臣們吸引去了。他的周围都是著名的文臣武将。当年出于深謀远虑、一手促成立陶宛大公同年輕美丽的波兰王后的婚事的大臣們很多已經去世，活着的也为数不多，但大家都十分敬重他們。这个年輕騎士对克拉科夫总督——登青的雅斯柯——的魁伟身材贊不絕口，这副身材把严峻、威仪和誠实都汇合在一起了。他还贊賞那些大臣的智慧的仪表，贊賞那些騎士們的威武的脸庞，他們的前額上都覆着修剪得齐齐整整的头发，背后和两側垂着长长的鬈发。有些人还戴着发网，还有些人束着带子，使头发不致蓬乱。那些外国客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以及他們的随从看到这样讲究的衣飾，都感到很惊奇；立陶宛的公爵和貴族們，尽管夏日炎热，但为了保持华丽的外表，仍然穿着珍貴的皮衣；俄罗斯公爵們穿着又大又挺的衣服，背面看去好象是一幅幅拜占庭的画象。玆皮希科怀着最大的好奇心等待着国王和王后駕临。他向前走到执事神甫的

座位旁边，从那后面他可以看见祭坛旁边的两只紅絲絨坐墊，那是让国王和王后望弥撒时下跪用的。他并沒有等多久；国王穿过圣器室的門先进来了，他还沒走到祭坛跟前，兹皮希科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他有一头烏黑蓬松的长发，脸容清瘦，修得很干淨；鼻子又大又尖，嘴角上有些皺紋。眼睛很小，烏黑閃亮。他的脸上有一种和善而愼重的神气，就象那种交了好运、一跃而登上了远远出于意料的地位的人一样，时刻都在考虑自己的行动是否跟尊严的身份相称，时刻都在担心会不会遭到恶毒的訾議。他脸上的表情，他的一举一动，其所以总是带着那么一点急躁，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可想而知，他会突如其来地大发脾气，而且不发則已，一发必然十分吓人。他就是那个曾經对十字軍騎士团的欺詐行为十分憤慨、因而对他們的使者吆喝的公爵："你們拿着一张羊皮紙公文到我这里来，我却要拿一支矛到你們那里去！"

不过，现在这种天生的火暴性子已經让伟大而誠摯的虔敬心压住了。在教堂里他不仅为皈依不久的立陶宛公爵們，而且也为信教已經好几代的波兰爵爷們作出了良好的榜样。这位国王为了在肉体上做到进一步的苦修，往往跪在赤裸裸的石头上；也往往高举起双手，一直要举到疲累得支持不住才让它垂下来。他每天至少望三次弥撒，望过弥撒，离开教堂的时候，仿佛是刚从沉睡中醒了过来，显得旣快慰又溫和。宮廷侍从們都知道，这是去求他宽恕或向他乞賜贈物的最好时刻。

雅德維迦也从圣器室門口走出来了。站在执事神甫座位附近的騎士們一见她进来，立刻跪下，虽然弥撒还沒有开始，他們却都愿意象对待一个圣徒似的向她致敬。兹皮希科也跪

了下去；在场的人們都相信自己眞的看到了一位圣徒，她的象总有一天会供在教堂的祭坛上。他們不仅向她表示对一位王后应有的尊敬，也为了她圣洁的宗教生活而崇拜她。人們都紛紛传說着王后会作出奇迹。据說她用手摸摸病人就治得了疾病；說是有些手脚不能动弹的人，穿上了王后穿过的衣服就能活动。可靠的目击者証实說，他們曾經亲自听到基督从祭坛上对她說話。外国的君主們都跪在地上向她表示崇敬，連十字軍騎士团也尊敬她，不敢冒犯她。教皇波尼伐九世称她为教会的虔誠而优秀的女儿。全世界注視着她的功績，还記得这位安提加文[1]家族和波兰毕阿斯特[2]的后裔，这位有势力的路易[3]的女儿，是最苛求的宫廷里培养出来的公主，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她舍弃了幸福，舍弃了她的初恋[4]，嫁給立陶宛一位“未开化的”公爵，为的是想取得他的帮助，把基督教传給欧洲最后一个信奉异教的国家[5]。用全部日耳曼人的武力，用血流成海的代价所不能实现的事情，却让她用一句話完成了。使徒的光輝从来沒有照到过比她更年輕、更娇媚的前額上；使徒的职位从来沒有跟这样的克己自制結合在一起过；一个女人的美丽从来沒有放射过象她那样天使般的和善与朴素认眞的光芒。

---

① 英譯本注：即法文的安如（Anjou）家族。

② 毕阿斯特是波兰紀年史上的第一个国王，于八四二年登位。

③ 雅德維迦是路易（Louis）的幼女。路易原为匈牙利王，后继卡齐密斯第三而为波兰国王。

④ 相传雅德維迦原与奥国公爵訂立婚約，后解除婚約而与亚該老結婚。

⑤ 立陶宛大公亚該老与雅德維迦結婚后为波兰国王，并改信天主教。

因此，游唱者在所有的欧洲宫廷中歌頌了她；最偏远的国家的騎士們都到克拉科夫来瞻仰这位波兰王后；她的本国人民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她，而他們的威力和光荣，也由于她同亚該老結了婚而增加了。只有一件絕大的忧愁籠罩在她和全国人民的心上，那就是，許多年来，这位天主的女儿一直沒有后嗣。

但是，现在这种忧愁消除了，天主施恩于王后的喜訊，象电光似地从波罗的海传到黑海，也传到喀尔巴阡山脉，使得这个强大王国的各族人民都欢欣鼓舞。在所有的外国宫廷中，除了十字軍騎士团的首都，听到这个喜訊都十分欢乐。罗馬唱起了“贊歌”①。波兰各省的人們都坚定地相信凡是这位“圣妇”向天主祈求的，都会获得賜予。

因此，人民都来向她悬求，請她为他們求得康宁；各省和一些别的国家都来了許多使者，請她为他們所需要的事物祈祷，或是求雨，或是祈求收获时节天气晴朗；祈求乔迁吉日；祈求湖上垂釣或森林狩猎都能滿载而归。

那些住在边界上的城堡和小城里的騎士，按照从日耳曼人那里学来的习俗，不是变成了强盗，就是自相残杀。可是王后一声令下，他們立即把剑插进鞘里，不取贖金就释放俘虏，归还偸来的畜群，彼此握手言欢。一切受苦的人，一切穷困无告的人，都拥塞在克拉科夫她的城堡門口。她的純洁的灵魂深入人心，使得农奴們艰苦的命运，爵爷們的自尊自大，法官

① 原文为“Te Deum”，是拉丁文，一首祈祷文的开始語，意为“我們贊美你，天主。”

們的严刑酷訊，都有所改进，她好象一只幸福之鴿，好象是一个正义与和平的天使，飞翔在全国的上空。

难怪大家都焦急地在等待着那个上天賜福的日子。

騎士們仔細注視着王后的身段，想看看那个未来的王位继承者还得多久才会降世。克拉科夫大主教維什神甫，也是国內甚至国外聞名的最能干的医生，他还沒有宣布王后什么时候临盆。他們正在作些准备工作；但按照当时的习慣，一切庆祝活动得尽早开始，并且延續好几个星期之久。事实上，这位夫人的身段虽然圓了一些，但依然保持着往常的庄丽。她穿得极其簡朴。以前，由于她生长在显赫的宮廷中，而且比同輩的任何公主都美丽，因此很喜欢貴重的服装，喜欢鏈条、珍珠、金手鐲和戒指；但现在，甚至几年以来，她不但穿了一身修女的衣服，甚至还戴上脸罩，唯恐人家一称贊她的美丽，会引起她世俗的虛荣心。亚該老得知她怀孕之后，欣喜非凡，立即下令把她的臥室用錦緞和珠宝装飾起来，可是她不同意。她拒絕了一切的繁华，认为生育的时刻往往就是死亡的时刻，决定不在珠光宝气之中、而应在安詳謙卑的环境中来承受天主已經許賜她的恩惠。

她把金銀珠宝都拿去創办一所大学，或者供給新皈依天主教的立陶宛青年到外国大学去求学。

王后只同意换掉她的修女服，而且一旦作母亲的希望变成了确切不移的事实，她就揭去了面紗，认为贖罪的苦行者的装束已不再适宜了。

因此，现在每个人都满怀摯爱地望着她那美丽的脸容：这张脸，哪怕再加上金珠宝飾，也不能給它平添一分嫵媚。王后

緩慢地从圣器室門口走向祭坛，扬起了眼睛，一只手里拿着一本祈祷书，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串念珠。兹皮希科看到这张百合花似的脸，一双湛蓝的眼睛，和那充满着宁靜、和善与慈悲的眞正天使般的容貌，他的心开始激动得跳了起来。他知道，按照天主的旨意，他应該爱国王和王后，他确实也是如此；但是，现在他心里洋溢着一种伟大的爱，那并不是出于外力的指使，而是象一陣火焰似的突然爆发出来的；他心里也为她充满着最大的崇敬、謙卑和牺牲的愿望。这位年輕的騎士兹皮希科是个急性子；因此，他立刻产生一种愿望，想要以某种方式表达一个騎士的爱和忠实；要为她完成某項功勋；要奔向某个地方去征服什么人，不惜冒生命的危险。"我最好是去投奔威托特公爵，"他想，"因为如果这里沒有发生战爭，我怎能为这位神圣的夫人效劳呢？"他根本沒有想一想，一个人，除掉用剑、用矛、用斧之外还能够用别种方式去效劳；他簡直想单独去攻打跛子帖木儿的全軍。他要在望过弥撒之后，立即跳上战馬，去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一分钟也忍不住，他的双手在燃烧，整个心灵都着火了。

那迫在眉睫的危险，他早已忘記得一干二净。他甚至忘了达奴莎，当他听到教堂里孩子們的歌声而想起她来的时候，他觉得这种爱又是另一回事。他向达奴莎作过忠誠的宣誓；他宣誓要为她杀死三个日耳曼人，他一定要遵守自己的誓言。但是，王后是在一切女人之上的。他一想到应当为王后杀死多少敌人，他的眼前就浮现出成群結队的甲胄、头盔、駝鳥毛、孔雀冠毛，他觉得即使把这么些人都杀光，和他的愿望相比，也还是微不足道。

他目不轉睛地望着她，满怀热情地思量着，他应当怎样为她祷告才适合她高貴的身份，因为他认为普通的祷告不适用于王后。他会說：Pater noster, qui es in coelis, sancti ficetur nomen tuum①。因为在維尔諾有一个游行教士这样教会了他；但是，也許这个游行教士本人也只知道这么两句；也許是兹皮希科自己忘記了；反正他实在背不出"我們在天之父"那篇主祷文的全文。现在他开始把这句話念了一遍又一遍，用来表达他这样一番心意："賜我們敬爱的夫人以健康、长寿、鴻福；对她的关心要多于对任何人的关心。"

这番話出于一个大刑临头的人嘴里，因此在整个教堂里沒有比这更誠摯的祷告了。

望过弥撒，兹皮希科想，只要他能够跪在王后面前，吻吻她的足，以后的事他也就不放在心上了。但是望过第一次弥撒以后，王后便回房里去了。通常在正午以前，她不进任何食物，而且也不参加欢乐的早餐（魔术师和小丑們都在早餐时出场取悅国王和客人）。德魯戈拉斯的那位老騎士走了过来，喚兹皮希科到公爵夫人跟前去。

"你作为我的宫廷侍从，在桌旁侍候达奴莎和我吧，"公爵夫人說。"也許碰巧你会說几句詼諧的話，或者做一些滑稽动作而使国王高兴，要是那个十字軍騎士认出你的話，他看到你在国王的餐桌上侍候我，也就不会向国王告状了。"

兹皮希科吻了公爵夫人的手，又望着达奴莎；虽然他对宫廷礼节不如对打仗来得熟悉，但显然他还是很明白，在早晨遇

① 主祷文第一句：我們在天之父……

见自己情人的时候，怎样才能合乎一个騎士的身份：他后退一步，装出一种惊訝的神气，一面划着十字，一面喊道：

"圣父、圣子和圣灵在上！"

达奴莎用她一对湛蓝的眼睛望着他，問道：

"兹皮希科，弥撒都望完了，你为什么还要划十字？"

"因为一夜过来，你的美貌又有所增长，使我不胜惊奇！"

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可不喜欢这种新奇的、外国騎士的风习，聳了聳肩說：

"别糟蹋时間尽跟她談她的美貌吧！她还只是一丛刚出土的嫩草呢。"

兹皮希科听到这話，怨恨地望着他。

"你必須小心，别叫她'嫩草'，"他說，脸色气得发白，"要是你年輕些，我会立刻向你挑战，斗个你死我活！"

"住嘴，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哪怕就在今天决斗，我也对付得了你！"

"不許吵！"公爵夫人說。"你不想想自己的危险，却又在跟人吵架了！我宁愿給达奴莎去找一个更可靠的騎士。要是你想发火的話，你就請便吧；我們这里可不需要你。"

兹皮希科听了公爵夫人的話，感到很慚愧，于是向公爵夫人道了歉。但他心里想，如果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爵爷有个成年的儿子的話，那末，总有一天，他会向他儿子挑战，决不会原諒米柯拉伊称她为"嫩草"。现在在国王的城堡里应当心平气和一些，除非迫不得已，决不去惹任何人。

角声齐鳴，宣告就要开早飯了；公爵夫人安娜携了达奴莎的手，走到国王的住屋里去，有許多世俗的高級官員① 和騎士

們都在那里恭候她的駕临。齐叶莫維特公爵夫人首先进来，因为她是国王的妹妹，便入了上座。不一会儿，大厅里挤滿了客人、高級神甫和騎士。国王坐在上首，他两旁是克拉科夫的主教和伏衣崔赫·雅斯程华茨。后者的职位虽然低于其他的戴着法冠的神甫們，却坐在国王的右边，因为他是教皇的使者。再下面就是两位公爵夫人。安娜·达奴大旁边坐的是前格涅兹諾大主教杨[②]，他舒适地坐在一张大椅子里。他是西利西亚的毕阿斯特家族的后裔，奧波尔公爵波尔科的儿子。兹皮希科在威托特的朝廷里听到过他的名字。现在他正站在公爵夫人和达奴莎的身后，他从他一头浓发认出了这个大主教，他那鬈曲的头发使得他的脑袋象是一把"克罗辟特罗"[③]。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在一切波兰公爵的朝廷里，都被人叫做"克罗辟特罗"，連十字軍騎士团也叫他"格拉辟特拉"。他以浮华的习气和輕率的举止而聞名。他刚刚被提名为格涅兹諾的大主教候选人，便违反国王的意旨，用武力篡夺了这个职位。为此，他的头衔被剝夺了。于是他投奔到十字軍騎士团去，他們把他安插到坡摩席的卡明涅茨去当一名可怜的主教。于是他又认为不如同这位有权势的国王言归于好；他恳求国王宽恕，回到了国内，现在正在等待空缺，希望这位好心肠的君主会让他补缺。后来事实証明，他的算盘沒有打錯。不久他果然以他那一套嬉皮笑脸的手法博取了国王的欢心。但他

---

① 指在修道院內未入教籍的高級神甫等。

② 前格涅兹諾大主教杨——即杨·克罗辟特罗(一四二一年死)，弗罗茨拉夫的主教，同条頓騎士团有密切联系。

③ 是波兰教堂里洒圣水的刷子，用刨花制成。

依旧未能忘情于十字軍騎士团。即使目前，在高級神甫和騎士們都不很欢迎他的亚該老朝廷里，他仍然在設法拉攏里赫頓斯坦，乐滋滋地坐在他身旁。

兹皮希科站在公爵夫人的椅子后面，十分靠近十字軍騎士里赫頓斯坦，几乎一举手就可以碰到他。其实，他的手指已經扭动起来了。可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急躁，不让坏念头产生。但他禁不住迫切地朝着里赫頓斯坦的脑袋和双肩望了一眼，心里盘算着：如果和他在战爭中或是在决斗中交上了手，是否要同他狠狠地斗一场。他断定，要制服这个日耳曼人并不难。这个十字軍騎士穿了灰呢衣服，肩胛骨显得很闊；但他同波瓦拉或是同比斯古披崔的巴希科·齐洛琪埃伊比較起来，或是同两位最出名的苏里姆契克，或是同科席格罗維的克尔从，或是同坐在国王一桌的許多别的騎士們比起来，却不过是个懦夫罢了。

兹皮希科又欽佩又羡慕地望着这些騎士；但他的注意力也被国王的举动吸引了过去。只见国王用手指把头发掠到脑后去，仿佛因为早餐还沒有端上来，等得不耐煩了。他的目光在兹皮希科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使得这个年輕的騎士担起心来，唯恐国王就要对他发怒了。直到这时，他才第一次郑重考虑到自己卤莽行动的后果。在这以前，他一直以为这是件无所謂的事，不值得担心呢。

那个日耳曼人并不知道在大路上大胆袭击他的那位青年现在就在他身旁。早餐开始了。酒湯① 端进来了，湯内鸡蛋、

① 酒湯是一种用葡萄酒、麦酒、面包、沙糖、香料和鸡蛋合成的飲料，也用作滋补品。

肉桂、丁香、姜和番紅花加得十分浓，整个房間立刻充满了馥郁的香味。这时，坐在門口一张椅子上的小丑[1]夏魯息克，开始学着夜鶯的声音唱起歌来，国王就喜欢听这种歌声。接着另一个小丑繞桌行走。他悄悄地停在客人們身后，做出蜜蜂的嗡嗡声来，声音之逼眞竟使几位客人捧着脑袋防备被螫。别的人看到这情形，便轰然大笑。兹皮希科殷勤地服侍着公爵夫人和达奴莎；但当里赫頓斯坦拍拍自己的秃頂的时候，他又忘掉了自己的危险，也大笑起来。斯摩棱斯总督的儿子雅默特，正站在他旁边，看见这情形，也纵情大笑。这个十字軍騎士終于发觉自己弄錯了，便把手插进衣袋，一面轉向主教克罗辟特罗，对他說了几句日耳曼話；这个主教立即用波兰話重新說了一遍。

"高貴的爵爷跟你說，"他轉向小丑說，"你可以得到两个'斯果耶崔'；但是别把嗡嗡声弄得太近，否則蜜蜂要給赶走，而貪閑的雄蜂也要給杀死。"

小丑拿了十字軍騎士給他的两个"斯果耶崔"，同时依仗着所有朝廷賜与丑角的特許权，回答道：

"杜勃尔潤省[2]的蜂蜜产量很大，所以它被貪閑的雄蜂包围住了。赶掉它們吧，弗拉迪斯拉夫国王！"

"这里是我給的一个小錢，因为你这句話說得很聪明，"克罗辟特罗說，"但是記住，如果绳子断了，管蜂房的人就会摔断

① 中世紀宮廷中的弄臣，是一种滑稽家，在进餐或宴会时作滑稽表演，以娛主賓。

② 英譯本注：杜勃尔潤省由于同弗拉迪斯拉夫·奥波尔契克签訂的非法协定而被十字軍騎士团所占領。

脖子。① 围住了杜勃尔潤的那些瑪尔堡雄蜂② 都是有刺的，所以爬到蜂房跟前是危险的。”

“哦嗬！”克拉科夫的掌剑官③——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喊道，“那可以把它們熏出去！”

“用什么熏？”

“用火药。”

“或者用一把斧头把蜂房斫掉，”魁梧的比斯古披崔的巴希科·齐洛琪埃伊加上一句說。

兹皮希科的心簡直快活得要跳了出来，因为他认为，这些話显示了战爭的預兆。昆諾·封·里赫頓斯坦懂得大家所說的話，因为他在托倫湼和在赫尔謨的长期逗留中，学会了波兰話；但他由于自尊心而不肯說。但是，现在，他被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的話激怒了，他的灰眼睛銳利地注視着他，說：

“我們等着瞧吧。”

“我們祖先在普洛夫崔④、在維尔諾都瞧过了，”盛特拉姆回答。

“Pax vobiscum!”⑤ 克罗辟特罗喊道。“Pax! Pax!⑥

---

① 英譯本注：以树上的蜂房作暗喻；管蜂房的人要从蜂房取蜂蜜，必須爬上一条绳子。

② 指十字軍騎士团，瑪尔堡是騎士团的大本营。

③ 这是一种爵位很高的武官。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是波兰王国軍队的統帅。

④ 英譯本注：这里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日耳曼人被弗拉迪斯拉夫·洛盖戴克国王所战败。

⑤ 拉丁文，意为“祝你平安！”

⑥ 拉丁文，意为“安靜！安靜！”

只要古罗夫的来柯拉伊神甫肯放弃他的古雅温的主教职位，仁慈的国王就任命我去接他的位，我将要就基督教国家之間的仁爱作一次美妙的讲道，使你們悬切地悔恨。憎恨只是ignis①，而且是 ignis infernalis ②；这种可怕的火，用水是扑灭不了的，必須泼上葡萄酒。給我們来些酒！让我們来作乐一下吧，象已故的主教，古罗兹文基的查維夏，常說的一样！”

“也象魔鬼所說的那样，由作乐而入地獄，”小丑夏魯息克接着說。

“让魔鬼捉你去！”

“要是魔鬼捉了你，那才更加有趣哩。人們还沒有见过魔鬼拿着克罗辟特罗③呢，但是，我想，我們大家都会享到那种乐趣。”

“我将首先給你洒圣水。給我們一些葡萄酒，愿天主教徒之間亲密无間！”

“愿眞正的天主教徒之間亲密无間！”昆諾·封·里赫頓斯坦着重地加了一句。

“什么？”克拉科夫的主教維什喊道，一面抬起头来；“难道你不是在一个古老的天主教王国里么？我們的教堂不是比你們瑪尔堡的教堂更古老么？”

“我不知道，”十字軍騎士回答。国王对于任何有关天主教的問題是特别敏感的。他觉得这个十字軍騎士是在諷刺他；因此，他立刻双頰緋紅，眼睛也发亮了。

---

① 拉丁文，意为“火”。

② 拉丁文，意为“魔火”。

③ 此处指洒圣水的刷子。

“什么！”他說，声調很深沉，“我不是一个天主教国王么?”

“这个王国自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这十字軍騎士冷冷地回答；“但是它的风俗习惯却是异教徒的那一套。”

許多騎士听了这話，都憤怒地站了起来；弗罗契莫維崔的瑪尔青，他的紋章是“波尔科扎”[①]，科里特尼查的弗洛林，沃杰內克的巴尔多希，科皮仑尼的陀瑪拉特，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塔契夫的波瓦拉，比斯古披崔的巴希科·齐洛琪埃伊，泰戈維斯科的雅哈，科席格罗維的克尔丛，伏伏瓦的齐格門特和查皮莫維崔的斯泰希科，他們都是强大而著名的騎士，在許多次战役和比武中所向无敌。他們气得脸色一会儿紅，一会儿白，一个个咬牙切齿地喊道：

“恨只恨他是一个客人，我們不能向他挑战！”

查維夏·却尔尼·苏里姆契克，是騎士中最最著名的騎士，是“騎士界的模范”，他蹙着前額，轉向里赫頓斯坦說道：

“我眞弄不懂你，昆諾。作为一个騎士，你怎么能侮辱一个强大的国家，况且你也知道，无非因为你是一位使者，才不会因此受到懲罰。”

但是，昆諾安靜地接受着这个威胁的眼色，慢吞吞地、一字不苟地回答道：

“我們騎士团在来到普魯士之前，曾經在巴勒斯坦作过战；甚至那边的撒拉逊人都尊重使者。但是你們不尊重使者，因此我才称你們的习慣是属于异教徒的。”

这些話激起了一陣喧嘩。桌子周围再一次听到了叫喊声：

---

① “波尔科扎”(Polkoza)：意为“半只山羊”。

“可恨！ 可恨！”

但是，当暴怒的国王照立陶宛人的样式紧握住双手的时候，他們都平静了下来。于是，登青的雅斯柯·托波尔老头，这个受尊敬的、庄严的、并由于他的官职显要而令人害怕的克拉科夫的总督，站起身来說：

“高貴的里赫頓斯坦騎士，假如您，一位使者，受到了侮辱，就說出来吧，我們会立刻严厉懲办。”

“在任何别的天主教国家，我决不会碰到这样的事，”昆諾回答。“昨天，在到蒂涅茨来的路上，我受到你們一个騎士的袭击，尽管他从我斗篷上的十字，一下子就能认出我是什么人，他还是企图謀害我的生命。”

兹皮希科听了这一席話，脸色頓时变得蒼白，不由得看了国王一眼，只见国王显出一脸可怕的怒容。登青的雅斯柯吃了一惊，說道：

“这可能么？”

“問一問塔契夫的爵爷吧，他是这件事的见証人。”

所有的目光都轉到波瓦拉身上，他搭拉着眼皮，阴郁地站了一会，然后說：

“是的，是这样！”

騎士們听了，都叫喊起来：“可耻！ 可耻！ 大地将吞沒这种人！”由于这件不光彩的事，有些人竟捶起胸来，另一些人敲着銀盘，不知道該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杀掉他？”国王喊道。

“因为他的头是属于宫廷的，”波瓦拉回答。

“你把他下了獄沒有？”登青的托波尔总督問道。

“沒有。他是一个騎士，他凭他騎士的荣誉起了誓，他会投案的。”

“但是他不会投案的！”昆諾用譏嘲的口吻叫道，一面昂起头来。

这时候，十字軍騎士的身后响起了一个年輕的声音：

“是我干的；我是波格丹涅茨的茲皮希科！”

听了这几句話，騎士們都向着不幸的茲皮希科冲了过去；但是国王狠狠地搖了搖头把他們止住了。国王用一种类似馬車駛过石子路所发出的嘎嘎声怒冲冲地嚷道：

“斫他的头！斫他的头！让这位十字軍騎士带着他的头到瑪尔堡去送給大团长！”

于是，他向站在旁边的年輕的立陶宛公爵喊道：

“逮住他，雅蒙脫！”

惊吓的雅蒙脫把他发抖的双手按在茲皮希科的肩上。

茲皮希科把蒼白的脸轉向他說：“我不会逃跑的……”

但是，白胡子的克拉科夫总督，登青的托波尔，举起手来，表示他想說話；等到大家都安靜下来，他說：

“仁慈的国王！让这位‘康姆透’知道，我們把一个侮辱使者的人处以死刑，不仅是由于您怒不可遏，而且也是根据我們法律的规定。否则他还以为在这个国家里，沒有天主教的法律呢。明天我就来审判这个罪犯。”

最后这一句話，他說得那么心平气和，仿佛誰也不能改变他这个决定似的。于是他对雅蒙脫說：

“把他关在塔楼里。至于您，塔契夫的爵爷，由您来作见証。”

“我将把这个孩子犯罪的經过說出来，”波瓦拉回答，一面望着里赫頓斯坦。

“他說得对！”立刻有几个騎士說。“他不过是个孩子！为什么要把这羞耻加到我們大家身上呢！”

沉默了一会儿，人家都对那个十字軍騎士怒目而視。这时候，雅蒙脫領着茲皮希科走到城堡的庭院里，把他交給了弓箭手。在他年輕的心里，他可怜这犯人，而且由于他天生憎恨日耳曼人，因此就越发怜憫这个罪犯。但他是一个立陶宛人，习惯于盲目执行大公的命令；他自己又害怕国王的盛怒，因此好心地向这个年輕的騎士低声劝說道：

“你知道，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会怎样做么？我会自己吊死！这是最好的办法！国王发怒了，反正要斫你的头。你为什么不让他高兴呢？你自己吊死吧，我的朋友。这就是我們国家的习惯。”

茲皮希科由于羞慚和恐惧，簡直茫然若失，开头似乎听不懂这个小公爵这番話的用意，后来听懂了，大为惊訝，問道：

“你說什么？”

“你自己吊死！何必让他們来审判你。你只要使国王称心就是了！”雅蒙脫又說了一遍。

“你去自己吊死吧！”年輕的“弗罗迪卡”喊道。“原来你尽管受了洗，可你的异教徒本性还沒有改变。难道你不知道，对一个天主教徒說来，自杀是一宗罪孽么？”

这个公爵聳聳肩說：

“事情不会让你如意的。横豎他們要斫你的头。”

这些話使茲皮希科恼火了，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向这位貴

族少爷来一次挑战，騎在馬上决斗也好，徒步也好，揮剑掄斧都行，但他还是抑制住了这个念头。他忧愁地垂下头来，由弓箭手們包围着，悶声不响地向塔楼走去。

这当儿，餐厅里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达奴莎身上，只见她已經吓得面如死灰。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簡直象是教堂里的一尊蜡象。当她听到他們要处死兹皮希科的时候，她更是吓得嘴唇发抖，放声大哭，哭得那么伤心，使得所有的人都轉过脸来看她，連国王本人也問她：

“你怎么啦？”

“仁慈的国王！”公爵夫人安娜說，“她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的女儿，刚才那个不幸的騎士对她起过誓。他答应給她从日耳曼人的头盔上拔下三簇孔雀毛来，所以他一发现这位‘康姆透’的头盔上有这样一簇羽毛，就以为这是天主亲自把这个十字軍騎士送来的。王上，他袭击他，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愚蠢；因此請求王上大发慈悲，不要惩罰他，我們跪下来求您！”

說着，她就站起身来，拉了达奴莎的手，同她一起奔向国王跟前，国王看了就想引退。但是，她們两人已在他面前跪下，达奴莎哭求道：

“饒恕兹皮希科吧，国王，饒恕兹皮希科吧！”

她因为很害怕，便把那长着金发的头藏在国王衣服的襞縫中，吻他的双膝，象一片叶子似地簌簌发抖。公爵夫人安娜·齐叶莫維特跪在另一边，合着双手望着国王。国王的脸上分明露出十分为难的神情。他坐到后面去一点，但并沒有推开达奴莎，只是揮了揮手。

“别来难为我！”他大声說。“这青年犯了罪；他使整个国家丢了脸！必須把他处死！”

但是那双小手把他的双膝越抱越紧，这孩子也越哭越伤心了：

“饒恕了兹皮希科吧，国王，饒恕了兹皮希科吧！”

有几个騎士也在叫嚷了：

“斯比荷夫的尤仑德是一位著名的騎士，也是日耳曼人的眼中釘。”

“再說，那个青年在維尔諾打仗打得很勇敢！”波瓦拉补充說。

可是，尽管国王也怜憫达奴莎，他还是为自己辯解：

“他不是对我犯了罪，我无从宽恕他。要是騎士团的使者能宽恕他，我也能宽恕他；如果这位使者不能宽恕，他就非死不可。”

“饒了他吧，昆諾，”查維夏·却尔尼·苏里姆契克說，“大团长本人不会因此而責备你的。”

“饒恕他吧，閣下！”两位公爵夫人都喊道。

“饒恕他吧，饒恕他吧！”騎士們一再地說。

昆諾閉着眼睛，仰起头，坐在那里，仿佛很乐于看到两位公爵夫人和这些有名的騎士們在恳求他。忽然間他的态度变了。他低下了头、双手交叉在胸口，从一个驕傲的人变成了一个謙逊的人，輕柔地說：

“我們的救世主基督，饒恕过他的仇人們，甚至饒恕了那个把他釘在十字架上的作恶者。”

“他眞是个眞正的騎士！”維什主教說。

“不錯，不錯！”

“我怎么能不饒恕呢？”昆諾继續說，“我不但是个天主教徒，也是个修道士呀！因此，作为基督的仆人和托鉢修道士，我誠心誠意地饒恕他！”

“向他致敬！”塔契夫的波瓦拉喊道。

“致敬！”其他的人也說了一遍。

“但是，”十字軍騎士說，“我是作为一个使者来到你們这里的，我代表着整个騎士团的尊严，也就是天主的教团的尊严。因此，誰冒犯了我，就是冒犯了騎士团；誰冒犯了騎士团，就是冒犯了基督本身。这样一种罪过，我，在天主和人民的面前，是不能宽恕的。如果你們的法律不懲罰这种行为的話，就要让所有天主教的君主都知道这件事。”

他讲过这番話之后，是一片深沉的靜默。过了一会儿，到处都能听见咬牙切齿声，克制着暴怒的人們的沉重呼吸声，达奴莎的啜泣声。

到了晚上，所有的人都同情兹皮希科了。就是那些早上还决意要把他千刀万剮的騎士，现在也在考虑怎样来帮他的忙了。两位公爵夫人决定去见王后，恳求她来說服里赫頓斯坦撤回他的控訴；或者必要的話，写信給騎士团的大团长，請他命令昆諾放弃这件訟事。这个計划看来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雅德維迦受到如此非凡的尊敬，如果大团长拒絕她的請求，就会使得教皇以及所有天主教的君主发怒。他也不可能拒絕，因为康拉德·封·荣京根是个和气的人。不幸克拉科夫的維什主教，他也是王后的御医，禁止她們向王后提起这件事，哪怕說一句也不行。“她从来不喜欢听到死刑，”他說，“她甚至

把处死强盗这样一个簡单的問題也看得十分严重。她要是听到这个年輕人希望获得她的慈悲，她会很不安的。这种煩恼将会使她得到重病，而她的健康对于整个王国又是比十个騎士的头顱还要貴重。”他最后說，如果有人不听他的話，敢于打扰王后，他就要使国王对那个人不客气；接着，他又威吓說，对这样的人，要施以絕罰罪①。

两位公爵夫人都被这种威胁吓住了，决定在王后面前閉口不談这事，而去恳求国王，祈求他宽恕兹皮希科。整个朝廷里和所有的騎士都同情兹皮希科。塔契夫的波瓦拉声称他将說出全部眞相来，而且他还要为这青年說些好話，因为整个事件不过是出于他一时的幼稚卤莽而已。尽管如此，每个人都看得出，总督登青的雅斯柯也公开說，如果这个十字軍騎士硬心到底，那末，就必須按照严峻的法律来办事了。

因此，騎士們对里赫頓斯坦愈加憤慨了。他們不仅心里这么想，而且率直地說了出来：“他是一位使者，不能叫他到比武场去；但是他回到瑪尔堡去，天主必定使他不得好死。”他們不是空口說說的，因为一个束了騎士腰带的騎士是連一句空話也不許說的。一个騎士許了什么愿，就得实现，否則就只有死。波瓦拉气得頂厉害，因为他在塔契夫有一个与达奴莎同年的鍾爱的女儿，达奴莎的眼泪使他也伤心起来。

因此，他当天到地牢里去看兹皮希科，嘱咐他要保持希望，还把两位公爵夫人为他祈祷和达奴莎为他痛哭的事都告訴了

① 即被逐出教会，这是教会中最严重的一种处罰。受絕罰罪者在天主教国家中往往无法立足于社会。

他。茲皮希科一听得那姑娘为了他而跪在国王面前，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为了表示他的感激，他用手擦去眼泪，說道：

“嗨！愿天主祝福她，同时允許我尽快地去为她作一次战斗，騎馬出战也好，徒步也好！我答应为她俘获的日耳曼人还不够！对这样一位小姐，应該是，她今年几岁，我就許給她几个日耳曼人。只要主耶穌能把我从这个塔楼里释放出去，我一定毫不吝啬地报答她！”于是他抬起了他那充满了感激之情的眼睛。

“首先向一个教堂許点愿吧，”塔契夫的爵爷劝告道；“如果你許的愿能取悦上帝，你一定会很快得到释放。你听着：你叔叔去看里赫頓斯坦去了，我也要去看他。去求他宽恕，并不是你的耻辱，因为你犯了罪；况且你又不是去向里赫頓斯坦祈求宽恕，而是向一个使者求宽恕。你愿意么？”

“既然象您閣下这样一位騎士告訴我这样做是合适的，我就一定这么做。不过，如果他象在蒂涅茨来的路上那样要我向他祈求宽恕，那我宁可让他們砍掉我的头。我的叔叔还活着，等到使者的使命結束，他会替我报仇的。”

“我們且先听听他对瑪茨科說些什么吧，”波瓦拉回答。

瑪茨科当晚眞个去看这个日耳曼人了，回来时脸上阴郁得象黑夜一样。然后又由总督亲自陪他去见国王。国王已經心平气和了，和善地接见了瑪茨科。瑪茨科跪下了，他立即叫他起来，問他有什么請求。

“仁慈的君主，”瑪茨科說，“犯了罪，就必須懲罰；否則，世界上就沒有法律了。我也有罪，因为我沒有設法制止那个青年的急躁脾气，我甚至还贊扬了他这一点。这是我的錯处，仁

慈的国王，因为我常常告訴他：'先去斫杀，然后再看看你伤害的是誰。'那样做在战争中是对的，但是在宫廷场合就錯了！他是个象金子一样純洁的人，也是我們家族唯一的后代！"

"他給我和我的王国带来了羞耻，"国王說；"这种事我能对他开恩么？"

瑪茨科不吭声了，因为他一想到兹皮希科，就非常难受。静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始唉声叹气地說：

"我眞不知道我是多么疼爱他；只在目前灾祸临头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老了，他是我們家族唯一的后代。如果他死了——我們也完嘍！慈悲的国王和君主，可怜可怜我們家族吧！"

說到这里，瑪茨科又跪了下去，一面伸出他那两条因久經沙场而消瘦的胳膊，一面噙着眼泪說：

"我們保卫过維尔諾，天主賜給了我們正当的战利品；我要把它留給誰呢？如果那个十字軍騎士一定要懲罰，就懲罰好了；但是允許我来承当这个懲罰吧。沒有兹皮希科，我还要活着干什么呢？他还年輕；让他去贖回田地，生男育女，完成天主交給男人的天职吧。那个十字軍騎士只要有个人給斫了头就是了，他不会过問斫掉的是誰的头。那也不会羞辱我們的家族。要一个人死是不容易的；但是，与其要毁灭一个家族，那还不如死掉一个人。"

說着，他紧紧抱住国王的双腿。国王开始眨着眼睛，足见他已受了感动。他終于說道：

"不能这样做！我不能把一个束騎士腰带的騎士宣判死刑！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而且这么做就沒有是非了，”总督接着說。“法律要制裁的是犯罪的人，它可不是一个閉着眼睛乱杀人的妖怪。你也必須想一想，如果你的侄子同意你这个建議的話，你們家族将会受到多大的耻辱。这不但对他不体面，对他的子女也是件不体面的事。”

瑪茨科答道：

“他是不会同意的。但如果不让他知道就这么办了的話，他会替我报仇的，正如我一定会替他报仇一样。”

“啊！”登青斯基① 說，“还是去劝那个十字軍騎士撤回控訴吧。”

“我已經請求过他了。”

“他怎么样？”国王伸长着脖子問道；“他怎么說来着？”

“他这样回答我：‘你們本来就应該在蒂涅茨的路上向我求饒，你們当时不肯，现在我也不肯了。’”

“你們当时为什么不求他呢？”

“因为他要我們下馬，站着道歉。”

国王把头发往后一掠，正要說什么，只见一个宫廷侍从进来通报：里赫頓斯坦騎士請求謁见。

听到这通报，亚該老看看登青的雅斯柯，又看看瑪茨科。他命令他們留下来，也許是指望趁这个机会，运用他国王的威信，把这件事了結。

这时，那个十字軍騎士进来了。他向国王鞠了个躬，說道：

“仁慈的君主！我已把在貴国所遭受的侮辱写成了这一

① 即克拉科夫的总督登青的雅斯柯。

份书面控訴状。”

“向他控訴吧，”国王指着登青的雅斯柯回答道。

那个十字軍騎士直望着国王的脸，說：

“我既不懂得貴国法律，也不了解貴国的訴訟手續；我只知道，騎士团的使者只能向国王本人控訴。”

亚該老的小眼睛里閃出暴躁的光芒；可是，他伸出手来，接下了那份控訴书，交給了登青斯基。

总督把它打开誦讀；但是他越念下去，脸上越是阴郁。

“閣下，”他終于說了，“您要那孩子偿命，仿佛他是危害了整个騎士团似的。难道十字軍騎士团連孩子都怕么？”

“十字軍騎士团不怕任何人，”“康姆透”傲慢地回答。

老总督便接着說：

“尤其是不怕天主。”

第二天，塔契夫的波瓦拉在总督的法庭上从各方面作証，以减輕玆皮希科的罪名。但是，尽管他把这事件归之于幼稚无知、缺乏經驗，还是沒有效果；尽管他說，即使是一个年长的人，发过这种誓，祈求天主让他实现自己的誓言，一旦看见眼前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簇冠毛，也会认为这是天主的賜予，可是这样說也沒有效果。但是有一件事是这位高尚的騎士自己也无法否认的——如果不是亏了波瓦拉拦阻，玆皮希科的矛早已刺穿了他的胸口。昆諾把他在那天穿的甲胄带到了庭上；这套甲胄看来很单薄，如果塔契夫的波瓦拉当时沒有从中阻止，凭玆皮希科的膂力，早就把它刺穿，这位使者早就沒有命了。于是他們問玆皮希科，他是否蓄意杀害这个十字軍騎士，这点他也不能否认。他說，“我老远就警告了他，要他端起枪

矛，要是他大声回答一下，說他是一位使者的話，我就不会袭击他了。”

那一大批为了同情这孩子而赶到法庭来的騎士們，听了这話很满意，大家立即七嘴八舌地說：“对啊！他为什么不答話呢？”但是，总督的脸依然又阴郁又严峻。他命令那些到庭的人安靜，自己又思考了一会儿，然后严厉地注視着玆皮希科，問道：

“你能当着我們受难的天主发誓說，当时你沒有看到斗篷，也沒有看到斗篷上的十字么？”

“不！”玆皮希科回答。“要是我沒有看到十字，我就会认为他是我們的騎士，也就不会袭击他了。”

“那末，在克拉科夫附近，除掉使者，或者他的随从之外，怎会遇到任何十字軍騎士呢？”

玆皮希科沒有回答这个問題，因为这沒有什么可以回答。大家对这問題却十分清楚：当时如果不是塔契夫的爵爷从中拦阻，那末现在出现在他們面前的就不是这个使者的甲胄，而是給刺穿了胸口的使者本人了——那样一来，就給波兰民族造成了一項永久的耻辱了；因此，即使那些衷心同情玆皮希科的人也明白，減刑是沒有指望了。

其实，过了一会儿，总督又說話了：

“由于你当时并沒有好好地想一想你是在袭击誰，你这样做也并非出于盛怒，因此，我們的救主将会饒恕你；不过，你最好还是把你的灵魂呈献給圣母吧，因为法律不能赦免你的罪行。”

玆皮希科听了这番話，虽然觉得不出所料，但他的脸色

仍然有些发青；不过，他立刻晃了晃他的长发，划了个十字，說道：

“这是天主的意旨！我怎么拗得过！”

于是，他轉向瑪茨科，一面意味深长地望望里赫頓斯坦，仿佛示意瑪茨科記住这个人。他的叔父点点头，表示会意，一定記住这个人。里赫頓斯坦也懂得这一瞥和点头的含意；尽管他既不讲情面，又十分大胆，却不禁全身打了一陣寒顫——这位老战士的脸多么可怕，多么不祥啊。这个十字軍騎士知道，他和那个騎士之間存在的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問題。他知道，即使他要避免决斗，也办不到；他知道，等他的使命一結束，即使在瑪尔堡，他們也少不了要见面。

这时候，总督走到隔壁房間去給书記口授判决书。同时有几位騎士走到那个十字軍騎士身边說道：

“但愿在最后审判日，你会获得比較仁慈的判决！”

但是，里赫頓斯坦只注意听取查維夏的意见，因为查維夏是以他的騎士功勛、他对于騎士法规的知識以及他本人的严格遵守騎士法规而聞名于世的。在最难处理的案件中，如果有任何問題牵涉到騎士的荣誉，人們都路远迢迢地赶来向他求教。他的决定从来沒人反駁，这不仅是因为同他爭論决沒有获胜的机会，而且因为人們都认为他是一部“荣誉宝鉴”。凡是从他口里說出来的一句責备或贊美的話，很快就传遍了波兰、匈牙利、波希米亚(捷克)和日耳曼的騎士界；他能判定一个騎士的行动是善还是恶。

因此，里赫頓斯坦走到他跟前去，仿佛要給自己这滿怀的深仇大恨来一番辯白似的，說道：

“大团长本人，以及神甫会[①]也許能够宽容他，我可办不到。”

“你們的大团长同我們的法律毫不相干；能够寬容我們人民的是我們的国王，可不是你們的团长。”查維夏回答。

“我作为一个使者，不得不堅持懲罰。”

“里赫頓斯坦，你首先是一个騎士，其次才是一位使者！”

“你以为我作得不光彩么？”

“你是熟悉我們的騎士經典的，經典上要求我們效法两种野兽：羊与獅。在这个案件中，你效法的是羊还是獅？”

“你不配审判我！”

“你問我你是否作得不光彩，因此我才照我自己的想法回答你。”

“你这种回答我受不了，簡直要叫我噎死。”

“叫你噎死的是你自己的坏心眼，而不是我的恶意。”

“但是，基督会了解我的心地，我关心的是騎士团的尊严，而不是你的贊美。”

“我們統統都要受到主的审判的。”

总督和书記的再度出现，打断了他們的談話。他們都知道判决一定会很严厉，每个人都肃靜地等待着。总督就座之后，便拿起一座耶穌受難像，命令茲皮希科跪下。

书記开始用拉丁文念判决书。这是一份死刑判决书。念完之后，茲皮希科捶了几下胸口，一遍又一遍地說：“天主寬恕我，我是个罪人！”

---

① 十字軍騎士团的团員大会称为神甫会。

于是，他站了起来，扑到瑪茨科怀里。瑪茨科吻他的头，吻他的眼睛。

当天晚上，一个传令官在市场四方，以号角向在场的騎士們、客人們和市民們宣告：波格丹涅茨的貴族玆皮希科，已由总督法庭判处死刑。

但是，瑪茨科請求延期处决，馬上就得到了批准，因为那时候，总是給囚犯以充分的时間处理他們的产业，同时使他們能够安心归命于天主。里赫頓斯坦本人也不想堅持早日执行判决，因为他明白，既然騎士团的受侵犯的尊严得到了补償，那末再去得罪这位有权势的君主就是失策了。他被派来謁见这位有权势的君主，不仅是为了参加王太子的命名典禮，也是来談判杜勃尔潤省問題的。但延期执刑的主要原因还是王后的健康問題。維什主教甚至不愿意她在生育之前听到有关执行死刑的問題；他很有理由地认为，这样一件事情是难以瞞过王后的。她一定会感到愁苦，从而大大損害她的健康。因此，他們准許玆皮希科多活几个禮拜，也許还会更长些，让他安排后事，和他的亲友訣別。

瑪茨科每天都去看他，竭力安慰他。他們很悲伤地談到玆皮希科这次未能免于一死，尤其悲伤地談到他們家族将会断种絕嗣。

“除非你結婚，否則沒有别的办法，”玆皮希科有一次說。

“我宁可去找一个远亲做后嗣，”悲伤的瑪茨科回答。“眼看他們就要斫你的头，我哪里有心思想到女人呢。即使我不得不結婚，也得先向里赫頓斯坦下了騎士挑战书，为你报过仇再說。别担心！”

"天主将报答你。我至少还有这份喜悦！我知道你是不会饒过他的。你将怎样为我报仇呢？"

"等他結束了使者的任务，也許会发生一场战爭！如果发生战爭的話，我一定在打仗之前，向他下挑战书，跟他个对个决斗一场。"

"在平地上决斗么？"

"在平地上决斗；騎馬或徒步都行；非战个你死我活不可，决不活捉。如果不打仗，那我就到瑪尔堡去，用我的矛去叩城堡的大門，并且命令号手宣布我要向昆諾作一次你死我活的挑战。他逃避不了这场决斗的！"

"他当然不会拒絕。你一定会打敗他的。"

"打敗？我打不过查維夏、巴希科，也打不过波瓦拉；但是，毫不吹牛，象他那样的人，两个我都收拾得了。叫那个恶棍十字軍騎士等着瞧吧！那个弗里西安騎士，不是比他还强么？可我是怎样劈开他的头盔，直劈到斧头劈不下去才住手呢！我不是这样干的么？"

兹皮希科寬慰地吁了一口气，說：

"我死也瞑目了。"

他們俩都叹起气来，老貴族激动地說：

"你可别悲伤得垂头丧气。到最后审判日，你的尸骨不会东零西散的。我已經給你定做了一口道地的橡木棺材。連圣母瑪利亚大教堂的神甫也不过如此。你不会死得象个农民那样。我一定不让他們給你穿着市民的衣服来斫你的头。我已經同阿米雷伊約定，由他供給一件新衣服，漂亮得足以穿在国王身上也毫无愧色。我也一定毫不吝啬地給你做祷告；别

担心!"

兹皮希科心里很是高兴,他傴着身子倚在叔叔手上,一再地說:

"天主会报答你的!"

不过,尽管有这一切安慰,有时候他还是不免感到异常的寂寞,因此,瑪茨科有一次来看他,兹皮希科向他問过好之后,就朝着墙上的格子窗問他:

"外面怎样了?"

"好天气,一片金黄,阳光温暖,人人都高兴。"

兹皮希科听了,双手抱着脖子,仰起头来,說道:

"嗨,伟大的天主啊!要是能够騎一匹馬,在辽闊的田野上奔馳,那有多好啊! 要一个青年人死,眞是可怕! 眞是可怕!"

"有人就死在馬背上!"瑪茨科回答。

"算了吧! 但他們在死以前,杀过多少人啦!"

于是,他开始問起他在国王的朝廷中看到过的那些騎士們的状况;問到查維夏、法魯列伊、塔契夫的波瓦拉,問到泰戈維斯科的里斯和所有其他的人;問起他們在做什么,如何消遣,作些什么样的正派活动来打发时間?他貪婪地听着瑪茨科的說話。瑪茨科告訴他,早晨,騎士們穿上甲冑,跃过馬身,扯断绳索,彼此用鉛头的劍斧练练武艺;最后,他告訴他,他們如何宴会,唱什么歌。兹皮希科眞想同他們在一起;他一听說查維夏在命名礼之后,立即要到匈牙利什么地方去打土耳其人,禁不住嚷道:

"要是他們能让我去多好啊! 倒不如死在异教徒中間来得好!"

但这是办不到的。这时候，有件意外的事发生了。两位瑪佐夫舍的公爵夫人一直在关怀兹皮希科。他的青春和美貌迷住了她們。公爵夫人阿列克山特拉·齐叶莫維特芙娜終于决定发一封信給大团长。不錯，大团长是不能改变总督所宣布的判决的；但是，他能够为这个青年向国王求情。要亚該老表示宽大，于理不合，因为罪名是企图杀害使者；不过，如果大团长恳求国王，那末，国王就会宽恕这孩子。因此，两位公爵夫人满怀希望了。公爵夫人阿列克山特拉由于喜欢文雅的教士騎士，也就得到騎士团极大的好感。他們經常从瑪尔堡給她送来丰盛的礼物和信件。大团长在信中称她为可尊敬的、虔誠的女恩主和騎士团的特殊保护人。她的話很有力量，她的愿望很可能不会被拒絕。现在的問題是要找一位信使，他得有非凡的热心尽快送这封信去，立即携带复信回来。老瑪茨科知道了这事，毫不犹豫地决定去担当这个差使。

总督答应延期处刑。满怀希望的瑪茨科当天就着手做好上路的准备工作。然后，他去看兹皮希科，把这个好消息告訴他。

兹皮希科起初也感到极大的快乐，仿佛他們已經为他打开了塔楼的門，准备释放他了，但后来又变得思虑重重、心情阴郁起来了，他說：

“誰能对日耳曼人存任何指望呢！里赫頓斯坦也能求国王宽大的；况且他这样做，对他自己也有利，可以避免你向他报仇，但他偏偏不肯这么做。”

“他因为我們到蒂涅茨去的路上不肯向他道歉而恼火了。人們对大团长康拉德印象还好。总之，你不会因此損失什

么的。”

“当然，”兹皮希科說，“但是别对他太卑躬屈节。”

“我不会的。我只是拿着公爵夫人阿列克山特拉的信到那里去。”

“好吧，旣然你这样好心，愿天主成全你！”

他突然目光炯炯地望着他的叔父，說：

“不过，万一国王宽恕了我，里赫頓斯坦就是我的，而不是你的了。記住！”

“你的脖子还不一定保得住哩，且慢許愿吧。那些愚蠢的誓言已經够你受了！”气呼呼的老人說。

于是他們相互拥抱了一会。只剩下兹皮希科一个人了。希望与惶惑輪流作弄着他的心灵；夜色降临，带来了一陣风暴，无遮拦的窗戶被不祥的閃电照亮，四壁被雷声震撼着，最后，呼嘯的大风刮入了塔楼，于是兹皮希科又陷入黑暗中，丧失信心了；他通夜不能合上眼睛。

“我逃不了一死，”他想，“什么也帮不了我的忙！”

第二天，高尙的公爵夫人安娜·雅奴索娃[①]带着达奴莎来看他了。达奴莎的腰带上挂着她的小琵琶。兹皮希科跪在她們脚下；虽然他极其痛苦，又是一夜失眠，心里感到悲伤和惶惑，他仍旧沒有忘掉自己作为一个騎士的义务，对达奴莎的美貌表示惊羡。

但是，公爵夫人忧愁地望了望他，說道：

“你不要看见她就发呆；如果瑪茨科不能带回一个吉利的

---

① 即安娜·达奴大。

回音，或者根本回不来，天堂里值得你发呆的更好的东西有的是呢！”

于是她想起了这个小騎士不测的命运而流起泪来。达奴莎也哭了。兹皮希科又在她們脚跟前跪了下去。面对着这样悲慘的局面，他的心軟得象火热的蜡似的。他并不是象一个男子爱女人那样爱达奴莎，但是他觉得他深切地爱她。一看到她，就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不那么严酷，不那么急躁，不那么好斗了。尤其使他感到悲哀的是，他还沒有实现自己对她的誓言就得和她訣别。

“可怜的孩子，我不能把那些孔雀毛的盔飾献在你脚下了，”他說。“但是，等我站到天主面前的时候，我一定說：‘主啊，饒恕我的罪孽，并賜給斯比荷夫的尤仑德小姐以世界上所有的財富吧。’”

“你們才相逢不久，”公爵夫人說。“天主不会允許的！”

兹皮希科想起了在蒂涅茨发生的事件，心軟了。最后，他請达奴莎为他唱一支过去她从长凳上跌下来、他把她抱住、送她到公爵夫人那里去时所唱的歌。

达奴莎虽然沒有心思唱歌，也只得抬起紧閉的双眼，向着屋頂的穹窿，开始唱了：

如果我有
雛鵝的小巧的双翅，
我就飞向
西利西亚的雅錫克，
我就要坐在

篱笆上歌唱：
“看呀，我亲爱的人儿，
柳巴飞来啦，可怜的孤儿！”

突然間，她泪流满面，再也唱不下去了。兹皮希科把她抱在怀里，象在蒂涅茨的客店里那次一样，抱着她在房間里走来走去，心醉神迷地說了一遍又一遍：

“要是天主把我从这牢房释放出去，等你长大了，只要你父亲同意，我一定娶你为妻！嗨！”

达奴莎拥抱着他，脸伏在他肩上。他那斯拉夫人的质朴本性中泛滥出来的、愈来愈甚的悲哀，在他純洁的心里，几乎化成了一首质朴的歌：

我一定娶你，姑娘！
我一定娶你！

第六章

现在一件大事发生了。同这件大事比較起来，所有其他的事都无足輕重了。六月二十一日傍晚，王后突然患急病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城堡。維什主教和其他的医生們都通宵留在她的房里。据說，王后有早产的危险。克拉科夫总督，登青的雅斯柯·托波尔当夜派了一个信使去通知外出的国王。第二天，这消息传遍了全城和四郊。这天是礼拜天，教堂挤满了望弥

撒的人。大家都明白了眞相。因此望过弥撒之后，本来是来参加庆祝的外国騎士們，貴族們，市民們，都到城堡去了；行会和宗教团体都打着它們的旗号出来了。从午刻起，无数的人群圍住了瓦威尔，国王的弓箭手忙着維持秩序。整个城里几乎沒有了人；成群結队的农民向着城堡走去，打听他們所爱戴的王后的健康情况。終于，大門口出现了主教、总督以及大教堂的神甫們，国王枢密院的大臣們和騎士們。他們同百姓混在一起，把消息告訴百姓，但是命令他們不得因欢乐而大声喧嘩，免得妨害臥病的王后。他們向大家宣布，王后生了一个女儿。大家听了这消息，心里充滿了喜悅，特别是，他們听說王后虽是早产，但目前母女都很平安。百姓們开始散开了，因为每个人都想发抒一下內心的欢乐，而城堡附近是禁止呼喊的，于是街道上都立刻挤滿了人，欢乐的歌声和呼喊响彻了每一个角落。他們并不因为生了一个女孩而失望。"当年路易国王沒有儿子，雅德維迦作了我們的女王，难道这是不幸么？由于她同亚該老結婚，王国的力量加倍强大了。同样的情况将再度发生。誰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比我們的女王更富有的继承人？无論是罗馬皇帝还是任何国王，都不曾拥有过这样广大的領土，这样人数众多的騎士团！向她求婚来的君王們之間将要展开一场剧烈的竞爭；他們中間最有权势的君王将向我們的国王和王后致敬；他們将到克拉科夫来，我們做生意的就可以从中牟利了；也許又有新的領土，例如捷克或匈牙利，将要幷入我們的王国。"

商人們就这样談論着，他們的快乐每时每刻都在增长。他們在私人家里和客店里举行宴会。市集上到处是灯籠和火把。

全城通宵达旦到处都充满了生气蓬勃和欢欣鼓舞的气象。

早上，他們又从城堡里听到了更多消息。

他們听說，彼得大主教昨夜就給孩子施了洗禮。因此，他們担心这女孩不太强壮。但是閱历丰富的城市妇女举出了一些同样的例子来，說明嬰孩一經受洗就会更加健壮。他們便用这个希望来安慰自己；他們听了公主的命名，信心更大大增加了。

“命名为波尼伐修或波尼伐莎的人，都不会在受洗之后就夭折的；取了这样名字的孩子是注定要成大业的，”他們說。“在开头几年，特别在最初几个禮拜，孩子是看不出什么好坏来的。”

可是第二天，城堡里传来了关于嬰孩和产妇的坏消息，激动了整个城市。整整一天，教堂里象举行忏悔式似的挤满了人。为王后和公主的健康所許下的牺牲品多得不可胜数。人們可以看到貧苦的农民們在貢献谷物、羊羔、小鸡，一串串干菌或是一籃籃坚果。騎士們、商人們和工匠們則献出了貴重的牺牲品。他們派了信使到各个出现过奇迹的地方去。占星家占卜了星象。在克拉科夫城里，他們举行了許多次宗教上的行列圣歌。所有的行会和宗教团体都参加了。还出现了一个孩子的行列，因为老百姓以为这些天眞无邪的孩童更容易取得上帝的眷顾。人群不断地从各个城門涌进来。

一天又一天，每天不断地敲钟，教堂里人声嘈杂，每天都在举行行列圣歌和祈祷。但是，到了周末，受人爱戴的王后母女都还活着，老百姓的心里又有了希望。他們觉得，天主不可能召去这位对本国作了很多貢献的王后，因为她还有許多沒

有完成的事情要做。学者們都說她对学校作了多大的貢献；教士們說她对天主的荣耀作了多大的貢献；政治家們說她对天主教国家之間的和平作了多大的貢献；法学家說她对正义作了多大的貢献；穷苦的百姓也說她对穷人作了多大的貢献。他們沒有一个人相信这个对本国和对整个世界如此需要的生命会过早地結束。

可是，七月十三日，钟声宣告了嬰孩的死亡。老百姓又成群結队拥挤在各条街上，大家都感到十分不安。人群又围住了瓦威尔，打听王后的健康状况。但是，沒有人带出好消息来。相反，进入城堡或者回到城市的爵爷們脸上都很阴郁，而且，一天比一天忧愁。据說，医学大师斯卡皮米埃兹的斯丹尼斯拉夫神甫，沒有离开过每天領受圣餐的王后。他們还說，每次圣餐式之后，她的房里注满了神光。有些人还从窗口看见过神光；但是，这种景象使深爱这位夫人的人們都很惊吓；他們担心这是她已經开始了天国生涯的征兆。

但是，每个人都不相信会发生这样一件可怕的事；他們这样安慰自己：天堂的正义之神获得了一件牺牲品准該满足了吧。到了星期五早上，也就是七月十七日，老百姓中間都传遍了王后命如悬絲的消息。每个人都奔向瓦威尔去。城里的人都走光了；連抱着嬰孩的母亲們也都向着城堡的大門奔去。店鋪都关了門，人們家里連飯也不烧。所有的营业都停頓了；但在瓦威尔周围，却挤满了一大群沉默而惊惶不安的老百姓。

最后，在下午一点钟，大教堂钟楼上的钟声响了。大家一下子都弄不明白这钟声的意义；老百姓都不安了。大家的脑袋和眼睛都朝着钟楼；頃刻之間，城里其他的教堂，如圣芳济

堂、三一堂和圣母堂都接二連三地敲出一片悲声。老百姓終于明白了;他們的心里都充滿着畏惧和莫大的悲伤。后来,钟楼上出现了一面綉着骷髏头的大黑旗。于是,全都明白:王后归天了。

城堡的墻下,成千上万老百姓的呼号声和哭泣声与忧郁的钟声交織成一片。有的老百姓在地上打滾;有的撕着自己的衣服,抓破自己的脸;还有的則默默无声地呆望着城墻。有的在悲泣;有的向着教堂,向着王后的臥房伸着双手,祈求奇迹降临,天主大发慈悲。但是,也可以听到一些憤怒的、由于絕望而近似咒駡的声音:

"他們为什么要夺去我們亲爱的王后?那末我們的行列圣歌、我們的祈祷和我們的悬求都为了什么?我們奉上了金銀貢物,可天主却一点也不回报我們!拿了我們的貢物,却不給我們一点回贈!"其他許多人都在哭泣,一遍遍地說:"耶穌!耶穌!耶穌!"人群要拥进城堡去瞻仰一次王后的遺容。

可是他們进不去,只是得到这样一个諾言:遺体很快就会移进教堂,人人都可以到那里去瞻仰遺容,在她遺体旁边祈祷。因此,到了晚上,忧伤的老百姓开始回到城里去了,一路談着王后临終的情形,談着未来的殯仪以及将会在她遺体旁边和在她墓穴周围出现的奇迹。有些人还說,王后一下葬,馬上就会封为圣徒;另外有些人說,他們怀疑能否办得到,于是前面那些人便发起怒来,并且威胁說,要去见亚威农的教皇。

阴郁和悲伤的气氛籠罩了全城、全国;不但籠罩了普通老百姓,也籠罩了每一个人;这个王国的福星隕落了。甚至在許多爵爷看来,一切也都变得暗淡无光了。他們开始問自己,問

旁人，今后会出现什么局面？王后死后，国王是否有权继續在位，統治全国，还是会回到立陶宛，满足于大公之位呢？他們有些人推想——后来事实証明了他們的想法是对的——国王本人是会退位的；在这种情况下，几个大省就会从王权之下分出去，立陶宛人又会开始来攻击王国本土的居民了。十字軍騎士团将会更加强大；罗馬皇帝和匈牙利国王将会更有权势；而昨天还是最强大的王国之一的波兰王国将会崩潰和受辱。

先前立陶宛和俄罗斯曾經开放了大批地区让商人們入境，现在这些商人都預见到将受到重大損失，因而虔誠地許愿，希望亚該老继續在位。但是他們也預料到他在这件事情上会同騎士团发生一场战争。大家知道，只有王后才能抑制国王的怒火。老百姓回想起以前曾經有那么一次，国王对十字軍騎士团的貪欲和巧取豪夺极为憤怒，当时她頗有先见之明，对十字軍騎士說："只要我活着，我一定会約束我丈夫的手和他正当的憤怒；但是，記住，我死后，你們的罪行少不了要受到懲罰。"

十字軍騎士团一味傲慢愚蠢，并不怕引起战爭，反而指望着在王后死后，再沒有她那份虔敬的魔力来約束从西方各国涌来的許多志愿兵，而且指望着到那时候，从日耳曼、勃艮第、法兰西和其他国家来的成千上万的战士們将会参加十字軍騎士团。

雅德維迦的死訊是一件如此重大的事件，使得騎士团的使者里赫頓斯坦等不及外出的国王的答复，立即动身上瑪尔堡去，为的是尽快地把这件重大的、而且有几分吓人的消息报告大团长和神甫会。

匈牙利、奥地利和捷克的使者們都跟着他去了，或者派信使去见他們的君主。亚該老非常沮丧地回到了克拉科夫。一开头他就向大臣們宣布，王后逝世了，他不愿意再做国王，他要回立陶宛去。后来，他悲伤到神情恍惚的地步，不能处理任何国事，不能回答任何問題。有时候，他对他自己非常忿恨，因为他出門在外，未能与王后訣别，听取她临終的遺言和心愿。斯卡皮米埃兹的斯丹尼斯拉夫神甫和維什主教徒劳地向他解释說，王后的病来得太突然了，而且按照通常情况，如果临盆正常，他完全有充分的时間回来；可是这些話并沒有使他得到任何安慰，沒有减輕他的悲哀。"沒有了她，我就不成其为国王了，"他回答主教；"只是一个得不到安慰的、后悔莫及的罪人！"說了这話以后，他就望着地上，誰也沒法使他再說一句話。

这时，大家都在忙着准备王后的殯仪。从全国各地，一大群一大群的爵爷、貴族和农民都来到克拉科夫。王后的遺体安置在大教堂的一个高墩上，并且設法使棺材头安置得稍稍高一些。这是有意便于老百姓瞻仰王后的遺容。大教堂里，继續不断地举行祈祷式，灵台的四周燃着成千上万支蜡烛。在烛光閃耀、鮮花繚繞中，她面露笑容地安眠在那里，象一朵神秘的玫瑰花。老百姓把她看成一位圣徒；他們带来了着了魔的、跛足的和有病的孩子到她身旁来。教堂里时时可以听到一个目睹自己孩子恢复神色的母亲的欢呼声，或是一个痲痹的人霍然病愈的欢乐声。人們的心弦顫动了，这消息传遍了教堂、城堡和全城，吸引了愈来愈多的这种只有依靠奇迹才能得救的可怜虫。

在这段时間里，人們完全忘却了兹皮希科。在这样悲伤和不幸的时候，誰会想到这个貴族青年，想到他被囚禁在城堡的塔楼里呢？可是，兹皮希科从看守們那里听到了王后患病的消息。他听到了城堡四周老百姓的嘈杂声；当他听到他們的哭泣声和教堂钟声的时候，他跪倒在地上，忘了他自己的命运，开始悲悼这位令人敬慕的王后的逝世。他觉得，他內心里也有些什么东西同她一起死亡了，而且她死后，世界上就沒有什么东西值得叫他活下去了。

接連好几个礼拜，听到的声音都是与葬仪有关的——教堂的钟声、行列圣歌和群众的慟哭声。在这段时間里，他变得更阴郁了，食欲不振，夜不成寐，象一头关在籠里的野兽一样，在地牢里走来走去。他深感到寂寞的痛苦；常常一連几天，狱卒不給他送飯送水。每个人都为王后的殯葬而忙碌不堪，以致在她死后，就沒有人来看过他：公爵夫人，达奴莎，塔契夫的波瓦拉，商人阿米雷伊，都沒有来过。兹皮希科悲哀地想着，瑪茨科一离开这城市，每个人都把他忘記了。有时候，他想，說不定法律也会把他忘了，他将在牢狱里腐烂，以至死亡。于是他祈求死亡。

最后，王后殯葬后一个月，第二个月初，他开始怀疑，瑪茨科是否会回来。瑪茨科原来答应过催馬加鞭，兼程赶路。瑪尔堡并非远在天边。十二个礼拜就可以打来回，何况是加紧赶路呢。"但是也許他并不赶紧！"兹皮希科悲哀地想，"也許他已經找到了什么女人，高高兴兴地带她到波格丹涅茨去为他自己生儿育女，那我就得遙遙无期地等在这里听天由命了。"

最后，他完全忘却了岁月，也不同狱卒談話了。只是看到

那密布在鉄格子窗上的蜘蛛网，他才知道秋天快来了。他一連几个钟头坐在床上，两肘支在膝上，手指插在长发里。他好象在做梦似的，直僵僵地动也不动一下，甚至当看守人給他送飯来，跟他說話的时候，他也不抬起头来。但是后来，有一天，門上的鉄栓嘰嘰嘎嘎地响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門坎上叫他：

“兹皮希古！”

“叔叔！”兹皮希科叫道，从床上冲了过去。

瑪茨科把他抱在怀里，吻着他金色的头发。忧愁、悲哀和寂寞是这样注满了这青年的心，他不由得象个孩子似的倒在叔父怀里痛哭起来。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回来了，”他抽抽噎噎地說。

“那倒差不多是眞話，”瑪茨科回答。

于是，兹皮希科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喊道：

“你出了什么事？”

他吃惊地看着老騎士憔悴而蒼白的脸，看着他那弯腰曲背的身躯和灰白的头发。

“你出了什么事？”他又問了一遍。

瑪茨科坐在床上，沉重地喘了一会气。

“什么事？”他終于說了。“我刚刚跨过边境，就在树林里遇到日耳曼人，他們用箭射伤了我。这些盜匪！你晓得吧！我气都透不过来！幸亏天主救了我，否則你就看不到我了。”

“誰救你的？”

“斯比荷夫的尤仑德，”瑪茨科回答。

靜默了一会儿。

“他們袭击了我；半天之后，他袭击了他們，他們逃脫的不到一半人。他把我带到一座小城去，然后到斯比荷夫。我同死亡搏斗了三个礼拜。天主不让我死去，虽然我还沒有复原，我总算回来了。”

“那你还沒有到过瑪尔堡噗？”

“叫我騎着什么去呢？他們搶去了我所有的东西，連那封信也拿走了。我回来請齐叶莫維特公爵夫人另写一封信；但是我还沒有遇到她，我也不知道是否要去看她。我得准备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說了这話，他在手心上吐了口唾沫，伸給玆皮希科看那手上的血，同时說：

“你看见么？”

过了一会，他找补一句說：

“这必定是天主的意旨。”

他們两人心事重重，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工夫，玆皮希科这才說道：

“你一直在吐血么？”

“这有什么办法；有根一‘斯班’① 半长的矛尖刺在我的肋骨中間。换了你，也少不了要吐血的！我比离开斯比荷夫的尤仑德之前好一些了；现在我非常疲乏，因为路程太长，我又是一路赶来的。”

“嗨！你为什么要赶来呢？”

“因为我想来见公爵夫人阿列克山特拉，从她那里再拿一

---

① “斯班”即“指距”，通常是9吋。

封信。斯比荷夫的尤仑德說，‘去拿信到斯比荷夫来。我有几个日耳曼人关在这里。如果他們有人愿意以騎士的荣誉起誓，把这封信送去給大团长的話，我一定释放一个。’为了替他的亡妻报仇，他經常关着几个日耳曼俘虏，一听到他們的呻吟和鏈条声，他就十分高兴。他是一个滿怀憎恨的人。懂么？”

“我懂。但是我奇怪，既然尤仑德俘获了那些袭击你的人，你为什么沒有找到那封失落的信？”

“他并沒有把他們全部都俘获。逃掉了五六个。我們命該如此！”

“他們怎么袭击你的？打埋伏么？”

“他們埋伏在茂密得什么都看不见的丛林后面。我騎着馬，沒有穿甲胄，因为商人們告訴我，国境很太平，而且天气又暖和。”

“那帮强盗的首領是誰？十字軍騎士么？”

“不是修道士，而是一个日耳曼人。名叫列恩玆的赫尔明契克，他是以拦路搶劫聞名的。”

“他結果怎样？”

“尤仑德把他上了鏈条。但是这人也在他自己的地牢里关了两个瑪朱尔貴族，他想以这两个人来贖身。”

靜默了一会儿。

“亲爱的耶穌，”玆皮希科終于說：“里赫頓斯坦还活着，那个列恩玆的强盜也活着；可我們却必須报不成仇就死去。我的头要給斫掉，你也活不过今年冬天。”

“啐，我甚至冬天也活不到。但愿我能帮你逃脫这种下场。”

"你在这里看到过什么人么?"

"我去见了克拉科夫的总督。我听說里赫頓斯坦已經离开此地,我以为总督也許不会那么严厉了。"

"这样說来,里赫頓斯坦走了?"

"王后一死,他就立即回瑪尔堡去了。我去见了总督;他回答我說:'他們要处决你的侄子,倒不是为了討好里赫頓斯坦,而是因为那是他应得之罪。里赫頓斯坦在不在这里,都是一样。即使他死了,也不会有所变更;法律是根据公理而制訂的,可不象一件外套那样,可以把它翻一个面。要宽赦只有国王能宽赦,别人都办不到。'"

"那么,国王在哪里?"

"王后下葬以后,他就到罗斯去了。"

"唔,这就毫无希望了。"

"是啊。总督还接着說:'我可怜他,因为安娜公爵夫人曾为他求饒,但是我无能为力,我无能为力啊!'"

"那末,安娜公爵夫人还在这儿嘍?"

"愿天主报答她! 她是一位好夫人。她仍旧在这里,因为尤仑德小姐病了,而这位公爵夫人爱她就象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天哪! 达奴莎病了! 她怎么啦?"

"我不知道! 公爵夫人說有人在咒她。"

"我相信这一定是里赫頓斯坦! 沒有别人。——只有里赫頓斯坦——这个狗东西!"

"也許是他。但是你对他有什么办法呢? 沒有办法!"

"所以他們仿佛全都不記得我关在这里了,原来她病了。"

說了这話，兹皮希科就开始在房里走来走去；最后，他握住了瑪茨科的手，吻了一下，說：

“愿天主为这一切而报答你！如果你死了，都是我害死你的。趁着你的健康还沒有恶化之前，你一定得再做一件事。你去找总督，求他释放我，凭我的騎士的諾言起誓，放我十二个礼拜。十二个礼拜之后，我一定回来，他們可以斫我的头。我們两人决不能不报仇就都死掉。你知道！我要上瑪尔堡去，立即向里赫頓斯坦挑战。非这样不可。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瑪茨科擦擦前額。

“我一定去；但是，总督会答应么？”

“我要以騎士的諾言起誓。我只要十二个礼拜——不必再多。”

“說說有什么用；十二个礼拜！可是如果你受了伤，你就回不来了；那时候他們会怎么想呢？”

“我就是爬也要爬回来。不用耽心！也許国王这时候回来了，你就可以去求他宽赦了。”

“这倒是实在的，”瑪茨科回答。

过了一会，他又說道：

“总督也对我說了这話：‘由于王后逝世，我們把你的侄子忘掉了；但是，现在他的判决必須执行了。’”

“嗳，他会答应的，”兹皮希科滿怀希望地回答。“他知道一个貴族是会信守他的誓言的，而且，不管他們现在就斫我的头，或是过了圣米克尔节① 斫我的头，对他說来都是一样。”

---

① 米克尔节即秋节，在九月二十九日，这是紀念圣徒米克尔的节日。

“噫！我今天就去。”

“你今天最好到阿米雷伊那儿去休息一下。他会为你包扎伤口，明天你再去见总督。”

“好吧，与主同在！①”

“与主同在！”

他們彼此拥抱了一下，瑪茨科轉身向門口走去；走到門坎跟前又停了下来，皺紧双眉，仿佛記起了一件什么不愉快的事。

“啐，你还沒有束上騎士腰带呢；如果里赫頓斯坦說，他不愿意同你决斗，那你怎么办呢？”

茲皮希科感到很悲哀，但过了一会儿，他說：

“战爭时期是怎么样的？难道騎士只肯和騎士交手么？”

“战爭是战爭；个对个的决斗就完全不同了。”

“不錯，且等一等。你必須想个办法。唔，有办法啦！雅奴希公爵就要授給我騎士的身份。如果公爵夫人和达奴莎請求他，他会授給我的。同时，我要在瑪佐夫舍同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的儿子斗一场。”

“为什么？”

“因为米柯拉伊，就是那个同公爵夫人在一起、别人管他叫‘奧布赫’的人，他把达奴莎叫作‘嫩草’。”

瑪茨科惊奇地望着他。茲皮希科为了要把发生过的事解释得更清楚些，又說下去：

“那是我不能原諒的，但是我不能同米柯拉伊决斗，因为

---

① 意即“再见！”

他是快八十岁的人了吧。”

瑪茨科听了这番話，嚷道：

“听着！我为你可惜，你的头要保不牢了，但你的脑子却不会受到多少损失，因为你蠢得象头山羊。”

“你为什么恼火？”

瑪茨科沒有回答，却起身要走了。兹皮希科向他跳了过去，說道：

“达奴莎怎样了？她还好么？别为一件小事生气。你离开这里很久啦！”

他再一次俯身向着老人，瑪茨科聳一聳肩，溫和地說：

“尤仑德小姐已經复原了，不过他們还不让她走出房門。再见！”

兹皮希科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了。但是，他觉得仿佛他已經新生了。一想到他們会許可他多活三个月，他就感到快活。他可以到遙远的地方去；他可以找到里赫頓斯坦，同他决一死战。光是这样想想也很快乐。他如果能騎上馬（哪怕只有十二个礼拜也好），去战斗一番，而不是仇沒报就死去，他就很幸运了。然后呢——福来消受，祸来承当——总还得有很长一个时期！国王从罗斯回来后也許会赦免他。也許会爆发战爭，那时候总督本人一看见他这样一个战胜了驕傲的里赫頓斯坦的好汉，也許会說：“去吧，现在就到树林里和田野里去吧！”①

因此他心里产生了很大的希望。他认为他們不会不肯放

---

① 意即“放你自由”。

他三个月的。他想，也許他們会多給他一些时間也說不定呢。登青的年老的爵爷决不会认为一个貴族不能信守誓言的。

第二天黃昏时分，瑪茨科到牢獄来，坐立不安的兹皮希科連忙向他跳了过去，問道：

“准了么？”

瑪茨科坐在有脚輪的矮床上，他因为身体过于孱弱，站不住了；他艰难地喘了一会儿气，說：

“总督說：‘如果你要去分配你的产业，或是去料理家务，我可以凭你侄子的騎士信誉，放他一两个礼拜，但是不能再长了。’”

兹皮希科大为吃惊，有好大一陣子讲不出一句話来。

“两个礼拜？”他終于問道。“两个礼拜內我連边境都走不到呢！这是怎么回事？你沒有告訴总督我要到瑪尔堡去的理由么？”

“不但我，安娜公爵夫人也为你去求过了。”

“那末怎样呢？”

“怎样？那老头儿对她說，他并不要你的头，而且他也可怜你。他說，‘如果我能够找得出一条有利于他的法律，或者是一个借口，我就索性放了他；但是我找不出。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們不把法律看在眼里，只是凭交情办事，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啦！这个我不干。即使是我的亲戚托波尔契克，或者甚至是我的亲兄弟，我也不干。这里的老百姓都是很难弄的！’他还往下說：‘我們并不在乎什么十字軍騎士团；但是我們不能玷污自己的名声。如果我释放了一个判处死刑的貴族，为的是給他一个决斗的机会，人家会怎么看我們呢？从世界各

地来的、所有我們的客人会怎么看我們呢？他們会相信他会受到懲罰么？会相信我們国家有什么法律么？我宁愿下令斫下一个人头，却不愿让国王和王国受到蔑視。'公爵夫人跟他說，这种秉公执法的精神眞是太稀奇了，国王的亲戚来求情也无济于事，那老头回答道：'就算国王本人可以宽赦他，也不会容忍无法无天的事。'于是他們爭吵了，因为公爵夫人大发雷霆說：'那末，别把他关在牢里！'总督回答說：'很好！明天我就下令在广场上造一座断头台。'他們就这样分手了。只有主耶稣才能帮助你。"

他們沉默了很久。

"什么？"他非常忧郁地說。"那么立刻就要执行了？"

"在两三天之內。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我已經尽了我的力。我曾跪在总督膝下，哀求他大发慈悲，但是他一再說：'去找一条法律，或者找一个借口来再說吧。'我能找到什么呢？我去看了斯卡皮米埃兹的斯丹尼斯拉夫神甫，我求他到你这里来。至少你会享受到这样一种荣誉——让那个听过王后忏悔的神甫来听你的忏悔。但是他不在家里，他上安娜公爵夫人那里去了。"

"也許是为了达奴莎！"

"决不会。这女孩好些了。我明天一早还要去看他。他們說，如果他听你的忏悔，那你一定得救，就象探囊取物一样。"

兹皮希科双肘支在膝盖上，搭拉着头，头发把脸完全遮住。老人望了很久，最后，柔和地叫他：

"兹皮希古！兹皮希古！"

孩子抬起头来。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又是愤怒又是冷酷而坚决的表情，却絲毫不显得軟弱。

"什么？"

"仔細听着，也許我已經給你想出了一个脫逃的法子。"

說着，他向侄子凑了过去，低声說：

"你听过威托特公爵的事么？他曾經被我們国王囚禁在克列伏。后来他穿了一件女人的衣服，化装走出了牢獄。现在，这里沒有女人的衣服可以供你打扮，你不妨穿上我的'庫勃拉克'① 吧，戴上我的头巾走——懂么？他們不会注意的。外面已經黑了。他們不会在你脸上打灯光的。他們昨天看见我出去的，但是沒有仔細看我。安静些，听着。他們明天会发现我在这里——那有什么呢？斫我的头么？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三四个礼拜之內就要死了。你呢，一走出此地，立刻上馬，一直上威托特公爵那儿去。你自己求见他；你向他致敬；他会收留你，你同他在一起，就会象坐在天主的右边一样太平。这里的人們說，这位公爵的軍队被韃靼人打敗了，因为已故的王后早就預言过要失敗。如果这是眞的話，公爵就迫切需要騎士，就会欢迎你。你必須留在他那儿，因为世界上沒有比这更好的职司了。别的国王打了敗仗，就完了；但是，威托特公爵有非凡的机智，他打了敗仗，却更加强大起来。他为人也很慷慨，他喜爱我們的家族。把发生的事都告訴他吧。告訴他說，你本来要跟他去打韃靼人，但是因为你被关在塔楼里，不能去。如果天主許可，他将給你一块土地和一些农民；他将

① 一种外套。

授給你騎士的爵位，并会替你向国王說情。他是一位很好的保护人——你等着瞧吧！——怎么样？”

兹皮希科默默地听着，而瑪茨科似乎越說越兴奋，继續往下說：

“你不能年紀輕輕就死掉，要回到波格丹涅茨去。回去了必須立刻娶个妻子，使我們家族不致断种。只有等你生了子女以后，才可以去向里赫頓斯坦挑战，拚个死活；在这以前，你必定要克制报仇的念头。看在天主面上，赶快穿上我的‘庫勃拉克’，戴上我的头巾走吧。”

說过这話，瑪茨科站了起来，开始脫衣服；但是，兹皮希科也站了起来，止住他說：

“我向天主和圣十字架发誓，我一定不干。”

“为什么？”瑪茨科惊奇地問道。

“不干就是不干！”

瑪茨科气得脸色发白了。

“你眞是白白长了这么大！”

“你一定告訴过总督，”兹皮希科說，“說你愿意拿你的头来換我的头。”

“你怎么知道？”

“塔契夫的爵爷告訴我的。”

“那又怎样呢？”

“那又怎样呢？总督向你說，那会使我和我們一家都丢丑。如果我从这里逃出去，留下你来伏法，那不是更丢丑么？”

“什么伏法？反正我总要死，法律又能拿我怎么样？天哪！

脑子放清楚些！”

“你现在正当年老患病，如果我就这样遺弃了你，愿天主懲罰我！啐！可耻！”

一陣沉默；只听见瑪茨科的沉重而嘶哑的呼吸声和弓箭手的口令声。

“听着，”瑪茨科終于泣不成声地說，“威托特公爵逃出克列伏都不算羞耻，你这算什么羞耻。”

“嗨！”兹皮希科悲伤地回答。“你知道！威托特公爵是一位伟大的公爵，他从国王手里接受了爵位、財富和領土；我呢，不过是个穷貴族，只有荣誉。”

过了一会儿，他勃然大怒，喊道：

“你根本不知道我爱你，我不愿意以你的头来代替我的头吧？”

瑪茨科听了这話，两条腿直发抖；虽然那时候的人心都好象鉄打的一般坚硬，他却伸出双手，用一种心碎肠断的声音喊道：

“兹皮希古！”

第二天，法庭的仆役們开始在市集广场上做准备了，要在市政厅的正門对面造一座断头台。

可是，公爵夫人仍在同伏衣崔赫·雅斯特尔席姆皮埃茨、斯卡皮米埃兹的斯丹尼斯拉夫以及其他熟悉法典和习惯法的紳甫們商議。

她是受了总督那番話的激励，而作这些努力的，因为总督說过，如果他們能向他提得出任何“法律根据或借口”，他就释放兹皮希科。因此，他們认眞商議，看看是否有什么法律或惯

例可以引用。虽然斯丹尼斯拉夫神甫已經給玆皮希科准备了后事，行了临終的圣餐礼，但是他依然从牢獄里一出来就直接去参加商議，几乎一直商議到天亮。

执刑的日子到了。一大早，一群群的人集合到广场上来，因为杀一个貴族的头比杀一个普通罪犯更能激起人們的好奇心。天气很好。受刑人的年輕美貌在妇女們中間传播开了。因此，通向城堡的整条路上，都挤满了盛装的女市民；广场四周的窗口和阳台上，都可以看见天鹅絨的女帽，还可以看到年輕姑娘們的金发，她們头上只戴着百合花和玫瑰花的花冠。市参議員們为了表示他們的显要，虽然这件事不属于他們的管轄范围，也都到场，并且站在断头台旁边。騎士們为了表示同情这个年輕人，大批麕集在高墩周围。在他們后面，挤着一群衣著华美的人，都是些小商人和穿着行会服装的工匠。越过这密密层层的人头，可以看见覆盖着新的闊幅絨布的断头台。高墩上站着劊子手，那是个日耳曼人，双肩宽闊，穿一件紅色的"庫勃拉克"，头上系一块同样顏色的头巾，手里拿着一把双刃的大刀；同他在一起的，有两个光着胳膊、腰带上挂着绳索的助手。还有一只斫头用的墩和一口棺材，也都盖着闊幅絨布。在圣母瑪利亚教堂的钟楼上，鏗鏘的钟声响彻了全城，惊起了一群鴿子和穴烏。人們时而望望断头台，时而望望那伸出在台上的劊子手的剑在阳光里閃耀。他們也望着騎士們，市民們对他們总是又尊敬又热切。这一次更值得看看他們。最有名的騎士們都站在高墩的四周。他們贊賞着查維夏·却尔尼的宽闊双肩，一圈圈垂下来的浓密的黑发；贊賞着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的矮矮胖胖的身材以及比斯古披崔

的巴希科·齐洛琪埃伊的魁梧身材；贊賞着伏泽內克的伏衣崔赫的吓人的脸和奥列斯尼查的杜伯科的美貌，他在托綸涅的比武中曾击敗过十二名騎士；贊賞着在科希崔同匈牙利人的战斗中也同样出了名的伏伏瓦的齐格門特，还贊賞着科席格罗維的克尔丛；望着常胜决斗手泰戈維斯科的里斯，望着那位能够追得上奔騰的駿馬的查皮莫維崔的斯泰希科。

大家也很注意脸色蒼白的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他由科里特尼查的弗洛林和弗罗契莫維崔的瑪尔青扶着走过来，人們都以为他是被判死刑的人的父亲。

但是最引起人們好奇心的是塔契夫的波瓦拉，他站在前面，扶着达奴莎。达奴莎穿着白衣服，金发上戴着芬芳的綠色花冠。人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位年輕姑娘也来观看执刑。有些人认为她是犯人的姊妹；还有些人认为她是这年輕騎士的情人；但是誰都說不出她为什么穿那样的衣服，为什么要到断头台跟前来。人們一看到她滿脸泪珠，都給引起了怜憫和激动，紛紛指責总督的頑固和法律的严酷。这些指責逐漸变为威脅。最后，到处都听得到有人在說，如果把断头台毀了的話，处刑就会延期。

人群变得又急切又激动。他們說，如果国王在这里，他一定会赦免这个青年。

但是，当远处传来吆喝声，宣告国王的弓箭手已經押送犯人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安靜了。这一行人立刻出现在广场上。前面是一个葬仪队，队員們都穿着长长的黑斗篷，戴着黑面幕，只在眼睛上开了两个孔。人們都害怕这些阴慘慘的形象，一声不响了。跟在他們后面的是一队装备着弓弩、穿着

鹿皮外衣[①]的士兵，这是国王的立陶宛卫队。再后面，可以看见另一队荷戟的士兵。兹皮希科走在即将宣讀判决书的法庭书記和捧着耶穌受难象的斯卡皮米埃兹的斯丹尼斯拉夫神甫中間。

这时，所有的眼睛都轉向他，所有的窗口和阳台上都伸出了女人的头。兹皮希科穿着綉有金"格列芬"、鑲着金花边的白色"雅卡"。他穿着这样华丽的衣服，眞象个年輕王子或是豪富宫廷里的侍从。他宽闊的双肩、胸部和粗壮的腰围，显示出他已經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男子了；不过，身材虽是强壮的男子的身材，脸却是张孩子似的脸，上唇刚刚长出汗毛。这是一张象国王的侍从一样美丽的脸，金黃色的头发修剪得很整齐，垂到双肩。他昂首闊步地走着，只是脸色非常蒼白。他时时望着人群，仿佛是在做梦；望望教堂的塔楼，一群群穴鳥，再望望那正在鳴报着他的临終时刻的钟楼；然后，当他領悟到女人們的啜泣和这一切庄严的景象都是为了他的时候，他的脸上流露出了惊奇的神情。最后，他看到了断头台和站在台上的劊子手的紅色身影。他打了一个寒顫，划了一个十字，神甫把耶穌受难象遞給他吻了。他向前走了几步，一个年輕姑娘扔下了一束玫瑰花，落在他的脚下。兹皮希科俯下身去，撿起那束花，向那姑娘笑了一笑，姑娘却哭了起来。他显然认为，在这些人群中間，在这些窗口上向他揮手帕的女人們面前，他必須勇敢赴死，至少要留下"一个勇士"的名声；因此，他尽力鼓足勇气，坚定意志。他以一个突然的动作，把

---

① 这是中世紀流行的一种以麋鹿皮制的短外衣。

头发甩向后面，头昂得更高，自豪地走着，簡直象个按照騎士規矩、由人們引去領取奖品的得胜者。行列行进得很慢，因为人很挤，都不愿意让路，走在前面的立陶宛騎士徒然地呼喝着："Eyk szalin! Eyk szalin![①] 走开!" 人們还是不理会这些話，反而把兵士們围得更紧。虽然克拉科夫的市民大約有三分之一是日耳曼人，但是，四处仍然听得见斥責十字軍騎士团的恐吓声："可耻! 可耻! 愿这些豺狼絕子絕孙! 他們連孩子的头都要斫! 这是国王的耻辱，王国的耻辱!" 立陶宛卫队看到人群不肯让路，就拿下肩上的石弓来恐吓他們；但是，他們沒有命令，不敢动武。卫队长派了几个人用戟开路，他們就这样走近了站在断头台周围的騎士們跟前。

騎士們順从地让在一边。持戟的士兵首先进去，接着便是兹皮希科，他由神甫和法庭书記陪伴着。这时候，一件誰也料不到的事发生了。波瓦拉从騎士們中間抱着达奴莎向前跨了出来，喊道："站住!"这样勇猛的声音，使随从們立刻站住了，仿佛脚給釘在地上似的。队长也好，任何兵士也好，都不敢违忤这位爵爷和騎士。他們在城堡里每天都看到他常常同国王密談。最后，其他几位同样有名的騎士也都用命令的語調喊了起来：

"站住! 站住!"这时，塔契夫的爵爷走到兹皮希科跟前，把达奴莎交給了他。

兹皮希科把她抱在怀里，将她紧紧压在胸口，向她告别；但是达奴莎并不偎依着他，也不拥抱他。她立刻取下自己的

---

① 意即"让路! 让路!"

白头巾，把它包在兹皮希科的头上，悲慟而孩子气地尽力喊叫起来：

"他是我的人！ 他是我的人！"

"他是她的人！"騎士們的有力的声音一齐嚷道。"去见总督！"

立刻响起了一陣雷鳴似的吼声："去见总督！ 去见总督！"神甫仰望着天空，书記惶然不知所措，队长和他的兵士頹然放下了武器；每个人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在克拉科夫，在波特哈尔甚至更远的地方，有这样一种象法律一样具有威力的古老的波兰习惯，也即斯拉夫习惯：如果一个年輕姑娘把自己的头巾抛到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身上，表示愿意嫁給他，这就救得了他的性命。騎士們、农夫們、村民們和市民們全都知道这个习惯；而那些长久住在波兰市鎮上的日耳曼人也了解这事。瑪茨科老头几乎激动得昏迷过去了；騎士們推开卫队，把兹皮希科和达奴莎团团围起；快乐的人們一而再、再而三愈来愈响地呼喊着："去见总督！ 去见总督！"

人群突然象海洋里的波浪似的动蕩起来了。劊子手和他的两个助手从断头台上飞奔下来。大家都明白，如果登青的雅斯柯拒絕照这种习俗办事，城里就会暴动起来。事实上，人們现在已經向断头台冲去。一霎眼工夫，他們拉下了罩布，将它撕成粉碎；接着是一条条强壮的手臂将这些横梁和厚板拖的拖，斫的斫，只听得噼噼啪啦一陣乱响，接着轰隆一声，整个断头台在一剎那之間就化为烏有了。

兹皮希科抱着达奴莎向城堡走去，这一次，他是以一个眞

正胜利者的姿态，意气扬扬、快快活活走进去的。同他走在一起的是这个王国里最杰出的騎士們；成千上万的男女和孩子都在嚷着、唱着，把他們的双臂伸向达奴莎，贊賞着他們两人的美貌和勇气。窗口上的女市民們鼓着掌，到处都可以看见流着快乐之泪的脸。一陣暴雨似的玫瑰花，百合花，絲带，甚至金戒指抛向这幸运的青年。他滿面光彩煥发，內心充滿感激，时时刻刻和他的可爱的情人拥抱，有时候还吻着她的手。这情景深深打动了女市民的心，其中有些人不禁投入自己爱人的怀抱，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也遭到死刑的話，她們准会照样去搭救。兹皮希科和达奴莎成了騎士們、市民們和普通老百姓的宠儿。由科里特尼查的弗洛林和弗罗契莫維崔的瑪尔青扶着走的瑪茨科，簡直乐极忘形了。他奇怪，为什么他想都沒有想到这个搭救的办法。在一片杂沓奔忙中，塔契夫的波瓦拉告訴騎士們說，这个办法是伏衣崔赫·雅斯特尔席姆皮埃茨和斯卡皮米埃兹的斯丹尼斯拉夫想出来的，他們两人都是成文法和习慣法的专家。騎士們对于这个簡单的办法都感到惊奇，互相談論說，誰都想不到这条慣例，因为城市里住滿了日耳曼人，这个办法已經很久沒有采用了。

可是，一切还得取决于总督。騎士們和百姓們都到城堡去。在国王出巡时期，克拉科夫斯基的爵爷就住在这里。法庭的书記，斯卡皮米埃兹的斯丹尼斯拉夫神甫，查維夏，法魯列伊，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和塔契夫的波瓦拉都向他解释这条慣例的效力，同时提醒他，他自己曾經說过，如果能找到任何“法律或借口”，他就可以立即释放这犯人。比起这个从来沒有被废止过的古老习慣来，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律？

登青的爵爷回答說，不錯，这个习惯比較适用于普通百姓和盜匪，而不适用于貴族；不过，他很精通法律，无法否认这条慣例的效力。这时，他用手掩住自己銀白色的胡須，笑了一下，因为他感到非常高兴。最后，他由公爵夫人安娜·达奴大、几位神甫和騎士陪同着，走到門廊跟前。

茲皮希科一看见他，便又把达奴莎抱了起来；老总督把手放在她的金黃色的头发上，庄严而仁慈地低下白发蒼蒼的头。在场的老百姓都懂得这个动作的意义，于是四面八方发出一片叫喊，使得城堡的四壁都震动起来："愿天主保佑你！万岁，公正的老爷！愿你长命百岁，做我們的法官！"

过了一会儿，茲皮希科和达奴莎两人走到門廊前，跪在和善的公爵夫人安娜·达奴大的脚跟前。感謝夫人对茲皮希科的救命之恩，因为是她同許多学者們一起想出了这个补救办法，教达奴莎去执行的。

"这对年輕夫妇万岁！"塔契夫的波瓦拉喊道。

"万岁！"其他的人也跟着嚷了起来。白发蒼蒼的老总督轉过身来对公爵夫人說：

"仁慈的公爵夫人，婚約必須立即訂定，因为按照慣例，非这样做不可！"

"婚約立即訂定，"和善的夫人回答道，她的脸上閃耀着快乐的光芒；"至于举行婚禮，必須取得斯比荷夫的尤仑德的同意。"

第 七 章

在商人阿米雷伊家里，瑪茨科和兹皮希科正在考虑該怎么办。这位老騎士眼看就要死了；岂培克神甫，一个医治伤口頗有經驗的圣芳济会的修道士，也是这样診断的，因此他要回到波格丹涅茨去死，在那里可以葬在奥斯特罗夫他祖先的墓地旁边。

他的祖先并不是都葬在那里的。古时候，他的家族是一个人丁兴旺的騎士家族。他們在战爭中的口号是:“格拉其!”他們的盾上刻着一个“戴姆巴·波达科华”的紋章，因为他們自认为比那些无权使用紋章的貴族更显赫。一三三一年，在普洛夫崔一役中，有七十名波格丹涅茨的战士被日耳曼弓箭手射死在沼地里。只有一个外号杜尔[1]的伏衣崔赫逃脫了。在这次被日耳曼人击敗之后，弗拉迪斯拉夫·洛盖戴克国王賜給他一件紋章，并且把波格丹涅茨的土地賜給他作为領地。伏衣崔赫回到了家里，发现他的家族已經完全灭絕了。

当波格丹涅茨的勇士們死在日耳曼人的弓箭下的时候，西利西亚的强盜騎士却来攻打他們的家乡，焚毀他們的家屋，屠杀农夫們，或者把他們劫去作奴隶。这位伏衣崔赫孤零零地继承了“弗罗迪卡”全家族的一大片荒蕪了的土地。五年以后，他結了婚，生了两个儿子，雅斯科和瑪茨科。后来他在森林

---

① “杜尔”是一种长角野牛，现已絕种。

中打猎的时候被一头长角野牛撞死了。

两个儿子由母亲撫育成人。母亲娘家的名字是斯巴列尼查的卡赫娜。她非常勇敢，曾經两次出征，打敗了西利西亚的日耳曼人，报了前仇；但是在第三次远征中，她牺牲了。逝世以前，她在奴隶們的帮助下，在波格丹涅茨造了一座小城；因此，雅斯科和瑪茨科虽然都是由于承继了先前的“弗罗迪卡”們的产业而被称为“弗罗迪卡”，现在却成为重要人物了。雅斯科成年以后，娶了莫卡集夫的雅金卡，生了兹皮希科；瑪茨科沒有結婚，他在征战之外依旧尽可能照顾产业和侄子。

但是，在格尔齐瑪尔奇克和拿仑支两个家族发生內战的时期，波格丹涅茨又被焚毀了，农夫們都失散了。瑪茨科虽然苦干了好几年，还是无法重振家业。最后，他把产业抵押給他的一个做修道院长的亲戚，带着小兹皮希科到立陶宛去打日耳曼人了。

他从来沒有忘記过波格丹涅茨。他所以到立陶宛去，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些战利品而致富，以便回到波格丹涅茨去贖回押出的土地，让奴隶們去开拓，重建小城，使兹皮希科在这里安家立业。因此，现在兹皮希科旣然幸获释放，他們便在商人阿米雷伊的家里商議这件事。

他們已經有足够的錢贖回土地。他們所获得的战利品，从俘虏的騎士身上所得到的贖金，再加上威托特的賞賜，已經算得上相当大的一笔財富。他們跟那两个弗里西安騎士战斗，从中也得到不少好处。单是两套甲胄，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一宗很大的財富；除甲胄之外，他們还俘获了四輪馬車、人手、衣服、金錢和大批的战具。商人阿米雷伊就从他們那里买进了許多

这类东西，其中有两匹美丽的法兰德斯[1]闊幅絨布。瑪茨科卖掉了一套华丽的甲胄，因为他认为自己用不着。商人第二天又把它卖給弗罗契莫維崔的瑪尔青，他的紋章是“波尔科扎”。他卖了一大笔錢，因为在那时候，人們都认为米兰制的甲胄是世界上最好的甲胄，非常値錢。卖了以后，玆皮希科非常后悔。

“要是天主賜您恢复健康，”他对叔父說，“您到哪里去找这样一副甲胄呢？”

“也象这副一样，再从日耳曼人身上去找唄，”瑪茨科回答。“可是，我是逃不了一死的。我身上的矛头是拔不出来的。每次用手去拔，反而越拔越深。现在是毫无办法了。”

“你得飲两三壶熊油。”

“啐！岂培克神甫也說，熊油是一种有效的药物。但是我在这一带，哪里弄得到呢？不比在波格丹涅茨，輕而易举就能打死一头熊！”

“那末我們必須回波格丹涅茨去！只是您千万不能死在路上。”

老瑪茨科疼爱地望着他的侄子。

“我知道你要上哪儿去；不是上雅奴希公爵的宫廷去，就是上斯比荷夫的尤仑德那儿去同赫尔明契克的日耳曼人去作战。”

“我不否认。我很高兴随着公爵夫人的宫廷侍从到华沙

---

① 法兰德斯(Flandes)：古代国名，包括目前的比利时、荷兰南部、法国北部。

去，或者到崔亨諾夫去；而且我希望能同达奴莎待在一起，能待多久就待多久，因为现在她不仅是我的情人，而且也是我的爱人了。我一想到她，渾身就会发抖！我甚至会追随她到天涯海角；不过，现在当然是照顾你最要紧。你沒有抛弃我，因此，我也决不抛弃你。我們必須上波格丹涅茨去。”

“你是个好孩子，”瑪茨科說。

“如果我不关切你，天主会懲罰我的。瞧，他們都准备好了！我吩咐过把一辆馬車墊上干草。阿米雷沃芙娜[①]已經做了一床毛絨被褥送給我們，但我怕对你会太暖。我們随着公爵夫人的宮廷侍从慢慢地走，使你得到很好的照顾。等他們到瑪佐夫舍去的时候，我們就回家；愿天主帮助我們！”

“但愿我能亲手把小城重新造好才死！”瑪茨科喊道。“我知道，我死之后，你不会再想到波格丹涅茨的任何事了。”

“我为什么不会？”

“因为你滿脑子都是打仗和恋爱的念头。”

“难道你以前沒有想过战争么？我已經把我必須做的事情計划好了；首先，我要重建小城。”

“你当眞要那样做么？”瑪茨科問。“好吧，那末小城造好以后呢？”

“小城一造好，我就上华沙到公爵的朝廷去，或者上崔亨諾夫去。”

“在我死后么？”

“如果您很快就死，那就等您死后再說；但我一定要把您

---

① 即阿米雷伊的女儿。

安葬妥贴之后再走；如果主耶穌恢复了您的健康，那您就留在波格丹涅茨。公爵夫人答应过我，公爵就要賜給我騎士腰带。否則，里赫頓斯坦是不肯同我决斗的。”

“那末以后你到瑪尔堡去么？”

“到瑪尔堡去，甚至到天涯海角去找里赫頓斯坦。”

“这事情我不責怪你！你們两个总得死一个！”

“我会把他的腰带和手套带到波格丹涅茨来，别担心！”

“你必須小心，不要上当。他們里面坏人多着呢。”

“我会恳求雅奴希公爵写信給大团长要一份通行証。现在是和平时期。我要到瑪尔堡去，那儿經常都有很多騎士。那时候，您知道我会怎么着？首先，去找里赫頓斯坦；然后再找那些戴孔雀毛的人，輪流向他們挑战。如果主耶穌賜予我胜利的話，我就可以实现我的誓言了。”

茲皮希科一面說，一面对自己这种想法也感到好笑；他脸上的神气就象一个孩子在叙述自己成人以后要完成如此这般的騎士功勛一样。

“嗨！”瑪茨科說；“如果你击敗了三个名門出身的騎士，那你不但完成了你的誓言，还会带回来一些战利品呢！”

“三个！”茲皮希科喊道。“我在牢里自己許过愿，我对达奴莎决不自私。我要击敗双手之数的騎士呢！”

瑪茨科聳一聳双肩。

“您感到惊奇么？”茲皮希科說。“我离开瑪尔堡就上斯比荷夫的尤仑德那儿去。我干么不該去向他致敬呢？他是达奴莎的父亲呀。我将同他一起攻打赫尔明契克的日耳曼人。您亲自告訴过我，整个瑪佐夫舍沒有比他更伟大的反日耳曼人

的勇士了。”

“如果他不肯把达奴莎嫁給你呢？”

“为什么不肯？他在設法报仇。我也在設法报仇。他能够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帮手么？而且，公爵夫人已經为我們做主訂婚了，他不会拒絕的。”

“我明白了，”瑪茨科說，“你要把波格丹涅茨所有的人都带去做随从，摆出你的騎士排场，让这片土地荒着沒人去种。只要我活着，我决不让你这样做；不过我一死，我知道你还是要把这些人带走的。”

“天主会帮助我弄到一队扈从的；杜尔查的杨科是我們的亲戚，他也会帮助我的。”

这时，門开了，仿佛証明天主果然会帮助茲皮希科弄到一队扈从似的，有两个人进来了。他們都是黑皮肤，短身材，穿着近似犹太服装的黃色长袖长衫、肥大的褲子，戴着紅帽子。他們在門口站住，把手举到前額，嘴边，胸口，然后深深一鞠躬。

“这两个鬼东西是誰啊？”瑪茨科問。“你們是誰？”

“你們的奴隶，”来人用结结巴巴的波兰話回答。

“为什么？从哪儿来？是誰派你們上这里来的？”

“是查維夏爵爷派我們到这里来做奴隶的，算是他送給这位年輕騎士的礼物。”

“哦，天哪！又多了两个人！”瑪茨科高兴地喊了起来。

“你們是哪国人？”

“我們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茲皮希科重复道。“我的扈从队里有两个土

耳其人啦。您见过土耳其人么?”

于是他向他們跳了过去,把他們的身子扳过来轉过去,好奇地望着他們。

“我从来沒有见过土耳其人,”瑪茨科說,“但是我听說过,加波夫的爵爷的仆从中有土耳其人,那是他在多瑙河上帮着罗馬皇帝齐格門特作战时俘虏来的。怎么样?你們都是异教徒吧,狗东西?”

“爵爷命令我們受洗了,”其中一个說。

“你們沒有付贖身錢么?”

“我們是从远地来的,从亚細亚海岸,从布魯撒[1]来的。”

兹皮希科总是很高兴听战爭故事的,尤其是关于著名的加波夫的查維夏的事迹,他一点一滴都爱听,于是,他問他們是怎样被俘的。但是,他們并沒有談出什么出色的东西,只說是查維夏在山谷里袭击了他們,他們有一部分給打死了,有一部分被俘虏了,他就把这些俘虏們当作礼物奉送給各方面的朋友。兹皮希科和瑪茨科一看到这样高貴的礼物,都感到兴奋,尤其是因为当时实在很难弄到人手,拥有人手就是拥有眞正的财富。

这时候,波瓦拉和比斯古拔崔的巴希科·齐洛琪埃伊陪着查維夏来了。他們都曾出力营救过兹皮希科,如今看到如愿以偿,大家都很高兴,每个人都給了他一些礼物作为紀念品。塔契夫的慷慨的爵爷給了他一件美丽宽大的綉金馬衣;巴希科送了一口匈牙利宝剑和十枚“格里温”。随后又陆續来

---

① 地名,在小亚細亚(黑海与阿拉伯間地区的总名)。

了泰戈維斯科的里斯，法魯列伊，科席格罗維的克尔丛和弗罗契莫維崔的瑪尔靑，最后是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人人都带来了丰盛的禮物。

玆皮希科衷心喜悦地欢迎了他們，因为这些禮物都标志着本王国內最著名的騎士們对他的友誼。他們問他何日动身，瑪茨科的健康如何，还向瑪茨科介紹各种能奏神效的医治創伤的药方。

但是，瑪茨科却請他們多多照顾玆皮希科，因为他自己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說，他肋骨中間留着一节鉄矛头，眼看活不下去了。他还訴說自己吐血，吃不下东西。他一天只能吃一夸脫[①]剝了壳的坚果，一根两指距长的香肠和一盘煮鸡蛋。岂培克神甫曾經替他放过几次血，希望能借此疏散他心房周围的內热，恢复他的胃口，可惜沒有什么效果。

但是，他看到大家送給侄子这許多禮物，非常高兴，这一来身体也觉得好些了。后来，商人阿米雷伊吩咐拿一大桶葡萄酒来向这些著名的客人表示敬意，瑪茨科也同他們一起喝了。他們談着玆皮希科的释放，談着他同达奴莎的訂婚。騎士們都毫不怀疑地认为斯比荷夫的尤仑德会同意这件婚事，尤其是，日后如果玆皮希科为达奴莎的母亲报仇，夺取几簇孔雀毛的話，那他就更不会不同意了。

"至于里赫頓斯坦，"查維夏說，"我认为他不会接受你的挑战，因为他是个托鉢教士，又是騎士团的官員。啐！他的扈从人員告訴我說，他也許会当选大团长呢！"

---

① 一夸脫为一加仑的四分之一，約合 1.14 公升。

"如果他拒絕决斗，那就会損害他的荣誉，"泰戈維斯科的里斯說。

"不，"查維夏答道，"因为他不是一个世俗的騎士；而托鉢教士是不許跟别人作个对个的决斗的。"

"但是他們可往往跟人家决斗呢。"

"这是因为騎士团腐化了的緣故。十字軍騎士什么誓言都作得出，但是他們常常食言，这就給整个天主教界作了一个坏榜样。不过一个十字軍騎士，特别是一个'康姆透'，是沒有义务接受人家挑战的。"

"啊！这样說来，只有在战爭中你才能和他交上手了。"

"但是据說，眼下不会有战爭，"茲皮希科說，"因为十字軍騎士团怕我們国家。"

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听了，說道：

"这种和平局面是不长久的。同豺狼是不会取得很好的諒解的，他們总得倚靠搶劫别人的財物过日子。"

"我們也許还得同跛子帖木儿打仗哩，"波瓦拉說。"威托特公爵被爱迪卡打敗了；那是实在的。"

"实在的。'伏叶伏大'斯必特科不会回来了，"比斯古披崔的巴希科·齐洛琪埃伊說。

"已故的王后也这样預言过，"塔契夫的爵爷說。

"啊！那末我們也許不得不去打帖木儿了。"

談到这里，話題又轉到立陶宛人远征韃靼人的問題上去了。那位能干的将軍威托特公爵无疑是由于魯莽从事才在威斯克拉遭受慘敗的，好多立陶宛"貴族"被打死，波兰騎士也有少數被打死。现在聚在阿米雷伊家里的騎士們特别为梅尔希

丁的斯必特科惋惜，因为他是王国的一位最了不起的爵爷，他是自愿去参加远征的，在那一仗之后，他就失踪了——誰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們贊扬他的武俠事迹，并且讲他如何从韃靼的可汗① 那里得到一頂护头的"科尔派克"②，他却不愿意在打仗的时候戴它，宁可光荣赴死而不要一个异教国家的統治者饒他的命。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他是死了还是被俘。如果他作了俘虏，倒付得起贖身金，因为他資財很多，而且弗拉迪斯拉夫国王把整个波陀尔都賜給他作为封地。

但是威托特軍队的敗績也許会成为亚該老的整个帝国的灾害。誰也不知道，那些战胜了威托特而野心未艾的韃靼人，什么时候会来侵犯大公国的土地和城市。要是那样的話，波兰王国就会卷入战爭。因此許多慣于在外国寻求冒险和战斗的騎士們，例如查維夏，法魯列伊，杜伯科，甚至波瓦拉，都打算留在克拉科夫，他們也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万一統治二十七个国家的帖木儿出动整个蒙古人的世界来向西方进攻，那么王国就有很大的危险。

"必要的話，我們就得同跛子較量一下我們的宝劍了。要对付我們，可不象对付那些被他征服、灭亡的其他国家那样輕而易举。那时候，其他的天主教王公都会帮助我們。"

听到这話，特别痛恨騎士团的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尖刻地說：

"王公們的情形我不知道；但是十字軍騎士团却甚至会同

---

① 可汗即王公，是韃靼人的称号。

② 尖頂的高帽子。

韃靼人交上朋友，从另一面来攻打我們。”

“那我們就会有一场战爭了！”兹皮希科喊道。“我去打十字軍騎士！”

但是，别的騎士們反駁盛特拉姆了。十字軍騎士团固然不敬畏天主，他們追逐的也只是他們自己的利益；但是他們决不会帮助异教徒来反对天主教人民。再說，帖木儿正在亚細亚的什么地方作战，而韃靼人的可汗爱迪卡在这一仗中損失慘重，他甚至連打胜仗也害怕了。威托特公爵是个富于謀略的人，保証他会小心警戒的；即使这一次立陶宛人沒有成功，但是，对他們說来，征服韃靼人并不是一件新鮮事情。

“我們得作一次生死存亡的战斗，但不是同韃靼人打，而是同日耳曼人打，”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說，“如果我們不粉碎他們，就是他們要使我們灭亡。”

于是，他轉向兹皮希科說：

“首先是瑪佐夫舍会灭亡。你在那里总可以找得到許多事情干的；別担心！”

“嗨！要是我的叔父身体好，我立刻上那里去。”

“愿天主帮助你！”波瓦拉一面說，一面举起杯来。

“祝你和达奴莎健康！”

“为消灭日耳曼人干杯！”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加上一句道。

于是騎士們开始向兹皮希科祝別了。这当儿，公爵夫人的一个宫廷侍从，臂上蹲着一头鷹进来了；他向在场的騎士們鞠过躬后，特別笑嘻嘻地对兹皮希科說：

“公爵夫人要我告訴您，”他說，“她要在克拉科夫再留一

夜，明天动身上路。”

“很好，”兹皮希科說；“但是，为什么？有人病了么？”

“不，公爵夫人有一位从瑪佐夫舍来的客人。”

“是公爵本人么？”

“不是公爵，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宫廷侍从回答。

听到这話，兹皮希科非常惶惑，他的心就象听到宣判他的死刑时那样怦怦地跳了起来。

第 八 章

公爵夫人安娜看到斯比荷夫的尤仑德到来，并不觉得十分奇怪。原来每逢同邻近的日耳曼騎士們接連发生了几次袭击和战斗，尤仑德往往会突然想起达奴莎来。于是，他就会出人意料地来到华沙，来到崔亨諾夫，或者到雅奴希公爵的朝廷暫时駐蹕的地方去。

他每次看见这孩子，都要引起一番悲伤，因为达奴莎的模样儿很象她的母亲。人們以为他坚决要复仇的鉄石心肠，經过这样的悲伤，自会軟化起来。公爵夫人常常試图劝他放弃他那血腥的斯比荷夫，同达奴莎一起留在朝廷里。公爵本人一面贊賞他的勇敢有为，同时也很想使他免去在边界紛爭中必然产生的疲劳，答应給他以掌剑官的职位，但总是无效。他一看见达奴莎，心里的創伤就复发了，接連几天食欲减退，晚上失眠，而且沉默寡言。他显然是心痛极了，終于会悄悄地离开朝廷，回到斯比荷夫的沼地去，好让他的悲伤和憤怒淹沒

在血泊中。于是人們常常总是这么說:"日耳曼人要遭殃了!不錯,他們不是綿羊,但是他們遇到尤仑德就变成綿羊了,因为对他們說来,他是一头狼。"事实上,过了一段时候,各种消息就传播开来,說是志愿投效十字軍騎士团的人員都在路上被俘了;說是焚毀了許多城鎮,俘获了不少农夫;或者又說是可怕的尤仑德总是在九死一生的战斗中拚得了胜利。由于瑪朱尔人和从騎士团那里領得土地和要塞的日耳曼騎士們双方都具有貪婪掠夺的本性,即使在瑪佐夫舍公爵和騎士团之間相安无事的时期,边界附近还是經常不断发生战斗。居民哪怕是在森林里伐木或者在田里收割,也总是随身带着武器。住在那里的老百姓总是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时刻都在准备战爭,弄得大家都成了鉄石心肠的人。誰都不以防守为滿足,还得以掠夺还掠夺,以纵火还纵火,以侵略还侵略。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日耳曼人偷越森林,来攻打某个要塞,来掠夺农夫或者堡垒,瑪朱尔人却同时干出同样的勾当。有时候双方一相遇就打起来;但通常只是双方首領之間作殊死战,結果是征服者擄获被击敗的对手的扈从。因此,当华沙的朝廷接到对尤仑德的控訴时,公爵往往以控訴日耳曼人的攻击为回答。双方都要求公道,而双方都不愿意施行公道;一切掠夺、纵火和侵略行为都在照常进行,而不受到任何懲罰。

住在长滿了灯心草的沼地間的斯比荷夫的尤仑德,由于他怀着不可抑制的复仇欲望,使得他的日耳曼邻居非常害怕,終于他們的恐惧超过了他們的勇气。同斯比荷夫接壤的土地都荒蕪着;森林里长滿了野生的蛇麻草,草原上滿是芦葦。有几个日耳曼騎士試图在斯比荷夫邻近的地方定居下来;但是

过了一个时候，他們每个人都宁愿放弃自己的封地、畜群和农夫，而不愿住在这个深仇难解的人近旁。这些騎士們常常計划共同对斯比荷夫进行一次征伐，但是每一次都告失敗。他們試用过种种办法。有一次，他們从梅恩省招来了一个以膂力和残暴著称的騎士，这人在战斗中总是战无不胜。他向尤仑德挑战。但是，一进入比武场，这个日耳曼人一看到这个可怕的瑪朱尔人，竟吓得拉轉馬头就想逃跑；哪知尤仑德一矛刺进了他的毫无掩护的背脊，就此結束了他的荣誉和生命。这以后，邻近的人們更加害怕了。日耳曼人即使在老远看见斯比荷夫的烟雾，就立刻在身上划十字，对着上天向自己的保护神祈祷。大家都认为，尤仑德为了复仇，已經把他的灵魂出卖給魔鬼了。

人們紛紛传播着有关斯比荷夫的种种可怕传說，說什么通往斯比荷夫去的那条小径，要經过长滿青浮草和深渊密布的泥濘沼地，这条小径很窄，两个人不能并排騎馬走过；还說，两旁有不少日耳曼人的尸骨，到了夜里，人們可以看到淹死鬼的头撑着蜘蛛的細腿在行走，大号大叫，把騎馬的行人拖到深渊里去。他們还說，小城的大門口还挂着許多骷髏作装飾品呢。这都是些无稽之談。不过，在斯比荷夫那些上了鎖的地窖里，倒是經常关着許多呻吟哀哭的囚犯；尤仑德的名字其实比那些有关骷髏和淹死鬼的传說更加令人害怕。

兹皮希科听說尤仑德到了，赶忙到他那里去，心里却頗不安，因为他就是达奴莎的父亲。誰也不能禁止他挑选达奴莎作为他的意中人；况且，后来，公爵夫人还給他們訂了婚。尤仑德对这事会怎么說呢？他会同意么？如果他不同意又該怎

么办呢？这些問題使他滿怀恐惧，因为他現在对达奴莎比对世界上任何东西更为关切。他想到尤仑德也許会因为他攻击了里赫頓斯坦而贊賞他，这才壮了下胆子，因为他是为达奴莎的母亲报仇才这样做的，弄得他自己几乎丢了脑袋。

这时，他問那个到阿米雷伊家来找他的宮廷侍从：

“你要把我領到哪里去？”他問；“到城堡去么？”

“是的，到城堡去。尤仑德同公爵夫人的宮廷侍从待在一起。”

“告訴我，他是怎样一个人，好让我知道該怎样同他談話！”

“我能告訴您什么呀！他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人。他們說，在他的心肠沒有变硬以前，他一向是个快乐的人！”

“他能干么？”

“他很老练；他搶人，却不让人搶他。嗨！他只有一只眼睛，因为另一只被一个日耳曼人的石弓射瞎了；但是，光凭一只眼睛，他能把一个人看透。他不爱别人，只爱公爵夫人，我們的夫人；他爱她，是因为他的妻子本是她朝廷中的一个宮女，现在他的女儿又待在夫人那里。”

茲皮希科呼了一口气。

“那末，您以为他不会反对公爵夫人的意旨么？”

“我知道您要打听的是什么，那么，我就把我听到的都告訴您吧。公爵夫人向他讲了你們訂婚的事，因为把这件事瞞过他是不合适的；但是不知道他怎么回答。”

他們就这么談着談着，来到了城門口。弓箭手队长，就是那个押过茲皮希科上断头台去的人，现在向他們敬了禮。他們經过崗位，走进院子，向右朝公爵夫人的住处走去。

宫廷侍从在門口遇见一个仆人，問道：

"斯比荷夫的尤仑德在哪里？"

"同他女儿在套房里。"

"就在那边，"宫廷侍从一面說，一面指着一扇門。

兹皮希科在身上划了十字，掀开門帘走进房去，心里卜卜直跳。但是，他并沒有看见尤仑德和达奴莎，因为这房間不但"弯弯曲曲"，也很黑暗。过了一会儿，他才看见了姑娘的金黄色头发，她正坐在她父亲膝蓋上。他們沒有听见他进来；他只得在門帘旁站住，咳了一声，終于說道：

"贊美上帝！"

"永生永世，"尤仑德起身回答。

这时，达奴莎跳了起来，向这个年輕的騎士迎了过去，双手抓住他，尖声叫道：

"兹皮希古！达都斯① 在这里！"

兹皮希科吻过她的双手以后，同她一起走到尤仑德跟前，說道：

"我来向您致敬；您知道我是誰吧？"

他微微傴下身子，用双手做出一个姿势，仿佛要去捧尤仑德的双膝似的。但是尤仑德抓住了他的手，把他拉向亮处，开始仔細打量他。

兹皮希科已經定了心；因此，他好奇地望着尤仑德。他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魁梧的人，头发和唇髭都是淡黄色，脸

① 波兰文"达达"即爸爸；因此而有下列的爱称："达都斯"、"达都都"、"达都罗"、"达都休"、"达都魯"和"达都尔古"；相当于："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好爸爸"等。

上有几点麻子和一顆鉄青色的眼睛。他仿佛觉得，这顆眼睛会一眼把他看穿，不禁又感到慌乱起来。尽管他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是好，但为了要打破这使人窘迫的靜寂，他終于問道：

“这么說来，您就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达奴莎的父亲吧?”

对方只是指了指他自己椅子旁边的一条橡木凳，继續望着兹皮希科。兹皮希科再也忍不住了，說道：

“要我象在朝廷上一样坐着是不愉快的。”

于是，尤仑德說：

“你要同里赫頓斯坦决斗么?”

“是的!”兹皮希科回答。

斯比荷夫的爵爷的眼珠里，閃出一道奇异的光芒，他的严厉的脸上也发亮了。过了一会儿，他望了一眼达奴莎，問道：

“这是为了她么?”

“不为她还为誰! 我的叔父已經告訴过您，我向她起过誓，要从日耳曼人的头上拔下三簇孔雀毛来。但是现在三簇才不够呢，至少要有个双手之数。这样，我也可以帮助您替达奴莎的母亲报了仇。”

“愿他們遭殃!”尤仑德回答。

又是沉默。但是，兹皮希科注意到，他一定要表示自己对日耳曼人的痛恨，才能打动尤仑德的心，于是說道：

“我决不宽恕他們! 他們几乎置我于死地。”

說到这里，他轉向达奴莎，又說道：

“是她救了我。”

“我知道，”尤仑德說。

“您生气么?”

"你既然向她起了誓，就必须为她效劳，因为这是骑士的规矩。"

兹皮希科踌躇了好一阵子，这才开始带着一种显著的不安神情说道：

"您知道她用她的头巾盖在我头上吧？所有在场的骑士和那个拿着十字架同我在一起的圣芳济会修道士都听见她说：'他是我的人！'因此，我要为她效忠至死，我凭天主起誓！"

说完这话，他又跪了下去，为了表示他熟悉骑士之道，还十分虔诚地吻了达奴莎的双足。然后站起身来，转向尤仑德问道：

"您可见过象她这样的美人么？"

尤仑德突然把手放在脑后，闭上眼睛，大声说道：

"见倒是见到过一个，可惜日耳曼人早把她杀死了。"

"请听，"兹皮希科热心地说；"我们吃过同样的亏，有同样的仇恨。那些狗法师也杀死了我们波格丹涅茨的人。您要报仇雪耻，再也找不到比我更适当的人。这对我可不是什么新鲜事！您去问问我的叔父好了。我不论用矛，用斧，用短剑，用长剑，都能战斗！我叔父告诉过您那两个弗里西安人的事儿没有？我一定要象杀羊似地为您杀日耳曼人；至于这姑娘，我跪下向您起誓，为了她，我甚至同地狱里的'斯达罗斯达'①本人战斗也在所不惜。无论您给我多少土地，畜群，或是任何其他东西，我也不会放弃她！即使有人要给我一座装着玻璃窗子的城堡，若是没有她的话，我也宁可不要这座城堡，而追随

---

① 此处意谓撒旦。

她到天涯海角。”

尤仑德两手捧着头，坐了一会儿；最后，好象从梦中醒来似的，忧愁而悲哀地說：

“我喜欢你，年輕人，但是，我不能把她給你；她命中注定不是給你的，我可怜的孩子。”

兹皮希科听到这話，頓时哑口无言，睁大眼睛看着尤仑德。

但是，达奴莎来給他打圓场了。兹皮希科是她心爱的人；使她高兴的是，人家不把她看作一株“嫩草”，而是把她看作“一个成熟的姑娘”。她也喜欢这次的婚約和这个騎士每天都少不了要給她送来的珍饈美味；因此，她一听到她就要失去这一切，便立即从靠手上跳了下来，把她的头倚在父亲的膝盖上，哭叫道：

“达都魯，达都魯！”尤仑德显然爱她胜于爱世界上的一切，他把手柔和地放在她的头上，脸上一切可怕的怨恨和憤怒的痕迹都消失了，只现出悲伤的神情。

这当儿，兹皮希科鎮定自若了，他說道：

“怎么？难道您要反对天主的意旨么？”

尤仑德回答道：

“如果这是天主的意旨，那你可以得到她；但是，我不能同意。啐！我本来乐得这样做，可是我办不到。”

說着，尤仑德站了起来，把达奴莎抱在怀里，向門那边走去。兹皮希科想留住他，他停了一下，說道：

“如果你以騎士身份为她效劳，我一定不会生你的气；但是，别問我任何問題，因为我什么也不能告訴你。”

于是他走出去了。

第 九 章

第二天，尤仑德根本沒有迴避兹皮希科，他也不阻止兹皮希科在路上为达奴莎所作的种种效劳，因为这些都是达奴莎的騎士应尽的本份。相反，兹皮希科却发觉这位斯比荷夫的忧郁的爵爷和善地望着他，仿佛在后悔他昨天不該拒絕他的求婚似的。这位年輕的“弗罗迪卡”也好几次試图同他攀談。他們从克拉科夫动身之后，路上原有很多机会可以談話，因为他們两人都騎着馬陪伴着公爵夫人；但是，每当兹皮希科想要打听他所以不能和达奴莎結合，其中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时，談話就突然停頓了。

尤仑德的脸变得很阴郁，他不安地望着兹皮希科，仿佛害怕自己会泄露什么秘密似的。

兹皮希科則以为，也許公爵夫人知道其中的困难所在；所以，一有机会同夫人私下談話，他就向她打听，但是她也說不出个所以然来。

“当然有个秘密，”她說。“尤仑德自己告訴过我；但是他求我別再問他，因为他不但不愿意說出所以然来，而且也不能說。他准是受了什么誓言的約束，騎士們总会有这样的事。但是，天主将帮助我們，一切都会有圓滿收场的。”

“要是沒有达奴莎，我就会象一只套着鎖鏈的狗，或是陷在沟里的熊那样不幸，”兹皮希科回答道。“那样一来，我就会旣沒有快活，也沒有幸福，只有悲哀和叹息了；那还不如跟威

托特公爵去打韃靼人，让他們杀死我。但是，我先得陪叔叔到波格丹涅茨去，然后再照着我的諾言，从日耳曼人头上去拔下几簇孔雀毛来。也許日耳曼人会杀死我；我宁愿这样一死，而不愿活着看见别人娶达奴莎。”

公爵夫人用她和善的蓝眼睛望着他，有点惊奇地問他：

“那么說，你允許别人娶达奴莎噢？”

“我么？只要我一息尙存，就决不会让这种事发生，除非我的手癱瘓了，拿不起斧头！”

“这一下你可明白过来啦！”

“唉！可我怎么能违背她父亲的意旨而娶她呢？”

公爵夫人听到这話，象是自言自語地說道：

“这种事不见得从来沒有过吧？”

接着，她又对兹皮希科說：

“天主的意志是强过一个父亲的意志的。尤仑德对你說了些什么？他向我說，‘如果这是天主的意旨，那他就可以得到她。’”

“他对我也是这样說的！”兹皮希科喊道。

“你还不明白么？”

“只有这話才是我唯一的安慰，仁慈的夫人。”

“我一定帮助你，你也相信得了达奴莎的坚貞。我昨天还跟她說：‘达奴莎，你会永远爱兹皮希科么？’她回答說：‘我只能是兹皮希科的人，决不会是别人的人。’她还是一朵碧綠的蓓蕾，不过她許了人家什么，就会守信，因为她是騎士的女儿。她的母亲就象她一样。”

“感謝天主！”兹皮希科說。

“你只要記住，要对她忠实；男人是反复无常的；一会儿保証忠貞不渝地爱这个，一会儿又爱那个。”

“如果我竟是这样的人，”兹皮希科激昂地喊道，“愿主耶穌懲罰我。”

“好吧，那就記住。你把你叔父送到波格丹涅茨以后，就到我們朝廷来；那时候，总有机会让你获得騎士爵位；然后，我們再看看有什么办法可想。在这期間，达奴莎也长大了，她自会体念到天主的意旨；虽然她目前已經非常爱你，但这不是一个女人所体会的那种爱。也許那时候尤仑德也会同意，因为我看他很喜欢你。你可以上斯比荷夫去，从那里同尤仑德一起去打日耳曼人；也許你会有机会給他某种很大的帮助，取得他的欢心。”

“仁慈的公爵夫人，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不过，有了您的許可，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这番談話使兹皮希科很是快活。这时，恰好到了第一个驛站，老瑪茨科的健康恶化了，必須留下来等他身体稍微好些再继續赶路。善良的公爵夫人安娜·达奴大把她随身带的所有药品都留給了他，自己却不得不继續赶路。于是，两位波格丹涅茨的騎士同瑪佐夫舍朝廷的人們告别了。兹皮希科俯伏在公爵夫人的足下，又跪在达奴莎的足下；他再一次向她保証永远忠实，希望不久将在崔亨諾夫或者华沙和她再见；最后，他用他那双强壮的手抱起了她，把她举了起来，同时以充滿热情的声調一再地說：

“記住我，我最美丽的花朵！記住我，我的小金魚！”

达奴莎把他当成一个心爱的兄弟似的拥抱着他，把她的

小脸頰貼在他的脸上，泪如雨下。她一再訴說：

“沒有茲皮希科，我不到崔亨諾夫去，我不到崔亨諾夫去！”

尤仑德看出她的悲伤，却不发怒。相反，他和善地向这个年輕人道別；上馬之后，又掉轉头来对他說：

“愿天主保佑你；別生我的气。”

“我怎么能生您的气呢；您是达奴莎的父亲！”茲皮希科恳切地回答。他向着尤仑德的馬鐙俯下身去，这位老人紧握着他的手，說道：

“愿天主帮助你万事如意！懂吧？”

于是，他騎馬而去。但是，茲皮希科懂得他最后一句話的意思是希望他成功；当他回到瑪茨科躺着的那辆馬車上的时候，他說：

“你知道，我相信他是愿意的；只是有什么隐情使得他难以同意。你到过斯比荷夫，閱历又丰富，不妨猜猜看究竟是什么道理。”

但是，瑪茨科病得太重了。从早晨起就发烧，到晚上，热度很高，神志也昏迷了。因此，他并不回答茲皮希科，而是吃惊似地望着他，然后問道：

“他們为什么鳴钟啊？”

茲皮希科吃了一惊。他担心，如果病人听见了钟声，就是表示他即将去世。他也担心这老人也許会沒有神甫来給他做忏悔就死去，使得他即使不是进地獄，至少也得在炼獄里待上好几个世紀；因此，他决定继續赶路，以便尽快赶到某个教区，使瑪茨科能够受到临終的圣祇。

于是，他們当夜就启程上路。兹皮希科坐在馬車中病人旁边的草堆上，一直守到天亮。他时时給他喝一口葡萄酒，瑪茨科一口等不及一口地喝着，因为喝下去使他很舒服。喝完了第二夸脫之后，他神志恢复了；喝完了第三夸脫，他睡着了；他睡得那么熟，使得兹皮希科时时俯下身去看看他是否还活着。

他自从被囚禁在克拉科夫以来，才理解到他是多么爱这位叔父，对他說来，这位叔父就是他的亲生父母。现在他的体会更深了；他觉得，叔父一死，他的生活准会非常凄凉、孤单，除了那个把波格丹涅茨作为抵押品拿了过去的修道院长之外，他再也沒有亲人，沒有朋友，也沒有任何人帮助他。他想到：如果瑪茨科死了，这就給他添了一个向日耳曼人报仇的理由；那些日耳曼人，他几乎为他們丢了脑袋，他所有的祖先都被他們杀死，还有达奴莎的母亲，以及其他許多他认識的、或是他听說过的无辜者，都死在他們手里，于是，他想：

"这整个王国內，沒有人沒吃过他們的苦头，沒有人不愿意报复。"这时候，他記起了在維尔諾跟他战斗过的那些日耳曼人。他知道，即使韃靼人也沒有他們残忍。

破晓打断了他的思索。天气晴朗而寒冷。瑪茨科显然有了好轉，因为他的呼吸比較正常而平静了。直到阳光相当暖和的时候，他才醒来，张开了眼睛問道：

"我好些了。我們到哪里了？"

"我們快到奥尔古斯了。你知道，就是人們挖銀矿的地方。"

"要是誰能得到地底下那些东西，那末，誰就能重建波格丹涅茨了！"

“我看您好些了，”兹皮希科笑着回答。“嗨！即使是筑一所石头城堡也尽够了！我們要到发拉①去，因为那里的神甫們会招待我們，您还可以作忏悔。什么事都由天主安排；但一个人能够良心清白就更好啦。”

“我是一个罪人，我很愿意悔过，”瑪茨科回答。“我昨天晚上梦见魔鬼剝我的皮。他們讲日耳曼話。感謝天主，我好些了。你睡过沒有？”

“我一夜都守着您，怎么能睡呢？”

“那末躺一会儿吧。到了目的地，我会喊醒你的。”

“我睡不着！”

“为什么睡不着？”

兹皮希科望了望他的叔父，說道：

“还不是为了爱情？我心里很痛苦；不过我騎一会儿馬，就会好过些。”

他下了馬車，騎上仆人給他牽过来的馬；这当儿，瑪茨科摸了摸疼痛的肋部；但是，显然他是在想别的事情，而不是在想自己的病痛，因为他忽然抬起头来，咂咂嘴唇，終于說道：

“我想来想去，实在弄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热衷于爱情，你父亲就不是这样子，我也不是。”

兹皮希科幷不回答，却在馬上伸直身子，两手在身后一拍，头一扬，唱起歌来：

我哭了一整夜，从黑夜哭到天明，

① 英譯本注：发拉（fara）是有一定特权的教堂。

你在哪里呀，我心爱的姑娘，我的亲人？
我即使为你悲痛欲絶，又有什么用处，
因为我心中有数，你再也不会见到我。

嗨！

这一声“嗨”在森林中回响，碰在树干上发生震蕩，終于又在远处引起一陣回声，消失在丛林中了。

瑪茨科又摸一摸挨了日耳曼人的矛头的肋部，呻吟了一下，說：

“先前的人比现在聪明！”

接着他沉思了一会，仿佛回想起古时的情境似的，然后又加了一句：

“不过，那时候有些人也很蠢。”

这当儿，他們走出了森林，看见了森林后面采矿工人住的小屋，再过去一些，就是卡齐密斯国王所筑的城墙，和弗拉迪斯拉夫·洛盖戴克国王建造的“发拉”的钟楼。

第　十　章

“发拉”的神甫听了瑪茨科的忏悔，款待了他們；他們在那里歇了夜，第二天早晨启程。出了奥尔古斯克，轉向西利西亚，在交界的地方，他們打算取道大波兰前进。这条路要通过一片大森林，日落时分，森林里听得见长角野牛和野牛的吼叫声，到了夜里，又可以看见狼的眼睛在浓密的榛果树后面

閃爍。而在这条路上威胁行人的最大危险是，边界附近到处都有日耳曼人和日耳曼化了的西利西亚的騎士們的城堡。不錯，在弗拉迪斯拉夫国王同奥波尔希克的公爵納端斯普拉夫的战爭中，由于西利西亚人帮助他們反对弗拉迪斯拉夫国王，大部分的城堡都被波兰人毁坏了；可是，还是小心警戒为妙，特別是在日落以后，必須备好武器。

他們就这样靜悄悄地騎着，兹皮希科感到行程很单調乏味。距离波格丹涅茨大約还有一天的路程时，他們听到了后面有馬匹的鼻息声和馬蹄声。

"有人在追踪我們了，"兹皮希科說。

瑪茨科正醒着，望望天上的星星，象个富有經驗的旅行家一样回答道：

"天快亮了。盜匪們在黑夜尽头的时候是不会拦路打劫的。"

兹皮希科却停住了馬車，叫他的手下人拦路站着，面对着前来的馬匹，等在那里。

一会儿，他果眞在昏暗的微光中看到了好几个騎馬人。其中有一个騎在前头，那人显然不想躲藏，因为他还在唱歌。兹皮希科听不清他唱些什么；只听到那陌生人唱到每一段的結尾，都得高高兴兴地喊上几声"跳啊！跳啊！"

"这是咱們自己人！"他想。

过了一会儿，他嚷道：

"站住！"

"你坐下吧！"一个愉快的声音回答。

"你是誰？"

“你呢?”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們?”

“那你为什么要拦路?”

“快回答,我們的石弓已經上弩了。”

“我們也上好了,——推上,——瞄准!”

“要象个男子汉一样答話,否則,該你吃苦!”

对方听到这話,却唱了一支快乐的歌,仿佛是回答兹皮希科似的。

> 吃苦人碰着吃苦人,
> 在十字路口跳舞……
> 　　跳啊! 跳啊! 跳啊!
> 他們干么跳得那么起劲?
> 大概是久别重逢。
> 　　跳啊! 跳啊! 跳啊![1]

兹皮希科听到这样一个回答,大为吃惊; 这当儿,歌声停了,又是先前那个声音問道:

“瑪茨科老头怎样啦? 他还活着么?”

瑪茨科在馬車上抬起了身子,說:

“天呀,他們是我們自己人哪!”

兹皮希科策馬向前馳去。

“誰問起瑪茨科?”

---

① 歌詞从俄譯本。

"一个邻居。兹戈萃里崔的齐赫。我找了你們一禮拜了，一路来都在打听你們。"

"雷蒂①！叔叔！兹戈萃里崔的齐赫来了！"兹皮希科喊道。

他們开始快快活活地相互問好，因为齐赫确实是他們的邻居，为人很有风趣，是大家喜欢的一个好人。

"唔，您好么？"他問道，一面同瑪茨科握手。"是继續'跳啊'呢，还是不再'跳啊'了？"

"嗨，不再'跳啊'啦！"瑪茨科回答。"但是我看见您很高兴。仁慈的天主，仿佛我已經到了波格丹涅茨。"

"您怎么啦？我听說日耳曼人打伤了您？"

"是呀，这些狗东西！把一支矛头刺在我的肋骨中間。"

"您瞧！"兹皮希科說。"大家都劝他喝熊脂。等我們一到波格丹涅茨，我就夜里带一把斧子到'巴齐'②去。"

"也許雅金卡有一些。"

"哪个雅金卡？您的妻子不是叫做瑪尔戈赫娜么？"瑪茨科問。

"哦！瑪尔戈赫娜不在人世了！瑪尔戈赫娜葬在教会墓地里，到'圣米克尔节'就三年了。她是一个刚强的女子，愿天主的光輝照着她的灵魂！雅金卡同她母亲一模一样，只是年輕些。"

---

① 英譯本注：这是一个常用的快乐的呼喊——有时同别的字連在一起，也作为不幸的呼喊。

② "巴齐"是凿在一棵树上的木头蜂房。熊在黑夜中往往摸到蜂房去，猎熊的人就带了斧头等在那里。

山谷后面是山崗，

女儿的模样总象娘。

跳啊！跳啊！

“我告訴瑪尔戈赫娜别去爬那棵松树，她年紀不輕了。可是她偏要爬。树枝断了，她摔了下来，伤得很厉害；三天里就死了。”

“主啊，愿您的光輝照着她的灵魂！”瑪茨科說。“我記得，我記得！她发脾气的时候，佃农們总要躲到草堆里去。她很能干。原来她从松树上摔下来了！”

“她象一颗松果似地掉了下来。您知道，出丧以后，我悲伤得神志昏迷，他們三天都无法使我清醒过来。他們以为我死了。末后，我哭了很久很久。但是，雅金卡也很能干。多亏她照顾一切。”

“我不大記得她了。我离开的时候，她还沒有斧头柄那么长呢。她能从馬身下走过去，而碰不到馬身。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必定长大了。”

“到‘圣爱格尼斯节’就十五岁了；但是我有一年多沒有看见她了。”

“您为什么沒有看见她？您到哪里去啦？”

“打仗去了。我不必留在家里，雅金卡会照顾一切。”

瑪茨科虽然病着，可是一提起打仗，他就全神貫注地听着，还問道：

“也許您曾經在威斯克拉威托特公爵那里待过吧？”

“不錯，我在那儿，”茲戈萃里崔的齐赫快乐地回答。“嗯，天主沒有賜他好运气；我們給爱迪卡打敗得够惨啦。他們先打死我們的馬匹。韃靼人可不象天主教騎士那样公开攻打你，而是在老远射起箭来。你攻打他，他就逃跑，接着又朝你射箭。对付这种人，你能有什么办法？我們軍队里的騎士們都吹牛說：‘我們不用端起我們的矛，也不用拔出我們的剑，就能把这些毒虫踩在我們的馬蹄下。’他們就这样吹了牛；可是，等到不可胜数的箭嗖嗖地、昏天黑地地射过来的时候，仗却馬上就打完了。十个里头难得有一个活下来。您相信么？半数以上的軍队被打死了；七十个立陶宛和俄罗斯的公爵死在战场上；你数两个礼拜也数不完被打死的貴族和其他叫作‘奥特洛克’的宫廷侍从究竟有多少。”

“我听說过的，”瑪茨科插嘴說，“我們也死了好多騎士呢。”

“唉！十字軍騎士也給杀死了十个，因为他們奉命在威托特的軍队里服务。我們死了許多人，您知道，这是因为他們从来不逃跑。威托特公爵对我們的騎士有很大的信心，打仗的时候，他要一队純粹波兰籍的卫队在他身边。嘻！嘻！他們里头可眞大乱啦，但他沒有損伤一根毫毛！梅尔希丁的斯必特科爵爷被打死了，还有掌剑官培那特，米柯拉伊法官，普罗科普，普尔席茨拉夫，杜勃洛戈斯特，拉席維崔的雅斯柯，皮里克·瑪朱尔，米霍夫的华希，‘伏叶伏大’棱哈，杜姆勃罗伏的雅斯柯，米罗斯拉夫的雅斯柯，希契辟茨基，奥德斯基和陀姆科·拉戈达。誰能数得清所有这些人！他們有些人身上中了韃靼人那么多的箭，死后就象只豪猪，眞是惨不忍睹！”

說到这里，他笑了起来，仿佛是在讲一个最有趣的故事，

又立即唱起歌来：

你这才知道韃靼人的厉害，
他打敗了你就远远逃开！

“唔，后来怎样呢？”兹皮希科問。

“后来大公爵逃掉了；不过他还象往常一样勇敢。你越压得他重，他越跳得远，象一根榛子手杖一样。我們冲到泰伐宁河滩去保护那些过渡的人。赶来援救我們的还有少数几个波兰騎士。第二天，爱迪卡带着一群韃靼人来了；但是他一无成就。嗨！当他要涉过浅滩的时候，我們狠狠地打得他毫无办法。我們打死了和活捉了他們好多人。我自己就捉了五个韃靼人，我把他們送到兹戈苯里崔去了。你們就可以看见他們长着怎样的狗头。”

“在克拉科夫，人們說战爭也許会打到波兰来。”

“唔，爱迪卡可不是个傻瓜！他很知道我們有什么样的騎士；他也知道最伟大的騎士都还留在国内，因为王后不高兴威托特独断独行地发动战爭。嗳，他是狡猾的，那个老家伙爱迪卡！他明白公爵在泰伐宁的軍队已經增加了，早已跑出了什一税土地的范围，逃得老远了呢！”

“但是你却回来了？”

“是的，我回来了。那里沒有事情好干。我在克拉科夫听到你們的消息，得知你們动身比我稍微早些。”

說到这里，他轉向着兹皮希科：

“嗨！我的爵爷，我上次看见你，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可现

在呢，虽然天还沒亮，我可想象得出你已經长得象一头野牛那样大了。你的石弓上了弩啦，誰都看得出你是打过仗的。”

“我是在战爭中长大的。你去問問我叔父，我在这方面是不是有經驗。”

“这倒根本用不着問你叔父；在克拉科夫我看到了塔契夫的爵爷，他告訴了我关于你的情形。但是，我晓得那个瑪朱尔人不愿把他的女儿嫁給你。我可对你絲毫沒有反感，我喜欢你。等你看见我的雅金卡，你就会忘掉那一个姑娘了。她眞是个絕色的美人！”

“即使我看到十个象您的雅格娜[1]一样的姑娘，我也决不会忘掉她。”

“我把莫奇陀里庄园作为她的嫁妆。有好多人向我要雅格娜，你不担心么？”

玆皮希科想要回答：“我可沒向您开过口！”但是玆戈萃里崔的齐赫又开始唱道：

我将伏在你的膝下，
請把雅格娜嫁給我，
　　嘤，把雅格娜嫁給我！

“您总是快乐地唱着歌，”瑪茨科說。

“唔，天上諸圣在做些什么呢？”

“他們唱歌。”

---

① 雅金卡的爱称。

"这可对啦！只有魔鬼在号哭。我宁愿到那些唱歌的地方去，却不愿到那些号哭的地方去；圣彼得将会說：'我們必須让他进天国；否則，他会到地獄里去歌唱，那就不对了。'瞧，天亮了！"

果然天亮了。一会儿，他們来到了一片开闊的林中空地。空地上倒有一大半地方是一个湖，湖边有几个人在捕魚；他們看到这些带着武器的人，都撇下网，立刻拿起鶴嘴鋤和棍棒，站了起来，准备战斗。

"他們以为我們是强盜呢，"齐赫笑着說。"嗨，捕魚的！你們是誰家的人？"

他們一声不响地站了一会儿，怀疑地望着；最后，其中有一个年老的认出了他們都是騎士，便回答道：

"是杜尔查的修道院长神甫的人。"

"那是我們的亲戚，"瑪茨科說，"就是把波格丹涅茨收作抵押品的那一位。这一带一定是他的森林了，一定是刚刚买进来的。"

"他沒有买，"齐赫回答。"他为这一带森林同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打过一仗，看来这修道院长击敗了維尔克。一年前，他們为这一带森林，騎在馬背上用矛和长剑战斗过；結果如何，我不知道，因为我离开了。"

"唔，我們是亲戚，"瑪茨科說，"他不会同我們爭吵的。"

"也許不会；他是一个懂得怎样戴上头盔、具有武俠精神的修道院长；但他是虔誠的，唱起弥撒来也很好听。您不記得么？他望弥撒时大声呼喊，連燕子都从天花板下面的窝里掉了下来。那实在是为天主增光。"

“我当然記得！他能够在十步之外吹熄祭坛上的蜡烛。他到过波格丹涅茨么？”

“到过的，他到过。他在那片地上安排了五个农夫。他也到过兹戈莘里崔我的家。因为，您知道，他給雅金卡施过洗礼，他非常喜爱她，叫她做小女儿。”

“愿天主将賜福于他，要是他肯把那些农夫留給我的話。”瑪茨科說。

“哦！五个农夫算得什么！叫雅金卡去求他，他一定不会不答应。”

說到这里，談話停頓了一会儿，因为灿烂的太阳已經越过这片黑暗的森林，从粉紅色的沙丘那边升起来，照亮了周围的景物。騎士們按照惯例欢呼道：“光荣归于耶穌基督！”于是划过十字后，他們就开始做早禱。

齐赫第一个做完，他对他的旅伴們說：

“我希望不久看见你們过得很好。嗨！你們两人都变了。您，瑪茨科，必須恢复健康。雅金卡会照顾您，因为你們家里沒有女人。誰都能看得出你肋骨中間有一块鉄。”

他又轉身向兹皮希科說：

“你也出来露露面吧。啊，全能的天主！我記得你小时候常常拉住馬尾巴，爬到馬駒的背上；可现在呢，多雄壮的一位騎士啊！脸相就象个小爵爷；身躯却象个刚强的男子汉。这样的身躯甚至能同一头熊搏斗。”

“一头熊对他算得了什么！”瑪茨科說。“他比现在年紀还要小的时候，有个弗里西安人管他叫乳臭未干的小孩，他发起怒来，一把就拉掉了那个弗里西安人的胡子。”

“我知道，”齐赫插嘴说，“以后你们就打起来了，俘获了他们的扈从。塔契夫的爵爷把这件事的全部经过都告诉了我：

来了一个非常骄傲的日耳曼人，
却给揍得眼青鼻肿，进了坟墓。
　　跳啊！跳啊！”

兹皮希科看着齐赫的瘦长的身材，看着他那瘦瘦的脸上长着一只大鼻子，看着他那含笑的圆眼睛，心里觉得好生奇怪。

“哦！”兹皮希科说，“有这样一位邻居，准可以无忧无虑了，但愿天主能使我的叔父恢复健康。”

“有一个快乐的邻居真是件好事情，因为同一个快乐的人在一起是不会有争吵的，”齐赫回答，“听我跟你说吧。你们离开家里已经很久，在波格丹涅茨不见得会很舒服。我不是指农务，农务已经由修道院长去照顾了；他开了一大片森林，并且安排了一些新农夫住在那里。但是，因为他常常到那里去，你们会发现食橱是空的，甚至在屋里，要睡觉板凳没有一条，干草找不到一束；病人总需要舒服一些。你们最好同我一起到兹戈萃里崔去。我很高兴留你们住一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雅金卡会照料波格丹涅茨。由她去安排，你们自己不必操心。兹皮希科可以常常到那里去看看农务；我一定去把修道院长请到兹戈萃里崔来，你们可以同他结清账目。那女孩会好好地侍候您，象侍候父亲一样，生病期间，有女人侍候是最好不过的了。好吧，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接受我的邀请么？”

"我們知道您是一位好人，一向是位好人，"瑪茨科感动地回答；"但是，您可知道，要是我会因这个伤而死的話，我宁愿死在我自己家里。再說人回了家，就是他老啦，他也能过問过問各种事情，检查和料理許多其他的事情。如果天主命令我到另一个世界去，那我沒有办法！即使加意留神，那也是逃不了的。至于不方便嘛，我們在战争中已經习惯了。即使是在一束草上睡觉，对于一个在光禿禿的地上睡了好几年的人，也是愉快的了。我感謝您的好心，如果我不能向您表示我的謝意，天主会許可茲皮希科代我做的。"

以心地和善和急公好义而著名的茲戈萃里崔的齐赫再三邀請，瑪茨科却坚决婉辞："如果我一定要死的話，还是死在自己院子里的好！"

好多年来，他一直想要看看波格丹涅茨；因此，既然现在快到家門口了，他非得去看一次不可，哪怕到那里去度过他最后的一夜也好。天主是慈悲的，終究让他这样一个重病的人赶到了这里。

他用手拭去了眼箝下的泪珠，四下看了一陣，說道：

"如果这一带是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的森林的話，我們今天下午就可以到家了。"

"这些森林现在不属于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了，而是属于修道院长了，"齐赫說。

瑪茨科微笑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說：

"如果是修道院长的，那末有一天，就要是我們的了。"

"啐！刚才您还在談到死哩，"齐赫快活地說，"现在却想比修道院长还要寿长了。"

"不，我不会比他活得长，茲皮希科也許会。"

森林里的号角声打断了他們的談話。齐赫勒住了馬，側耳傾听。

"有人在打猎，"他說。"等一等。"

"也許就是修道院长。在这里遇见他倒是愉快的。"

"靜一靜！"

这时候齐赫轉身向着他的随从們喝道：

"站住！"

他們站住了。只听得号角声更近了，沒多久，还听见一陣狗吠声。

"站住！"齐赫又說了一遍。"他們向着我們这边来了。"

茲皮希科跳下馬来，喊道：

"把石弓給我！这野兽也許会向我們冲来！快！快！"

他从仆人手里把石弓一把搶来，把它撑在地上，用小腹压了下去，身子弯倒，背脊用力弯下去，象一张弓似的，等他双手抓住弓弦，就把它搭上鉄鈎，然后安上一支箭，跳进树林里去了。

"他不用曲柄就拉开了石弓！"齐赫低語說，他对这样大的力气感到吃惊。

"嗬，他是个有力气的孩子！"瑪茨科自豪地回答。

这时候，号角声和狗吠声越来越近了；突然間，树林的右面，发出一陣沉重的践踏声，夹杂着丛林里树枝的折裂声——接着，从林里冲出来了一头毛茸茸的长角老野牛，庞大的头低垂着，眼睛充血，气喘吁吁，煞是可怕。它冲到路旁一道水沟跟前，一下子就跳了过去，落地的时候前脚跌倒了；但它立刻

又站了起来，眼看就要消失在路那边的丛林里了，不料就在这当儿，石弓的弦嗖的一声，发出一陣唿哨似的箭声，这头野兽后脚一仰，竪起身子，在原地打轉，接着猛然吼叫起来，就象遭到了雷击似地倒在地上。

兹皮希科从一棵树后露出脸来，又拉开石弓的弦，准备再射一箭，于是悄悄走近那倒在地上却还在用后脚刨土的野牛。

但是，看了它一眼之后，他从容轉向自己的扈从們，远远向他們喊了起来：

"我这一箭射得很猛，它已經受了重伤。"

"你眞了不起！"齐赫一面策馬向他赶过来，一面說。"一箭就射中了！"

"就是因为隔得近，速度又快。您瞧；不但箭头的鉄，連箭身都整个儿射到它左肩骨下面去了。"

"这附近一定有猎人，他們会来要这头野兽的。"

"我不給！"兹皮希科答道。"我是在路上打死它的，这条路又不是私产。"

"如果路是修道院长的呢？"

"那就让他拿去吧。"

这时候，从森林里跑出来一二十条狗，一看见这野兽，就尖叫着向它冲了过来。

"猎人們馬上就要赶来了，"齐赫說。"瞧！这不是他們么，不过他們还沒有看见这头野兽哩。站住！站住！这里来！这里来！野牛倒在这里！倒在这里！"

齐赫突然不作声了，用手遮着双眼，过了一会儿才說：

"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我眼花了呢，还是我的幻

觉呢?”

“前面有个人騎着一匹花斑馬来了,”兹皮希科說。

齐赫立刻喊了起来:

“耶穌基督啊! 这一定是雅金卡!”

他驟然間高声叫喊道:

“雅格娜! 雅格娜!”

于是他向前冲去;但是不等他的馬迈开大步,兹皮希科已經看见了一个极其奇妙的景象——原来是一个姑娘,象个男人似的騎着一匹黑馬,向他們急馳而来;她手中拿了一张石弓,肩上背着一支刺猪的矛。她的飞扬的头发上滿纏着蛇麻子的球果;她的脸象曙光似的明媚。她的衬衫胸前敞开着,外面披着一件“舍达克”①。她来到了他們跟前,勒住了馬,脸上頓时流露出惊奇、犹豫、快乐的神情;过了好久,她还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是用一种孩子气的声調叫了起来:

“达都罗,达都斯,最亲爱的!”

一刹那之間,她从馬上跳下来了,齐赫也下了馬来迎接她;她扑到父亲身上,抱住了他的脖子。好大一陣工夫,兹皮希科只听见父女两人的亲吻声和一声声愉快的呼喊:“达都罗!”“雅古拉②!”“达都罗!”“雅古拉!”

双方的扈从們现在都走近了,瑪茨科也到了;他們父女俩还在一声声彼此呼喊着:“达都罗!”“雅古拉!”而且互相亲吻着。最后,雅金卡問道:

---

① 一种皮外套。

② 雅金卡的爱称。

“这样說来，您是决定不参加打仗，回家来了么？您身体好么？”

“不去打仗了。我怎么会身体不好呢？你呢？还有小伙子們呢？他們也都好么？一定都很好，否則，你也不会在森林里奔跑了。但是，我的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您沒有看见我在打猎么？”雅金卡回答，一面笑着。

“在别人的树林里打猎么？”

“修道院长允許我的。他还給我派来了几个有經驗的猎人和一群猎狗哩。”

說到这里，她轉身向仆人們：

“把这些狗赶走，它們会咬破兽皮的！”

然后对齐赫說：

“哦，您回来了，我多么高兴！”他們又亲吻起来。等亲吻好了，雅格娜說：

“我們现在离家很远了，都是为了追这头野兽。我們准追了十多哩路啦，馬都跑不动了。这头长角野牛有多大啊！您看到沒有？它至少中了我三支箭，最后一箭才結果了它。”

“最后一箭結果了它，可不是你的箭，是这位青年騎士把它射死的。”

雅金卡把头发往后一甩，目光銳利地望着兹皮希科，表情不大友善。

“你知道他是誰么？”齐赫問。

“我不知道。”

“怪不得你不认識他了，因为他长大了。你也許认得波格丹涅茨的老瑪茨科吧？”

"天主啊！是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么？"雅金卡喊道。

她走到馬車跟前，吻着瑪茨科的手。

"是您么？"

"是呀，是我；我不得不坐在馬車上，因为日耳曼人把我射伤了。"

"什么日耳曼人？不是在跟韃靼人打仗么？"

"仗倒是同韃靼人在打，但是我們沒有参加那场战爭；我們在立陶宛打过仗，玆皮希科和我。"

"玆皮希科在哪里？"

"你还不认得玆皮希科？"瑪茨科微笑着說。

"那个人就是玆皮希科么？"这姑娘喊道，一面重新望着这年輕的騎士。

"是的，就是他。"

"你得吻他一下，他是你的老朋友啦！"齐赫高兴地說。

雅金卡快乐地轉向玆皮希科；但是她突然往后一退，用手掩住了眼睛，說：

"我怕羞。"

"我們从小就认識了，"玆皮希科說。

"是啊！我們很熟。我記得八年前，你同瑪茨科来訪問过我們，那时候，我的媽都拉[1]还給了我們一些蜜漬的堅果，你仗着自己年紀大，还用拳头打了我，把所有的堅果都吃掉了。"

"他现在可不会那样了！"瑪茨科說。"他跟随过威托特公爵，在克拉科夫的城堡里待过，已經学会了宮廷的礼节啦。"

---

① 母亲之爱称。

但是雅金卡现在却在想别的事，后来才向兹皮希科問道：

“那末是你射死这头长角野牛的了？”

“是的。”

“我們得看看箭在哪里。”

“你看不见的，箭射进它的肩胛骨下面去了。”

“安静些，别吵嘴，”齐赫說，“我們都看到他射死这头长角野牛的，我們还看见他更出色的本事哩：他不用曲柄就能拉开石弓。”

雅金卡第三次望了望兹皮希科，这一回还带着惊奇的神情。

“你不用曲柄就能拉开石弓么？”

兹皮希科发现她声調中有些怀疑的意味，便把松了弦的石弓撑在地上，一眨眼間就把它拉开了；接着，为了要表示他熟悉騎士礼节，他一腿跪下，把弓递給雅金卡。但是这姑娘并沒有从他手里接过弓来，却突然脸紅耳赤了——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連忙扣起她在騎馬飞馳时被风吹开的衬衫。

第十一章

瑪茨科和兹皮希科到达波格丹涅茨的第二天，就到他們老家附近四处去看看；他們立刻想到兹戈苯里崔的齐赫告訴他們的話沒有錯，果然一开始他們会感到不很舒服。

耕作方面进行得还不錯。有好几处田地正由修道院长安

置在那里的农夫們在耕种。波格丹涅茨本来有很多耕地；但是，經过普洛夫崔一役，“格拉其”族伤亡殆尽，缺乏劳动力；后来，又經过了西利西亚的日耳曼人侵犯，接着又是拿仑支同格尔齐瑪尔奇克两个家族的战爭，于是富饒的田地上都长滿了树木。瑪茨科也无能为力。几年来他一直想从克尔席斯尼阿弄一批农民过来，租田給他們种，可惜白白地費了力气，他們都不肯来，宁愿留在自己的一小块一小块土地上，不愿耕种别人的土地。可是，他的招募毕竟吸引来了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历次战爭中，他又俘获了几个奴隶，把他們配了婚，让他們在这里住下来；这样，村里的人丁就兴旺起来了。但是，这对他說来，却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因此，他一有机会，就把整个波格丹涅茨抵押出去，认为让这位有权势的修道院长去把农夫移居到这片土地上来会比較容易些，他也設想战爭会給他和玆皮希科带来人手和金錢。事实上，修道院长确是精力旺盛的。他派了五个农戶来补充波格丹涅茨的劳动力；他增加了牛馬牲畜，后来又造了一所谷仓、一个馬厩和一所牛舍。但是，因为他不住在波格丹涅茨，房屋并沒有修理。瑪茨科本希望他回来的时候，这座小城已經围上一道沟和栅栏，哪知結果却是一切都和他离开时一个样，不同的只是，墙壁比以前更傾斜了，看来似乎还低了些，因为墙壁都往地里陷得更深了。

这間屋子有一个大厅，两个有套房的大房間，和一間厨房。房間里有牛膀胱做的窗戶；每个房間中央有一座石灰做的火炉，烟从天花板上的一个洞孔出去。在现在被烟熏黑的天花板上，先前总是挂着熏野猪腿、熊腿、鹿腿、麋鹿的后股、

一片片牛肉和一卷卷香肠。但是，现在，这些鉤子以及架在墙上、用来放罐子和陶器碟子的擱板，都已空空如也。不空的只有擱板下面的那半截墙，因为兹皮希科已經吩咐他的仆人們在上面挂起了头盔、胸甲、长剑和短剑，接下去挂的是刺野猪的矛和叉，馬衣和鞍座。烟容易熏黑这些武器，必須經常把它們擦擦干淨，但是，瑪茨科是細心的，他命令仆人們把貴重的衣服放到他睡觉的套房里去。

在前房靠近窗口的地方，有几张松木桌子和松木凳子，爵爷們总是坐在这些凳子上和他們所有的仆人一同进餐的。过慣战场生活的人总是容易满足的；但是，波格丹涅茨沒有面包，沒有面粉，也沒有碟子。农民們有什么就送来什么；瑪茨科期待着邻居們会按照当时他們乐于助人的风尙来帮助他；他的期待沒有落空，至少兹戈萃里崔的齐赫是这样做了。

第二天，这位老"弗罗迪卡"坐在屋前的一根圓木材上，对着爽朗的秋光，心曠神怡，雅金卡騎着她那匹黑馬来了；她下了馬，走到瑪茨科跟前；由于一路上騎馬跑得太快了，气也喘不过来，面孔紅得象只苹果。她說：

"愿天主保佑您！'达都罗'派我来問候您的健康。"

"我沒有更坏，"瑪茨科回答；"至少我是睡在自己的屋里了。"

"但是您决計不会舒服的，病人需要一些照顾。"

"我們是硬汉子。确实，开头是不很舒服的，但是我們并沒挨餓。我們已吩咐宰了一头牛和两只羊，这样就可以大吃其肉了。女人們拿来了一些面粉和鸡蛋；最糟的是我們沒有碟子。"

“唔，我吩咐我的仆人們装了两馬車东西来了。一辆装着两张床和一些碟子，另一辆是各种食物。有餅，有面粉，有咸猪肉，有干菌；还有一大桶麦酒和一大桶蜂蜜酒；凡是我們家里有的东西，各种都拿了一点来。”

瑪茨科对这种善意非常感激，他撫摸着雅金卡的头，說道：

“愿天主报答你的父亲和你。等我們的家境稍微好轉，我們一定送还这些食物。”

“您倒精明！我們可不象日耳曼人，給了人家东西还要拿回去。”

“好吧，那就更要祈求天主报答你了。你父亲告訴我們說，你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管家人，还說你照管了兹戈萃里崔整整一年？”

“是的！如果您需要别的什么东西，派个人来好了；只是要派一个知道需要什么东西的人，因为一个愚笨的仆人总是弄不懂人家要派他去干什么。”

說到这里，雅金卡开始向四下一望，瑪茨科看到了，微笑一下，問道：

“你在找誰啊？”

“我不找誰！”

“我一定派兹皮希科去謝謝你和你的父亲。你喜欢兹皮希科么？”

“我連看都沒有看清楚他哩。”

“那你现在就仔細看看吧，他刚好来了。”

兹皮希科果眞从馬厩里来了；他穿一件馴鹿皮外套，戴一頂圓毡帽，很象头盔下面的那种衬帽；他的头发沒有絡上发

网，齐眉毛修剪得匀匀称称，一綹綹的金发垂在双肩上；他一看到这姑娘就敏捷地走过来；他身材高大、举止优雅，样子象一个貴族的侍从。

雅金卡轉向瑪茨科，仿佛要表示她是特地来看他似的；兹皮希科却快快活活地欢迎了她，握住她的手举到嘴边吻着，也不由得她不肯。

“你为什么吻我的手？”她問，“我是一个神甫么？”

“这是规矩，你不能抗拒。”

“即使他吻了你两只手，”瑪茨科說，“也不足以表示我們对你送来的这么些东西的謝意。”

“你带来了什么？”兹皮希科問，一面扫視着整个院子，看来看去只看见縛在柱子上的那匹黑馬。

“馬車还沒有来，但就要到了，”雅金卡回答道。

瑪茨科开始一一列举她带来的东西；但是，当他提到两张床的时候，兹皮希科說：

“我睡在野牛皮上就很滿意了；不过，我还是要謝謝你，因为你也想到了我。”

“想到你的可不是我，而是‘达都罗’，”这姑娘答道，脸紅了起来。“你要是高兴睡在野牛皮上，尽管睡好啦。”

“我宁愿有什么就睡什么。有时候打过仗之后，我就把一个十字軍騎士的尸体垫在头底下作枕头睡觉。”

“你是在告訴我你打死过一个十字軍騎士么？我肯定你沒有打过。”

兹皮希科并不回答，却笑了起来。倒是瑪茨科嚷了起来：

“天哪，姑娘，你还不知道他呢！他别的事情沒有干过，可就

是会杀日耳曼人。他能用一把斧、一支矛或者任何武器战斗；只消他远远看见一个日耳曼人，你就得拿绳子把他縛住，否则，他就会冲上去攻击人家。在克拉科夫，他要打死使者里赫頓斯坦，为了这，他差点儿給斫掉脑袋。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还要告訴你那两个弗里西安人的事，我們获取了他們的扈从，从他們那里拿到很多貴重的战利品，只要用一半就能贖回波格丹涅茨。”

于是瑪茨科开始讲起他同那两个弗里西安人的决斗；也談到他們的其他险遇和他們所建立的业绩。他談到他們如何在城墙后面、在曠野里同外国最伟大的騎士战斗，如何同日耳曼人、法兰西人、英吉利人和勃艮第人战斗。他还告訴她，他們看见过一些什么事物：他們见到过十字軍騎士团的紅砖城堡，立陶宛人的木头“格罗杰崔”① 和教堂，比波格丹涅茨附近能看到的都要美丽；还看到好些大城市和立陶宛鬼神夜間在那里号哭的可怕的荒野，以及其他許多形形色色的奇异的事情；他說，无論在什么地方，无論在哪一次战斗中，兹皮希科总是战无不胜，因此，最伟大的騎士們都对他感到惊奇。

雅金卡正靠近瑪茨科坐在一根圓木上，听得张大了嘴巴，怀着不断增长的欽佩和惊奇的神情望着这年輕的騎士。最后，瑪茨科讲完了，她叹了一口气，說：

“可惜我不是一个男孩！”

兹皮希科在听瑪茨科讲話的时候，也总是仔細望着雅金卡，但看来，他是在想别的事情，因为他突然說：

---

① 即堡垒或城堡。

“你长成一个多么美的姑娘啦！”

雅金卡既不乐意、又很伤心地回答說：

“比我美的人你见得多啦。”

但是，兹皮希科倒是眞心誠意地回答她說，象她这样美貌的人，他还见得不多，因为雅金卡是个旣健康、又年輕、又有力气的姑娘。难怪老修道院长常說她看来象一棵松树。她身上沒有一处不美：苗条的身材，宽闊的、仿佛是大理石雕出来的胸部，鮮紅的嘴唇，灵活的蓝眼睛。她也穿着得比在森林里打猎的时候更考究了。脖子上挂了一串紅珠子的項鏈，身上穿一件綠布面子的对襟皮外套，一件手工織的裙子和一双新的长靴。連老瑪茨科也注意到了这身美丽的服飾，他看了她一会之后，說道：

“你为什么打扮得象上教堂去那样呢？”

但她不回答，却喊道：

“馬車来了！”

馬車果然到了，她連忙跳了过去，兹皮希科也跟着出去了。卸車的时間相当长，瑪茨科感到非常满足，他看到一件东西就要贊美雅金卡一声。姑娘动身回家的时候已經薄暮了。她正准备上馬，兹皮希科突然抱住了她，她还来不及說話，就把她举到了鞍上。这时候，她脸紅得象朝霞，回过头来，声調柔和地向他說：

“你是个多么有力气的小伙子啊！”

他并沒有注意到她的惶惑和脸紅，因为天黑了，因此他只是笑了笑說：

“你不怕野兽么？现在是夜里了！”

“馬車里有一支刺野猪的矛。把它拿給我。”

兹皮希科走到馬車跟前，拿了野猪矛，交給雅金卡說：

“祝你健康！”

“祝你健康！”她回答。

“愿天主报答你！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到兹戈李里崔来謝謝齐赫和你的一番好意。”

“来吧！欢迎你来！”

她策馬奔去，就消失在路旁的丛林里了。

兹皮希科回到他叔父跟前。

“你应該进去啦。”

瑪茨科可沒有从圓木上移动身子，只是答道：

“嗨！多好的姑娘啊！她使得我們的院子增光了！”

“这倒是实話！”

沉默了一会儿。瑪茨科一面望着星星，一面似乎在想什么事情；后来他說話了，仿佛是在自言自語：

“她长得漂亮，又是个好管家，尽管她才不过十五岁。”

“是的！”兹皮希科回答。“因此老齐赫很鍾爱她。”

“他还說莫奇陀里的产业将来就是她的嫁妆；那里牧场上还有一群牝馬和好多馬駒哩。”

“莫奇陀里的田产不是包括好多沼地么？”

“是的，沼泽地里还有不少水獭。”

又是沉默。瑪茨科关切地望了兹皮希科一会儿，終于問道：

“你在想些什么呀？”

“看见雅金卡，使我想起了达奴莎，好象有什么东西刺痛

着我的心。"

"我們进屋里去吧，"老"弗罗迪卡"回答。"时間不早了。"

瑪茨科吃力地站了起来，倚在茲皮希科身上，由他領着到套房里去。

第二天，茲皮希科到茲戈苯里崔去了，因为瑪茨科老催促他。他还一定要他带两个仆人一起去摆摆场面，又要他穿上最好的衣服，表示对齐赫的尊敬和感謝。茲皮希科照他的話做了，打扮得象去参加婚礼似的；穿着他的鑲着金縫、綉着金"格列芬"的白緞子"雅卡"。齐赫张开双臂眞心誠意地用欢乐和歌唱接待了他；雅金卡呢，一走进来，就仿佛在地上生了根似地停住了，提在手里的一桶葡萄酒几乎也掉下地来；她还以为是来了一位王子哩。她变得羞怯起来了，默默地坐在那里，不时擦着眼睛，仿佛要让自己从梦中醒过来似的。这个不懂世故的茲皮希科却以为她不愿意同他說話，其中一定有什么他所不了解的原因，因此，他只是同齐赫談話，頌扬他的慷慨，贊美茲戈苯里崔这所房屋；說起这座房屋，确实是同波格丹涅茨的房屋大不相同。

处处都显得舒服和富裕。房間里的窗子是用牛角切成的薄片制成的，磨得象玻璃一般透明。房間中央不装火炉，而在四角有很大的烟囱。地板是用落叶松做成的，四壁挂着一套套甲胄和許多擦得灿亮的碟子、銀湯匙。满地鋪着从战争中带回来的貴重地毯。許多桌子下面都有庞大的长角野牛皮。齐赫很高兴地指着他的財富，說这都是雅金卡的家产。他領茲皮希科到洋溢着松脂和薄荷香味的套房里去。那里的天花板上挂着一大捆一大捆的狼皮、狐狸皮、水獺皮和貂鼠皮。他

指給他看干酪、蜂蜜、蜜蜡、一桶桶面粉、一箱箱干面包、大麻和干菌等等食物。然后他同他去看谷仓、儲藏室、馬厩、牛舍和摆满了打猎器具与漁网的小屋。兹皮希科让这些財富看得眼花撩乱，使得他在吃晚飯时禁不住大加贊美。

"住在兹戈萃里崔多快乐啊！"他喊道。

"在莫奇陀里，也差不多有同样的財产，"齐赫回答。"你記得莫奇陀里么？它离波格丹涅茨不远。从前我們的祖先曾經为疆界发生过爭执，还相互挑过战，但是我决不会爭执的。"

說到这里，他在兹皮希科的大杯里斟满了蜂蜜酒，問道：

"你也許喜欢唱歌吧？"

"不，"兹皮希科回答；"但是我很高兴听您唱。"

"兹戈萃里崔将来要归幼熊所有。"

"您說幼熊是什么意思？"

"噢，那就是雅金卡的兄弟們呀。"

"嗨！它們不会在冬天吮自己的脚爪的。①"

"确实如此。但是，雅金卡也会在莫奇陀里得到財富的。"

"这倒是眞的！"

"你为什么不吃不喝？雅金卡，給我們倒酒。"

"我正在尽量吃喝呢。"

"把你的皮带松一松，你就能吃喝得更多了。你的腰带多美啊！你們一定在立陶宛获得了很多战利品吧！"

"我們沒有什么可抱怨的，"兹皮希科回答，他高兴地抓住这个机会，說明波格丹涅茨的后代不再是穷"弗罗迪卡"了。

---

① 意即不会挨冻受餓。

“我們把一部分战利品在克拉科夫出卖了，得到了四十个銀‘格里温’。”

“未必吧！怎么，这笔錢大可以置一笔产业哩。”

“是的。有一套米兰制的甲冑，因为我叔父认为就要过时了，把它卖了一笔好价錢。”

“我知道！唔，到立陶宛去眞是值得。本来我也想去，可是我又害怕。”

“怕什么？怕十字軍騎士团么？”

“嗳，誰会怕日耳曼人？我是怕那些异教的鬼神。似乎树林里的鬼神多着呢。”

“它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藏身，因为它們的庙宇給燒掉了。以前它們过得很好；但是，现在它們只好靠菌和螞蚁过活了。”

“您见过么？”

“沒有，我自己沒有见过；但是我听到见过的人說起过。有时候，就有那么一个会从树后面伸出一只多毛的脚爪来，搖来搖去，討东西吃。”

“瑪茨科也这样告訴过我，”雅金卡应道。

“是的！他也在路上告訴过我。”齐赫补充說。“唔，不奇怪！我們国家里也有，虽然我們早已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了，但是，我們也能够在沼地里听见笑声；而且虽然神甫在教堂里斥責这种迷信的說法，但是，为小鬼們放一碟吃的东西总是上策；否則，他們就会在墙壁上乱抓乱搔，吵得你睡不着觉。雅金卡，我最亲爱的，放一个盘子在門坎上。”

雅金卡拿了一只装满鸡蛋通心面和干酪的土碗，放在門

坎上。齐赫說：

“神甫要駡的！但是主耶穌是不会为一盘通心面发脾气的；而一个神，它的肚子吃飽了，却会保护你不遭火灾，不遭偸窃。”

于是他向着兹皮希科說：

“你寬寬腰带，唱支歌吧！”

“最好您唱，否則請雅金卡小姐唱也行。”

“我們要大家輪流唱，”齐赫喊道。“我們有一个仆人，他会吹木笛給我們伴奏。叫那汉子来！”

他們把那仆人叫来了。他坐在板凳上，把横笛凑到嘴边，等着給人伴奏。

沒有一个人愿意第一个唱。最后齐赫叫雅金卡开始唱；雅金卡虽然因为兹皮希科在场而感到羞怯，也只得从凳上站起身来，双手插在帷裙下面，开始唱了：

如果我有
雛鵝的小巧的双翅，
我就飞向
西利西亚的雅錫克。

兹皮希科的眼睛张得很大，跳了起来，叫道：

“您从哪里学会这支歌的？”

雅金卡惊奇地望着他。

“每个人都会唱。您怎么啦？”

齐赫以为兹皮希科有些醉了，把自己的快活的脸轉向他

說：

“寬寬腰带吧！这会使你好过些！”

兹皮希科脸上带着惊愕的神色站了一会儿；后来，因为感情平复了，就对雅金卡說：

“請原諒我，我突然記起了一件事情。唱下去吧。”

“您莫不是听了这支歌伤心起来了？”

“哝，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回答，声調有点发抖。“叫我整夜听这支歌也不要紧。”

于是他坐下了，用手掩住脸，静听着。

雅金卡又唱了一段；但是，她唱完了，看到兹皮希科的手指上淌下了一大滴泪珠。

于是她輕巧地挨着他坐下，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

“您怎么啦？我并不愿意使您哭。告訴我，您怎么啦？”

“沒什么！沒什么！”兹皮希科叹了一口气，答道。“說来話长。但是这已經过去了。我现在觉得愉快了。”

“您也許要喝些甜葡萄酒吧？”

“好姑娘！”齐赫喊道。“叫他‘兹皮希科’吧，你呢，叫她‘雅金卡’，你們是从小就认識的。”

于是，他对着他的女儿說：

“不要因为你小时候挨过他打就害怕，他现在不会打人了。”

“我一定不打人！”兹皮希科快活地回答。“她如果要懲罰我，现在还可以打我。”

雅金卡为了要叫他高兴，就用小拳头打着他玩。

“給我們拿葡萄酒来！”快活的兹戈萃里崔的爵爷喊道。

雅金卡跑向壁橱那边去，拿出了一瓶葡萄酒、两只美丽的銀杯和两块干酪，那酒杯是由一个弗罗茨拉夫[1]的銀匠雕刻的。

齐赫有点醉意了，他紧紧抱着那瓶子，好象把它当作自己女儿似的和它說起話来：

"哦，我亲爱的姑娘！我該怎么办呢，我这可怜虫啊，等人家把你从兹戈萃里崔娶走了，我該怎么办呢？"

"啊，您很快就得把她嫁走啦！"兹皮希科喊道。

齐赫笑了起来。

"嘻！嘻！这姑娘才十五岁就这样喜欢接近男孩子了！老远看见一个小伙子，她就会加快脚步走过去！"

"达都休，你再不停嘴，我就要走啦，"雅金卡說。

"别走！你还是待在这里的好。"于是，他继續对兹皮希科說：

"有两个小伙子常常到我們家里来。其中一个是小維尔克，勃尔左卓伐的老維尔克的儿子；另外一个是罗戈夫的契当[2]。要是他們在这里碰上了你，他們一定会向你咬牙切齿，象他們彼此之間咬牙切齿一样。"

"哎喲！"兹皮希科說着，便問雅金卡：

"你喜欢哪一个呢？"

"一个也不喜欢。"

"維尔克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齐赫說。

---

① 英譯本注：即日耳曼文的北勒斯劳。

② 契当是眢席茨瓦夫的簡称。

“让它向别人叫去！[1]”

“那么契当呢？”

雅金卡笑了起来：

“契当，”她向兹皮希科說，“他脸上长着毛，象头山羊一般，簡直連眼睛都看不见；他身上的脂肪多得象一头熊。”

这时候，兹皮希科用手拍拍脑袋，仿佛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来，說道：

“啊！我必須再向你們要一件东西；你們有熊脂么？我要弄点儿給我叔父做药用，我在波格丹涅茨一点也找不到。”

“我們本来倒有一些的，”雅金卡回答；“但是，伙計們擦弓用掉了一些，余下的都給狗吃掉了。”

“一点也沒有了么？”

“一点也沒有了！”

“唔，那末，明天我得到树林里去找啦。”

“要組織一次猎熊队；树林里熊很多；如果你要打猎工具，我們一定借給你。”

“我可等不及了。我这几天夜里就到‘巴齐’（蜂房）那里去看看。”

“你得带几个猎人一起去。”

“不，不必，那反而会把野兽吓走。”

“至少你要带一张石弓！”

“夜里带石弓有什么用？现在又沒有月亮！我要带一把

---

[1] “維尔克”一字原意为“狠”，故云“向别人叫去！”，这是双关語。据俄譯本譯出。

叉和一把利斧，明天一个人去。”

雅金卡沉默了一会儿；但是，她脸上流露出非常不安的神情。

“去年，”她說，“我們有一个猎人叫貝兹杜赫，让一头熊咬死了。这种事很危险，因为熊一看见人走近‘巴齐’，立刻就用两条前腿扑过去。”

“要是它跑掉了，我就弄不到手了，”兹皮希科回答。

这时，打瞌睡的齐赫突然醒了过来，唱起歌来：

你是辛苦的庫巴，
我是閑蕩的瑪契克，
早晨你带着犂到田里去，
我却同卡莎在享乐。
　　跳啊！跳啊！

接着他对兹皮希科說：

“你知道吧？他們是两个，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和罗戈夫的契当；你呢？”

雅金卡怕齐赫說得太多，連忙走到兹皮希科跟前，問道：

“你什么时候去？明天么？”

“明天太阳落山后。”

“到哪个‘巴齐’？”

“到我們波格丹涅茨的那个，离你們的边界不远，靠近拉捷科夫的沼地。他們告訴我，在那里很容易猎到一头熊。”

第十二章

由于瑪茨科的病情恶化了，兹皮希科按照原来的打算去捕熊。瑪茨科刚到波格丹涅茨的那一陣，因为心里快乐，加上一到家，就忙着张罗这，张罗那，身体总算撑下来了；可是到第三天，又发热了，而且痛得厉害，不得不躺到床上去。兹皮希科白天先到"巴齐"去察看了一次，看见那里的湿泥上有熊的脚印。他同林中养蜂人华夫列克商量了一下，那养蜂人同他的两条凶猛的波特哈尔[1]狗住在不远的一所小屋里，但现在因为天气冷了，他就要回村子里去了。

他們拆掉了小屋，华夫列克牵着两条狗。他們先在树木上到处涂上蜂蜜，让香味吸引野兽前来。兹皮希科回到家里去准备行动。他穿了一件暖热的馴鹿皮坎肩；头上戴一頂鉄絲做的无边帽；最后，拿了一把鋒利的叉和一把闊口的鋼斧。日落以前，他就选定了地位，划过十字，坐下来等着。

落日的紅光还在巨大的松树枝之間照耀着。烏鴉在树頂飞翔，一边哇哇叫，一边拍着翅膀；这里，那里，都有野兎向水边跳去，弄得地上的枯叶沙沙作响；偶尔有一只敏捷的貂鼠竄了过去。在丛林里，还听见鳥类的啁啾声——后来又逐漸停息了。

太阳落山后，森林里又开始有了噪声。立刻有一群野猪

① 英譯本注：波特哈尔是喀尔巴阡山脉的一部分。

慌慌忙忙、噴着鼻息从兹皮希科身旁跑过；接着是一大群麋鹿急馳而过，每一只麋鹿都把头抵着前面一只的尾巴。枯枝在它們的足蹄下发出嚓嚓声，森林里激起一片回响；它們在夜里向着沼泽地奔去，因为那里又阴凉又太平。最后，天空里閃现出一片暮靄，松树頂上被它照耀得好象在着火燃烧；于是一切又逐漸安静下来了。森林里寂静无声。暮靄从地面上升起，和蒙矓的天光相接；光綫愈来愈微弱，接着是幽暗、发黑，終于就消失了。

"现在，一切都要寂靜了，只等狠吼，"兹皮希科想。

他懊悔沒有带石弓来，否则倒可以輕而易举地打一只野猪或一头麋鹿。这时，沼泽中传来含糊的声音，好象是沉重的喘息和呼嘯。兹皮希科有点忧惧地望着沼泽，因为过去有一个农夫拉捷克住在这里一所小土屋里，后来他一家人突然失踪了，好象被大地吞沒了似的。有人說他們被强盜綁架去了；但是，另外有些人却在这小屋周圍看见一些非人非兽的奇怪足印。人們一提起这事就搖头不止，甚至談到要从克尔席斯尼阿去找一个神甫来为这小屋驅邪。但是他們沒有那么做，因为沒有人愿意住到那所小屋里去，从那时候起，这所小屋就有了凶屋的名声。其实，那个林中养蜂人华夫列克对那些話倒是毫不在意。

兹皮希科因为备有叉和斧，并不怕野兽；但是他一想到那些鬼怪，心里仍然不免有些不安，所以那陣声音一停止，他倒高兴起来了。

最后的回声也停止了，完全沉寂了。风停了，連松树頂上通常的呼嘯声也沒有了。时而有一顆松球掉下来，在这深沉

的静寂中发出相当大的响声；继而一切又都寂静了，兹皮希科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他这样静静地坐了好久，先是想着熊，接着又想到达奴莎。他回想起同公爵夫人告别时，如何把她抱在怀里，她如何哭；他记起了她的金黄色的头发，她的明媚的脸蛋，她的毛茛花冠，她的歌唱，她的深口红鞋，以及从他第一次看到她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心里是这么渴望着见她，以致忘了自己是在森林里等熊；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一定要去看你，因为我没有你活不下去。"

他觉得他必须到玛佐夫舍去；如果他留在波格丹涅茨，他会落得一事无成。他想起尤仑德和他的奇怪的异议；于是他更认为要去一趟，去弄弄明白究竟障碍何在，是否用挑战决斗也不能消除这个障碍呢？最后，他好象看到达奴莎向他伸着双手，喊道：

"来吧，兹皮希古！来吧！"他怎么能拒绝呢？

他没有睡着，却象是在梦中一样清楚地看见她。她就在前面，骑马走在公爵夫人身旁，弹着她的小琵琶，一边哼着歌，一边想念着他。他认为她马上会看见他的，也许，她会回过头来看看他。

这时候，兹皮希科清醒过来了，仔细听着，因为他听见身后有一阵沙沙声。他把手中的叉握得更紧，伸长了脖子，仔细倾听。

沙沙声迫近了，而且十分清晰。好象什么东西的脚在小心走路，枯枝发出了咔嚓咔嚓声，落叶沙沙地响。有个什么东西来了。

沙沙声时发时止，仿佛那野兽在树下停住了；接着，四周是那么静，兹皮希科耳鸣起来了；一会儿，又听见那缓慢的、小心的脚步声。那东西来得如此谨慎，兹皮希科不禁有点惊奇。

"我相信 '那老家伙'① 一定害怕以前在这间小屋里的两条狗，"他心里想；"可也说不定是一只狼，已经嗅出了我。"

现在，不再听到脚步声了。可是，兹皮希科断定在他身后二三十步的地方一定有个什么东西停下来了。

他四下看了一两次；虽然能够很清楚地看见树干，却看不见别的东西。他只得等在那里。

等了很久很久，兹皮希科又感到惊奇了。

"一头熊决不会走来停在'巴齐'下面睡觉的；一只狼如果早就嗅出了我，也不会等到早晨的。"

他这样一想，突然全身打了一阵寒颤：

"要是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从沼地里走过来，打算从后面来吓唬我呢！要是有一个淹死鬼用一双滑腻腻的手臂来抓住我，或者一个鬼怪用一双绿眼睛直望着我的脸呢！要是一颗蓝色的头撑着一双蜘蛛腿从树后走出来，大笑起来呢！"

他觉得他的头发在他的无边铁丝帽下面一根根竖了起来。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前面又响起一阵沙沙声，比前一回更清晰。兹皮希科呼吸比较舒畅了；他认为这只"怪物"已经在他身边绕了一圈，现在正从前面走过来；他倒宁愿这样。他牢牢地握住叉，默默地站起身来等着。

---

① 熊的诨名。

突然間，他听到头頂上松树的沙沙声，感觉到从沼地里吹来一陣风扑到他脸上，随即嗅到了熊的气息。

絲毫也不用怀疑，是一头“米斯”① 来了！

兹皮希科不再害怕，他側着头，全神貫注地听着，看着。沉重而清晰的脚步愈来愈近；气味愈来愈强烈；随即听见鼻息声和哼哼声了。

“我希望不要两头一起来！”兹皮希科想。

但这时，他看见他面前那只野兽的又大又黑的形体了，它正順着风向走来，还嗅不到他；它的注意力也被树上的蜂蜜气味吸引住了。

“来吧，老家伙！”兹皮希科喊了一声，从松树下面走了出来。

熊短促地吼了一下，仿佛被一个意外的幽灵吓了一跳；但是它已經走得太近，逃不掉了；因此，一刹那間，它竖起了后脚，叉开前足，好象要紧紧地抱住他似的。这正中兹皮希科的下怀；他集中全力，象閃电似的跳了过去，使出他壮健的双臂和全身的力量，把叉对准这野兽的胸口直刺进去。

整座森林都响彻了恐怖的吼叫。熊用它的脚爪抓住了鉄叉，想把它拉出来，但是叉尖刺进去太深了；因此，疼痛使它吼得更加可怕。为了要抓住兹皮希科，它斜倚着叉朝他身上扑过来，这就使叉刺进更深。兹皮希科不知道已經刺得够深，他依旧紧握住叉柄。人与兽搏斗起来了。森林里响彻了憤怒和絕望的吼声。

---

① 熊的俗名。

兹皮希科先得把叉柄的尖端插在地上，才能使用斧子。熊却抓住了叉柄，也象兹皮希科一样摇动着。尽管叉尖越刺越深，使得它越来越疼痛，它还是不让自己给“顶”在地上。这场可怕的格斗就这样继续下去，兹皮希科终于觉得精疲力竭了。要是他倒下去，那他就完了；因此，他鼓足全身的力量，竭力使出双臂的气力，立定脚跟，把背弯得象一张弓，免得被摔到后面去；在他的热狂的搏斗中，他一遍遍咬牙切齿地说：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怒火燃烧着他的全身，在那个当口，他真是宁愿死去，也不愿放走这只野兽。终于他的一只脚被一棵树根绊住了，他摇晃了一下，如果在那紧要关头，没有一个黑色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没有另一把叉“顶”住了这野兽，他准会倒下去；这时，他耳际有一个声音叫道：

“使斧啊！”

兹皮希科斗得正起劲，根本没有去想一想究竟是怎样绝处逢生的；他只是拿起了斧，用尽全力斫了下去。野兽倒下了，叉子经不起它的重压和它死前的那阵折腾，啪嗒一声折断了。在一阵长久的静默中，只听到兹皮希科大声的呼吸。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望着站在他旁边的那个身影，害怕起来了，心想：大概不会是个人吧。

“你是谁？”他不安地问道。

“雅金卡！”一个细弱的女人声音答道。

兹皮希科惊奇得说不出话；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他没有疑惑多久，雅金卡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我来烧个火堆。”

立刻，响起了打火鋼和燧石的相击声，火花爆出来了；在火花的閃光下，兹皮希科看清了这姑娘雪白的前額，烏黑的眉毛和鮮紅的嘴唇，她正在吹着燃烧起来的火絨。直到这时，他才清楚过来，她是到森林里来帮助他的，如果沒有她的帮助，他就会送命。他对她如此感激，竟而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她的腰，吻她的双頰。

火絨和打火鋼掉到地上去了。

“放开我！”她低声說；但她还是让他吻，甚至还把自己的嘴唇凑到兹皮希科的唇边，只装做是偶然凑到一块来的。他松手放开了她，說道：

“愿天主报答你。如果沒有你的帮助，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雅金卡一面找寻火絨和打火鋼，一面为自己表白：

“我担心着你，因为貝兹杜赫也是带着一把叉和一把斧去猎熊，結果倒給熊撕得粉身碎骨。如果你遭遇到这样的不幸，瑪茨科就会非常凄凉，他现在已經命在旦夕了。所以我拿了一把叉赶来。”

“那么我听到松树后面的声音就是你罗？”

“是的。”

“我还以为是个鬼怪呢。”

“我也很害怕，因为在拉捷科夫斯基沼地周围，沒有火是很危险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喊我呢？”

“因为我怕你会打发我走。”

說着，她重新在打火鋼上打出火花来，并且在火絨上放了

一束麻，便烧起来了。

“我有两片油脂树柴，”她說；“你快去找些枯枝来，我們很快就可以烧起火来。”

果然，只一会儿工夫，明亮的火在燃烧了，它照亮了那躺在一滩血泊里的庞大的褐色的熊尸。

“嗬，好一头可怕的野兽！”兹皮希科不无自負地說。

“你把它的头都完全劈开了！耶稣啊！”

于是，她弯下身去摸摸熊的尸体，看看它是不是够肥；接着，她容光煥发地站起来，說道：

“有足足够两年用的脂肪。”

“但是叉断了，瞧！”

“那太糟了；我回家去怎么向他們說呢？”

“說什么？”

“‘达都斯’不肯让我到森林里来，因此，我不得不等到家里人都睡了才来。”

过了一会儿，她又說道：

“你一定不要說我到这里来过，因为他們会嘲笑我的。”

“我送你回家吧；我怕会有狼来扑你，你沒有叉了。”

“好！”

他們就这样在明亮的火堆旁坐着談了一会儿，看起来象是森林里的两个小精灵。

兹皮希科望着姑娘被火焰照亮的美丽脸庞，不由得贊賞說：

“世界上沒有第二个象你这样勇敢的姑娘。你应該去打仗！”

她直望着他的脸，然后几乎是凄然地回答：

"我知道，但是你一定不要笑我。"

第 十 三 章

雅金卡亲自熔了一大罐熊脂。瑪茨科高高兴兴喝下了一夸脱，因为它很新鲜，味道又好。雅金卡把余下的放在罐子里。瑪茨科的希望增加了；他相信他会給治好的。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他說。"等我身体里面处处都变得潤滑了，那个狗东西的断片就会滑出来了。"

但是，以后几夸脱的味道就不象第一夸脱那么好了；可他还是继續喝了下去，雅金卡也鼓励他說：

"您会好起来的。奧斯特罗格的兹别魯特把一件鎖子甲的鐶弄进脖子里去了，后来他喝了油脂，就滑出来了。等你的伤口张开的时候，你必須在那上面抹些水獭脂。"

"你有么？"

"有的，我們有。如果需要新鮮的，我就同兹皮希科去弄一头水獭来。同时您不妨向某个保护疮伤的圣徒許个愿。"

"我也想过的，但是我不知道該向誰去許愿。圣乔治是騎士的守护神；他保护战士不受任何灾难，賜他胜利，据說有时候，他常常亲自为正义的一方挺身而战。但是一位乐于为人战斗的圣徒，可不一定乐于为人治伤；因此，必須另有一个圣徒来管这件事。大家知道每一个圣徒都各有他的专职。他們彼此互不干涉；否則就会引起爭吵，而在天堂里战斗是不合适

的。据說所有的医生都向考斯瑪和达明祈求世人生病，否則医生們就沒有飯吃。还有管牙齿的圣阿坡隆尼阿和管石头的圣里波柳斯；但是他們对我不管用。等那修道院长来了，他会告訴我該去求誰。不是每一个神甫都知道天国的所有秘密，他們不是每个人都熟悉这种事，只有修道院长才熟悉。”

“假如你向主耶穌本人許个愿呢？”

“当然，他是高于他們全体的。但是假如你的父亲伤害了我的仆人，我到克拉科夫去向国王控訴，国王会告訴我什么呢？他会这样說：‘我是全国的君主，你却把你的一个农夫的事来向我控訴！难道你們那里沒有我的官員么？你为什么不去找总督？’所以，主耶穌是整个宇宙的統治者；至于小事情呢，他是交給圣徒們管的。”

“那末我告訴你該怎么办吧，”刚刚走进来的玆皮希科說，“向我們已故的王后許一个愿吧，要是她为你請命，你就到克拉科夫去朝拜一次圣地。既然我們有了我們自己的比圣徒們更好的夫人，你干么去找陌生的圣徒呢？”

“呀！要是我知道她会为伤者請命就好啦！”

“沒有关系！沒有哪个圣徒敢对她放下脸来的；如果他敢这样，天主会懲罰他的，因为她不是一个普通女人，而是波兰的王后。”

“那是对的，是她使最后一个异教国家皈依天主教的！”瑪茨科說。“她在宗教会議里必定占有很高的地位，当然誰都不敢反对她。因此我要照你說的去做。”

这个劝告使雅金卡高兴了，她非常贊賞玆皮希科的见識。当天晚上，瑪茨科許了一个愿，怀着更大的希望喝了熊脂。但

是，过了一个礼拜，他开始失望了。他说，油脂在他胃里发酵了，在他腰里靠近最后一根肋骨的地方生起了一个肿块。十天过后，玛茨科更不行了，那块东西愈来愈大，开始化脓了。病人又发烧了，只得开始准备后事。

一天夜里，他忽然叫醒了兹皮希科，说道：

“快些点块松脂木；我有点不对头，但是我也说不出个究竟。”

兹皮希科从床上跳了起来，点了一片松木。

“怎么啦？”

“怎么！我腰部那个肿块给什么东西刺破了。一定是那片矛头！我已经摸到了它，就是拔不出来。”

“一定是矛头！没有别的。抓牢它，把它拔出来。”

玛茨科开始痛得翻来滚去，他用手指往肿块里面越掏越深，终于捏住了一块硬东西，把它拔了出来。

“哦，耶稣！”

“拔出来了么？”兹皮希科问。

“拔出来了。我出了一身冷汗；但是我终究把它拿出来了。瞧！”

说着，他给兹皮希科看一块长长的尖铁片，那是矛头上断下来的，留在他身上有好几个月了。

“光荣归于天主和雅德维迦王后！您这就该好起来了。”

“是吧。好是好些了，就是痛得厉害，”玛茨科一面说，一面把污血和脓汁从伤口挤出。“雅金卡说，我现在应该在伤口上敷水獭脂了。”

“我们明天一定去弄一头水獭来。”

第二天早晨，瑪茨科觉得好了許多。他一直睡到早晨，一醒来就要东西吃。他对熊脂看都不要看；他們給他煮了二十个鸡蛋。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还吃了一大块面包，喝了四夸脫左右的麦酒；接着他要他們去請齐赫来，因为他觉得很快活。

茲皮希科派了查維夏送給他的一个土耳其人去請齐赫。齐赫在下午騎着馬来了，这时候，那两个年輕人已准备到奥茲泰尼湖去捉水獭了。开头，他們一面喝蜂蜜酒，一面唱歌談笑；后来，这两位老"弗罗迪卡"談起孩子們来了，各自称贊着自己的孩子。

"茲皮希科眞是个好汉子！"瑪茨科說；"世界上沒有象他这样的人。他既勇敢，又敏捷得象一头野猫。你知道在克拉科夫他們帶他上断头台去的时候，所有站在窗口的姑娘都哭了，那些姑娘都是騎士、总督的閨女，也有漂亮的女市民們。"

"她們也許很漂亮，又都是总督的閨女，但是她們哪里比得上我的雅金卡！"茲戈萃里崔的齐赫回答。

"难道我說过她們比得上么？要找到一个比得过雅金卡的姑娘才困难呢。"

"我也沒有說什么反对茲皮希科的話，他不用曲柄就能拉开一张石弓。"

"他也能刺倒一头熊。你看见他怎样劈开那头熊么？他把一头熊从头到脚斫成两半。"

"头是他劈下来的，熊可不是他单独刺倒的。雅金卡帮了他的忙。"

"她么？他倒沒有告訴过我。"

"因为他答应她不告訴任何人。这姑娘怕羞，怕人家知道

她一个人夜里走进森林里去。她把这事全告訴了我；她从不隐瞞事实。老实說，我是不高兴的，因为誰知道会出些什么事。我本来要責备她，但是她說，‘要是我自己不能保护我的花冠①，你“达都魯”又怎么能保护它呢？别担心，兹皮希科也知道什么是騎士的荣誉。’”

“这倒是眞的。他們今天也是两个人一起去的。”

“但是他們晚上就要回来的。可在夜里，魔鬼更坏，因为在黑暗里，就連姑娘也不觉得害羞了。”

瑪茨科想了一会，然后彷彿自言自語地說：

“但是他們很要好。”

“啐！可惜他对别的姑娘起过誓了！”

“那个，您知道，不过是騎士的规矩罢了。他們把沒有情人的騎士看做乡下佬。他还起誓要为她俘获几簇孔雀毛呢；他一定非弄到不可，因为他是凭他騎士的荣誉起誓的；他也必須向里赫頓斯坦挑战；但是其他的誓言，那修道院长可以赦免的。”

“修道院长就要来了。”

“眞的么？”瑪茨科問道；然后他又說：“这样的誓言算得什么呢；尤仑德断然跟他說过，他不能把那姑娘給他！我不知道他是已經把她許了别人呢，还是已經把她許給了天主。”

“修道院长爱雅金卡就象爱他自己的女儿一样，我告訴过您沒有？上次我看见他，他說：‘我除了我母系方面的人之外，什么亲属都沒有；我的財产是不会传給他們的。’”

---

① 指处女的貞操。

这时候，瑪茨科疑疑惑惑地望着齐赫，过了一会儿，他問道：

“您会欺侮我們么？”

“我要把莫奇陀里給雅金卡做嫁妆。”齐赫閃爍其詞地說。

“馬上就給么？”

“当然就給。我决不把它給别人的，一定要留給她。”

“波格丹涅茨有一半是茲皮希科的，如果天主恢复了我的健康，我一定要弄好这份产业。茲皮希科称您的心么？”

齐赫眨巴着眼睛說：

“只要有人当着雅金卡的面提到茲皮希科的名字，她立刻轉身就走。”

“提起别人呢？”

“当我提起别人的时候，她只是笑笑說：‘那又怎么样？’”

“唔，难道您还不明白？天主保佑，茲皮希科会忘掉另一个姑娘的。我老了，我也会忘掉。您再喝些蜂蜜酒吧？”

“好，我要。”

“唔，修道院长是个聪明人！您知道，有些修道院长是在家人；但这一位修道院长，虽然他并不置身在托鉢教士之中，却完全是一个神甫；一个神甫总能比普通人想出更好的主意来，因为他知书識字，并且他同圣灵交往。我很高兴您馬上就要把莫奇陀里作为姑娘的嫁妆。至于我，一等主耶穌恢复了我的健康，我就要設法把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田庄上的农民弄几个到我的田地上来干活。我要供給他們更多的田，我在波格丹涅茨有的是田。如果他們愿意来，他們就能来，因为他們都是自由的。早晚我要在波格丹涅茨造一座小城，一个四

面有沟、用很好的橡木筑成的城堡。让兹皮希科和雅金卡一起打猎去。我想不久就会下雪了。他們自会慢慢亲热起来，这孩子会忘掉那另一个姑娘。让他們在一起吧。打开天窗說亮話，您肯不肯把雅金卡給他呢?”

“我会給的。我們不是早就說过他們应該結婚，让莫奇陀里和波格丹涅茨日后成为我們的孙儿女的財产么?”

“格拉其!”瑪茨科快乐地喊道。“天主会保佑我們，而他們的子女会象冰雹一样多。修道院长一定会为他們施洗。”

“但愿他很快就来!”齐赫喊道。“我很久沒有看见您象今天这样快乐了。”

“因为我心里很高兴。別担心兹皮希科。昨天雅金卡上馬的时候，刮起风来了。我当时問兹皮希科:‘你看见么?’他的眼睛就发亮了。我也注意到虽然他們起初交談得并不多，可现在他們走在一起，就老是你轉个脸来，我轉个脸去，談个沒完! 再来些蜂蜜酒吧?”

“好吧!”

“为兹皮希科和雅金卡的健康干杯!”

第 十 四 章

这位老“弗罗迪卡”說兹皮希科和雅金卡彼此相爱并沒有說错，他們甚至还彼此想念呢。雅金卡借口她要来看瑪茨科的病，經常到波格丹涅茨来，不是一个人来就是同她的父亲来。兹皮希科也常常到兹戈苹里崔去。这样，几天之內，他

們便熟悉起来，有了友誼。他們彼此相爱了，談着他們感兴趣的事情。在这种友誼中，也有着很大的相互爱慕的成分。在战爭中已經表现得很出色的年輕而漂亮的兹皮希科，参加过好多次比武，见过好些国王，因此，在这位姑娘看来，他是一个眞正有品格的騎士，特別是当她把他拿来同罗戈夫的契当或者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比較的时候；至于他呢，他对于这姑娘的非凡美丽感到惊奇。他是忠于达奴莎的；但是，每逢他在森林里或者在家里突然看到雅金卡，往往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嗨！多美的姑娘！"他帮助她上馬，双手触着她的富有弹性的肉体，就感到不自然，不禁打了一陣寒顫，全身感到麻痹。

雅金卡虽然天性驕傲，爱挖苦人，甚至有点借故生端，对他却愈来愈温柔了，常常看他的眼色，想办法討他喜欢；他懂得她的心意；为此而感激她，愈来愈喜欢同她在一起。最后，特別是在瑪茨科开始喝熊脂之后，他們几乎每天相见；等到碎鉄片从伤口取出来了，他們就一起去弄那医治伤口所必需的新鮮水獺脂。

他們拿了石弓，騎上馬，先到指定給雅金卡作嫁妆的莫奇陀里去，然后到森林的边緣，在这里把馬交給了一个仆人，自己步行前去，因为騎着馬过不了丛林。一路走去，雅金卡指着一大片长满芦葦的草地和一长列綠色的森林說：

"这片树林是罗戈夫的契当的。"

"就是那个想要娶你的人么？"

她笑起来了：

"他想要就要嘛！"

“你很容易自卫，因为有維尔克[①]作你的保鏢，就我所知，这个人对契当是咬牙切齿的。我奇怪他們为什么彼此不决一死战。”

“他們不挑战，因为‘达都罗’去参加战爭之前对他們說过：‘如果你們为了雅金卡决斗，我就再也不要看见你們了。’他們又怎么能决斗呢？他們在兹戈萃里崔的时候，彼此怒目相对；但是以后，他們就一起在克尔席斯尼阿的一家客店里喝酒，大家都喝个大醉。”

“傻瓜蛋！”

“为什么？”

“因为齐赫不在的时候，他們里头有一个就大可以用武力把你搶去。这样，等到齐赫回来了，发现你膝上抱着一个嬰孩，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雅金卡听了这話，蓝眼睛里立刻閃出光来。

“你以为我会让他們夺去么？我們在兹戈萃里崔沒有人么？难道我不会使石弓或是刺野猪的矛么？他們倒来試試看！我一定要把他們赶回家去，甚至在罗戈夫或者勃尔左卓伐攻打他們。父亲是很明白的，所以他能够去参战，把我单独留在家里。”

她一面这样說着，一面蹙紧双眉，又威吓地搖动着石弓，使得兹皮希科笑将起来，說道：

“你应該是个騎士，而不是一个姑娘。”

她平静下来了，答道：

---

① “維尔克”即狼的意思。

“契当保卫我，怕我給維尔克夺去，維尔克又怕我給契当夺去。再說，我是在修道院长的保护之下，任何人还是别去碰修道院长的好。”

“哦哦！”兹皮希科說。“他們都怕修道院长！但是我，愿圣乔治帮助我向你說实話，我既不怕修道院长，也不怕你那些农民，也不怕你本人；我就会娶你！”

雅金卡听了这話，在原地停住，眼睛紧盯着兹皮希科，用一种惊奇而柔和的声調低声問道：

“你会娶我？”

于是她的嘴唇张开了，脸紅得象朝霞，等着他的回答。

但是，他显然只是在想，如果他处在契当或維尔克的地位，他会怎么做；因为过了一会儿，他摇摇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又說下去：

“一个姑娘必須結婚，而不要跟男孩子們战斗。除非你有第三个人，否則，你必須在两人之中挑选一个。”

“你用不着告訴我这个，”姑娘伤心地回答。

“为什么用不着？我离开家很久了，因此，我不知道在兹戈萃里崔附近是否有你中意的人。”

“嗨！”雅金卡回答。“算了吧！”

他們默默地向前走着，想在丛林中拨开道路，但丛林现在更密了，因为灌木丛和树木都被蛇麻子藤盖满了。兹皮希科走在前面，一面扯下那綠色的藤蔓，一面这里那里地折断树枝；雅金卡肩上揹了一张石弓，跟在他后面，很象一个女猎神。

“过了那丛林，”她說，“有一条很深的溪流，但是我知道渡河的浅水滩在什么地方。”

“我的长統靴高达膝盖以上，我們渡得过去。”兹皮希科回答。

沒隔多久，他們到了那条溪流跟前。雅金卡因为熟悉莫奇陀里的森林，很容易就找到了渡河的地方；但是因为下雨涨了水，河水比平时更深，于是兹皮希科沒有征得她的同意，就把这姑娘抱在怀里。

“我自已能过去，”雅金卡說。

“把手臂围住我的脖子！”兹皮希科回答。

他在水中慢慢地走着，姑娘紧貼住他。最后，他們走近对岸的时候，她說：

“兹皮希古！”

“什么？”

“我旣不在乎契当，也不在乎維尔克。”

他一面把她放在岸上，一面兴奋地回答：

“愿天主賜給你最好的人！你們小两口子决不会吵嘴。”

现在距离奥兹泰尼湖不远了。雅金卡走在前面，时时回过头来，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吩咐兹皮希科不要出声。他們走在柳树和灰色的杨树中間，走在又低又潮的土地上。从左面，听得见鳥叫的声音，兹皮希科听了好生奇怪，因为现在是鳥类移棲的时候，哪来的鳥。

“我們就要走近一片从来不冻冰的沼地了，”雅金卡低声說；“野鴨就在那里过冬；連湖水也只有近岸的地方才結冰。瞧它正在散发雾气。”

兹皮希科透过杨柳树一看，看到前面好象是一片雾靄弥漫的沙洲，原来这就是奥兹泰尼湖了。

雅金卡又把手指放在嘴边；过了一会，他们到湖边了。这姑娘爬上一株老杨柳树，把身体俯向水面。兹皮希科学了她的样；他们默不出声地待了好久，前面大雾弥漫，什么也看不见；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只有田凫在悲伤地啾啾叫着。终于刮风了，柳树和杨树的黄叶发出了沙沙声，露出了湖水，湖面被风吹起了微波。

"你看见什么没有？"兹皮希科低声说。

"没有。别出声！"

过了一会儿，风停了，接着是一片无边的寂静。这时，湖面上露出了一个头，后来又有一个；终于在他们近旁，一头大水獭从岸上跳到水里去了，它嘴里衔着一根新折下来的树枝，在青浮草和万寿菊中间游了起来，它把口露出在水面上，推着它前面的树枝。兹皮希科躺在雅金卡下面的树干上，看到她的胳膊肘在悄悄移动，她的头向前俯倒；显然她已经瞄准了那头毫不想到有任何危险、向着明净的湖水游过去的野兽。

终于，石弓的弦嗖的一声，同时听得雅金卡叫道：

"我射中了！我射中了！"

兹皮希科立刻爬得更高，透过树丛向水面望着；那水獭钻进水里，然后又在水面上露了出来，不住翻着斤斗。

"我狠狠地给了它一家伙！准保它马上不能动弹！"雅金卡说。

野兽的动作逐渐慢下来，你还没来得及背诵一节"福哉，玛利亚"，它就肚皮朝天，浮在水面上了。

"我去把它弄上来，"兹皮希科说。

"不，别去。这里岸边有很深的粘土。不知道怎样对付的

人，一定要给淹死。”

“那末我们怎样弄它上来呢？”

“它今晚总会到波格丹涅荻的，别担心；现在我们得回家了。”

“你这一家伙可真厉害！”

“啐！这又不是第一只！”

“别的姑娘们对石弓连看都怕看；有了你在一起呢，谁到森林里去都不用怕了。”

雅金卡听到这声称赞，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他们循原路回去了。兹皮希科问了她一些关于水獭的情形；她告诉他，在莫奇陀里有多少，在兹戈萃里崔有多少。

她突然用手拍了一下腰眼，喊道：

“嗯，我把箭落在杨树上了。等一等！”

他还来不及说他会回去给她找来，她已经象一头小獐子似的向后一跳就不见了。兹皮希科等了又等；最后他开始奇怪起来，有什么事情使她耽搁这么久。

“她一定是丢了那些箭，正在寻找，”他想；“但是，我要去看看她是否出了什么事。”

他刚要往回走，姑娘却出现了，手里拿了一张弓，红红的脸上露着笑容，肩上还背着那只水獭。

“天哪！”兹皮希科喊道，“你怎么把它弄上来的？”

“怎么弄上来的？我下了水，还有什么呢！这对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我不要你去，因为不知道游水的人会陷进烂泥里去爬不起来。”

“我却象个傻瓜一样在这里等！你真是个狡猾的姑娘。”

“唔，我能在你面前脱衣服么？”

“唔，要是我跟了你去，那我就可以看见奇迹啦！”

“别說了！”

“我刚刚正打算要走呢，我敢起誓！”

“别說了！”

过了一会儿，为了轉换話題，她說：

“帮我絞絞辮子，它把我的背脊都沾湿了。”

兹皮希科一手捏住发辮，开始用另一只手絞起来，同时說：

“最好是把它解开，风很快会把它吹干。”

但是，她由于必須从丛林中穿出去，不愿那样做。兹皮希科把水獭放在自己肩上。雅金卡走在他前面，說道：

“这一下瑪茨科很快就会好了，因为治伤口沒有比內服熊脂、外敷水獺脂更好的药了。不出两个礼拜，他就能騎馬了。”

“愿天主保佑！”兹皮希科回答。“我等着这一天好象等救主降临一样，因为我不能离开病人，留在这里又叫我很难受。”

“为什么你留在这里很难受？”她問他。

“齐赫一点沒有告訴过你关于达奴莎的事么？”

“沒有啊，他告訴过我一点……我知道她曾用她的头巾罩在你头上。那我知道！他也告訴过我每一个騎士都起誓为他的情人效劳。但是他說，这种誓約算不了什么；有些騎士已經結了婚，还不是照样为他們的情人效劳。兹皮希科，这位达奴莎的事倒要你說給我听听呢！”

她靠攏在他身边走着，非常焦急地望着他的脸；他一点也沒有注意到她吃惊的声调和目光，只是說：

“她是我的情人，同时也是我最亲密的爱人。我对任何人

都没有讲起过她；但是我会告诉你的，因为你和我从小就认识了。我一定要去找她，哪怕是越过第十条河，越过第十个海①，哪怕是走到日耳曼人那儿去，走到鞑靼人那儿去，我也要去找她，因为世界上再也找不出象她一样的姑娘了。让我的叔父留在波格丹涅茨，我要上她那儿去。没有她，我在乎什么波格丹涅茨，什么家族，什么畜群，什么修道院长的财产呢！我要骑上马走路，我敢发誓；我一定要实现我对她的誓言，否则我宁可死。"

"我本来还不知道呢，"雅金卡闷声闷气地回答。

兹皮希科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了她；他怎样在蒂涅茨遇到了达奴莎；怎样对她起誓，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还谈到他的坐牢，达奴莎怎样救了他；谈到尤仑德不肯把女儿嫁给他，他们就此离别了，他很寂寞；最后又谈到他的快乐，因为一等玛茨科复原，他就要上他亲爱的姑娘那儿去。直到他看见了牵马守候在森林边上的仆人，这才没有再讲下去。

雅金卡跳上马，立即向兹皮希科告别。

"让这仆人背着水獭跟你去吧，我要回兹戈萃里崔去了。"

"那末你不到波格丹涅茨去了么？齐赫在那里呢。"

"不。'达都罗'说，他会回去，叫我径直回家去。"

"好吧，愿天主为这水獭报答你。"

"再见。"

雅金卡独自回去了。她穿过荒地走回家去，一面回过头去望望兹皮希科的背影；等他消失在树林那边时，她用双手蒙

---

① 意即找遍天涯海角。

住了眼睛，仿佛是为了遮阳光似的。但是，不一会儿工夫，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双颊流了下来，掉落在馬鬃毛上。

第十五章

雅金卡跟兹皮希科談过話后，有三天沒有到波格丹涅茨；但是，到了第三天，她急急忙忙赶来通知說，修道院长到达兹戈萃里崔了。瑪茨科听到这消息很激动。他确实已經有足够的錢来贖回产业。他也計算过，这錢也足够吸引一些农民到这块土地上来，还可以用来购买牲畜并进行其他修建事宜；但是在这整个交易过程中，大都还要看这位富有的亲戚意见如何，比如說，他可以带走或者留下由他移居到这里来的农民；他这份产业价值的增减也将以此为轉移。

因此，瑪茨科向雅金卡打听修道院长的情形：他身体如何，心情好不好，他說了他們一些什么，他什么时候到波格丹涅茨来？她給了他很有见識的回答，竭力从各方面鼓励他，安慰他。

她說，修道院长身体很好，也很愉快，他带了不少扈从，除了武装的仆从之外，还有好几个游方教士和吟唱者；他同齐赫一起唱歌，不但很高兴听宗教歌曲，也喜欢听世俗的歌曲。她也說到他仔細問起过瑪茨科的情形，又热心听齐赫談着兹皮希科在克拉科夫的险遇。

"您該怎么行事，您心里有数，"聪明的姑娘最后說；"但是我想兹皮希科应該立刻先去問候他的长輩亲戚，不要等到修

道院长到波格丹涅茨来。”

瑪茨科贊成这个意见；因此，他把茲皮希科叫到跟前来，对他說：

“你去换身漂亮衣服，然后去向修道院长致敬，向他問安；他也許会对你发生好感。”

接着，又轉向雅金卡說：

“假使你是个笨蛋，我絲毫也不会奇怪，因为你是一个女人；但是叫我吃惊的是，你居然有这样的好見識。那末請告訴我，修道院长来的时候，最好用什么方式接待他。”

“說到吃的，他自己会告訴你他要吃什么；他喜欢丰盛的筵席，但是，只要食物中多放些番紅花，他就什么东西都吃。”

瑪茨科听到这話，就說：

“我怎能弄得到番紅花来款待他呢！”

“我带了一些来了，”雅金卡說。

“这样的好姑娘，让我們多遇上几个吧！”喜出望外的瑪茨科嚷道。“眞是一个漂亮的好主妇，又聪明，心肠又好！嗨！要是我年輕些，我就立刻会娶了你！”

这时候，雅金卡偸偸地看了茲皮希科一眼，輕輕叹了口气，說：

“我也带来了骰子、大杯和一块布，因为修道院长喜欢吃过飯后玩骰子。”

“他一向就有这个习慣，不过他常常要发脾气。”

“现在他有时候也要发脾气；一发起脾气来就把大酒杯摔在地上，从房間里冲到田野去。然后又带着笑容回来，嘲笑自己刚刚那一頓脾气。您是知道他的！只要您不頂撞他，他眞

是世界上再好不过的好人。”

“誰頂撞他呢？他不是比誰都聪明都有权势么？”

他們就这么談着，茲皮希科則在套房里穿衣服。最后他出来了，穿得非常华丽，就象他第一次穿了他那洁白的“雅卡”到茲戈萃里崔去一样，叫雅金卡看得眼睛也发花了。她叹息这个漂亮的騎士不是她的人儿，叹息他爱上了另一个姑娘。

瑪茨科很高兴，因为他认为修道院长免不了要喜爱茲皮希科，那么，双方打起交道来，修道院长自然也就会宽厚些了。他想到这里，十分高兴，因而他也决定去了。

“吩咐仆人們准备一辆馬車，”他对茲皮希科說。“我既然能够腰里带着一块鉄从克拉科夫赶到波格丹涅茨来，那我现在一定能上茲戈萃里崔去。”

“只要您不会发暈就好，”雅金卡說。

“嗳！我能行，因为我觉得我已經强健些了。即使发暈，修道院长看到我这么赶去迎接他，他也就会对我們慷慨了。”

“我宁愿要您的健康，可不要他的慷慨！”茲皮希科說。

但是瑪茨科坚持要去，于是启程上茲戈萃里崔去了。路上他稍稍有些呻吟，但是他依旧继續指点茲皮希科；他告訴他在茲戈萃里崔的举止应該如何，特别劝告他在他們的有权势的亲戚面前要听話、要謙恭，因为那人受不了絲毫的违抗。

他們到达茲戈萃里崔的时候，发现齐赫和修道院长正坐在房前，一边眺望着美丽的乡村景色，一边喝葡萄酒。在他們后面，靠近墻壁的地方，坐着修道院长的六个扈从：两个是吟唱者，一个是香客，香客的曲手杖和黑斗篷立刻就使人辨认出来；其他的人看来象是游方教士，因为他們都剃光了头，而且

穿着俗人的衣服，围着牛皮腰带，还佩着剑。

齐赫看见瑪茨科坐着馬車来了，他連忙向他奔了过去；但是，修道院长显然是記起了他的宗教的威严，仍然坐在那里，并且开始向他的游方教士說些什么。兹皮希科和齐赫領着生病的瑪茨科向屋前走来。

"我的身体还不十分好，"瑪茨科說，同时吻着修道院长的手，"但是我来向您，我的恩人致敬；来謝謝您对波格丹涅茨的照顾，而这是我們有罪的人最需要的。"

"我听說你好些了，"修道院长說，把手放在瑪茨科头上；"还听說你許过愿要去朝拜我們已故王后的陵墓。"

"因为我不知道該祈求哪一个圣徒保护，我就向她起了一个誓。"

"你做得好！"修道院长热心地說；"她比所有的圣徒都好，总是有求必应。"

一刹那間，他的脸就气得发紅了，双頰充满了血，双眼发出了火花。

他們都看慣了他的急躁性子，齐赫笑了起来，喊道：

"信奉天主的人，降服吧！"

至于那修道院长，他噗哧噗哧喘气，直望着在场的人，接着又突然大笑起来，望了望兹皮希科，問道：

"那一位就是你的侄子，我的亲戚么？"

兹皮希科俯下身子，吻了他的手。

"上次看见他，他还是个小娃儿；这一回我可不认識他了，"修道院长說。"让我們来看看你吧！"于是他开始从头到脚直朝他看，最后說：

"他太漂亮了！这是一个姑娘，不是一个騎士！"

瑪茨科听了，回答道：

"那个姑娘常常要去同日耳曼人跳舞；但是邀請她的人总是跌倒了就爬不起来。"

"他还能够不用曲柄就拉开一张石弓！"雅金卡喊道。

修道院长轉向她說：

"啊！你在这里么？"

她面孔涨得很紅，連脖子和耳朵都紅了，回答道：

"我看见他拉开的。"

"那末小心他别来射你，否則你就得花好长时間来治疗創口呢。"

听了这話，吟唱者、香客和游方教士都哄堂大笑起来，使得雅金卡更加发慌；修道院长怜惜她，便举起手臂，指着自己的大袖口說：

"躲到这里来吧，我的好姑娘！"

这时，齐赫扶着瑪茨科坐到板凳上，吩咐給他拿些葡萄酒来。雅金卡拿酒去了。修道院长向着兹皮希科說道：

"玩笑开够了！我把你比作一个姑娘，不是羞辱你，而是称贊你的美貌，这样的美貌，許多姑娘准会认为值得驕傲的。但是，我知道你有男子气概！我已听說过你在維尔諾的事迹，听說过两个弗里西安人的事，克拉科夫的事。齐赫全都告訴了我，懂吧！"

这时候，他开始全神貫注地望着兹皮希科的眼睛，过了一会儿，他說：

"如果你許过三簇孔雀毛的愿，那就去找吧！去懲罰我們

国家的敌人是一件值得称贊的、使天主高兴的事。但是，如果你許了别的什么愿，我可以免除你的誓約。”

“嗨！”兹皮希科說；“一个人既然在灵魂里向主耶穌許了什么愿，誰有权力来取消他的誓愿呢？”

瑪茨科忧惧地望着修道院长；但是，显然他的心緒极好，因为他不但不发怒，反而用一个手指吓唬兹皮希科說：

“你多么聪明！但是你必須小心，别碰着那日耳曼人貝哈德同样的命运。”

“他出了什么事？”齐赫問。

“他們把他在火葬堆上烧了。”

“为什么？”

“因为他常常說，俗人能象教士一样懂得天主的奇迹。”

“他們懲罰得他太厉害了！”

“但是很正当！”修道院长嚷道，“因为他亵瀆了圣灵。你以为怎样？一个俗人能够解释天主的奇迹么？”

“决不能够！”那些游方教士一齐喊道。

“住口，你們这些小丑！”修道院长說；“給我安安分分地坐着，你們又不是正式教士，虽然你們都剃光了头。”

“我們不是‘小丑’，是您閣下的仆从，”其中有一个答道，一面望着一只大吊桶，因为那只桶里散发出蛇麻子和麦芽的气息来。

“瞧！他是在一只大桶里讲話呢！”修道院长喊道。“嗨，你这毛发蓬松的鬼家伙！干么你望着这只吊桶？你在那桶底里是找不着拉丁文的。”

“我不是在找拉丁文，是在找麦酒；但是我找不到。”

修道院长转向兹皮希科，兹皮希科正惊奇地望着这样一些侍从，于是修道院长说道：

“他们都是神学院的学生；但是他们每一个都宁愿扔开书本，拿着琵琶，到处去流浪。我给他们吃，给他们住；我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们都是百无一用，但是他们会唱歌，都熟悉供奉天主的仪式；因此，他们在我的教堂里还有些用处，必要的时候，他们会保卫我，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都是勇猛的汉子！这个香客说，他曾经到过圣地；但是我白白问了他几洲几国的事情；他甚至连拜占庭皇帝的名字和他自己住在哪一个城市都不知道。”

“我本来知道的，”香客嗄声地说；“但是我在多瑙河上发了一场热，把我脑子里的什么东西都忘掉了。”

“最使我吃惊的是他们身为游方教士，却都佩着剑，”兹皮希科说。

“他们是可以佩剑的，”修道院长说，“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神甫的职位；而且，我这个修道院长也佩着剑，这有什么稀奇。一年前，我曾向勃尔左卓伐的维尔克挑战，要为你们经过的那片森林战斗，但是他没有来。”

“他怎么能同一个神甫战斗呢？”齐赫插嘴说。

修道院长听了这话发怒了，用拳头捶着桌子，喊道：

“我一披上甲胄，就不是一个神甫，而是一个贵族了！他不来，因为他宁愿叫他的仆人们在杜尔查攻击我。所以我要佩一口剑：Omnes leges, omniaque iura vim vi repellere cunctisque sese defensare permittunt! ①所以我叫他们都备好宝剑。”

听着这些拉丁文，齐赫、瑪茨科和兹皮希科都靜默了，他們都在修道院长的智慧之前低下头来，虽然他們一个拉丁字也不懂；至于修道院长呢，他狂怒了一陣以后，又說：

“誰知道甚至在这里他会不会来攻击我呢？”

“哦哦！让他来吧！”那些游方的神学生們喊道，一面握着剑。

“我倒高兴他来攻击我！我眞想打一次仗。”

“他不会干的，”齐赫說，“他多半是要来向您致敬的。他放弃了那片森林，现在他正为他儿子着急呢。您知道！他是絕不会来攻击您的。”

这时候，修道院长已經心平气和，他說：

“我在克尔席斯尼阿的一家客店里看见小維尔克在同罗戈夫的契当喝酒。他們沒有馬上认出我們，因为天黑了；他們正在談着雅金卡哩。”

这时候，他向兹皮希科說：

“也談到你。”

“他們跟我有什么相干？”

“他們同你沒有什么相干；但是他們不喜欢在兹戈萃里崔附近有第三位年輕人。契当对維尔克說：‘我管打他一頓之后，他的皮肉就不会那么光滑了。’維尔克却說：‘他也許会怕我們；要不，我一定敲碎他的骨头！’于是，他們彼此打賭說，你一定会怕他們。”

---

① 拉丁文，意謂：一切教规，任何法律，都允許用武力来击退武力，用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

瑪茨科听了这話，望望齐赫，齐赫也望望他；他們臉上都流露出非常机智和快乐的表情。他們誰都确不定修道院长是否眞正听到过这样的話，还是他只是为了要刺激一下兹皮希科才这么說的；但是他們两人都知道，尤其是瑪茨科，沒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来激起兹皮希科去贏得雅金卡的心了。

修道院长故意添了一句：

“眞的，他們都是勇猛的汉子！”

兹皮希科一点也不激动；他用一种奇特的、听起来不象他的声音，問齐赫道：

“明天是禮拜天吧？”

“是的，禮拜天。”

“你們到教堂去么？”

“去的！”

“到哪里？到克尔席斯尼阿么？”

“那是最近的教堂了！”

“唔，那好吧！”

第十六章

兹皮希科追上了齐赫和雅金卡。他們同修道院长和他的扈从一起騎了馬到克尔席斯尼阿去做禮拜。因为他决意要向修道院长表明，他旣不怕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也不怕罗戈夫的契当。他再一次对雅金卡的美貌暗暗称奇。他在兹戈萃里崔和波格丹涅茨，常常看見她打扮得很美丽，但是，从来沒有

看见她现在到教堂去的这副打扮。她的外套是用阔幅红呢做的，镶着貂皮边；她戴上红手套，头上是一方绣金的小头巾，头巾下面两条发辫垂在双肩上。她不是叉开两腿骑在马上，而是坐在一个高高的鞍上，那上面有一个把手和一张搁脚的小凳，她的长裙盖没了那小凳。齐赫许可这姑娘在家的时候穿山羊皮外衣和高统靴，但是，上教堂去却要她别穿得象一个穷"弗罗迪契克"① 的女儿，而要打扮得象一个显赫的贵族小姐，两个打扮得象侍僮似的孩子给她牵着马。有四个仆人骑着马跟在修道院长那些佩着剑、带着琵琶的神学生后面。兹皮希科很欣赏这整个扈从队，尤其赞美雅金卡，她简直象个画中的美人。修道院长穿着一件红外套，双袖非常宽大，象一个出巡的王子。穿得最朴素的是齐赫，他要求别人穿得十分华丽，自己却只知道唱歌和嬉乐。

修道院长、雅金卡、兹皮希科和齐赫一起骑着马，并排走着。起初，修道院长命令他的吟唱者唱一些教堂的歌曲；后来他听厌了他们的歌曲，就同兹皮希科谈起话来，兹皮希科见他那把巨剑有日耳曼人双手挥使的大刀那么大，不禁笑了笑。

"我看得出来，"他庄重地说，"你对我的剑感到诧异；宗教会议允许宗教界人士出门的时候可以佩剑，我现在就在出门啊。圣父禁止教士们佩剑和穿紫红色的衣服，那当然是指出身卑贱的人而言，因为天主认为贵族应该佩武器；谁敢僭取贵族的权利，就是反对天主的永恒意旨。"

"我看见过玛佐夫舍的公爵亨利克，那时候他在决斗，"兹

① "弗罗迪卡"之小称。

皮希科說。

“我們譴責他，并不是因为他决斗，”修道院长回答，一面举起一个手指来，“而是因为他結了婚，而且結得很不幸；他娶了一个 mulierem①，Fornicarium而 bibulam②，这个女人据說从小 Bachum adorabat③，并且又是一个 adultua④，娶了这种女人不会有好結果。”他勒住馬，更加庄重地解释起来了：

“誰想要結婚，那就要挑一位 uxorem⑤，一定要探听清楚她是否虔誠，是否品德端正，是不是个好主妇，是不是純洁。这不但是教堂里神甫們的劝告，而且也是某一个叫作辛尼加的异教圣哲的劝告。如果你对于你要娶的这位終身伴侶，連她的出身也弄不明白，你怎么能知道你挑选得好不好呢？因为另一个圣哲曾說过：Pomus non cadit absque arbore⑥。怎样的牛产怎样的皮；有其母，必有其女。由此，你，作为一个罪人，必須吸取这条格言，——你必須在近处而不要到远处去找妻子；因为如果你娶了一个坏妻子，你就会象那个哲学家那样，当他的好爭吵的妻子把 aquam sondidam⑦ 倒在他头上的时候，就大哭起来。”

---

① 拉丁文，意为“女人”。

② 拉丁文，意为“放蕩而酗酒”。

③ 拉丁文，意为“为 Bachum 服务”，Bachum 为希腊神話中的酒和快活之神，为酒神服务，即酗酒之意。

④ 拉丁文，意为“淫妇”。

⑤ 拉丁文，意为“夫人”。

⑥ 拉丁文，意为“苹果落在离苹果树不远的地方”。

⑦ 拉丁文，即污水。这里大約是暗用苏格拉底的故事。

"In sacula saculorum[1]，阿門！"那些游方神学生們异口同声地喊道，他們总是文不对題地把修道院长的話归結为阿門。

他們都全神貫注地听着修道院长的話，贊羡着他的口才和他的《圣經》知識；他表面上幷不直接对兹皮希科說話；相反，他多半是向着齐赫和雅金卡說話，仿佛是要开导他們似的。但是雅金卡显然懂得他的意图是什么，因为她从那长长的睫毛下面，老是望着兹皮希科。兹皮希科却蹙着双眉，搭拉着脑袋，仿佛正在严肃地思考着修道院长所說的話似的。

这以后，扈从們便默默无声地继續赶路；但是他們快到克尔席斯尼阿的时候，修道院长摸摸腰带，把它移了一移，让剑柄更容易抓到手上，于是他說了：

"我相信那个勃尔左卓伐的老維尔克也会带着一大队扈从来的。"

"也許是的，"齐赫答道，"但是我听說他身体不大好。"

"我的一个神学生听到說，他打算做过礼拜之后，在客店門前袭击我們。"

"不經过挑战手續，他决不会干的，特别是望过神圣的弥撒之后。"

"愿天主使他有理性。我不向任何人挑衅，我会耐心地忍受欺侮。"

这时候，他望了望那些小丑們[2]，說：

---

① 拉丁文，意为"永生永世，阿門！"

② "小丑們"，指神学生。

“别拔出你们的剑，记住你们都是神的仆人；但如果他们先攻击我们，那就斫他们！”

兹皮希科同雅金卡并排骑着马，问道：

“我相信我们会在克尔席斯尼阿遇到小维尔克和契当。你老远就把他们指给我看，让我认得他们。”

“很好，兹皮希古，”雅金卡回答。

“他们大概在仪式前后会碰上你吧？碰上以后他们做些什么呢？”

“他们为我效劳。”

“今天他们不会给你效劳了，懂吧？”于是她又回答了，几乎是很谦恭地说：

“懂，兹皮希科。”

木槌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因为克尔席斯尼阿还没有钟。不一会工夫，他们来到了教堂。从前面等着望弥撒的人群中间，立刻走出来了小维尔克和罗戈夫的契当；但是兹皮希科跳下马来，不等他们赶到她跟前，就抱起了雅金卡，把她从马身上放下来；于是他挽着她的手，一面威胁地望着他们，一面引着她进教堂去。

在教堂的门廊上，他们再度失望了。当两人都冲向圣水盘那里，伸进手去，然后把手伸向姑娘时，兹皮希科也这样做了，她摸了摸兹皮希科的手指，划过了十字，就同他一起进入教堂。于是，不但小维尔克，就是罗戈夫的契当，尽管愚蠢，也都懂得，这是有意这样做的，因此，两人都不禁怒发冲冠。维尔克冲出门廊，象个疯人似地跑去，却不知道跑向哪里，契当也跟着他冲出去，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

他們在围墙的角落里停了下来，那里有几块大石头，准备給克尔席斯尼阿建造钟楼做基石用的。于是，維尔克想消消他一肚子的气，就抓住一块大石头用力直搖；契当看见他这样做，也抓住这块石头直搖，一会儿工夫两人就把它推滚到教堂的大門跟前。

人們惊奇地望着他們，以为他們发了什么誓，这样做是表示为建造钟楼尽一份力量。这样出了些力气，他們倒感到舒畅些了，神志也清醒了；于是他們站在那里，因为使劲过度而脸色发白，一面喘着气，一面迟疑地彼此相望着。

罗戈夫的契当首先打破沉寂。

“现在怎么办?”他問。

“什么怎么办?”維尔克反問了一句。

“我們立刻去攻击他么?”

“我們怎能在教堂里干这种勾当?”

“不在教堂里干，等望过弥撒之后再干。”

“他同齐赫和修道院长在一起。你忘記了齐赫說过，如果打起架来，他就不让我們随便哪一个到茲戈萃里崔去么?要不是为了这个緣故，我早就打断你的肋骨了。”

“要不就是我打断你的肋骨!”契当回答，一面紧紧握着他的有力的双拳。

他們的眼睛又发出威胁的光芒；但是他們两人馬上认識到，他們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諒解。他們常常在一起打架，但是每次打过架以后，又总是和解了，因为虽然为了爱雅金卡而弄得彼此不和，但他們却不能沒有对方而生活下去。现在，他們有了一个公敌，况且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

的公敌。

静默了一会，契当問道：

“我們怎么办？我們去向他挑战么？”

維尔克虽然比較聪明些，却也不知道該怎么办。幸而木槌响起来了，告訴人們弥撒就要开始了。他一听见，就說：

“我們該怎么办？现在到教堂去，进去之后，全凭天主的高兴来办事吧。”

罗戈夫的契当对这回答很高兴。

“也許主耶穌会賜給我們一个启示，”他說。

“而且将保佑我們，”維尔克补充道。

“按照正义行事。”

他們到教堂去了，虔誠地望过弥撒之后，好象有了更大的希望。望过弥撒，当雅金卡又从兹皮希科手中接受圣水的时候，他們幷沒生气。在教堂的院子里，他們向齐赫鞠躬，向雅金卡甚至向修道院长鞠躬，虽然他是勃尔左卓伐的老維尔克的仇人。他們对兹皮希科怒目而視，但幷沒有打算去碰他一下，只是由于悲伤、憤怒和嫉妒，心房怦怦地跳着；他們觉得雅金卡从来沒有象现在这么美丽过，象一位眞正的公主。显赫的扈从簇拥着修道院长他們向回家的路上走去，远远传来了走动着的神学生們快乐的歌声。这时候契当开始拭掉他的毛茸茸的双頰上的汗水，象一匹馬似地噴起鼻息来；至于維尔克呢，他咬牙切齿地說：

“上客店去！上客店去！我倒霉！”

这时他們記起刚才使他們感到輕松了些的那个动作，便又抓起那块大石头，把它滚回到原来的地方。

兹皮希科騎着馬走在雅金卡旁边，听着修道院长的神学生們唱着快乐的歌曲；但当他們走了五六个“富尔浪”的时候，他忽然勒住了馬，說：

“哦！我原想为叔父的健康举行一次弥撒，可我忘記了；我一定得轉回去。”

“别回去了！”雅金卡喊道；“我們从兹戈苯里崔派人去好了。”

“不，我就回来，你們不要等我。再见！”

“再见，”修道院长說；“去吧！”他容光焕发；等兹皮希科消失了，他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齐赫說：

“你明白么？”

“什么？”

“他一定是要在克尔席斯尼阿同維尔克和契当斗一斗；这是我所希望的，我很高兴。”

“他們都是些凶恶的家伙！要是他們伤了他，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如果他是为雅金卡斗的，那末，以后他怎么能想到另一位姑娘尤仑德小姐呢？从这个时候起，他的情人就是雅金卡，而不是那另一个姑娘了；我正希望这样，因为他是我的亲戚，而且我喜欢他。”

“啐！那他的誓言怎么办呢？”

“我一眨眼就可以免除他对这个誓言的义务！你沒有听见我答应給他解除誓言么？”

“您这副明智的头脑，什么事都对付得了，”齐赫回答。

修道院长听到这个赞扬，很是高兴；于是他更走近雅金卡，問道：

"你为什么这样忧愁呢?"

她从馬鞍上側过身来，拿了修道院长的手，放到自己嘴边，說:

"教父，您不能派您的随从到克尔席斯尼阿去一趟么?"

"干什么? 他們会在客店里喝醉的——就是这么回事。"

"但是他們可以阻止一场吵架。"

修道院长直望着她的眼睛，继而厉声說道:

"让他們把他杀死又何妨。"

"那末他們也得把我杀了!"雅金卡喊道。

自从那次同玆皮希科談到达奴莎以来蘊蓄在她心里的那股辛酸悲伤，现在化作一股热泪迸了出来。修道院长看见这情形，便用手臂摟住她，他的大袖子几乎把她盖沒了，他开始讲道:

"别担心，我亲爱的小姑娘。他們也許会吵架的，但那两个孩子都是貴族；他們只会用一种騎士风度来攻击他；他們会把他找到田野上去，那样，他就能应付裕如了，即使一下子得同时对付他們两个，他也对付得了。至于尤仑德小姐，你也听說过了关于她的事，那我可以这样告訴你:自己的树林里哪会有給别人做床用的树木!"

"如果他宁愿要另一个姑娘，那我也不在乎他了，"雅金卡流着眼泪回答。

"那末你为什么哭呢?"

"因为我为他担忧。"

"这是女人的见識!"修道院长說着，哈哈大笑起来。

于是，他附着雅金卡的耳朵，說:

"你必須記住，好姑娘，即使他娶你，他还是得战斗；一个貴族必須同时是一个騎士。"他把身子凑得更近一些，又說道："他会娶你的，我担保，最近就会娶你！"

"說到哪里去了！"雅金卡反駁道。

但是她透过泪眼笑起来了，并且望着修道院长，仿佛要問他，他怎么知道。

这时候，兹皮希科已回到克尔席斯尼阿，就直接去找神甫，因为他确实想要为瑪茨科的健康举行一次弥撒；这事情一安排好，他就到客店去，他預料在那里可以找到勃尔左卓伐的小維尔克和罗戈夫的契当。

他发现他們两人都在那里，还有許多别的人，貴族，农民和几个在变日耳曼戏法的"走江湖的"。起初他什么人也认不出，因为客店的窗戶是用牛膀胱做的，光綫很不好；但是后来仆人在炉子上加了一片松脂柴，他便在麦酒桶后面的角落里看到了契当的毛茸茸的脸頰和維尔克的盛怒的面孔。

于是，他推开旁人，慢慢地向他們走去；一走到他們跟前，他就用拳头猛力捶了一下桌子，响声震动了整个客店。

維尔克和契当立刻站起身来，开始挪挪他們的腰带；但是他們还沒来得及握住剑柄，兹皮希科已經扔下了一只手套，一面象騎士們在挑战的时候那样用鼻音說話，他說的这些話，却出于每个人的意料之外：

"如果你們两人中間任何一个，或者在场的任何具有騎士风度的人，否认世界上最美丽、最有德性的姑娘是斯比荷夫的达奴大·尤仑德小姐，我就要对那个人挑战决斗，騎馬也好，徒步也好，不等对方下跪或者战死，决不甘休。"

维尔克和契当当时的惊奇决不会下于修道院长（要是修道院长也听到这番言语的话）。有好一会工夫，他们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位小姐是谁呢？他们关切的是雅金卡，而不是那位小姐，那么他的用意何在呢？他为什么要在教堂的院子里惹他们发怒？他回来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同他们寻事挑衅呢？这些问题使他们心里十分混乱，以致张大着嘴，目不转睛地盯着兹皮希科，仿佛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什么日耳曼奇迹。

但是比较聪明的维尔克，稍为懂得些骑士的规矩，他知道一个骑士往往要为一位情人效劳，又同另一位结婚。他想这必定就是一例，他必须抓住这机会来保卫雅金卡。

因此，他从桌子后面走到兹皮希科的紧跟前，威胁地问道：

“那末，你这狗东西，你意思是说，雅金卡·齐赫小姐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么？”

契当跟着他；人们围住了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不是讲讲就能了结的。

第十七章

雅金卡一到家，立刻就派了一个仆人到克尔席斯尼阿去打听客店里是否发生过殴斗，或者是否有过什么挑战。但是这仆人因为得到了一个“斯果耶崔”①，就同神甫的仆人们喝起酒来，并不忙着去办事。另一个仆人回来了，他是被派到波格

① 货币名，参见10页注②。

丹涅茨去通知瑪茨科，說修道院长就要去訪問他了；现在他完成任务回来，报告他看见兹皮希科在跟那个老头儿玩骰子。这多多少少安慰了雅金卡，因为她根据經驗，知道兹皮希科是多么的灵巧，而她对于正常的决斗并不象对客店里的意外事件那么担心。她想陪修道院长到波格丹涅茨去，但是他不愿意让她去。他想同瑪茨科談談有关抵押掉的田庄問題和别的重要事务；而且他要在黄昏时才到那里去。他听說兹皮希科已經平安抵家，就觉得非常快活，吩咐他的游方神学生們唱歌和叫喊。他們遵从他的命令，弄得森林里响彻了喧嘩声，波格丹涅茨的农民們都从家里跑出来，看看是否发生了火灾还是敌人来侵犯了。那香客騎馬走在前面，他要他們定下心来，对他們說，是一个教会里的高級教士来了，因此当他們看见修道院长的时候，他們都向他鞠躬，有些人甚至在胸口划十字；他看到他們多么尊敬他，便又快乐又驕傲地騎馬前进，他对人間感到滿意，滿怀慈祥地对待人們。

瑪茨科和兹皮希科听见歌声和叫喊声，就到大門口来迎接他。有几个神学生以前曾經同修道院长到过波格丹涅茨；但是另外几个最近才加入扈从队，以前从来沒有到过。他們一看到这簡陋得不能同兹戈萃里崔的大厦相比的房屋，就大失所望。但是一看到茅草屋顶上冒出来的烟，他們又安心了；等他們走进房間，又大大高兴了。他們嗅到了番紅花和各种肉食的香味，看到两张桌子上摆滿了錫盘子，虽然还空着，却是很大。在为修道院长准备的那张較小的桌子上，一只銀盘閃閃发光，还有一只雕刻得很美丽的銀杯，这两件东西同别的貴重物件都是从两个弗里西安人那里得到的。

瑪茨科和茲皮希科立刻邀請他們就座；但是修道院长因为在茲戈苹里崔已經吃得很飽，又有心事，便謝絕了。他一到这里，就全神貫注而又頗为不安地望着茲皮希科，仿佛他想要在他身上看到一些毆斗的痕迹；但是一看见这青年安靜的脸，他就不耐煩起来了；終于，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

“我們到里間去，”他說，“去談談那笔抵押的田产吧。别拒絕我，否則我会发怒的！”

他轉向着神学生們喊道：

“你們安靜些，别到門旁来偷听！”

說了这話，他就打开里間的門进去，茲皮希科和瑪茨科跟着进去。他們在箱子上一坐定，修道院长便向年輕的騎士說：

“你到克尔席斯尼阿去过么？”他問。

“是的，我去过了。”

“怎么样？”

“唔，我是为我叔父的健康去付錢举行弥撒的，就是这么回事。”

修道院长在箱子上不耐煩地挪动着身子。

“嘿！”他想，“他沒有遇到契当和維尔克；也許他們不在那里，也許他沒有去找他們。我想錯了。”

但是正因为想錯了，也因为他的計划沒有实现，他发怒了；他涨紅了脸，大声喘气。

“我們来談談那笔抵押的田产吧！”他說。“你們有錢么？要是沒有，那么这田产就是我的了！”

瑪茨科是知道如何对付的，他默默站起身来，打开他坐在上面的那只箱子，取出了一袋“格里溫”，显然是准备在这种

场合用的，他說：

“我們是穷人，但是这笔錢我們还有；我們一定付清‘文书’上写明的該付的錢，因为我在那‘文书’上画过圣十字和花押。如果你要付修建费，我們也沒有异議；你說多少，我們一定付多少，我們要向您，我們的恩人，納礼。”

說了这話，他就在修道院长的膝旁跪了下来，玆皮希科也照样做了。修道院长原以为会有一场爭吵，看到这种举动，大出意外，倒是不大高兴起来了；他本来要提出一些条件，如今眼看沒有机会这样做了。

因此，在交还瑪茨科画过十字的“文书”或者不如称之为抵押单的时候，他說：

“你們为什么同我談到一笔額外的錢啊？”

“因为我們不愿意收受任何礼物，”瑪茨科狡詐地回答，他知道在那件事上他爭論得愈凶就捞得愈多。

修道院长听了这話，气得脸都发紅了：

“你见过这样的人么？不愿意收受一个亲戚的任何东西！你面包太多啦！我取去的不是荒地，我还的也不是荒地；如果我要把这一袋錢送給你們，那我就一定要送。”

“您一定不会那么干的！”瑪茨科喊道。

“我一定不会干！这里是你的抵押单！这里是你的錢！我給你是出于自愿，我即使要把它扔到大路上去，这也与你无关。你看看我是不是要干就干！”

說着他抓起口袋，把它重重地扔到地板上，袋子立即裂开，錢散了一地。

“愿天主报答您！愿天主报答您，神甫和恩人！”瑪茨科喊

道，他老早就在等着这个场面了；“别人的我不会收；既是一个亲戚而且是一个神甫送的，我就收下吧。”

修道院长严厉地望望他們两人，最后他說：

“虽然我在发怒，但是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收下吧，这是你們的錢財了，但是你們要知道，再不会有另外一个‘斯果耶崔’給你們了。”

“我們就連这笔錢也想都沒有想到。”

“你們也得知道，雅金卡将继承我所有的一切财产。”

“連土地也让她继承么？”瑪茨科直截了当地問。

“也让她继承！”修道院长嚷道。

瑪茨科听了，馬上拉长了脸，但他定了定神，說道：

“嗳，您干么想到死呢！愿主耶穌賜您长命百岁，而且不久就获得一个重要的主教职位。”

“当然！难道我比别人差么？”修道院长說。

“不会差，只会好！”

这些話平息了修道院长的怒气，因为他的怒气从来是发不长的。

“好吧，”他說，“你們是我的亲戚，她只不过是我的教女；但是我爱她，也爱齐赫。世界上沒有比齐赫更好的人了，也沒有比雅金卡更好的姑娘了！誰能够說他們一句坏話？”

他又开始显出怒容了，但是瑪茨科并不反对，并且連忙肯定說，在整个王国内，也沒有比这更高尙的邻居了。

“至于那位姑娘，”他說，“我爱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过如此。靠了她的帮助，我恢复了健康，我至死也决不会忘記这一点。”

“如果你們忘記了这个的話，你們两个都要受到懲罰，”修道院长說，“而且我一定要詛咒你們。但是我不愿意亏待你們，因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使得我死之后，我的遺产能够属于你們和雅金卡；你們懂么？”

“愿天主帮助我們实现这件事！”瑪茨科回答。“亲爱的耶穌！我一定要徒步走到克拉科夫王后的坟墓或者到里沙·戈拉[①] 向神圣的十字架膜拜。”

修道院长听到这样誠恳的話，非常高兴，笑笑說：

“这姑娘选人爱挑剔，这是完全对的，因为她漂亮，又富有，又是出身名門！即使一个‘伏叶伏大’[②] 的儿子也不见得配得上她，那末契当或者維尔克算得什么呢！但如果有人，例如我自己，特别贊許某一个人，她就准会嫁給那个人，因为她爱我，并且她知道我劝告她的总是好話。”

“您劝她嫁的那个人眞是太幸运了，”瑪茨科說。

但是修道院长向着茲皮希科說：

“这件事你怎么說呢？”

“唔，我也同我叔父一样想法。”

修道院长的脸色变得更加平静了；他用手在茲皮希科的肩上使劲地捶了一下，声音之大，使得房間外面也听得见，他还間道：

---

① 英譯本注：即“Bold Mountain”勇士山——是波兰的一个地方，最早的三所本納狄克脫修道院之一，一一二五年由波列斯拉夫·赫罗勃里（勇敢者）建于此地。在这所修道院里，有救主的十字架的一部分——因此香客都到那地方去朝拜。俄譯本譯作“秃山”(Lysa Gora)。

② 见69頁注①。

“你为什么在教堂里不让契当或維尔克接近雅金卡?”

“因为我不愿意让他們以为我怕他們,我也不愿意您那么想。”

“但是你給了她圣水。”

“是的,我給了她。”

修道院长又捶了他一下。

“那么,娶她吧!”

“娶她吧!”瑪茨科象回声一样喊道。

茲皮希科听了这話,把头发一攏,放在发网里,安靜地回答道:

“我既然已在蒂涅茨的祭坛前,給达奴莎·尤仑德小姐起了一个誓,我又怎么能娶她呢?”

“你起的誓是关于那些孔雀毛的,那你一定要弄到它們,但是你得立刻娶雅金卡。”

“不,”茲皮希科回答;“后来达奴莎用她的头巾包住我的头的时候,我起过誓要娶她。”

血又涌上了修道院长的脸;他两耳发青,两眼突出,走到茲皮希科跟前,气得話都說不清:

“你的誓言不过是糠秕,我可是风;懂么! 喂!”

他使劲吹着茲皮希科的头,弄得发网掉了下来,头发披散在肩上。于是茲皮希科蹙起了眉头,直瞪着修道院长的眼睛,說道:

“我的誓言里包含着我的荣誉,只有我自己能保卫我自己的荣誉。”

这个不习惯于让别人頂撞的修道院长,听了这話,气得气

都喘不过来，一时說不出話来。接着是一陣不祥的靜默，最后还是瑪茨科打破了靜默說：

"兹皮希古！"他喊道，"你神志清醒些！你怎么啦？"

这时候，修道院长举起手来，指着这青年，嚷道：

"他怎么啦？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心不是貴族的心、騎士的心，而是兎子的心！他就是那么回事；他怕契当和維尔克！"

但是兹皮希科还是沉着而冷靜，不在意地聳聳肩膀，答道：

"哦！我在克尔席斯尼阿把他們的头都打开了。"

"天哪！"瑪茨科喊道。

修道院长瞪眼看了兹皮希科一会。憤怒和贊賞在他心里搏斗着，他的理智告訴他，那场打架也許有利于他的計划的执行。

因此，比較冷靜之后，他向兹皮希科喊道：

"这件事你为什么早先不告訴我們？"

"因为我感到慚愧。我本来以为他們会向我挑战，要跟我騎馬或徒步决斗，因为这是騎士的慣例；但是他們是强盗，不是騎士。維尔克首先从桌子上拿起一块板来，契当抓了另外一块，两人向我冲了过来！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抓起了一条板凳；唔——下文你們自己有数！"

"他們还活着么？"瑪茨科問。

"活着，他們还活着，不过都受了重伤。我离开的时候，他們还有气。"

修道院长一面擦着前額，一面听着；过了一会，他突然从箱子上跳了起来——他坐在这箱子上本来是为了坐得比較舒

服些，让他能仔細想想事情；他喊道：

"且慢！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什么？"兹皮希科問。

"如果你为雅金卡打了架，而且为她的緣故打伤了他們，那你就是她的眞正騎士，而不是达奴莎的騎士了；那你就必須娶雅金卡了。"

說着，他把双手放在腰眼上，得意扬扬地望着兹皮希科；但是，兹皮希科只是笑了笑，說：

"嗨！我知道啦，您为什么要我去同他們打架；可是您的計划沒有成功。"

"怎么？說說看！"

"我是以达奴莎·尤仑德小姐作为世界上最美丽最有德性的姑娘向他們挑战的；他們却站在雅金卡这一边，打架是为这而起的。"

修道院长听了这話，呆若木鸡，只有他那不断轉动的眼珠，表明他还是活着。最后他轉过身，用脚踢开房門，冲到另外一間屋里去了；他在那里，从香客手里夺过雕刻的手杖，就打起那些小丑来，象一头受伤的野牛似的吼叫着。

"上馬，你們这些恶棍！上馬，你們这些狗东西！我再也不走进这屋里来了！上馬，天主的信徒，上馬！"

他打开了外面的門，走到院子里去，后面跟着那些受了惊吓的神学生。他們冲到馬厩，把馬上了鞍。瑪茨科徒劳地跟着修道院长，求他留下来，发誓不是他的过錯；修道院长詛咒这座房屋、这些人和这些田产；当他們給他牵来一匹馬的时候，他踩也不踩馬鐙就跃上馬鞍，飞跑而去，他的一双大袖子里灌

滿了风，看起来象一只紅色的大鳥。神学生們騎馬在他后面奔馳着，象一群野兽跟踪在兽王后面。

瑪茨科站在那里望着他們远去的身影；等他們消失在森林里，才慢吞吞回到房里，沮丧地搔着头，对兹皮希科說：

“瞧你干了些什么？”

“要是我早走了，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我沒有离开，都怪你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在你生病的时候离开你。”

“那你现在要怎么办呢？”

“我就走。”

“走到哪里去？”

“先到瑪佐夫舍去看达奴莎，再到日耳曼人那里去找孔雀毛。”

瑪茨科沉默了一会儿，說道：

“他退回了那‘文书’，但是抵押单却記录在法庭的抵押簿上。现在这修道院长連一个‘斯果耶崔’也不会給我們了。”

“我不在乎。你有錢，我路上又什么也不需要。人們到处会接待我，我的馬匹也不愁粮草；我只要身上有一套甲胄，手上有一口宝剑，就什么也不需要了。”

瑪茨科开始想起刚才的一切事来。他所有的計划和愿望都化为烏有了。他本来一心一意希望兹皮希科会娶雅金卡；但是，他现在认清了他的愿望决不会实现；想到修道院长的憤怒，兹皮希科对雅金卡的举止，以及最后同契当和維尔克的打架，他断定还是让兹皮希科走的好。

"唉!"他終于說;"如果你一定要在十字軍騎士的头上找孔雀毛，那就去吧。愿主耶穌的意旨得到实现。但是我必須立即到茲戈苯里崔去;如果我去恳求修道院长和齐赫原諒,我也許能緩和他們的憤怒;我特別关心齐赫的友誼。"

这时候,他看了看茲皮希科的眼睛,問道:

"你不为雅金卡感到遺憾么?"

"愿天主賜她健康,百事美滿!"茲皮希科答道。

第十八章

瑪茨科耐心地等了好几天，希望能得到一些来自茲戈苯里崔的消息,或者能听到修道院长怒气平息的消息;最后,他耐不住了，决定亲自去看看齐赫。一切事情都与他的意愿相违，现在他急于要知道齐赫是否在生他的气。他担心修道院长永远不会同茲皮希科和解了,可是,他要尽他一切的力量来和緩修道院长的怒气;因此,他一边騎着馬,一边想,到了茲戈苯里崔,他該怎么說，才能平住人家那一口气，同他的邻居保持老交情。可是,他的想法还不很清楚,因此,他到了那里,看到只有雅金卡一个人在家,十分高兴;这姑娘象平常一样接待他,向他鞠躬,吻他的手——总之,她很友善,只是有点悲伤。

"你父亲在家么?"他問。

"他同修道院长出去打猎了。他們就会回来的。"

說着,她領他到屋里去，他們俩默默地坐了很久;还是这姑娘先开口說:

"您现在在波格丹涅茨寂寞么?"

"很寂寞,"瑪茨科回答。"你已經知道兹皮希科走了吧?"

雅金卡輕輕地叹了一口气:

"知道,我当天就知道了;我还以为他会到这里来同我告别呢,可是他沒有来。"

"他怎么能来呢!"瑪茨科說。"来了的話,修道院长准会叫他粉身碎骨;你父亲也不会欢迎他的。"

她搖搖头說:

"噯! 我决不允許任何人伤害他。"

瑪茨科听了,紧紧地抱了抱姑娘說道:

"愿天主与你同在,姑娘! 你很悲伤,我也很悲伤。我告訴你,不論修道院长或者你自己的父亲都比不上我爱你。我但愿兹皮希科会选中你,而不是旁人。"

悲伤和渴念頓时攫住了雅金卡,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說道:

"我永远也看不到他了,等我看到他,他一定同尤仑德小姐在一起了,我准会把眼睛都哭瞎的。"

她撩起了围裙,掩住泪水盈眶的眼睛。

瑪茨科說:

"别哭! 他已經走了,但是,蒙天主的恩典,他不会同尤仑德小姐一起回来的。"

"为什么不会?"雅金卡透过她的围裙低声說。

"因为尤仑德不肯把那姑娘嫁給他。"

于是,雅金卡突然拿开了围裙,对瑪茨科說:

"兹皮希科也告訴过我的;这可是眞的么?"

“象天主在天堂一样的眞实。”

“为什么？”

“誰知道。总不外乎誓約之类的限制，誓約实在是取消不得的！他喜欢兹皮希科，因为这孩子答应帮助他报仇；但即使如此，也不頂用。尤仑德旣不听从劝告，也不听从命令，也不听从祈求。他說他不能就不能。嗯，他所以不能，总有个理由；他又不肯改变主意，因为他是个硬汉子，說了算数。別失望，打起精神来。說句公正話，这孩子是不得不走的，他已經在教堂里发过誓，要取得三簇孔雀毛。再說，那姑娘也用头巾包过他的头，那就表示她要认他为丈夫；若不是亏了她，他們早就斫了他的头；因此，他必須感激她——这是誰也不能否认的。天主保佑，她不会做他的妻子；但按照法律，他是她的未婚夫。齐赫生了他的气；修道院长咒駡他，使他全身都打顫了；我也生他的气，但仔細为他想一想，他能有什么別的办法呢？他旣然是另一位姑娘的人，他就非去不可。他是个貴族。但是，我要告訴你：只要他不給日耳曼人杀死，他总会回来的；不单是回到我这个老头身边来，也不单是回到波格丹涅茨来，而且回到你身边来，因为他很喜欢你。”

“我不相信他喜欢我！”雅金卡說。

但是，她靠攏瑪茨科，用胳膊肘碰了碰他，問道：

“您怎么会知道？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我怎么会知道？”瑪茨科反問道。“我看见他走的时候多么难过。当他决定要走的时候，我問他：‘你不为雅金卡感到遣憾么？’他說：‘愿天主賜她健康，百事美滿。’接着他立刻叹息起来。”

“我不相信有这种事！”雅金卡低声說；“請您再說一遍給我听听。”

“天主在上，这是千眞万确！他一见到你，就不把那位姑娘放在心上了，因为你自己也知道，全世界沒有比你更美丽的姑娘了。恐怕他心里也有数，天主安排你做他的未婚妻；也許他对你的情意比你对他的情意还要重呢。”

“沒有的事！”雅金卡喊道。于是她又用袖子遮住了她那緋紅得象苹果似的脸；瑪茨科笑了，用手捋了一下上髭，說道：

“嗨！要是我年輕些有多好啊；但是你应当宽心，因为我看得出这件事往后的結果。他将在瑪佐夫舍朝廷里获得騎士封号，因为那里接近边境，要在那里杀一个十字軍騎士并不难。我知道日耳曼人中間有許多好騎士；但是我认为，除非武艺十分高超的騎士，是击不敗兹皮希科的。罗戈夫的契当和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据說都是象熊一般驍勇的好汉，可还不是給他輕而易举地击敗了！他一定会带回他許过愿的三簇孔雀毛的，但是他不会带尤仑德小姐来。”

“但是，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唉！如果你不是有心去等他，那你就不会感到委屈了。把我告訴你的話去向修道院长和齐赫說說；他們也許不会对兹皮希科这么生气了。”

“我怎么能向他們說呢？‘达都斯’与其說是发怒，不如說是伤心；在修道院长面前，甚至提起兹皮希科的名字都是危险的。他痛駡了我一頓，因为我送給了兹皮希科一个仆人。”

“什么仆人？”

“我們有一个捷克人，这是‘达都斯’在波拉斯拉維茨俘虏

来的一个忠心的好孩子。他名字叫哈拉伐。'达都斯'叫他侍候我，因为他是一个'弗罗迪卡'；我給了他一身很好的甲冑，派他侍候和保卫兹皮希科。我也給了他一袋錢做路費。他向我发誓，他将誓死終身侍奉兹皮希科。"

"我亲爱的姑娘！愿天主报答你！齐赫反对你这样做吧？"

"是的，起初'达都斯'无論如何不要我这样做；但是我用好話劝說他，他才同意了。修道院长从他的神学生們那里一听到这件事，立即罵不絕口地冲出房間，弄得天翻地覆，'达都斯'躲到馬房里去了。到黄昏时，修道院长看见我哭，可怜起我来了，甚至还送給我一串念珠当做礼物呢。"

"天主在上，我不知道我爱兹皮希科是否更甚于爱你；但是他已經有了一队很闊气的扈从。我也給了他錢，不过他不愿意拿。瑪佐夫舍又不是在天涯海角。"

他們的說話被屋前的狗吠声、叫喊声和銅喇叭声打断了。一听见这声音，雅金卡說：

"'达都斯'和修道院长打猎回来了。我們到外面去吧；最好让修道院长在外面看见您，别让他出乎意外地在屋里遇见您。"

說着，她領瑪茨科出了門；在院子里，他們在一片雪地上看见了一群人，馬和狗，以及被矛刺穿了的或是用弩箭射穿了的麋鹿和狼。修道院长沒有下馬就看见了瑪茨科，他向他投过一支矛来，不是为了打他，而是用这个方式来表示他对波格丹涅茨人的极大憤怒。但是瑪茨科除下帽子向他鞠躬，仿佛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可是，雅金卡沒有注意到修道院长的举动，因为她非常惊奇地看到她的两个求婚者

也在扈从队里。

“契当和維尔克都来了，”她喊道；“我猜想他們是在森林里遇见了‘达都斯’。”

瑪茨科立刻起了一个念头，也許他們两人中，有一个将得到雅金卡和她的莫奇陀里，修道院长的土地、森林和金錢。于是他心里又伤心又发火，特别是他竟看见了当时的情况。瞧，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跳到修道院长的馬鐙旁去了，还帮助他下馬；修道院长也很友善地倚在这年輕的貴族肩上，虽然不久前修道院长还要同他父亲决斗。

“看这样子，修道院长要同老維尔克和解了，”瑪茨科想，“他要把森林和土地連同那姑娘一起給他了。”

他的悲伤的想法被雅金卡打断了，她說：

“他們被兹皮希科打伤以后，很快就痊愈了；但即使他們天天到这里来，他們也沒有什么好处！”

瑪茨科望了一望雅金卡，看见那姑娘的脸气得发紅，一双蓝眼睛燃烧着怒火，尽管她知道得很清楚，契当和維尔克在客店里是站在她这一边的，还为她挨了打。

因此，瑪茨科說：

“得啦！你要照着修道院长的吩咐行事了。”

她立刻反駁道：

“修道院长要照我的愿望行事。”

“仁慈的主！”瑪茨科想，“那个笨蛋兹皮希科竟然丢掉这样一个好姑娘！”

第十九章

“愚蠢的”兹皮希科确实是怀着一顆忧伤的心离开波格丹涅茨的。首先，他觉得叔父不在身边，心情有点异样。他是一直同他生活在一起的，从来沒有分离过，因此，沒有了他，他不知道一路上和在日后的战爭中将如何度过。其次，他怜惜雅金卡。虽然他是去找他心爱的达奴莎的，但他仍旧觉得同雅金卡在一起非常舒服、非常快乐；而现在沒有了她，他感到悲哀。他对于这种悲哀，自己也感到奇怪，甚至有些吃惊。要是他想念雅金卡只是象兄长想念妹妹一样，那倒是无所謂；但是他发现自己老是在回想着以前怎样拥抱她，把她放在馬背上，抱她过河，給她擰干辮发上的水，同她一起在森林里漫步，目不轉睛地看着她，同她談話，等等。这一切，他都做得很自然，而且觉得非常愉快，以致他一想起来，竟忘記了自己正在长途跋涉，赶到瑪佐夫舍去；而且还記起了雅金卡在森林里帮助他与熊搏斗的那一幕。他觉得，他們一起到奧兹泰尼湖去捕水獭就是昨天的事。他又想起了她那次到克尔席斯尼阿的教堂去，穿戴得多么美丽，当时他看到这样一位淳朴的姑娘打扮得象个有权有势的爵爷人家的女儿，很感到惊奇。所有这些想法都涌上了他的心头，旣給他带来不安，又給他带来甜蜜和哀愁。“要是向她告别一声，”他心里想，“也許我现在会比較好受些。”

他終于害怕起这些回忆来了，想把它們从自己心里抖掉，就象抖掉斗篷上的干雪一样。

“我要到达奴莎那儿去，到我最亲爱的人那儿去，”他想。

他发觉，这才是更其神圣的爱情。他踏在馬鐙里的双足漸漸发冷了，冷风吹凉了他的热血。现在他的心思都轉到达奴莎·尤仑德小姐身上去了。毫无疑問，他是属于她的；要不是多亏了她，他早已在克拉科夫的广场上給斫了头。当时她当着騎士們和市民們說：“他是我的人！”就这样一句話把他从劊子手的刀下救了出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属于她了，就象奴隶属于主人一样。尤仑德的反对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她本人才能把他赶走，即使那样，他也走不远，因为他受到了自己的誓言的約束。可是，他认为她不会赶他走的；相反，她会离开瑪佐夫舍朝廷，追随他到天涯海角。于是，他开始在心里贊扬她、貶低雅金卡了，仿佛都怪雅金卡不好，誘惑了他，分散了他的爱情。现在他忘了雅金卡治愈了老瑪茨科；忘了当初要是沒有她的帮助，熊早已把他撕得粉身碎骨；于是他对雅金卡发怒了，希望用这种办法来取悅达奴莎，让他自己問心无愧。

这时候，雅金卡派来的捷克人哈拉伐牵着一匹馬赶到了。

“天主祝福您！”他說，深深地鞠了一躬。

玆皮希科在玆戈萃里崔曾經看见过他一两次，但是不认識他；因此，他說：

“天主永生永世祝福你！你是誰？”

“您的仆人，馳名的爵爷。”

“你說什么？这些人才是我的仆人，”玆皮希科一面說，一面指着苏里姆契克·查維夏送給他的两个土耳其人和两个騎在馬上为騎士牵着种馬的强壮汉子；“这些人才是我的仆人，你是誰派来的？”

“兹戈苯里崔的雅金卡·齐赫小姐。”

“雅金卡小姐?”

兹皮希科刚刚还在生她的气,到现在还是怒火中烧,因此說道:

“你回去謝謝小姐的好意,我不要你。”

但是这捷克人搖搖头。

“我不能回去。他們已經把我給了您;再說,我起过誓要終身为您效劳。”

“如果他們把你給了我,那么你就是我的仆人了。”

“是的,閣下。”

“那末我命令你回去。”

“我起过誓了;虽然我是从波拉斯拉維茨俘来的,并且是一个穷孩子,但我仍然是一个‘弗罗迪契克’。”

兹皮希科发怒了:

“走开!这是什么話?——你违反我的意旨,却說要来侍候我!趁我沒有命令我的仆人拉开石弓之前,赶快走吧。”

但是这捷克人却心平气和地解开了一件狼皮衬里的闊幅呢斗篷递給兹皮希科,說:

“这也是雅金卡小姐送給您的,閣下。”

“你要我打断你的骨头么?”兹皮希科問,一面从一个随从的手里拿过一支矛来。

“这里还有一袋錢也是給您用的,”捷克人回答。

兹皮希科已經要用矛去打他了,但是他想起这孩子虽是个俘虏,却是“弗罗迪卡”出身,他只是因为付不出贖身金才留在齐赫那里,因此兹皮希科放下了矛。

于是，这捷克人伏在他的馬鐙前，說：

“别发怒，閣下。如果您不要我陪您，我就离开一两个‘富尔浪’跟在您后面；但是我一定要去，因为我已經以我灵魂的得救起过誓。”

“要是我命令我的仆人杀掉你或者把你縛起来呢？”

“如果您命令他們杀死我，那就不是我的罪过了；如果您命令他們縛我，那我就等着哪一个好人来替我解縛，或者等狼来把我吃掉。”

兹皮希科沒有回答；他策馬前进，随从們都跟在后面。这捷克人背着一张石弓和一把斧，也跟着他們走去，他用一张毛茸茸的野牛皮御寒，因为割面寒风挾着雪片刮起来了。暴风雪愈来愈厉害了。两个土耳其人虽然穿着山羊皮外衣，都冷得发抖；兹皮希科自己因为穿得不够暖，对哈拉伐带給他的狼皮里子的斗篷望了好几次；过了一会儿，他叫一个土耳其人把这件斗篷拿給他。

他把它仔仔細細裹在身上，感到全身都暖和了。他用斗篷的帽兜遮住双眼和大半个脸，风就再也吹不到他了。这一来，他可又不由自主地想起雅金卡待他多么好。他勒住了馬，把捷克人叫过来，向他問起雅金卡状况以及兹戈萃里崔所发生的一切。

“齐赫知道小姐派你来么？”他說。

“他知道的，”哈拉伐回答。

“他不反对么？”

“他反对的。”

“那末把一切經过告訴我吧。”

“爵爷在房間里走来走去，小姐跟在他后面。他大叫大嚷，好心的小姐什么也不說；等他轉过身去看小姐，小姐連忙跪了下去，什么也不說。最后爵爷說了：‘你不回答我的問話，莫非聋了么？說吧；我也許会同意。’于是小姐明白她可以照自己的愿望做了，就向他表示感謝。爵爷先是責备她，怪她說服了他；又抱怨說，他总是要照她的愿望去做；最后他說：‘你保証不会秘密地去同他告别，那末我就同意，否則办不到。’小姐听了这話，非常伤心，但她毕竟答应了；爵爷这才滿意了，因为修道院长和他两人都怕她会来看您。唔，事情还沒有完哩；后来小姐要送两匹馬，爵爷无論如何不同意；小姐要送一张狼皮和一袋錢，爵爷也无論如何不肯。可是，他不肯由他不肯！如果她要烧掉房屋，爵爷最后也会同意。因此，我带了两匹馬、一张狼皮和一袋錢来了。”

“好姑娘！”兹皮希科想。过了一会儿，他問道：

“那么，修道院长沒有找麻煩么？”这个捷克人是个机灵的随从，他明白眼前所发生的是怎么回事，就笑了笑回答說：

“他們两人都小心地对修道院长严守秘密；可是等我离开兹戈苹里崔之后，他一旦发觉了这件事，会出什么岔子，那我就不得而知啦。有时候他会对小姐叫嚷，但是，过后他又注意着她是否受了委屈。有一次，我亲自看见他責罵过她之后，就到箱子里去拿出一条項鏈送給她。这条項鏈非常美丽，即使在克拉科夫也买不到比它更好的。她也制服得了修道院长，因为她自已的父亲对她的爱也不见得超过他。”

“那倒是眞的。”

“千眞万确！”

他們不說話了，在风雪中騎馬前进。兹皮希科突然勒住了馬；因为路旁的树林中传来一个被风声掩住的悲伤的声音：

"信徒們，帮助天主的仆人摆脫灾难吧！"

这当儿，有一个穿着教士服装的人奔到了大路上，向兹皮希科大喊起来：

"不管您是誰，閣下，請帮助一个遭难的人吧！"

"你遭了什么难？你是誰？"这个年輕的騎士問道。

"我是天主的仆人，虽然还沒有得到神职；今天早晨馱着我的圣物箱的馬匹跑掉了。我赤手空拳单独留下了；到了黄昏，树林里的野兽就要吼了，除非您救我，否則我会死掉。"

"要是我让你死掉，"兹皮希科回答，"我就要对你的罪孽負責；但是我怎能相信你說的是实話呢。在大路上游蕩的强盗多的是，你也許是一个拦路打劫的强盗！"

"您可以相信我，閣下，我可以把那些箱子給您看。有好多人都愿意拿滿滿一袋金子来换这里头的东西哩；但是我可以送給您一些，只要您带着我和那些箱子一起走。"

"你告訴我說，你是天主的仆人，却不知道人必須救助旁人，不是为了现世的酬謝，而是为了神灵的报答。但是，如果馬把这些箱子都馱走了，你现在怎么还会有呢？"

"狼群在森林里把那匹馬吃掉了，留下了箱子；我把它們搬到了路上，就等着慈悲和援助。"

为了要証明他說的是实話，他指着放在松树下的两只皮箱。兹皮希科仍旧怀疑地看着他，因为这人看来不誠实，他的口音又說明他是从边远地方来的。可是，他并不拒絕帮助他，允許他去騎捷克人牵着的那匹馬，带着那两只很輕的箱子。

"愿天主保佑您頻立战功，勇敢的騎士！"陌生人說。

他看到了兹皮希科的年輕面孔，又柔和地补上一句說：

"也增加您的胡須。"

他騎着馬走在捷克人身旁。一时間他們无法談話，因为风猛烈地刮着，在森林里呼嘯着；等到风势减弱，兹皮希科听见他在后面跟那个捷克人在进行着这样一场談話：

"我不否认你到过罗馬，但是你看起来象个酒鬼，"捷克人說。

"說話小心些，免得遭受永世的天譴，"陌生人回答；"同你談話的是一个去年复活节和教皇一起吃过煮鸡蛋的人。这样冷的天气，別跟我提起酒；不过，如果你身上带有一瓶葡萄酒的話，那末給我喝两三口，我就赦免你一个月炼獄的苦难。"

"你还沒有受过神职，我刚才听你說过还沒有。你怎么能赦免我一个月炼獄呢？"

"我还沒有行过神职授任式，但是，我已經受过剃度，因为他們允許这样做；再說，我随身带着免罪符和圣物。"

"在箱子里么？"捷克人問。

"是的，在箱子里。如果你看到我箱子里所有的东西，你就会扑倒在地上，不但是你，所有森林里的松树和所有的野兽都会倒了下来。"

这个捷克人本来就是一个聰明而有經驗的随从，他怀疑地望着这个出卖免罪符的小販，說道：

"狼群吞噬了你的馬么？"

"是的，它們吞噬了我的馬，因为它們是魔鬼的亲戚。如果你有葡萄酒，就給我一些；虽然风停了，可是我还很冷，因为

坐在路旁太久了。”

捷克人不肯給他什么葡萄酒；于是他們默默地騎着馬走去，后来，陌生人又問起来了：

“你們上哪儿去？”

“很远。先到西拉茲。你同我們一起去么？”

“我也得去。我要睡在馬房里，也許明天这位虔誠的騎士会送我一匹馬；那我就要到更远的地方去。”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从普魯士爵爷們的治下来的，离瑪尔堡不远。”

茲皮希科听了这話，就回过身去，招手叫陌生人到他身旁来。

“你是从瑪尔堡来的么？”他說。

“是的，閣下。”

“你大概不是日耳曼人吧？你說我們的話說得很好。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日耳曼人，人們叫我山德魯斯；我說你們的話說得好，是因为我生长在托倫涅，那里人人都說这种話；以后我住在瑪尔堡，那里也是一样。呸！連十字軍騎士团团員們都懂你們的話。”

“你离开瑪尔堡多久了？”

“我到了圣地，然后到君士坦丁堡，到罗馬；又从罗馬經过法兰西，到了瑪尔堡，再从那里带着圣物到瑪佐夫舍去，虔誠的天主教徒为了拯救他們的灵魂，都非常愛买这些圣物。”

“你到过普洛茨克和华沙么？”

“这两个城市我都到过。愿天主賜給那两位公爵夫人长

寿！說起公爵夫人阿列克山特拉，連普魯士的爵爷們都非常尊敬她，因为她是一位虔誠的夫人；公爵夫人安娜·雅奴紹芙娜也是虔誠的。”

“你在华沙看到过她的朝廷么？”

“我不是在华沙而是在崔亨諾夫看到过的。在那里，公爵和公爵夫人都殷勤地款待了我，給了我优厚的祇物，这是作为天主的仆人理当得到的。我把圣物留給了她們，这些圣物将給她們带来天主的祝福。”

兹皮希科想要問問达奴莎；但是他明白，信任这个出身低微的陌生人是不智的。因此，靜默了一下之后，他問：

“你带的是哪一种圣物？”

“我带的是免罪符和各种圣物；有各种各样的免罪符；有全免罪符，有的免五百年，有些免三百年，有些免两百年，还有的时間更短些，价錢也便宜些，所以連穷人也能够买来縮短炼獄的磨难。不論是赦免未来罪孽和过去罪孽的免罪符，我都有；但是閣下，請别以为我把卖得的錢自己上腰包。我只要一片黑面包和一杯水就滿足了——那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其余的錢我带到罗馬去，以便积攒一次新的十字軍征伐費用。不錯，有許多騙子带着假免罪符，假圣物，假印信和假紀念品；他們理当受到教皇下令緝拿；但是我却受到西拉兹的修道院方丈① 的誣害，因为我的印信都是眞的。閣下，瞧这封漆，請您告訴我，您的看法怎样？”

“西拉兹的修道院方丈怎么样？”

---

① 天主教的修道院方丈，或作住持，在大修道院中，相当于副院长。

"啊，閣下！我怕他染上了威克里夫[①]的异端邪道。如果，象您的侍从告訴我的，您是上西拉茲去的話，那就最好不要让他看见我，因为我不愿意引导他犯褻瀆圣物的罪。"

"明白地說，这意思就是，他认为你是个騙子。"

"如果問題牽涉到我自己的話，那我会为着同道之誼而宽恕他；但是他褻瀆了我的圣物，这使我很担心，他将永远墜入地獄。"

"你卖哪些圣物？"

"戴着头巾的人是不該談論这些圣物的；但是这一次，因为有許多现成的免罪符，閣下，我允許您不除下头巾，因为风又刮起来了。这样您得买一张免罪符，那就不算您有罪了。我哪一样圣物沒有？我有一只驴蹄子，这只驴是耶穌一族逃入埃及的时候騎过的；这是在金字塔附近找到的。亚拉岡[②]的国王出过我五十个'德克'[③]。我有一根天使长加百列[④]翅膀上的羽毛，这是他在报喜的时候掉下来的；我有两只鵪鶉头，这是送去給沙漠中的以色列人的；我有异教徒想要用来煎熬圣約翰的油；有雅各梦见过的那张梯子的一块梯級；有埃及的圣瑪利的珍珠和圣彼得的钥匙上的一些銹屑。实在无法一一数說。我很冷，您的侍从又不肯給我酒喝。"

"如果都是眞的，那都是些宝貴的圣物啦！"茲皮希科說。

---

① 約翰·威克里夫（1320?—1384）——英国宗教改革家，他对欧洲各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起过影响。

② 西班牙东北部地名，古为一王国。

③ 古威尼斯金币。

④ 关于天使长加百列报喜的事，詳见《路加福音》第一章26—31节。

"'如果都是眞的'？您可以从您的侍从手里拿过矛枪来瞄准吧，因为魔鬼就在您身旁，全是它叫您产生这种想法的。閣下，快快挡住它，让它跟您保持着一根矛的距离。如果您不愿遭受厄运，那就从我这里买一张免罪符去吧；否則您所爱的某个人就会在三个星期之內死去。"

兹皮希科被这个威胁吓住了，因为他想到了达奴莎，于是說道：

"不相信你的可不是我，而是西拉兹的黑袍教修道院的方丈。"

"閣下，您自己瞧瞧火漆印吧；至于那修道院方丈，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因为天主是賞罰分明的。"

但是当他們到达西拉兹的时候，却发现修道院的方丈还活着。兹皮希科去看了他，并且出錢举行了两次弥撒：一次是为了給瑪茨科的健康还愿，另一次是为了保証实现孔雀毛的誓言。修道院方丈是个外国人，出生在西利亚，但是他在西拉兹住了四十年，学会了一口好波兰話，并且是十字軍騎士团的大敌人。因此，获悉了兹皮希科的計划之后，他說：

"他們将会受到更大的懲罰呢；但是我不劝阻你，因为你是凭你騎士的荣誉許下的愿；他們在这块土地[2]上那样行凶作恶，波兰人懲罰得他們再厉害些也不算过份。"

"他們干了些什么？"兹皮希科問，他急于想知道十字軍騎士团的罪行。

这位修道院老方丈交叉着双手，高声朗誦着"长眠"的祷

---

① 指西拉兹。

文，然后坐在一张板凳上，閉了一会儿眼睛，仿佛他在集中思想；終于他开始說了：

“是沙莫杜尔的温贊蒂把他們带到这里来的。我当时才二十岁，刚同我叔父彼卓尔达主教从西利亚来。十字軍騎士攻打这市鎮，还放了火。我們从城墙里可以看见，他們怎样在市集广场上斫掉男人女人的头，怎样把小孩扔进火里去。他們甚至杀神甫，因为他們在狂怒之中什么人也不放过。米柯拉伊修道院方丈因为出生在厄尔布洛，同他們軍队的首脑‘康姆透’海尔曼认識。因此，他由几个长老陪同着去见那个可怕的騎士。他在他面前一跪下，就用日耳曼話恳求他怜憫天主教徒的子孙。‘康姆透’海尔曼回答說：‘我不懂，’并且命令他的士兵們继續杀害老百姓。他們也杀戮了教士們，其中有我的叔父彼卓尔达；米柯拉伊修道院方丈被綁在馬尾上。第二天早晨，在这个市鎮上，除了十字軍騎士和我自己之外，再也沒有一个活人。我躲在钟楼的一根横梁上。天主在普洛夫崔懲罰了他們①；但是他們仍旧要灭亡这个天主教的王国，除非天主动手把他們消灭之外，无法阻止他們。”

“在普洛夫崔，”玆皮希科說，“我們家族的所有男子几乎全都送了命；但是我并不难受，因为天主賜予了洛盖戴克国王一次伟大的胜利，消灭了两万个日耳曼人。”

“您将看到一场更大的战爭和一次更伟大的胜利，”修道院方丈說。

---

① 这是指弗拉迪斯拉夫·洛盖戴克国王在普洛夫崔击敗十字軍騎士团的一次著名胜利。

"阿門!"玆皮希科回答。

于是他們开始談到其他的事情。年輕的騎士問起他在路上遇到的卖圣物的那个小販。他知道,在各条通路上,这一类到处招搖的騙子多的是，专門欺騙那些容易上当的人。修道院方丈也告訴了他罗馬教皇有好几道訓諭，命令主教們检驗这类小販，凡是拿不出眞正文件和印信的人，立即予以懲罰。修道院方丈觉得这个陌生人的証明书是伪造的，因此要把他送到主教的裁判所去。要是他能証实他是教皇派来的，他决不会吃亏。可是，他逃掉了。也許他怕耽擱路程；但是他这样一逃,反而給自己招来了更大的嫌疑。

修道院方丈邀請玆皮希科留下来,在修道院里过夜;但是他不肯，因为他要在客店門前挂上挑战书，向所有否认达奴大·尤仑德小姐是本王国最美丽和最有德性的姑娘的騎士挑战，騎在馬上决斗或者徒步决斗都行。但在修道院的大門上挂这样的一块挑战牌是不大合适的。他回到客店，就把山德魯斯找来。

"修道院方丈认为你是一个无賴,"玆皮希科說，"因为他說:'如果他的証明书是眞的,他为什么害怕主教的裁判呢?'"

"我不是怕主教,"山德魯斯回答;"我是怕那些对印信毫无所知的教士。我要到克拉科夫去,但是我沒有馬;因此我必須等到有人送我一匹馬。同时,我将发出一封信,并且我要把我自己的印信盖在上面。"

"如果你表明你懂得书写的話,那就証明你不是一个乡下佬;但是你怎么发出这封信呢?"

"托个香客，或者游方教士。有不少人去朝拜王后的墓

地哩。”

“你能为我写一张紙牌么?”

“我一定写,閣下,甚至写在一块木牌上也行,您要怎么写都成。”

“我想最好是写在一块木牌上,”茲皮希科很滿意地說,“因为这就撕不掉,而且我以后还能用。”

一会儿,随从拿来了一块新的木牌,山德魯斯就在上面写了。茲皮希科认不出木牌上写的是什么;可是,他命令把它釘在客店門上,木牌下面挂了一张盾,由两个土耳其人輪流看守着。誰要是击了这张盾,就表示宣布他要决斗。但是从当天到下一天中午,都沒有人来击这张盾;到了下午,这位扫兴的騎士打算赶他的路了。

可是,沒等他赶路,山德魯斯又来见茲皮希科,向他說:

“閣下,如果您把您的盾挂在普魯士爵爷們的土地上,我相信您的侍从就会給您穿上甲冑。”①

“你說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十字軍騎士本是教士,不許有情人,也不許恋爱么?”

“我不知道准許不准許,我只知道他們是有情人的。的确,一个十字軍騎士如果他自己沒有受到污辱,是不能决斗的,因为他宣过誓,只为信念而战斗;但是除了教士之外,还有許多从远方国家来的凡俗的騎士,他們是来援助普魯士爵爷們的。他們在找机会同誰战斗,特别是那些法兰西騎士。”

“哦!我在維尔諾看见过他們,愿天主許可我能在瑪尔堡

① 意謂:要是让普魯士爵爷們看见了你挂的盾,你就得准备应战。

再见他們。我需要从他們头盔上拔下孔雀翎毛来，因为我許过一个愿——你懂么？”

“閣下，我一定卖給您两三滴汗水，这是圣乔治在同火龙格斗的时候流下的。对一个騎士說来，沒有比这更有用的圣物了。把您許可我騎的那匹馬拿来换这件圣物吧；我也一定要給您一张免罪符，免除您日后在战斗中流出您的天主教徒的血液。”

“去你的吧，别惹我发火。我不会买你的貨色的，除非我弄明白了确实是眞貨。”

“閣下，您說过的，您是上瑪佐夫舍朝廷去的。不妨到那里問問他們向我买了多少圣物吧，公爵夫人本人，要結婚的騎士們和姑娘們都向我买过，我还参加过他們的婚礼。”

“什么婚礼？”兹皮希科問。

“这是降临节前的慣例，騎士們都尽快結婚，因为人們都預料波兰国王和普魯士爵爷們就要为杜勃尔濶省打起仗来了。因此，他們有些人說：‘天主才知道我是否回得来。’”

兹皮希科非常关心战争的消息，但是，更关心山德魯斯所說的婚礼，因此他問道：

“那里有哪些姑娘結了婚？”

“公爵夫人的宫女們。我不知道还有沒有个把人留在宫里的，因为我听得公爵夫人說，她要另外找宫女了。”

兹皮希科听了这話，沉默了一会儿，用另外一种声調問道：

“写在板上的达奴大·尤仑德小姐也結了婚么？”

山德魯斯先犹豫了一下再回答。他自己也不知道确实情

况；他想，如果让这个骑士再急一急，迷惑一陣，他对他就会有更大的影响。他要继續左右这个骑士，因为这个骑士有一群威仪的扈从，什么都是应有尽有。

他看见兹皮希科年紀很輕，就认为他是一个慷慨的爵爷，做事不会瞻前顾后，花錢也不在乎。他还注意到兹皮希科那身米兰制的昂貴甲冑和那些高大种馬，这不是谁都可能拥有的；然后，他又十拿九稳地跟自己說，如果他同这样一位骑士一起旅行，他将在一些貴族家里得到殷勤的招待，也是銷售免罪符的大好机会；一路上也就会平安无事，并且有丰盛的飲食，这是他最关心的事。

因此，他听了兹皮希科的問話之后，就蹙了一下眉头，抬起眼睛，仿佛在努力回忆，然后又問道：

“达奴大·尤仑德小姐么？她是什么出身？”

“斯比荷夫的达奴大·尤仑德小姐。”

“我见过她們所有的人，但是我記不清她們的名字了。”

“她很年輕，会弹琵琶，公爵夫人很爱听她唱歌。”

“啊哈——年輕——弹琵琶——有些年輕的姑娘也結婚了。是不是脸色黑得象瑪瑙似的那一个？”

兹皮希科比較呼吸舒畅了。

“不，那不是她！达奴莎皮肤雪白，脸蛋紅潤。”

山德魯斯听了回答道：

“现在留在公爵夫人身边的只有黑得象瑪瑙似的那一位，其余的几乎全都結婚了。”

“你說‘几乎全都’，那就不是个个都結婚了。看在天主面上，如果你要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东西，你就仔細去回忆回

忆吧。”

“在两三天里我就能想得起来；最好給我一匹馬，載运我的圣物。”

“可以給你，只要你跟我說老实話。”

这时候，一直在听着他們談話的那个捷克人笑了一下，說道：

“眞相到了瑪佐夫舍朝廷上就会了解。”

山德魯斯望了他一会儿，說道：

“你以为我害怕瑪佐夫舍朝廷么？”

“我并沒有說你怕瑪佐夫舍朝廷；但是，不管现在也好，三天以后也好，你休想騎着馬就逃得了。如果証实了你在撒謊，你的两条腿也就休想跑路了，我的主人准会命令我敲断它。”

“那当然！”兹皮希科应道。

山德魯斯寻思道，还是小心为妙，就說：

“如果我要說謊，我尽可以馬上說她是否結了婚；但我只不过說：‘我不記得了。’如果你有常識的話，你就会从那句答話里看出我的德性了。”

“我的常識可不能和你的德性相提并論，你的德性只能和狗去比。”

“你旣然有常識，何苦吠叫？我可不象你。活着吠叫的人，死后一定会号哭。”

“那是必然的！你的德性在你死后不会号哭；它只会咬牙切齿，假如它活着为魔鬼效劳沒有掉落它的牙齿的話。”他們就这样斗着嘴；捷克人口尖舌快，日耳曼人說一句，他就答两

句。兹皮希科間明了去仑契查的路，就命令扈从继續赶路。走过西拉兹，他們进入了几乎遍地皆是的浓密森林；但是穿过这片森林的道路却都是根据卡齐密斯国王的命令，用圓木材鋪成，两边掘着沟渠。确实，在他死后，在拿仑支和格尔齐瑪尔奇克两族人引起的战爭紛扰时期，这些路都年久失修；但当雅德維迦在位时期，国内恢复了和平，鏟子又在沼地上忙碌了起来，斧头也在森林里忙碌了起来；不久，在重要城市之間，商人們都可以运着貨物，安全来往。唯一的危险是野兽和盗匪；但对付野兽，他們晚上有灯籠，白天有石弓防身；而且比起别的国家来，拦路的盗匪較少，因此带着一队武装的扈从旅行，就一点也用不着担心了。

兹皮希科不怕盗匪，也不怕武装的騎士；他甚至想都沒有想到他們。但是，他心里焦急不安，巴不得立即赶到瑪佐夫舍的朝廷里。他会发现达奴莎仍旧是公爵夫人的一个宮女呢，还是某个瑪佐夫舍騎士的妻子？有时候他觉得，她簡直不可能忘了他；可是有时候他又想，也許尤仑德从斯比荷夫到了朝廷，早把这姑娘嫁給某某邻人或者友人了。尤仑德在克拉科夫曾經告訴过他，不能把达奴莎嫁給他；因此，显然是尤仑德把她許配給别人了；显然他是有什么誓約在先，现在他得实现他的諾言。兹皮希科叫了山德魯斯来重新詢問他，但这日耳曼人愈来愈言語支吾了。

因此，兹皮希科一边騎着馬走去，一边忧虑重重。他沒有想到波格丹涅茨，也沒有想到兹戈萃里崔，只是想着他該怎样行动。首先，必須探听瑪佐夫舍朝廷里的眞相；因此，他急急忙忙赶着路，只是在一些貴族家里，在客店里和在城市里才停

一停，让馬匹休息一下。他一直爱着达奴莎；只是在波格丹涅茨和兹戈萃里崔的日子里，几乎每天同雅金卡聊天、欣賞她的美貌，才不常常想到达奴莎。现在他日日夜夜都在想念她，甚至在睡梦中也看见她站在面前，手里拿着琵琶，头上戴着花冠。她向他伸出双手，尤仑德却把她拉开了。早晨，梦境消失了，怀念之情却更深了，现在他既然不能断定他們是否已經把她从他手里夺走，他就比以往更加爱这姑娘了。

有时候，他担心他們已經违反她的意愿把她出嫁了；因此，他并不生她的气，因为她只是一个孩子，不能自作主张。但是他对尤仑德和雅奴紹芙娜公爵夫人很生气。他决意始終如一地为她效劳；即使发现她已做了别人的妻子，也要弄到那几簇孔雀毛献在她脚下。

有时候，一想到不久就要发生大战，他就感到宽慰。他感到，在战爭时期，他会忘却一切，摆脱一切的忧愁和悲伤。大战似乎还在未定之天。这消息不知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因为国王和騎士团之間依然保持着和平；可是，无論兹皮希科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在談論战爭。老百姓都預感到战爭就要爆发，有些人还公开說："如果不是为了对付这些狠心狗肺的十字軍騎士团，我們为什么要同立陶宛联盟呢？因此我們必須一劳永逸地打垮他們，否則他們就要毁灭我們。"另外一些人說："这些疯教士！他們占領了普洛夫崔还不满足！他們死到临头，还想占領杜勃尔潤的土地。"

在王国各地，人們都在庄严地做着准备工作；不象过去在一场生死战斗之前那样的夸耀，而是蘊蓄着一个伟大民族的沉默的、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个民族长久以来遭受凌辱，終

于准备妥当，要对敌人执行可怕的懲罰了。兹皮希科在所有的貴族家里所遇到的人都深信，他們随时都会奉令跨上征騎。兹皮希科不論走到哪里，都看到这些匆忙的准备工作，这叫他很高兴。不論在哪里，人們都只想到馬匹和甲冑，把别的心事都扔在一边。不論在哪里，老百姓都在严肃地检查矛、剑、斧、盔和鏢枪。鉄匠日夜忙于打鉄片和制造重甲冑。这种重甲冑，西方那些文雅的騎士举都举不起，但是大波兰和小波兰的强壮貴族却能輕而易举地穿上身。老人們从箱子里拖出一只只装满了"格里温"的发了霉的袋子来，給他們的孩子們出征时用。有一次，兹皮希科在一个有錢的貴族皮拉夫的巴多希家里歇夜，他有二十二个强健的儿子。他把他无数的財产押給了洛維契的修道院，买了二十二套甲冑和同等数目的头盔以及武器。兹皮希科现在认識到必須上普魯士去打仗，他感謝天主，他的装备很好。

許多人却以为他是一位"伏叶伏大"的儿子；他告訴人們，他不过是一个普通貴族，象他穿的这套甲冑，谁都可以拿把斧头朝着一个日耳曼人狠狠一击就夺了过来，人們听了就更渴望战争了。不少騎士看了那套甲冑，都想要拥有它，一路尾随着兹皮希科，跟他說："你不要再去夺一套来么？"

在瑪佐夫舍，人們談論战爭就沒有这么热烈。他們也相信会发生战爭，只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华沙是一片平靜，宫廷当时在崔亨諾夫，这是雅奴希公爵在立陶宛人侵犯之后重建起来的；旧鎮蕩然无遺，只留下一座城堡。

在华沙城堡里，兹皮希科受到执政官雅斯柯·梭哈的招待。他是"伏叶伏大"阿勃拉哈姆的儿子，阿勃拉哈姆是在威

斯克拉战死的。雅斯柯认識兹皮希科，因为他在克拉科夫同公爵夫人在一起待过，因此他乐于殷勤招待他；但这年輕人在他开始飲食之前，就向雅斯柯問起达奴莎的状况。但他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情况，因为公爵和公爵夫人从秋天起就到崔亨諾夫去了。在华沙只有一些弓箭手和他本人守卫着城堡。他听說在崔亨諾夫举行过宴会和婚礼，但他不知道是哪些姑娘結了婚。

“不过我想，”他說，“尤仑德小姐沒有結婚；尤仑德不到场，結婚是办不到的，我也沒有听說过他到这里来呢。有两个騎士团的法师，都是‘康姆透’，在公爵那里；一个是从扬斯鮑克来的，另一个是从息特諾来的，还有几个外国客人；在这种情形下，尤仑德从来不会到朝廷里来，因为他一看见白色斗篷[①]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尤仑德沒有到场，就不会結婚！如果您愿意，我就派一个信使去探听一下，要他立即回来；但是我坚决相信，您将看到尤仑德小姐仍旧是一位閨女。”

“我自己明天就上那儿去了，但愿天主报答您的善意。等到馬匹一休息好，我就走，我非得弄清楚了眞相，心里是不会平靜的。”

但是梭哈拜不放心，他又在貴族和士兵中打听他們听到过尤仑德小姐結婚的事沒有。虽然他們中間有几个人曾經到过崔亨諾夫，可是誰都沒有听到过一点这方面的消息。兹皮希科倒是放心睡觉去了。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决定要摆脫掉山德魯斯；但是，后来一想，又觉得这无賴也許对他有用处，因

---

① 十字軍騎士都穿飾有十字的白色斗篷。

为他能說日耳曼話。山德魯斯还沒有向他說过假話；尽管这个无賴在客店里的吃喝等于四个人的食量，成了一个耗費很大的負担，不过他还会办些事，而且对这位年輕的騎士頗为逢迎。他还会写字，这就胜过了那个侍从捷克人，甚至也胜过兹皮希科本人。因此，兹皮希科許可他随着他的扈从到崔亨諾夫去。山德魯斯听了很高兴，因为他看到，跟有地位的人在一起就更容易取得信任和找到买主。在那席尔斯克停了一夜之后，他們騎得不太快也不太慢，第二天傍晚就看见了崔亨諾夫城堡的城墙。兹皮希科在一家客店里停下，穿着他的甲胄，以便按照騎士的规矩进入城堡。他头上戴了头盔，手里持着矛；于是登上高大的种馬，在空中划了十字，就向前馳去了。他刚走了十来步，在他后面騎着馬的捷克人就赶攏来說：

“閣下，我們后面有几个騎士騎着馬来了，他們一定是十字軍騎士。”

兹皮希科回馬轉身一看，只见在他身后約莫半个“富尔浪”的地方，有一队显赫的扈从，为首的是两个騎着良种普魯士馬的騎士。那两个騎士都全副甲胄，每人披着一件綉黑色十字架的白斗篷，头上戴着飾有孔雀毛的、高高的头盔。

“天哪，十字軍騎士！”兹皮希科說。

他不由自主地在馬鞍上向前探出身子，瞄准了他的矛枪；捷克人一看见这情形，也抓起了斧头。其余的随从們因为都有战爭經驗，也都准备停当，这倒不是为了战斗，因为仆人是不参加战斗的，而是去測量騎馬作战的地位，或者鏟平徒步作战的地面。只有这个捷克人，因为是一个貴族，才准备战斗。但是，他原以为兹皮希科在攻击之前会先挑战的，如今看到这

位年輕騎士在挑战之前就瞄准他的矛枪，不免感到吃惊。

但是，兹皮希科及时恢复了理性。他記得他在克拉科夫附近是怎样貿貿然攻击了里赫頓斯坦，結果招来了种种不幸；因此，他提起了矛枪，把它交給捷克人。他并不拔出剑来，就策馬向那两个十字軍騎士馳去。当他走近他們的时候，他发觉还有第三个騎士，头盔上也插有一簇孔雀毛，又有第四个騎士，不披甲胄，却留着一头长发，好象是个瑪朱尔人。他看了一下，断定他們一定是去见瑪佐夫舍公爵的使者，因此高声說道：

"贊美耶穌基督！"

"永生永世！"长头发騎士回答道。

"愿天主賜您成功！"

"也賜您成功，閣下！"

"光荣归于圣乔治！"

"他是我們的守护神。欢迎您，閣下。"

于是他們相互鞠躬；兹皮希科通报了自己的姓名，說明自己是何許人，紋章是什么，战号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上瑪佐夫舍朝廷去。长头发的騎士說他的名字是克罗皮夫尼扎的英德雷克，他正陪几位客人去见公爵；这些客人是戈德菲列德法师，罗特吉爱法师，还有十字軍騎士团的客人罗泰林格的富尔科·德·劳許先生，他想见见公爵，特别是公爵夫人，著名的"盖世杜特"的女儿。

他們在談話的时候，那几个外国騎士直挺挺地騎在馬上，偶尔晃一晃戴着飾有孔雀冠毛的鉄头盔的头。从兹皮希科的一身华美的甲胄看来，他們以为公爵派来了一个重要人物，也

許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来迎接他們。克罗皮夫尼扎的英德雷克继續說下去：

“那个‘康姆透’，或者我們可以称作是从扬斯鮑克来的执政官，现在在我們公爵的城堡里；他向公爵談起了这三位騎士，說他們很想要来訪問他，但是他們不敢，特别是这个从罗泰林格来的騎士，因为他是从一个远方国家来的，他以为撒拉逊人[①] 就居住在十字軍騎士团的边界外边，一直在同他們打仗。公爵就立即派我到边界去，引着他們安全地到城堡去。”

“沒有您的帮助，他們就不能来么？”

“我們的民族非常憎恨十字軍騎士，因为他們非常奸詐；一个十字軍騎士会拥抱你，吻你，但他同时也会拿刀子从你背后刺死你；这种行为是我們瑪朱尔人所厌恶的。可是任何人都会在自己家中接待日耳曼人，不亏待他，但是在路上遇到他就不会放过他了。为了复仇，或是为了荣誉而这样做的可大有人在呢。”

“你們中間誰最有名？”

“有一个人，所有的日耳曼人见了他就怕；他的名字就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

年輕的騎士听到这名字，心就跳了起来；他立即决定向这位克罗皮夫尼扎的英德雷克探听他所要知道的事。

“我知道！”他說；“我听到过他；他的女儿达奴大以前是公爵夫人的宫女，后来她結婚了。”

說完这話，他就注視着这个瑪佐夫舍騎士的眼睛，而对方

---

① 中世紀欧洲人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剌伯人称为撒拉逊人。

却大为惊奇地喊道：

“誰告訴您这話的？她还很年輕哩。不錯，有时候有些姑娘們很年輕就結婚，但是尤仑德小姐却沒有結婚。我是六天以前离开崔亨諾夫的，当时我亲眼见她同公爵夫人在一起。她在降临节期間怎么能結婚呢？”

玆皮希科听了这話，眞想抱住这騎士的脖子喊道：“愿天主为这消息报答你！”但是他克制了自己，說道：

“我听說尤仑德把她嫁給了什么人。”

“公爵夫人想要把她嫁出去，但是她不能违反尤仑德的意志就这样做。她想把她嫁給克拉科夫的一个騎士，那騎士向这个姑娘起过誓，姑娘也爱他。”

“她爱他么？”玆皮希科喊道。

英德雷克听了这話，目光炯炯地望着他，笑了一下，說道：“您知道，您太爱打听那位姑娘啦。”

“我打听的正是我要去拜訪的朋友。”

玆皮希科的脸給遮盖在头盔下面，几乎看不见；但是他的鼻子和脸都非常紅，使得这个好开玩笑的瑪朱尔人說了：

“我怕是冷风把你的脸吹紅了吧！”

这一来，年輕人感到更惶惑了，回答道：

“一定是的。”

他們騎着馬向前走去，沉默了一陣子；但是过了一会儿，克罗皮夫尼扎的英德雷克問道：

“您叫什么名字？我沒有听清楚。”

“波格丹涅茨的玆皮希科。”

“天哪！那个向尤仑德小姐起誓的騎士也叫这个名字。”

“您以为我会否认我就是他么?”兹皮希科自豪地回答。

“不必否认。仁慈的天主，那末，您就是那个姑娘用她的头巾包住您的头的兹皮希科了!扈从队从克拉科夫回来之后，宫廷里的妇人們談的都是这件事，而且她們有許多人一边听一边哭。原来就是您！嗨！他們在宫廷中看见您該多么高兴啊;連公爵夫人都非常喜欢您。”

“愿天主保佑她，也为这个好消息保佑您。我听到达奴莎結婚的消息，多难受呵。”

“她沒有結婚！虽然她要承继斯比荷夫，而且在宫廷里也有的是漂亮青年，可是他們都不敢正眼望她，因为大家都尊重您的誓言;再說，公爵夫人也不許可。嗨！他們眞要喜出望外了。有时候他們还拿这姑娘开玩笑哩！有的跟她說:‘你的騎士不会回来了!’她就回答:‘他会回来的！他会回来的!’有时候，他們跟她說，您已同别人結婚了，她听了就会哭。”

这些話使兹皮希科感到非常难受;他也感到很憤怒，因为达奴莎被人家逗得伤心了，因此他說:

“我要向那些說我坏話的人挑战!”

克罗皮夫尼扎的英德雷克大笑起来，說道:

“是女人們取笑她的！您要向女人挑战么？宝剑对妇女可也毫无办法。”

兹皮希科很高兴遇到了这样一位快活的旅伴；他就向英德雷克問起达奴莎的近况来。他也問到瑪佐夫舍朝廷的规矩，問到雅奴希公爵和公爵夫人。最后他还听到他在旅途上所听到的关于战争的事，以及老百姓們如何在作着战爭的准备，日日在盼望战爭。他問瑪佐夫舍公国的老百姓是否以为馬上会

发生战爭。

克罗皮夫尼扎的这位继承人并不以为战爭就要发生了。老百姓都說战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听公爵夫人对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說过，十字軍騎士团现在倒是显得很和好，而且只要国王坚持一下，他們就会把杜勃尔潤省归还給波兰；要不就是他們力图把这整个事件拖延到他們准备妥当为止。

“公爵前不久到瑪尔堡去过，”他說，“因为大团长外出，就由大元帅接待了他，非常隆重地款待了他；目前这里有几个‘康姆透’，其余的客人也就要来了。”

說到这里，他想了一下，然后又說：

“人們說十字軍騎士到这里来以及上普洛茨克去拜訪齐叶莫維特公爵的朝廷，都有一个目的。他們很想使这两位公爵担保不帮助国王、而支援他們；或者說，如果他們不同意帮助十字軍騎士，至少也得保持中立；但是这两位公爵是不会那么做的。”

“天主也不許可。您会株守家园么？你們的公爵都属于波兰王国！”

“不，我們不会株守家园，”克罗皮夫尼扎的英德雷克回答。

兹皮希科又望了那几个外国騎士一眼，也望了望他們头上的孔雀毛，說道：

“这几个騎士是为那个目的去的么？”

“他們都是騎士团的法师，也許那正是他們的动机。誰知道他們？”

“那第三个呢？”

“他是因为好奇而去的。”

“他一定是个著名的騎士。”

“还用說！三辆装滿了东西的馬車跟着他，而且他有九个卫士。我很想同这样的一个人决斗呢！”

“您不能这样做么？”

“当然不能！公爵命令我保护他們。在他們到达崔亨諾夫之前，不能損伤他們一根头发。”

“假如我向他們挑战呢？也許他們会要同我决斗呢？”

“那你們必須先同我战斗，因为只要我活着，我决不許您同他們决斗。”

兹皮希科友善地望着这年輕的貴族，說道：

“您懂得什么是騎士的荣誉。我不同您决斗，因为我是您的朋友；但是到了崔亨諾夫，天主自会帮助我找到一个借口来向这些日耳曼人挑战。”

“到了崔亨諾夫，您爱怎么干都行。我相信那里将有比武；那末您就能决斗，只要公爵和‘康姆透’許可。”

“我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誰要是不承认达奴大·尤仑德小姐是世界上最有德性和最美丽的姑娘，我就向他挑战；但是不管到哪里，人們看了都只是聳聳肩、笑笑而已。”

“因为这是一个外国规矩；而且坦白說，是一种愚蠢的规矩，除了在边界上，我們国内都不知道这种规矩。那个罗泰林格人也企图以贊美他的情人来同某些貴族挑衅，但是沒有人懂得他的意思，而且我也不会让他們决斗的。”

“什么？他要人家贊美他的情人么？看天主份上免了吧！”

他仔細地望着那个外国騎士，只见那騎士的年輕的脸上

充满忧愁；他也惊奇地瞧见这个騎士的頸項上围着一条用发絲編成的绳子。

“他为什么戴那条绳子?”兹皮希科問。

“我也弄不懂，因为他們不懂我們的話；罗特吉爱法师能够讲几句，但也不是讲得很好。不过我想这位年輕的騎士是起过誓而戴那条绳子的，要戴到他实现了某种騎士的业績为止。白天里，他把它佩在他的甲胄外面，到了晚上，就贴肉佩戴。”

“山德魯斯!”兹皮希科突然叫了起来。

“謹候吩咐，”这日耳曼人一面走来，一面回答。

“問問这个騎士，誰是世界上最有德性和最美丽的姑娘。”

山德魯斯用日耳曼話把这問話重复說了一遍。

“烏尔利卡·德·爱尔內!”富尔科·德·劳許回答。

于是，他抬起他的双眼，叹息起来了。兹皮希科一听见这答話就发起火来，勒住了他的种馬；但是他还来不及作答，克罗皮夫尼扎的英德雷克就把自己的馬横在他和这外国人之間，并且說道：

“你們不能在这里爭吵!”

但是兹皮希科又轉身向山德魯斯說道：

“告訴他，我說他是在跟一头梟鳥相爱。”

“高貴的騎士，我的主人說您是在跟一头梟鳥相爱!”山德魯斯象一个回声似地复述了一遍。

德·劳許先生听了这話，便扔下繮绳，脫下了右手上的鉄手套，扔在兹皮希科面前的雪地里。兹皮希科向捷克人作了个手势，叫他用矛尖把它挑起来。

克罗皮夫尼扎的英德雷克带着威脅的神情轉向兹皮希科

說：

“你們不能决斗，我不許你們任何一个动手。”

“我并沒有向他挑战；是他向我挑战。”

“但是您把他的情人叫做一头梟鳥。这还不够么！我也知道怎样使剑。”

“但是我并不想同您决斗。”

“您非得决斗不可，因为我已发过誓，要保卫那位騎士。”

“那我怎么办呢？”玆皮希科問。

“耐心些，我們快到崔亨諾夫了。”

“但是那个日耳曼人会怎么想呢？”

“您的仆人必須向他說明，他不能在这里决斗；說您首先必須取得公爵的許可，而他也必須取得‘康姆透’的許可。”

“呸！假如他們不許可呢？”

“那末你們总会找到对方的。話就說到这里为止。”

玆皮希科眼看克罗皮夫尼扎的英德雷克不会允許他們决斗，沒有了办法，就叫了山德魯斯来，要他去向罗泰林格騎士說明，他們只有到了崔亨諾夫才能决斗。德·劳許听了之后，点点头表示他懂了；于是向玆皮希科伸出手去，跟对方紧紧握了三下，这是按照騎士的规矩，表示他們一定决斗，不論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于是他們在显然取得了諒解的情况下，向着崔亨諾夫的城堡进发了，映现在粉紅色天空中的城堡塔楼已經可以望得见了。

他們到达崔亨諾夫的时候天还很亮；但是等他們在大門前通报姓名、放下吊桥之后，天已經黑了。他們被玆皮希科的老相識、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接了进去。德魯戈拉斯的米

柯拉伊在指揮着一个由少数騎士和三百个著名的寇比[1]弓箭手組成的警卫队。使兹皮希科大为懊丧的是，他听說宫廷迁到别处去了。公爵为了要对息特諾和扬斯鮑克的几位“康姆透”表示尊敬，为他們在克魯皮埃茨卡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围猎，公爵夫人同她的宫女們也去了，以增加这次围猎的隆重意义。奥芙卡，雅佐科夫的克尔齐里[2]的寡妇，是保管钥匙的，也是兹皮希科在城堡中认識的唯一的妇人。她看见他很是高兴。她自从克拉科夫回来以后，就把他对达奴莎的爱情，以及里赫頓斯坦事件告訴了每一个人。这些故事使她在朝廷中較年輕的妇人和姑娘中享有名声，因此她很喜欢兹皮希科。现在她想法安慰这年輕人由于达奴莎不在而引起的忧伤。

“您快要认不出她了，”她說。“她长得大了，不再是一个小姑娘了；她爱您也与过去有所不同了。您的叔父很健吧？他为什么不同您一起来？”

“我让我的馬匹休息一会儿，就上达奴莎那儿去。我要連夜赶去，”兹皮希科回答。

“去吧，不过在城堡里带个向导去，否則，你会在荒野中迷路的。”

吃过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吩咐为客人預备的晚飯之后，兹皮希科就表示他要赶到公爵那里去，幷請求派一个向导。騎士团的两个法师因为旅途劳頓，走近那巨大的、把整株

---

① 英譯本注：“寇比”是波兰的一处森林。居民被叫作寇比（Kurpie），是由于他們的鞋是树皮做的。他們过去都是著名的射手。

② 英譯本注：即克利斯丁。

的松树当作燃料的火炉旁，說他們将在第二天走。但是德·劳許表示他要同兹皮希科一起去，說是否則会錯过围猎的盛会，他非常想去看看围猎。于是他走到兹皮希科身边，伸出了手，又紧握了三次他的手指。

第二十章

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从克罗皮夫尼扎的英德雷克那里得知了挑战的事，便要求兹皮希科和那个外国騎士两人給他以騎士的諾言，保証他們沒有得到公爵和“康姆透”的許可决不战斗；他說，要是他們拒絕保証，他就关起大門不让他們离开城堡。兹皮希科巴不得尽快看到达奴莎，因此不反对；德·劳許虽然在必要的时候很愿意决斗，却不是一个嗜斗好杀的人，因此他就以他的騎士荣誉起誓，要等到公爵許可后才决斗。他乐意这样做，因为他听到过非常多的关于比武的歌唱，并且因为他喜爱盛大的筵席，因此宁愿当着朝廷、高級教士和貴妇人等的面战斗；他相信这样一次胜利会带来更大的声誉，而且他将更容易贏得金踢馬刺①。其次，他也急于要熟悉一下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因此他宁愿延迟决斗。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曾經长期做过日耳曼人的俘虏，一口日耳曼話讲得很流利，就开始跟他談起公爵如何組織围猎去猎取西方国家所不知道的种种野兽，听来都是些奇聞。于是兹皮希科和

① 即得到騎士的封号。

他在午夜离开城堡，上普尔扎斯尼契去。他們带着武装的扈从队，还有人打着灯籠，以防御狼群袭击。到了冬季，这一带往往狼群出沒无算，即使好几十个武装齐备的騎士，遇到它們也是危险的。在崔亨諾夫的这一边，是一片丛密的森林；出了普尔扎斯尼契不远，这片森林就变成了庞大的寇比茨卡荒野，荒野的西面就是人迹不到的波特拉西森林，再过去便是立陶宛了。立陶宛人就是穿过这些森林到瑪佐夫舍来的，一三三七年他們到了崔亨諾夫，烧毁了这个地方。德·劳許出神地听着老向导杜罗波叶的馬茨科告訴他这些故事。他很想同立陶宛人战斗，正如其他許多西方騎士一样，他以为他們都是撒拉逊人。事实上，他是参加十字軍討伐来的，想由此获得名誉和拯救。他原先以为同半异教徒的瑪朱尔人作了战，他便会获得永世的幸福。因此，他一到瑪佐夫舍，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的是市鎮里的教堂，塔楼上的十字架，神甫，甲胄上綉着圣十字記号的騎士，确实十分豪勇，那些随时准备战斗的人民，信奉天主教的人民，并不比这位年輕騎士在旅程中遇到的日耳曼人更善于巧取豪夺。因此，当人們告訴他，这里的老百姓信奉天主教好几百年了，他不知道对十字軍騎士团該怎么想法才好；而当他得知立陶宛人由于已故王后的命令而受洗的时候，他更是說不出的惊奇和感叹。

他就詢問杜罗波叶的馬茨科，他們騎馬前去的这片森林中，有沒有什么火龙害得老百姓要献出年輕的姑娘来孝敬它們，如果有，他可以去同它們搏斗。但是馬茨科的回答使他大失所望。

“森林里有的是野兽：狼、野牛和熊，要对付它們就够忙

了，"这瑪朱尔人回答。"也許在沼泽地里有一些恶魔；但是我从来沒有听到过有龙，即使有，我們也不会拿年輕姑娘孝敬它們的，我們只会消灭它們。呸！假如有，寇比人早就把它們的皮剝来做皮带用了。"

"他們是怎样一种人？能够同他們战斗么？"德·劳許問道。

"任何人都能同他們战斗，但这是不值得想望的，"馬茨科回答；"而且，对一个騎士說来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們都是农夫。"

"瑞士人也都是农夫。他們信奉基督么？"

"在瑪佐夫舍不信奉基督的人沒有了。他們都是我們公爵的人。你沒有看见城堡中的弓箭手么？他們都是寇比人，因为沒有比他們更好的弓箭手了。"

"他們不会比英吉利人和苏格兰人更好吧，我在勃艮第朝廷中见过他們的……"

"我在瑪尔堡也见过他們，"瑪朱尔人打断騎士的話。"他們很强壮，但是他們不能同寇比人相比，在寇比人中間，孩子到了七岁就非得用箭从松树頂上把食物射下来不可，否則就不許吃。"

"你們在談些什么？"茲皮希科已經好几次听到"寇比"这字眼，这会儿突然問道。

"在談英吉利和寇比的弓箭手。这位騎士說英吉利人和苏格兰人最好。"

"我在維尔諾看见过他們的。哦哦！我听见他們的箭嗖嗖地穿过我的耳旁。那里有从各国来的騎士，他們都宣称他

們不用盐就可以把我們吃掉；但是他們試了一两次之后，就倒了胃口。”

馬茨科大笑起来，把兹皮希科的話重复讲給德·劳許先生听。

“我已經在几个不同的朝廷里听过那种传說，”罗泰林格的騎士① 回答；“他們贊美你們騎士的勇敢，但是他們也責备你們的騎士不該帮助异教徒反对十字軍騎士团。”

“我們保卫那些愿意受洗的人民，反对侵犯和邪恶。日耳曼人却要使他們继續崇拜邪神，以便借口挑动战爭。”

“天主一定会裁判他們，”德·劳許回答。

“也許就要裁判他們了，”杜罗波叶的馬茨科回答。

但是，罗泰林格的騎士一听說兹皮希科到过維尔諾，就开始問起馬茨科来了，因为那几次騎士风度的搏斗，已經名聞全球。四个波兰騎士和四个法兰西騎士的那次决斗特別引起西方武士想入非非。結果是德·劳許开始以更大的敬意来看待兹皮希科，象看待一个曾經参加过一次如此有名的战役的人一样；他也高兴他即将同这样一位騎士战斗。

于是，他們显然象是一对好朋友似地騎馬前进，在旅途中吃点心的时候，彼此帮些小忙，彼此劝飲葡萄酒。但是从德·劳許和杜罗波叶的馬茨科的談話之中，弄清楚了烏尔利卡·德·爱尔內原来不是一个年輕的姑娘，而是一个結过婚的四十岁的妇女，并且有了六个孩子，于是兹皮希科发怒了，因为这个外国人不但胆敢以一个老太婆来同达奴莎相比，而且甚

① 即德·劳許。

至要求他承认她是女人中的佼佼者。

“您想，”茲皮希科跟馬茨科說，“他不是被魔鬼把脑子弄糊涂了么？也許这魔鬼正坐在他头上，象一顆坚果中的一条虫子一样，并且在夜里不跳到我身上来就要跳到您身上来。我們必須小心戒备才是。”

杜罗波叶的马茨科颇为不安地望了望罗泰林格的騎士，最后說：

“有时候，一个中了邪魔的人，身上会附上好几百个魔鬼；如果它們太挤的話，就很乐意跑到别人身上。最坏的魔鬼是女人打发出来的魔鬼。”

于是，他突然轉向这騎士：

“贊美耶穌基督！”

“我也贊美他，”德·劳許有些惊奇地回答。

馬茨科完全安心了。

“不，您不看见么，”他說，“要是魔鬼附在他身上，他会立即口吐白沫，或者扑倒在地上，因为我是突然問他的。我們放心走吧。”

总之，他們安靜地前进了。从崔亨諾夫到普尔扎斯尼契并不太远，夏天里，一个騎士騎上一匹好馬，两小时之內就可以从这个城市飞馳到那个城市；但是，由于夜色墨黑，又下着大雪，他們走得非常慢，午夜以后就动身，天亮才赶到普尔扎斯尼契那一边的一座森林附近，公爵打猎时用的房屋就座落在那里。这所木头的邸宅很大，窗框都是用圓玻璃片做的。屋前有几个井架和两所馬房，邸宅四周有許多皮帐幕和临时用松树枝匆促搭起来的棚屋。帐幕前面有几堆明亮的篝火，篝

火周围站着一些猎人，他們都反穿着羊皮、狐狸皮、猑皮和熊皮做的外衣。德·劳許先生觉得他看见的好象是一些用两条后腿走路的野兽，因为这些人絕大多数都戴着兽头做的皮帽。有些人站着，倚着他們的矛枪或石弓；又有些人在忙着把庞大的绳网收攏来；另外一些人在翻动挂在火上的大块大块的野牛肉和麋鹿肉，显然是在做早飯。在他們后面是巨大的松树干和更多的人；罗泰林格的騎士看到人这样多，感到很惊奇，因为他过去很少看到这样大規模的围猎。

“你們的公爵，”他說，“打一次猎就象打一次仗一样。”

“不錯，”杜罗波叶的馬茨科回答；“他們有的是猎具和人手。”

“我們怎么办呢？”兹皮希科插嘴說；“他們还在邸宅里睡觉呢。”

“唔，我們只有等到他們起来，”馬茨科回答；“我們不能去敲門吵醒我們的公爵。”

說了这話，他就領他們到一堆篝火那里去，在篝火旁边，驅兽的寇比人扔了几张猑皮和野牛皮过来，然后遞給他們一些烤肉。人們听到在說外国話，就围攏来看日耳曼人。一会儿，兹皮希科的仆从嚷嚷着有一个“来自海外的”騎士；消息传开了，人群挤得那么厉害，使得杜罗波叶的这位爵爷不得不行使他的职权来保护这个外国人，免得他被好奇的人們所围困。德·劳許发现人群中有几个女人也穿着皮袄，而且非常美丽；他便問她們是否也参加狩猎。

馬茨科向他解释，她們并不参加围猎，只是来滿足她們的好奇心，或是来买些城里的东西，出售些森林中的貨物。

公爵的宅邸就象一个火炉，宅的周围兼有着乡村和城市的两种特色。寇比人不愿意离开他們的荒野，因为他們如果听不到头頂上树林的沙沙声，就觉得不安；因此普尔扎斯尼契的居民們带来了他們著名的麦酒，他們用风磨和建造在温吉埃卡河上的水磨碾出来的面粉，荒原上非常稀少的盐、鉄、皮革和其他手工业品，来交换兽皮、貴重的皮貨、干菌、坚果、治病的药草，或是寇比人那里出产很多的一块块的琥珀。因此在公爵的邸宅周围，就有一种川流不息的市场的嘈杂声，而在围猎时更加热鬧了，因为森林深处的居民們为了服役和好奇心，都被吸引出来了。

德·劳許听着馬茨科的話，好奇地望着周围的人們。这些生活在健康的、含有树脂气息的空气中的人們，象当时大多数农夫一样，肉食吃得很多，因此长得强健而魁伟，往往会使外国旅行者一看见就感到惊訝。兹皮希科不断望着那邸宅的門窗，一刻也安靜不下来。只有一扇窗戶有亮光，这显然是厨房，因为窗框的縫隙中有烟冒出来。在屋旁的几扇小門中，时时有穿着公爵朝廷制服的仆人出现，忙着到井边去打水。人們問这些仆人，是否还有人在睡觉，回答是宫廷侍从們前一天围猎围得疲乏了，还在休息，不过已在准备早餐了。确实，从厨房窗口正在飘来一股烤肉和番紅花的香味，一直飘到一堆堆篝火之間。后来正門开了，显出了一間火光很亮的大厅，走廊上出现了一个人，兹皮希科立刻就认出，这是他在克拉科夫看见过的跟随公爵夫人的一个吟唱者。一看见他，兹皮希科既不等杜罗波叶的馬茨科，也不等德·劳許，一股劲奔向邸宅。他奔得那样起劲，使得罗泰林格的騎士吃了一惊，問道：

“这年輕的騎士怎么啦?”

“沒什么,”杜罗波叶的馬茨科回答;“他爱上了公爵夫人朝廷中的一位姑娘,他想立即看到她。”

“啊!”德·劳許回答,把一双手按住胸口。他开始长吁短叹起来,使得馬茨科聳聳双肩,心里說:

“难道他是在为那老太婆叹气么?也許他神志不清了!”

就在这当儿,他領着德·劳許进了邸宅的大厅。大厅里挂着野牛角、麋角和鹿角,火炉里燃烧着的大木材照亮着大厅。大厅中央摆着一张桌子,上面鋪着“基里美克”①,摆滿了早餐用的盘子;房間里只有几个宫廷侍从,兹皮希科正在同他們談話。杜罗波叶的馬茨科把德·劳許先生介紹給他們。宫廷侍从們不断走进来;大多长得很漂亮,宽闊的肩膀,淡黃的头发,全都是打猎的装束。那些认識兹皮希科并且知道他在克拉科夫的险遇的宫廷侍从們,象老朋友似地同他招呼——显然他們都喜欢他。一个宫廷侍从跟他說:

“公爵夫人在这里,尤仑德小姐也在,您馬上会看见她了,我亲爱的孩子;您还要同我們一起去参加围猎。”

这时候,公爵的两个客人进来了。他們都是十字軍騎士:休戈·封·邓維尔特法师,奥丹尔斯堡②的“康姆透”(他的亲戚曾經做过元帅),和齐格菲里特·德·劳夫,扬斯鮑克的“康姆透”(他的家族也为騎士团立过功勛)。第一个还很年輕,身

---

① 英譯本注:这是波兰农民做的一种羊毛織物。在有几个省里,“基里美克”很有艺术价値,因为設計奇妙,色彩調和。

② 英譯本注:即波兰文的息特諾。

材矮胖，脸庞象个酒徒，有着潮潤的厚嘴唇；另一个身材頎长，容貌严厉而堂皇。兹皮希科觉得他以前在威托特公爵的宫廷里曾經看见过邓維尔特，他觉得那个普洛茨克的主教亨利克在比武场上的格斗中曾把他从馬上摔下来过。雅奴希公爵一进来，这些回忆就被打乱了，两个十字軍騎士和宫廷侍从們都向公爵敬了礼。德·劳許，这两个"康姆透"和兹皮希科，也都走到公爵跟前，他亲切而庄严地对他們表示欢迎。喇叭立刻吹起来了，宣布公爵来进早餐；喇叭吹了三遍；吹到第三遍时，靠右边的一扇大門开了，安娜公爵夫人出来了，她由那位肩上挂一只琵琶的美丽动人的金发姑娘伴同着。

兹皮希科立刻向前跨上一步，双膝跪下，非常崇敬和非常欽佩地俯伏在那里。在场的人一看见这情形，都窃窃私語起来，因为兹皮希科的动作使瑪朱尔人感到惊异，其中有些人甚至起了反感。年紀大一些的人說："这种规矩，他一定是从海外的某些騎士那里学来的，也許甚至就是向异教徒学来的，因为即使日耳曼人也沒有这种规矩。"但是年輕一些的人說："不足为奇，她救了他的命嘛。"公爵夫人和尤仑德小姐沒有一下子认出兹皮希科来，因为他是背向火炉跪着的，脸朝暗处。公爵夫人以为是哪一个宫廷侍从犯了什么罪，来恳求她向公爵求情的；但是达奴莎的眼睛来得尖，她走前一步，弯下了那金发的头，就突然叫了出来：

"兹皮希科！"

这时候，她完全忘却了整个朝廷和那些外国客人正在望着她，象一头牝鹿似地向这位年輕的騎士飞奔过去，双手抱住他的脖子，吻着他的嘴和脸頰，久久地偎依着他，撫弄着他，使

得瑪朱尔人都笑了起来，公爵夫人也来把她拉了回去。

达奴莎向在场的人扫了一眼，感到惶惑不堪，一下子溜到公爵夫人背后，钻进公爵夫人裙子的皺襞縫中。

接着，兹皮希科拥抱了公爵夫人的双足，夫人欢迎了他，向他問起瑪苶科是否活着，要是活着，有沒有同兹皮希科一起来。兹皮希科含含糊糊地回答着她的問題，却向公爵夫人背后看来看去，拚命看达奴莎。达奴莎一会儿从裙子下面偸看，一会儿又钻到皺襞縫中。瑪朱尔人看到这景象，都笑得要死，公爵也大笑起来。最后，仆人們上了热菜，高兴非凡的公爵夫人向兹皮希科說：

"侍候我們吧，亲爱的小騎士，也許不仅是现在服侍我們吃飯，而是永远永远呢。"

然后她回过身来对达奴莎說：

"你这淘气鬼，快爬出来，否則把我的裙子弄坏啦。"

达奴莎爬了出来，紅着脸，有些不知所措，她时时以一双受惊的、害羞而好奇的眼睛望着兹皮希科。但是她更加嫵媚了；不但兹皮希科，而且所有在场的騎士都满心喜悅；息特諾的十字軍騎士团的"康姆透"不觉把两只手掌放到他潮潤的厚嘴唇上；德·劳許大为惊奇，問道：

"康波斯戴拉的圣杰科伯在上，那个姑娘是誰啊？"

息特諾的"康姆透"因为人矮，听了这声問話，就踮着脚尖，附着罗泰林格的騎士的耳朵低声答道：

"魔鬼的女儿。"

德·劳許望了他一眼，于是皺起眉头，用鼻音发言道：

"一个騎士咒罵美人是算不得豪俠的。"

“我佩着金踢馬刺，我也是一个教士，”休戈·封·邓維尔特傲然回答。

罗泰林格的騎士垂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才說：

“我是勃拉朋特公爵夫人的亲属。”

“Pax! Pax!”① 这十字軍騎士喊道：“荣誉归于即将給予閣下金踢馬刺的、騎士团的非凡的騎士們和朋友們。我并不貶低那个姑娘的美貌；但注意，我要告訴您她的父亲是誰。”

但是他沒有机会告訴他了，这时雅奴希公爵已經就座了，因为先前他从扬斯鮑克的“康姆透”那里打听过德·劳許先生的有权势的亲属，便招手請他坐在他旁边。公爵夫人和达奴莎坐在对面。兹皮希科象他在克拉科夫的时候一样，站在她們椅子后面，侍候她們。达奴莎因为害羞，把头对着盘子垂得很低很低。兹皮希科心醉神迷地望着她的小小的头，粉紅色的脸頰。他感觉到爱情象一江春水似地在胸怀中泛濫。他还感觉到她在他脸上、眼睛和嘴唇上的甜蜜的吻。以前她吻他总是象一个妹妹吻哥哥一样，他也象接受一个孩子的吻一样接受她的亲吻。现在，他觉得达奴莎完全成熟了——事实上，她已經成长为一个少女，象一朵盛开的鮮花。人們在她面前老是談到爱情，使得她就好象一顆花蕾沐着温暖的阳光，色彩更加鮮艳了，开放了，她的双眼也向着爱情睜开了；因此，现在她身上有一种先前所沒有的魅力，散发出一种强烈醉人的誘惑力，有如太阳里散发出来的温暖光綫，或是玫瑰花散发出来的芬芳。

---

① 拉丁文，意謂“安靜！安靜！”

兹皮希科虽然感觉到这一点，自己却說不出所以然来。他甚至忘記，必須在食桌旁边侍候她們两位。他沒有看见宫廷侍从們都在笑他和达奴莎。他既沒有看到德·劳許先生脸上流露出来的非常惊异的神情，也沒有看到目不轉睛地在注視着达奴莎的息特諾来的那位"康姆透"的一双貪婪的眼睛。只是等到喇叭又吹起来，提醒大家該到荒野上去了，只是等到安娜·达奴大公爵夫人轉身向他說話的时候，他这才清醒过来。公爵夫人說：

"你同我們一起去，就可以有机会向达奴莎傾訴爱情了。"

說着，她就同达奴莎一起去换騎装。兹皮希科急忙向院子里走去，覆着重霜的馬匹都站在那里。这里不再有那么一大群人了，因为人們已經拿着网到荒野里去了，他們的責任是去围住野兽。篝火都熄灭了；天气晴朗，很冷。不久公爵出现了，上了馬；他身后跟着一个拿着一张石弓和一支矛的侍从，这支矛又长又重，很少人使得动；但是公爵用起来却很輕松，因为象其他瑪佐夫舍毕阿斯特的后裔一样，他非常强壮。那个家族中甚至有些妇女也力大无比，能够拿一把鉄斧在手指間轉动自如①。公爵还有两个随从，是預备在任何意外事件中服侍他的；他們是从华沙和崔亨諾夫两省的地主中間挑选出来的；他們的肩膀闊得象橡树干。德·劳許先生特别惊奇地注視着他們。

① 作者原注：齐姆巴斯卡（Cymbaska）是瑪佐夫舍公爵齐叶莫維特的第四个女儿，一四一二年嫁給哈布斯堡王朝的鉄的欧耐斯特。据十五世紀編年史記載，她有惊人的体力。

这当儿，公爵夫人和达奴莎出来了；两个人都戴着白鼬鼠皮制成的头巾。这位盖世杜特的可尊敬的女儿张弓搭箭的功夫比穿针引綫的功夫还要好，因此，她的侍从們都拿了石弓跟在她后面。兹皮希科在雪地上跪下，伸出他的手掌，公爵夫人上馬时就踏在他手掌上；然后，他把达奴莎举到馬鞍上，于是他們全都出发了。扈从們成了一个长长的纵队，从邸宅轉向右去，慢慢地进入森林。

这时，公爵夫人轉身向兹皮希科說道：

“你們为什么不談呀？跟她說話吧。”

兹皮希科虽然得到这样的鼓励，还是靜默了好久，然后才說：

“达奴斯卡[1]！”

“什么，兹皮希古？”

“我爱你！”

說到这里，他又停住了，不知怎么說下去才好；虽然他象一个外国騎士似的，会跪在这姑娘面前，并且在各方面尊敬她，他还是不能用語言来表达他的爱情，因此他說：

“我对你的爱情簡直压得我气都透不过来。”

“我也爱你的，兹皮希古！”她急忙說道。

“嗨，我最亲爱的！嗨，我亲爱的姑娘！”兹皮希科喊道。“嗨！”于是他又靜默了，充满着幸福的感觉；但是好心肠而又好奇的公爵夫人又来帮助他了。

“告訴她吧，”她說，“她不在的时候你感到多么寂寞，等我

---

[1] 达奴莎的爱称。

們到了丛林里，你可以吻她；那是你的爱情的最好的証明。”

于是，他就讲起他在波格丹涅茨侍候瑪茨科和訪問邻居們的时候，沒有她在一起，他感到多么寂寞。但是，这个机灵的家伙，一句也沒有提到雅金卡，一进入丛林，离开了宫廷侍从們和客人們，他就向她傴下身子，吻她。

冬天到了，榛树叶子都落光了，因此他吻这个姑娘的情景还是让休戈·封·邓維尔特和德·劳許先生看到了；有几个宫廷侍从也看到了，而且紛紛議論起来：

“他竟当着公爵夫人吻她！夫人准会馬上就为他們准备婚礼。”

“他是个大胆的孩子，但尤仑德也是火暴性子呢！”

“他們好比是打火石和打火鉄，可是这姑娘看来倒十分沉靜。别担心吧，他們就会发出火星来哩！”

他們就这样談笑着；但是那个息特諾的“康姆透”把他那张山羊似的邪恶的脸轉向德·劳許先生問道：

“閣下，您是否高兴有某个茂灵用他的魔力把您变成那个年輕騎士呢？”①

“您呢，閣下？”德·劳許問道。

这个十字軍騎士显然十分妒忌，听了这話就恨恨地勒住了馬，嚷道：

“說良心話，我要的！”

---

① 作者原注：騎士烏特爱上了戈拉斯公爵的妻子，貞洁的伊格娜。騎士在魔术师茂灵（Merlin）的帮助下装扮成戈拉斯的模样，而与伊格娜生下了阿瑟国王。騎士烏特是英国民間神話中关于阿瑟国王的传說中的人物。

但在这时候，他恢复了平静，一面低下头来說道：

“我是一个教士，已許过愿終生保持童貞。”

他迅速望了罗泰林格的騎士一眼，担心对方的脸上会露出笑容，因为騎士团在老百姓中間，这方面的名声很坏，其中休戈·封·邓維尔特的名声最坏。几年前，他做过沙姆比亚的副执政官。当时控訴他的案件多到不可胜数，尽管瑪尔堡的騎士团对这类案件十分放任，大团长也不得不把他調任为卫戍息特諾的执政官。这几天，他負着某項秘密使命被派到公爵的朝廷来，一看到美丽的尤仑德小姐就对她怀有强烈的欲念，他甚至并不因为达奴莎年紀还小而克制自己这种欲念。但是，邓維尔特也知道这姑娘是什么家族出身的，而尤仑德的名字在他的記忆中是同痛苦的回想联在一起的。

德·劳許先生詢問他道：

“閣下，您把那位美丽的姑娘叫作魔鬼的女儿；您为什么那样叫她？”

邓維尔特就讲起玆罗多尔雅的經过情形来：修复城堡的时候，他們如何俘获了公爵和他的满朝文武，而在那次战斗中，尤仑德小姐的母亲又是如何死去的；从那时候起，尤仑德如何一见到十字軍騎士就要报仇。邓維尔特在讲述的时候，流露出了显著的憎恨，因为他对尤仑德也有些私仇。两年前，在一次遭遇战中，他遇到了尤仑德；他一看见那头可怕的“斯比荷夫的野猪”，就給吓坏了，連忙抛弃掉他的两个亲戚和扈从，逃到息特諾去，这在他生平还是第一次呢。騎士团的大元帅为了这种怯懦的行为把他交付騎士法庭查办；他发誓說，都怪当时他駕馭不了坐騎，只好让馬馱着他出了战场。就是那次事

件断絕了他在騎士团內晋升的道路。当然，邓維尔特根本沒有在德·劳許先生面前提起这件事；相反，他拚命抱怨尤仑德的残酷和整个波兰民族的胆大妄为，弄得罗泰林格的騎士不能領略他話里的含意，說道：

“但是，我們是在瑪朱尔人的国境內，不是在波兰人的国境內呀。”

“这虽是一个独立的公国，却和波兰人属于同一个民族，”“康姆透”答道；“他們对騎士团同样怀恨在心。愿天主允許日耳曼人的宝剑全部灭絕这个种族！”

“您說得对，閣下；我甚至在异教徒中，也从来沒有听到过这种非法的事情，这个公爵居然把自己的城堡修造在别人的土地上，”德·劳許說。

“他造了这城堡来反对我們，但是兹罗多尔雅是在他的土地上，不在我們的土地上。”

“那末，光荣归于基督，因为他賜給你們胜利！那场战爭的結果怎样？”

“当时沒有战爭。”

“那你們在兹罗多尔雅的胜利是什么意思呢？”

“天主恩賜我們；公爵沒有带着軍队，只带着宫廷侍从和宫女。”

这时候，德·劳許惊奇地望着这十字軍騎士。

“什么？在和平时期，你們竟去袭击妇人們和正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建造城堡的公爵？”

“为了騎士团和天主教国家的光荣。”

“而那个可怕的騎士只是因为你們在和平时期杀害了他

的年輕的妻子而复仇么？”

“不論是誰，只要触犯了一个十字軍騎士，便是恶魔的儿子。”

听到这話，德·劳許先生变得沉思起来了；但是他沒有时間回答邓維尔特，因为他們已經到了一片盖滿积雪的、寬大的林中空地，公爵和他的宮廷侍从們都在这里下馬了。

第二十一章

为了便于用石弓和弩弓射箭，那些守林人在猎人头目的向导下，把猎人們列成长长的一排，掩藏在森林背后，面对着林中空地。空地的两边都縛着网，网后面守着人，他們的任务是把野兽赶到猎人那里去，同时，要是野兽陷入网里，就用矛枪把它們戳死。許多寇比人被派来把所有的动物从森林深处赶到空地上来。在猎人們的后面另外布着一张网；如果有野兽窜过了猎人的行列，就会陷入网里，一下子給打死了。

公爵站在一个小山谷中間，这个山谷延伸在整个林間空地上。猎人头目莫卡席夫的姆罗科泰为公爵选定了那个地位，是因为他料到最大的野兽会跑过这个山谷。公爵有一张石弓，在他身旁一株树旁倚着一支重矛；他身后不远的地方站着两名魁梧的“卫士”，他們背着斧头，拿着石弓，随时准备递給公爵。公爵夫人和尤仑德小姐沒有下馬，因为公爵考虑到野牛的危险，不允許她們下馬；野兽們撒起野来，騎在馬上逃避总比徒步逃避要容易些。至于德·劳許，虽然公爵邀請他在他

的右首占一个位置,但是他却要求让他同宫女們留在一起,以便保护她們。兹皮希科把他的枪插在雪地上，把石弓放在背上,站在达奴莎的馬旁，向她低声細語，有时还吻着她。只有在莫卡席夫的姆罗科泰命令他安静的时候,他才不出声,因为姆罗科泰在森林中連公爵本人也要責备的。

这时,在荒野深处的远方，寇比人的号角声在鳴响，酬和着林間空地里“克尔齐武拉”[①]的响声；然后是一片寂靜。时时可以听到松树頂上松鼠的吱吱声。猎人們望着积雪的林間空地,那里只有风儿吹动着灌木林,他們心里想着哪一种动物会先出现。他們期待着丰富的猎物，因为荒野上多的是野牛和野猪。寇比人已經用烟熏出了几只熊，它們正在丛林里徘徊着,又憤怒,又饥餓,又机警。

但是猎人們不得不等待了很久，因为那些把野兽赶向空地去的人,搜索的森林面积很广,离开得非常远,因此在号角吹起之后放出去的狗群的吠叫声,他們也沒听见。

过了一会儿，几只狼出现在森林边緣了，但它們一发现人,就竄进森林,显然是在寻找另一条出路。接着从荒野里跑来了好几头野猪，連成一条黑色的长綫，在雪地上奔跑着,远处望去，就象一群家猪。它們停下来静听一下——又轉过身去静听一下,然后轉身向猎网奔去，但是一嗅出人气，就向着猎人們走去，噴着鼻息，步伐愈来愈小心;最后响起了石弓的鉄曲柄的鏗鏘声,弩箭的咆哮声,于是白雪上便染上了第一滩血迹。

---

① 一种号角。

接着便响起了一陣恐怖的尖叫声，整个兽群立刻散开了，仿佛被一声响雷击散了似的；有几头野猪盲目地一直向前冲，有的向着猎网跑去，还有的从空地上其他的兽群中奔过。号角声非常清晰，混合着狗吠声和冲出森林深处的人們的奔馳声。被猎人們赶出了森林的野兽立刻布滿了这片空地。在外国或者甚至波兰的其他省份都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别的地方都沒有象瑪佐夫舍这样的一片荒野。这几个十字軍騎士虽然到过野牛成群袭击軍队、造成騷乱的立陶宛，但他們对于这样大群的野兽依旧感到非常吃惊，而德·劳許先生尤其吃惊。他看见在他面前跑过一群群的黃鹿和长着笨重的叉角的麋鹿，两种动物混合在一起，在空地上奔跑着，吓得到处乱竄，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去处。公爵夫人身上的盖世杜特的血液在沸騰起来了，她看到这情景，就一箭一箭地发射着，当一头鹿或者麋鹿被射中了，豎起前脚，重重地在雪地上乱踢一陣倒了下去的时候，公爵夫人就高兴得叫了起来。有几个宫女也射着箭，因为大家都热爱打猎。只有兹皮希科想都沒想到打猎的事；他把胳膊肘支在达奴莎的膝盖上，两手托着头，直望着她的眼睛。达奴莎脸色緋紅，笑嘻嘻的，設法用手指合上兹皮希科的眼皮，仿佛她受不了这样的凝視似的。

德·劳許先生的注意力被一头庞大的熊吸引了过去，这头熊的肩和背部都是灰色的，它出人意料地从猎人附近的丛林中跳了出来。公爵用石弓射了它一箭，然后持着刺野猪的矛向前冲去；野兽发出恐怖的吼叫声，豎起前脚，他就当着所有宫廷侍从的面，以非凡熟练和十分敏捷的手法用他的矛把

那头野兽戳个对穿，使得两个"卫士"都用不着使用斧头了。年輕的罗泰林格的騎士正在納罕，他一路訪問过那么些朝廷，何曾见过任何其他君主敢于从事这种娛乐，他相信騎士团要征服这样的公爵和这样的人民是困难的。后来，他看到别的猎人們也以同样的手法射倒了不少头野猪，比在下罗泰林格森林中和在日耳曼荒野上见到的野猪要大得多，凶猛得多。这样一些熟练的猎人，这样一些对自己的力量具有深刻自信的人們，德·劳許先生从来还沒有看见过；他是一个相当有經驗的人，他断定这些居住在无边无际森林中的人，从小就慣于使用石弓和矛枪，因此使用这些武器时非常熟练。

这片林中空地上終于鋪满了各种各样野兽的尸体，但是围猎并沒有結束。事实上，最有趣也是最危险的时刻正在来临，因为猎人們遇到了一二十头野牛。长满胡須的公牛走在牛群前面，把头低低地靠着地面，时常停了下来，仿佛在考虑該从什么地方进行攻击。它們的庞大肺叶发出一种低沉的吼声，有如隆隆的雷鳴，水气从它們的鼻孔中直冒出来；它們一面用前脚不断在雪地上探索，一面好象在用它們那双深藏在鬣鬃下面的充血的眼睛警戒着它們的敌人。于是，猎人們齐声叫喊，喊声得到了各方面的响应；号角声和横笛声一齐吹起来了，从荒野的最偏僻的角落里传来了回声；这时候，寇比人的狗群带着使人顫栗的吠声冲进了林中空地。狗群的出现激怒了牛群中同牛犢在一起的雌牛。直到这时为止，原来还是在踱着步子的牛群，现在忽然分散开来，发疯似地在这片空地上到处乱跑。一头野牛，一头庞大的黄色老公牛，先是朝着站在一边的猎人們猛冲过去，后来看见丛林中的馬匹，就站住

了，一面发出吼声，一面用角掘起地来，仿佛在激励它自己的斗志似的。

看到这情形，人们叫喊得更厉害了。只听得猎人们中间有人用惊惶的声音在呼喊："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快去救公爵夫人！"兹皮希科抓起插在他身后地面上的矛枪，立即奔向森林边缘；有几个立陶宛人跟着他冲上去，都誓死要保卫这位"盖世杜特"的女儿；但是，一眨眼间，夫人手中的石弓克拉一声，一支箭发出一声呼啸，从这野兽的头上射进了它的脖子。

"射中了！"公爵夫人喊道；"逃不了啦。"

但是，突然间，这野牛发出一声恐怖的吼叫，使受惊的马匹都竖起了前脚，随着吼叫野牛就向夫人直冲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德·劳许先生也同样迅速地从树下冲出来，伏在马上，伸出矛枪，象骑士比武一样，向这野兽刺过去。

转眼之间，近旁的人们就看见矛枪刺进了那野兽的脖子，立刻弯得象一张弓似的，接着就断成一截一截；于是，那颗长着角的、庞大的头颅完全消失在德·劳许先生的马腹下边了，德·劳许连马带人一下子被抛到了空中。

猎人们都从森林里冲出来救助这位外国骑士。兹皮希科最关心的是公爵夫人和达奴莎的安全，他第一个赶到，把矛枪对准了野牛的肩胛骨戳了进去。他这一击，用力过猛，使得矛枪在野牛猛一转身间，断在他的手中了，他自己也给摔倒了，脸朝着地面。"他死了！他死了！"飞跑过来救他的那些玛朱尔人喊道。野牛的头压在兹皮希科身上，把他紧压在地上。公爵的两个有力的"卫士"也赶到了；但他们来得太迟了；幸亏

雅金卡送給兹皮希科的那个捷克人哈拉伐赶到了他們前面，双手举起他的闊口大斧，向着牛角旁边这野牛的弯曲脖子猛力斫了下去。

这一斧斫得非常有力，野牛象是受到雷劈似地倒下来了，它的头几乎同脖子分开了。可是这个庞大的躯体却倒在兹皮希科身上。两个“卫士”很快把它拖开。公爵夫人和达奴莎已經下了馬，来到了这受伤的青年身旁。

兹皮希科脸色蒼白，身上沾满了自己的血和野兽的血，他竭力想站起身来，但是搖晃了一下又倒了下去，跪在地上，用两手撑住身子，只能叫了一声：

“达奴斯卡。”

血从他口中涌了出来。达奴莎扶住了他的双肩，但是因为扶不住他，只有哭着叫救命。猎人們用雪擦他的身子，把葡萄酒倒进他的口中；最后猎人头目莫卡席夫的姆罗科泰吩咐他們把他放在一件斗篷上，用树上取下来的火絨来止血。

“如果他的肋骨和背脊骨沒有断，他可以治好的，”他說，一面轉向公爵夫人。这时，有几个宫女在其他猎人的帮助下，正在看护着德·劳許先生。他們把他翻过身来，一面在他的甲胄上寻找被野牛的角触穿的洞或缺口；但是，除了在鉄片的接头处滲进去的雪之外，却找不到什么洞或缺口。这头野牛特別向那匹馬报了仇，那匹馬躺在騎士的身旁死了；至于德·劳許先生，却沒有受什么重伤。他昏迷了过去，右手給扭伤了。他們替他卸下头盔，在他口中倒进一些葡萄酒，他张开了眼睛，看见那两个傴着身子在照料他的美丽宫女的忧愁脸容，就用日耳曼話說：

"我一定是已經到了天堂，两个天使正在我身边侍候我呢。"

宫女們听不懂他在說些什么；但是她們见他睁开了眼睛，又說了話，便很高兴地笑了；她們在猎人們的帮助下，把他扶了起来；他感到右手作痛，呻吟了一下，并且把左手支在一位"天使"的肩上；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不敢跨开步子，因为他感到軟弱无力。于是，他向周围看了一眼，就看到了这头黄色野牛的尸体，也看见了在搓着双手的达奴莎和躺在斗篷上的兹皮希科。

"那就是冲过来救我的騎士么？"他問。"他还活着么？"

"他受伤很重，"一个会說日耳曼話的宫廷侍从回答。

"从现在起，我不是要同他决斗，而是要为他战斗了！"罗泰林格的騎士說。

这时，本来站在兹皮希科近旁的公爵走到了德·劳許先生跟前，贊扬了他，因为他保护了公爵夫人和其他的宫女，說不定她們的性命也是亏了他的勇敢搭救呢；为了这件事迹，除了会得到騎士称号的报償之外，他不但会扬名于当时，而且会扬名于未来的世世代代中。

"在目前这种缺乏英雄气概的时代里，"他說，"很少有眞正的騎士周游世界；因此务必請您留在这儿作我的客人，能留多久就多久；如果可能，就永远留在瑪佐夫舍吧。您已經在这里取得了我的好感，您也很容易以眞正的功績取得百姓的爱戴。"

德·劳許先生听到公爵的話，认識到他已經完成了这样出色的一件骑士业績，在这僻远的波兰土地上（在东方，流传

着許多关于这个国度的奇聞)赢得了这样的贊美,他感到滿心喜悦。他知道一个騎士要是能够在勃艮第朝廷上或者在勃拉朋特朝廷上讲一讲他曾經在一次狩猎会上救了瑪佐夫舍公爵夫人的命,就会永远聞名世界。兹皮希科恢复了知觉,对着达奴莎一笑,接着又昏迷过去。猎人們看到他紧握双拳,张大着口,都紛紛議論說,他活不长了;只有經驗丰富的寇比人(他們中間有許多人身上都留着熊爪、野猪牙齿或野牛角撞伤的痕迹)都肯定說,野牛角确实撞进了这騎士的肋骨,也許有一两根肋骨已給撞断了,但是背脊骨却沒有断,否則他就不能站起来了。他們还指出,兹皮希科当时是跌倒在一个雪堆上的,那雪堆救了他的命:因为雪是軟的,野兽用角撞在他身上时,不能压碎他的胸口,也压不断他的脊骨。

不幸,公爵的医生,杰伐娜的維雄涅克神甫沒有同来参加狩猎,因为他在城堡里忙着做圣体①。捷克人立刻飞馬去請他来,同时,寇比人把兹皮希科抬到了公爵的邸宅去。十字軍騎士休戈·封·邓維尔特把达奴莎扶上了馬,自己騎馬走在她身旁,紧跟着那些抬着兹皮希科走的人,用低得只有她一个人才听得到的波兰話說道:

“在息特諾我有一种神妙的油膏,这是我从赫青斯基森林里的一个隐士那里弄来的,我三天內給您送来。”

“天主一定会报答您,”达奴莎回答。

---

① 英譯本注:在波兰、匈牙利、波希米亚和一些別的国家,有一种风俗:在欢迎会和宴会上,在圣誕夜及其以后的两天中,把圣体切开以表示祝賀兴隆和幸福。圣体是在教区中分发的,由神甫或寺院下級職員执行。所謂“圣体”,即圣餐时用的圣餅。

“天主会記录每一件慈悲的行为；但是您也会报答我么?”

“我能給您什么报答呢?”

这个十字軍騎士策馬走近她跟前，显然想說什么話，但是又犹豫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才說道：

“在騎士团里，除了法师之外，也有修女。她們中間有一位会送治伤的油膏来，到那时候我一定說出我要您拿什么来报答我。”

第二十二章

維雄涅克神甫給茲皮希科包扎过伤口以后，說他只断了一根肋骨；但他不能当天就肯定病人是否保得住命，因为他不能断定病人的心脏是否受了伤。一直到深夜，德·劳許先生病势还是很重，不得不躺在床上，第二天全身骨头痠痛，手脚都不能动弹。公爵夫人、达奴莎和其他几位宫女看护着这两个病人，并且按照維雄涅克神甫的处方，为他們調制各式各样的油膏和药水。但是，茲皮希科伤势十分严重，口中常常噴出血来，維雄涅克神甫非常担心。不过，他神志很清楚，第二天，他虽然身体很弱，但是一听见达奴莎告訴他是誰救了他的命，他就叫了哈拉伐来，向他道謝，并且要酬謝他。他記得这个捷克人是雅金卡送給他的，要不是亏了雅金卡一片好心，他已經完啦。他担心自己无法报答这好心姑娘的盛意，反而要給她带来忧伤。

“我向我的小姐发过誓，”哈拉伐說，“凭我作为一个‘弗罗

迪卡'的荣誉，我要保护您；因此，我一定会这样做，决不要什么酬謝。您的生命应該归功于她的恩惠。”

兹皮希科沒有回答，只是沉重地喘了一口气；这个捷克人沉默了一会儿，說：

“如果您要我馬上赶到波格丹涅茨去，我一定去。也許您会高兴见到老爵爷，因为天主才知道您是否能恢复健康。”

“維雄涅克神甫怎么說来着？”兹皮希科問。

“維雄涅克神甫說，要等到新月上升时才知道。新月上升还有四天。”

“嗨！那你用不着到波格丹涅茨去了，因为等我叔父赶来，我能好早就好了，不能好早就死了。”

“您不送封信到波格丹涅茨去么？山德魯斯会写。送封信去，让他們知道您的情况，还可以給您做一次弥撒。”

“让我休息休息再說吧，因为我很不好受。如果我死了，你就回到兹戈萃里崔去，把經过的一切情形向他們說明白，他們就会为我做一次弥撒。我想他們会把我埋在这里或者埋在崔亨諾夫的。”

“我想他們会把您埋在崔亨諾夫或者普尔扎斯尼契，因为只有寇比人死了才埋在森林中，让狼群在他們的墓上号叫。我听說公爵打算在两天之內同宫廷侍从們回到崔亨諾夫去，然后再到华沙。”

“他們不会把我孤单单的一个人留在这里的，”兹皮希科回答。

他猜对了，公爵夫人当天就求得了公爵的允許，同达奴莎，宫女們，以及維雄涅克神甫一起留在这荒野上的屋子里，

因为維雄涅克神甫反对把兹皮希科带到普尔扎斯尼契去。过了两天，德·劳許先生感到身体好了些，能够起床了；但是他听說宫女們都打算留下，因此他也留下，以便在旅途中陪伴她們，万一撒拉逊人来袭击她們，他也可以保卫她們。撒拉逊人可能会从什么地方来，罗泰林格的騎士却不知道。不錯，东方人总是把立陶宛人叫做薩拉逊人；但是对这位"盖世杜特"的女儿、威托特的姊妹和强大的"克拉科夫国王"亚該老的嫡堂姊妹說来，立陶宛人并不构成什么危害。不过，德·劳許先生在十字軍騎士团里耽得太久了，所以尽管他在瑪佐夫舍听到过立陶宛人的受洗，尽管听到过本来的两頂王冠现在已經戴在一位君主头上，他还是不肯指望立陶宛人有什么好心。这种想法是十字軍騎士灌輸給他的，他到现在对他們那种說法也还沒有完全失去信仰。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在雅奴希公爵和他的客人們之間投下了一道阴影。原来在朝廷人員离开前一天，本来留在崔亨諾夫的戈德菲列德法师和罗特吉爱法师，由德·福契先生陪同前来，德·福契給这两个十字軍騎士带来了坏消息：原来，在卢波伐的十字軍騎士方面的一个"康姆透"有几个外国客人；他們就是德·福契先生以及德·貝戈夫爵爷和梅恩格爵爷；这两人的家族都为騎士团立过不少功劳。他們听到过关于斯比荷夫的尤仑德的許多故事，决心要把这个著名的战士引到曠野上来，亲自証实一下他是否象人們传說的那么厉害。这个"康姆透"反对这个計划，他的理由是，目前騎士团和瑪佐夫舍的公爵們之間是和平相处的；但是最后，也許是因为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来消灭他可怕的邻人吧，他不

但默許了这次征伐，甚至还提供了一些武装的"克耐黑特"①。这三个騎士向尤仑德送了挑战书，尤仑德立刻接受了挑战，不过要他們撤走士兵，而且要他們三人同他和他的两个伙伴在西利西亚和斯比荷夫交界的地方决斗。但是他們拒絕撤走士兵，不肯从斯比荷夫的土地上退回去，他突然間袭击了他們，消灭了"克耐黑特"，一矛枪把梅恩格戳了个透亮，俘虏了德·貝戈夫爵爷，囚在斯比荷夫的地牢里。德·福契独自逃脫了，在瑪佐夫舍的森林里流浪了三天，从几个燒瀝青的人那里得知在崔亨諾夫有几个騎士团的法师，他总算找到了他們。他和騎士团的这几个法师向公爵提出了控訴，請求懲罰尤仑德，下令释放德·貝戈夫爵爷。

这个消息扰乱了公爵和他的客人們之間的友好的諒解，因为不仅是这两个新到的法师，而且休戈·封·邓維尔特和齐格菲里特·德·劳夫也都恳求公爵对騎士团讲公道，叫掠夺者退出边界，懲罰他們的罪行，杜絕后患。休戈·封·邓維尔特因为跟尤仑德有私仇，一想起来就羞恨交集，因此他几乎带着吓唬的神气要求报仇。

"这件控訴案要提到大团长那里去，"他說；"如果我們不能从您殿下这里得到公道，大团长会自己去取得公道的，哪怕整个瑪佐夫舍都帮助那个强盜。"

公爵虽然天生的好性子，也不禁发怒道：

"你們要求的是什么样的公道？如果尤仑德先袭击了你們，那我当然要懲罰他的。但是先挑起战端的是你們的人。是

① 见45頁注②。

你們的执政官許可了‘克耐黑特’来挑衅的。尤仑德只不过接受了挑战，并且要求撤走这些兵士。难道要我为此而懲罰他么?是你們袭击了那个人人都害怕的人,这叫做咎由自取——你們还能有什么要求呢？难道要我命令他，只許你們任意攻击他,不許他自卫?”

“攻击他的可不是騎士团,而是騎士团的客人、外国騎士們,”休戈回答。

“騎士团要为它的客人們負責的,何况还从卢波伐开来了卫戍軍。”

“执政官能让他的客人們遭受杀戮么?”

这时候,公爵轉身向齐格菲里特說：

“您必須小心,免得您的詭計触犯天主。”

但是这个冷酷的齐格菲里特答道：

“必須释放德·貝戈夫先生,因为他的家族过去做过騎士团的高級教士,而且他們对天主教国家有过重要貢献。”

“而且梅恩格的死必須得到报复,”休戈·封·邓維尔特又說道。

于是,公爵站起身来，威胁地走向这几个日耳曼人;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显然記起了他們都是客人,只得克制住自己的怒气,把手放在齐格菲里特的肩上,說道：

“听着:‘康姆透’，您的斗篷上綉着一个十字架，因此,要凭良心回答我——凭着那十字架！尤仑德究竟做得对不对?”

“必須把德·貝戈夫从牢里放出来,”齐格菲里特·德·劳夫回答。

沉默了一会儿,公爵喊道：

“天主賜我忍耐！”

齐格菲里特继續說下去，他的話象剑一样鋒利：

“他侵犯我們的客人，这不过是替我們的控訴添了一条理由。从騎士团成立的时候起，不論在巴勒斯坦，还是在賽特妙格罗特[①]，或者是在信奉异教的立陶宛人中間，都沒有象斯比荷夫这个强盜欺侮得我們这样厉害。殿下！我們要求公道和报复，并不是因为受了一次損害，而是为了好几千次；不是为了流过一次血，而是为了多年来这种事层出不穷，应該让天火燒掉那个邪恶和残酷的巢穴！誰在哀求天主报仇雪耻？是我們！誰在流泪？是我們！我們一直提出控訴，却都是白提。我們从来沒有得到过公道。”

听了这話，雅奴希公爵开始点头說道：

“嗨！以前十字軍騎士在斯比荷夫是受到欢迎的，而且尤仑德也是在你們害死了他亲爱的妻子以后，才成了你們的仇人；而你們因为他向你們的騎士挑了战，打败了他們，就想去打死他，屡次去袭击他，象最近一次的事件过去有过多少次啦？你們派人去暗杀他，或者在森林中用石弓瞄射他过去又有过多少次啦？他袭击你們，不錯，因为他心里燃燒着复仇的火焰；但是你們沒有袭击过瑪佐夫舍的和平居民么？你們沒有夺走他們的畜群，燒掉他們的房屋并且杀害男女老幼么？我向大团长控訴，他从瑪尔堡給我送来的回答是：‘这是边境上慣有的胡鬧。’别来煩我吧！在和平时期，我住在我自己的土地

① 英譯本注：日耳曼語为賽本寇恒，现在是匈牙利的一个省，当时是一独立的公国。

上，沒有武裝，不就是你們把我俘虏去的么？如果不是由于你們害怕强大的克拉科夫国王，可能我到现在还在牢獄中呻吟呢。应該控訴的是誰？我的家族是你們的恩人，而你們竟这样来报答我。算了吧；有权利要求公道的不是你們！”

几个十字軍騎士听了这話，不耐煩地彼此面面相覷，他們发怒了，因为公爵当着德·福契先生的面提起了在玆罗多尔雅发生的事件；因此，为了結束关于这件事的談話，休戈·封·邓維尔特說道：

“那是一场誤会，殿下，我們也已經补偿了，那倒不是由于害怕克拉科夫的国王，而是为了公道；至于边境上的胡鬧，大团长不能負責，因为在任何边境上总有一些不安分的坏蛋。”

“你們既是这样說，却还要求懲罰尤仑德，究竟居心何在呢？”

“要求公道和懲罰！”

公爵紧握着瘦骨嶙峋的双拳，又說了一遍：

“天主賜我忍耐！”

“公爵殿下也必須記得，”邓維尔特往下說道，“我們的那些浪人只是欺侮非日耳曼种的凡俗百姓，而你們的人却触犯了日耳曼騎士团，因此，他們也就冒犯了我們的救世主。”

“听着！”公爵說。“别談天主；你們是蒙蔽不了天主的！”

于是，他用双手使劲搖着这十字軍騎士的双肩，直搖得他害怕起来。那十字軍騎士立刻軟化了，温和地說：

“如果眞的是我們的客人們先袭击尤仑德而且不肯撤走兵士，那我一定不責备他；但尤仑德不是接受了挑战么？”

他說完这話，就望着德·福契先生，一面向他眨眨眼睛，要他否认这一点；但是后者不愿意說謊，回答道：

“他要求我們撤走我們的兵士，并且三对三决斗。”

“确实如此么？”

“凭我的荣誉起誓！德·貝戈夫爵爷和我同意了，只有梅恩格不答应。”

公爵連忙插进来說：

“息特諾的‘康姆透’！您比任何人都明白，尤仑德是决不会放过挑战的。”

于是他轉向所有在场的人說道：

“你們中間如果有人要向尤仑德挑战，不論是騎馬或者徒步决斗，我都准許。只要你們能俘虏他或打死他，那末我就释放德·貝戈夫爵爷而不要你們付贖金。别向我提出别的要求了，我决不会允許的。”

說过这番話，又是一片深沉的静默。休戈·封·邓維尔特、齐格菲里特·德·劳夫、罗特吉爱法师和戈德菲列德法师虽然都很勇敢，但是他們对这位斯比荷夫的可怕的爵爷知道得太清楚了，都不敢向他挑战，作一次生死的决斗。只有来自远方国家的外国人，象德·劳許先生或者德·福契先生，才会这样做；但是德·劳許不在场，德·福契先生依旧余惊未已。

“我见过他一次，”他咕噥着說，“我再也不愿意见他了。”

齐格菲里特·德·劳夫說道：

“教士是不許跟人家进行个对个的决斗的，除非得到大团长和大元帅的特許；但是我并不要求批准决斗，而是要求释放

德·貝戈夫和处死尤仑德。”

“这个国家有这个国家的法律，由不得你們来制訂！”

“我們的大团长知道給他以应有的报答的。”

“你們的大团长同瑪佐夫舍不相干！”

“罗馬皇帝和整个日耳曼民族会帮助大团长。”

“波兰国王却会帮助我，他比罗馬皇帝更有力量。”

“殿下希望同騎士团打仗么？”

“如果我要打仗，我就不会等待你們到瑪佐夫舍来，而是到你們那里去了；你用不着恐吓我，我不怕你們。”

“我該怎样上报大团长呢？”

“你們的大团长并沒有提出任何要求。您爱怎说么就怎么說吧。”

“那末我們要自己动手报仇了。”

于是，公爵立刻伸出手来，用手指对着这十字軍騎士的鼻子直晃。

“住嘴！”他压住怒气說；“住嘴！我已經允許你們向尤仑德挑战；但如果你們敢于带着騎士团的軍队来侵犯我的国家，那我一定要回击你們，那时候你們待在这里就不是客人，而是囚徒了。”

他显然已經忍无可忍，暴躁地把帽子扔在桌上，砰然关上門，离开了这房間。十字軍騎士的脸色都发青了，德·福契先生斜楞着眼睛瞟着他們。

“现在該怎么办？”罗特吉爱法师第一个打破沉默，問道。

休戈·封·邓維尔特轉身向德·福契先生，扬着一双拳头威胁他說：

“你为什么要告訴他，是你們先袭击尤仑德？”

“因为这是事实！”

“你不該說实話。”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战斗，不是为了撒謊。”

“哼，你战斗得眞好！”

“你呢？你不是給斯比荷夫的尤仑德吓得直逃么？”

“Pax！①”德·劳夫說。“这位騎士是騎士团的客人。”

“他說不說都无关紧要，”戈德菲列德法师接着說道。“他們不会不經过审判就处分尤仑德的；到了法庭上，眞相就会大白了。”

“现在該怎么办？”罗特吉爱法师重复說。

静默了片刻，刚毅而毒辣的齐格菲里特·德·劳夫說話了：

“我們必須彻底消灭这只凶狠的狗！”他說。“德·貝戈夫爵爷一定要从牢里放出来。我們要把息特諾、扬斯鮑克和卢波伐的卫戍队集合起来；我們要召集赫尔明斯克的貴族去袭击尤仑德。这是解决他的时候了！”

“我們不得到大团长的許可，是不能这样干的。”

“如果我們成功了，大团长会高兴的！”戈德菲列德法师說。

“要是不成功呢？如果公爵挺身出来反对我們呢？”

“既是他和騎士团之間还保持着和平，他不会那样干的。”

“和平是和平，但我們正打算破坏和平。拿我們的卫戍队

---

① 见297頁注①。

同瑪朱尔人打仗，是不够的。”

“那么，大团长就会帮助我們，战爭就会爆发了。”

邓維尔特又蹙起眉头，深思起来。

“不！不！”过了一会儿，他說。“如果我們成功了，大团长会高兴的。他会派一些使者到公爵那儿去进行談判，我們就可以平安无事。万一失敗了，騎士团就不会为我們說話，也不会宣布战爭。要作战就得换一个大团长。波兰国王是支持公爵的，大团长也不会同他爭执。”

“但是我們已經占据了杜勃尔潤省[①]；显然我們是不怕克拉科夫的。”

“当时我們是以奥波尔斯克公爵[②]为借口而拿下这个地方的，表面上是抵押，而且——，”說到这里，他四顾了一下，然后輕輕地說：

“我在瑪尔堡听說过，如果他們要同我們开战，我們宁愿交还这个省份。”

“啊！”罗特吉爱法师說，“如果我們有了瑪克威·沙尔兹巴赫，或者有了那个打死威托特的兎崽子們的晓姆貝，自然就会想出对付尤仑德的办法来。威托特还是波兰国王任命的总督，而且是一个大公爵呢！尽管这样，晓姆貝并沒有受处罰。他打死了威托特的子女，却逃之夭夭了！老实說，我們对付任何事情都太缺乏人才。”

---

① 杜勃尔潤是維斯拉河下游右岸的土地，經常受到十字軍騎士的袭击。一三九二年被騎士团占領，格隆瓦尔德战役之后才归还波兰。

② 奥波尔斯克公爵弗拉迪斯拉夫把杜勃尔潤抵押給騎士团。

听了这話，休戈·封·邓維尔特把两只胳膊肘儿放在桌上，两手托着头，陷入深思。突然間他的两眼发亮了，他习惯地用手背拭了一下潮潤的厚嘴唇，說：

“虔誠的法师，但愿您刚才提到那英勇的晓姆貝名字的时刻受到祝福。”

“为什么？您想出办法啦？”齐格菲里特·德·劳夫問道。

“快說！”戈德菲列德法师大声說。

“听着，”休戈說。“尤仑德有一个女儿在这里，是他的独生女，是他的宝貝。”

“是啊，他有这么一个女儿。我們认識她。公爵夫人安娜·达奴大也喜爱她。”

“是啊。那末听着：如果您搶走了这个女孩，尤仑德就会为她出一笔贖金，不但会交出貝戈夫，而且会交出所有的俘虏，交出他本人和他的斯比荷夫！”

“凭圣波尼伐休斯在杜赫姆流的血起誓！”戈德菲列德法师喊道；“但愿如您所說！”

于是他們都沉默了，仿佛是被这桩大胆和困难的冒险事情吓住了。过了一会儿，罗特吉爱法师轉身向齐格菲里特·德·劳夫說道：

“您的判断和經驗跟您的勇气很相称！您认为这个計划怎么样？”

“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

“因为，”罗特吉爱进一步說，“这女孩是公爵夫人的宫女——公爵夫人爱她胜过爱亲生女儿。想一想，虔誠的法师，这会掀起一场多大的风波呀。”

但是休戈·封·邓維尔特大笑起来：

“您自己說过，晓姆貝毒死了或者絞杀了威托特的兎崽子們，他又怎样了呢？我們不論干一件什么事，他們都会嚷嚷不休；但如果我們把尤仑德鎖着去见大团长，那末我們能到手的一定是奖賞而不是懲罰。”

“是的，”德·劳夫說，“现在是袭击的好机会。公爵就要离开了，而安娜·达奴大将要独自同她的宫廷侍从們留在此地。可是，在和平时期去侵犯公爵的房屋，这总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公爵的房屋可不是斯比荷夫。这必然会引起在兹罗多尔雅发生过的同样事件！控訴騎士团的函件又会发給所有的国王和罗馬教皇；那該死的亚該老又会恫吓我們。而大团长呢，你們是了解他的：只要能拿到手的东西，他沒有不乐意去拿的，但是他可不愿意同亚該老打仗。老实說，在瑪佐夫舍和波兰的所有省份，都会发生极度的騷动。”

“而在这当儿，尤仑德的肉体早就在絞架上变成白骨了。”休戈法师回答道。“那时候我們也就不必从公爵的邸宅里去搶走他的女儿了。”

“但是我們也不能在崔亨諾夫干这件事，因为那里除了那些貴族之外，还有三百名弓箭手。”

“是呀。但是，不妨謊称尤仑德生病，派人去把他的女儿接来。那样，公爵夫人就不会阻止她走了，如果这姑娘是在路上失踪的，誰能够归罪你我，向我們說：‘你們搶了她去！’呢。”

“呸！”德·劳夫不耐煩地答道。“你首先得使尤仑德生病，然后让他自己打发人来接他姑娘。”

休戈听了这話，得意扬扬地笑了一下，答道：

“我有一个金飾匠，他因为犯偷窃罪給逐出了瑪尔堡，住在息特諾，他会伪造印鉴；我也有几个人，虽然他們都是我們的农奴，却都是从瑪佐夫舍公国来的。现在你們懂我的意思了么?”

“我懂了，”戈德菲列德法师喊道。

罗特吉爱举起双手，說道：

“愿天主祝福你，虔誠的法师，因为不論是瑪克威·沙尔茲巴赫，还是晓姆貝，都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于是，他半閉着眼睛，仿佛看见了远处有什么东西。

“我看见尤仑德，”他說，“他脖子上系着一条绳子，站在瑪尔堡的革但斯克大門口，我們的‘克耐黑特’都在踢他。”

“这姑娘就要成为騎士团的一个仆人了，”休戈加上一句道。

听了这話，德·劳夫把一双严厉的眼睛轉向邓維尔特；但后者又用手背擦了擦嘴唇說：

“那末，现在我們尽快到息特諾去！”

第二十三章

在动身到息特諾去之前，这四个騎士团的法师和德·福契先到公爵和公爵夫人那里去辞行。这幷不是一次友好的辞行；但是公爵不愿意违反波兰风俗，让客人們空手而归，他給每个法师一套礼物：几张美丽的貂皮和一个銀的“格里溫”，他們非常高兴地收下了礼物，同时向公爵保証：他們作为騎士团

的法师，都曾經作过庄严的諾言，要过刻苦的生活，自己并不爱錢，却要向穷人布施，今后他們一定会为公爵的健康、名誉和未来的得救而祈祷。

瑪朱尔人对这样一种保証都掩口而笑，因为他們都很知道，騎士团是多么貪得无饜，尤其知道十字軍騎士都是些大說謊家。在瑪佐夫舍流行着这样两句話："黃鼠狼放屁臭气熏天，十字軍騎士謊話連篇。"公爵听了这番道謝，只是揮揮手。他們走出之后，他說，由于十字軍騎士从中阻挠，人們到天堂去，会象龙虾爬行一样慢。

但是在那以前，当他們向公爵夫人辞行时，齐格菲里特·德·劳夫吻着夫人的手，休戈·封·邓維尔特走到达奴莎跟前，把手放在她头上撫摸着，說道：

"我們的圣律是以德报怨，甚至于爱我們的敌人；因此我一定派一个騎士团的修女到这里来，她将給您带来治伤的油膏。"

"那我該怎么謝您呢？"达奴莎問道。

"做騎士团和教士們的朋友吧。"

德·福契听到了这段談話，同时，这年輕姑娘的美貌使他印象很深；因此在前往息特諾的路上，他問道：

"您向公爵夫人辞行的时候，您在同那位美丽的宮女談話，她是誰啊？"

"尤仑德的女儿！"十字軍騎士回答。

德·福契先生吃了一惊。

"就是您打算要搶来的那个姑娘么？"

"是的。我們把她搶到手，尤仑德就是我們的了。"

"显然，尤仑德的东西都不坏。去監視这样一个女俘虏，倒眞值得。"

"您以为同她战斗会比同尤仑德战斗容易么?"

"可见，我的想法跟您一样。做父亲的是騎士团的仇敌；而您对他的女儿說話却甜得象蜜一样，此外，您还答应給她送油膏来。"

休戈·封·邓維尔特显然觉得有必要在齐格菲里特·德·劳夫面前进行辯护，因为齐格菲里特·德·劳夫虽不比别人好，表面上却是遵守騎士团的严峻的戒律，并且常常責駡别的法师。

"我答应送給她油膏，"休戈說，"是为了她那个給野牛撞伤的未婚夫，那个年輕的騎士治伤。要是以后那个姑娘給搶走了，他們叫嚷起来，那末我們就可以告訴他們說，我們根本不想損害她，最好的証明就是，出于天主教徒的慈悲，我們給她送过药。"

"很好，"德·劳夫說。"只是我們必須派一个信托得过的人。"

"我要派一个虔誠的、完全忠实于騎士团的女人来。我要命令她观察动靜。等到我們冒充尤仑德派去的人到达的时候，他們就会发现一切都安排停当了。"

"要弄到这样的人很困难。"

"不！在我們那里，人們說的是同样的語言。在我們城里，呸，甚至在卫戍队的'克耐黑特'中間，就有一些人是从瑪佐夫舍逃过来的，因为他們犯了法；不錯，他們是贼，是强盗；但是他們不怕任何人，而且什么事都干得出。我要向那些人說明，假

如他們成功了，給他們一大笔奖金；如果失敗了，绳子一条。”

“呸！要是他們出卖了我們呢？”

“他們不会出卖我們的，因为在瑪佐夫舍，他們每个人本来都該被絞死。只是我們必須給他們一些体面的衣服，使他們能够冒充尤仑德的仆人；并且要把那件要紧的东西弄到手：一封盖了尤仑德印章的信。”

“我們必須預先估計到一切情况，”罗特吉爱法师說。“很可能尤仑德会去看公爵，表白他最近的这次战斗。如果他到了崔亨諾夫，他就会去看他的女儿。也可能就在我們的人正打算去搶尤仑德小姐的时候，碰上了尤仑德本人。”

“我打算挑选的人都是很干练的。他們会知道，如果他們碰上了尤仑德，就要給吊死的。为他們自己的生命着想，最好不要遇见他。”

“但是他們也許会被俘。”

“那时候，我們就否认那些人和那封信是我們耍的花样。誰能証明是我們派他們去的呢？再說，如果不出事故，也就不会引起叫嚣，要是瑪朱尔人斫死了几个恶棍，对騎士团并无損失。”

戈德菲列德法师是他們几个人中最年輕的一个，他說：

“我不理解您的計策，也不懂您为什么害怕人家知道那姑娘是被我們搶走的。因为，假如我們把她搶到了手，我們一定得派一个人到尤仑德那里去告訴他：‘您的女儿在我們那里；如果您要释放她，拿德·貝戈夫和您自己来交换吧。’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办法，那样，人家就会知道是我們下令去搶走这姑娘的。”

“那倒是实話！”德·福契爵爷說，他不喜欢这个圈套。“事

情总是会败露的，隐瞞有什么用？”

但是休戈·封·邓維尔特大笑起来了，一面轉身向戈德菲列德法师問道：

“您穿上这白斗篷有多久了？”

“到了圣三位一体节之后的第一个禮拜天，就滿六年了。”

“等你再穿滿六年，你就会更懂得騎士团的事务。尤仑德比你更了解我們。我們会告訴他：‘您的女儿被晓姆貝法师看守着；如果您罗嗦一句，記住威托特的子女的下场！’”

“然后呢？”

“然后德·貝戈夫就会放出来，騎士团也会摆脫尤仑德的禍害了。”

“不！”罗特吉爱喊道；“每件細节都計划得这么周到，天主应該賜福我們的事业。”

“天主賜福一切有利于騎士团的行为，”齐格菲里特·德·劳夫阴郁地說。

于是他們默默地騎着馬，他們的扈从走在他們前面开路，因为一个晚上的大雪，把路盖沒了。天气阴霾，但很暖和；因此馬匹都冒着汗。一群群烏鴉从森林里飞向四面的村子，天空中充滿了凄凉的啼叫声。

德·福契先生落在这几个十字軍騎士稍后一点的地方，騎在馬上深思。他作騎士团的客人已經有几年了，曾經参加过对时母德人① 的远征，在那里，他表现得出色地勇敢。他到处

---

① 时母德人是立陶宛人的一个部族，在九世紀到十一世紀时居住在下涅門一带地方。时母德人的历史是一部反抗日耳曼人侵略的斗爭史。

受到款待，因为十字軍騎士团都知道如何接待远方国家来的騎士；他非常喜爱他們，而且因为他并不富有，还打算参加到他們的队伍里去。在这段时期內，他不是住在瑪尔堡，就是去訪問各地的司令官，沿途寻找消遣和冒险。他同富有的德·貝戈夫来到了卢波伐，听到了尤仑德的事，就非常渴望同这个人人畏惧的人作一次战斗。常胜的梅恩格一到来，就促进了这次征战。卢波伐的"康姆透"为这次征战提供了人力，而同时，他告訴了他們很多情况，不但說起了尤仑德的残暴，而且也說起他的狡猾和奸詐，所以当尤仑德要求他們撤走士兵的时候，他們拒絕这么做，唯恐撤走了士兵就会被包围，被消灭，或者会被俘了去关在斯比荷夫的地牢中。于是尤仑德以为他們不是想来作一次騎士式的战斗，却是想来搶劫，就袭击了他們，并且击敗了他們。德·福契眼见德·貝戈夫連人帶馬撳倒在地上；他眼见矛尖刺进梅恩格的肚子，他眼见这些人徒然地喊饒命。他好容易才逃脫了，在森林里流浪了好几天，如果不是偶然到了崔亨諾夫，找到了戈德菲列德和罗特吉爱两个法师的話，即使不餓死，也早被野兽咬死了。经过这次征战，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屈辱和羞耻的感觉，并且有一种复仇的渴望，他渴念着他的好朋友貝戈夫。因此当这几个十字軍騎士要求懲罰这波兰騎士和释放他的不幸同伴的时候，他全心全意支持他們的控訴。不过結果控訴无效，他起初倒贊成向尤仑德报仇，任何报仇的計划他都贊成。但是现在，他心里产生了狐疑。听了这些教士們的話，特别是休戈·封·邓維尔特所說的話，他不禁感到惊异。确实，几年来他同十字軍騎士們搞得很熟了，因而知道他们不是日耳曼人和西方人所說的那

种人。然而，在瑪尔堡，他知道有一些正直而清高的騎士常常指責教士們的腐敗，指責他們荒淫无度和紀律敗坏；德·祗契觉得这些騎士是对的，但因为他自己也是放蕩和不守紀律，因此并不批評他們这些过錯，特别是因为所有的十字軍騎士都以勇敢弥补了这些过錯。他曾經看见过他們在維尔諾同波兰騎士迎面激战，看见过他們攻克那些被頑强的、超人的波兰卫戍队保卫着的城堡；他曾經看见过他們在大战中或是在个对个的决斗中死于刀斧的斫劈之下。他們对待立陶宛是残酷无情的，但同时，他們却象獅子一般地勇敢。

但是，现在德·祗契先生觉得休戈·封·邓維尔特所提出的这种办法会使任何騎士的灵魂厌恶得发抖，然而其余三个法师不但不向他发怒，反而都贊成了他的話。因此他心里的惊异愈来愈大了；他終于深思起来，仔細考虑是否应該参加这种詭計。

如果問題仅在于搶走这姑娘，然后拿她来交換貝戈夫的話，他也許会同意，虽然他的心已經被达奴莎的美貌所打动了。但，这几个十字軍騎士显然还有别的打算。他們想要通过她来俘虏尤仑德，然后杀害他，而且为了消灭那种欺詐的罪証，少不了也要謀害这姑娘。他們已經說出这种威胁的話来：假如尤仑德胆敢控訴，那就要使她遭到威托特的子女同样的命运。"他們并不打算履行諾言，不过是要同时欺騙两个人和謀杀两个人，"德·祗契心中想，"尽管他們佩着十字架，并且应該比别人更加保护他們的荣誉。"

他对于这样的卑鄙无耻愈来愈憤怒了，于是他决定来証实一下他的怀疑；因此他騎馬来到邓維尔特跟前問道：

“如果尤仑德自己送上門来，你們会放掉这姑娘么？”

“如果我們放走了她，全世界立刻都要說我們逮住过他們两个人，”邓維尔特回答。

“那末，你們想把她怎么办呢？”

邓維尔特听了这話，俯身向着这騎士，笑得从他的厚嘴唇下露出一口蛀牙来。

“您是說把她怎么办么？你問的是在尤仑德送上門来以前还是以后呢？”

但是德·福契已經猜到了他想要知道的結局，因此便不作声了；有一陣子，德·福契好象在进行內心斗爭；接着他在馬鐙上站起身来，大声說了下面这段話，让四个教士都听得见：

“虔誠的法师烏尔里西·封·荣京根①，他是騎士界一个光彩的榜样，他曾向我說过：‘在瑪尔堡的老騎士中間，还能够找得到高尙的十字軍騎士；但是那些管轄边界附近地区的人，只是使騎士团蒙受耻辱。’”

“我們都是有罪的，但是我們为救世主效劳，”休戈回答。

“你們的騎士的荣誉在哪里？一个人不能以可耻的行为为救世主效劳。你們必須知道，那样的丑事我决不会插手，而且我一定要阻止你們。”

“你要阻止什么？”

“要阻止那个詭計，那种背信弃义的奸詐，那种卑鄙无耻的做法！”

---

① 十字軍騎士团的大团长的兄弟，后当选为大团长。

“您怎么办得到？在同尤仑德的战斗中，您丢掉了扈从和马车。您不得不依靠骑士团的慷慨施舍来过活，如果我们不施给您一片面包，您就要饿死；而且，您是光棍，我们有四个人——您怎么能阻止我们？”

“我怎么能阻止你们？”德·福契重复说。“我可以回到公爵府去通知公爵；我可以把你们的计划向全世界公布。”

这时候，骑士团的四个法师面面相觑，他们在一眨眼之间都变了脸色。特别是休戈·封·邓维尔特，探询似地望着齐格菲里特·德·劳夫的眼睛，然后转向德·福契先生说：

“您的祖先一向为骑士团效劳，而您也想加入骑士团，但是我们不接受叛徒。”

“而我也不想同叛徒们搞在一起。”

“嗳！您的恫吓不能兑现。骑士团不仅懂得怎样惩罚教士们——”

德·福契先生被这些话激怒了，拔出剑来，左手握住剑身，右手按住剑柄说：

“凭着这十字架形状的剑柄，凭我的守护神圣丹尼斯的头，也凭着我的骑士的荣誉，我发誓，我一定要预先告诉玛佐夫舍公爵和大团长。”

休戈·封·邓维尔特又探询似地望望齐格菲里特·德·劳夫，德·劳夫合着眼皮，仿佛表示同意似的。

于是，邓维尔特用一种压低得出奇的、变了腔的声调说道：

“圣丹尼斯在他被杀头之后，还能提着他自己被斫下来的头，可您的头一落地——”

“您在威胁我么?”德·福契打断他說。

“不是威胁你,而是要宰了你!”邓維尔特回答。同时,他猛力把刀刺进德·福契的腰,刀口完全插了进去,只露出了刀柄。德·福契可怖地尖叫了一声,挣扎了好一会儿,想用右手去抓他握在左手的剑,但是剑落到地上去了;这当儿,其余三个教士都用刀无情地刺在他脖子上、背上和胸口上,一直刺得他从馬背上跌了下来。

于是一片靜默。德·福契的好几个伤口都在可怕地流着血,他在雪地上抽搐。鉛灰色天空下面传来几只烏鴉的啼叫声,它們正从岑寂的荒野飞向有人居住的地方去。

于是这四个杀人犯之間开始了一场急促的談話:

“沒有人看见么!”邓維尔特喘着气說。

“沒有人。扈从都在前面,連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见,”德·劳夫回答。

“听着:我們又有新的理由进行控訴了。我們要公开宣布,說瑪佐夫舍的騎士袭击我們,打死了我們的同伴。我們要叫得震天价响——让瑪尔堡的人們听见我們的呼声——我們就扬言公爵甚至派人謀杀他的客人。听着!我們必須說雅奴希不愿傾听我們对尤仑德的控訴,反而下令謀杀控訴者。”

这当儿,德·福契在最后一陣痙攣中翻身朝天躺着,接着就一动不动了,嘴上留着一堆鮮血的泡沫,他的睁得大大的失神的眼睛显得异常可怕。罗特吉爱法师望了他一眼,說道:

“瞧,虔誠的法师們,天主即使对于只在意念上企图叛变的人,也不会放松懲罰的。”

“我們都是为了騎士团的利益才这样干的,”戈德菲列德

回答。"光荣归于那些——"

但是他停住了，因为那当儿，在他們后面那条雪封的大路拐弯的地方，有一个騎馬人飞奔而来。休戈·封·邓維尔特一见那人，即刻嚷道：

"无論这人是誰，都要結果了他。"德·劳夫虽然在这几个法师中年紀最大，眼力却最好，他說：

"我认識他；这是那个使一把斧斫死野牛的侍从。是的，就是他！"

"把你們的刀子藏起来，这样他就不会吃惊了，"邓維尔特說。"我先去袭击他，你們跟着我动手。"

眼看那个捷克人赶到了，在大約相距八步或十步的地方勒住了馬。他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尸体和一匹无主的馬，脸上露出了惊訝的神情；但是一霎眼間，这惊訝就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他当作什么也沒有看见似的，轉向这些教士們說道：

"我向你們致敬，勇敢的騎士！"

"我們认得您，"邓維尔特回答，一面慢慢挨近过来。"您找我們有什么事么？"

"我是波格丹涅茨的茲皮希科騎士的侍从，他派了我来，因为他被野牛撞伤了，不能亲自来。"

"您的主人要我們干什么呢？"

"我的主人命令我告訴你們，因为你們誣告斯比荷夫的尤仑德，玷污了他的騎士荣誉，你們的行为不象正派的騎士，而象一群狗似的乱吠乱叫；如果你們中間任何人听了这些話觉得受了侮辱，我主人就向他挑战，騎馬或者徒步决斗，拚个你死我活；一俟天主保佑他目前的小病痊愈之后，他将随时准

备决斗。"

"告訴您的主人，我們四个十字軍騎士看在救世主的份上，耐着性子承受这侮辱；除非得到大团长和大元帅的特許，我們不能决斗；我們即将写信到瑪尔堡去請求許可。"

这捷克人又朝德·福契的尸体望了一眼，因为他是特地給派来通知那个騎士的。玆皮希科知道教士不能跟人家个对个地决斗；但他听說有一个凡俗的騎士同他們在一起，他特别要向他挑战，因为他认为这样就会博得尤仑德的欢心。但是那个騎士躺在地上，象一头牛似的被这四个十字軍騎士宰掉了。

不錯，这捷克人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因为从小就习慣了各种各样的危险，他怀疑这中間有蹊蹺。他看到邓維尔特一面同他談話，一面不断走近来，也感到奇怪；其余三个教士也在騎着馬从两旁走到他跟前来，仿佛要包围他似的。因此，他很警惕，特别是因为临走太匆促了，沒有带任何武器。

一会儿，邓維尔特已經走到他的紧跟前說道：

"我答应过給您主人带些治伤的油膏来；"他继續說，"他却以恶意报答我的好心。但并不奇怪，这是波兰人常有的事。但因为他受伤很重，也許不久就要去见天主，那就告訴他——"

說到这里，他把左手擱在这捷克人的肩上。

"那就告訴他，說我——唔——我是这样回答的！——"

說到这里，他把刀子在这侍从的喉嚨口一晃；但他还来不及刺进去，这捷克人早已密切注意着他的动作了，就一把抓住邓維尔特的右手，用自己一双鉄也似的手狠命地把它扭弯过去，邓維尔特手上的骨头咔喇一声給折断了；一听得这教士发出一声痛苦而可怕的吼叫，他便踢了踢馬腹，趁着其余三个法

师来不及拦住他的时候，象箭也似的冲出去了。

罗特吉爱和戈德菲列德两个法师紧追着他，但因为听得邓維尔特可怕的号叫馬上就吓得赶回去了。德·劳夫用双肩頂住他；他叫得这样响，使前面相当远的地方护送着馬車的扈从都勒住了馬。

“您怎么啦？”这两个法师問。

德·劳夫命令他們火速騎馬前去弄一辆馬車来，因为邓維尔特在馬鞍上坐不住了。过了一会儿，他的額上出了一陣冷汗，昏了过去。

他們弄来馬車，把他安置在鋪着稻草的車上，就赶紧向边界奔去。德·劳夫催促他們快走，因为他懂得在出了这样的事之后，不能为了救护邓維尔特耽擱时間了，于是他自己上了馬車，在他身旁坐定之后，不停地用雪擦他的脸；但是他沒法使他苏醒过来。最后，快到边界附近的时候，邓維尔特张开眼睛，向四周张望着。

“您觉得怎样？”德·劳夫問。

“我不觉得痛了，我的手好象沒有了，”邓維尔特回答。

“因为手已經僵了，所以您不觉得痛。到了暖和的房間里，又会痛起来的。目前，即使暂时松一口气，也得感謝天主。”

罗特吉爱和戈德菲列德騎馬来到馬車跟前。

“多么不幸！”前者說。“我們现在怎么办呢？”

“我們要宣布，”邓維尔特用一种微弱的声調說，“那个侍从謀害了德·福契。”

“这是他們最近的一次罪行，而且犯罪者是有名有姓的！”罗特吉爱加上一句。

第二十四章

这时候，那个捷克人尽快飞馳到公爵打猎的邸宅。他发现公爵还在那里，就立刻把发生的事告訴了他。幸而有几个宮廷侍从也在场，他們曾亲眼看见这个侍从沒有带任何武器去。他們中間有一位当时甚至半开玩笑地在他后面呼喊，叫他随便带一件武器去，要不然那几个日耳曼人会把他刺死；但是他呢，唯恐那几个騎士已經过了边界，跃上馬背就走，匆匆忙忙去追赶他們，身上只穿一件羊皮外衣。这些証据驅散了公爵心中一切可能有的疑团，使他明白了究竟是誰謀杀了德·福契。但是这些事却使他滿怀不安，大发脾气，恨不得立即去追赶那几个十字軍騎士，逮住他們，把他們戴上鎖鏈，送給大团长去。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断定已經不可能在本国境內赶上他們了，于是他說：

"好吧，我要送封信去給大团长，使他知道他們在这里干了些什么。天主将会懲罰他們这种罪行！"

他沉思了一会儿，向宮廷侍从們說：

"我不明白他們为什么要杀死他們的客人；如果我不知道这个侍从去的时候沒有带武器的話，我眞会疑心是他干的。"

"啐！"維雄涅克神甫說："这孩子干么要杀死他呢？他以前看都沒有看见过他。而且假定他带了武器，他又怎么能攻打他們五个人和他們的武装扈从队呢？"

"这倒是眞的，"公爵說。"那个客人一定是在哪一点上反

对他們的做法，也許是他們要他撒謊，他不肯。我看见他們向他丢过眼色，要他說是尤仑德先动武。”

这时候，莫卡席夫的姆罗科泰說：

“他既能扭断那个狗崽子邓維尔特的手臂，那真是一个好汉。”

“他說他听见那个日耳曼人骨头折断的声音，”公爵回答；“想一想他上一次在森林里大显身手，倒必須承认这是眞的了！主仆两个都是好汉。要不是兹皮希科，野牛早就冲到公爵夫人和宮女們騎的那些馬匹跟前了。罗泰林格的騎士和他两人都出了大力救了公爵夫人。”

“兹皮希科确实是个出色的孩子，”維雄涅克神甫断言道。“即使现在，他連气都喘不过来了，还是站在尤仑德一边，向那几个十字軍騎士挑战。尤仑德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女婿。”

“在克拉科夫时，尤仑德的話却不同；但现在，我想他不会反对这件婚事了，”公爵說。

“主耶穌会帮助的，”公爵夫人說；她刚刚走进来，听见了他們談話的結尾。

“现在尤仑德不会再反对这件事了，只要天主会恢复兹皮希科的健康；但我們也必須对他有所賞賜。”

“对他最好的賞賜就是达奴莎，我想他会得到她的，因为，既然女人們下了决心，那末，即使尤仑德本人也阻挡不了。”

“难道我不应当希望他們两人成亲么？”公爵夫人問。“如果兹皮希科是不忠貞的，我就一句話也不說了；但是我看世界上沒有象他那样忠实的人。那姑娘也是这样。她现在一刻也不离开他；她疼爱他，而他呢，虽然病得很厉害，还是对她笑。

一看见那情景，我自己也哭了！我說的是公道話！促成这样一对有情人是值得的，因为圣母也乐于看到人間的幸福。”

“如果这是天主的意旨，”公爵說，“幸福就要降临了。这是眞的，为了那个姑娘，他几乎丢了脑袋，而现在那野牛又撞伤了他。”

“别說这是为了那个姑娘吧，”公爵夫人馬上說，“因为达奴莎在克拉科夫救过他的命。”

“不錯！但正是为了她的緣故，他才去攻击了里赫顿斯坦，为的是拔下他头上的冠毛；要是为了搭救德·劳許，他才不会去冒生命的危险呢。至于賞賜呢，我以前說过，他們两人都应該受奖賞；到了崔亨諾夫，我一定要考虑这件事。”

“使兹皮希科高兴的莫过于接受騎士的腰带和金踢馬刺了。”

公爵仁慈地笑了一下，回答道：

“叫这姑娘把这两件东西拿給他去；等他病好了，那时候我們就可以一一按照规矩办事啦。叫她立刻拿給他，因为意外的快乐是最好的药物！”

公爵夫人一听完那些話，就当着宮廷侍从們拥抱她的夫君，并且吻了几下他的手；他继續笑着，說：

“你看——你出了一个好主意！看来，圣灵也已經把智慧賜給女人了！现在叫这姑娘来吧。”

“达奴斯卡！达奴斯卡！”公爵夫人呼喚道。

一会儿工夫，达奴莎从边門出现了；她因为好几夜沒有睡觉，眼睛里布滿了紅絲；她手里拿着一鍋热气騰騰的麦片粥，这是維雄涅克神甫吩咐去敷在兹皮希科的折断了的骨头

上的。

“到我这里来吧，我亲爱的姑娘！”雅奴希公爵說。“把那罐粥放在一边，进来吧。”

她带着几分羞怯走近她始終存着几分敬畏的“君王”跟前，他和善地拥抱了她，撫摩着她的脸蛋，說道：

“唔，这可怜的孩子很伤心吧——是么？”

“是的！”达奴莎回答。

她因为心里忧悶，不禁哭了起来，但是声音很輕，免得使公爵不痛快。公爵又問道：

“你为什么哭呢？”

“因为兹皮希科病着，”她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擦眼泪。

“别担心，他沒有危险的。維雄涅克神甫，对不对？”

“嗨！凭天主的意旨，他快要举行婚礼而不是举行葬仪，”好心肠的維雄涅克神甫回答。

公爵說：

“等一等！我要給你一种药去医治他的創伤，我相信它会减輕他的痛苦，甚至完全治愈他。”

“那几个十字軍騎士送来油膏了么？”达奴莎立刻問，同时把她一双小手从眼睛上拿下来。

“那些十字軍騎士要送来的那种药膏，你最好是用来涂在狗身上，而不要敷到你心爱的騎士身上去。我要給你的是另一种药。”

于是他轉向宫廷侍从們說道：

“快去拿踢馬刺和腰带来。”

过了一会儿，当他們把这些东西給他拿来的时候，他向达

奴莎說：

“把这两样东西拿給玆皮希科去——并且告訴他，从現在起，他是一个束腰帶的騎士了。如果他死了，那末他将作为 miles Cimctus① 而出现在天主面前；如果他活下来，那末晋封騎士的典礼将在崔亨諾夫或者华沙举行。”

听了这話，达奴莎一下子跪在“君王”膝下；接着就一手拿了騎士的标帜，另一只手拿着一罐粥，奔向玆皮希科躺着的那个房間去了。公爵夫人想看看他們高兴的场面，也跟着她去了。

玆皮希科病得很重，但看见了达奴莎，就把他蒼白的脸轉向她問道：

“那个捷克人回来了么？”

“不关捷克人的事！”这姑娘回答。“我給你帶来了比那更好的消息。君王把你封作騎士了，还叫我給你送这些东西来。”

說完話，她就把腰帶和踢馬刺放在他身旁。玆皮希科的蒼白的脸，由于高兴和惊异而发紅了，他看看达奴莎，又看看踢馬刺，然后闔上双眼，一遍又一遍地說：

“他怎么能授我騎士爵位呢？”

这时公爵夫人进来了，他微微抬起身子向她道謝，因为他猜想，他能蒙受这样大的一种恩惠和福气，都亏了夫人从中帮忙。但是夫人吩咐他安静，并且帮助达奴莎把他的头放在枕头上。这时候，公爵、維雄涅克神甫、姆罗科泰和其余几个宫

① 拉丁文，意为“束腰带的騎士”。

廷侍从都进来了。

雅奴希公爵揮揮手，要兹皮希科不要动，自己在床边坐下来，說道：

“我跟你說，完成了英勇功績的人得到奖賞，这是不必感到詫异的；因为，如果美德得不到应有的奖励，人間的罪恶就会横行无忌，而受不到懲罰了。你不吝惜你的生命，冒着危险保卫我們，使我們免于可怖的灾厄；因此我們允許你佩戴騎士的腰带；从此你可以享受光荣和声名了。”

“仁慈的君王，”兹皮希科回答。“即使要豁出十条性命，我也不吝惜——”

但是他激动得再也說不出話来了；公爵夫人把手按在他的嘴上，因为維雄涅克神甫并不許他說話。公爵继續說下去：

“我想，你是懂得騎士的天职的，你会光荣地戴上这些标帜。你一定要为我們的救世主服务，并同地獄的‘斯达罗斯达’战斗。你一定要忠心于你的君主，不参加不义的战争，要扶助无辜者去反对压迫者；愿天主和基督帮助你！”

“阿門！”維雄涅克神甫說。

公爵站起身来，在兹皮希科身上划了个十字，又說道：

“等你痊愈以后，立即到崔亨諾夫来，我要在那里召见尤仑德。”

第二十五章

三天之后，一个女人带着赫青斯基油膏到来了。同她一

起来的是息特諾的弓箭手队长。他送来一封由那几个法师签字和邓維尔特盖印加封的信。在那封信中，这几个十字軍騎士呼天喚地，賭神罰咒地說他們在瑪佐夫舍受尽了侮辱，并且以天主的报复为威胁，要求懲罰那謀害他們的"亲爱的同道和客人"的罪犯。邓維尔特在信中附上了他个人的控訴，謙卑地但也是威胁地要求赔偿他那只残废的手和处死那个捷克人。公爵当着这队长把信撕得粉碎，扔在脚下說：

"大团长派了这些十字軍騎士团的恶棍来博取我的同情，結果反而刺激得我发怒了。告訴他們說，是他們自己杀死了他們的客人，还想謀害这个捷克人。我要把这件事写信告訴大团长，我要請他另派使者来，如果他要我在騎士团和克拉科夫国王之間的战争中保守中立的話。"

"仁慈的君主，"队长回答，"我一定要把这样一个答复带給那些强大而虔誠的法师么？"

"如果这还不够的話，那末告訴他們，我认为他們都是些狗东西，而不是什么誠实的騎士。"

这就是謁见的結局。那个队长走了，因为公爵就在当天动身到崔亨諾夫去了。只有那个"修女"拿着油膏留了下来，但是多疑的維雄涅克神甫不愿意去用它，特别是这病人前一晚睡得很好，醒来的时候沒有热度，虽然仍旧很衰弱。公爵动身以后，这"修女"立刻派了一个仆人，說是去取一种新药——去取"蛇怪的蛋"——她断言这种药有起死回生的神效；至于她自己呢，她就徘徊在这邸宅里；她很謙卑，穿着一件世俗的衣服，但是很象騎士团法师所穿的那种衣服，腰带上系了一串念珠和一只香客用的小葫芦。她有一只手不能动。她因

为波兰話說得很好，就从仆人那里打听兹皮希科和达奴莎的情况，她給达奴莎送了一朵杰列科①的蔷薇花做礼物；第二天，在兹皮希科睡着的时候，达奴莎正坐在餐厅里，她走到她跟前說：

“愿天主祝福您，小姐。昨天晚上，我祈祷之后，梦见两个騎士在大雪紛飞中走着；他們中間有一个先来了，把您裹在一件白色的斗篷里，另一个說道：‘我只看见雪，她不在这里，’于是他回去了。”

达奴莎正想瞌睡，听了这話，立刻惊奇地睁开湛蓝的眼睛問道：

“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說，那个最爱您的人将会得到您。”

“那就是兹皮希科！”这姑娘說。

“我不知道，因为我沒有看见他的脸；我只看见白斗篷，然后我就醒了；主耶穌每晚使我双足受痛苦，我的手也不能动弹。”

“这就奇怪了，那油膏对你一点也沒有用！”

“它对我无用，小姐，因为这痛苦是对我一桩罪孽的懲罰；如果您要知道这罪孽是什么，我就告訴您。”

达奴莎点一点她的小脑袋，表示她愿意知道；于是这个“修女”就說下去了：

“在騎士团里也有女奴仆，她們虽然不起誓，而且可以結婚，但必須按法师們的命令为騎士团履行某些义务。受到这

---

① 杰列科为巴勒斯坦的一古都。

种恩惠和荣誉的女人，就得到一个法师骑士的虔诚的亲吻，这就表示，从那个时候起，她要以全部言论和行动为骑士团效劳了。啊！小姐！——我当时正要受到那种大恩大惠，但是由于顽固不化的罪恶，不但不怀着感恩之情去接受它，反而犯了一桩大罪，并且为此受到惩罚。”

“您干了什么？”

“邓维尔特法师来见我，给了我骑士团的亲吻；但是我以为他是完全出于放纵而来吻我的，就举起了我的邪恶的手，向他打了过去——”

说到这里，她就捶着胸，一遍又一遍地说：

“天主，对我这个罪人发发慈悲吧！”

“后来怎么样了呢？”达奴莎问。

“我的手立刻不能动弹了，从此我就成了残废。当时我年幼无知——我不知道呀！但是我受了惩罚。如果一个女人担心一个骑士团法师要干什么邪恶的事，那也必须交给天主去裁判，而她自己却千万不能抗拒，因为无论谁反抗了骑士团或者骑士团的一个法师，一定会引起天主的愤怒！”

达奴莎害怕而不安地听着这些话；这修女继续叹着气，诉苦道：

“我还不老，”她说；“我只有三十岁，但是除掉这只手之外，天主还剥夺了我的青春和美貌。”

“如果不是为了这只手，”达奴莎说，“您也就不需要抱怨了。”

接着是沉默。突然，这“修女”仿佛记起了什么事似的说道：

"我梦见一个骑士在雪地上用一件白斗篷包住了您。也许他是一个十字军骑士！他们是穿白斗篷的。"

"我既不要十字军骑士，也不要他们的斗篷，"这姑娘回答。

但以后的谈话被维雄涅克神甫打断了，他走进房来，向达奴莎点点头说：

"赞美天主，快到兹皮希科这儿来吧！他已经醒了，想吃些东西。他好得多了。"

事实确是如此。兹皮希科的病好得多了，维雄涅克神甫几乎已可肯定他会完全康复，只是这时候一件意外的事件把他的希望都打破了。尤仑德那里派来了几个信使，给公爵送来一封报导凶讯的信。在斯比荷夫，尤仑德的小城有一半给火烧毁了，他自己在救火时给一根横梁击中了。不错，写这封信的卡列勃神甫说，尤仑德会恢复健康的，但是火星把他唯一的那只眼睛烧伤得很厉害，已经不大看得见了，他大概要成为盲人了。

因此，尤仑德要他的女儿赶快到斯比荷夫去，因为他要在完全失明之前再看见她一次。他还说，她得同他住在一起，因为即使是在街上要饭的瞎子，也要有人牵着他，给他带路；他为什么连这点安慰也得丧失，举目无亲地死去呢？信中还对公爵夫人表示了谦恭的道谢，感谢她象母亲似的照顾这姑娘；最后，尤仑德答应，虽然他眼睛瞎了，他也要再到华沙来一次，为了俯伏在夫人的足下，求她继续施恩于达奴莎。

维雄涅克神甫读完了这封信，公爵夫人好久说不出话来。她本来指望趁尤仑德最近来看望他女儿的机会，运用公爵和

她自己的影响，要他同意这一对年輕人的婚姻。但是这封信不但破坏了她的計划，同时还从她身边夺走了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钟爱的达奴莎。她担心尤仑德会把这姑娘嫁給他的某个邻人，以便跟他的亲人在一起度过晚年。要兹皮希科到斯比荷夫去，这种想法是白費心机，——他沒有办法到斯比荷夫去，而且誰知道他到了那里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夫人知道尤仑德早已拒絕把达奴莎嫁給他；他曾向公爵夫人本人說过，由于某种秘密的原因，他永远不会同意他們結婚。因此，在莫大的悲伤之中，她命令把为首的信使带来见她，因为她想要問問他关于斯比荷夫的灾祸，也想探听探听尤仑德的打算。

她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来见她的是一个陌生人，而不是那个一向持着盾跟随尤仑德、为尤仑德送信的托里瑪老头；但是这陌生人告訴她說，托里瑪最近同日耳曼人战斗受了重伤，现在在斯比荷夫快要死了；尤仑德自己病得很重，請求夫人立刻把他的女儿送去，因为他的目力一天比一天差，也許在几天之內就会失明。这位信使还恳求公爵夫人允許他让馬匹歇息一会儿以后，就立刻带姑娘走。但是夫人不同意，因为已經是黃昏时分了，特别是因为她不愿意以这样一种突然的分离来折磨兹皮希科和达奴莎。

兹皮希科已經完全知道这件事了，他象一个受了严重打击的人那样躺在那里，这时候，公爵夫人搓着双手，跨进門檻，說道：

“我們沒有办法；他是她的父亲！”他象一个回声似地跟着她說：“我們沒有办法——”于是他就閉上眼睛，象一个等死的人一样。

但是死神并沒有降临，他心里却愈来愈悲哀，脑海里馳騁着种种伤心的念头，好象疾风驅赶着烏云，遮沒了太阳，消灭了世間一切的欢乐。兹皮希科象公爵夫人一样懂得，达奴莎一去斯比荷夫，他就永远失去了她。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他的朋友；在那里，尤仑德甚至会拒絕接待他，也不会听取他的要求，特别是，如果尤仑德当眞受着某种誓言或是某种象宗教誓言一样无法解脫的理由的約束，那就更不能作此想了。而且，他正病着，在床上連翻身的力气都沒有，怎么能到斯比荷夫去呢？前几天，当公爵賜他金踢馬刺的时候，他还以为，他的快乐将会克服他的疾病，他曾經热烈地祈求天主允許他不久就能起床，去同十字軍騎士战斗；但是现在一切的希望都落空了，因为他觉得，如果达奴莎一离开他的床边，那末他的求生的愿望，他和死神搏斗的力量，也都跟她一块儿去了。受伤以来，他每天問她好几次："你爱我么？"总是看到她用手掩盖着笑脸和一双羞怯的眼睛，或者傴下身来回答："是的，兹皮希科。"这是多么的愉快，多么的欢乐啊。

但是，现在留下的只有病痛、寂寞和忧伤，幸福是一去不复返了。

泪水閃爍在兹皮希科的眼睛里，慢慢地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轉向公爵夫人說道：

"仁慈的夫人，我担心我再也看不见达奴莎了。"

夫人因为自己也很悲伤，就回答道：

"如果你伤心而死，我也不会奇怪；但是主耶穌是慈悲的。"

过了一会儿，为了要安慰他，她又說：

“如果尤仑德比你先死的話，那末公爵和我就成为她的保护人了，那我們一定把这姑娘立刻嫁給你。”

“他不会死的！”兹皮希科回答。

但頃刻之間，他显然又想起了什么新的主意，直起身来，坐在床上，并且用一种变了音调的声音說道：

“仁慈的夫人——”

这当儿，达奴莎打断了他的話；她一路哭着走来，还沒走进門就說：

“兹皮希古！你已經知道了吧！我怜惜‘达都斯’，但是我也怜惜你，可怜的孩子！”

等她走到跟前，兹皮希科用他的一只完好的手臂摟住她，开始說道：

“沒有你，我怎么活下去呢，我最亲爱的？我历尽千辛万苦，发誓为你效劳，不是为了要失去你。嗨！悲伤頂不了事，哭泣頂不了事，呸！即使一死了之也頂不了事，因为即使在我骸骨上长滿了青草，我的灵魂也不会忘記你，即使我当着主耶穌或者天主天父的面——我也要说，得想个补救的办法！我遍身骨头痛得厉害，但是你必須跪在夫人的脚下，我跪不下去，你恳求她对我們发发慈悲吧。”

达奴莎听着这話，立即跑到公爵夫人脚跟前，抱住了夫人的两条腿，把自己的脸埋在她沉甸甸的衫裙的褶襞里；夫人一双慈祥的但也是惊奇的眼睛却轉向兹皮希科，說道：

“我怎么能施慈悲給你們呢？如果我不让这孩子到她害病的父亲那儿去，我一定会招致天主对我的憤怒。”

本来坐在床上的兹皮希科，这时不知不觉倒在枕头上，好

久没有应一声，因为他已精疲力竭。可是，他慢慢开始把一只手移向他胸口上的另一只手，两手合拢，好象在祷告。

“歇一下吧，”公爵夫人说；“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要求；达奴莎，你站起身来，放开我的双膝。”

“松开手，但是别站起来；同我一起恳求吧，”兹皮希科说。

然后，他用一种微弱而断续的声音说道：

“仁慈的夫人——尤仑德在克拉科夫拒绝了我——他到了这里，也还会一样，但是，如果维雄涅克神甫让我同达奴莎先结了婚，然后她到斯比荷夫去，那就成啦——因为人间什么力量也不可能把她同我拆开了——”

这些话大大出于公爵夫人的意外，她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又重新坐下，仿佛没有完全懂得他的话意，她说：

“天哪！维雄涅克神甫？”

“仁慈的夫人！仁慈的夫人！”兹皮希科恳求道。

“仁慈的夫人！”达奴莎重复道，一面又抱住公爵夫人的双膝。

“不得到她父亲允许，这怎么能行？”

“天主的法律更有力量！”兹皮希科回答。

“天哪！”

“除了公爵，谁能算恩父？除了您仁慈的夫人，谁能算恩母？”

达奴莎也说：

“最亲爱的‘妈都赫娜’①！”

---

① 母亲之爱称。

"不错，我一直都是而且现在仍旧是象她母亲一样，"公爵夫人说，"而且尤仑德是从我手中得到他的妻子的。不错的！如果你们一结婚——什么事都解决了。也许尤仑德会发怒，但是他一定服从他的君主——公爵的命令。而且，不必有人立刻去告诉他，除非他要把这姑娘嫁给别人，或者要让她做修女；如果他有过什么誓约，这样一来就不能履行，这也不是他的过错。谁也不能反对天主的意旨——这也许就是天主的意旨！"

"没有别的办法了！"兹皮希科喊道。

但是，公爵夫人仍旧非常激动，说道：

"等一等，我必须定一定神。如果公爵在这里的话，我会立刻去问他：'我可不可以把达奴莎嫁给兹皮希科？'但是他不在，我很怕，而且没有多少时间了，因为这姑娘明天就得走！哦，亲爱的耶稣，让她结了婚再去吧——那就太平啦。但是我这脑子又乱轰轰的了——再说，不知怎么我总有点害怕。达奴莎，你呢，你不怕么？——说呀！"

"不那样我宁可死掉！"兹皮希科插嘴说。

达奴莎从公爵夫人的膝下站起身来；她不仅同这善良的夫人是心腹之交，而且也被她纵惯了；因此她搂住了夫人的脖子，紧紧拥抱她。

但是公爵夫人说：

"没有维雄涅克神甫的同意，我什么也不能答应你们。快去找他来！"

达奴莎找维雄涅克神甫去了；兹皮希科把他苍白的脸转向公爵夫人，说：

“主耶穌給我命中注定的事就要发生了；但为了这个安慰，愿天主报答您，仁慈的夫人。”

“暫且不要祝福我，”公爵夫人回答，“因为我們还不知道事情究竟怎样哩。你必須凭你的荣誉向我起誓，如果你結了婚，决不会阻止这姑娘到她父亲那里去，否則你自己和她都要遭到他的詛咒。”

“凭我的荣誉起誓！”兹皮希科說。

“那么你得牢牢記住！叫达奴莎暫时別忙告訴尤仑德。我們以后会从崔亨諾夫派人去請他，叫他同达奴莎一起来，然后，我再亲自告訴他，或者請求公爵告訴他。等他看到事情已无法挽回，他就会同意。他并不是不喜欢你吧？”

“那倒不会，”兹皮希科說，“他并不是不喜欢我；等达奴莎做了我的妻子，也許他会高兴的。如果他許过愿，那他不能履行他的誓言，也不是他的錯。”

达奴莎和維雄涅克神甫走进来，打断了他們的談話。公爵夫人立即征求他的意见，非常热心地把兹皮希科的計划告訴了他；但是他一听完这件事，吃惊得划了个十字，說道：

“凭着天父、天子和圣灵发誓！我怎么能干这件事呢？现在是降临节① 呀！”

“天主哪！眞是斋戒期呀！”公爵夫人喊道。

于是大家沉默了；只有他們忧郁的脸色表明着維雄涅克神甫的話对这几个人是个多大的打击。

---

① 降临节指圣誕节之前的四周，这是斋戒期。在这个期間沒有主教的特許，一般是不能結婚的。

过了一会儿，他說道：

“如果你們有了特許証，那我就不反对这件事了，因为我怜憫你們。我不必去請求尤仑德的許可，因为我們仁慈的夫人同意了，她还保証公爵会同意，——还有什么說的！他們是整个瑪佐夫舍的父母啊。但是沒有主教的特許証，我办不到。呸！如果寇尔特华諾夫的雅可伯主教同我們在一起的話，他也不会拒絕发一张特許証的，尽管他是一个严峻的神甫，不象他的前任瑪姆菲奥勒斯主教那样总是回答：Bene! Bene!① ”

“寇尔特华諾夫的雅可伯主教同公爵和我非常友好，”公爵夫人說。

“所以我說他不会拒絕发特許証，尤其是因为有这样一些理由，譬如說：这姑娘必須到她父亲那儿去，而那个青年人正病着，也許会死去——嗨！in articulo mortis ②！但是沒有特許証，我办不到。”

“我以后能够从雅可伯主教那里补領；不管他多么严峻，他不会拒絕帮我这个忙的。我担保他不会拒絕的，”公爵夫人說。

維雄涅克神甫是个好心而慈善的人，他听了这話，答道：

“天主賜福的君主所說的話是伟大的話。要不是您那伟大的話，我是害怕这个主教的！而且这一对年輕人可以到普洛茨克的大教堂里去許个什么愿。唔，只要特許証不来，这就是一桩罪孽——不是别人的罪，而是我的罪。嗨！主耶穌是慈

① 拉丁文，意謂“好吧！好吧！”

② 拉丁文，意謂“万一死的話！”

悲的，如果任何人犯罪不是为他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怜悯人类的不幸，那更容易得到宽恕！但罪孽总是罪孽，万一这位主教拒絕的話，誰来給我免罪符呢？"

"主教不会拒絕的！"安娜公爵夫人嚷道。

茲皮希科也說：

"那个同我一起来的叫作山德魯斯的人，他随身带着赦免一切罪孽的免罪符。"

維雄涅克神甫可能不完全相信山德魯斯的免罪符的效力；但是他倒乐意找到哪怕是一个借口也好，那他就能够帮助达奴莎和茲皮希科了，因为他爱这姑娘，他从她小时候就认識她。而且他想起来，他大不了会受到一次在教堂里忏悔的懲罰，因此他轉向公爵夫人說：

"不錯，我是神甫，但我也是公爵的仆人。您要命令我做什么啊，仁慈的夫人？"

"我不愿命令您，而是恳求您，"夫人回答。"如果那个山德魯斯有免罪符的話——"

"山德魯斯有。但是問題在于主教。他对普洛茨克的神甫非常严厉。"

"您别怕主教，我听說过，他禁止神甫带剑和石弓，禁止发行各种許可証，但他幷沒有禁止他們做好事。"

維雄涅克神甫抬起眼睛，举起双手，說道：

"那就如您所愿吧！"

这句話使他們心里都十分快乐。茲皮希科重新坐在床上，公爵夫人、达奴莎和維雄涅克神甫都圍床而坐，开始計划該怎么办。

他們决定保守秘密，不让这所邸宅里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他們还决定暫时不让尤仑德知道，等公爵夫人以后在崔亨諾夫把一切經过詳細告訴他。

同时由維雄涅克神甫以公爵夫人的名义写一封信給尤仑德，請他到崔亨諾夫来，在那里他能得到更好的治疗，不致感到无聊。最后，他們决定，兹皮希科和达奴莎得去行忏悔礼，婚礼要在夜里，等人們都睡了再举行。

兹皮希科曾經想去叫他的侍从捷克人来作証婚人；但是一想到那人是雅金卡送給他的，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刹那間，雅金卡出现在他記忆里，仿佛就在眼前，他好象看见她涨紅着脸，含着泪，用哀求的声音跟他說："别那么做！别对我以怨报德，别以苦痛报答爱情！"于是他一下子滿怀着热烈的同情，因为他觉得他太对不起她，今后她无論是待在兹戈萃里崔自己家里，或是在森林深处，在田野上，也不論修道院长送了她多少礼物，契当和維尔克如何向她献媚求婚，她都得不到安慰。因此他心里說："姑娘，愿天主叫你一切称心如意；我虽然愿意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給你，可是办不到。"的确，他只要一想到自己无能为力，立刻就安心了，心里恢复了平静，整个心思也都放在达奴莎和婚礼上去了。

但是他不得不去叫那捷克人来帮助他；因此，他虽然决定在那人面前对这事一字不提，他还是把他叫来，跟他說道：

"我今天要去行忏悔礼和領圣餐；因此你必須給我穿上最好的衣服，就当做我要进王宫一样。"

这捷克人有些害怕，直望着他的脸；兹皮希科发觉了，說道：

"别发慌，人們不光是在預料到要死的时候才去行忏悔礼；圣日[1]就要到了，維雄涅克神甫和公爵夫人都要到崔亨諾夫去了，那时候非得赶到普尔扎斯尼契就找不到神甫。"

"那您不打算去么？"这侍从問。

"如果我恢复健康，那我一定去；不过，那全靠天主作主了。"

因此这捷克人安心了；他急忙去开箱子，拿出了那件綉金的白色"雅卡"，这件衣服是这位騎士每逢佳节盛典才穿的。他还拿来了一条美丽的粗毛毯盖在床上；然后，在两个土耳其人的帮助下，他扶起了兹皮希科，給他洗身，把他的长头发梳理好，束上一条深紅色的带子；最后，他把他安置在紅色的坐垫上，对自己这項成績感到很满意，就說：

"假如您大人有力气跳舞的話，那您也就能举行婚礼了！"

"举行婚礼非得免除跳舞不可，"兹皮希科回答，一面笑着。

这时，公爵夫人也在盘算如何給达奴莎打扮，因为对女人的天性来說，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无論如何她不能同意让她心爱的养女穿着日常的衣服去結婚。仆人們也都只知道这姑娘必須穿着素静的衣服去行忏悔礼，他們一下子就找来了一件白衣服，但是头上的花冠就頗費事了。想到这事，夫人感到很忧愁，竟訴起苦来了：

"我可怜的孤儿，在这个荒野里，我到什么地方去給你找一个芸香做的花冠呢？这里根本就沒有，一朵花也沒有，一片

---

[1] 指圣誕节。

叶子也沒有；只有积雪下面一些綠色的苔蘚。"

达奴莎头发蓬松地站在那儿，也很悲伤，因为她想要一頂花冠；可是过了一会儿，她指着挂在室內墙上的一些山鼠麴草[①]做的花环，說道：

"我们只能用这些花来編一个花冠，因为我們找不到別的东西了，我即使戴上这样一个花冠，兹皮希科也会要我。"

公爵夫人起初不同意，因为她怕这是个不祥的預兆；但在这座他們只是来打打猎的邸宅里，实在沒有花，也只得用这些山鼠麴草了。这时候，維雄涅克神甫来了，他听取了兹皮希科的忏悔，然后又听了姑娘的忏悔，于是昏暗的夜色降临了。仆人們依照公爵夫人的命令，吃过晚飯都去睡了。尤仑德派来的人有几个睡在仆人房間里，其余的在馬厩里看管馬匹。不久，仆人室里的火給盖上了灰烬，熄灭了；最后，在这森林的房屋里一切都归于寂靜，只有狗群不时地向着荒野那边的狼群吠叫着。

但是在公爵夫人、維雄涅克神甫和兹皮希科的房間里，窗子上都灯光閃耀，紅光投射在院子里的雪地上。他們都靜靜地等待着，听着自己心脏的跳动声——对于即将来临的庄严的时刻感到不平靜和不自然。过了午夜，公爵夫人挽了达奴莎的手，領她到兹皮希科的房間里去，維雄涅克神甫也在房里等她們。房間里炉火燒得正旺，兹皮希科在这明亮而搖晃不定的火光下看见了达奴莎；她因为几夜未睡，脸色有些蒼白；她穿了一件笔挺的白色长衣，头上戴着一頂山鼠麴草的花冠。

---

① 山鼠麴草是一种有花植物，不易枯萎，一般用来編成花圈，供在坟墓上。

由于感情的激动，她闭上了眼睛；她的一双小手贴住衣裳垂放着，这神情很象教堂窗口上的画像；她身上有一种圣灵的光彩；兹皮希科一看见她，就很惊讶，简直认为自己不是跟凡人结婚，而是跟一位天使结婚。他就怀着这样的感觉，看她交叉双手跪着领受圣餐，看她低下头去，阖上了眼。在这当儿，他甚至觉得仿佛她是死了的一样，他心里很是恐惧。但是这种恐惧并没有持续好久，因为他听见了神甫在反复念着："Ecce Agnus Dei①，"他的思想就归向天主了。房间里只听见维雄涅克神甫的庄严的声音："Domine, non sum dignus②，"同这声音一起发出来的有火炉里圆木柴的爆裂声和烟囱缝隙里执拗而悲伤的蟋蟀声。外边起风了，把雪封的森林吹得发出沙沙声，但不久就停息了。

兹皮希科和达奴莎继续沉默着；维雄涅克神甫拿了圣餐杯，把它拿到这邸宅的礼拜堂去。过了一会儿，德·劳许先生陪着他回来了，神甫看到在场的人脸上都露出惊奇的神色，他就把一个手指放在嘴上，仿佛是要止住惊叫的声音，然后说道：

"我全明白。在婚礼上有两个见证人比较好些；我警告过这位骑士，他凭骑士的荣誉并且凭阿格斯格兰纳姆的圣物向我起了誓，一天有必要，就得一天保守秘密。"

于是德·劳许先生先向公爵夫人下跪，然后向达奴莎下跪；接着他站起来，默默地站在那里，红色的火光在他的甲胄

---

① 拉丁文，意谓"这里是天主的羔羊。"

② 拉丁文，意谓"天主，我辜负……"

上閃耀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一下子心醉神迷了，因为他也觉得仿佛那个身穿白衣、头上束着山鼠麴草花冠的姑娘，就是哥特式大教堂的窗上天使的画象。

神甫把她安置在兹皮希科的床边，他把法衣围在他們手上以后，就开始举行照例应有的仪式了。在公爵夫人善良的脸上，泪珠一顆一顆地掉下来；但是她内心并沒有不安，因为她相信她让这两个可爱而純洁的孩子結合在一起，是做得对的。德·劳許先生又跪了下来，双手按着剑柄，象一个看见神迹的騎士一样。这一对年輕人重复着神甫的話："我娶你……我嫁你，"烟囱里蟋蟀的鳴叫声和火炉里的爆裂声为这些甜蜜而宁静的話語伴奏。仪式完成以后，达奴莎跪在公爵夫人足前，她給他們俩祝了福，最后把他們付托給上天神力的保护；她向兹皮希科說：

"高兴吧，因为她是你的，你是她的了。"

于是兹皮希科把他的一只完好的手臂伸向达奴莎，她也用她的两条小胳膊围住了兹皮希科的脖子；有好一陣工夫，只听到他們两人彼此一再說着：

"达奴斯卡，你是我的！"

"兹皮希古，你是我的！"

但是，兹皮希科因为太激动，馬上就感到乏力了，于是他滑倒在枕头上，沉重地喘起气来。但是他并沒有昏过去，也沒有停止对达奴莎的微笑，她不断地抹着他脸上的冷汗，他也不停地重复着：

"达奴斯卡，你是我的！"她听了，每次都点一下她那长着金黃色头发的头，表示同意。

这个景象深深感动了德·劳許先生，他說，他从来沒有在别的国家看见过这样一对恩爱和温柔的人；因此他要庄严地宣誓，他随时准备同任何企图阻难他們的幸福的騎士、魔术师或者火龙进行徒步或者騎馬的战斗。公爵夫人和維雄涅克神甫是他的誓言的証人。

但是，夫人觉得結婚必須喜气洋洋，因此她去拿了些葡萄酒来让大家喝。夜晚的时間在消逝着。兹皮希科克服了自己的疲劳后，就把达奴莎拉到身边，說：

“既然主耶穌把你給了我，那就誰也不能从我这里夺走你了；但是我很难过，因为你要走了，我最亲爱的心肝。”

“我一定会同‘达都斯’一起到崔亨諾夫来的，”达奴莎回答。

“但愿你不要生病——天主保佑你免受一切祸害——你必須到斯比荷夫去——我知道！嗨！我們必須感謝天主和我們仁慈的夫人，因为你已經是我的了——既然我們已經結了婚，人間沒有力量能够破坏我們的婚事。”

因为这次婚礼是在夜里秘密举行的，婚后又必須立刻就分离，因此，不但兹皮希科感到悲伤，所有的人都感到悲伤。談話中断了。炉火时时要熄灭，所有的人都沉浸在黑暗中。維雄涅克神甫又把木柴扔在木炭上，每当潮湿的木材发出哀鳴之声（新砍的木柴常常是这样的），他就說：

“忏悔的灵魂，你有什么要求呢？”

蟋蟀的鳴叫回答了他，愈烧愈旺的火焰从阴暗中把人們沒有睡意的面孔映现出来，照出德·劳許先生的甲胄，同时照亮着达奴莎的衣裳和她头上的山鼠麯草。

外面的狗象它們通常嗅到狼群的气息时一样，又朝着森林的方向吠起来了。

随着夜晚的消逝，沉默的次数愈来愈多了；最后，公爵夫人說：

“亲爱的耶稣！如果在婚礼之后象这样悶坐下去，我們还不如去睡吧，但因为按规矩是要守到天亮的，那么給我們弹一只曲子吧，我的小花儿，在你离开之前，用这小琵琶弹唱最后一次吧——为了我，也为了兹皮希科。”

“叫我弹什么呢？”她問。

“弹什么？”公爵夫人說。“就弹兹皮希科在蒂涅茨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唱的那支歌吧。”

“嗨！我記得——我永远不会忘記。”兹皮希科說。“我在别的地方听见那支歌的时候——我哭了。”

“那我一定唱！”达奴莎說。

她即刻弹起琵琶来；然后又昂起她的小小的头，唱道：

如果我有
雛鵝的小巧的双翅，
我就飞向
西利西亚的雅錫克。

我就要坐在
篱笆上歌唱：
“看呀，我亲爱的人儿，
柳巴飞来啦，可怜的孤儿！”

但是她的歌声立即中断了，她的嘴唇颤抖起来，泪珠从閉住的眼瞼下面流到臉上来。她竭力不让泪水流出来，但是怎么也抑制不住，終于大哭起来，完全象上次在克拉科夫的牢獄中唱这支歌給兹皮希科听的情形一样。

“达奴斯卡！怎么啦，达奴斯卡？”兹皮希科問道。

“你为什么哭啦？在这样的婚祖上！”公爵夫人喊道，“怎么啦？”

“我不知道，”达奴莎回答，一面啜泣着。“我非常伤心！我舍不下兹皮希科和您。”

大家都很悲伤；他們安慰她，并且向她解释，她并不会长期留在斯比荷夫，他們相信，她会同尤仑德一起到崔亨諾夫来度圣日。兹皮希科又用一只手臂抱住她，把她拉到胸前，吻她的眼睛上的泪水；但是大家心里都感到十分忧郁，晚上的时間就这样消度过去了。

終于院子里突然发出一陣可怕的声音，使大家都打了一陣寒战。公爵夫人猛地从凳上站了起来，喊道：

“天主哪。井上的吊杆声！他們在給馬飲水了！”

維雄涅克神甫就从那露出蒙矓微光的玻璃窗戶上望出去，說道：

“黑夜过去，白天来了。Ave Maria, gratia plena① ——”

于是他离开了房間，但过了一忽儿，他又回来說道：

---

① 拉丁文，意謂“圣母瑪利亚，高兴吧。”

"天亮了,但天色将会是阴暗的。尤仑德的人正在給他們的馬匹飲水。可怜的姑娘,你必須准备了!"

公爵夫人和达奴莎都大哭起来，她們两人同兹皮希科一起一边痛哭一边悲叹，这本是一般人离别时少不了的。这声音既象号哭,又象歌唱，正如泪水是从眼中涌出来的，这声音是从感情充溢的心灵里自然流露出来的。

嗨! 哀哭也是枉然,

我們必須分离,我的心肝,

再见——嗨!

兹皮希科最后一次把达奴莎拥抱在胸口,久久地抱住她,直到他自己也透不过气来,公爵夫人这才把达奴莎拉开,好让她去换衣服。

这当儿,天已大亮。

邸宅里，大家都起来在四处活动了。那捷克人来到兹皮希科房里,問候他的健康,探听一下他有什么吩咐。

"把床拉到窗前,"这騎士向他說。

这捷克人毫不費力地把床拖到窗前；但是当兹皮希科叫他打开窗子的时候,他吃了一惊。可是他服从了,只不过把他自己的皮外衣盖在他主人身上，因为外面很冷，虽然天上有云,而且在下雪。

兹皮希科开始向窗外张望;在院子里,透过大片大片的雪花，可以看见几辆雪橇，尤仑德的人正騎着冒出汗气的馬匹，站在火堆周围。他們都是全副武装。森林完全被雪盖没了；

四周的墙垣和大門几乎都看不出了。

达奴莎全身紧裹着皮衣，再一次冲进了兹皮希科的房間；再一次抱住他的脖子向他告别：

"我虽然走了，可我还是你的。"

他吻了她的双手、脸和眼睛，說：

"愿天主保护你！愿天主引导你！你是我的，到死都是我的！"

当人們再把他們分开的时候，他尽可能抬起身来，把头靠在窗戶上，望着外面；可是，透过雪花，好象透过了面纱望出去一样，他看见达奴莎坐在雪橇里，公爵夫人抱了她好久，宫女們都在吻她，維雄涅克神甫划着十字，祝她一路平安。离别之前，她再一次轉过身来向着他，伸出双臂喊道：

"兹皮希古，天主保佑你！"

"愿天主允許我在崔亨諾夫见到你！"

但是雪越下越大了，仿佛要掩住一切的声音，盖沒一切；因此最后这两句話只是含含糊糊地传到他們耳中的，他們都觉得，他們彼此已經是在遙远的地方打招呼了。

第二十六章

大雪过后，是严寒而干燥的晴天。白天里，树木在阳光中閃耀，坚冰封住了河流，沼地也冻得十分坚硬；在宁静的夜里，森林里的树木冻得毕毕剝剝发出响亮的拆裂声。鳥儿飞向有人烟的地方去。餓狼成群結队，不但袭击单身人，也侵犯村

庄，使得行人很不安全。然而，人們在自己的烟雾腾腾的小屋中享受着炉火的温暖，为酷冷的冬季預兆丰年，快乐地等待着行将到来的节期[1]。公爵的森林行宮显得十分冷清。公爵夫人同宮廷侍从們和維雄涅克一起到崔亨諾夫去了。兹皮希科的伤势虽然大有好轉，但是身体还是很弱，不能騎馬，仍旧留在森林行宮中，伴随他的有山德魯斯，他的捷克侍从以及由一个管家的貴妇人管理的若干仆人。

但是，这位騎士非常想念他年輕的妻子。确实，他一想到达奴莎已經是他的人，人间什么力量也不能把她夺去，就使他感到很大的安慰，不过这种心情却同时加深了他的渴念。他整天盼望着能够早日离开行宫，并且成天思索着那时該做些什么，該到什么地方去，怎样使尤仑德回心轉意。他同时也有过心緒不宁和坐立不安的时刻。但总的說来，未来对于他是欢愉的。爱达奴莎，并且从日耳曼人头盔上拔下孔雀毛飾来——这就是他要过的生活。他有好多次想把这情况說給他喜爱的捷克人听，但是，仔細一想，就觉得这个捷克人对雅金卡十分忠心，同他談达奴莎的事未免太魯莽了，而且他发过誓，要保守秘密，不能把发生的事說出来。

他的健康情况毕竟一天一天好轉了。在守夜节（圣誕夜）之前一禮拜，他第一次騎上了馬。虽然他觉得穿了盔甲騎馬还不行，但到底还是鼓足了信心。此外，他也沒有想到馬上就得穿上鎧甲，戴上头盔。无論怎样，他总希望很快强健起来，穿戴盔甲，纵馬馳騁。为了消磨时光，他在屋里試图举起劍，

---

[1] 指由圣誕节至主显节之間的一段时期。

这个他做到了，但是要挥舞斧头，对他似乎还是件难事。可是，他深信，要是用两手握住斧柄，他就能够挥动自如了。

最后，到守夜节的前两天，他吩咐人去备好雪橇，给马上好鞍子，并通知捷克人说，他们要上崔亨诺夫去。这个忠心的侍从倒有点儿担心，尤其是因为外边天气很冷。但是兹皮希科对他说：

"格罗伐支(因为波兰话是这样叫他的)①，这同你的头无关，我们在这里耽着也没意思，到崔亨诺夫去可以见到那位老先生，我哪怕有病也不能放过这种机会。况且，我又不是骑马去，而是坐着雪橇，稻草一直铺到头颈，上面盖着毛皮，到了崔亨诺夫附近才骑马。"

事情就这样进行了。这个捷克人知道他的年轻主人的脾气，懂得最好不要去反对他，尤其不应该不认真执行他的命令。因此他们一大早便动身了。在起程的时候，兹皮希科看见山德鲁斯带着他的箱子也上了雪橇，便对他说："你怎么象芒刺粘在羊毛上似的钉住我？……你不是对我说过你要到普鲁士去么？"

"不错，我说是这样说过，"山德鲁斯答道。"但是这样的大风雪，我单身到得了那里么？等不到第一颗星星出现，狼群倒会把我吞掉，而且我耽在这里又没有什么事。我宁愿上市镇去，去启发人们敬神，把我的神圣货物②赐给他们，把他们

---

① 兹皮希科在这里用波兰话叫这个捷克人。按英译本注：格罗伐支是波兰语，意即"大头"或"厚实的头"，等于捷克语的哈拉伐，意即"头"。

② 即赎罪符之类。

从魔鬼的控制下拯救出来，因为我已經在罗馬向天主教之父起过誓。再說，我非常欽慕您閣下，在我回到罗馬之前，我不愿离开您，也許我可以为您略效微劳。”

“老爷，他总是要为您效劳的！他随时預备以吃吃喝喝来为您效劳，”这个捷克人說。“他是太高兴为您这样效劳了。不过，如果在普尔扎斯尼契附近的森林里碰上狼群来袭击我們，那我就把他喂狼了，因为他除此之外，一无用处。”

“最好小心些，”山德魯斯回答，“說这种罪过話是要入地獄下油鍋的，要不也会把你渾身冻僵，一直冻到你的胡子上。”

“去你的！”格罗伐支回答，一面把鉄手套伸到刚生出来的胡子上去摩摩，“我要先喝几口麦酒暖和暖和，提提精神，可我一点也不会給你。”

“給酒徒喝酒可是犯禁的，——又是一件罪过。”

“那我要給你一桶水喝喝，不过现在我手里有什么你就拿什么吧！”他一面这样說，一面用一双鉄手套捧满了一大把雪，对准山德魯斯的胡子扔过去，但山德魯斯躲开了，說道：

“崔亨諾夫沒有你的份了，因为那里人們已經养馴了一头大熊在玩雪了。”

他們就喜爱这样彼此嘲弄。但是玆皮希科幷不禁止山德魯斯同他騎馬同行，因为这个陌生人很討他喜欢，而且他仿佛觉得这个人确实是欽慕他的。

他們在明朗的晨光中离开了森林行宫。霜很厚，只得在馬匹身上罩上馬衣。眼前的风物整个儿給雪花淹沒了。覆雪的屋頂几乎难以辨认。炊烟好象是直接从一座座白色的小山上蒸发出来，直冲向天空，在晨曦中染上紅色，象支画笔似的

在屋頂上扩展开来，看上去仿佛头盔上的毛飾。

兹皮希科坐在雪橇里，第一是为了养养气力，其次是車子里容易抵御严寒；他吩咐格罗伐支坐在他身旁，以便随时用石弓来防备狼群的袭击，一面快快活活地同他聊天。

“到普尔扎斯尼契，我們只要喂飽馬，稍微暖和一下，就即刻继續赶路。”

“到崔亨諾夫去么？”

“先到崔亨諾夫，向朝廷表示敬意，参加礼拜。”

“以后呢？”格罗伐支問。

兹皮希科微笑着答道：

“以后嘛，誰知道，也許到波格丹涅茨去。”

捷克人惊奇地望着他，心里起了一个念头：“也許他同尤仑德小姐吵过架了吧，他觉得这是极其可能的，否則她怎么会走呢。捷克人在森林行宮中也曾經听到过斯比荷夫的爵爷不愿意把女儿嫁給这位年輕的騎士，因此这个忠实的侍从很高兴，因为他爱雅金卡，而且把她当作天上的明星看待；为了她的幸福，叫他流血也甘愿。他也爱兹皮希科，他衷心希望侍候他們两人一直到死。

“那末您閣下想要在領地上安家了？”他欣喜地說。

“我怎么能够在領地上安家呢，”兹皮希科回答，“因为我向那些十字軍騎士挑过战，并且在那以前，我还向里赫頓斯坦挑过战。德·劳許說过，大团长会邀請国王去訪問托倫涅。我将随着国王的扈从队一起去；我想，加波夫的查維夏爵爷或者是塔契夫的波瓦拉都会請求我們的君主允許我同那些教士决斗。他們一定会带着他們的扈从来战斗的；那样，你也得去同

他們交战了。”

“如果我要杀任何人，我倒希望杀一个教士，”这捷克人說。

兹皮希科满意地望着他。“唔，誰碰上你的鋼刀，他一定要倒霉。天主給了你大力气，不过要是你使用过度，那就糟了，因为謙让是一个好侍从应有的品质。”

这捷克人搖搖头，表示他决不会浪費自己的力气，可是对付日耳曼人也决不会吝惜力气。

兹皮希科笑了，这倒不是因为听到了这侍从所說的話，而是笑自己的想法。

“等我們回去了，老人家一定会高兴，兹戈萃里崔那边也会有一番快活气象。”

雅金卡突然出现在兹皮希科眼前了，仿佛她正同他一起坐在雪橇里。他老是一想起她，就好象当眞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

“唔，”他心里說，“她不会高兴的，因为等我回到波格丹涅茨，我是要同达奴莎一起去看她的。让她去嫁給别人吧。……”想到这儿，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和罗戈夫的小契当的影子在他脑海中一閃而过，突然間，他心里也起了一种不快的感觉，因为那姑娘总会落在他們这些人当中的某一个人手里，于是他又想：“最好她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因为那两个家伙都是酒鬼和貪吃汉，那姑娘却是高尙的。”他想到这个人，又想到那个人；想到他的叔父知道了这事情的經过之后，将会怎样；不管結局如何，这准是叫人厌煩的；但他即刻用这个想法来安慰自己：叔父最关心的莫过于亲属关系和錢財方面的事情，

因为这两样东西能够增进他們家族的利益。雅金卡确实比較亲近些，但是尤仑德的土地比兹戈萃里崔的齐赫更多。而且他断定瑪茨科对这桩婚事是不会一直反对下去的，等他明白了他侄子对达奴莎的爱情和达奴莎的陪嫁，那就更不会反对了。他可能会嘀咕一通，过后就会高兴起来，并且会象爱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爱达奴斯卡。

他心里突然充满了对于叔父的恩爱和怀念。他叔父虽然是个严酷的人，爱他却象爱自己的眼珠一样；叔父在战场上对他的照顾胜过了对他自己的照顾，为他夺取战利品，而且为了他而远离家乡。他們两人在世界上都是孤单单的，沒有近亲，只有象修道院长这样的一个远亲。往往当他們彼此要分手的时候，两人誰都不知道該怎么办，特别是老的那一个，他对他自己已經不存任何奢望了。

“嗨！他会高兴的，他会高兴的！”兹皮希科心里反复說。“我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尤仑德会象叔叔一样对待我。”

于是他开始設想，尤仑德知道了这件婚事以后，他会怎么說，会怎么办呢。想到这里，他固然有些担心，但是并不过于担心，理由很簡单，这已是旣成事实了。尤仑德即使想要向他挑战也不行了。即使尤仑德反对，兹皮希科也能这样回答他：“我求您宽容一些吧；您对达奴斯卡的权利是人間的，我的权利却是神授的；因此她不再是您的人，而是我的人了。”有一次，他听见某一个通晓《圣經》的神甫說过，女人必須离开她的双亲去同她丈夫在一起。因此，他觉得优势在他这一边；不过，他并不以为尤仑德会和他发生激烈的爭执，会大发雷霆，

因为他指望达奴莎的哀求会得到恩准，而且同样指望尤仑德所侍奉的公爵会从中调解，还有公爵夫人的调解，何况尤仑德一向敬爱公爵夫人，把她看作自己女儿的保护人。

由于天气极其寒冷，狼群大批大批地出来，它们甚至袭击成群结队的赶路人。人们劝兹皮希科在普尔扎斯尼契过夜，他没有理会，因为他在客店里遇见了几个带着随从的玛佐夫舍骑士，他们也上崔亨诺夫去迎接公爵；还有那里的几位武装商人，护送着几车从普鲁士运来的货物。同这样一大批人一起，走路该是没有危险了；因此他们在黄昏时分动身，虽然傍晚时突然起了一阵风，追逐着满天乌云，而且开始下起雪来。他们紧紧地挨在一起行走，但是走得非常慢，兹皮希科不禁担心，他们也许不能及时赶上守夜节了。有几处地方，马走不过去，他们不得不掘开雪堆，幸亏树林中的道路没有被雪盖没。当崔亨诺夫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已经是薄暮了。

要不是看见那新城堡所在地的高地上的篝火，他们还不会知道离市镇已经很近了，也许会在眼花撩乱的狂风暴雪中迷路迷上好久呢。他们不能断定那火堆是为了圣诞夜向客人们表示敬意呢，还是按照古代的风俗才燃烧的。但是兹皮希科的旅伴中谁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因为大家都急于要在镇上尽快找到一个避避风雪的地方。

这时候，暴风雪愈来愈猛，刺骨的寒风带来了大片大片的雪花；寒风摇撼着树枝，狂啸怒号，发狂似地吹开整个雪堆，把它卷入空中；寒风不住呼啸，方向变化无定，几乎掀翻了雪橇和马匹，好象尖石子似的刮着骑马人的脸，叫他们透不过气来，说不出话来。缚在雪橇辕杆上的铃子全然听不见声音了；

在这旋风的怒号和呼啸声中，只听得一陣陣凄苦的声音，象狼号，又象远处的馬嘶，有时又象人們在大难之中的呼救声。精疲力竭的馬匹开始喘起气来，逐漸放慢了脚步。

“嗨！多大的风雪啊！多大的风雪啊！”那个捷克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說。“爵爷，幸亏我們已經快到市鎮了，幸亏那边的火堆正在燃烧；要不然我們就够受了。”

“出門人碰到这种天气就只有等死了，”兹皮希科回答，“我甚至連火堆也看不见了。天这么黑，連火光也难辨别得出；也許木柴和煤炭都被风刮走了。”

坐在其他雪橇上的商人和騎士們也那么說：要是暴风雪把誰从坐位上刮走了，那他就听不見晨钟了。① 兹皮希科忽然不安起来，說道：

“但愿尤仑德不会在赶路！”

捷克人虽然全神貫注地望着火堆，但是，听到了兹皮希科的話，就回过头来問道：

“斯比荷夫的爵爷要来么？”

“是的。”

“同小姐一起来么？”

“火堆眞个熄了，”兹皮希科說。

一点不錯，火堆熄灭了，但是，馬匹和雪橇面前突然出现了几个騎馬人。

“你們是干什么的？”小心提防的捷克人喊道，一面拿起石弓；“你們是誰？”

---

① 晨钟指早晨教堂的钟声；听不见晨钟，意即那个人完了。

“公爵手下人，派来帮助过路人的。”

“贊美耶穌基督！”

“永生永世。”

“請把我們領到鎮上去，”兹皮希科說。

“后面沒有人了吧？”

“沒有人了。”

“你們是从哪里来的？”

“普尔扎斯尼契。”

“你們在路上沒有遇到別的人么？”

“什么人也沒有遇到，他們也許是走了別的路吧。”

“人們正在各条路上寻找；跟我們一起走吧，你們迷了路啦！从右边走。”

他們掉轉馬头；有好一会工夫，除了暴风雪的呼号，什么也分辨不出。

“城堡里客人多么？”过了一会儿，兹皮希科問道。

靠得頂近的一个騎馬人，沒有听清問話，就傴下身子湊到他跟前来。

“爵爷，您說什么？”

“我問公爵府邸里的客人多不多？”

“同往常一样，很多。”

“斯比荷夫的爵爷也在么？”

“他还沒有到，他們在等着他。已經派人去接他了。”

“带着火把么？”

“那得看天气。”

他們不能継續談下去了，因为喧鬧的暴风雪正在使劲地

一陣比一陣刮得猛烈。

“簡直是一场魔鬼的婚祀，”捷克人說。可是玆皮希科吩咐他别作声，不要提什么魔鬼不魔鬼的。

“你不知道么?”他說，“在这样一个圣日里，魔鬼也給馴服了，都躲到冰洞里去了。有一次，山陀米埃玆附近的漁夫們在圣誕夜发现魔鬼藏在他們漁网里，嘴里銜着一柄短刀，但是它一听到钟声就立即昏过去了；他們用棍子把它一直打到晚上。风暴确实是猛烈的，但这是天主耶穌的意旨，因为他要使得明天更加欢乐。”

“啊！我們快到城市了，”格罗伐支說。“要不是亏了这些人，我們准会迷路到深夜，因为我們已經离开了正道。”

“我們迷了路是因为火堆熄灭了。”

就在这时候，他們进了城。街上更是遍地积雪，有些地方連窗戶也給盖沒了，使得过路人看不见里面的灯光。但是这里的人們并沒有怎么感觉到暴风雪的侵凌。街上沒有人。居民們都正在吃晚餐欢度圣誕。在有些屋門前，孩子們冒着暴风雪，拿着有注解的小书，牵着山羊，正在唱圣誕贊美詩；市集上有些人身上披着豌豆稭，打扮成一头熊；除此以外，街上就沒有别的人了。伴随玆皮希科和貴族們同来的商人，都留在鎭上，玆皮希科他們則继續向着公爵所居住的老城堡走去；尽管有暴风雪，亮光还是从城堡的玻璃窗里照在这一伙赶路的人身上。

护城河上吊桥没有收起，因为前一个时期立陶宛人入侵的情况已經减少了，而那些要对波兰国王作战的十字軍騎士，现在正在跟瑪佐夫舍公爵攀交情。公爵手下的一个人吹起了

号角，大门立即打开。里面有几个弓箭手，但城墙上和木栅栏那儿，因为公爵允许卫队出去玩，这时候一个人也没有。两天前到来的老姆罗科泰出来迎接客人们，代表公爵向他们致意，还把他们接进屋里来，让他们在那里换好衣服，准备进餐。

兹皮希科立刻向他问起斯比荷夫的尤仑德有没有来，回答说，还没有来，不过会来，因为尤仑德答应过要来，万一病得很厉害，也会送信来的。而且已经派出好几个骑手去接他了，因为即使年纪最大的人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场大风雪。

"那末他大概快要到了？"

"我想他就要到了。公爵夫人还吩咐在正桌旁给他们摆好席位呢。"

兹皮希科虽然总有些怕尤仑德，但现在心里却很高兴，他暗自说："我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的妻子，我的女人，我最心爱的达奴斯卡要来了。"当他对自己一遍一遍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他简直不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幸福。当然罗，他想，她也许已经把一切都向她父亲忏悔过了，她可能打动了他的怜悯之心，并且恳求他立刻答应她。"老实说，他不答应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尤仑德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虽然他不肯让她嫁给我，我还是要把她带走的，因为我的权利胜过他的权利。"

他一边换衣服，一边同姆罗科泰谈话，探听公爵的健康情况，特别是公爵夫人的健康情况，因为自从他上次在克拉科夫待了一阵，他就象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热爱她了。他听得城堡里每个人都健康愉快，感到很高兴，只是公爵夫人非常想念她

鍾爱的女歌手。现在有雅金卡为她弹琵琶，公爵夫人也很疼爱她，不过总比不上疼爱那个女歌手。

“哪个雅金卡?”兹皮希科惊奇地問道。

“威尔戈拉苏的雅金卡，威尔戈拉苏的老爵爷的孙女儿。她是一个美好的姑娘。那个罗泰林格人① 爱上了她。”

“那末德·劳許先生在这里么?”

“他会上哪里去呢? 他打从公爵的森林行宫到这里以后，一直住在这里，过得快快乐乐。我們的公爵从来都是宾客盈門的。”

“我很高兴看见他，他是一个无懈可击的騎士。”

“他也喜欢您。我們走吧，公爵和夫人殿下馬上就要入席了。”

他們走进飯厅，里面两个火炉里燃着熊熊的火，由仆役們看管着。

房間里已經挤满了宾客和宫廷侍从。公爵由一些“伏叶伏大”和几个亲信陪同着先走进来。兹皮希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吻了他的双手。

公爵抱了一下兹皮希科的头，然后把他带到一边說道:

“我已經全知道了，起初我一听到沒有得到我的許可就这样做，感到很不高兴，但是当时时間实在来不及，我正在华沙，要在那里过节。誰都知道，一个女人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反对是沒有用的，反对了也沒有什么好处。公爵夫人象亲生母亲似的希望你們要好，我也沒有什么可反对的，不如順着她的心

① 指法兰西騎士罗泰林格的富尔科·德·劳許。

意，免得她煩恼流泪。”

兹皮希科又深深一躬，身子直弯到公爵的膝盖那儿。

“愿天主让我能报答您的厚恩。”

“贊美天主，你已經复原了。去告訴公爵夫人，我多么好心好意地接待你，也让她高兴高兴。老实說，她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我也要为你向尤仑德說句好話，我想，他会同意的，因为他也敬爱公爵夫人。”

“即使他不肯把她嫁給我，我的权利也是高过于他的。”

“你的权利固然高过于他，人們也会承认，但是你可能得不到他做父亲的祝福。誰都不能把她从你手里搶走，不过，沒有父亲的祝福，也就得不到天主的祝福。”

兹皮希科听了这些話，心里很不安，因为他以前从来沒有想到过这些；但这时候，公爵夫人由威尔戈拉苏的雅金卡和其他宫女們陪着进来了；他連忙去向她鞠躬，她比公爵还要和藹地欢迎了他，并且立刻就告訴他說，尤仑德就要来了。她說：“这就是为他准备的餐具，已經派了人去引导他們过雪堆。我們不等他們一块儿吃圣誕夜的晚餐了，因为公爵不贊成，但是他們会在晚餐結束之前赶到这里的。”

“就尤仑德来說，”公爵夫人继續說道，“他会及时赶来的。我一定在今天或者明天晨祷之后全都告訴他，公爵也答应为你說句話。尤仑德很固执，但是对他所敬爱的人就不是这样，对那些他有义务服从的人也不是这样。”

然后她就开始教导兹皮希科該怎样对待他的岳父，决不可触犯他或惹他发火。这番話初听上去，象是善意的劝告，不过换了一个有經驗的人，只要仔細看看兹皮希科，再看看她，

就会从她的語調和面色中察觉出一种担心的意味来。她也許是担心斯比荷夫的那位爵爷是个不圓通的人，也許因为他这么久还沒有来而有些感到不安。外面的暴风雪愈来愈猛烈了，大家都說，如果有人在野外遇上了这场风雪，包准活不了。可是，公爵夫人在想，可能达奴斯卡已把她同兹皮希科成亲的事向她父亲忏悔了，因此老头儿发了怒，决定不上崔亨諾夫来了。可是公爵夫人不愿意把她的想法向兹皮希科透露；而且也沒有时間向他透露，因为仆人已經端来了食物，摆在餐桌上。兹皮希科却还要寻根究底继續追問。

“如果他們到了，該怎么办呢，敬爱的夫人？姆罗科泰告訴我，已經給尤仑德单独准备了特别的房間；还准备了足够的草給冻僵了的馬匹歇息。那又該怎样呢？”

公爵夫人笑了起来，一面用手套輕輕拍了一下他的脸，說道：“别作声。瞧你这个人，这有什么呢？”

于是她向公爵跟前走去，公爵扶她上坐。一个侍从在公爵面前放了一只平盘，盘里盛着一片片的薄餅和威法餅①，由他分給客人們、宮廷侍从們和仆役們。另一个侍从搀了一个漂亮的男孩，梭哈提伐的总督的儿子，到公爵跟前来。維雄涅克神甫站在桌子的另一边，他要为这頓芬芳的晚餐祝福。

就在这时，走进来一个滿身是雪的人，高声喊道：“最仁慈的公爵！”

“什么事？”公爵說。他不高兴有人来打断他的祷告仪式。

“有几个旅客在通往拉强諾夫的路上給雪困住了，我們需

① 威法餅是一种薄松餅，或作圣餅用。

要帮手去把他們掘出来。”

大家听了这話，都吓了一跳——公爵也吃了一惊，于是轉过身去命令沙克霍荷伐的总督：

“派騎手带鏟子去！快！”

接着，他又問那个报信的人：“被雪蓋沒了的人多么？”

“我們还弄不清楚，暴风雪非常猛烈；被蓋沒的馬匹和車輛很多。”

“你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人么？”

“据說他們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的人。”

第二十七章

兹皮希科听到这不幸的消息，也来不及向公爵請示，就奔到馬房去吩咐备馬。那个捷克人，因为是个貴族出身的侍从，不等兹皮希科回到房間，就迎到大厅里，給他拿来一件暖和的皮外衣，可是他并不打算留住他的年輕主人，因为他很知情达理，明知挽留也是白費，反而耽擱了时間，因此就跃上第二匹馬，并从大門口的卫士手中抓了一束火把，立即随同由老总督率領的那一批公爵手下人一起出发了。城外一片漆黑，不过暴风雪似乎和緩了些；要是沒有那个向他們报告这不幸事件的人，他們准会立即迷路；报信人随身带着一条受过訓练的认路的狗，使他能够安全而迅速地前进。到了野外，暴风雪更大了，象刀割似地刮在他們脸上。这也許是因为他們的馬奔得太急的緣故。路上全是雪，有几处地方的雪深得淹沒

了马腹，使他们不得不减低速度。公爵的手下人掌着火把和火盆，在烟雾和火焰中行进；风刮得很厉害，仿佛要把火把上的火焰给拉出来，卷到原野和森林的上空。路程很远。他们经过崔亨诺夫附近的村落，又经过涅兹鲍士，于是转向拉强诺夫。

过了涅兹鲍士，暴风雪真个和缓些了，风不那么猛了，也不再卷来大片的雪花。天空明朗了。虽然山岗上还筛下一些雪来，但是不久就停了。云层里到处露出星星。马匹喷着鼻息，骑马人的呼吸也舒畅了。星星愈来愈多，开始结冰了。不久暴风雪完全平息了。

和兹皮希科并骑而行的德·劳许先生开始安慰他说，尤仑德路上一遇到危险，一定会首先想到他女儿的安全，即使被埋在雪底下的人全给冻死，她准还活着，也许还穿着皮袍在睡觉呢。但是，兹皮希科没有听懂他的话，事实上，他也没有时间去听他说话。过了一会儿，走在他们前面的向导从大路上拐弯过去的时候，这个年轻骑士就上前问道：

"我们为什么不走大路？"

"因为他们不是给埋在大路上，而是埋在那边！您没有看见那赤杨树丛么？"

他指着远处黝黑的丛林，这时候，月光穿出了云层，眼前明朗起来，丛林清晰地显现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原上。

"他们显然迷了路，离开了大道，沿河兜了一个小圈子；遇到这样的大风雪，是很容易迷路的。他们兜来兜去，最后马匹精疲力竭，走不动了。"

"你怎么找到他们的？"

“这条狗領我們去的。”

“这里附近有茅屋么？”

“有的，但是都在河对岸。武克拉就在这里。”

“快馬加鞭！”茲皮希科命令道。

但是下令容易，执行困难。草原上的积雪还沒有冻硬，馬腿都深陷在雪堆中；因此他們只得慢慢走。突然，他們听见了一声狗叫；正前方有一棵斫得不象样的粗柳树桩，上面有一束枯树枝在月光下閃亮着。

“他們还在前面，”向导說，“他們都在赤杨树丛附近，但这里好象也有个什么东西似的。”

“柳树下有很厚的一堆雪。拿个火把来。”

几个随从跳下馬来，用火把照亮了那地方。其中一个立刻喊道：

“雪下面有一个人，头露在外面。来呀！”

“还有一匹馬，”另外一个說。

“把他們掘出来！”

他們开始用鏟撬雪，把雪摔在一边。

一会儿工夫，他們就看见树下有一个人，头垂在胸前，帽子盖住了脸。一只手握着馬韁绳，馬匹倒在他身旁，馬的鼻孔埋在雪里。很明显，这个人一定是离开了他的伙伴，忙着去找个什么人家求救，后来馬匹倒下来了，他就躲到这棵柳树背后来了。

“拿火把来！”茲皮希科喊道。

一个随从拿火把照在这个冻僵的人的脸上，但是认不出他的面貌来。等第二个随从把他的头从胸前扶起来，他們才

异口同声地喊道：

“是斯比荷夫的爵爷！”

兹皮希科命令两个人把他送到最近的茅屋去，尽力设法使他苏醒过来，他自己却一分钟也不耽搁，赶紧同其余的随从和向导去救其余的扈从。兹皮希科在路上想到，他也许会发现他的妻子达奴斯卡死了。因此他催马加鞭，马匹的腹部陷在雪里，力竭声嘶地前进。

幸亏距离不远，不过隔着两百来步路，黑暗中响起了嘈杂的叫喊声：“小路。”① 他们找到了埋在雪中的雪车和其余的人了。

兹皮希科冲向前去，跳下马来，喊道：

“用铲！”

他们还没有跑到尤仑德的后队人马那里，却先掘出了两部雪橇。马匹和雪橇里的人们都冻死了，完全没有救活的希望。其他有马车的地方都可以由雪堆辨认出来，而且不是所有的雪橇都完全埋在雪里；有几张雪橇的前面还有几匹马，积雪淹没了马腹，马儿还在作着拚命奔跑的姿势。一辆马车的前面站着一个人，齐腰都是雪，他握着一支矛，一动也不动，象一根柱子；还有些死去的随从站在马车前面，手里还握着马缰绳。显然，死神是在他们让马匹挣脱雪堆的时刻降临的。行列最后面的一辆马车根本没有给埋在雪堆中。驾车人坐在前面荒地上，双手护住耳朵，后面躺着两个人，已经给那下个不停的大雪完全盖没了。这两个人原来为了躲避雪堆，紧

① 意指“我们在小路上”。

挨着躺在那里，积雪象一条毯子似的盖在他們身上。他們彷佛安安靜靜地睡在那里。但是其他一些死者，从他們的冻僵的姿势来看，都好象同雪堆艰苦地搏斗到最后一刻。有几部雪橇已經翻了过来，还有几部連轅杆都折断了。鏟子时时掘出馬背来，象弓一样弯曲，嘴里还含着雪。冻死的人有的仍然坐在雪橇里，有的在雪橇旁边。但是哪一部雪橇里都沒有女人。有时候，甚至兹皮希科也亲自动手用鏟子掘着，直掘得眉心上都淌出汗来；有时候，他怀着一顆怦怦跳的心，仔細望着那些尸体的眼睛，也許是为了看看这里面有沒有他心爱的人的脸蛋。但是一切都是徒然。火把所照见的脸都是斯比荷夫的那些胡子兵。既沒有看见达奴莎，也沒有发现任何其他女人。

“这是怎么回事?”年輕的騎士惊奇地想。

他于是招呼那些在远处掘雪的人，問他們有沒有掘出过什么女人来沒有，他們說，掘出来的都是男人的尸体。最后，工作結束了。仆役們把他們自己的馬匹套在雪橇上，把尸体放在里面，駛到涅兹鮑士去，想在那里的暖和屋子里作一次努力，救活几条性命。兹皮希科，那个捷克人和两个随从仍留在那里。他忽然想起，达奴莎坐的那部雪橇也許沒有同大队在一起，也許尤仑德的雪橇会由他最好的馬匹拉着，一直駛在前面；也可能尤仑德把她留在半路上什么地方的一間茅屋里。兹皮希科不知道怎么办。无論如何，他要把附近的雪堆和树丛都仔細查看一下，然后回到大路上，再沿路搜寻。

但是雪堆里什么也沒有找到。在树丛中，他只看见几只狼的发亮的眼睛，也沒有发现任何人踪或馬迹。树林和道路

之間的草地在明亮的月光下閃耀着，在这一片洁白的、哀伤的雪地上，他确实发现一些黑点，但那都只是些餓狠，人一走近，它們就一溜烟跑了。

“閣下！”捷克人最后說。“我們白白地搜寻了一趟，斯比荷夫的小姐并不在車队里。”

“到路上去找！”茲皮希科回答。

“大路上也不会找到。我在雪橇里仔細找了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妇女服飾箱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什么也沒有发现。小姐也許还在斯比荷夫沒有动身呢。”

茲皮希科觉得这个假定是正确的，便說道：

“但愿如你所說！”

捷克人又在继續深思，继續进行推論。

“要是她坐在雪橇里，老人家是不会离开她的；即使說，他离开車队了，也会把她带在馬背上一起走的，那我們也一定会在他身旁找到她。”

“走吧，我們再到那里去一次，”茲皮希科惶惶不安地說。他觉得捷克人可能說得对，也許在他們发现老人尸体的那个地方，沒有仔細找，也許尤仑德本来带着达奴莎一块儿騎在馬上，在那匹馬跌倒的时候，她离开了她父亲去求援了；如果是那样，她准会給埋在邻近的雪堆里。

但是，格罗伐支仿佛識破了他的想法，說道：

“要是那样的話，雪橇里一定会发现妇女的服飾，她决不会仅仅穿着旅途的行装上朝廷去的。”

尽管这些推測頗有道理，他們还是回到了柳树那边去，但是不論在这里还是在周围一个富尔浪以内，他們什么也沒有

找到。公爵的手下人已经把尤仑德运到涅兹鲍士去了，附近一带完全是一片荒凉。捷克人还说，那条跑在向导前面的狗既发现尤仑德，也一定会发现这位小姐。兹皮希科这才松了一口气，八成儿相信达奴莎留在家里。他甚至能够解释她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达奴莎把一切的经过都向她父亲忏悔了，她父亲却不满意这件婚事，有意把她留在家里，独自来向公爵控告，求他向主教说情。兹皮希科想到这里，不禁感到一阵轻松，甚至快活起来。因为他觉得尤仑德一死，一切阻碍都消失了。"尤仑德不愿意，但是主耶稣却要这么办，"年轻的骑士心里说，"天主的意旨永远是无敌的。"现在，他只要上斯比荷夫去，把达奴斯卡象自己人一样带了来，就好完成婚礼了。在边界上同她结婚甚至比在遥远的波格丹涅茨还要容易些。"天主的意旨！天主的意旨！"他心里一再地说。可是，突然间，他对这种过早的欢乐感到羞耻，转身向着捷克人说道：

"我当然为他难过，我要大声的说我为他难过。"

"他们说日耳曼人象怕死神一样怕他。"捷克人回答。

他又立即问道：

"我们现在就回城堡去么？"

"打涅兹鲍士回去，"兹皮希科回答。他们来到了涅兹鲍士，到了一个地主的庄园，那个地主席列赫老头接待了他们。他们没有看到尤仑德，可是席列赫告诉了他们好消息。

"他们用雪为他擦身，简直把浑身都擦透了，然后把葡萄酒灌进他嘴里，再把他放在一只热水浴缸里，于是他有了生气。"

"他活过来了么？"兹皮希科高兴地问，他一听见这消息，

就忘掉了自己的得失。

“他活了，但他是否能活下去，只有天主知道了，因为在归天的路上走了一半路的灵魂是不大愿意回来的。”

“他們为什么又要搬动他呢。”

“因为公爵派人来接他去，而且他們把屋子里能找得到的羽毛毯子都裹在他身上，把他带走了。”

“他有沒有提起他的女儿？”

“他刚有了口气，还不会說話呢。”

“其余的人呢？”

“他們已經同天主在一起了，这些可怜的汉子再也不能出席圣誕夜的晚宴了，除非是天主耶穌本人在天堂里为他们设宴。”

“别人一个也沒有活下来么？”

“一个也沒有。到客厅里来談吧，如果你們想看看他們，他們就躺在仆役室的火炉旁。进来吧。”

但是他們急于赶路，不愿意进去，虽然席列赫老头一再邀請，很乐意拖住一些人来談談。从涅兹鮑士到崔亨諾夫还有很长一段路，兹皮希科心急如火，想尽快见到尤仑德，从他那里打听达奴莎的消息。

因此，他們在滿盖着雪的路上，尽快地飞馳着。他們到达的时候，已經过了午夜，城堡教堂中的晨祷刚刚結束。兹皮希科听见牛的哞哞声和羊的咩咩声，这些声音是按照古老的宗教习惯作出来，以紀念耶穌在牛栏中的誕生。望过弥撒之后，公爵夫人来看兹皮希科了。她滿脸悲痛和惊惶，开始問他道：

“达奴斯卡呢？”

“她不在这儿么，尤仑德沒有說起么？我猜想她是活着的。”

“慈悲的耶穌！……天主罰我們受难啊！尤仑德幷沒有說过話，他象一根木头似的躺在那里呢。”

“别担心，仁慈的夫人。达奴斯卡还在斯比荷夫。”

“你怎么知道？”

“因为雪橇里面根本找不到一点妇女的服飾，她决不会只穿旅行服装动身的。”

“眞是，千眞万确！”

她的眼睛立即閃出欢乐的光芒，过了一会儿，她大声說道：

“嗨！看来今天出生的救主基督沒有生你的气，倒是賜福給我們了！”

唯一使她奇怪的是，尤仑德来了，却不带他的女儿一起来。于是她继續問他：

“他为什么要把她留在家里呢？”

兹皮希科把他自己的想法解释給她听，她觉得很对，但她还沒有完全弄明白。

“现在尤仑德要向我們感謝救命之恩了，”她說，“他确实应該报答你，因为你去把他掘了出来。要是他仍旧拒絕你，那他眞是鉄石心肠了。这也是天主对他的警告，叫他不能反对神圣的婚礼。一等他恢复知觉，能够說話，我就把这話告訴他。”

“首先得让他恢复知觉。因为我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带达奴斯卡同来。也許她突然病了呢？”

“别东猜西猜了！她不在这里已經够叫我不安了。如果她病了，他也不会离开她的。”

“不錯！”兹皮希科說。

他們到尤仑德那里去了。房里很热，象在浴室里一样。火光通明，因为火炉里有好些大段的松木。維雄涅克神甫看护着病人。病人躺在床上，盖着一张熊皮，脸色蒼白，头发被汗水糾結在一起，双眼緊閉。他的嘴张着，胸口喘息得那么吃力，盖在身上的熊皮也随着他的呼吸一起一伏。

“他怎么样？”公爵夫人問道。

“我給他灌了一杯热葡萄酒，”神甫回答，“就淌汗了。”

“他是不是睡着了？”

“也許沒有睡着，因为他喘得很厉害。”

“您有沒有試試同他讲讲話？”

“我試过的，但是他沒有回答，我相信他在天亮以前不可能会說話。”

“我們等到天亮再說，”公爵夫人說。

神甫再三劝她該去休息，但是她不理会，因为她对每一件事，不論是在天主教的德行問題上，还是在照顾病人上，总想要追随已故的雅德維迦王后，多积功德为她父亲的灵魂贖罪；因此她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使人觉得这古老的天主教国家并不比其他国家坏，这样也可以使人們忘了她是出生在一个信奉异教的国家。

再說，她焦急得什么似的，恨不得立刻从尤仑德嘴里打听到达奴莎的消息，因为她非常关怀她的下落。因此她坐在病人的床边，开始祈祷起来，这之后，便打瞌睡了。兹皮希科还

沒有完全复原，加上一夜奔波，弄得极度疲乏，也跟着睡着了；时間一刻一刻地过去，他們都睡着了，睡得这样酣畅，要不是被城堡教堂的钟声催醒，也許一直要睡到天亮呢。

钟声也喚醒了尤仑德，他睁开双眼，就突然在床上坐了起来，眨巴着眼睛向四周张望。

“贊美耶穌基督！……您觉得怎样？”公爵夫人說。

但是，他显然还沒有完全恢复知觉，因为他只顾望着她，仿佛不认識她似的，过了一会儿又嚷道：

“赶快！赶快掘开这雪堆！”

“凭天主的名义，您已經在崔亨諾夫了！”公爵夫人又回答道。

尤仑德紧鎖着眉头，竭力让自己的神志清醒过来，然后回答道：

“在崔亨諾夫？……孩子在等着……还有……公爵和公爵夫人……达奴斯卡！达奴斯卡！”

突然，他闭住双眼，又倒在枕头上了。兹皮希科和公爵夫人担心他莫不是死了，可是他的胸部开始隆起来了，他象一个熟睡的人一样深深呼吸着。

維雄涅克神甫把手指放在嘴上，表示别去弄醒他，然后低声說道：

“他也許会这样睡上一整天的。”

“唔，但是他說了些什么？”公爵夫人問。

“他說孩子在崔亨諾夫等着，”兹皮希科回答。

“这是因为他的神志还不清楚的緣故，”神甫解释道。

第二十八章

維雄涅克神甫甚至还担心尤仑德再醒来的时候，依然会恍恍惚惚，需要經历好长一段时間才会神志清醒。他答应公爵夫人和兹皮希科說，一俟老騎士会說話，就通知他們。他們一走，他自己也去睡了。其实，尤仑德在圣誕节的第二天午前一醒过来，就完全神志清楚了。当时，公爵夫人和兹皮希科都在场。尤仑德坐在床上，望了一望，就认出她来了，說道：

"可尊敬的夫人……請告訴我，我是在崔亨諾夫么？"

"您把圣誕节都睡掉了，"夫人回答。

"雪把我淹沒了。誰救了我？"

"这位騎士：波格丹涅茨的兹皮希科。您記得他在克拉科夫……"

尤仑德用他的一只好眼睛向这位青年注視了一会儿，說道：

"我記得……但是达奴莎在哪里？"

"她沒有同您一起来么？"公爵夫人着急地問道。

"她怎么能同我一起来呢，我还沒有到她那里去过呢！"

兹皮希科和公爵夫人两人面面相覷，还以为他依然在发热，在說昏話。于是夫人說道："請您醒醒吧！那姑娘沒有同您在一起么？"

"姑娘？同我在一起？"尤仑德惊异地問道。

"因为和您一起来的人都死了，但是，其中却沒有她的尸

体。”

“您为什么把她留在斯比荷夫？”

尤仑德又問了一遍，已經帶着惊惶的語气了：

“在斯比荷夫？怎么，她是在您殿下这里，并不在我那里呀！”

“可您送信到森林行宫来接她回去的呀。”

“凭圣父和圣子的名义起誓！”尤仑德回答，“我根本沒有送信来接她。”

公爵夫人的脸色突然发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她說，“您說这話是神志清醒的么？”

“天主慈悲，孩子在哪里？”尤仑德边喊边跳了起来。

維雄涅克神甫听了这話，馬上走出房間，而公爵夫人却继續說道：

“听着：有一支武装的扈从队，拿了您的信到森林行宫来接达奴莎。信上說，您那里起了火，一根木梁倒下来打着了您……說您的眼睛已經半瞎了，还說您想孩子。……他們就把达奴莎带走了……”

“我难过透了！”尤仑德喊道。“天主在上，斯比荷夫并沒有起过火。我也沒有派人来接她！”

这时候，維雄涅克神甫把那封信拿来了，递給尤仑德，問道：“这不是您的神甫写的么？”

“我不知道。”

“还有印信呢？”

“印信倒是我的。”

“信上怎么說的？”

維雄涅克神甫把信念了一遍，尤仑德一边听，一边扯着自己的头发，終于說道："这信是伪造的！……印信是假冒的！……我的天啊！他們搶去了我的孩子，要害她了！"

"他們是什么人？"

"条頓人！"

"天啊！一定要去告訴公爵！要他派使者去见大团长！"公爵夫人喊道。"慈悲的耶穌，救救她，救救她呀！"她一路尖叫着跑出房間。

尤仑德跳下床来，匆匆忙忙把衣服披上魁梧的身体。兹皮希科坐在那里，仿佛失魂落魄一般，过了好一会，他的紧閉的牙齿才气得軋軋作响。

"您怎么知道她是条顿人抢去的呢？"維雄涅克神甫問。

"凭着我們天主的受难，我敢发誓！"

"且慢！……也許是这样。他們到森林行宫来控訴过您。"

"他們要向您报仇……"

"于是他們把她劫走了，"兹皮希科突然喊道。他急忙跑出房間，奔到馬房，吩咐把馬上鞍，套好馬車，却不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只知道，必須去救达奴莎——立即就去——而且是到普魯士去——去把她从敌人手中夺过来，否則宁可死。

他回到房里，告訴尤仑德說，武器和馬匹馬上就准备好了。他相信尤仑德会陪他去的。他心如火焚，又憤怒，又痛苦，又悲伤——不过他还沒有失望；他觉得只要和这个斯比荷夫的可畏的騎士同心协力，那就什么事也办得到——凭他們两人的力量，足以攻打条頓人的整个部队。

房間里除了尤仑德、維雄涅克神甫和公爵夫人之外，他还遇到公爵、德·劳許和德魯戈拉斯的老騎士，这位老騎士是公爵在听到这件事之后召他来商議的，因为他經驗丰富，对条頓人的情况了解得很多，他曾經在条頓人那里做过多年的俘虏。

“必須謹慎从事，免得凭着一时盲目的气憤，犯了罪过，反而断送了这位姑娘，”德魯戈拉斯的这位騎士說。

“必須立刻向大团长提出控訴，要是殿下要我送信去，我馬上就騎馬去。”

“我一定写信，你送去，”公爵說。“我們决不能失掉这孩子，愿天主和圣十字架救助我！大团长怕同波兰王开战，他急于拉攏我兄弟賽姆卡和我自己……他們不是凭他的命令搶走她的——他会下令把她交还的。”

“万一是他下的命令呢？”維雄涅克神甫問道。

“他虽然是个十字軍騎士，但他可比别人正直些，”公爵回答；“而且，我对你們說，他现在宁愿籠絡我，可不愿使我发怒。亚該老王朝不是开玩笑的。嗨！他們尽可以来耍我們，但他們却看不出，要是我們瑪朱尔人也帮助亚該老的話，那事情就不妙了。……”

但是德魯戈拉斯的那位騎士說，“这倒是实話。十字軍騎士可不做傻事；因此，我想，如果他們劫去了这姑娘，不是为了要解除尤仑德的武装，就是要索取一笔贖金，或者要拿她来作交换。”說到这里，他轉向斯比荷夫的騎士說：

“你现在那些战俘中，有些什么人物啊？”

“德·貝戈夫爵爷，”尤仑德回答。

“他重要么？”

"好象还重要。"

德·劳許听到德·貝戈夫的名字，就問起他来，他弄明白之后，說："他是騎士团的大恩人杰尔特里公爵的亲戚，生下来就献身給騎士团。"

"是的，"德魯戈拉斯的騎士說，一面把他的話翻譯給在场的人听。"德·貝戈夫在騎士团里地位很高。"

"难怪邓維尔特和德·劳夫坚决要求释放他，"公爵提醒說。

"他們不談則已，一談就談到非得释放德·貝戈夫不可。天主在上，他們劫去这姑娘，一定是为了用她来贖德·貝戈夫的。"

"唔，那末他們一定会放达奴莎回来的，"公爵說。

"不过最好要知道她在哪里，"德魯戈拉斯的爵爷回答道。"万一大团长問：'叫我命令誰放回她呢？'那时候我們怎么說？"

"她在哪里？"尤仑德有气无力地說。"他們一定不会把她放在边境上，因为怕我去搶她回来。他們准是把她送到什么地方的一个偏远的城寨里，或是送到海边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兹皮希科說道："我一定要找到她，救她出来。"

公爵悶在肚里的怒火现在突然发作了："这些歹徒打我的宫廷里把她劫去，丢尽了我的脸。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一天不会饒恕这件事！我已經受够了他們背信弃义的行为！受够了他們的袭击！我宁可同豺群为邻！现在大团长必須懲罰他們的这些爵爷們，把这姑娘送回来，派使者来向我道歉，否則，我一定要下战书了！"

說到这里，他用拳头击了一下桌子，又說：

“哦哦！普洛茨克的公爵会贊助我的，还有威托特和亚該老国王的軍队！十字軍騎士放肆得够了！即使是一个圣徒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我已經受够了！”

大家都默不作声，直到他的怒火平息下去；安娜·达奴大看见公爵对达奴莎的事这样认眞，倒感到高兴；她知道他已經隐忍了很久，不过，他也很倔强，一旦要做什么事，就非达到目的不可，决不会半途而废。

这时，維雄涅克神甫起身說話了。“騎士团曾經有一条规矩，”他說，“非經神甫会和大团长許可，任何爵爷对于任何事件皆不得自作主张。因此，天主才賜予他們这样广大的、几乎超过了所有其他世俗国家的土地。但是，现在，他們旣不懂得服从、眞理、誠实，也不懂得信仰。他們只懂得貪婪、巧取豪夺，簡直是一群狼，不是人。如果他們連天主的戒律都不遵守，又怎么能服从大团长和神甫会的命令呢？每个人都象一个独立的公爵似的住在自己的城堡里——而且互相勾結，为非作恶。我們去向大团长提出控訴——但是他們一定否认。大团长会命令他們把那姑娘归还，但是他們会拒絕，或者推托說：‘她不在我們这里，我們并沒有劫走她。’他会命令他們起誓，而他們也会照做。那时候，我們又該怎么办呢？”

“怎么办？”德魯戈拉斯的騎士接上說。“还是让尤仑德到斯比荷夫去一趟。要是十字軍騎士劫了她，确实是为了索取贖金，或者为了交换德·貝戈夫，那末，他們自然只会告訴尤仑德，而不会告訴別人。”

“是那些到森林行宫中来的人把她劫走了的，”神甫說。

“这样說来，大团长会把他們提交审判，或者命令他們与

尤仑德决斗。”

“他們必須同我决斗，”兹皮希科嚷道，“因为是我先向他們挑战的！”

尤仑德挪开了掩住脸的双手，問道：“他們那些人中間，有誰到过森林行宫？”

“有邓維尔特，德·劳夫老头，还有两个法师：戈德菲列德和罗特吉爱，”神甫回答道。

“他們提出控訴，希望公爵命令你释放德·貝戈夫。但是公爵听见德·福契說，是日耳曼人先攻击您，就斥責了他們，让他們不欢而去。”

“你到斯比荷夫去一趟吧，”公爵說，“因为他們会到那里同你接洽。他們到现在还沒有来接洽，是因为这个年輕騎士的侍从向他們送口头挑战书去的时候扭断了邓維尔特的手臂。到斯比荷夫去一趟吧。假使他們派人来接头，就来报告我。他們会把你的女儿送来交换德·貝戈夫的，但我反正是不会放过他們的，因为他們从我宫廷中劫走了她，就是侮辱我。”

公爵說到这里，禁不住又发起怒来，因为那些条頓人已經完全使他忍无可忍；过了一会儿，他又說道：

“嗨！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玩火，到头来一定会把自己烧死的。”

“这事情他們会否认的。”維雄涅克神甫又說了一次。

“只要他們一通知尤仑德，說那姑娘在他們那里，那末他們就賴也賴不掉，”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有些不耐煩地回答。他相信他們不是把她关在边界上，而是象尤仑德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他們已經把她带到一个遙远的城堡或者海边去

了，但如果有証据証明他們是行凶者，那他們在大团长面前就否认不了。

尤仑德以一种奇异而可怕的音調說道："邓維尔特，德·劳夫，戈德菲列德和罗特吉爱。"

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也主张派遣干练而有經驗的人到普魯士去探听一下尤仑德的女儿是否在那里，如果不在，那末她是被劫到哪里去了；于是公爵手持权杖，走出去发布必要的命令；公爵夫人又轉向尤仑德說些安慰話：

"您身体怎样?"她問道。

他沒有馬上回答，好象沒有听到这句問話似的，隔了一会儿才突然說道："好象有人打中了我的旧伤口。"

"但是您得相信天主的慈悲；等您把德·貝戈夫放回去，达奴莎就会回来了。我是不惜牺牲我的一切的。"

公爵夫人犹疑了一下，决不定要不要现在就提那件婚事，但考虑了一会儿之后，觉得尤仑德遭此不幸，不应当再給他增添忧煩，同时她也有些担心。"他們会同兹皮希科一起去找她的；也許兹皮希科会有机会告訴他，"她心里想，"现在跟他提这件婚事，眞会使他发疯的。"因此她宁愿談些别的事情。

"别怪我們，"她說。"那天有人穿了您那里的制服，帶来一封盖有您的印記的书信，說您病了，您的眼睛快要瞎了，想要看看您的女儿。我們怎能反对、怎能不听从她亲生父亲的吩咐呢?"

尤仑德抱住了她的脚。"我不怪任何人，仁慈的夫人。"

"您还得相信，天主会把她还給您的，因为主在保佑着她。主会搭救她的，象上次打猎的时候一样搭救她。那一次，一头

凶猛的野牛向我們冲过来——幸亏耶稣启示兹皮希科保卫了我們。他几乎送掉了自己的性命，事后还病了很久，但他救了达奴莎和我，因此公爵賜給了他騎士腰带和一对踢馬刺。您瞧！……天主在卫护她。当然，这孩子也实在是可怜！我自己也非常伤心。我本来以为她会同您一起来的，以为我会看见这可爱的孩子，但现在……”她的声音发抖，泪珠夺眶而出，而尤仑德的抑制已久的悲痛也一下发作了，象一场暴风雨似的来得又突然又可怕。他一把揪住自己的长头发，把头向墻壁撞去，一面嗓音嘶哑地反复哀号着：“耶稣！耶稣！耶稣！”

兹皮希科跳到他身边，使尽全身气力，搖着他的肩膀，叫喊道：“我們非去不可！到斯比荷夫去！”

第二十九章

“这是誰的扈从？”尤仑德走过了拉强諾夫，突然从沉思中猛省过来，象从梦中醒来似的，問道。

“是我的，”兹皮希科回答。

“我的手下人都死了么？”

“我看见他們都死在涅兹鮑士。”

“我的老战友都完了么？”

兹皮希科沒有回答，于是他們沉默而匆忙地赶路，因为他們要尽快赶到斯比荷夫去，希望在那里遇见十字軍騎士的信使。眞叫运气，又結冰了，大路給冻得很坚实，所以他們能够走得很快。

黄昏时分，尤仑德又說話了，問起那些到过森林行宫的十字軍騎士团的法师們，兹皮希科就把一切經过都讲給他听；讲到他們的控訴，他們的离去，德·福契之死，也讲到他的侍从非常厉害地捏断了邓維尔特的手臂，他一边讲，一边非常清晰地想起一件事情，那就是从邓維尔特那里带着治伤药膏来到森林行宫的那个妇人。因此，在路上打尖的时候，他就向那个捷克人和山德魯斯問起她，但是他們都不清楚她的去向。他們认为那妇人也許同那些来劫取达奴莎的人一起走了，也許是在他們走了不久以后就走的。兹皮希科现在想到，她也許是有人故意派来給那伙人通风报信的——让她万一看见尤仑德在宫廷中，就及时通知他們一声，让他們见机行事，不說是从斯比荷夫来的了，也不拿出那封捏造的尤仑德的信来，而是把另外一封預备好的信拿出来給公爵夫人。这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巧妙，使得这位只是在战场上向条頓人領教过的年輕騎士第一次想到：光用拳头是对付不了他們的，还必須用头脑才能战胜他們。这种想法对他說来，是并不愉快的，因为他的莫大的悲痛都已經凝聚成一种要求战斗和流血的愿望了。他心目中本来以为，即使是拯救达奴莎，也只能訴諸战斗，或则两軍对垒，或则是个对个的肉搏；而现在他看出了，他的复仇和劈人脑袋的愿望也許非加以抑制不可，好比是把一头野熊加上鎖鏈一样；得另想方法解救达奴莎。想到这里，他因为瑪茨科沒有同他在一起而感到遺憾。瑪茨科又聪明又勇敢。他暗自决定派山德魯斯从斯比荷夫到息特諾去寻找那个妇女，設法向她打听达奴莎的情况。他想，即使山德魯斯要出卖他，在这件事情上也坏不了大事，相反，也許能帮很大的

忙，因为他干的那行生意使他可以到处走动。可是，他想先問尤仑德商議一下，但是再一想，还是到了斯比荷夫再說吧，主要是因为天色已黑，他只当尤仑德由于精疲力尽和极度忧虑，已在騎士坐的高高的馬鞍上睡熟了。其实，尤仑德騎在馬上，低垂着头，只是因为不幸的遭遇使得他垂头丧气罢了。他显然一直都在想着这件事，心里极度恐怖，因为他突然說：

“我宁愿冻死在涅兹鮑士那边！是你把我掘出来的么？”

“是我同别人一起把你掘出来的。”

“在那次狩猎中，也是你救了我的孩子么？”

“我还能不救么？”

“现在，你也会帮助我么？”

这时兹皮希科心中同时涌起了对于达奴莎的深爱和对于条顿歹徒們的痛恨，立即在馬鞍上站了起来，咬牙切齿，費了好大气力才說出这几句話：

“听我說：即使我得用我的牙齿去啃碎普魯士的城堡，我也一定要去啃，非把她救出来不可。”

接着，寂靜了片刻。

尤仑德的好复仇的、难以克制的天性，似乎在兹皮希科这些話的影响下，全部給激发起来了，因为他在黑暗中开始咬牙切齿，过了一会儿又說起这些名字来：邓維尔特，德·劳夫，罗特吉爱和戈德菲列德！他心里想，如果他們要他释放德·貝戈夫，他可以释放；如果他們索取一笔額外的款項，他也会給，即使要他非得豁出整个斯比荷夫来作为代价不可，那也行；可是，那些动手冒犯他这独生女儿的家伙，他終究要叫他們遭殃！

这两个騎士整夜沒有闔过眼。第二天清晨，他們几乎彼

此不认識了；只不过一夜工夫，他們的脸容竟改变到这种地步。尤仑德終于被兹皮希科脸上那种痛苦和不共戴天的仇恨所打动了，因此說："她救了你，把你从死神手中搶了过来——这个我知道。但是你也爱她么？"

兹皮希科以一种簡直是挑战的神情直望着他的眼睛，回答道："她是我的妻子。"

尤仑德听了这話，勒住了馬，望着兹皮希科，惊訝地眨巴着眼睛。

"你說什么？"他問道。

"我說她是我的妻子，我是她的丈夫。"

斯比荷夫的这位騎士用袖子擦擦眼睛，仿佛突然被一声驟雷击得两眼昏花了，过了好一会儿，他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就催馬前进，跑到队伍的头里去，默默地继續赶路。

第三十章

但是，騎在他后面的兹皮希科却沉不住气，他心里說："我倒宁愿他大发雷霆，而不要他这样难受。"因此，他策馬赶上了他，用自己的馬鐙輕輕地碰了一下他的馬鐙，开始讲道："听一听事情的經过吧。您知道达奴莎在克拉科夫救了我；但是您不知他们要把波格丹涅茨的雅金卡，兹戈萃里崔的齐赫的女儿許配給我。我的叔父瑪茨科很贊成这件婚事，她父亲齐赫也贊成；我們的一个亲戚，——是个修道院长，又是个有钱人，他也赞成。……何必多說呢？——雅金卡是个誠实的姑娘，也

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还有一笔可观的嫁妆。然而我不能娶她。我觉得对不起雅金卡,但是娶了她就更对不起达奴莎——于是就动身到瑪佐夫舍来找达奴莎,因为,我坦白告訴您,沒有达奴莎,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您想一想您自己在恋爱的时候怎么样——想一想!那您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兹皮希科說到这里,突然住口了,想等尤仑德說一句話,可是尤仑德依然默默无語,他就继續說道:

“在森林行宫中打猎的时候,一头野牛猛冲过来,上帝賜給我这个机会救出了公爵夫人和达奴莎。公爵夫人当时就說:‘现在尤仑德不会再反对了,因为他怎么能不报答这样的一件功劳呢?’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愿意沒得到她父母的同意就娶她。而且我那时身体很弱,……因为那只可怕的野兽使我受了很重的伤,几乎使我送了命。后来,您知道的,那些人来接达奴莎了,說是接她到斯比荷夫去,我当时还不能下床。我认为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了。我认为您会把她带到斯比荷夫去嫁給别人,您在克拉科夫拒絕了我……那时候,我就已經认为我还是死去的好。啊!伟大的天主,那一夜我多么难挨啊。只有忧虑,只有悲伤!我认为,如果她离开了我,太阳再也不会升起来了。請您体諒体諒人間的爱情和人間的忧愁吧!”

兹皮希科一时之間几乎泣不成声,但是他勇敢的心灵終于让他控制住了自己,接着說道:

“那天晚上,那批人来接她,馬上就要带她走,但是,公爵夫人命令他們等到天明再走。就在那时候,耶穌启示了我去恳求公爵夫人,請她作主把达奴莎許配給我。我当时认为,即使我死了,至少也得到了一份安慰。請您想一想,这姑娘馬上

就得走，而我却病得快要死了，哪里还来得及請求您的許可呢。当时公爵已經离开森林行宫，只得由公爵夫人权宜行事，因为她沒有人可以商議。但她和維雄涅克神甫都怜憫了我，由維雄涅克神甫主持了婚礼。……这是天主的权能，天主的公道！……”

但是，尤仑德阴郁地插嘴道：“也是天主的懲罰！”

“为什么会是懲罰？”玆皮希科問道。“只要想一想，他們是在婚礼之前来接她的，无論这婚礼举行不举行，他們好歹要把她带走的。”

但是，尤仑德又不作声了，阴郁地騎着馬向前走，脸上象石头似的毫无表情，这使得玆皮希科終于害怕起来了。虽然玆皮希科說出了一件在心里藏了好久的事，开头大有如释重負之感，可现在却越来越觉得害怕，唯恐这老騎士和他一怒而絕，从此跟他成为陌路人，成为冤家对头。他絕望极了。自从离开波格丹涅茨以来，他的心緒从来沒有象现在这样恶劣过。他觉得现在沒有希望同尤仑德和解了，更糟的是，也沒有希望搭救达奴莎了，一切都是白費，将来还要遭到更大的不幸和悲哀。但是，这种絕望情緒并沒有保持多久，它很快就变成一种憤怒，一种想要爭吵和战斗的欲念，这也是符合他的个性的。“既然他不愿意言归于好，”他这样估計着尤仑德，“那就反脸吧，有什么了不得！”他几乎准备当面臭罵尤仑德一頓。他也巴不得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同随便什么人打一仗，也好出出气，发泄发泄內心的愁悶、悲哀和憤怒，让心里舒畅一下。

这时候，他們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那弖叫作“螢火虫”的客店，尤仑德每逢从公爵朝廷回来路过这里，总让他的人馬在

这里歇息一下。他现在也不自觉地这样做了。过了一会儿，只剩下他和兹皮希科两人在一間单独的房間里。尤仑德突然在这年輕的騎士面前站定，一双眼睛盯着他問道：

"你是为了她到这里来的么？"

对方几乎是生硬地回嘴道：

"您以为我会否认么？"他直瞪瞪地望着尤仑德的眼睛，准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这位老战士的脸上一点也沒有怒意，几乎只有无限的忧愁。

"你救过我的孩子么？"过了一会，他問道，"还把我从雪堆下面掘了出来么？"

兹皮希科惊奇而恐惧地望着他，怕他又是神志不清起来了，因为这些問題尤仑德早就問过了。

"請坐下来，"他說，"我觉得您身体还很弱。"

但是，尤仑德却举起双手，按在兹皮希科的肩上，突然用尽全力把他拉向自己的胸口；兹皮希科从刹那間的惊奇之中猛省过来，紧紧抱住他的腰，两人拥抱了好久，因为共同的忧虑和共同的灾难使他們团結在一起了。

他們松开手之后，兹皮希科又拥抱着老騎士的双膝，热泪盈眶地吻起他的双手来。

"您不会再反对了吧？"他問。

尤仑德答道："我以前是反对过的，因为我心里早就把她献給天主了。"

"您把她献給天主，天主却給了我。这也是主的意志！"

"主的意志！"尤仑德重說了一遍。"但是现在我們也需要主的慈悲。"

“天主如果不帮助一个寻找女儿的父亲，不帮助一个寻找妻子的丈夫，还帮助谁呢？他一定不会帮助强盗的。”

“但他们终究把她劫走了啊，”尤仑德回答。

“那您就把德·贝戈夫还给他们吧。”

“不论他们要什么，我可以全部照给。”

但是，一想到十字军骑士，旧恨又涌上心头，象火焰似的燃烧着他的周身；过了一会儿，他咬紧牙根又加上一句：

“我还要给他们加上一点他们所不要的东西。”

“我也发过誓要消灭他们，”兹皮希科回答，“现在我们必须尽快赶到斯比荷夫。”

于是，他去催促快给马匹上鞍。马匹吃过燕麦，下人们在屋子里暖和了一下之后，他们就动身了；虽然天色已经快要断黑，他们还是继续赶路。由于路途遥远，夜里又下了重霜，尤仑德和兹皮希科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便坐上了雪橇。兹皮希科向老骑士谈起了他的玛茨科叔叔，说是如何想念他，只可惜他不在场，否则他的勇气和机谋都用得着，特别是对付这样的敌人，机谋比勇气更加需要。然后他转向尤仑德问道：

“您也有机谋么？……我在这方面不行。”

“我也不行，”尤仑德接上去说。“我从来不用诡计同他们斗，我就用这只手和剩下的这点力气同他们拚。”

“我懂得，”年轻的骑士说。“我懂得，因为我爱达奴莎，因为他们劫走了她。只是，万一……”

他话没有说完，因为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他胸腔里的心已不是一颗人心，而是一颗狼心。他们骑着马在一条雪白的、月光似水的大道上默默地走了一阵；后来，尤仑德自言自语地

说起来了：

“要是他们有任何理由来向我报复——我没有话说！但是仁慈的天主啊！他们可没有任何理由呀。……我在战场上同他们作战，是在我们公爵派遣我出使到威托特那里去的时候，但在这里，我却象邻居对待邻居那样对待他们。……巴多希·拿仑支把攻击他的四十个骑士俘获了，加上锁链，囚禁在考士明的地牢中。十字军骑士不得不付出半车金钱来赎取他们。而我呢，每逢有什么日耳曼客人在归途中从我那里路过，我总是以骑士的礼节款待他，馈赠他。而十字军骑士却常常越过沼泽来攻击我。那时候，我并不难为他们；他们对付我的那一手，即使今天我对付我的最大的仇敌，也不会采取的……”

可怕的回忆愈来愈猛烈地撕扯着他的心，他的声音猝然中断了，过了一会儿，才好象呻吟似的继续说道：“我只有一个最心爱的人，我把她当做我自己的心肝宝贝，可他们却把她象一条狗似的缚在绳子上劫走了，她就死在那里。……现在又发生了这种事，……我的女儿……哦，耶稣，耶稣！”

接着又是一片沉默。兹皮希科抬起稚气的脸向着月亮，脸上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然后又向尤仑德问道：

“岳父！……对他们说来，取得人们的尊敬比之结怨树敌总要好得多。他们为什么要对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犯下这么多罪行呢？”

但是，尤仑德摊开双手，仿佛绝望似地，声音哽塞地回答：“我不知道。……”

兹皮希科把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沉思了一会，可是，他的思想立即又转到尤仑德身上了。

“人們說您向他們报仇报得很凶，”他說。

尤仑德控制住极度的悲痛，鎮靜了一下，說道：

“但我发过誓要消灭他們……我也向天主发过誓，如果天主助我报仇雪耻，我就把我唯一的孩子献給主。这就是我反对你們婚事的原因。但现在我不知道这是主的意志呢，还是你的行动引起了主的憤怒？”

“不，”兹皮希科說。“我以前告訴过您，即使婚礼不举行，这些恶棍也会把她劫走的。天主接受了您的誓約，但把达奴莎給了我，因为要是沒有主的意旨，我們什么事也做不成。”

“每一件罪过都是违反天主的意旨的。”

“罪过是违反天主的意旨的，可圣礼[①]就不是了。因为圣礼是天主的事。”

“因此现在就无可挽回了。”

“贊美天主，确实无可挽回了！不必难过啦，因为沒有人会象我这样有决心帮助您去对付这批强盜。您往后就会知道！不管怎样，我要为达奴莎向他們报仇，要是劫夺您的亡妻的那伙人还有人活着的話，那就把他們交給我，您瞧我来对付他們吧！”

但是，尤仑德搖搖头。

“不，”他阴郁地回答，“那伙人里面沒有一个活着了。……”

一时間，只听见馬匹的鼻息声和馬蹄踏在路面上的輕微

---

① 指洗礼、坚信、圣餐、忏悔、临終涂油、圣职、結婚等圣典。此处指婚礼。

的得得声。

“有一天夜里，”尤仑德继续说，“我听见一个声音，好象是从墙上发出来的，向我说：‘仇报够了！’但是，我没有听从，因为这不是我的亡妻的声音。”

“那是谁的声音呢？”兹皮希科焦急地问道。

“我不知道。在斯比荷夫，墙壁里常常会有说话声，有时候是一阵呻吟声，因为有许多十字军骑士拖着镣铐死在那里的地牢里。”

“那末神甫向您说些什么呢？”

“神甫给城堡祓了灾，驱了邪，也嘱咐我放弃报仇，但是那不成。我对十字军骑士太狠了，他们反过来也要报仇了。他们打埋伏，向我挑战，……这一次也是这样。梅恩格和德·贝戈夫首先向我挑战的。”

“您曾经接受过赎金么？”

“从来没有！我所俘获的人中间，德·贝戈夫将是第一个活着出去的。”

谈话停止了，因为他们现在从宽阔的大道转进了一条狭路，在这条狭路上默默地走了很久，路途曲折，有几处积雪很难通过。在春夏两季的雨天里，这条路简直不能通行。

“我们快到斯比荷夫了么？”兹皮希科问。

“是的，”尤仑德回答。“可是还有一大片森林，然后是走上泥沼地，泥沼地中央就是城堡……泥沼地外便是泽地和干地，不过要进城堡一定得走堤坝。日耳曼人一再要俘虏我，但是他们没有办到，他们的尸骨都腐烂在森林的野草丛里了。”

“这地方是很难找到的，”兹皮希科说。“如果条顿人派人

送信来，他們怎么找得到我們呢？"

"他們已經派人来过好几次了，他們有认得路的人。"

"但愿我們能在斯比荷夫会会他們，"兹皮希科說。

这个愿望一下子就实现了，比这年輕騎士所想的还要快，因为他們出了森林，走上开闊的田野（斯比荷夫就位于那片沼地中間），就看见前面有两个騎馬的人和一辆低低的雪橇，雪橇里坐着三个黑蒼蒼的人。

夜空明亮，因此，这群人衬着那片白雪，格外显得分明。尤仑德和兹皮希科一看见这群人，心就跳得更快了，因为除了条頓人派来的信使，有誰会在这半夜三更騎馬到斯比荷夫来呢？

兹皮希科命令駕車的快走，不久就赶上了那批人，声音都听得见了。那两个騎馬的人显然是保护雪橇的，馬上轉过身来向着他們，一面从肩上卸下石弓，喊道：

"那边是誰？"

尤仑德低声向兹皮希科說，"那是些日耳曼人！"

接着就高声对那批人說：

"应該由我查問你們，你們只有回答的份！你們是什么人？"

"过路人。"

"什么样的过路人？"

"香客。"

"从哪里来？"

"从息特諾来。"

"正是他們！"尤仑德又低声說。

这时候，两部雪橇已經走在一起了，同时在他們面前出现了六个騎馬的人。这是斯比荷夫的卫队，他們日夜看守着通往城堡的堤坝。他們騎的都是高头大馬，还带着象狼一样凶猛的狗。

卫士們一认出尤仑德，就发出惊奇的欢呼声，他們觉得主人回来得那么快，簡直出乎意外；但是，尤仑德全神貫注在信使身上，因此又轉向他們：

"你們上哪里去?"他問。

"到斯比荷夫。"

"你們要到那里去干什么?"

"我們只能面告爵爷本人。"

尤仑德正想說："我就是斯比荷夫的爵爷；"但他还是忍住了，因为他觉得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和外人談話。于是他問他們有沒有带什么信件来；他們回答說，他們只是奉命来送口信的，爵爷便下令尽快策馬前奔。兹皮希科也同样急于要听到达奴莎的消息，一心一意只想到这事，注意不到别的事情上去。堤坝上的卫士两次拦阻他們，他竟觉得不耐煩了。吊桥放下来架在壕沟上了，壕沟后面的护堤上屹立着一排巨大的栅栏。这座城堡，日耳曼人一听见它那杀气騰騰的名声就要吓得划十字，可是现在城堡就在他眼前，他却視而不见了，他注目的只是十字軍騎士派来的那几位信使，因为他想从他們那里打听到达奴莎的下落，她什么时候才能获得释放。他想也沒有想到，等着他的是一个絕大的失望。除掉赶車人和担任守卫的两个騎馬的人之外，从息特諾派来的只有两个使节：一个就是曾經送治伤药膏到森林行宫来的那个妇人；另一个是

一个年輕的"旁特尼克"①。兹皮希科不认得那妇人，因为他在森林行宫中幷沒有见过她；那个"旁特尼克"他一看就知道是个化装的侍从。尤仑德馬上把这两人領进拐角上的房間里；他站在他們面前，壁炉里燃烧着的圓木材把火光投射在他身上，簡直把他那魁梧的身材映照得很可怕。

"我的女儿在哪里？"他問道。

那两个人站在那里，面对着这个滿面杀气的人，給吓住了。虽然那个"旁特尼克"生就一副恶相，却象秋天的树叶子一样瑟瑟发抖，那妇人的两条腿也在发抖。她望望尤仑德，又望望兹皮希科，然后再望望卡列勃神甫的发亮的禿頂，最后重又望望尤仑德，仿佛在向他詢問，那另外两个人待在这里干什么。

"閣下，"她終于說了，"我們不知道您問的是什么事；但他們是为了重要的事派我們来的。而且派我們来的人淸淸楚楚地命令我們，談話时不能有旁人在场。"

"这几个人用不着迴避！"尤仑德說。

"但我們却要迴避，高貴的爵爷，"那妇人回答，"如果您要他們在场，那末，我們沒有什么可說的，只有請您允許我們明天告辞。"

尤仑德显出了怒容，因为他向来不能接受异議。刹那間，他的黃褐色的胡子可怕地抽动起来，但他仔細想了一下，还是"为了达奴莎的緣故"而忍住了沒有发脾气。兹皮希科最急的是，要使这场談話尽快进行，并且相信尤仑德事后自会把全部

① 即香客，按英譯本注："旁特尼克"为分发免罪符的人。

談話内容告訴他，就說：

“如果一定非这样不可，就让你們单独談吧。”于是他同卡列勃神甫一起出去了；但是他刚一走进那挂滿着尤仑德俘获来的盾和武器的大厅，格罗伐支就走到他跟前来。

“閣下，”他說，“就是那个妇人！”

“哪个妇人？”

“从十字軍騎士那里带油膏来的那个妇人。我一下就认出了她，山德魯斯也认出来了。看来，她上次是来偵探情况的，她一定知道小姐现在在哪里。”

“我們等会儿就可以知道，”兹皮希科說。

“你們也认識那个‘旁特尼克’么？”

“不认識，”山德魯斯回答；“但是，閣下，可别买他的免罪符呀，因为他是一个冒牌的‘旁特尼克’。”

“如果您在他身上用刑，您就可以获得許多消息。”

“等着吧！”兹皮希科說。

当兹皮希科和卡列勃神甫刚走出拐角上的房間，門一关上，騎士团的修女就急忙走到尤仑德跟前，低声說道：

“您的女儿給强盜搶走了。”

“是斗篷上有十字的强盜么？”

“不是。愿天主賜福給那些虔誠的法师們，多亏他們搭救了您的女儿，现在她正待在他們那里。”

“我問你們，她在哪里？”

“由虔誠的晓姆貝法师在照料着她，”她回答，一面在胸口叉起双手，深深一鞠躬。

但是，尤仑德一听见这个杀害威托特子女的凶手的可怕

名字，面色立即发白；过了一会儿，他坐在一张凳子上，閉住双眼，拭着額上大顆大顆的冷汗。

那个“旁特尼克”虽然到如今还抑制不住恐惧，可他现在一看见这情况，却把双手叉住腰眼，懶洋洋地靠在凳子上，伸出了双腿，拿一双充滿驕傲和嘲諷的眼睛看着尤仑德。沉默了很久。

“瑪克威法师也帮助哓姆貝法师守卫着她，”这妇人又說道；“看守得很当心，决不会伤害小姐的。”

“我怎样才能把她弄回来呢?”尤仑德問道。

“您要向騎士团投降!”“旁特尼克”傲慢地說。

尤仑德一听这話，猛地站了起来，走到这日耳曼人跟前，俯身向着他，用一种聚精会神而且可怕的口气說：

“住嘴!”

这“旁特尼克”又吓得魂飞魄散了。他知道，他尽可以进行威胁，說些制服和压倒尤仑德的話，但是他只怕話还沒有說出口，自己先倒了楣；因此他还是默不作声，只是圓睜着两眼，直望着斯比荷夫这位爵爷的可怕的脸，仿佛給吓得发呆了，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有他的胡子在不安地抖动着。

尤仑德又轉向騎士团的修女，問道：

“你带了信来么?”

“沒有，閣下。我們沒有信。我們要說的話，都是奉命当面来說的。”

“那末說吧!”

于是她又把說过的話重說了一遍，仿佛希望尤仑德能把这些話深深地銘刻在他的脑子里：

"晓姆貝法师和瑪克威法师在看守小姐；因此，您閣下，請平息您的怒气。……她不会受害的，因为，多年来您虽然严重地危害了騎士团，可是只要您答应他們的公平的要求，他們会对您以德报怨的。"

"他們有什么要求呢？"

"他們希望您释放德·貝戈夫爵爷。"

尤仑德沉重地吁了一口气。

"我一定把德·貝戈夫还給他們，"他說。

"还得释放被您关在斯比荷夫的其他的人。"

"我这里有梅恩格和德·貝戈夫的两个扈从，此外就是他們的仆役。"

"您必須释放他們，閣下，并且賠偿囚禁期間的損失。"

"我决不为我的孩子同你們讲价錢。"

"虔誠的法师們原来就料到您会这样做，"这妇人說，"但我还沒有說完我奉命要說的話。劫走您女儿的是些毫无疑問的强盗，一定是为了要勒索一大笔贖金。天主却让法师們把她夺了回来，现在他們也沒有别的要求，只要求交还他們的教友和朋友。但是法师們知道，您閣下也知道，这个国家对他們多么仇恨，即使是他們的最正直的行动，也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对待。因此，法师們都认为，如果这里的人发觉您的女儿在他們那里，立刻就会怀疑是他們劫去的，从而恶意中伤，乱发怨言。……哦，不錯，这里一些存心不良的坏人常常是这样报答他們的，神圣的騎士团的名誉已經因此大受損失，法师們都非常关心这一点，因此他們又附带提出唯一的一个条件——要您亲自去向您的公爵和这个国家所有驍勇的騎士們声明：劫

走您女儿的确实不是十字軍騎士，而是强盗，您要到强盜那里去贖她出来。”

“确实是匪徒們劫走了我的女儿，我不得不从匪徒手里去把她贖回来。……”尤仑德說。

“您对任何人都不能有别种說法，因为哪怕只有一个人发现您同法师們去談条件，只要有一个人或者哪怕只有一份控訴书送到大团长那里，或是神甫会那里，事情就会大大复杂起来。”

尤仑德的脸上流露出非常惊惶的神情。起初，他觉得十字軍騎士要保守秘密是十分自然的事，因为他們怕負責任，怕声名扫地，但是，现在他心里起了怀疑，认为其中必有蹊蹺，只是一时无法弄明白，因此他感到非常恐怖，正如那些最勇敢的人一样，当某种危险情况不仅威胁着他本人、而且威胁着他們的亲属和他們所爱的人时，总会感到这种恐怖。

不过，他决定要从这騎士团的修女口中多探听出一些消息来。

“十字軍騎士要保守秘密，”他說，“但是既然要我释放德·貝戈夫等人来交換我的孩子，秘密又怎么保守得住呢？”

“那您就說，您拿了德·貝戈夫的贖金去付給强盜。”

“誰也不会相信的，因为我从来不拿贖金的，”尤仑德阴郁地回答。

“可您的孩子也从来沒有出过問題，”这个修女恶意地低声回答道。

接着又是沉默。后来，那位恢复了勇气的“旁特尼克”认为尤仑德现在一定更能克制自己了，便說道：

“这就是晓姆贝和瑪克威两位法师的意旨。”

修女继續道：

“您可以說，同我一起来的这位‘旁特尼克’給您带来了贖金，我們馬上要同高貴的德·貝戈夫先生和其余的俘虏們一起离开此地。”

“这怎么行？”尤仑德蹙紧眉头說，“你們以为我会在你們交还我的孩子之前就释放这些囚犯么？”

“閣下，您还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您可以亲自到息特諾去接您的女儿，法师們会把她带到那里交給您。”

“要我到息特諾去？”

“因为万一匪徒又在路上把她劫走，那您和你們的人又会怀疑到虔誠的騎士們身上来了。因此，他們宁可把她当面交給您。”

“那末，我只身走进了虎口，誰能保証我回来呢？”

“法师們的德行，他們的正义和敬神的信心就够作保証了！”

尤仑德开始在房間里踱来踱去。他开始怀疑与担心十字軍騎士会背信弃义，但他同时又觉得十字軍騎士尽可以任意把任何条件强加于他，现在他在他們面前已是无能为力了。

然而，他立即想出了一个主意，便突然在那个“旁特尼克”面前站定下来，目光尖利地注視着他，又轉向修女說道：

“好吧，我就上息特諾去一趟。你和这个穿着‘旁特尼克’服装的人留在这里等我回来，然后你們再同德·貝戈夫和囚犯們一起走。”

“閣下，您既然不相信修道士，”“旁特尼克”說；“他們又怎

么能相信您回来以后会放走我们和德·贝戈夫呢?"

尤仑德气得脸色发青,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看起来他真象要扼住"旁特尼克"的喉头,把他摔在地上;但他还是压住了这股怒火,深深吁了一口气,缓慢而加重语气地说:

"不管你们是谁,可别逼得我忍无可忍!"

但是,那个"旁特尼克"向着修道女说:"说吧!他们要你怎么说的。"

"爵爷,"她说,"我们不敢不相信您凭您的剑和骑士的荣誉所作的誓言,但是,在下等人面前起誓,对您说来,是不合适的。他们也不是派我们来要您发誓的。"

"那么他们派你们来干什么呢?"

"法师们说,您必须同德·贝戈夫和其他俘虏们一起到息特诺,并且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消息。"

尤仑德听了这话,双肩开始耸了起来,手指伸得象鹰爪一样;最后,他站在那妇人面前,俯下身子,仿佛要凑到她耳朵上去跟她说话似的:

"他们难道没有告诉你们,我会在斯比荷夫把你们和德·贝戈夫缚在车轮上处以磔刑①么?"

"反正您的女儿在法师们手里,由晓姆贝和玛克威照管着,"这修道女意味深长地回答道。

"强盗,毒蛇,刽子手!"尤仑德破口大骂了。

"他们有力量为我们报仇,他们在我们动身时跟我们说:

---

① 这是中世纪时的一种处死的刑罚。把犯人缚在车轮上,以铁条施以磔刑,叫作车磔刑。

'要是他不肯完全照我們的命令行事，那就只有让那位姑娘送命，象威托特的子女一样送命。'請您挑选吧！"

"而且您要明白，您是在十字軍騎士团的掌握之中，""旁特尼克"补充說道："他們不愿意加害于您，息特諾的'康姆透'让我們带口信給您，他会让你們自由自在地走出他的城堡；但是，因为您亏待了他們，他們要您去向十字軍騎士賠礼，悬求胜利者对您的宽赦。他們会宽恕您的，但是他們首先要您低下您的强硬的脖子来。您駡他們是叛徒和伪誓者，——因此他們要您去領受他們的信义。他們会使您和您的女儿恢复自由——但是您必須亲自去悬求。您一直糟蹋他們——现在您必須发誓，您从此决不反对白法袍①。"

"騎士們正是这个意思，"妇人找补着說，"瑪克威、晓姆貝和他們的意见相同。"

接着是一陣死寂。只听得屋梁上某个地方好象恐怖地繚繞着隐約的回声："瑪克威……晓姆貝。"

窗外传来了尤仑德那些守卫在城堡栅栏附近护堤上的弓箭手的說話声。

那个"旁特尼克"和騎士团的修女，一会儿彼此交递眼色，一会儿又望望尤仑德：他正倚墙而坐，一动也不动，他的脸被挂在窗口的毛皮遮得十分黝黑。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如果他不照着十字軍騎士的要求去做，他們就会要他女儿的命；如果他照做，也許到头来既救不了达奴莎，也救不了他自己。他觉得毫无办法，毫无出路。他感到一种无情的、优势的力量

---

① 即十字軍騎士团。

镇住了他，叫他招架不住。他好象已经看见一个十字军骑士的一双铁手正勒住达奴莎的脖子。他非常了解这些十字军骑士，他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一定会害死她，把她埋在城堡院子里，然后推卸干系，否认这件事，——那时候，谁能证明是他们把她劫去的呢？

不错，那两个信使目前在尤仑德的掌握之中；他可以把他们押到公爵那里，施用刑罚叫他们招认实情，但是，达奴莎落在十字军骑士手里，他们也许不在乎他们派来的人受到刑罚。顷刻之间，他好象看见了他的女儿正从远处伸出双手，恳求他援救。……如果他知道她确实是在息特诺的话，那末他当夜就可以到边界去，给那些日耳曼人来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攻克那个城堡，消灭守备队，救出女儿——但她也许不在，肯定不在息特诺。另一个想法象闪电似的闪过他的脑海：假如他立即把这个妇人和这个“旁特尼克”直接押送到大团长那儿去，大团长也许会从他们身上取得口供，命令十字军骑士归还他的女儿；但是这个念头来得快，去得也快，一闪就熄灭了。

因为这些人会向大团长说，他们是来赎取德·贝戈夫的，至于什么姑娘不姑娘，他们一无所知。不！这个办法不会有效果的，但是怎么办呢？他想，如果他到息特诺去，他们就会把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反正不把达奴莎放出来，免得她泄漏真相，说是他们把她劫走的。而他的这个独生女儿，还是有遭到毒手的危险，死神只怕就要降临到他最后一个亲人的头上！……他越想越糊涂，越想越痛苦，最后竟变得麻木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完全象一尊石像。现在即使他想站起来，也站不起来了。

那两个信使等了好久，等得厌倦了，騎士团的修女站起身来說道：

“天快要亮了，閣下，請允許我們去睡吧，我們需要休息一下了。”

“长途跋涉之后还得吃些东西呢，”那个“旁特尼克”加上了一句。于是，两人向尤仑德鞠了一躬，就出去了。

他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好象睡着了，又好象死了。

这时候，門突然开了，是兹皮希科走进来，后面还跟着卡列勃神甫。

“那两个信使是什么人？他們有什么要求？”年輕的騎士一面問，一面走到尤仑德跟前。

尤仑德打了个寒顫，沒有馬上回答；只是象个从酣睡中刚刚醒过来的人一样眨巴着眼睛。

“閣下，您沒有什么不舒服吧？”卡列勃神甫問，深知尤仑德的脾气，一眼就看出他有了重大的心事。

“沒有什么！”尤仑德答道。

“达奴莎呢？”兹皮希科又問道；“她在哪里，他們跟您說些什么来着？”

“他們带来些什么？”

“贖金，”尤仑德慢吞吞地答道。

“德·貝戈夫的贖金么？”

“贖德·貝戈夫的……”

“怎么贖德·貝戈夫，为什么？您怎么啦？”

“沒什么。”

但是，他的声調中却带有一种非常奇特和沒精打彩的意

味，使得这两个人突然骇怕起来，尤其是听到尤仑德只談到赎金，而不提起拿德·貝戈夫交换达奴莎。

“仁慈的天主！”兹皮希科喊道：“达奴莎在哪里？”

“她并不是在十字軍騎士那里，——不在！”尤仑德象梦囈似地說。突然，他从凳子上跌在地上，好象死了一般。

第三十一章

第二天中午，两个信使见了尤仑德，不久，他們就带了德·貝戈夫、两个侍从和其余一批俘虏騎馬走了。尤仑德随即召来了卡列勃神甫，口授了一封給公爵的信，說明达奴莎不是被十字軍騎士劫走的，但他已經发现了她的所在地，大概在几天之內就可以把她找回来。他把这話又向兹皮希科說了一遍，兹皮希科从昨晚上起，已經万分惊駭、恐怖和惶惑不安，簡直到了要发狂的地步。

这位老騎士不肯回答他提出的任何問題，只是叫他耐心等着，不要为了救达奴莎而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沒有这个必要。

黄昏时分，他又同卡列勃神甫一起呆在密室里，授命神甫給他写遺囑；接着，他作了忏悔、受过圣祇之后，召来了兹皮希科，和沉默寡言的托里瑪老头——在历次远征和战斗中，托里瑪老头一直追随着他，和平时期他就在斯比荷夫管理杂务。

“这一位，”他提高嗓門，轉向老战士說，好象跟一个耳朵不大灵敏的人說話似的，“是我的女婿，他同我女儿在公爵的

朝廷中結了婚，并且完全得到了我的同意。因此，我死之后，斯比荷夫的城堡、土地、树林、河流、百姓都归他管轄，归他所有。"

托里瑪听了这話，非常吃惊，把他那碩大的头顱一忽儿轉向尤仑德，一忽儿轉向玆皮希科；可是，他沒有說什么，因为他从来就不大說話；他只是向玆皮希科行了祉，輕輕地抱了抱他的双膝。尤仑德接下去說：

"这是卡列勃神甫代我写的遺囑，下面是我的火漆印記；将来你必須証明，这些話是你听我亲自讲的，你必須証明我曾命令你們必須服从这位年輕的騎士，象服从我一样。还有，庫藏的战利品和金錢，你要一一点交給他；无論在平时或战时，你要为他忠誠效劳，以至于死。听见了沒有？"

托里瑪把双手举到耳边，点了点头，于是，尤仑德作了个手势，他就鞠了一躬，出去了；老騎士又对玆皮希科情深意长地說：

"庫里的財富尽够使最貪婪的人滿足，不仅能贖出一个俘虏，就是一百个也够了。記住！"

可是，玆皮希科問道：

"您为什么现在就把斯比荷夫給我呢？"

"我的女儿也給了你了，何况斯比荷夫。"

"我們还不知道死神到来的时刻哩，"卡列勃神甫說。

"是的，还不知道，"尤仑德忧郁地又說了一次，"不久以前，大雪埋葬了我，虽然天主救了我，可是我的精力已經消失无余了。……"

"仁慈的天主！"玆皮希科喊道，"打昨天起，您心里已經起

了变化，因此您宁可談身后的事，却不談談达奴莎的事。仁慈的天主啊！”

“达奴莎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尤仑德回答；“她现在在天主的保护之下。如果她回来了……記着……带她到波格丹涅茨去。把斯比荷夫交給托里瑪照管。……他是个忠实的人，可这里有野蛮的邻居。……到了那里，他們就不能用绳子綁走她了……在那里她比較安全。……”

“嗨！”茲皮希科喊道，“您好象已經在另一个世界里說話了。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已經快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现在觉得自己不行了。我放心不下我的女儿……因为我只有这一个孩子。而你也要关怀她，虽然我知道你很爱她。……”

說到这里，他突然住了口，把一把叫作“密萃里考地阿”①的短剑拔出鞘来，把剑柄递給茲皮希科。

“现在对着这小十字架向我起誓，說你永远不会伤害她，始終如一地爱她。……”

茲皮希科的眼睛里突然流出了眼泪；他一下子扑倒在地上，用一个手指按在剑柄上，喊道：

“凭着神圣的耶穌受难日起誓，我决不伤害她，一定始終如一地爱她！”

“阿門，”卡列勃神甫說。

尤仑德重新把这柄“密萃里考地阿”插进剑鞘，伸出双臂抱住他說：

---

① 中古时代的一种薄刃短剑。

“那末你也是我的孩子了！……”

于是，他们分别了。时间已经很晚，而他们已经有好儿天没有好好休息了。第二天天一亮，兹皮希科就起身，因为前一天他给吓怕了，他担心尤仑德真的病倒了，急于探问一下这位老骑士晚上睡得可好。他在尤仑德的房门口遇见了刚走出房门的托里玛。

“爵爷怎么样？好么？”他问道。

对方鞠了一个躬，然后把手遮在耳后，问道：

“阁下有什么吩咐？”

“我是问爵爷怎么样了？”兹皮希科提高嗓子又说一遍。

“爵爷已经走了。”

“去哪里？”

“我不知道。……他是全副武装走的！”

第三十二章

晨曦刚刚开始照亮了树林、灌木丛和散布在田野里的大石块，那个走在尤仑德的马儿旁边的、雇来的向导，停了下来，说道：

“请让我休息一下，骑士，我已经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了。现在正在解冻，又是一片迷雾，不过，好在路不远了。”

“你领我上了大路就可以回去，”尤仑德回答。

“大路就在树林后面的右方，您马上上了小山就可以看见城堡了。”

接着，那个农民就双手拍打起膈肢窝来，因为早晨的寒雾把他冻坏了；这样活动了一下，反而使他更加透不过气来，后来他便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了。

"你知道伯爵是不是在城堡里？"尤仑德問。

"他病了，还能到哪里去呢！"

"他生什么病？"

"听說是挨了波兰騎士一頓好打，"老农民回答。他的話里显然带着得意的語气。他是十字軍騎士团的臣民，但是他那瑪朱尔人的心却为波兰騎士的威势而感到高兴。

过了片刻，他又說道：

"嗨！我們的爵爷个个身强力壮，却不是波兰騎士的对手。"

不过，說完这句話，他立刻就机警地向着騎士瞟了两眼，彷彿要弄明白，刚才无意中脫口而出的話，会不会給自己带来灾祸，因此又說：

"您这位爵爷，說的是我們的話；您不是日耳曼人吧？"

"不是，"尤仑德回答；"領路吧。"

那个农民站起身来，重新走在馬旁。一路上，他常常把手伸进一只小皮囊里，摸出一把沒有磨过的谷粒，放进嘴里，等他这样滿足了第一陣饥餓以后，又說起他为什么吃生谷物的原因来，可是，尤仑德一心只在想着自己的灾难，百感交集，根本沒有留意。

"天主保佑，"他說。"在我們日耳曼爵爷的統治之下，日子多难过啊！他們对于谷粉要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使得穷人只能象牛一样吃带壳的谷粒。万一他們在什么人家发现了手工磨

坊，他們就把这个农民处死，把他家里的什么东西都拿走，呸！他們連女人和孩子們都不放过。……他們既不怕天主，又不怕神甫。甚至有的神甫因为指責他們这种行为，被他們戴上了鐐銬。哦，在日耳曼人手下，日子可眞难过啊！如果有个人眞个磨了些谷粒，那他就得将这一把粉留到神圣的安息日才吃，而在禮拜五一定得象鳥儿那样啄食。但是，即使这样，也得靠天主保佑，因为在收获前两三个月，連这点谷子也吃不到呢。既不許捕魚……也不許打猎。……跟瑪佐夫舍的情形完全两样。”

这个十字軍騎士团統治下的农民一路埋怨，象是在說給自己听，又象是說給尤仑德听。这时候，他們已走过了一片荒凉的田野，田野上布滿着圓形的、积雪的石灰石。后来，走进一座在晨曦中呈现出灰褐色的森林。森林里散发出一股刺骨的、潮湿的寒气。天大亮了；要不然，尤仑德就很难通过这条森林中的小道。这条路通到山坡上，非常狹小，有些地方，那匹高大的战馬簡直难以从两旁的大树中走过去。幸而不久就走出了森林，只过了大約念几节“主祷文”的工夫，就到了一座白雪皚皚的小山頂上，山頂中央有一条人們走慣了的山路。

“就是这条路，爵爷，”那个农民說，“现在您自己也找得到路了。”

“行了，”尤仑德回答。“你回家吧，汉子。”一面伸手到那只縛在馬鞍前面的皮袋里，取出一枚銀币，交給向导。那个农民一向受尽本地的十字軍騎士的拷打，从来沒有領受过任何賞賜，因此他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錢一拿到手，便把头貼在尤仑德的馬鐙上，双手抱住馬鞍。

“哦耶穌，圣母瑪利亚！”他喊道：“愿天主报答您老爷！”

“天主保佑你！”

“天主赐恩于您！息特诺就在前面了。”

他再一次俯倒在马镫上，然后就走了。尤仑德独个儿留在山上，顺着农民所指的方向，望着那片灰色的、潮湿的、罩没了前面去处的雾幕。雾幕后面就是那个不祥的城堡，他正在被一种无可奈何的力量和灾难驱向那里去。眼看快到了，要发生的事准要发生了。……想到这里，尤仑德不仅为达奴莎感到万分忧虑，也不仅下了决心，哪怕流尽自己的鲜血也要从敌人的手里救她出来，他内心还感受到一种新奇的、极端痛苦的、前所未有的屈辱。事到如今，这个过去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使附近十字军的那些老爷们发抖的尤仑德，却俯首帖耳地要前去听从他们支配。他曾经击败过、践踏过他们多少人，现在却感到自己要给人击败、给人践踏了。不错，他们不是在战场上以勇气和骑士的力量压倒他的，但他总感到自己已被制服了。对他说来，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仿佛整个世界的秩序都颠倒过来了。他是去向条顿人投降的，他，如果不是为了达奴莎，哪怕单枪匹马也要去跟整个条顿大军战个你死我活。过去不也是有过这种情况么——一个骑士为了要在屈辱与死亡之间作一抉择，单身去攻打整个一支大军？但是，他觉得他是去受凌辱的，一想到这里，他的内心就痛苦得直哼，有如一头狼中了箭而在嗥叫。

但是，他这个人不但身体是铁打的，而且意志也是铁打的。他知道怎样叫别人投降，他也知道自己该怎么投降。

“我先别向前走，”他心里说，“一定得先压下这股怒气，否则不但救不出我的女儿，反而会断送她。”

他就这样同他的頑强意志、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和他渴望战斗的意愿斗爭着。誰要是看见过他穿着甲胄、騎着高头大馬、站在那座山上的气派，准会說他是一个鉄打的巨人，决不会想到这个騎士现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正在进行着他一生中最激烈的战斗。他一直同自己决斗到完全克制了自己，觉得能够控制自己的意志为止。迷雾虽然还沒有完全消失，却已变得稀薄了，而且，最后，好象有什么更黝黑的东西从薄雾里显现出来。

尤仑德猜想，那大概就是息特諾城堡的雉堞了。看见了那些城墻，他还是站在原处不动，反而十分眞誠、十分热烈地祈祷起来，正象一个觉得世界上除了天主的慈悲便一无所有的人在祈祷一样。后来，等他終于策馬前进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心里已經开始有了一种信心。现在他准备去承受一切可能遭到的痛苦。这时他竟想起圣乔治来，这个卡帕多細亚[①]最伟大的民族的子孙，忍受了各种羞辱的苦刑，不仅沒有丧失絲毫荣誉，反而被安置在天主右边的座位上，被人当作騎士界的守护神供奉着。尤仑德曾經有几次听到那些来自远方的修道院长談起圣乔治的种种武功，所以现在他就以这些回忆来增强自己的勇气。

他心里开始滋长了希望，虽然滋长得很慢。条頓人确实是以爱好复仇聞名的，因此，他毫不怀疑他們会因为过去一再被他打敗而向他报复，为他們过去在每次会战后所蒙受的耻辱而向他报复，为他們多少年来所經历的提心吊胆的生活而

---

① 卡帕多細亚是小亚細亚半島上的地名。

向他报复。

但是，考虑到这里，他的勇气反而增加了。他想，他们劫走达奴莎，只不过是为了要逮住他自己；那么等到他们逮住了他，达奴莎对他们还有什么用处呢？是的！他们非逮住他不可，而且不敢把他押在玛佐夫舍附近，而是要把他送到一个偏僻的城堡里去，也许就让他在那边的地牢里受苦到死，但他们准会释放达奴莎。即使以后证实了他们是以狡猾手段和压力把他逮住的，大团长和神甫会都不会为此而严厉责备他们，因为事实上，尤仑德对条顿人太凶狠了，他使条顿人流血之多，盖过世界上任何骑士。但是这个大团长也许会因为他们囚禁这无辜的姑娘而惩罚他们，何况这姑娘还是公爵的养女，而为了准备同波兰国王进行危险的战争，大团长还正在讨好公爵呢。

他的希望不断增长，有时简直断然认为达奴莎会回到斯比荷夫，得到兹皮希科有力的保护。……“他是一个强大的人，”他想；“他决不会让任何人去伤害她。”于是他怀着深情回想起他所听到的关于兹皮希科的情况：“他在维尔诺打败过日耳曼人，同他们进行过决斗，同他叔父一起向两个弗里西安人挑战，并且把他们斫死了，他也攻打过里赫顿斯坦，又从野牛的脚蹄下救出了他的女儿，他也向那四个十字军骑士挑了战，这四个人他是决不会宽恕的。”想到这儿，尤仑德举目望天，说道：“哦，天主，我把她许给了你，而你又把她赐给了兹皮希科！”

他的信心更大了，因为他认为，如果天主已经把她给了这青年，那末，他一定不会让日耳曼人嘲弄她，一定会从他们手

里把她夺回来，即使整个条頓人的大軍都抗拒不了。然后，他又想起兹皮希科来了："嗨！他不仅是一个强大的人，而且象金子一样純眞。他会保卫她，爱她，耶穌啊！賜福于她吧；可是，我觉得，她一旦和他在一起，就不会想念公爵的朝廷，也不会牵挂父母之爱了。……"想到这里，他的眼帘突然潮潤起来，內心充滿极度的渴望。他眞想这一輩子至少还要和他的孩子再见一次面，将来死也要死在斯比荷夫，跟那两个亲人在一起，而不是死在条頓人的黑牢里。"但天主的意旨是不可抗拒的！"息特諾已經在望了。城墙在薄雾中显得更分明了，牺牲的时刻逼近了；他开始安慰自己，說："当然，这是天主的意旨！生命的末日逼近了。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結局总是一样的。嗨！可还想再见见那两个孩子呢，不过說句公平話，我已經活够了。凡是我該經历的事，我都經历过了；凡是我該报仇的人，我都报过仇了。现在又怎样呢？留在人世，不如去见天主；既然必須受难，那就受难吧。达奴莎和兹皮希科，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候，也不会忘記我的。他們一定会常常牵挂我，并且問道：他在哪里啊？他还活着呢，还是已經到了天主的法庭上？他們会打听我的下落，也許打听得出。条頓人都是报仇心重的，但对于贖身金也非常貪心。兹皮希科至少不会舍不得拿錢去贖回尸骨的。他們必定会为他多做几次弥撒。这两人的心都是忠誠善良的，但愿天主和至高无上的圣母为此而賜福他們！"

现在，不但路面寬闊了，来往行人也多了。装載木材、稻草的馬車向着市鎮駛去。牧人們在赶牲口。从湖里捕出来的冻魚装在雪橇上。有一个地方，四个弓箭手押着一个上了鎖鏈的犯罪农民上法庭去，双手給反綁着，脚上戴着鐐銬，积雪很

深，簡直无法移步。那农民气喘吁吁的鼻孔和嘴里噴出来的气息，形成一圈圈的蒸汽，而那些押他的人却一面唱歌，一面逼着他赶路。他們一看见尤仑德，就好奇地望着他，显然是看到这个騎者和馬匹的魁梧强壮而感到吃惊；不过，他們一看到他的金馬刺和騎士腰带，就放低了石弓，向他表示欢迎和敬意。鎮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声音也更加嘈杂了，人人都急急忙忙給这个全副武装的人让路，他走过大街，向着城堡拐弯而去。城堡裹在朝雾中，好象还在睡梦里。

可是，并不是城堡周围的一切都睡着了，至少烏鴉和渡烏就沒有睡，它們在城堡入口处的高地上成群結队地飞翔，扑翼啼叫。走上前一看，尤仑德这才明白了它們聚集在这里的原因。原来在通向城堡大門的那条大路旁，树立着一只大絞刑架，上面吊着四个瑪朱尔农民的尸体。沒有一絲儿风，这四具尸体仿佛是站在那里，晃动也不晃动一下，只有当大群黑烏栖息在他們的肩上和头上，相互推撞，扑击着绳索和啄食这四顆低垂的人头的时候，那四个尸首才晃动一下。其中有的一定已經吊在那里好久了，因为尸体的头顱完全光禿禿了，腿也变得細长了。尤仑德一走到它們跟前，那群烏鴉就哄的一声飞起，不过，它們在空中盘旋了一陣之后，又立刻陆續栖息在絞刑架的横木上。尤仑德經过这些尸体的时候，在身上划了十字；等他走近城壕，在大門前吊桥拉起的地方一停下来，他就吹起了号角。

他吹了第二遍，第三遍，又等了一会。城墙上一个人影也沒有，也听不见城門里面有什么声音。过了一会儿，城門边一个石头砌成的窗格子后面，一扇大吊門克拉一声升起来了，

窗洞内出现了一个日耳曼仆役的满脸胡子的脑袋。

"Wər da① ?"一个刺耳的声音問道。

"斯比荷夫的尤仑德!"騎士回答。

那扇吊門立刻又放下去了,接着是一片寂靜。

时光流逝。門后毫无动靜,传到他耳际的只有絞刑架那边烏鴉的哇哇声。

尤仑德又站了很久。后来他举起号角再吹一遍。但是唯一的反应仍旧是寂靜。

现在他明白了,这是条頓人出于驕矜,故意让他站在門外守候。他們这种对于被击敗的人的驕矜是沒有限度的,为的是要把他当作一个乞丐来羞辱。他也猜到,他或許就得这样等下去,等到晚上为止,甚至还要等得更久。因此,开头那一陣,他的血都沸騰了起来;突然之間恨不得跳下馬来,在城壕旁边搬一块大石头,向着窗洞扔去。换了别的场合,不光是他,就是任何一个瑪朱尔或波兰騎士,都会这样干的,大不了让他們出城来跟他战斗罢了。但是一想到自己是为何而来,便又仔細考慮了一下,按下了这陣怒气。

"我不是为了我亲生女儿而来牺牲自己的么?"他心里說。

于是他继續等下去。

这时候,城墙的望风洞里出现了一些黑魆魆的东西。原来是几顆人头,披着毛皮,裹着黑色的头巾,甚至还戴着鉄头盔,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就从这些鉄头盔下面注視着这位騎士。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可怕的尤仑德孤独地等在条頓人的城

① 日耳曼語:"那边是誰?"

門前，对他們的守备队来說，是一个奇观。在这以前，誰要是看见了他，就等于看见了死神，现在人們却可以平安无事地看着他了。人头不断地增加，最后城門边上所有的望风洞口都塞满了仆役。尤仑德心里想，他們的上級一定也在附近塔楼的窗洞里望着他，他就把眼睛轉到那个方向去，但那里的窗戶都深嵌在厚厚的墙壁里，不可能从窗口望到里面。但原先在望风洞里默默张望他的那群人，现在却談起話来了。人們紛紛提起他的名字，到处可以听到笑声。粗暴的声音愈来愈响，也愈傲慢，象吆喝一头狼似的。显然沒有人干涉他們，他們竟然向这个站在城門旁边的騎士扔起雪球来了。他好象不由自主地挪动了一下他的馬；过了一会儿，扔雪球停止了，叫喊声也靜下去了，甚至有几个人头消失在城墙后面了。当然，尤仑德的名字一定是非常吓人的！可是，不久，即便是最懦弱的人也会想到，他們和那个可怕的瑪朱尔人还隔着一道城壕和一堵墙，因此这批粗野的軍人不但又开始扔起小雪球来，而且还扔起冰块来，甚至还扔起碎瓷和石子来，这些东西落在甲胄和馬衣上，发出克拉克拉声落下地来。

"我为我的亲生孩子牺牲自己，"尤仑德心里又說了一遍。

他继續等着。到了正午，城头上沒有人了，扈从們都去吃午飯了。少数不得不在那里站崗的，就在城墙上吃飯，吃过以后就拿肉骨头扔向这饥餓的騎士，作为消遣。他們彼此之間也开起玩笑来，說是誰敢下去用拳头或者用矛柄打他的脖子。吃过飯回来的人向他叫道，如果他不乐意等，尽可以去上吊，絞架上还有一个鈎子空着，绳子是现成的。下午的光阴就在这种挖苦、叫喊、取笑和咒駡声中过去了。冬天的短暫的白

昼逐渐接近黄昏了，可是，吊桥依旧高高吊起，城门也一直紧闭着。

黄昏时分，刮起了一阵风，吹散了薄雾，天空澄清了，映出了落日的余辉。

雪变成了深蓝色，接着又变成紫罗兰色。没有结冰，看来夜色是美好的。城墙上除了守卫的，就没有别的人了；白嘴鸦和乌鸦都离开了绞架，飞入森林。最后天暗了，继而万籁俱寂。

"他们不到晚上是不会开门的了，"尤仑德想。

一时他真想回到城里去，不过，立刻又丢了这个念头。"他们要让我站在这里等，"他自言自语。"如果我要回去，他们也一定不会让我回家，而是会包围我，把我俘去，那时候，他们会说，他们并不负我，因为他们是用武力逮住我的，况且，即使我突围出去，我也还是要回来的。……"

外国编年史家一向十分称颂波兰骑士忍饥耐寒、蔑视困苦的伟大毅力，认为往往就是这种毅力使得他们能够完成不善于吃苦耐劳的西方人所不能完成的功业。尤仑德却比别人具有更巨大的毅力；因此，虽然饥饿早就在折磨着他，夜寒已经透过他那铁甲下面的皮衣服，他还是决定等下去，哪怕死在那城门口也要坚持下去。

但是，天还没有黑透时，突然他听见身后雪地里响起了脚步声。

他回头一看：有六个拿着矛和戟的人从城里向他这边走来；当中另有一个握剑的人。

"守卫也许会给这些人开门的，那末我就跟他们一起进去吧，"尤仑德想。"他们大概不会用武力来捉拿我，也不会杀害

我的，因为他們人数太少，办不到；如果他們动手攻击我，那就証明他們并不打算遵守他們的諾言，那就——該他們遭殃。”

这样一想，他就拿起那把挂在馬鞍上的鋼斧（这把鋼斧非常重，普通战士双手也举不起），向着他們走过去。

可是他們想也沒有想到攻击他。相反，这些仆从把他們的矛和戟都插在雪地里，由于天还沒有全黑，尤仑德看出握在他們手里的那些武器的杆柄都在抖索。

那个握剑的人看来是他們的上司，他迅速伸出左臂，把手向上一揮，說：

“您就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騎士么？”

“正是。”

“您要听听我带来的口信么？”

“我听着。”

“强大而虔誠的封·邓維尔特伯爵命令我轉告您，爵爷，除非您下馬，决不会为你开城門。”

尤仑德仍旧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才下了馬，馬匹立即被一个弓箭手牵走了。

“武器必須交給我們，”那个握剑的人又說。

斯比荷夫的爵爷迟疑了一下。也許他們会乘他解除了武装来攻击他，象打一头野兽似的来打死他，或者把他俘虏了，投入地牢？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想，要是他們存心这样，他們一定会多派些人来。再說，如果他們要攻击他，也不会一下子就搗毁他的甲胄，那末他还能从最貼近的一个人手里随手夺过一件武器来，趁援軍未到之前，把他們全部打死。他們是很知道他的厉害的。

"就算他们真想弄死我，"他心想，"反正我也正是为此而来的。"

这样一想，他就扔下了斧头，接着是宝剑，最后又扔下"密萃里考地阿"，于是等在那里。弓箭手们把一切武器都拿走以后，先前那个跟他说话的人退后几步，停了下来，傲慢地大声嚷道：

"为了你过去对骑士团犯下的种种过错，你必须根据'康姆透'的命令，穿上我放在这里的这件麻衣，把你的剑鞘用一根绳子缚在你的脖子上，恭恭敬敬地等在城门前，等到'康姆透'阁下施恩于你，下令开门为止。"

于是，尤仑德孤单单的一个人留在黑暗和寂静中。那表示忏悔的麻衣和绳索黑魆魆地放在他面前的雪地里，他却始终站在那里，觉得自己的灵魂里有什么东西在瓦解、拆裂、挣扎、死亡，觉得转瞬之间他就不再是一个骑士，不再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而是一个乞丐，一个没有名字、没有声誉、没有威望的奴隶了。

因此，过了很久，他才走到那件忏悔麻衣跟前，说道：

"我怎么能不照办呢？基督啊，您知道，如果我不遵照他们的命令，他们就会杀害我那无辜的孩子。您也知道，要是为了我自己的性命，我是决不会这样做的！耻辱是难受的！难受的！——但您从前也受过耻辱。那末就凭着圣父和圣子之名……"

于是，他伛下身来，穿上那件麻衣（那是一块开了三个洞作领口和袖口用的麻布），然后，把剑鞘缚在自己的脖子上，拖着沉滞的脚步，向着城门走去。

城門还沒有开；但是，现在，城門早开迟开，对他說来，都无所謂了。城堡沉浸在夜晚的寂靜中，只有棱堡上的卫士不时的彼此呼喚声。城門旁的塔楼中，最高的一扇窗戶里有着亮光；其余的窗戶都是黑暗的。

夜晚的时辰一个接着一个飞逝，天空中出现了一弯新月，月光投射在城堡的阴郁的城墙上。周围岑寂得使尤仑德連自己的心跳声都听得到。但他全身僵硬，几乎完全成了一具化石，灵魂仿佛早已脫离了躯壳，他什么都不在乎了。他只有一个念头：他已經不是一个騎士，不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了，至于他究竟是什么人，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候，他仿佛觉得，到了半夜里，死神就会从早晨他看见过的那几具吊死的尸体那里越过雪地向他扑来。……

他突然打了个寒顫，完全醒过来了。

“哦，仁慈的基督啊！那是什么呀？”

从附近塔楼的高窗上，传出一陣隐約可聞的琵琶声。尤仑德到息特諾来的一路上，都断定达奴莎不在城堡里的，然而深夜的琵琶却頓时使他心里一震。他觉得他熟悉那声音，除掉她——他的女儿，他的亲人，还有誰在弹奏！……于是，他跪倒在地上，把双手合成十字，进行祷告，一面象发高烧似地顫抖着，傾听着。

就在这时，一个稚气未脫的、愁思綿綿的声音唱起来了：

如果我有
雛鵝的小巧的双翅；
我就飞向

西利西亚的雅锡克。

尤仑德想要回答，想要喊出那亲爱的名字来，但他的話却梗在喉头了，好象給一道鉄箍箍住了似的。他胸中突然激起一陣悲痛、辛酸、渴望、苦难的情緒；于是他把脸扑在雪里，心醉神迷地在心里央求上天，好象在做感恩祷告一样：

“哦，耶穌啊！我又听到我孩子的声音了！哦，耶穌啊！……”

他哭泣得使他魁梧的身体都顫动了。塔楼上，那无限忧愁的声音却继續繚繞在宁靜的夜空中：

我就要坐在
篱笆上歌唱：
“看呀，我亲爱的人儿，
柳巴飞来啦，可怜的孤儿！”

第二天早晨，一个粗壮的、满脸胡子的日耳曼扈从出来踢着这个躺在城門前的騎士的肋骨。

“站起来，狗东西！……城門开了，‘康姆透’命令你去见他。”

尤仑德仿佛从沉睡中醒来。他沒有扼住那人的咽喉，沒有用他那双鋼鉄似的手扼死他，他的脸容平静而謙卑；他站了起来，一句話也不說，跟着那士兵走进城門。

他刚一走进去，就听见后面克拉拉一陣鏈条声，吊桥又給吊起了，在入口的地方，一扇沉重的鉄栅栏門落了下来。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尤仑德一走进城堡的院子，开头不知道該往哪里走，因为領他进門的那个仆人已經走开，到馬房去了。不錯，士兵們都一个个地或是三五成群地站在栅栏旁边，但是他們一脸横肉，都带着譏嘲的神气望着他，老騎士一眼就看出，他們决不会給他指路，即使他們会回答他的問話，一定也是出言粗野，或是气势汹汹。

有几个士兵用手指着他，纵声大笑，还有些人象昨天一样，向他扔雪团。但是他发现了一道特别大的門，門上有一尊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石象，他便走了进去，心想，如果“康姆透”和高級法师們住在城堡的另一头或是其他房間的話，那一定会有人領他去。

事情不出所料。尤仑德一走近那道門，两扇門就突然打开了，門前站着一个青年，头发剃得象个神甫，穿的却是世俗的衣服，向他問道：

“您就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爵爷么？”

“我就是。”

“虔誠的‘康姆透’命令我来領您去。跟我来。”

于是，他領他穿过一个拱形的門厅，向楼梯走去。可是到

了楼梯旁边，那人站住了，瞥了尤仑德一眼，又問道：

“您身上沒帶武器吧？我奉命搜查您。”

尤仑德举起双手，让他的向导可以看清他的全身，一面回答道：

“我所有的东西昨天都交卸了。”

向导放低了声音，几乎是耳語似地說道：

“那么，留心点，别发脾气，因为您已經落在强权和优势力量的手里。”

“但也处在天主意旨的支配之下，”尤仑德回答。

他更加仔細地看看这个向导，看到他脸上流露出一种怜憫和同情的神色，便說道：

“您眼睛里有一股正直的神气，年輕人！您能誠恳地回答我几句話么？”

“快說吧，爵爷，”向导說。

“他們会把我女儿还給我么？”

这青年詫异地扬了一下眉毛。

“您的女儿在这里么？”

“是的，我的女儿。”

“就是城門边塔楼里那位小姐么？”

“是的。他們答应过，如果我向他們投降，他們就释放她。”

向导搖搖手，表示他什么也不知道，不过，脸上却流露出惶惑和疑虑的神情。

尤仑德又問道：

“听說晓姆貝和瑪克威在看守她，是么？”

"那两位法师都不在城堡里。爵爷，趁着'康姆透'邓維尔特沒有恢复健康之前，赶快把她带走吧。"

听到这話，尤仑德不禁打了一陣寒顫。但他沒有时間再問下去了，因为他們已經来到楼上的大厅，尤仑德就要在这里看到息特諾的"康姆透"了。青年打开了門，便退到楼梯口去。

斯比荷夫的騎士一走进去，才知道来到了一間很宽敞的套房，里边很暗，因为那些鉛制的椭圓形窗格透不进多少光来；而且这一天又是个寒冷的阴天。不錯，房間的那一头，生着一只大壁炉，可惜那些刚砍下来的湿木柴不大燒得旺，过了好一会，尤仑德的眼睛才算习慣了这种阴暗，看出一张桌子后面坐着几个騎士，他們身后有一大批武装侍从和拿着武器的仆从，其中还有那个城堡的小丑牵着一头鎖上鏈条的馴熊。

尤仑德以前常常和邓維尔特见面，后来又在瑪佐夫舍公爵的朝廷上见过他两次，当时邓維尔特是使者，现在已經是事隔多年了；不过，虽然光綫那么暗，尤仑德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一則因为他长得肥胖，二則因为面熟，三則因为他坐在桌后正中間的一张扶手椅里，一只手套着夹板，架在椅子的扶手上①。他的右面坐着扬斯鮑克的齐格菲里特·德·劳夫老头，他是整个波兰种族、特别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左面是两个年紀較輕的法师，戈德菲列德和罗特吉爱。邓維尔特故意請他們来亲眼看他制服一个心腹之患的仇人，同时共享他們共同策划、共同促成的这个阴謀的果实。他們身穿柔軟的黑衣服，腰边挂着便剑，舒舒服服地坐在

---

① 邓維尔特的手被茲皮希科的侍从哈拉伐扭断了。

那里。他們滿怀高兴，十分自信、驕傲而极其蔑視地瞧着尤仑德。这就是他們一向用以对待弱者和战敗者的神气。

沉默了很久，因为他們要飽看一下他們一向所畏惧的这个人，现在他站在他們面前，头搭拉到胸前，象一个忏悔者似的穿着粗麻布衣服，脖子上还系着一根绳子，绳上挂着他的剑鞘。

他們分明打算让尽可能多的人亲眼目睹他受辱的场面，因为通向其他各个房間的边門正敞开着，誰高兴进来就可以进来，几乎半个大厅都挤满了武装人員。他們全都十分好奇地望着尤仑德，大声交談，对他評头品足。

但是他一看到这些人，反而信心十足，因为他心里想：

“如果邓維尔特不打算履行他的諾言，他就不会召集这么多人来作见証了。”

这时候，邓維尔特把手一扬，制止了全场的喧嘩；然后向一个武士作了一个手势，这个武士就走到尤仑德跟前，一把抓住他脖子上的绳索，把他向桌子跟前拖近了几步。

邓維尔特得意扬扬地望着在场的人，說道：

“你們看，宗教的威力如何击敗了憤怒和驕傲。”

“天主保佑，永远如此！”在场的人同声回答。

接着又是一陣靜默，过了一会，邓維尔特向犯人发話了：

“你过去象一条疯狗似的咬騎士团，因此天主使你象条疯狗似的站到我們面前来，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来恳求慈悲和怜憫。”

“别把我比作狗，‘康姆透’，”尤仑德回答，“因为这样一来，您就未免要把那些同我交过手又在我手下战死的人的荣誉給貶低了。”

那些武装的日耳曼人，听了这話，就窃窃私語起来：不知道是这番大胆的回答激起了他們的憤怒呢，还是他們被这答話的正义性所感动了。

但是，"康姆透"对他这番話大为不满，嚷道：

"你們看，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还是这么傲慢而驕矜，对着我們眼睛吐唾沫哩！"

尤仑德举起双手，好象祈求上天作証似的，一面搖头，一面回答：

"天主知道我的傲慢已經留在你們城堡的大門外边了；天主看得清清楚楚，也会判断，你們这样辱沒我的騎士尊严，是否也在侮辱你們自己。凡是束着騎士腰带的人，都应該尊重一个貴族的荣誉。"

邓維尔特皺紧了双眉，但就在这时候，城堡的小丑把鎖住熊的那根鏈条弄得咔嗒咔嗒响，大声喊道：

"讲道啦！讲道啦！瑪佐夫舍的传教师来了！听啊！听讲道啊！"

接着，他轉向邓維尔特說道：

"閣下！罗森汉姆公爵碰到他的侍仆过早把他喚醒、請他去听讲道的时候，就要那侍仆把钟绳一节一节地吃下去。这个传教师的脖子上也有一条绳索——要他把绳索吃掉以后再讲道吧。"

說了这話，他頗为担心地注视着"康姆透"，因为他摸不准"康姆透"会大笑起来呢，还是听了他这番不合时宜的話，会把他鞭打一頓。但是，那些虔誠的法师們，碰上他們自知无能为力的时候，就显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甚至謙逊礼让，面对

着一个失败者，却又肆无忌憚；因此，邓維尔特不但向这个馴兽的小丑点点头，表示贊同他的嘲弄，而且他自己也突然用一种聞所未聞的粗野态度破口大罵起来，使得年輕的侍从們臉上都流露出惊詫的神情。

“别抱怨你受了侮辱，”他說，“要是我把你送进狗窝去，又怎么样呢，騎士团的看狗人也比你这騎士强！”

于是那个受到鼓舞的小丑又叫喊起来：“拿馬刷子来，給我刷刷熊毛，它回头也会用它的爪子梳你的乱毛的。”

他这話一出口，馬上引得哄堂大笑，有一个声音在这些法师身后喊道：

“到了夏天，你就可以在湖上割芦葦了！”

“还可以用你的尸体去捉蟹！”另一个喊道。

第三个人接着說道：“你现在就去把那吊死的窃賊身上的烏鴉赶走吧！活儿够你干的呢。”

他們就这样取笑着他們曾經引为恐怖的尤仑德。这群人逐漸高兴起来了。有几个离开桌子，走到这俘虏跟前，細細地端詳他，一面說：

“原来这就是斯比荷夫的那头野猪，他的獠牙已經被我們的‘康姆透’敲掉了；他的猪嘴准在冒着口沫；他很想把什么人撕得粉身碎骨，可惜办不到。”

邓維尔特和其余的法师們，原想使这场审問成为一场严肃的法庭开庭的场面，现在看到事态的发展完全变了样，也就从凳上站了起来，跟那些走到尤仑德跟前的人混在一起了。

扬斯鮑克的齐格菲里特老头对这番情景很不满意，但“康姆透”本人却說道：

“乐吧，还会有更开心的事呢！”

同时他們也开始向尤仑德张望起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在以前，无論哪一个騎士，哪一个仆从，要是离得这样近来看他，那么一看之下就永远张不开眼睛了。有些人說：

“虽然他的麻衣下面还穿着皮衣服，但还是看得出他的肩膀很闊；把他用豌豆稭褢起来，还可以拿到乡下市集上去展览呢。”

其余的人又喊着拿麦酒来，要使这一天过得更加兴高采烈。

沒多大工夫，一只只的酒壶玎玎瑺瑺响个不停，阴暗的大厅上到处都是从壶盖下溢出来的泡沫。兴致勃勃的“康姆透”說道：

“这才对头，让他别以为他的丢脸有什么了不起！”

他們又走到他跟前，用錫酒杯碰碰他的下巴，說道：

“你要喝吧，瑪朱尔的猪嘴！”有些人把酒倒在手掌心里，洒进他眼睛里去。尤仑德站在他們中間，目瞪口呆，任人凌辱，到最后，他显然忍无可忍了。他向着齐格菲里特老头走过去，大吼一声，盖过了大厅里一切嘈杂的声音：

“凭着救主的受难和灵魂的拯救，把孩子还給我！这是你們答应过的。”

他想去抓住这个老“康姆透”的右手，但“康姆透”立即縮回了手，說道：

“去你的，囚犯！你要干什么？”

“我释放了貝戈夫，亲自来到这里，因为你們答应过要把留在这里的孩子还給我。”

“誰答应过你的?”邓維尔特問道。

“是您答应过的，‘康姆透’！只要您还有良心!”

“你找不到証人；不过，如果这只是一个說話算話的信用問題，那末証人也不必要。”

“那就凭您自己的信誉，凭十字軍騎士团的信誉吧!”尤仑德喊道。

“那我就把你的女儿还給你!”邓維尔特回答，一面向着在场的人，說道：“他在这里所受到的遭遇，根本談不上是对他的暴戾和罪孽的懲罰，不过是毫无恶意地和他开开玩笑而已。我們旣然答应过，只要他亲自来向我們表示屈服，就交还他的女儿，你們要知道，一个十字軍騎士說的話就象上帝說的話一样，說到就做到，因此，那个由我們从强盜手里救出来的姑娘，馬上就释放；至于他自己，一俟他好好地忏悔了他过去反对騎士团的一切罪行，我們也可以放他回去。”

这一席話，使得有些人大吃一惊，因为他們知道邓維尔特的为人，知道他对尤仑德的深仇宿恨，想不到他会这样宽大。因此齐格菲里特老头，罗特吉爱和戈德菲列德法师，都一边望着他，一边惊奇地扬着眉、蹙着額，他却假装沒有看见他們疑惑的神情，說道：

“我会派卫队把你女儿送回去的，不过，你得留在这里，等到我們的卫队平平安安地回来、你付出了贖身金以后，才让你回去。”

尤仑德本人也有点惊訝，因为他已經絲毫也不指望自己的牺牲对于达奴莎会有什么用处；因此，他望着邓維尔特，几乎是感激地答道：

"愿天主报答您，'康姆透'！"

"你可认得骑士团了吧，"邓維尔特回答他說。

"天主慈悲！"尤仑德回答；"但是，我因为好久沒有看到我的孩子了，請許可我见一见我的女儿，为她祝福一下吧。"

"好，不过要当着我們大家的面相见，让我們善良的信念和慈悲得到见証。"

于是，他吩咐站在身旁的侍从去把达奴莎带来，他自己則走到那站在他周围的德·劳夫、罗特吉爱和戈德菲列德跟前，急忙而热烈地交談了一陣。

"我不反对您这样做，但是您原来的打算并不是这样。"齐格菲里特老头說。

那位以勇敢和残暴出名的急性子罗特吉爱說道："这是怎么回事？您不但要释放那姑娘，連那条魔鬼似的恶狗也要放他走，这不是让他再咬人么？"

"现在他就不那样咬人哩！"戈德菲列德支持他道。

"啐！他得付贖金！"邓維尔特懶洋洋地回答。

"即使他把一切財富都交出来，不出一年，他就会从我們这里加倍搶回去的。"

"我不反对放走这姑娘。"齐格菲里特又說了一遍；"但是，这头狼还是要叫騎士团的羊遭殃呢。"

"可我們的諾言呢？"邓維尔特反問道，一面大笑着。

"您以前不是这么說的……"

邓維尔特聳聳肩。"你們还乐得不够么？"他問道。"还想再乐一乐么？"

人群又去围着尤仑德，在他面前自夸自贊，頌扬邓維尔特

的正直举动，说这个举动使骑士团大为增光。

“敲骨吸髓的凶手！”城堡弓箭手的队长说。“你们异教徒就不会这样对待我们基督的骑士！”

“你喝过我们的血吧？”

“我们对你以德报怨。”

他们这些话里面所包含的骄横或蔑视，尤仑德概不理睬：他高兴得睫毛也润湿了。他想，马上就可以看见达奴莎了，他确实是靠了他们的恩惠才见得到她的；因此，他几乎是低声下气地注视着那些说话的人，终于说道：

“不错！不错！我过去对你们很不好，不过……并没有什么阴谋。”

这时，大厅的另一端，有人喊道：“他们把姑娘带来了！”大厅里立刻静寂无声。士兵们散到两旁去，他们谁都没有见过尤仑德的女儿；由于邓维尔特行动秘密，大多数人甚至还不知道她在城堡中呢；那些知情的人就相互低声谈论着她惊人的美貌。所有的眼睛都极其好奇地向着她即将出现的那道门望去。

这时候，一个侍从先出现了，后面是骑士团里大家都认得的那个修女，就是骑马到森林行宫去过的那个妇人。跟在她后面进来的是一个穿白衣的姑娘，蓬松的头发用一根带子束住，罩在额上。

突然间，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原来尤仑德开头向女儿一头扑去，一下子却又倒退几步，脸白得象亚麻布，站在那里，吃惊地望着那个作为达奴莎还给他的女子，她的头很长，嘴唇发青，一双眼睛又是呆瞪瞪的。

“这不是我的女儿!”他用一种吓人的声音說。

“不是你的女儿么?”邓維尔特喊道。“凭着巴德邦的圣里鮑魯舒的名义起誓! 要末是我們从强盜那里救出的不是你的女儿,要末是什么巫师把她变了形,因为在息特諾沒有别的姑娘了。”

齐格菲里特老头、罗特吉爱和戈德菲列德連忙交換着眼色,他們非常佩服邓維尔特的狡猾,但是,他們还沒有来得及說話,尤仑德已經用一种恐怖的声音叫喊道:

“她在的,她在息特諾! 我听见过她唱歌,我听见过我的女儿达奴莎的声音!”

邓維尔特听了这話,轉身向着在场的人,沉着而直截了当地說:

“我把你們所有在场的人都当作见証,特别是您,扬斯鮑克的齐格菲里特,还有你們罗特吉爱和戈德菲列德两位法师,我按照我的諾言和誓約,把这个姑娘归还給斯比荷夫的尤仑德。据被我們打敗的强盜們說,她就是他的女儿。如果这不是她——那就不是我們的錯了,毋宁說这是出于天主的意旨,是他要这样把尤仑德交到我們手里来的。”

齐格菲里特和两个年輕的法师点点头,表示他們听见了,如有必要,可以作証。于是他們又連忙交換了一个眼色,因为这实在大出他們所料:俘虏了尤仑德,不放还他的女儿,表面上仍然做到了信守諾言;有誰能做得到呢?

但是,尤仑德双膝跪下,苦苦哀求邓維尔特說,他凭瑪尔堡的所有的圣物,凭他祖先的遺骸哀求他把女儿归还給他,而不要采取背信弃义的騙子和叛徒的行径。他的声調里飽含着

絕望和真誠，使得有些人也怀疑其中是否有背信弃义的行为，有些人则认为莫非真有什么巫师把这姑娘变了形了。

“天主看到您的背信弃义！”尤仑德喊道。“为了救主的創伤，为了您逝世的时刻，求您把我的孩子还給我！”

他立刻站了起来，躬着身子向邓維尔特走去，仿佛要去抱住他的双膝似的；他眼里閃着疯狂的光芒，他的声調里一忽儿含着痛苦和恐怖，一忽儿含着絕望，一忽儿又含着威胁。邓維尔特听到他当众罵他背信弃义，就嗤着鼻子，滿脸通紅，終于大发脾气了；他为了彻底踩死仇人，就走前一步，向着这不幸的父亲俯下身子，咬紧牙关地对着他耳朵低声說道：“如果我会把她还給你，除非叫她肚皮里带着我的私生子一起走……”

就在这一刹那間，尤仑德象头野牛似的咆哮起来，双手抓住邓維尔特，把他高举在空中。

大厅里刚刚响起一声恐怖的呼喊：“饒命啊！”“康姆透”的身体已經被猛力地扔在石头地上，脑浆从粉碎的脑壳里迸射出来，濺在旁边的齐格菲里特和罗特吉爱身上。尤仑德向那摆着武器的墙边飞跃过去，拿起一口巨大的宽柄宝剑，象一陣狂风似的冲向吓得呆若木鸡的日耳曼人杀去。这些人向来过慣了打仗、屠杀和流血的生活，但是他們都吓破了胆，惊魂稍定，这才开始逃避，有如一群綿羊碰到一只扑人的狼。大厅里响彻了恐怖的呼喊声、脚步声、打翻了的器皿的叮咚声、仆役們的号叫声、熊的咆哮声（这头熊从馴熊者手里掙脫出来，爬上一扇高窗），还有吓得发抖的嚷嚷着拿矛拿盾、拿武器拿石弓的叫喊声。終于武器閃閃发光，多少把銳利的刀口都向着尤仑

德刺去，但是他什么都不在乎，反而发疯似的向他們冲过去，这就开始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混战，与其說是比武，还不如說是屠杀。年輕而暴躁的戈德菲列德法师第一个来拦截尤仑德的去路，却让尤仑德的武器閃电似的一晃，把他的头、手和肩胛骨都劈了开来；继他之后被尤仑德斫倒的是弓箭手的队长和城堡的总管，封·勃拉赫特和英吉利人胡格斯。胡格斯并不明了其中的原委，而且怜憫尤仑德和他的苦难的遭遇，只是在邓維尔特被打死以后才拔出武器来的。其余的人一看到这个人的可怕的力量和暴怒，就紧挨在一起，以便合力抵抗，但是，这个打算反而招来更大的伤亡，因为尤仑德怒发冲冠，双眼通紅，全身是血，喘息连连，又气又急，狠狠地揮起剑来向那群敗陣的人們斫呀，刺呀，劈呀，好不厉害，頓时把他們一个个杀倒在地上，到处濺滿了一滩滩的血，好象一陣风暴把小丛林和大森林都一古脑儿連根掀翻了。接着就是一个极其可怖的时刻，仿佛这个可怖的瑪朱尔人单身独人也能把他們統統杀光似的。这些武裝的日耳曼人就象一群狂吠的猎犬，沒有猎人的帮助，就无法敌得过一头凶猛的野猪；他們在这场战斗中，实在抵敌不过尤仑德的威力与凶悍。同他战斗，即使不送命，也是一敗涂地。

“散开！包围他！从后面打！”齐格菲里特·德·劳夫老头尖声叫喊道。

于是，他們就在大厅里散开来，象田野上一群椋鳥遇到一头弯鈎鼻的鷹隼从高处猛扑下来似的，但是，他們无法包围他，因为在战斗方酣的时候，他不但不找一个防守的地点，反而沿着四壁追赶他們，誰要是給他赶上了，就象遭雷击似地送

了命。他的屈辱、绝望、沮丧都化作了一种拚死血战的渴望，仿佛把他那天生可怕的体力增加了十倍。这口宝剑，十字军骑士团中力气最大的骑士使起来也得用双手，他挥动起来却轻如羽毛。他已经把生命、逃生都置之度外了；他甚至没有求胜的愿望；他只要复仇，象一场火，或者象一条决了堤的河流，盲目地冲毁一切阻挡它奔流的障碍物。他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狂乱的破坏者，刺戳着、斫劈着、践踏着、屠杀着、消灭着仇人们。他们无法从他身后去伤害他，因为，一开始他们就追不上他；那些普通兵士甚至不敢走近他背后；他们知道，万一他回过身来，准就没命。其余的人都吓破了胆，他们认为一个普通人决没有这么厉害，同他们交手的这个人一定有神力帮助。

但是，齐格菲里特老头以及同他一起的罗特吉爱法师，冲到大厅的一排大窗户上面的回廊上去了，并且招呼其余的人跟着他们到那里去避一避；这些人都连忙走上去，于是，在一道狭窄的楼梯口，你挤我撞，都想尽快挤上去，要从那里来攻打这个力大无比的骑士，因为他们觉得，再也无法同这个骑士肉搏了。

终于，最后一个人把那扇通向回廊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下边只留下尤仑德一个人了。他听到了回廊上一阵阵的欢欣而得意的声音，不一会，沉重的橡木板凳和装着火把的铁环纷纷落到这位骑士身上。一件东西投来，正好击中了他的前额，打得他血流满面。同时，高大的正门打开了，从上面窗户向院子里喊来的仆从一齐拥入大厅，都拿着矛、戟、斧、石弓、木桩、棒、绳索以及他们在匆忙间随手拿到的各式各样武器。疯了似的尤仑德用左手抹掉脸上的血，免得挡住视线，鼓足全力向

着这一大群人冲了过去。大厅里又响起了呻吟声，铁器撞击声，咬牙切齿声以及被击毙的人的尖叫声。

第　二　章

就在这同一个大厅里，当天晚上，桌上坐着齐格菲里特·德·劳夫老头，他在邓维尔特死后暂时掌管息特诺，坐在他旁边的是罗特吉爱法师，尤仑德以前的囚犯德·贝戈夫骑士，以及两个青年贵族——见习修道士，不久就要披上白斗篷了。冬季的风暴在窗外咆哮，摇动着铅制的窗框；在铁环里燃烧着的火把，火光摇曳不定，风不时地把阵阵烟雾从壁炉里倒吹进大厅。这些法师虽然是聚集在一起议事的，却都默不出声；因为他们正在等着齐格菲里特说话，而他呢，却把双肘支在桌上，双手在他灰白的低垂的头上摸来摸去，阴郁地坐在那里，脸朝向照不到火光的地方，心里在转着阴暗的念头。

"我们要商量些什么呢？"罗特吉爱法师终于发问了。

齐格菲里特抬起头来，望了望这个说话的人，一面从沉思中苏醒过来，说道：

"要商量商量这一次的失败，估量估量大团长和神甫会将说些什么，还要商量一下，如何使我们的行动不至于给骑士团造成损失。"他又住口了，可是，过了一会，他四下一望，翕了下鼻孔，说："这里还有一股血腥气。"

"并没有，'康姆透'，"罗特吉爱回答；"我已经吩咐他们擦过地板，用硫磺熏过了。这是硫磺气味。"

齐格菲里特用奇特的目光望了一下在场的人，說道："愿天主怜惜已故的邓維尔特法师和戈德菲列德法师的灵魂！"

他們都明白这个老头之所以恳求天主怜惜他們的灵魂，是因为，一提到硫磺，他就想到了地獄；因此，他們不禁渾身打了个寒战，同声回答道："阿門！阿門！阿門！"过了一会儿，又听到了风在怒吼，窗框在卡嗒卡嗒作响。

"'康姆透'和戈德菲列德法师的遺体在哪里？"这老头儿問道。

"在小教堂里，神甫們正在为他們念連祷。"

"已經把他們放在棺材里了么？"

"放进去了，只是'康姆透'头上还盖着布，因为他的脑壳和面孔都給打烂了。"

"其余的尸体都在哪里，那些受伤的人在哪里？"

"其余的尸体都放在雪地里，一面让它們給冻硬，一面正在为它們做棺材，受伤的都送到医院里去了。"

齐格菲里特又用双手掠一掠头发。

"他单身一个人竟会造成这种局面！……天主呀，但愿騎士团日后同这个豺狼似的民族大战的时候，能够获得您的保佑！"

听了这話，罗特吉爱的眼睛往上一抬，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說道："我在維尔諾听說，沙姆鮑兹的执政官同他兄弟——大团长这样說：'如果您不发动一场大战，把他們消灭，把他們連根扫除，我們和我們的民族就要遭殃。'"

"愿天主賜予这样一场战争，同他們决一胜負！"一个貴族见习修道士說。

齐格菲里特望了他一阵，仿佛想说："你今天很可以同他们那一名骑士决个胜负嘛，"可是，看到这个见习修道士那副矮小而年轻的身材，又想起了他自己虽然以勇敢出名，却也不愿意出头露面，自招毁灭，于是就忍住了，改口问道：

"你们谁看见了尤仑德？"

"我，"德·贝戈夫回答。

"他还活着么？"

"活着。他依旧躺在我们把他绊倒的那张网里。他醒来的时候，仆役们要打死他，但是神甫不答应。"

"不能打死他。他在他国内名望太大了，打死了他势必会引起舆论大哗，"齐格菲里特答道。"也不能把已经发生的事隐瞒起来，因为见证太多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说，怎么办呢？"罗特吉爱问道。

齐格菲里特沉思了一会，说道：

"您，高贵的德·贝戈夫伯爵，到玛尔堡去见大团长。您曾经在尤仑德的奴役下吃过苦头，现在又是骑士团的一位客人；因此凭了这个身份，加上您用不着替教士们说好话，他们会更相信您。您去把您亲眼看到的情况说出来，就说邓维尔特从边界上的一帮强盗那里救出了一个姑娘，以为她是尤仑德的女儿，就通知了尤仑德，尤仑德赶到了息特诺，下文如何，您自己有数。"

"请原谅，虔诚的'康姆透'，"德·贝戈夫说。"我在斯比荷夫作了奴隶，受过无限的痛苦，作为你们的客人，我很乐意为你们作证；但是为了使我的灵魂获得平静，请告诉我：究竟尤仑德的女儿是否在息特诺，究竟是不是邓维尔特的背信弃

又惹得她的父亲发了疯呢？"

齐格菲里特·德·劳夫迟疑了一会儿，沒有作答；他天生对波兰民族有深仇宿恨；他的残暴胜过邓維尔特；他貪婪成性，当問題牵涉到騎士团的时候，就更加驕傲和貪心，但他并不喜欢詭詐。他这一生中最最痛苦和悲哀的莫过于这样一件事：由于十字軍騎士团漫无法紀和横行霸道，施弄阴謀詭計已成为騎士团生活中最普遍和不可避免的现象了。因此，德·貝戈夫这一問触动了他的痛处，他沉默了很久才說道：

"邓維尔特已經到了天主那里，天主自会裁判他。至于您，伯爵，如果他們征求您的意见的話，您高兴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吧。如果他們問起您所看到的情形，您就說，在我們用一张网兜住这个野人之前，您不仅已經看到好些人受了伤，还看到了九具尸体躺在地上，其中有邓維尔特，戈德菲列德法师，封·勃拉赫特和胡格斯，以及两个貴族青年……愿天主賜他們永恒的安息。阿門！"

"阿門！阿門！"两个见习修道士又說了一遍。

"还要說，"齐格菲里特补充道，"邓維尔特虽然想要制服騎士团的这个敌人，但是我們誰都沒有先向尤仑德动过武。"

"我只說我亲眼目睹的事。"德·貝戈夫回答。

"請在午夜之前赶到小教堂；我們要到那里去为死者的灵魂祈祷，"齐格菲里特說。

他向德·貝戈夫伸过一只手去，表示致謝和告别；他想留下来单独同罗特吉爱法师再商議一下，他鍾爱罗特吉爱，也非常信賴他。德·貝戈夫告退之后，他又把两个见习修道士打发出去，借口要他們去监制被尤仑德打死的普通仆从們的棺

木。等他們走了出去，門一关上，他就生气勃勃地轉向罗特吉爱，說道：

"你听我說，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决不能让人知道尤仑德的眞女儿在我們这里。"

"这不难办到，"罗特吉爱回答，"因为除掉邓維尔特，戈德菲列德，我們两人，和看守她的那些仆人之外，沒有人知道她在这里。邓維尔特早已下令把那些带她到这里来的人毒死的毒死，吊死的吊死。卫戍部队中有些人对这件事有些怀疑，但他們也弄不清楚，他們现在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我們的过錯呢，还是当眞有什么巫师把尤仑德的女儿变了样。"

"这很好，"齐格菲里特說。

"我刚才又想到，高貴的'康姆透'，旣然邓維尔特已經死了，我們是否可以索性把一切罪过都推在他身上……"

"这样一来，岂不等于向全世界承认，我們一面同瑪佐夫侖公爵和睦相处，十分融洽，一面却从他的朝廷里劫走了公爵夫人的养女和她鍾爱的宫女么？不行，万万不行！决不行！……人們看见过我們同邓維尔特一起到过公爵的朝廷；而且医院騎士团大团长①是他的亲戚，也知道我們什么事总是大家一起干的……如果我們归咎于邓維尔特，他要为他洗刷身后的名声呢……"

"那末我們得商量一下該怎么办，"罗特吉爱說。

"必須商量出一个好办法来，否則我們必定倒霉！如果我

① 医院騎士团系一一一八年十字軍远征时期在巴勒斯坦組織的宗教騎士团，又名約翰騎士团。

們放回尤仑德的女儿，那末她自己就会說，我們並不是从强盜那里把她搶过来的，而是劫走她的人直接把她带到息特諾来的。”

“这是一定的。”

“問題不仅在于責任。天主証明，单单由我一人担当責任，我也不在乎。問題是：公爵会向波兰国王申訴，他們的代表准会到各地朝廷去訴說我們的暴行，我們的不义，和我們的罪愆。只有天主才知道騎士团将会因此受到多大的损失！大团长本人如果知道眞相的話，也会下令叫我們把这姑娘藏起来的。”

“即使如此，如果那姑娘失踪了，他們就不会指控我們么？”罗特吉爱問道。

“不！邓維尔特法师是个很狡猾的人。你不記得么，他早就逼迫尤仑德接受了这么一个条件：他不但应該亲自到息特諾来，还应該預先向大家宣告，并写信告訴公爵說，他此行是向强盜去贖取他的女儿，而且他知道他的女儿并不在我們这里。”

“对！不过，話虽如此，可是息特諾发生的事，我們又該怎样辯解呢？”

“我們可以說，我們知道了尤仑德正在找他的女儿，恰巧我們从强盜手里夺到了一个姑娘，当时不知道她是誰，便通知了尤仑德，以为这姑娘很可能就是他的女儿；誰知他来到这里，一看見她，就好象邪魔附上了身似的，发起疯来，使許多无辜的人流了血，恐怕打一次仗也不会流那么多血的。”

“确实，”罗特吉爱回答，“您說的全是經驗丰富的金玉良

言。如果我們把一切罪过都推托在邓維尔特身上，他的罪行也总会落到騎士团身上，因而也等于落到我們大家身上，落到神甫会和大团长本人身上；所以我們必須表明我們的清白无辜，必須把一切都說成尤仑德和波兰人的过错，他們跟魔鬼的勾搭……”

“到那时候，誰愿意来裁判我們，就让他来裁判吧；教皇也好，罗馬皇帝也好！”

“是啊！”沉默了一陣子，罗特吉爱法师問道：

“那我們拿尤仑德的女儿怎么办？”

“我們来商量商量。”

“把她交給我吧。”

齐格菲里特望了他一眼，答道：

“不！听着，年輕的法师！当問題牵涉到騎士团的时候，决不可信任任何男人或女人，也不可信任自己。邓維尔特所以受到了天主的懲罰，因为他不但想要为騎士团伸冤报仇，还要趁机满足他自己的私欲。”

“您錯看我了！”罗特吉爱辯白說。

“别太自信了，”齐格菲里特打断了他的話，“因为你的肉体和灵魂都会軟化，而那个强悍的种族有朝一日也会将它的膝盖沉重地压在你的胸口，使你站都站不起来。”于是，他第三次阴郁地用手撑住头，显然是一心在同他自己的良心談話，一心只想到他自己，因为，过了一会，他又說道：

“我心里也为了太多的人流血、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眼泪而感到十分沉重……当問題牵涉到騎士团的时候，当我看到光用武力不会成功的时候，我就毫不迟疑地寻求别的办法；但

是，等到我将来站在全能的天主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我会告訴他：'我那样做是为了騎士团，至于我自己呢——随便怎样都可以。'"

說完这話，他就双手伸到胸口，解开黑布长袍，露出了一件麻衣。接着，他又用双手按住太阳穴，仰起了头，抬起眼睛，大声喊道：

"别再放蕩淫佚，赶快磨练身心，因为即使现在，我也看见天空里那雄鷹①的白色羽毛，看到它的爪子染着条頓人的鮮血！……"

不料一陣猛烈的敲門声打断了他要說的話，嘩啦一声震开了回廊上一扇窗子，整个大厅里充滿了风暴夹着雪片的怒号声、呼嘯声。

"凭天主、圣子和圣灵的名义！这是个多么不祥的夜晚啊，"这个条頓老头說。

"一个魔鬼之夜，"罗特吉爱回答。

"有神甫給邓維尔特守灵么？"

"有……他沒有忏悔就去世了……愿天主怜憫他！"

于是，两人都不說話了。然后罗特吉爱叫了几个小厮来，吩咐他們关好窗戶，点上火把；等他們走后，他又問道：

"您打算拿尤仑德的女儿怎么办？您要把她从这里带到扬斯鮑克去么？"

"我要把她带到扬斯鮑克去，我要根据騎士团利益的需要

① 波兰王国的軍旗是一面紅底白鷹的大旗，亚該老身上也佩有雄鷹的标記，这里雄鷹是指波兰王国。

来处置她。"

"那我做些什么呢？"

"你有勇气么？"

"我做过什么事，使您怀疑我的勇气呢？"

"我不怀疑，因为我了解你，我所以爱你如同爱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就是为了你的勇气。那末，你就到瑪佐夫舍公爵的朝廷去一趟，把这里发生的事按照我們商量的結果說給他們听。"

"我能去自招灭亡么？"

"你应該去，只要你的灭亡会給圣十字架和騎士团带来光荣。不！你不会招致灭亡的。他們决不会加害于一个客人：除非有人向你挑战，象那个年輕的騎士向我們大家挑战一样……除非是他，或是另外什么人，但是这并不可怕……"

"天主保佑！但是他們反正会逮住我，把我关到地牢里去。"

"他們不会那么做。記住，尤仑德有一封信給公爵，而你又是去控訴尤仑德的。你一五一十把他在息特諾所干的一切都說出来，他們一定会相信你……是我們先去通知他有这么一个姑娘的；我們先請他来见她，他来了，发了疯，摔死了'康姆透'，杀了我們不少人。你就这样去說，他們能拿什么話回你呢？邓維尔特的死必然会传遍瑪佐夫舍。因此，他們提不出控訴了。他們当然要寻找尤仑德的女儿，但是，既然尤仑德本人都写信說她不在我們这里，那他們就不会怀疑是我們劫走的了。必須大胆地面对他們，封住他們的口，要知道他們准会这么想的：如果我們真有錯，我們就沒有人敢到他們那里去了。"

“不錯！我等邓維尔特下了葬就动身。”

“愿天主賜福給你，我亲爱的孩子！如果你一切处理得当，他們不但不会拘留你，少不得把尤仑德这个人也放弃不要了，免得我們说：‘请看，他们如此对待我们！’”

“我們还必須向所有的朝廷申訴。”

“医院騎士团大团长为了騎士团的利益会这样做的，何况他又是邓維尔特的亲戚。”

“但是，如果那个斯比荷夫的魔鬼活了下来，又获得了自由呢？……”

齐格菲里特眼睛里露出了狠毒的神色，緩慢而着重地答道：

“即使他获得了自由，也决不会让他說出片言只語来控告騎士团。”

他于是又开始指点罗特吉爱，該在瑪佐夫舍的朝廷上說些什么，提出些什么要求。

第 三 章

可是，罗特吉爱法师还沒有到华沙，息特諾所发生的事件已經传到了华沙，引起了惊奇和不安。无論是公爵本人，或是朝廷中任何官員，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刚要拿着公爵的信动身到瑪尔堡去，斯比荷夫的主人却来了一封信。公爵本来在信上狠狠地指責了边界上强横的“康姆透”們搶走达奴莎的行为，并且以一种迹近威胁的口吻

要求立即归还达奴莎，誰料尤仑德的信上却說什么搶走他女儿的不是十字軍騎士，而是边界上的普通强盗，只要付出贖身金，她立即就会获得释放。既是如此，公爵的信使便沒有出发；誰做梦都想不到十字軍騎士是会以尤仑德女儿的生命相威胁，强迫尤仑德写出这封信来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强盗怎么会劫走姑娘，因为边界上的各帮强盜，他們既是公爵的臣民，又是騎士团的臣民，一向都是在夏季才互相攻打，但是一到冬季，由于积雪会泄露他們的足迹，从来也不这样做。他們还常常搶劫商人，或者打家劫舍，綁老百姓的票，劫掠牲畜，但是，胆敢侵犯公爵本人，劫走他的养女，而且这被劫走的姑娘又是一个力大无比、人人害怕的騎士的女儿，这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一点，以及其他的疑点，都由尤仑德亲自签盖的信件作了解答，而且信是由一个大家都认識的斯比荷夫人送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怀疑便又不能成立了；公爵发了一通从来沒有过的大脾气，命令在他公国的整个边界上搜捕强盜，同时要求普洛茨克的公爵同时进行搜捕，决不让那些胆大妄为之徒逍遙法外。

正在这时，传来了息特諾出事的消息。

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传到这里，已是扩大了十倍。据說，尤仑德单身匹馬去到城堡，夺門而入，一路斫杀进去，守軍惊惶失措，只得向邻近各城堡求援，請来杰出的騎士和武装的步兵，他們經过了两天围攻之后才得重新进入城堡，杀了尤仑德和他的同伙。还說，那支軍队眼看就要越过边界，进入公国，必然要引起一场战争。公爵听了这些传說，并不置信，因为他知道，如果十字軍騎士同波兰国王发生战争，他們的大团

长总会理解到使瑪佐夫舍的两个公国的力量保守中立对于他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大团长很明白，万一十字軍騎士敢向他或者向普洛茨克公国宣战，那就誰也阻挡不了波兰王国出兵相援，而大团长是害怕这样一场战爭的。大团长知道，战爭是不可避免的，但他竭力想拖延一下，因为一則他素性爱好和平，二則要同强盛的亚該老的軍队交战，必須积蓄力量，到目前为止，騎士团还沒有具备足够的力量，同时，他不仅要取得日耳曼的、而且也要取得整个西方的公爵們和騎士界的援助。

公爵并不怕战爭，不过他想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息特諾的事变，达奴莎的失踪，以及从边界传来的那些流言。因此，尽管他痛恨十字軍騎士，但是，有天晚上，当弓箭手的队长来报告他說，騎士团有一个騎士来求见的时候，他倒感到高兴。

公爵傲然接见了他，尽管他立即认出来者是到过森林行宮的法师之一，可他还是假装不认識他，問他是誰，从哪里来，到华沙有何貴干。

“我是罗特吉爱法师，”这个十字軍騎士回答。“不久以前，我曾荣幸地拜謁过殿下。”

“既然是騎士团的法师，为什么不佩戴騎士团的标帜呢？”

这騎士就向公爵解释說，他之所以不穿白斗篷，是因为穿了就一定会被瑪佐夫舍的騎士俘虏或者打死；說是在全世界，在所有的王国和公国里，斗篷上的十字标記本来都会受到保护，获得人們的善意和礼遇，唯独在瑪佐夫舍公国，佩戴十字标記的人却是自己找死。

公爵怒冲冲地打断了他的話：

"这不是因为十字标志的关系，"他說，"我們也吻十字架的，而是因为你們的恶行；至于說你們在别处受到人們較好的接待，那只是因为他們不够了解你們。"

公爵一看这騎士听了这些話，显得十分狼狽，就問道："您既是从息特諾来，可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从息特諾来，知道那里发生的事，"罗特吉爱回答，"不过，我这回不是作为任何人的信使来的，只是因为閱历丰富的、虔誠的扬斯鲍克的'康姆透'告訴我說：'我們的大团长敬爱虔誠的公爵，信賴他的公正，因此，我赶到瑪尔堡去，你到瑪佐夫舍去，去陈述我們的苦楚、屈辱和不幸。公正的公爵一定不会贊美一个和平的破坏者和一个残酷的侵略者，这人已經使得許多天主教徒流了血，仿佛他不是基督的仆人，而是撒旦的仆人。'"于是这十字軍騎士就开始叙述息特諾所发生的一切詳情：他們如何从强盜手里救出了一个姑娘，就叫尤仑德去看看那位姑娘是不是他自己的女儿，尤仑德如何不感恩，反而发起疯来，打死了邓維尔特、戈德菲列德法师、英吉利人胡格斯、封·勃拉赫特和两个貴族侍从，至于被他打死的仆从，那就无法計数了；而他們却記住天主的戒律，不愿杀害他，"克耐黑特"只是迫不得已，才把这可怕的人兜在网里，他便拿起剑来砍自己，受了重伤；这使者最后还說到，就在发生毆斗的那天夜里，不仅在城堡里，而且在市鎮里，人們都听到严冬的狂风怒吼声中响彻了吓人的大笑声和呼喊声："我們的尤仑德！冒瀆十字架的罪犯！杀害无辜者的罪犯！我們的尤仑德！"

这整个叙述，特别是最后那几句話，給所有在场的人造成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全都感到可怕。他們簡直給吓坏了，唯

恐尤仑德眞个是招来了魔鬼作助手，于是，大家都悚然不語。但是，当时在场的公爵夫人，因为她深爱达奴莎，为了她而感到无法安慰的忧伤，就向罗特吉爱提出了一个意外的問題：“騎士，您刚才說，你們救出了那个姑娘以后，以为她是尤仑德的女儿，因而就召他到息特諾去，是么？”

“是的，敬爱的公爵夫人，”罗特吉爱回答。

“你們曾經在森林行宫中看见过尤仑德的女儿同我在一起的，那你們怎么会有那种想法呢？”

罗特吉爱法师給問住了，因为他沒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問題。公爵站起身来，严厉地望着这条頓人，而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莫卡席夫的姆罗科泰，雅杰尔尼查的雅斯柯和瑪佐夫舍其他的騎士們都立即跑到这教士跟前，一再以威胁的語調問道：

“你們怎么会这样想？說啊，日耳曼人！怎么会这样呢？”

罗特吉爱法师定了一下神，这才說道：“我們教士向来是不正眼看女人的。在森林行宫中有許多宫女同公爵夫人在一起，我們并不知道哪一位是尤仑德的女儿。”

“邓維尔特知道的，”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說。“他在打猎的时候还同她說过話呢。”

“邓維尔特现在去见天主了，”罗特吉爱回答，“关于他，我只能这样說，第二天早晨，人們在他棺材上看到了一束盛开的玫瑰花；严冬腊月，这决不是人力所能办得到的。”

又是寂靜无声。

“你們是怎么知道尤仑德的女儿被劫的呢？”公爵問道。

“只因事情本身十分邪恶、天理难容，所以传到我們耳里

来了。因此我们一听到这消息，就吩咐做谢恩祈祷，因为从森林行宫中被劫夺去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宫女，而不是您殿下的亲生女儿。”

“但我还是弄不懂，你们怎么会把一个乡下姑娘错当做尤仑德的女儿呢？”

“邓维尔特对我们说过：‘撒旦常常出卖他自己的仆役，所以也许他使尤仑德的女儿变了样。’”

“这些强盗可是粗人，假造不了卡列勃的笔迹和尤仑德的印记。谁干得了这事呢？”

“魔鬼。”

于是，大家又都无言以对了。

罗特吉爱锐利地望着公爵的眼睛，说道：“的确，这些问题就象一把一把的剑戳在我的胸口，因为这些问题里边含着怀疑和不信任。但是我信赖天主的公正和真理的力量。请问公爵殿下：难道尤仑德本人也曾怀疑那是我们干的么？如果他怀疑过，那末，在我们召他到息特诺去之前，他为什么在整个边界上搜索强盗，想从他们那里赎回他的女儿呢？”

“这不错！”公爵说。“即使你们能隐瞒世人，可隐瞒不了天主。他开头怀疑过你们，但后来……后来，他又有另一种想法了。”

“请看真理的光明如何战胜黑暗吧，”罗特吉爱说，得意扬扬地向着大厅扫视了一下；他以为条顿人的头脑比波兰人的头脑更机智，更有见识，波兰人只能永远做骑士团的牺牲品和猎物，正如苍蝇是蜘蛛的牺牲品和猎物一样。

因此，他卸除了先前的伪装，走到公爵跟前，大声而强硬

地说道：

“殿下，请赔偿我们的损失，补偿我们所受的苦，我们所流的眼泪和鲜血！那个恶魔一样的人尤仑德是您的臣民，因此，凭着赐予一切君主以权力的天主的名义，凭着正义和十字架的名义，补偿我们所受的苦，所流的鲜血吧！”

公爵惊奇地望了他一眼。

“天呀！”他说，“你要求什么？如果尤仑德果真发了疯，使你们流了血，难道也要我来负责么？”

“他是您的臣民，殿下，”这条顿人说，“他的领地，他的村落和他囚禁过骑士团的仆人的城堡，都在您的公国里；至少得让他那些领地、产业和那座邪恶的城堡从此成为骑士团的财产。老实说，这也补偿不了我们已经流出的高贵的鲜血！老实说，这并不会使死者复生，但也许会平息天主一部分愤怒，洗刷掉整个公国由于不予赔偿而会蒙受到的耻辱。哦，殿下！骑士团到处拥有土地和城堡，这都是天主教公爵们出于恩惠和虔诚而赠送给我们的，只是在您的领地内我们还没有一寸土地。我们所受的欺凌，天主会帮助我们报复，您至少也得给我们一点赔偿，让我们也可以上达天主说，这里也居住着敬畏天主的人民！”

公爵听了这话，愈加惊奇；沉默了半晌，他才答道：

“天主啊！如果你们骑士团不是凭着我祖先的仁慈，又是凭着谁的仁慈才能拥有这一大片土地呢？以前属于我们、而现在都落到你们手里的土地、庄园、城堡，你们还不满足么？尤仑德的女儿还活着呢，因为你们还没有听到过她的死讯，你们就想要夺取这孤儿的嫁妆，要想拿一个孤儿的衣食来补偿你

們的委屈么?"

"殿下,你旣然承认我們受了委屈,"罗特吉爱說,"就請凭着你公爵的良心和你誠实的灵魂补偿这委屈吧。"

他心里又乐开了,因为他想:"现在,他們不但不会向我們提出控告,甚至还要考虑如何摆脫干系,迴避整个事件了。誰也不会責备我們了,我們的声名依旧象騎士团的白斗篷一样洁白无瑕。"

就在这时,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老头說話了:"人們怀疑你們貪心不足,天主知道这怀疑是否公正,因为即使在这件事上,你們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騎士团的荣誉。"

"对啊!"瑪佐夫舍的騎士們都异口同声地喊道。于是,这条頓人向前走了几步,傲慢地昂起了头,驕横地打量他們,說道:

"我不是以信使的身份到这里来的,我只是以这件事的见証人身份和騎士团的騎士身份来的,我随时准备甚至以自己的鮮血来保卫騎士团的荣誉直到我咽气为止!誰敢否认尤仑德自己的話,怀疑騎士团劫去了他的女儿——就让他撿起这騎士的手套,听从天主的裁判吧!"

說完这話,他就把他的騎士手套抛在他們面前,手套落在地上;但他們都默默无声地站着,因为,虽然他們中間不止一个人想用自己的劍朝这条頓人的头劈下去,可都害怕天主的裁判。每个人都知道,尤仑德明明白白地說过,騎士团的騎士沒有劫去他的女儿;因此他們全都在心里想,"罗特吉爱是有理的;决斗起来他会得胜。"

他显得愈加傲慢了,双手叉着腰,問道:

"果眞如你們所說，誰来拾起这手套?"

就在这时，一个騎士突然走到大厅中央。他进来的时候，誰都沒有看到，可是，他早已在門口听着这场談話，他拾起鉄手套，說道:

"我来拾!"說着，他就瞪眼紧瞅着罗特吉爱的脸，然后以一种雷鳴似的吼声打破了大厅里的寂静，嚷道:

"当着天主的面，当着威严的公爵和全场騎士的面，我告訴你，你这个条頓人，你象一条狗似的对着正义和眞理吠叫——我要向你挑战，到比武场上去决斗，徒步也好，騎馬也好，使矛使斧，使短剑，使长剑，随便你挑选！不是誰打敗了誰做奴隶就算数，而是要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到死方休!"

大厅里寂靜得連蒼蝇的声音都听得见。所有的目光都轉向罗特吉爱和这个向他应战的騎士。誰都认不出这个騎士是誰，因为他头戴鉄盔，虽然沒有鋼罩，圓形的脸甲却一直罩到耳后，把面孔的上半部完全遮沒了，下半部也給遮得暗沉沉的。那个条頓人也同其余的人一样吃惊。惶恐、蒼白和忿怒輪流出现在他脸上，象閃电掠过夜空一样。

他接住兹皮希科扔过来的鉄手套，把它挂在他臂釧的鈎上，說道:

"你是誰，敢向天主的正义挑战?"

对方于是解开頸甲，卸下头盔，突然露出了一张年輕英俊的脸，說道:

"我是波格丹涅茨的兹皮希科，尤仑德的女婿。"

大家(包括罗特吉爱)都十分惊奇，因为除了公爵夫妇，維雄涅克神甫和德·劳許，誰都不知道达奴莎的婚事；那些条頓

人本来就以为尤仑德的女儿，除了她父亲以外，就沒有别的直系亲属来保卫她了。这时候，德·劳許站了出来，說道：

“凭我騎士的荣誉，我担保他說的話忠实可靠；誰如果胆敢怀疑，这里是我的手套。”

这个胆大包天的罗特吉爱，这时候一肚子怨憤，本来也許連这个挑战都会接受的，但他猛然想到这个抛手套的人是个著名的騎士，而且又是杰尔特里公爵的亲戚，只得强自克制；而且再加上公爵本人站起身来，皺紧双眉，說道：

“不許撿起这只手套，我也宣布这位騎士說的是眞話。”

条頓人听到这話，連忙鞠了个躬，又向玆皮希科說道：

“如果你同意，那末就到比武场上徒步比砍斧吧。”

“我刚刚向你挑战的时候，就說过悉听尊便了，”玆皮希科回答道。

“愿天主让正义获胜！”瑪佐夫舍的騎士都喊道。

第 四 章

整个朝廷，包括騎士和宮女，都很为玆皮希科担心，因为大家都喜爱他；而且，根据尤仑德的信看来，誰都不怀疑，道理是在条頓人那边。况且大家都知道罗特吉爱是騎士团最著名的騎士之一。他的扈从万·克里斯特① 也許是故意在瑪佐夫舍貴族中間宣扬說，他的这位主人在沒有成为武装的教士之前，就曾經坐过十字軍騎士团的荣誉席，荣誉席是只有那些曾經远征圣地，或者同巨人、龙、非凡的巫师作战得胜的世界聞

名的騎士才能入座的。瑪朱尔人听了万·克里斯特讲的这些話，又听他吹嘘他的主人曾經好几次一手握“米萃里考地阿”、一手握斧或剑、独自同五个敌手交战过，大家心里愈加为兹皮希科担忧起来了。有人說：“哦，要是尤仑德在这里多好啊，他对付两个也不在話下，至今还沒有一个日耳曼人逃过他的手呢，但是，这个青年人——可不行啊！——因为这个日耳曼人不論力气、年紀和經驗，都胜过他。”

因此大家都懊恼自己沒有接受那个挑战，认为要不是尤仑德的那封信，他們早就会接受挑战的，“都是为了害怕天主的裁判……”于是，为了互相安慰起见，他們想起了瑪佐夫舍以及一般波兰騎士的名字，那些騎士无論在宮廷的騎馬比武中，或是在决斗中，不知打胜过多少西方騎士；他們特别提到了加波夫的査維夏，在信天主教的国家中簡直沒有敌得过他的騎士。不过，也有些人对兹皮希科抱了很大的希望，他們說：“可不能小看了他！听說他有一次就光明正大而令人欽佩地敲碎了好几个日耳曼人的头。”后来他們又看到兹皮希科的侍从——那个捷克人哈拉伐——的行动，信心就特别加强了。原来在决斗的前夕，这位年少气盛的随从，听到万·克里斯特在胡吹罗特吉爱那些从来沒有人听說过的胜利，就一把抓住万·克里斯特的胡子，让他脸朝天，說道：

“如果当着大家扯謊不感到羞耻的話，那末就抬起头来再說一遍，让天主也听听！”

---

① “万”是荷兰人姓名的一种称呼，犹如日耳曼人的“封”，法兰西人的“德”。

他拉住万·克里斯特的胡子的时間簡直可以念完一遍“主祷文”；等到他放了对方，对方就問起他的門第出身，他說他的出身是“弗罗迪卡”，对方便向他挑战，要用板斧决斗。

瑪朱尔人看到这种举动，心里很高兴，有些人又說道：

“这样的人在战场上大概是不会手軟的；只要真理和天主在这一边，那两只条頓狗就休想活命！”

但是，罗特吉爱的话还是把大家迷糊住了，許多人却不能心安理得地断定眞理究竟是在哪一边，連公爵本人也都惶惑起来了。

因此，在决斗的前一晚，他召了兹皮希科来商議，在场的只有公爵夫人。他問道：

“你拿得准天主会保佑你么？你怎么知道是他們把达奴莎搶去的？是不是尤仑德对你漏过什么口风？因为，你看，这是尤仑德的信，是卡列勃神甫的笔迹，还有他自己的印記，尤仑德明明說，他知道那件事不是条頓人干的。他究竟跟你說什么来着？”

“他說那不是条頓人干的。”

“那你怎能冒生命危险去恳求天主裁判呢？”

兹皮希科悶声不响。但见他的嘴巴在抽搐，眼里含着泪水。

“我什么也不知道，仁慈的殿下，”他說。“我們同尤仑德一起离开这里，在路上我向他承认我們結婚了。于是他悲叹着說，这也許是对天主犯了罪；等我告訴他这是天主的意旨的时候，他就放下了心，还原諒了我。一路上他只是說，除了十字軍騎士，沒有誰会搶去达奴莎，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連我自

已也不知道！那一次就是那个給我送药到森林行宫来的女人，由另一个信使陪着来到斯比荷夫的。他們关起門来同尤仑德进行談判。我也不知道他們說了些什么，不过他們交談过之后，就連尤仑德自己的仆人都认不出尤仑德了，因为他的脸色簡直象死人一样。他告訴我們：‘达奴莎不是条頓人劫去的，’他把德·貝戈夫和地牢里所有的囚犯都释放了，天晓得是为了什么！后来他又独自騎馬走了，一个战士或者仆从都不带……他說他是騎馬去找强盜贖取达奴莎的，嘱咐我等着他。我就一直等着，最后就听到息特諾传来消息，說是尤仑德打死了日耳曼人，他自己也战死了。哦！仁慈的殿下！我在斯比荷夫眞象热鍋上的螞蚁，快要发疯了。我叫手下人都騎上馬，要去为尤仑德复仇，但卡列勃神甫說：‘您拿不下那个城堡，别去挑起战爭。还是上公爵那里去，也許他們那里知道一点达奴莎的情况。’于是我就和哈拉伐赶来了，刚一来就听到那条狗在乱吠乱叫地說什么条頓人的委屈，尤仑德的发狂……我的殿下，我接受了他的挑战，因为是我先向他挑战的，虽然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我毕竟知道他們都是些凶险的撒謊者——不知羞耻，不顾荣誉，毫无信用！您只要想一想，仁慈的殿下，他們曾經刺死了德·福契，却想把罪名加在我的侍从身上！天主在上！他們象杀一头牛那样把他刺死了，却跑来跟您說什么要报仇、要賠偿！那末，誰敢保証，他們不是先騙了尤仑德，现在又来欺騙您殿下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达奴莎在哪里，但是我向他挑了战，因为，即使我会送命，我也宁可死，而不愿沒有最亲爱的达奴莎而活下去，全世界再沒有比她更亲爱的人了！”

他一口气說完这些話，猛地拉下头上的发帶，头发頓时披了下来，落在肩上，他紧紧抓住头发，伤心地哭了起来。公爵夫人安娜·达奴大因为失掉达奴莎，心里也很悲痛，看到他这样痛苦，自然十分可怜他，便把双手放在他头上，說道：

"愿天主帮助你，安慰你，祝福你！"

第　五　章

公爵并不反对决斗，因为，按照当时风俗，他沒有权力反对。他只是劝罗特吉爱写封信給大团长和齐格菲里特·德·劳夫，說是他自己先向瑪朱尔的騎士們擲下鉄手套，因而要同尤仑德的女婿决斗的，这尤仑德的女婿以前也向他挑过战。

这个十字軍騎士还向大团长解释道，如果认为他沒有得到許可就跟人家决斗，那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騎士团的荣誉，而免得引起恶意的怀疑，給騎士团招来耻辱；他，罗特吉爱，是随时都准备用自己的鮮血来洗刷这种耻辱的。信写好之后，他立即派了一个馬夫送到边界，再由那里的驛站送到瑪尔堡去；条頓人比别的国家早好几年就发明了驛站，并且在他們的領域內广泛使用。

这时候，人們把庭院里的雪鏟平踏結实了，还撒上了灰，以免决斗者給絆倒，或是在光滑的地面上滑倒。整个城堡里都紧张异常。

騎士們和宫女們都非常激动，决斗前夕沒有人睡过觉。他們說，騎馬决斗，不論使矛，甚至用剑，結果大都是受伤；相反，

徒步决斗，尤其是用那些可怕的斧头，結局总是要死人。大家都关心着兹皮希科，不过，就是这些对他或对达奴莎特别友善的人，一想到人們紛紛传聞的那个条頓人的名声呀，高妙的武艺呀，就越发为他担心。許多宫女都在教堂里过夜。兹皮希科也在那里向維雄涅克神甫作了忏悔。她們一看到他那张簡直还带着孩子气的脸，就彼此說道："哎呀，他还是个孩子呢！他怎么能拿脑袋去挨日耳曼人的斧头？"于是她們越发热情地祈求天主帮助他。可是等到他天一亮起来，走过小教堂，到大厅去披甲戴胄的时候，她們又信心百倍了，因为，尽管兹皮希科的面貌确实象个小孩，他的身躯却非常魁伟健壮，都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哪怕力大无比的对手，他也对付得了。

决斗就要在城堡里那个护廊回繞的院子里举行了。天大亮的时候，公爵和公爵夫人带着子女一起到来，坐在廊柱之間的正中央座位上，那里可以把整个庭院看得清清楚楚。坐在他們旁边的是一些主要的宫廷侍从、貴夫人和騎士。护廊的各个角落里都挤满了人：仆役們都聚在积雪砌成的那堵墙后边，有的抱着柱子，有的甚至爬到屋頂上去。那些底下人都在彼此喃喃私語："愿天主别让我們的战士被日耳曼人打敗！"

天气虽然又寒冷又潮湿，却是晴天；抬头只见满天空都是穴烏，它們原来栖居在屋頂和塔楼上，如今听到这一片不同寻常的喧噪声，便拚命拍着翅膀，都在城堡上空盘旋。天气虽然冷，人們还是兴奋得汗水涔涔。宣告决斗者入场的号角一响，大家的心都怦怦直跳，好象錘子一下下地在敲打。

两对决斗者分别从比武场的两边側門入场，在栅栏旁边停下。每个观众都屏声凝息，心里都在想，很快就要有两个灵

魂飞向天庭门口，留在雪地上的将是两具尸体。一想到这里，妇女们的嘴唇和脸颊都一阵白一阵青；男人们眼睛都凝视着这两对敌手，好象凝视一道虹彩似的，因为每个人都想凭着双方的姿态和武装，预测哪一方会战胜。

那个十字军骑士穿戴着天蓝色的胸甲，大腿上的铠甲和那顶没有放下脸甲的头盔，也都是类似的颜色。头盔上有一大簇华丽的孔雀毛帽缨。兹皮希科的胸、腰和背脊都披挂着绚烂的、米兰制的铠甲，这是他从前从弗里西安人那里夺来的。他头上戴着一只脸甲镂空的头盔，只是没有插羽毛；脚上穿着野牛皮制的高统靴。这两个骑士的左肩上都负着饰有纹章的盾；十字军骑士那只盾的上端绘着一个棋盘，下端则是三头竖起后脚的狮子；兹皮希科的盾上绘着一块粗笨的马蹄铁。他们的右手都拿着一把又宽、又大、又吓人的斧头，镶着黑黝黝的橡木柄，比成人的手臂还要长。跟在他们后面的侍从是哈拉伐（兹皮希科管他叫格罗伐支）和万·克里斯特，两人都穿着深色铁铠甲，也都拿着斧和盾：万·克里斯特的盾上绘着一株小连翘；捷克人的盾则是那种“波米安”式的盾，跟那种盾只有一点不同：它不是绘着一把斧头斫在野牛头上，而是一把短剑，有一半刺在野牛的眼睛里。

第二次号角响了，等到第三遍号声一响，按照约定，双方就要交手了。现在把他们隔开的只有一小块撒上灰的地方，就在那儿的上空，死神象一头不祥的鸟儿似的盘旋着。第三遍号角还没响，罗特吉爱走到廊柱当中公爵一家人跟前，昂起了他那戴着钢盔的头，扯高了嗓门大嚷起来，回廊的各个角落里都听得见：

“我请天主，您、尊贵的殿下，和这里的整个骑士界作为见证，对于即将流出的鲜血，我是无罪的。”

人们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又紧张起来了，因为这个十字军骑士那样自信会得胜。但是，心地单纯的兹皮希科却转向他的捷克侍从，说道：

“那个条顿人在自吹自擂，真使人恶心；这种话最好还是等我死了再说，我现在还活着呢。正好那个吹牛皮的人头盔上还插着一簇孔雀毛，当初我起过誓，要拿他们三簇孔雀毛，后来我又发誓要拿双手之数。愿天主准许我兑现！”

“爵爷……”捷克人一边说，一边弯下身子，双手从雪地上捧起一撮灰，免得斧柄在手中打滑；“也许基督会许可我一下子就打发掉那个下流的普鲁士人，那时我即使不能来打败这个条顿人，至少也可以把这个斧柄插在他双膝中间，叫他来个倒栽葱。”

“你别那么干！”兹皮希科连忙嚷道；“那只会使我和你自己丢脸。”

就在这时候，吹起了第三遍号角。两个侍从一听见这声号角，便又快又猛地互扑过去，倒是两个骑士慢慢吞吞，从容不迫，既得体又庄重地来打第一个回合。

人们不大注意这两个侍从，不过，那些有经验的人和仆役却一看就知道哈拉伐这一边占有多大优势。那个日耳曼人拿的是较重的斧头，那只盾又很笨重。露在盾下的那两条腿倒是很长，只是远不如这个捷克人那双强健而扎得很紧的腿来得既结实又灵活。

而且哈拉伐来势汹汹地逼近过来，使得万·克里斯特儿

乎一开始就不得不步步后退。大家马上看出了这个形势：眼看一方很快就要象风暴一样猛袭对方，象闪电一样猛打急攻，对方自知死在临头，看来只能处处招架，尽可能延迟那个可怕时刻的到来。

事实果然如此。那个向来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跟人家交手的牛皮大王，这下子才认识到，这个可怕的巨人似的对手，他早该避之唯恐不及，真不该随随便便说出那番大言不惭的话来跟人家交战；他现在才感到，对手的每一下都能砍死一头牛，他完全丧失勇气了。他几乎忘记了光是用盾来挡住这些斫击是不够的，还必须还击。他看到那把斧子象闪电一样在他头上闪过，每一下闪光他都认为是致命的最后一击。他举着盾牌，不由自主地吓得一下一下闭住眼睛，担心这对眼睛闭上了是否还能张得开。他自己简直没有主动斫击过，而且根本不敢指望能够斫击到对手，只是把盾牌举得高了又高，遮着头顶，护住脑袋。

终于他感到乏力了，可是那个捷克人的斫击却愈来愈有力。正如一棵高耸的松树，在农夫的斫击之下落下大块大块的碎片来一样，那个日耳曼侍从的甲胄也在这个捷克人的斫劈之下剥落纷飞。盾的上半截边缘被斫弯了，砸碎了，右肩上的铠甲连同给斫下来的鲜血淋漓的皮带一起落到地上。万·克里斯特的头发都倒竖了起来——他感到恐怖万分。他用尽全力在捷克人盾上又斫了一两次；最后，他自知无法对抗敌手的可怕膂力，觉得只有出奇制胜，或可自救，于是，他突然用尽全身的力量，连同全身甲胄的重量一古脑儿向哈拉伐的两条腿扑过去。双方都摔倒在地上，彼此想制服对方，在雪地上打

滚挣扎。但是，不一会儿，捷克人就把敌手压在下面了；他花了沒多少工夫，就制服了万·克里斯特的垂死挣扎；最后，他用膝盖压住他肚皮上的鉄甲，从腰带后面拔出一把短短的、三刃“米萃里考地阿”。

“饒命！”万·克里斯特无力地喘着气說，一面抬起眼睛望着捷克人的眼睛。

捷克人却不答話，把整个身子压在他身上，以便够到他的脖子，一剑捅下去，刺穿了那条縛在下巴下面的头盔皮带，在这个倒楣人的喉嚨上連刺两刀，刀刃直插进胸口正中央。

万·克里斯特的眼珠頓时在眼窝里陷下去，两手两脚在雪地上乱扑，仿佛要扑掉雪地里的灰似的，过了一会儿就僵硬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了，只有那猩紅的、布满着泡沫的嘴唇还在喘息，全身都浸在血泊里。

捷克人站了起来，把“米萃里考地阿”在日耳曼人的衣服上抹了一抹，然后竪起斧头，身子倚着斧柄，专心望着他的主人和罗特吉爱法师那场更費劲、更頑强的战斗。

西方的騎士們早已过惯舒适和奢侈的生活，而小波兰、大波兰以至瑪佐夫舍的貴族們，却依然过着严峻的、吃苦耐劳的生活，因此，甚至外国人和敌人都不能不佩服他們的体力和那种經受得起长期或短期的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现在，又一次获得了証明：玆皮希科的体力之胜过条頓人，正如他的扈从胜过万·克里斯特，虽然人們也看到这个青年在騎士素养方面比他的敌手要逊色一些。

說起来，玆皮希科的运气倒算不坏，因为他选的是斧头决斗，用这种武器不同于击剑。如果用长短剑决斗，那就得懂点

儿斫、刺和挡击的技术，那就会让这个日耳曼人占很大优势。話虽如此，兹皮希科和观众們，都从罗特吉爱的动作和使用盾牌的本領上看出这是一个經驗丰富而不可等閑視之的敌手，显然不是第一次作这种决战的。兹皮希科每次用斧斫过来，罗特吉爱就用盾牌来挡，而当兹皮希科的斧头猛力斫击在盾牌上的时候，他又輕輕把盾牌往后一縮，这样一来，即使是最有力的斫击，也就失去了作用；既不能劈开、也不能击碎盾牌的光滑的表面。罗特吉爱时而后退，时而进攻，动作安詳却又快得叫人无法看清。

公爵很替兹皮希科担心，观众的脸色都很阴郁；他們觉得这个日耳曼人是在故意愚弄他的对手。有一次，兹皮希科一斧头劈过来，他甚至根本不用盾牌来拦，而是閃过一旁，叫他劈个空。这是最叫人提心吊胆的事，因为兹皮希科也許会因此而失去平衡，跌倒下来，那他就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站在万·克里斯特的尸体旁边的那个捷克人，一见这情形，也为他的主人担起心来，他心里說："我的天主！如果我的主人倒了下去，我一定要用我斧头的弯鈎戳在这个日耳曼人的肩胛骨里，叫他送命。"

可是，兹皮希科毕竟沒有倒下来，因为，他那两条腿强健有力，又跨得很开，所以即使当他整个身子轉动的时候，也撑得住全身的重量。

罗特吉爱馬上看出了这点，但是观众却錯认为他低估了他的对手。相反，在最初几下斫劈中，他尽管能非常巧妙地縮回盾牌，但是他的手却捏盾牌捏得几乎僵硬了，从此他知道这个青年不好对付，如果不能用妙計把他打倒，这场决斗势必

拖得很长，那就十分危险了。他一心期待兹皮希科劈个空，跌在雪地上，可偏偏沒让他盼到，他立刻心神不定起来。他打鋼脸甲后面看到他的敌手紧紧屏住气的鼻孔和嘴巴，有时还看见他閃閃发光的眼睛，于是他对自己說，这个小伙子旣然怒火冲天，准会奋不顾身，失却理智，只管疯斫狂劈，而不顾自卫。可惜他又估計錯了。兹皮希科固然不知道怎样側轉身子来避开斫击，可是并沒有忘記自己的盾牌，因此，当他举起斧头的时候，决不无謂地暴露出自己的身子来。他显然加倍集中了注意力；一看敌手富有經驗、技艺熟练，他非但并不卤莽从事，反而集中思想，更加小心；他的一斫一击，都是經过考虑的，你只有在憤怒中保持冷靜，才能制胜，暴躁是不頂事的。

罗特吉爱久經沙场，經历过多次大战和决斗，他凭經驗知道，有些人象猛禽一样，得天独厚，生来就会作战，具有着別人須在多年訓练之后才能获得的一切本領。同时他也看出，现在他所对付的正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同这个小伙子一交手，就知道这个青年渾身都是猛鷹的冲劲，把对手只看作他捕食的对象，一心一意要把他攫在利爪中。虽說他自己孔武有力，他也发觉还是比不上兹皮希科的膂力；如果他还沒有来得及作一次有决定性的袭击就精疲力竭了，那末，跟这个虽然經驗較少、却又不可輕視的小伙子的决斗，准会使他完蛋。他左思右想之后，决定尽量少使力气，把盾牌紧护着自己的身子，进退都不能过猛，而要集中全身力量，以备作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袭击，他就等着这个机会。

这场可怕的战斗持續得比平常长久。回廊里籠罩着一片

死也似的寂静。只听得斧尖或斧刃斫在盾牌上发出的叮当声，或是扑空的斫劈声。对于公爵和公爵夫人、騎士和宮廷侍从們說来，这个场面并不新奇，然而却有一种类似恐惧的感觉象鉄鉗似地紧紧箝住了大家的心。大家都明白，在这场决斗中，决斗者双方都决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技艺和勇气，这里包含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憤恨，絕望，不可克服的頑强深沉的仇恨。这一方是为了数不尽的冤屈，为了爱情和无尽的忧伤；那一方是为了整个騎士团的荣誉和深仇大恨；双方就在这个战场上听候天主裁判。

寒冬的暗淡晨光漸漸明亮起来，灰蒙蒙的迷雾消退了，阳光照射在十字軍騎士的天蓝色胸甲上，也照射在兹皮希科的米兰制的銀色甲胄上。小教堂里敲起了晨祷钟，一群群穴烏一听到钟声便又从城堡的屋頂上飞起来，拍击翅膀，刺耳地叫个不停，仿佛看到雪地上的血迹和僵挺的死尸而乐不可支。罗特吉爱一边交战，一边对那具尸体望上一两眼，突然感到十分孤独。望着他的都是敌人的眼睛，而女人們的祷告、愿望和悄悄的祈求都是为了兹皮希科的。尽管他深信那个侍从不会从背后来袭击他，也不会不守信义地来斫他，无奈眼前这个可怕的躯体这样貼近着他，使他不由得心惊胆战，就象人們一看到沒有被关进栅栏的狼、熊或者野牛一样。他摆脱不了这种感觉，特别是看到那个捷克人由于想仔細观看战斗过程，不住移来移去，一会儿走向旁边，一会儿走到后面，一会儿又走到前面，总是紧跟着他們两个交战者——同时还低下头来，凶狠狠地透过鉄头盔的脸甲望着他，有时候又好象情不自禁地微微举起他血腥的斧头来；这些，叫他看了实在心慌。

这个十字軍騎士終于乏力了。他一下接着一下，連劈了两次，又短促又可怕，直对着兹皮希科的右臂斫下来，可是，都被盾牌猛力挡了回去，弄得罗特吉爱手里的斧头猛然一震，不得不突然往后一退，免得跌倒；从此以后，他就步步后退。最后，他不仅是力气耗尽了，連那点冷静和耐性也都耗尽了。观众看到他不住后退，不禁从心坎里发出一陣得意扬扬的叫喊声，叫他听了又气恼又絕望。斧子斫劈得越来越密了。双方的眉梢都汗珠涔涔，不住地从咬紧的牙关中透出喘气声。观众再也不能安静了，时时刻刻都听到男男女女的喊声："劈呀！斫他呀！……天主作主！天主懲罰！天主助你！"

公爵搖了好几次手，叫大家安静下来，但他止不住他們！喧鬧声愈来愈响亮，回廊里的孩子們在哭叫，最后，就在公爵夫人身旁，一个年輕女人流着眼泪叫喊道：

"为达奴莎报仇，兹皮希科！为达奴莎报仇！"

兹皮希科知道自己此举完全是为了达奴莎。他相信他們俘虏达奴莎时，这个条頓人也是同謀，他现在在同他决斗，就是为她伸冤报仇。只是由于年輕和貪恋战斗，所以他在决斗中想到的只是战斗。但是这声突然的叫喊使他猛然想起了达奴莎的失踪和她所受的苦难。爱情、悲痛和复仇心使他全身的血液沸騰起来。他的心头突然涌起一陣痛苦，因此全身心地投入了如疯如狂的战斗。那个条頓人再也挡不住、再也逃不过那一下又一下雷击似的可怕的斫劈了。兹皮希科使出超人的力量把自己的盾牌朝着他的盾牌猛推过去，使得那个日耳曼人的臂膀突然发僵，无力地垂了下去……罗特吉爱恐惧地傴下身子往后退，可是就在这一瞬之間，他眼前又閃过那斧

头的光芒，斧口象霹靂似的斫在他的右肩上。

观众只听到一声凄厉的哀号："耶穌！"——接着，罗特吉爱又往后退了一步，咕咚一声仰天倒在地上。回廊里立刻掀起一陣喧鬧声和嗡嗡声，仿佛是蜂场里的蜜蜂被阳光晒得热了，骚动了起来，成群飞出窝来。騎士們一大群一大群地奔下阶梯，仆役們跳过雪墙，爭着去看那具尸体。到处都响起了叫喊声："这是天主的裁判……尤仑德后继有人了！光荣归于他，感謝上天！这才是使斧的英雄！"其余的人又喊道："瞧，真了不起！尤仑德本人也不能斫得比这更出色。"一群好奇的人站在罗特吉爱尸体周围，他仰臥在那里，脸色象雪一样白，张大着嘴，一只血淋淋的手臂非常可怕地从脖子上一直給劈到胳肢窝，藕断絲連似地挂在那儿。

因此，人們又說道："他刚才还那样神气活现，目中无人，昂首闊步，可现在連一个手指都不能动弹了。"說着說着，有些人就贊賞起他的身材来，因为他在决斗场上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死后甚至显得比生前更庞大了；有的則去贊賞他那給雪光映衬得色彩絢丽奇幻的孔雀毛帽飾；还有些人在贊賞他那值錢的甲胄。可是捷克人哈拉伐同兹皮希科的两个仆役这时候走过来，要在死者身上剝甲胄了，因此，好奇的人們便都围着兹皮希科，贊扬他，把他捧上天，因为他們有理由认为他的名声将为整个瑪朱尔和波兰騎士界增光。这时候有人接过了他的盾和斧，使他减輕負担，然后莫卡席夫的姆罗科泰为这年輕的騎士解开头盔，在他那湿漉漉的头上戴上一頂深紅色的布帽。

兹皮希科站在那里，好象泥塑木雕似的，吃力地喘着气，

眼睛里的怒火还沒有完全熄灭，脸上透露出精疲力竭和大功告成之后的蒼白，全身由于激动和疲乏而微微顫抖。人們挽着他的手，領他去见公爵和公爵夫人，他們正在一間暖和的房間里的火炉旁边等着他。兹皮希科在他們面前跪了下来；等到維雄涅克神甫給他祝了福、为两个死者的灵魂祈祷了永恒的安息之后，公爵就拥抱着年輕的騎士，說道：

"全能的天主在你們两人中間作了裁决，并指引了你的手，为此必須贊美天主。阿門！"

于是，他轉身向德·劳許騎士和其余的人說：

"我請您，外国的騎士，还有你們所有在场的人，作为我自己所亲眼目睹的事情的见証，他們是按照法律和习惯决斗的。正象'天主的裁判'在任何地方所执行的情形一样，这一次决斗也是合乎騎士的方式，而且是以虔誠的态度进行的。"

瑪佐夫舍的战士們都异口同声表示贊同；当公爵的話翻譯給德·劳許听的时候，德·劳許也起身宣称，他不仅要証明这一切都做得合乎騎士和虔誠的格式，而且将来在瑪尔堡或者任何其他公爵的朝廷里有人敢于怀疑这件事，那末他，德·劳許，一定立刻向那人挑战，在比武场上决斗，不論徒步还是騎馬都行，不管他是一个普通騎士，还是一个巨人，甚至是一个超过茂灵的魔术力量的巫师。

这时候，安娜·达奴大公爵夫人在兹皮希科拥抱她的双膝时，俯身向他說：

"你为什么不觉得高兴呢？高高兴兴地感謝天主吧，因为既然蒙他的慈悲成全了你这个請求，那末他将来也不会遺弃你的，一定会指引你得到幸福。"

但是，兹皮希科答道：

"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呢，仁慈的夫人？天主成全我战胜了那个条頓人，向他复了仇，可是达奴莎失了踪，到现在也还沒有在这里，她仍然离开我很遙远。"

"那些最頑固的敌人，象邓維尔特、戈德菲列德和罗特吉爱都死了，"公爵夫人回答，"据說齐格菲里特虽然也很残忍，却比他們稍为公正些，你至少也該为这一点而贊美天主的慈悲。德·劳許先生說过，如果这个十字軍騎士死了，他会把他的尸体运回去，还会立即上瑪尔堡去向大团长本人要还达奴莎。他們当然不敢违抗大团长的命令。"

"愿天主賜德·劳許先生健康，"兹皮希科說，"我要同他一起上瑪尔堡去。"

这几句話却把公爵夫人吓了一跳，她觉得仿佛兹皮希科要赤手空拳进入那冬季狼群麕集的瑪佐夫舍丛林中去一样。

"干么去呢？"她叫道。"去找死么？你到了那里，不管是德·劳許，还是罗特吉爱在决斗之前所写的那些信，都帮不了你的忙。你救不了别人，反而毁了你自己。"

但是，兹皮希科站了起来，双手在胸前交叉成十字，說道："我愿向天主发誓，我一定要到瑪尔堡去，跨海过洋都不怕。愿基督保佑我，我一定要找到她，找到我剩下最后一口气也不停止，至死方休。我同日耳曼人战斗，跟他們交战，总比起那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在地牢中呻吟要好受些。哦，好受得多！好受得多了！"

他說这話，就象他一向說到达奴莎的时候一样，那么激动，那么痛苦，使得他突然說不下去，仿佛有人扼住了他的喉

头一样。

公爵夫人知道实在无法叫他改变主意了，也知道如果有人要拦阻他，除非給他加上鏈条扔在地牢里。

但是，兹皮希科并不能立即动身。当时的騎士們虽然可以随意行动，但是，他却不能破坏一般騎士习俗：战胜的一方必須在决斗场上待一整天，一直待到第二天午夜，为的是要表示他始終是这个决斗场的主人，并且表示，战敗者的亲友如果要向他挑战，他随时准备接受。

甚至連整支軍队都遵守这个习惯，以致往往丧失了紧接着胜利之后迅速前进所可能取得的利益。兹皮希科根本不想逃避这条鉄定的法律，所以他吃了些东西之后，便又穿上甲胄，在城堡的广场上逗留到深夜，在寒冬的阴霾的天空下等待着那不可能光临的敌人。

到了午夜，当传令官最后用喇叭声宣布他絕对胜利的时候，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就来請他去吃晚餐，同时去跟公爵商談。

第 六 章

商談的时候，公爵首先說了下面的話：

“不幸我們沒有任何书面証据或是人証来对付这些‘康姆透’。虽然我們的怀疑可能是正确的，我自己也认为，除了他們，誰都不会搶走尤仑德的女儿，但是这有什么用呢？他們会否认这件事。万一大团长要起証据来，我拿什么給他？啐！連

尤仑德的信也对他們有利。”

說到这里，他又对兹皮希科說：

“你說他們是用威胁手段迫使他写出这封信的。这是可能的，而且毫无疑問，因为，如果正义是在他們那一边，那末在你同罗特吉爱的决斗中，天主就不会帮助你了。不过，旣然他們逼出了一封信来，那末他們也会逼出两封信来。也許他們手里还有尤仑德出的証据，說他們根本沒有搶去这不幸的姑娘。如果是这样，他們就可以把这类証据交給大团长，那时候又怎么办呢？”

“怎么，仁慈的殿下，他們自己也承认是他們把达奴莎从强盗手里搶过去的，还承认她现在在他們那儿。”

“这个我知道。不过现在他們說他們弄錯了，說那是另外一个姑娘，而最有力的証明就是，尤仑德自己也不承认是她。”

“他所以不承认她，是因为他們让他见到的是另一个姑娘，因此他恼怒了。”

“当然是这样，不过他們可以說，这些都是我們的猜想而已。”

“他們的謊言呀，”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說，“就象一座松树林子一样。从一旁看过去，倒看见一条小路，可是你越走进去，越是茂密，弄得你走上叉路，完全迷了路。”

他又把这番話用日耳曼語向德·劳許先生重新說了一遍，德·劳許說：

“大团长本人比他們好些，他的兄弟也还好，虽然是个蛮干的人，却还顾全騎士团的荣誉。”

“不錯，”米柯拉伊支持他道。“大团长比較厚道。可他約

束不了神甫会和那些'康姆透'，他虽然不贊成騎士团那种損人利己的事情，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去吧，去吧，德·劳許騎士，把这里发生的事都告訴他。他們在外国人面前比在我們面前要顾羞耻一些，他們怕人們在外国朝廷上談論他們的暴行和不守信义。万一大团长向您要証据，您就对他这样說：'只有天主认識眞理，世人应該寻找眞理，因此，如果您要証据，那末去找吧：去搜查所有的城堡，审問城堡里的人們，允許我們去搜查吧，要知道所謂山林盜匪劫走了那个孤儿，那完全是愚蠢的謊言。'"

"愚蠢的謊言！"德·劳許重說了一遍。

"因为盜匪决不敢攻击公爵的朝廷，也不敢搶劫尤仑德的女儿。即使他們搶走了她，也不过是为了贖金，他們自己会来通知我們，說她在他們手里。"

"我准把这些話都說出来，"这位罗泰林格的騎士說，"还要去找到德·貝戈夫。我們都是同国人，虽然我不认識他，却听說他是杰尔特里公爵的亲戚。他当时在息特諾，理該把他看到的一切告訴大团长。"

玆皮希科也听得懂几句他的話；不懂的部分由米柯拉伊解释給他听；于是他紧紧拥抱着德·劳許先生，直抱得这位騎士叫起痛来。

公爵又問玆皮希科：

"那么，你一定非去不成么？"

"非去不成，仁慈的殿下。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发过誓要拿下息特諾来，即使我用牙齿去啃也要把它的城墙啃下来，只是沒有得到許可，我怎能擅自挑起战爭呢？"

“誰要是擅自挑起戰爭，他就会在劊子手的宝剑下面悔不当初了，”公爵說。

“这当然是絕对的法律，”玆皮希科回答。“唉！我当时就打算向息特諾所有的人挑战，但是人們說，尤仑德象宰牲畜似地屠杀他們，不知道还有些什么人还活着。……但我向天主和圣十字架发誓，我拚死也不会丢下尤仑德不管！”

“說得眞豪爽，欽佩欽佩，”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說道。“也表明你有见識，才沒有单独到息特諾去，因为即使是一个笨蛋也会知道，他們决不会把尤仑德和他的女儿留在那里，准是把他們送到别的城堡去了。所以天主就在这里以罗特吉爱給你作为酬报。”

“是啊！”公爵說，“我們从罗特吉爱口中也听說了，这四个人之中只有齐格菲里特老头还活着，其余三个人天主已經借你的手或尤仑德的手給予懲罰了。至于齐格菲里特，他比其余几个无賴稍微好一些，但也許是个更残忍的暴徒。糟的是，尤仑德和达奴莎都落在他手中，必須很快把他們救出来。为了使你不至于发生意外，我交給你一封信带給大团长。記住，好好听淸我的話，你不是作为一个使者去的，而是代表我去的。我給大团长的信是这样写的：他們旣然曾經企图加害于我本人，他們的恩人的一位后裔，那末劫走尤仑德女儿的一定也是他們，特別是因为他們对尤仑德有仇恨。因此，我請求大团长下令严加搜查，找寻这姑娘，如果他很想取得我的友誼，应該立即把她归还到你手中。”

玆皮希科听了这話，就跪倒在公爵脚跟前，抱住公爵的双脚，一面說道：

“但是尤仑德呢，仁慈的殿下，尤仑德呢？请您也为他求求情吧！如果他受了致命的伤，那至少也要让他死在他自己家里，同他的孩子在一起。”

“我在信里也提到了尤仑德，”公爵和善地说。“按照骑士荣誉的规矩，由他指定两个法官，我也指定两个，来调查这些‘康姆透’和尤仑德的行动。他们可以自己选一个人来主持这个审判团，事情将由他们决定。”

商议就此结束，兹皮希科向公爵告了别，因为他马上就要动身。但在他离开之前，富有经验而很了解十字军骑士团的德鲁戈拉斯的米柯拉伊把兹皮希科叫到一旁，问道：

“你要带那个捷克侍从跟你一起到日耳曼人那里去么？”

“当然，他离不开我。有什么事么？”

“我很可惜这个小伙子。他对你是个有用的汉子，只是记住我的话：你除非在决斗中遇到一个比你强的人，否则你一定会平安无恙地从玛尔堡回来，可是他就决难生还。”

“为什么？”

“因为那些狗法师指责过他刺死了德·福契。他们一定把德·福契的死讯报告了大团长，他们准会说是这个捷克人打死他的。他们在玛尔堡决不会放过这件事。审判和惩罚在等着他，因为，你怎么能向大团长表明他是无辜的呢？再说，他甚至把邓维尔特的手臂也都给扭断了，可邓维尔特是医院骑士团大团长的亲戚。我很为他担心，我再说一遍，如果他跟你去，必死无疑。”

“他决不能去送死：我要把他留在斯比荷夫。”

但是，事情后来有了变化；由于某些原因，捷克人没有留

在斯比荷夫。兹皮希科和德·劳許同着他們的扈从在第二天早晨动身了。德·劳許在維雄涅克神甫解除了他同烏尔利卡·德·爱尔內的婚約之后,高高兴兴騎馬而去,一心在想着德魯戈拉斯的雅金卡的芳姿,因此默不作声。兹皮希科由于不能同他談起达奴莎(因为他們彼此不很了解),就只同哈拉伐談天,哈拉伐直到现在还一点也不知道这次打算深入条頓人地区的事。

"我上瑪尔堡去,"他說,"但是天主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也許很快,就在春季,也許在一年之后,也許根本就不会回来了,你懂么?"

"我懂得。閣下一定是去向那里的騎士們挑战的吧?感謝天主,幸而每一个騎士都有一个侍从!"

"不,"兹皮希科回答。"我不是去向他們挑战的,除非万不得已;但是,你不能同我一起去,你要留在斯比荷夫。"

捷克人听了这話,先是焦躁不安,悲伤地嘟噥起来,继而恳求他那年輕的爵爷别把他撇下来。

"我发过誓,我决不离开您。我凭十字架、我的荣誉发过誓。如果閣下发生意外的話,我怎能去见兹戈萃里崔的小姐呢!我向她发过誓,爵爷!因此請可怜可怜我吧,别使我在她面前丢脸。"

"你难道沒有向她发过誓要听从我的命令么?"兹皮希科問。

"当然!发过誓的。什么事都要听从,就是别让我离开您。如果閣下把我赶走,我就离得远一点跟在后面,以便万一必要的时候,可以就近听候差遣。"

“我不赶走你，我也不愿意赶走你，”兹皮希科答道；“不过，如果我哪儿也不能派你去，连小小的差使都不能派你走一趟，如果我连一天也离不开你，那也叫我受不了。你总不能老钉住我，象个刽子手钉住一个好人一样！至于战斗，你怎么帮助我呢？我不是说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所有的人都作战；至于一对一的决斗，你肯定不能为我效劳。如果罗特吉爱比我强的话，他的甲胄就不会放在我的马车上，而是我的甲胄放在他的马车上了。再说，要知道，如果带了你，我就会有更大的困难，你只会使我遭受危险。”

“为什么会这样呢，阁下？”

于是兹皮希科把他从德鲁戈拉斯的米柯拉伊那里听来的话告诉了他，说那些“康姆透”决不会承认是他们杀死了德·福契的，因此只有归罪于他，在他身上报仇。

“如果他们抓住了你的话，”最后，他说，“那末我当然不能把你丢在他们虎口里，也许我会为你丢掉脑袋。”

捷克人听到这些话，闷闷不乐，因为他觉得主人这些话倒说得有理；可是，他还想按照自己的愿望设法另作安排。

“但是，那些看见过我的人都已经死了，因为照他们所说，有几个被斯比荷夫的老爵爷打死了，而罗特吉爱又被您斫死了。”

“当时那些跟在你后面不远的马夫都看见过你，那个十字军骑士老头也还活着，现在也一定在玛尔堡，即使他目前不在那里，也一定会来，天主保佑，大团长一定要召他去的。”

捷克人无话可答了，于是他们骑着马，默默无声地上斯比荷夫去。到得那里，发现已经完全作好了战争准备，因为老托

里瑪預計到不是十字軍騎士会来攻击这个小城堡，就是茲皮希科一回来就率領他們去援救老爵爷。无論是沼地里的各条通道上或是在城堡內部，到处都布滿着守卫。农夫們都武裝起来了，并且，由于战爭对他們說来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他們倒是热心地等着日耳曼人来，希望得到出色的战利品。

卡列勃神甫在城堡里迎接了茲皮希科和德·劳許。晚飯一吃好，他就拿出盖有尤仑德印記的羊皮紙文件給他們看，这就是神甫亲笔写下、斯比荷夫的騎士口授的那份遺囑。

"这是他向我口授的遺囑，"他說，"就在他到息特諾去的那个晚上，而且——他当时就不指望会回来。"

"但是您为什么根本也沒有向我說起呢？"

"我不能說，因为他是在受忏悔礼的时候向我說明他的意愿的。愿天主賜他永远安宁，愿天国的光輝照耀在他身上。……"

"您别为他祷告，他还活着呢。这是我从十字軍騎士罗特吉爱那里知道的，我同他在公爵的朝廷里作了一次决斗。天主給我們作了裁判，我把他打死了。"

"那末尤仑德准是不会回来了……除非是天主援助！……"

"我就同这位騎士去把他从他們手里夺过来。"

"看来您还沒領教过十字軍騎士的毒手吧，我可領教过，因为，在尤仑德把我带到斯比荷夫来之前，我在他們那里做了十五年神甫。只有天主才能救得了尤仑德。"

"天主也能帮助我們。"

"阿門！"

于是他打开遺囑讀起来。尤仑德把所有的产业和領地都

传給达奴莎和她的子孙，但如果她死后沒有子嗣，就传給她的丈夫波格丹涅茨的茲皮希科。他最后提出要把他的遺囑托付給公爵監督执行：要是有什么不合法的地方，就让公爵使之合法化。所以要加上这一条，是因为卡列勃神甫只知道教会法，而尤仑德本人又一直专心致志于征战，只知道騎士的规矩。神甫把遺囑讀給茲皮希科听了之后，又讀給斯比荷夫守軍的官长們听，他們立刻就承认这年輕的騎士是他們的主人，并且保証效忠于他。

軍官們认为茲皮希科不久就会带領他們去搭救老主人，他們都勇猛而渴望战争，而且也念念不忘尤仑德。可是他們一听到要他們留在家里，小主人只带少数随从上瑪尔堡去，又不是去战斗，而是去控訴，大家都感到很不痛快。

捷克人格罗伐支也跟他們一样不痛快，虽然他因为茲皮希科增加了这么一大笔财富而十分高兴。

"嗨！誰会快乐呢，"他說，"还不是波格丹涅茨的老爵爷！他可以来管理这个地方了！波格丹涅茨同这样一块領地比起来，算得什么呢！"

茲皮希科突然想念起他的叔父来了，这是常常会有的事，特别是当他碰到人生难題的时候；于是他轉向这个侍从，毫不犹豫地說：

"你干么要閑在这里呢！上波格丹涅茨去吧，你給我送一封信去。"

"如果您不带我一起走，我宁愿到那边去！"这个侍从高兴地答道。

"請卡列勃神甫来把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好好写下来，这

封信可以請克尔席斯尼阿的神甫讀給我叔父听，或者由修道院长讀，要是他在茲戈苯里崔的話。”

但他說过之后，用手捋捋唇髭，好象自言自語地加上一句：

“唔！修道院长！……”

雅金卡頓时出现在他眼前了，蓝眼睛，黑头发，身材修长，容貌美丽，眼睫毛上挂着泪珠！他觉得有点困惑，用手擦了擦前額，心里說道：

“你会感到难过，姑娘，不过，总不会比我更难过吧。”

这时候，卡列勃神甫来了，他坐下来动手写信。茲皮希科把他到达森林行宮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詳細口授給他。他什么事情都不隐瞞，因为他知道，老瑪茨科把事情了解得一清二楚之后，就会高兴。波格丹涅茨怎能跟斯比荷夫相比，斯比荷夫是一处富庶的大产业，茲皮希科也知道瑪茨科非常爱好財富。

等到卡列勃神甫辛辛苦苦地写好了这封信，蓋上印記之后，茲皮希科又把他的侍从叫了来，把信交給他說：

“你也許可以同我叔父一起回来，那我就非常高兴了。”

但是捷克人却显得面有难色；他躊躇了一下，两只脚換来換去，却又不走，后来还是年輕的騎士說道：

“你还有什么話要說，尽管說吧。”

“我想，您……”捷克人回答，“我想再問您一声，我該怎么向人家說呢？”

“向哪些人說？”

“不是波格丹涅茨的那些人，而是邻近一帶……因为他們

也很想知道詳情!"

茲皮希科决定什么事也不隐瞞他，听了这話就迅速望了他一眼，說道:

"你关心的不是什么别人，而是茲戈萃里崔的雅金卡。"

捷克人的脸倏地一紅，然后又有些发白，答道:

"我是說的她，爵爷!"

"你又怎么知道她还沒嫁給罗戈夫的契当，或者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呢?"

"小姐决不会出嫁，"这个侍从坚决回答道。

"修道院长也許早就命令她出嫁了。"

"是修道院长听从小姐的命令，不是小姐听从他的命令。"

"那你想怎么办? 也只有象对待大家一样，把眞相說給她听吧。"

捷克人鞠了一躬，有点恼怒地走了。

"愿天主賜恩，"他一边想着茲皮希科，一边心里說，"使她忘掉您。愿天主賜她一个比您更好的男人。不过，如果她沒有忘掉您，那我就告訴她，您結过婚了，只是沒有妻子，您还沒有进入新房就成了鰥夫。"

这个侍从是很爱慕茲皮希科的，也很同情达奴莎，不过在这世界上他爱雅金卡超过爱一切人，因此从他在崔亨諾夫的那次决斗之前，听到了茲皮希科已成婚的时候起，就一直感到痛苦和伤心。

"但愿您做鰥夫!"他又重复一次說。

但是，过了一会，他又有了一些显然是比較温和的想法，因为他走向馬房去的时候，說道:

"祝福天主，我至少将跪在她的足下！"

这时候，兹皮希科正急于动身，因为他兴奋得无法抑制自己了，——使他操心的那些必要的事务越发增加了他的痛苦，又不断地想念着达奴莎和尤仑德。可是为了让德·劳許先生休息一下，为长途旅行作一些准备，他至少必須在斯比荷夫过一夜。他由于决斗，由于在比武场上守了一整天，由于路途跋涉，缺少睡眠，忧心忡忡，終于疲累不堪了。因此，晚飯后，他便朝尤仑德的硬床上一倒，希望至少能够睡一会儿。可是他还沒有睡着，山德魯斯就敲敲房門进来了，一面鞠躬，一面說：

"爵爷，您救了我一命，我同您在一起，过着从未有过的舒服生活。现在天主賜了您一笔大产业，您比以前更富了，何况斯比荷夫的財庫不是空的。爵爷，給我个錢包吧，我要到普魯士去，打这个城堡到那个城堡，虽然我在那里也許不很安全，但我可能为您效些劳。"

兹皮希科开头眞想把他从房里扔出去，可是仔細想了一下，就从他床边的旅行袋里拿出一只相当大的錢包来，扔給了山德魯斯，說道：

"拿着，去吧！如果你是个无賴汉，那就是詐騙；如果是个誠实人——你就会效劳。"

"我会象一个无賴那样詐騙别人，"山德魯斯答道，"可不詐騙您，我一定誠实地为您效劳。"

第七章

且說齐格菲里特·德·劳夫正要动身上瑪尔堡去的时候，沒想到邮差給他送来了罗特吉爱一封关于瑪佐夫舍朝廷消息的信。这消息深深地感动了这个老十字軍騎士。首先，从信上显然可以看出，罗特吉爱在雅奴希公爵面前把尤仑德这次的事件陈述得很巧妙，而且举止很出色。齐格菲里特含笑地讀到罗特吉爱进一步要求公爵把斯比荷夫交給騎士团作为賠偿。可是，再念下去却看到了一些意外的、不大有利的消息。罗特吉爱說，为了更好地表明騎士团在搶劫尤仑德女儿的事件中是清白无辜的，他已經向瑪佐夫舍的騎士們扔下了鉄手套，向那些心存怀疑的人挑战，訴之于天主的裁判，也就是說，在整个朝廷面前和这些人决斗。"誰也沒有拿起鉄手套，"罗特吉爱继續写下去，"因为大家都看到尤仑德亲自在信中为我們作了証，况且他們害怕天主的裁判，但是忽然有一个青年，就是我們在森林行宫里看见过的那个青年，却走上前来，撿起了鉄手套。請不要担忧，虔誠而智慧的法师，我正是因此而要稍延归期了。既然我自己挑了战，我就必须担当起来。我旣然是为了騎士团的光荣才这样做，我相信，不管是大团长，还是我所尊敬并怀着做子女的情感所衷心敬爱的法师，您，都不会因此而責怪我。我的对手簡直是个孩子，而且您知道，我对于决斗并不是个新手，因此，为了騎士团的光荣而使他流血，对

我說来，眞是輕而易举，特别是有了基督的帮助，基督当然更关怀那些佩着他的十字架的人，而不会关心一个尤仑德或者一个微不足道的瑪朱尔姑娘所受的委屈！”齐格菲里特听到尤仑德的女儿是个結了婚的妇人，非常惊奇。一想到可能又有了一个虎視眈眈、报仇心切的新敌人坐鎮斯比荷夫，他就心惊胆战。他想，“显然他决不会放过复仇的机会，尤其是，一旦把他的妻子还給他，他妻子告訴他說，是我們把她从森林行宫中劫走的，那他更要报复了！不錯，人家馬上就会識破我們是为了要毁掉尤仑德才把他騙到此地来的，誰也不相信我們会把他的女儿还給他。”这样，齐格菲里特猛地又想到：由于公爵不断来信，大团长很可能在息特諾进行調查，以便至少可以在公爵面前为他自己洗刷一番，因为对大团长和神甫会說来，万一同强大的波兰国王发生战争，使瑪佐夫舍两位公爵站在他們一边是很重要的。公爵拥有大批的瑪朱尔騎士，决不能忽視他的力量。同他保持和平就可以充分保証騎士团边界的安全，更好地集結力量。齐格菲里特在瑪尔堡常常听见人們談起这件事，人們也常常流露这样一种希望：等到打敗了国王之后，可以另找借口攻打瑪佐夫舍，那时候，这块地方就再也逃不出十字軍騎士团的手掌了。这才是万无一失的妙算。因此，大团长目前一定会尽力避免激怒雅奴希公爵，因为这位同盖世杜特的女儿結婚的公爵比普洛茨克的齐叶莫維特更难于妥协，齐叶莫維特的妻子却由于某种不知其詳的原因而完全忠实于騎士团。

想到这里，这个为了騎士团和它的声誉而随时准备无恶不作、极尽奸詐和残忍之能事的齐格菲里特老头，也不得不

愼重地盘算起来了："放掉尤仑德父女是不是会好些？把罪行和劣迹一古脑儿推到邓維尔特身上去，横竖他已經死了；即使大团长因为罗特吉爱和我自己是邓維尔特的同謀犯，要严懲我們，然而对于騎士团来說，这样不是更好些么？"但是一想到尤仑德，他的复仇和残忍的心又狠毒起来了。

放走他，放走十字軍騎士团的这个压迫者和劊子手，这个多次交战中的得胜者，这个叫騎士团出尽了丑、受尽了灾祸、吃了多次敗仗的罪魁祸首，这个邓維尔特的杀害者，德·貝戈夫的战胜者，梅恩格、戈德菲列德和胡格斯的杀害者，他在息特諾使日耳曼人流的血甚至比在一场恶战中使日耳曼人流的血还要多。"不，我不能放他走！我不能！"齐格菲里特激动地說了一遍又一遍，而且，一想到这里，他十只貪婪的手指不禁抽搐地紧握起来，衰老瘦弱的胸脯也沉重地起伏着。"不过，如果这会給騎士团带来重大的利益和光荣呢？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懲办了依然活着的同謀犯，也許雅奴希公爵就会和他的敌人和解，跟騎士团签訂协定，甚至結为联盟，岂不是就消除了这一重障碍嗎？他們是非常暴躁的，"这个老"康姆透"又想道；"但如果向他們略示亲善，他們很快就会忘却怨恨的。嘿，公爵本人在他本国內不就被我們俘虏过么？应当提防他們报仇。……"

于是他心乱如麻，在大厅里走来走去，然后，在耶穌受难象面前停了下来，受难象正对着門口，几乎占去了左右两扇窗之間的整堵墻头，他跪了下去，說道："启示我吧，主啊，教誨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是好！如果我释放尤仑德父女，那末我們所有的行动都将徹底敗露，全世界不会說这是邓維尔特或

者齐格菲里特干的，而是要责骂十字军骑士团，整个骑士团将因此蒙受耻辱，那个公爵的仇恨也将无比增长。如果不释放他们，把他们关住或者把这件事隐瞒起来，那末骑士团将要受人猜疑，我也不得不亵渎自己的嘴，到大团长面前去撒谎。怎么办才好呢，主啊？教诲我，启示我吧。如果我非受到报复不可，就按照您的正义作出定夺吧；只是现在请教诲我，启示我，因为这牵涉到您的宗教，无论您下什么命令，我一定照做，即使因此而使我下牢，处死我，把我加上脚镣手铐，我也甘愿。"

他把前额靠在木头十字架上，祈祷了很久；他一点没有想到这个祷告本身就是邪恶的，亵渎神明的。然后他心安理得地站了起来，自以为这个木头十字架已赐恩于他，给了他一个既有道理、又极具识见的主意，似乎天上有一个声音在向他说："起来，等罗特吉爱回来再说吧。"是啊！必须等罗特吉爱。他一定会打死那个年轻人；那时候再决定到底是把尤仑德父女藏起来，还是释放他们。如果把他们藏起来，不错，公爵决不会忘记他们；但由于确不定是什么人劫走了这姑娘，他就会找寻她，会写信给大团长，不是指责大团长，而是向他提出请求，那么，这件事就会长久拖下去。如果释放他们，那么，他看到尤仑德女儿回来了，欢乐之情一定会超过那种要为她的被抢劫而进行复仇的愿望。"我们还可以一口咬定说，我们是在尤仑德的暴行之后才找到她的。"最后这个想法使齐格菲里特完全安心了。至于尤仑德本人，那倒不足为惧；因为他和罗特吉爱早就想出办法，万一非释放尤仑德不可，自有办法叫他既不能为自己报仇，也不能危害他们。想到这里，齐格菲里特残酷的心里高兴起来了。他想到即将在崔亨诺夫城堡所举

行的天主的裁判[1]，也感到很高兴。至于这场致命的决斗的結局，他却一点也不担心。他想起哥尼斯堡的一次比武来，当时罗特吉爱就制服了两个在安提加夫地方算得上是无敌的战士。他也記起了維尔諾附近那次决斗，那是一个波兰騎士，梅尔希丁的斯必特科，也在罗特吉爱的手里送了命。想到这里，他頓时容光煥发，心花怒放，因为当罗特吉爱已經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騎士的时候，是他第一次带領他远征立陶宛，教給他同那个民族作战的最好方法的；因此，他象爱自己儿子一样爱罗特吉爱，这种深摯的情感只有那些内心里蘊藏着强烈情爱的人才掏得出。现在那个"小儿子"将再一次使可恨的波兰人流血，满載荣誉归来了。唔，这是天主的裁判，同时騎士团还会因此打消别人对它的疑竇。"天主的裁判……"一眨眼工夫，一种近似惊吓的感觉又压上这个老十字軍騎士的心头了。瞧，罗特吉爱必須进行殊死的决斗来保卫十字軍騎士团的清白无辜。然而，他們却是有罪的；因此，他是为謊言而战了……如果他发生了什么不幸，該怎么办呢？但是，一会儿，齐格菲里特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是啊！罗特吉爱写得很有道理："还有基督的帮助，基督当然关怀那些佩着他的十字架的人，而不会关心一个尤仑德或者一个瑪朱尔姑娘所受的委屈。"不錯，罗特吉爱三天之内就要回来，一定会凯旋归来。

这个老十字軍騎士就这样自我安慰着，但同时又想到，是否最好把达奴莎暂时送到某个偏僻的、遙远的城堡去，使瑪朱尔人用尽計策也无法把她救出去。他犹疑了一会之后，就打

[1] 指决斗。

消了这个念头。采取公开的行动并且控告騎士团，那只有尤仑德小姐的丈夫才能办得到。不过他就要死在罗特吉爱手里了。接着而来的是調查，探問，信件往来和控訴。但是这种手續只会使事情大大拖延下去，使眞相越来越迷乱、越模糊，不消說，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等他們調查出什么名堂来，”齐格菲里特心里說，“我已經死了，而且尤仑德小姐也将在我們的牢獄中变老了。話虽如此，我还是要命令城堡內作好一切防御准备，同时也作好上路的准备，因为我还沒有确切知道罗特吉爱交战的結局怎样。因此我得等一等再說。”

罗特吉爱說过三天之內要回来，轉眼之間已經过去了两天；接着又过了第三天第四天，还沒有扈从队来到息特諾的城門口。一直到第五天，天快黑的时候，城堡大門的棱堡前面才响起了一陣号角声。刚做过晚祷的齐格菲里特，立即派个小厮去看看是誰来了。

一会儿，小厮神色不安地回来了。但由于天黑，炉子里的火光远在后面，照不亮整个房間，齐格菲里特沒有注意到这一点。

“他們回来了沒有?”老十字軍騎士問。

“回来了!”小厮回答。

但是，小厮的声調却使老十字軍騎士吃了一惊，于是他問道：

“罗特吉爱法师也回来了么?”

“他們把罗特吉爱法师抬回来了。”

齐格菲里特連忙站了起来，扶着椅子的扶手，撑了好久，免得自己跌倒，然后才悶声悶气地說道：

“給我拿外套来。”

小厮把外套披在他的肩上。老騎士显然精神恢复了，因为他不用别人帮助就拉上了兜帽，出去了。

不一会，他来到了城堡的庭院里，天已經完全黑了；他緩慢地走在融化的雪地上，迎着进門来的扈从队走去。他在扈从队旁边停了下来，那里已經围上了一群人，几个卫兵拿着火把，把那地方照得亮晃晃的。仆从們一见老騎士来了，就給他让出一条路来。火把的亮光照出了人們恐怖的脸庞，只听得后面黑暗地方人們在低声私語：

“罗特吉爱法师……”

“罗特吉爱法师給打死了。……”

齐格菲里特走到雪車跟前，尸体就放在雪車上，下面垫着草，上面盖着一件外套；他揭起了外套的一角。

“拿个火来，”他說，一面把兜帽拉到后边。

一个仆人拿来一个火把照着尸体，老十字軍騎士在火光下細看了一下罗特吉爱的脑袋；脸色发白，象冻結了似的，一块黑手巾一直扎到胡子下面，显然是为了让死者的嘴唇合攏。整个脸部都收縮了起来，完全变了形，簡直叫人认不出是他。双眼紧閉，眼窩四周和太阳穴附近都是青一块紫一块，霜冻的脸上好象生了鱗片。老騎士在一片死寂中注視了好久。人們都望着他，因为大家知道他象父亲一样对待罗特吉爱，鍾爱罗特吉爱。但是，这老头一滴眼泪也沒有流，只是脸色比平常更严厉，流露出一种麻痹的冷靜。

“他們就这样把他送回来！”他終于說了。

他立刻轉向城堡的执事說道：

“午夜前准备好一口棺材，把尸体停放在礼拜堂。”

“給那些被尤仑德打死的人做的棺材还留着一口；”执事說。“只消把尸体盖上麻布就行，让我去吩咐办理。”

“給他盖上一件外套，”齐格菲里特說，一面把罗特吉爱的脸遮盖好，“不要用这种外套，要用骑士团的外套。”

过了一会，他又加上一句說：

“棺材盖别釘上。”

人們都走到雪車跟前来。齐格菲里特又把兜帽拉到头頂上，刚要走开，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問道：

“万·克里斯特在哪里？”

“他也給打死了，”一个仆从回答，“因为尸体已經烂了，我們不得不把他葬在崔亨諾夫。”

“好的。”

他走了，走得很慢，进了房間，坐在原先他听到消息时坐的那张椅子上；他的脸仿佛化石似的，毫无表情，在那里坐了很久，弄得小厮担心起来，时时向門里探进头来看。时間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城堡內慣常的忙碌停止了，但礼拜堂那面不住地传来隐約的錘打声；然后，除掉值夜士兵的叫喚声之外，就沒有声音来打破这里的寂靜了。

当老騎士好象从熟睡中醒来似的、叫喊仆人的时候，已經是午夜时分了。

“罗特吉爱法师在哪里？”他問。

小厮被这一片寂靜、这一連串的事故和缺乏睡眠弄得胆战心惊，显然不明白这老头儿的意思，只是惊慌地望着他，声音发抖地答道：

“我不知道，爵爷……”

老头儿突然可怕地哈哈大笑，温和地說道：

“孩子，我是問你已經把他送进了礼拜堂沒有。”

“送进去了，爵爷。”

“那很好。告訴第得里赫带钥匙和灯籠到这里来，等我回来，叫他拿一小桶煤来。礼拜堂里上灯了么？”

“棺材四周都点上了蜡烛。”

齐格菲里特披上外套出去了。

他一踏进礼拜堂，便四下一看，看看有沒有其他的人；然后小心地关上了門，走到棺材跟前，把死尸跟前六只大銅烛台上所点的蜡烛，拿开了两支，然后，在棺材前面跪了下去。

他的嘴唇一动不动，这表明他不是在祈祷。有一会工夫，他只是望着罗特吉爱那张冻僵了的、然而仍然漂亮的脸，仿佛要在这张脸上找出残剩的生机。

然后，在礼拜堂內那片死一般的寂靜中，他压低了声調叫道：

“亲爱的小儿子！ 亲爱的小儿子！”

接着，他就不作声了，仿佛在等待回答。

他伸出手来，把他那消瘦的、兽爪似的手指探到盖在罗特吉爱尸体上面的外套下面，在他的胸口上摸来摸去，一面把上下、中央、肋骨下边的两側，以及两边肩胛骨，統統看了一看，他摸到了伤口，这道伤口从右肩的頂端一直到胳肢窝；老头的手指插了进去，順着伤口一直摸到底，于是他象伸冤喊仇似地大声喊道：

“哦！……这可多残忍呵！……你还說那家伙完全是个孩

子哩！……你整整一条手臂給斫断了！整整一条手臂！为了捍卫騎士团，你曾經多少次举起这只手臂去攻打过异教徒。……圣父、圣子和圣灵在上。你是为不义而战的，因此死于不义，天主宽恕，愿你的灵魂……”

話突然在他嘴上停住了，他嘴唇发抖，祇拜堂內又是一片岑寂。

“亲爱的小儿子！亲爱的小儿子！”

齐格菲里特的声調中带有一种恳求的意味，他放低了声音，仿佛他的恳求中还含有什么重要而可怕的秘密。

“慈悲的基督啊！……如果你沒有被定罪，你就打一个手势，把手动一动，或者睞一睞眼睛，因为我的衰老的心正在我胸膛中呻吟。……打一个手势吧，我多么爱你，說一声吧！……”

他的双手撑在棺材边上，一双兀鷹似的眼睛盯着罗特吉爱的紧閉着的眼皮，等在那儿。

“唉！”他終于說道，“旣然你的身子已給冻僵了，发臭了，怎么能說話呢？你旣然一声不响，那末，我就来告訴你一些事，但愿你飞翔在这些烛光之間的灵魂听着！”

他傴下身子，对着尸体的脸庞。

“可記得当时神甫不让我們干掉尤仑德，我們曾为此起过誓么？唔，我就信守那个誓約，但是不論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都要使你高兴，哪怕我会因此而下地獄。”

说完，他就离开了棺材，把烛台放回原处，在尸体上面盖好了外套，然后走出祇拜堂。

那个小厮在門边睡熟了；第得里赫奉齐格菲里特的命令已經等在房間里。这人又矮又胖，罗圈腿，四方脸，一条长达

双肩的黑头巾遮住了他的脸。他穿着一件沒有硝过的野牛皮短上衣，腰上束着一条野牛皮的带子，带子上挂着一串钥匙和一把短刀，右手提着一只羊皮紙糊的灯籠，左手拿着一只小桶和一支火把。

"你准备妥当了么？"齐格菲里特問道。

第得里赫默默地行了个礼。

"我吩咐过你带一桶煤来的。"

这个矮汉子还是一声不响；他只是指了指火炉里燃烧着的木材，拿起炉旁的鉄鏟，把燃烧着的煤装在桶里，然后点起灯籠，等在那里。

"听着，狗东西，"齐格菲里特說；"你曾經泄露过邓維尔特伯爵命令你做的事，因此伯爵吩咐割掉了你的舌头。但是，你还能够用手指向神甫做手势告密。因此，我預先警告你，只要你稍微做一做手势，把现在我叫你去做的事稍微泄露給神甫，我就下令吊死你。"

第得里赫又默默地行了个礼，但是他的脸由于恐怖和不祥的回忆而绷紧了；因为他的舌头被割掉是另有原因的，并不象齐格菲里特所說的那样。

"现在你走在前面，領我到那禁閉尤仑德的地牢里去。"

这劊子手用一只大手拎起了煤桶，提起了灯籠，带头就走。走过了沉睡在門旁的守卫身边，下了扶梯，轉了个弯，并不向大門那边走去，却直趋扶梯后面的小走廊，一直走到房屋的尽头，到了一扇隐蔽在壁龕里的大鉄門那里。第得里赫开了鉄門，他們又来到了一个露天小院子里，四面都是筑有高墙的粮仓，那里面儲备着粮食，以备城堡被围时动用。右面的一

所仓庫下面就是一个地牢。那里一个卫兵也沒有，因为即使犯人能够逃出地牢，也只能来到院子里，而这个院子的唯一出口就是壁龕里那扇門。

“等一等，”齐格菲里特說，一面靠着墙休息一下，因为他觉得有些不舒服；他气喘不过来，仿佛硬挺的鎖子甲把他胸口捆得太紧了。实在說，他所經受的这一切是他衰老的晚年所承受不了的。他觉得那压在兜帽下面的前額滲出大顆大顆的汗珠来；因此他停下来歇歇气。

尽管白天阴霾，夜空却非常爽朗，小院子被月光照耀得非常明亮，雪地里也閃着微黄的光亮。齐格菲里特深深地吸了一口凉爽的空气。他突然想到也是在这样一个月明之夜，罗特吉爱动身到崔亨諾夫去，就此活的去，死的回来。

“现在你却躺在礼拜堂里了，”齐格菲里特喃喃地說。

第得里赫以为“康姆透”在同他說話，因此举起了灯籠，照着老头的脸，这张可怕而枯槁的脸，看起来活象一只老兀鷹。

“带路！”齐格菲里特說。

第得里赫又放低了灯籠，雪地上映出一圈圈的黃光，他們又向前走了。仓庫的厚壁上有一个凹坑，从那里走进去几步路，就是一扇大鉄門。第得里赫开了門，从一条漆黑的狹径中走下扶梯，一面高举着灯籠給“康姆透”照路。扶梯的尽头是一条走廊，里面从右到左，都是通向牢房的非常低的矮門。

“到尤仑德的牢房去！”齐格菲里特命令說。

不一会，門閂克拉一响，他們进去了，里面一片漆黑。齐格菲里特在昏暗的灯籠光下看不大清楚，吩咐点起火把，頓时，火把的亮光让他看到躺在草堆上的尤仑德。犯人双足上了鐐

铐，手上的锁链比较长一些，让他可以把食物送到口中。他身上披的仍旧是受审时穿的那件粗麻布衫，只是沾染了许多殷红的血斑，因为，战斗结束的那天，这个痛苦得发狂的骑士不幸被兜进网里，士兵们想趁机杀害他，用戟戳他，使他身上伤痕累累。后来神甫出来干涉，尤仑德这才没有被当场打死，但已流了不少血，抬进地牢时已经半死不活了。城堡里的人时时刻刻都以为他会死去。但是他惊人的体力终于战胜了死亡，尽管把他扔在可怕的地牢里，没有人给他疗治创伤。白天融雪的时候，雪水从屋顶上滴下来，可是一上了冻，四壁都覆盖着厚雪和冰柱。

躺在草堆上的这个上了锁链的无力的人，很象一尊用燧石雕成的石像。齐格菲里特命令第得里赫把火光直照着尤仑德的脸，默默地凝视了好一会儿。接着转向第得里赫说道：

"看清楚，他只有一只眼睛——把它弄瞎。"

他的声调中带有一种病痛和衰老乏力的意味，因此，这个可怕的命令听起来更加恐怖，使得刽子手手里拿着的火把也有点抖索。然而，他还是凑着尤仑德的脸把火把侧过来，刹那间，大滴大滴的火烫的沥青落到了尤仑德的眼里，一直滴满眼睛、眉毛和突出的颧骨为止。

尤仑德的脸抽搐了一下，灰色的唇髭抖动着，却没有一声怨言。不知道究竟是由于乏力，还是由于他惊人的天性所具有的杰出毅力，总之，他连哼都没哼一声。

齐格菲里特说道：

"我们答应过释放你，我们要释放的，但是，为了使你不能指控骑士团，你那条会说骑士团坏话的舌头也应该割掉。"

他又向刽子手作了个手势，刽子手发出一声奇怪的喉音作为回答，一边用手势向老头表示这样做他得用一双手，得请“康姆透”拿一拿火把。

齐格菲里特从他手里接过火把，手伸得长长的，不住地发抖。等到第得里赫双膝压在尤仑德的胸上时，这个老十字军骑士连忙掉过头去，望着盖满白霜的墙壁。

链条叮当叮当地响了一阵，接着就听到一声沉重的喘息，象是一声含糊的、深沉的呻吟，接着便一切都沉寂了。

最后，齐格菲里特说：

“尤仑德，你所受的惩罚是罪有应得的；但是我已经答应过罗特吉爱法师，他被你的女婿打死了，要把你的右手放进他的棺材。”

第得里赫干完了前面一件差使，刚刚站起身来，一听到齐格菲里特的话，又在尤仑德的趴着的身上俯了下去。

不多久，这老“康姆透”和第得里赫又来到那明月照耀的露天院子里。当他们再进入走廊的时候，齐格菲里特从第得里赫手里接过灯笼，又接过一件包着破布的黑黑的东西，然后自言自语地大声说道：

“先到礼拜堂去，再到塔楼去。”

第得里赫目光炯炯地望了他一眼，“康姆透”命令他去睡觉；老头披好外套，把灯笼挂在礼拜堂发亮的窗口，然后走开。一路上沉思着刚才所做的事。他简直确信自己的末日也已经到来了，这些作为就是他在这世界上最后的作为，眼看他就得到天主面前去说明这些事情了。但是，他的灵魂，一个“十字军骑士”的灵魂，虽然本来是残酷甚于虚假，却也由不得他的，

终究习惯了欺诈、暗杀和隐瞒骑士团的血腥勾当；现在他就不知不觉地想为他自己、也为骑士团推卸折磨尤仑德的丑行和责任了。第得里赫是个哑子，不会把事情说出去，尽管他可以用手势使神甫懂得他的意思，但他不敢这么作。那还怕什么呢？谁也不会知道。何尝不能说尤仑德是在搏斗中受到这些创伤的。枪矛一刺进他的嘴里，一下子就可以使他失掉舌头。一把斧或者一柄剑立时就可以斫掉他的右手。他本来只有一只眼睛，那么，当他疯狂地扑向息特诺的整支守军的时候，在纷乱中给刺瞎了另一只眼睛，这又何足为奇？唉！尤仑德啊！他的心头忽然颤动着生命的最后一阵欢乐。是啊，如果尤仑德还能活命，他们就释放他。想到这里，齐格菲里特记起有一次他曾经同罗特吉爱商议过这件事，当时，那年轻的法师大笑着说："那就让他的双眼指引他到能去的地方去吧，如果他找不到斯比荷夫的话，就让他一路上去问吧。"因此，现在所干的事，正是他们两人预先安排好的计划的一部分。现在齐格菲里特又走进礼拜堂，把尤仑德一只血淋淋的手放在罗特吉爱脚旁，一面跪在棺材前面；刚才在他心里颤动的欢乐，最后又一次在他脸上一闪就消失了。

"你看，"他说，"我所干的已经超过了我们原来商定的范围。因为卢森堡的约翰国王，瞎了眼睛仍然继续战斗，最后光荣牺牲，而尤仑德却活不了多久，就会象一条狗那样死在篱笆下面了。"

这时候，他又感到刚才到尤仑德牢房里去的路上所感到的那种喘不过气来的难受，头上好象压着一顶沉重的铁头盔，但这种情况立刻就消失了。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说道：

“啊！我的时刻也已經到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现在我什么亲人也沒有了。我向你发誓，如果我还能活下去，小儿子啊，我还要把打死你的那只手拿来放在你的墓前，否则我宁可死。打死你的凶手仍然活着……”

說到这里，这个老十字軍騎士咬紧牙关，全身猛地抽搐了一陣，好久說不出話来。后来，他又断断續續地說：

“不錯，打死你的凶手仍然活着，但是，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酱……还有那些和他一起的人，我一定要使他們受到比死亡更难受的痛苦……”

他不再說下去了。

他馬上又站起身来，走到棺材跟前，輕声地說：

“现在我向你告别了……我最后一次仔細看看你的脸；也許我能从你的脸上看出你是否喜欢我的諾言……最后一次。”

他揭开了罗特吉爱的脸罩，但他突然往后一退。

“你在笑……”他說，“可你笑得多么可怕……”

其实，盖着斗篷的冰冻的尸体已經融化了。也許是由于燃烧着的蜡烛的热度，所以腐烂得非常快，这个年輕“康姆透”的脸容确实显得可怕。肿胀得什么似的、鉛灰色的嘴巴显得奇形怪状，两片发青的、肿大而歪斜的嘴唇，看上去仿佛在呲牙咧嘴地笑。

齐格菲里特連忙盖上了那可怕的死人面孔。

他提了灯籠，离开礼拜堂。他又第三次感觉到喘不过气来，一走进房間就倒在他那騎士团的硬梆梆的床上，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他本来以为会睡着的，可是，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向他袭来；他觉得再也不能睡觉了，如果留在那間房

里，死神馬上就会降临。

极端疲乏、不想睡觉的齐格菲里特，并不怕死；相反，他把死看作是极大的解脫。但是，他不想在那天夜里就死。所以他坐在床上叫道：

“让我活到明天吧。”

于是，他清晰地听到一个声音向他耳中低語道：

“离开这屋子。挨到明天就来不及了，你就永远不能实现你的諾言了。去吧！”

“康姆透”艰难地站起身来，走出去了。卫兵們在城墙上的棱堡上彼此喊着口令。礼拜堂的窗戶发射出来的灯光黄閃閃地照在前面的雪地上。院子中央靠近石墙的地方有两条黑狗在拖着一块黑色的烂布戏耍。除此以外，院子里空蕩蕩、靜悄悄的。

“今夜就得离开！”齐格菲里特說。“我非常疲乏，但我必須走……大家都睡熟了。尤仑德給折磨得差不多了，大概也睡着了。只有我睡不着。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因为死神在屋里等着我，而且我向你起过誓……让死神以后再来吧；眼看睡魔不会来了。你在那里笑，但是我沒有力气了。你在笑，你显然很高兴。可是，你瞧，我的手指都发麻了，双手毫无气力，我自己已經干不了这事啦……那个同她睡在一起的仆人才干得了……”

他就这样自言自語，拖着沉重的脚步向着大門旁边的塔楼走去。这时候，在石墙附近嬉戏的两条狗跑了过来，向他搖头摆尾。齐格菲里特认出其中一只大猎犬是第得里赫的爱犬，城堡里都传說它在晚上給他当枕头用。

这条狗向着他低低吠了一两声；然后，回到大門那边去，从它这动作看来，仿佛已經識破了他的念头似的。

过了一会儿，齐格菲里特已經来到塔楼那扇狭小的門前了，这道門，晚上是从外面上閂的。老头拔开門閂，摸索着近旁的扶梯栏杆，走上楼去。他心神恍惚，忘記了带灯籠；就这样胡乱摸上去，小心地跨着步子，用脚探寻着梯級。

走了几步，他突然停下来，因为他好象听见了那上面有呼吸声，象人，又象野兽。

“是誰？”

沒有回答，呼吸声却愈来愈急促。

齐格菲里特并不是个胆小鬼；他不怕死。但是上半夜的恐怖已經耗尽了他的勇气和自制功夫。他心里忽然想到，这可能是罗特吉爱的魂灵或是什么恶魔在拦着他的路，他的头发直竪起来，額上尽是冷汗。

他退到进口的地方。

“是誰？”他声音嘶哑地問道。

这时候，有个什么东西重重地在他胸前打了一下。打得很重，使得这老头儿仰天倒在門口，昏了过去。他連哼都沒有哼一下。

接着是一片寂靜，随后就看见一个黝黑的身影偷偷地从塔楼里出来，向着院子左方兵器庫附近的馬厩急急跑去。第得里赫的大門犬默默跟着那个人影。另外那条狗也追了过去，消失在墙壁的阴影里，但不多久，又出来了，头凑在地面上，仿佛在嗅另外一条狗的脚迹。这条狗一路嗅着，来到齐格菲里特那趴在地上的沒有生命的躯体跟前，仔細地聞着这尸体，然

后蹲在这个趴在地上的人的头边，吠了起来。

犬吠声持續了很久，使得这个阴沉的夜晚又平添了一番阴森和恐怖的气氛。最后，大門中間的一道小門嘎的一声响，一个持戟的卫兵走到院子里来了。

“死狗，”他說。“我要教訓教訓你，看你晚上再叫！”

說着，就把戟尖瞄准，要去戳这畜生，但他頓时就看见有什么人躺在棱堡上洞开的小門旁边。

“主耶穌啊，那是什么？……”

他低下头去看看那个趴在地上的人的脸，当即尖叫起来：

“救命！救命！救命！”

他向大門冲去，用尽气力去拉钟绳。

第　八　章

格罗伐支虽然頗急于赶到兹戈萃里崔，却不能如愿以償地兼程前进，因为路实在非常难走。先是严冬、酷寒，漫天风雪掩盖了所有的村庄，紧跟着而来的是大地解冻。

尽管二月是叫做“卢蒂”①，却一点也沒有什么可怕。先是密密层层、沒完沒了的迷雾，接着是傾盆大雨，溶化了你眼前洁白的积雪；时不时地还要刮起象三月里經常碰到的大风；然后是大风暴的烏云突然間被风儿撕得粉碎，一忽儿把它們

---

① 英譯本注：波兰文称二月为“卢蒂”(luty)，意为“可怕的”、“厉害的”等等。

赶得密集在一起，一忽儿又把它们驱散。狂风又在地面上的丛林里咆哮，在灌木丛里呼号，吹散了才不久以前还在保护树叶和树干静静冬眠的积雪。

树林一下子呈现出一片黑色。草原被一片汪洋淹没了。江河都泛滥起来。这种大水只有渔夫感到高兴，其余的人都象给禁闭在囚牢里一样躲避在自己的房屋和茅舍里。有许多地方，村与村之间只能用船只来往。虽然有了不少堤坝、水闸，树林里和沼地里也有用大树干、圆木以至整棵的树架起来的道路，可是，现在堤坝坍塌了，低湿地带的树桩更加使得行旅艰险起来，道路根本就不能通行。捷克人感到最难通过的地方就是大波兰的湖泊区，这里每到春天，解冻的面积比其余任何地方都要大。因此，这条路对于马匹说来特别困难。

因此，他不得不等了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有时候等在小镇上，有时候等在村子里和农庄里，当地的人都很爱听"十字军骑士"的故事，于是按照当地风俗，殷勤地接待客人和他的随行人员，并且以面包和盐报答他们。这样，一直等到春意已浓，三月也已经过了一大半，他才到了兹戈萃里崔和波格丹涅茨邻近的地方。

他巴不得尽快看到他的女主人；虽然他知道，对他说来，她象天上的星星一样高不可攀，却仍然全心全意地崇敬她，爱慕她。但是格罗伐支决定先去见见玛茨科；第一，因为他是兹皮希科派来见他老人家的；第二，因为他随身带来的人都要留在波格丹涅茨。兹皮希科打死了罗特吉爱之后，根据成规，死者的十个侍从和十匹马都归他所有了，其中两个人奉命护送罗特吉爱的尸体到息特诺去了。兹皮希科知道他的叔父是多

么需要人手，就派格罗伐支把其余八个人作为礼物送来給老瑪茨科。

这个捷克人到波格丹涅茨时，瑪茨科沒有在家；人家告訴他說，老人家带着狗和石弓到树林里去了；但瑪茨科当天就回来了，他一听到有一个重要的扈从队在等着他，就赶来迎接客人，殷勤款待他們。他起初认不出格罗伐支，等他报了姓名后，老人家开头吓得要命，把帽子和石弓扔在地上，嚷道：

"天啊！告訴我，他們打死了他沒有？把你知道的都說出来。"

"他們沒有打死他，"捷克人回答。"他身体很好。"

听了这話，瑪茨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直喘着气；最后，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贊美主基督，"他說。"他现在在哪里？"

"他上瑪尔堡去了，派我到这里来报訊。"

"他为什么要到瑪尔堡去？"

"去找他的妻子。"

"小心着，小伙子，天主在上，他去找什么妻子？"

"找尤仑德的女儿去了。說来話长，尽够我們談上一整夜的，但是，尊敬的爵爷，請让我休息一会儿，我疲乏得要命，从午夜赶路一直赶到现在呢。"

瑪茨科便停了一会儿沒有問話，因为他惊奇得說不出話来。等他定了一下神，就叫仆人在炉子里扔些木材，給捷克人拿吃的来；然后他踱来踱去，指手划脚，自言自語：

"我簡直不相信我自己的耳朵……尤仑德的女儿……兹皮希科結婚了……"

“可以説結婚了，也可以説还沒有結婚，”捷克人說。

他现在才慢吞吞地談起經过的情形，瑪茨科热切地听着，只有在不大听得明白这捷克人的話时，才插进来問几句。例如，格罗伐支說不出茲皮希科确切的婚期，因为沒有公开举行过婚礼。但是他断定一定結过婚了，而且得到公爵夫人安娜·达奴大的帮助，并且是在十字軍騎士罗特吉爱来到之后，茲皮希科向他挑战要訴諸天主的裁判时，才当着整个瑪佐夫舍朝廷把婚事公开出来的。

“啊！他决斗了么？”瑪茨科喊道，眼睛里閃耀着非常詫异的光芒。“后来怎样？”

“他把那个日耳曼人一劈为两，多亏天主賜福于我，把那个侍从也干掉了。”

瑪茨科又喘起气来，不过，这一次，神情十分滿足。

“唔！”他說。“他是一个不可小看的家伙。他是‘格拉其’的最后一个子孙，但我敢担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当年他同弗里西安人战斗时就已經大显身手了……那时他只不过是个孩子哩……”

老头儿一再以銳利的目光注視着这捷克人，然后继續說：

“你就这样拚命学他的样，看来你說的是实話。我原来还以为你說謊，现在我才相信你的确是輕而易举地干掉了那个侍从，何况你还折断过那个条顿狗法师的手臂，这以前你还斫倒过那头野牛，那都是值得贊扬的事。”

接着，他突然又問道：

“战利品丰富么？”

“我們繳获了甲胄、馬匹和十个人，小爵爷送了八个来給

您。"

"他把另外两个人弄到哪里去了?"

"他派他們送尸体回去了。"

"公爵为什么不派他自己的奴仆去? 要知道那两个人是不会回来的了。"

捷克人听到瑪茨科常常流露出的貪心,不由得好笑。

"小爵爷现在不会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了。"他說,"斯比荷夫就是一笔大产业呢。"

"大产业固然是大产业,那又怎样呢,究竟还不是他的。"

"那么是誰的呢?"

瑪茨科甚至站起身来。

"說吧! 还有尤仑德呢?"

"尤仑德是十字軍騎士团手中的一个奄奄待毙的囚犯了。天主才知道他会不会活下去,即使他活着回来了,那又怎样呢? 卡列勃神甫不是讀过尤仑德的遺囑,向大家宣布小爵爷就是他們的主人了么?"

最后几句話显然在瑪茨科身上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当时簡直手足失措,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兹皮希科已經結了婚这件事起初使他很痛苦,因为他象一个父亲似的爱雅金卡,衷心希望看到兹皮希科同她联姻。但是,另一方面,他已經习惯于把这件事看作是无可挽回的了;何况尤仑德小姐会带来那么多財富,决不是雅金卡比得上的;何况她又深受公爵的恩宠,她又是个独生女儿,嫁妆要多好几倍。瑪茨科已經把兹皮希科看作是公爵的朋友,是波格丹涅茨和斯比荷夫的主人了;不仅如此,不久的将来还会当上总督。这决不是不可

能的。因为当时曾紛紛传說，某一个穷貴族有十二个儿子，六个在战爭中犧牲了，还有六个做了总督，从此人丁兴旺，門第显赫。只有好的声名才能助长兹皮希科官运亨通，瑪茨科对門第的野心和貪欲才能如愿以偿。可是，这个老人有許多担心的原由。他自己曾經为了救兹皮希科到十字軍騎士团去过一次，結果是肋骨里帶了一块鉄片回来；现在兹皮希科又上瑪尔堡去，等于自投虎穴。到那里去，结果是找到了妻子呢，还是自找死路？那里的人是不会以善意待他的，瑪茨科想。他刚打死了他們一个著名的騎士，以前又企图杀害里赫頓斯坦。这些狗东西最爱报仇。这样一想，老騎士心神不安了。他还想到，兹皮希科是个急性子，一定会同什么日耳曼人决斗的；然而这倒还好，最使他担心的是，他們也許会象綁架尤仑德父女一样綁架他。在兹罗多尔雅，他們甚至还肆无忌憚地綁架过公爵本人呢。那末，他們对兹皮希科又有什么顾忌？

他自問道，要是这小伙子逃过了十字軍騎士的毒手而找不到他的妻子，又会怎样呢？这个想法倒使他高兴，因为即使兹皮希科找不到她，他仍旧是斯比荷夫的所有主，但是这种快乐心情轉瞬即逝。因为这老人既很关心财产，也十分关怀兹皮希科的子嗣。如果达奴莎有如石沉大海，生死不明，兹皮希科又不能再娶别人，那末，波格丹涅茨的“格拉其”将沒有后代了。唉！如果他同雅金卡結婚了，事情就大不同了！……不要小看莫奇陀里——这块地方不小，儲藏又很丰富。雅金卡那么一位姑娘就象果园里一株苹果树一样，准能年年开花結果。这样一想，瑪茨科对于拥有新产业的前途，倒是懊恼大于欢乐了。一懊恼，一激动，他又向这个捷克人重新提起刚刚問过

的那些問題：兹皮希科是在什么时候結婚的，婚礼是怎样进行的？

捷克人答道：

“我已經告訴您了，可尊敬的爵爷，我不知道婚礼是在什么时候举行的，我只是推測，并不能发誓說准有这回事。”

“那你是怎么推测的？”

“我从沒有离开过小爵爷一步，我一直跟他睡在一起。只有一天晚上，他吩咐我离开他，当时我看见他們全都来看他：由宫女尤仑德小姐(达奴莎)陪同来的公爵夫人，德·劳許爵爷和維雄涅克神甫。我当时看见这位年輕的小姐头上戴着一个花冠，觉得很是奇怪；但是，我以为神甫是来为我的主人行圣餐礼的……也許就是那一次举行婚礼的。……我想起当时小爵爷吩咐我把他打扮得象赴婚礼一样，但是，当时我也以为他是去領圣餐的。”

“唔，那以后呢？他們两人有沒有单独在一起待过？”

“他們两人沒有在一起待过；即使他們在一起待过，当时主人的身体还非常衰弱，連吃东西也要別人帮助。況且，当时已經来了一批人，說是尤仑德派来接她女儿回去的，她第二天早晨就走了。……”

“那末以后兹皮希科就沒有看到过她么？”

“什么人都沒有看到过她。”

静默了一会儿。

“你以为怎样？”不久，瑪茨科又問了。“十字軍騎士团会不会释放她？”

捷克人摇摇头，接着又沮丧地揮揮手。

“我想，”他慢吞吞地說，“永远也找不到她了。”

“为什么？”瑪茨科恐怖地問。

“因为，如果他們說她是在他們手里的話，那还有希望，还可以同他們爭，或者是贖她出来，或者用武力去夺她回来。‘但是，’他們說，‘我們从强盜手里搶回来一个姑娘，就通知了尤仑德前去认領；可是他不承认是他的女儿，还当着我們的面，斫死了我們好多人，比一场大战中伤亡的人还要多。’”

“那末他們給尤仑德看的是另一个姑娘嘍。”

“据說是这样。天主才知道眞相。也許沒这回事，也許他們給他看的是另一个姑娘。但他斫死了人却是事实，十字軍騎士也忙不迭的发誓說，他們从来沒有誘拐过尤仑德小姐，这眞是一件极难解决的事。即使大团长下令調查，他們也会回答說，她不在他們手中；特别是，据崔亨諾夫的宮廷侍从們說，尤仑德自己的信上也說她幷不在十字軍騎士团那边。”

“也許她眞的不在他們那儿。”

“請原諒，爵爷！……如果他們是从强盜手里把她搶过去的，那无非为了索取一笔贖金。再說，强盜旣不会写信，也不会仿造斯比荷夫的爵爷的印信，也派不出一个体面的信使来。”

“这倒是实話；但是，十字軍騎士团要她干什么呢？”

“向尤仑德的后代报仇呀。他們宁愿报仇，不要握手言欢；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害怕斯比荷夫的这位爵爷，恨毒了他最近一次的所为……我也听說，我的主人冒犯过里赫頓斯坦，还打死了罗特吉爱……天主也帮助我扭断了那个狗法师的手臂。唉！让我們想想看。他們本来有四个該死的家

伙，现在只有一个勉强活着，而且是个老头儿。爵爷，您記住，連那一个我們也能收拾得了。”

又沉默了一会儿。

“你是个机灵的侍从，”瑪茨科最后說；“但是，你以为他們要把她怎么样呢？”

“威托特公爵是个有势力的公爵，据說連日耳曼皇帝都要向他低头；可他們怎样对付他的子女呢？他們还少城堡么？少地牢么？少井眼么？少绳子和絞索么？”

“永生的主在上！”瑪茨科喊道。

“但愿天主别让他們把小爵爷也扣留起来，尽管他随身带着公爵的一封信，并且是由德·劳許爵爷陪了去，而德·劳許又是一个著名的騎士，同大公爵有亲戚关系。啊，我本来不愿意到这里来，但是小爵爷命令我一定要来。我曾經听见他有一次向斯比荷夫的老爵爷說过：‘您有机智么？因为我在这方面很欠缺，对付十字軍騎士团却非得机智不可。哦，瑪茨科叔叔！要是他在这里，对我們就很有好处！’他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派了我来的。至于尤仑德小姐，連您也找不到她，因为她很可能已經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最机詐的人可也对付不了死神。”

瑪茨科凝神思索了很久，然后他說：

“是的！那是毫无办法的。机詐是斗不过死神的。但如果我能到那里去打听得出她已經过世，那末，斯比荷夫反正归兹皮希科所有，而他本人也可以回来另娶别的姑娘。”

瑪茨科說到这里，松了口气，仿佛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格罗伐支羞怯地低声問道：

“您是指兹戈萃里崔那位小姐么？”

“嗯！”瑪茨科回答，“何况她现在又是一个孤儿，罗戈夫的契当和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老是糾纏不休地向她求婚。”

这个捷克人听了这話，身子一挺。

“小姐是个孤儿了么？……齐赫騎士怎么？……”

“这样說来，你还不知道哩。”

“为了天主的慈爱！ 出了什么事？”

“嗯，你猜对了。你刚刚到，怎么能知道呢？况且我們談来談去都在談兹皮希科。她是个孤儿了。兹戈萃里崔的齐赫除非有客人，从来不待在家里；平日，他总避开兹戈萃里崔。他給修道院长写的信中提到了你，說他打算到奥斯威崔米亚的普尔席姆卡公爵那里去作客，邀他一起去。齐赫这样做是因为他同公爵很熟悉，他們常常在一起寻欢作乐。因此，齐赫来找我說了下面的話：‘我要上奥斯威崔米亚去了，然后到格列維支；您照管一下兹戈萃里崔吧。’我立刻怀疑有什么事不对头了，我說：‘别去！ 我一定好好地照顾雅金卡和庄园，我知道契当和維尔克都在动坏脑筋对付你，’也应該告訴你，修道院长恨兹皮希科，他宁愿把这姑娘嫁給契当或者維尔克。但是他后来更了解他們了，拒絕了他們，把他們攆出了兹戈萃里崔；可惜沒有效果，因为他們依旧死乞白賴地要来。现在他們安靜一陣子了，因为他們双方两敗俱伤，都躺倒了，但在这以前，一刻儿都沒有安宁过。什么事都落在我头上，既要保护，又要监护。现在呢，兹皮希科希望我去……不知道雅金卡这里又会发生什么事——且慢，现在我先把齐赫的情况告訴你；他不听从我劝告——他走了。唔，他們大吃大喝，一起寻欢作

乐。他們从格列維支去看諾沙克老人，普魯席姆卡公爵的父亲，他治理着崔兴；后来拉契鮑的公爵雅斯科因为憎恨普魯席姆卡公爵，挑唆了以捷克人赫尔尙为首的匪帮来袭击他們；普魯席姆卡公爵死了，兹戈萃里崔的齐赫也在战乱中死了。强盗們用一根鉄鏈枷打昏了修道院长，使他到现在还不断搖着头，不知人事，也不会說話了，大概是永远不会好了！现在諾沙克老公爵从扎姆巴赫領主手里把赫尔尙买了过来，使他受尽甚至最老的居民都沒有听到过的苦刑，——但是苦刑并不能減輕这老人丧子的悲伤，也不能使齐赫复活，也不能抹去雅金卡的泪水。这就是寻欢作乐的結果……六个礼拜前，他們把齐赫运了回来，埋葬在这里。”

“这样一位大力士！……”捷克人悲伤地說。“我在波拉斯拉夫的手下也是一个有能耐的小伙子，可是他一下子就逮住了我。我倒宁愿在他那里过俘虏生活，却不愿意自由……他是一个善良而高尙的爵爷！愿天主賜他永恒的光荣。啊，我非常难过！尤其为孤苦无依的小姐难受。”

“眞是个可怜的好姑娘，她爱她的父亲胜过一个男人爱自己的母亲。而且她在兹戈萃里崔也不安全。葬礼之后，雪还沒有盖沒齐赫的坟，契当和維尔克就来袭击兹戈萃里崔了。幸而我的手下人事先得到了消息。于是我就带着仆人去援救雅金卡；我們及时赶到那里，在天主帮助之下狠狠地揍了他們一頓。打过以后，雅金卡馬上跪下来求我救她。‘如果我不能嫁給兹皮希科，’她說，‘那我就不嫁男人了；把我从这两个敗类手里救出来吧，我死也不嫁他們……’告訴你，我已經使兹戈萃里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堡垒了。这以后，契当和維尔克

又去侵犯过两次，但是相信我，他們不能得逞的。今后会有一段太平时期了，因为我告訴过你：他們彼此毆打，都受了重伤，伤得很重，两个人手脚都不能动弹了。”

格罗伐支沒有回答，只是听到契当和維尔克的行为的时候，气得牙齿格格打战，听起来象在开关一扇大門，然后他那双强壮的手不住地擦着大腿，仿佛发痒似的。最后这捷克人才吃力地說出两个字来：

“无賴！”

就在这时，穿堂里传来一个声音，門突然开了，雅金卡冲了进来，同她一起来的是她的大弟弟，十四岁的雅斯柯，模样儿很象她，仿佛是孿生姊弟。

她已經从兹戈孛里崔的农民那里听到了一些消息，說他們看见捷克人哈拉伐率領了几个人，向波格丹涅茨騎馬而去，她也象瑪茨科一样，感到很吃惊，等到人們告訴她說，兹皮希科并沒有来，她簡直认定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因此迫不及待地赶到波格丹涅茨来弄清眞相。

“出了什么事？……赶快告訴我，”她跨进門坎就嚷道。

“会出什么事呢？”瑪茨科答道。“兹皮希科鮮龙活跳，身体很好。”

这捷克人急忙赶到他的女主人面前，屈下一膝，吻着她的衣角，但她一点也沒有注意；她听到了老騎士的回答之后，把头从火炉那边轉向房間里較暗的一面；过了一会儿，她才想起应該招呼这个捷克人似的，說道：

“贊美耶穌基督！”

“永生永世，”瑪茨科答道。

于是，她看到了脚跟前跪着的捷克人，就伛下身去对他说：

“哈拉伐，见了你，我衷心高兴，但是你为什么撇下你的爵爷？”

“是他派我来的，最仁慈的小姐。”

“他怎么吩咐的？”

“他吩咐我到波格丹涅茨来。”

“到波格丹涅茨？……还有呢？”

“他派我来讨教……他还叫我捎来问候和祝福。”

“就是到波格丹涅茨么？那很好。但他自己在哪儿？”

“他到玛尔堡去了，到十字军骑士团那里去了。”

雅金卡脸上又露出了惊惶的神情。

“去干么？他活得不耐烦么？”

“仁慈的小姐，他是去寻找他找不到的东西。”

“我相信他准找不到，”玛茨科插嘴说。“没有锤怎能敲钉子？没有天主的意旨，愿望怎么能实现？”

“您在说些什么呀？”雅金卡问道。但是，玛茨科却问了另一句话作为回答。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兹皮希科是去找尤仑德小姐的？好象我听见他说过。”

雅金卡没有立刻作答，过了一会儿，她才屏住了气，答道：

“啊！他说过的！他干么不说呢？”

“好吧，那末，现在我可以爽爽快快讲了。”老人回答。

于是，他把他从捷克人那里所听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她。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说起话来期期艾艾，十分困难，但他

生来是个聪明人，凡是足以刺激雅金卡的話，他都竭力迴避，并且一再强調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兹皮希科实际上决不是达奴莎的丈夫，而且她已經永远不属于他了。

捷克人不时地証实着老人的話，有时点点头表示贊成，有时一再說着"天主在上，千眞万确，"或是："只能是这样，說不上別的！"小姐傾听着，眼睫毛低垂得几乎触到頰上；什么也不問，只是悶声不响，靜默得使瑪茨科担心。

"唔，你对这件事怎么看法？"他說完后，問道。

但是，她沒有回答，只见她眼眶里閃爍着的两顆泪珠滚到脸上来了。

过了一会儿，姑娘走到瑪茨科跟前，吻着他的手說道：

"贊美天主。"

"永生永世，"老人回答。"你家里很忙么？在我們这里多待一会儿吧。"

但是，她謝絕了，推托家里人等她回去做晚飯。虽則瑪茨科也知道兹戈萃里崔有个老妇人謝崔霍瓦，能够替雅金卡做这些家务，也不勉强留她，因为他知道悲伤会使人流泪，而人們都不喜欢別人看见自己流泪，就象魚一样，一旦給魚叉叉痛了，就往深水里鉆。

他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姑娘看待，就同捷克人一起陪她到了院子里。

但捷克人却从馬厩里牵出了馬，安上馬具，跟着小姐一起走了。

瑪茨科回到屋里，搖搖头，嘰哩咕嚕地說：

"兹皮希科你这傻瓜！……眞是，她到了这里，就使得整个

屋子都象充满了香味。”

老人暗自叹息道："如果兹皮希科一回来就娶了她，这时候该有多么愉快和欢乐！但现在怎样呢？只要一提起他，她的眼里就立刻充满了渴念的泪水，可是这家伙却出外漂流去了；如果他自己的脑袋不给玛尔堡的十字军骑士斫掉，他也许会斫掉他们几个脑袋。而家里却是空荡荡的，只有墙上的甲胄在闪着光。庄园倒是有些收入。但如果继承无人的话，那末，无论斯比荷夫，无论波格丹涅茨，也都只落得白白操劳一场。"

想到这里，玛茨科发火了。

"等着吧，你这流浪汉，"他喊道，"我决不来找你，你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去吧！"

但是，就在这时，他又感到非常想念兹皮希科。

"啐！我不去么？"老人想道。"难道我就这样守在家里么？不行，不行！……我想再见一见那个淘气孩子。必须如此。他又要去同那些条顿狗法师决斗了——他又会取得战利品带回来。别人要到年纪大了才获得骑士腰带，他却从公爵那里拿到腰带了……当之无愧嘛。贵族里有的是勇敢的青年，却没有象他这样的人。"

他这一番慈爱之心打消了他的怒气。他先去看看甲胄、宝剑和斧头，这些武器都已经给烟熏得发黑了；他好象在考虑随身要带些什么武器，该留下一些什么武器；然后他走出了屋子；因为第一，他待不下去了；其次，得去吩咐备好车辆，给马匹备双份粮秣。

院子里，天开始黑了。他忽然想起了雅金卡刚刚就是在

这里骑上马走的，于是他又坐立不安起来了。

“我非去不可，”他对自己说，“可是，谁来保护这姑娘抵挡契当和维尔克呢？但愿天雷劈死那两个家伙。”

那时雅金卡同弟弟雅斯柯正在途中，穿过那座通向兹戈萃里崔去的森林。捷克人在后面默默地陪伴着他们，心里充满了爱和忧伤。刚才他看见她掉眼泪，现在望着她那在黝黑的森林中几乎看不清楚的模糊身影，猜想她一定很悲伤、很痛苦。他也觉得，维尔克或者契当的贪婪的双手随时都会从黑暗的丛林中突然伸出来攫夺她，一想到这里，他就暴跳如雷，恨不得跟他们来一次决斗。想要决斗的念头有时竟是如此迫切，使他真想抓起斧头或剑，斫倒路旁的一棵松树。他觉得，只有狠狠地打一仗才能舒服。最后觉得，即使能让他的马匹驰骋一番也是件高兴的事。但是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骑着马默默地走在他前面，步子非常慢，一步一步的走，生性爱好说话的小雅斯柯几次想同他姊姊谈话，可是看到她不愿意开口，也就闷声不响了。

快到兹戈萃里崔时，捷克人心里的悲伤代替了对契当和维尔克的愤怒：“为了您，我连牺牲流血都在所不惜，”他心里说，“只要能给您安慰。可是，我这个不幸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能告诉您什么呢？只不过告诉您一声，他吩咐我向您问好。愿天主保佑您从中获得一点安慰。”

他一边这样想，一边策马靠近雅金卡的马。

“仁慈的小姐。……”

“你骑着马同我们一起来的么？”雅金卡问道，好象是从梦中醒过来似的。“你说什么？”

“我忘記把爵爷要我向您說的話告訴您。我刚要离开斯比荷夫的时候，他把我叫去說道，‘去向兹戈萃里崔的小姐鞠躬致敬，告訴她，不論我运气是好是坏，我永远也不会忘記她；她对我叔叔和对我自己的恩情，愿天主报答她，祝她健康。’”

“愿天主也报答他的好意，”雅金卡答道。

然后，她又添上一句，声調十分奇妙，弄得捷克人的心完全溶化了：

“还有你，哈拉伐。”

他們的談話停了一会儿。这个侍从既为自己高兴，也为小姐这番話高兴，他心里說：“至少她不会說他忘恩負义了。”然后他又开始絞尽脑汁，想出几句类似的話来說給她听；过了一会儿，他說道：

“小姐。”

“什么？”

“这……我想說，正如波格丹涅茨的老爵爷說过的一样：‘那位小姐是永远失踪了，小爵爷永远也找不到她了，哪怕大团长本人也帮不了他的忙。’”

“可她毕竟是他的妻子。……”

捷克人点点头。

“不錯，她毕竟是他的妻子……”

雅金卡听了这話，沒有回答，到了家里，吃过晚飯，等到把雅斯柯和小兄弟都打发去睡觉以后，吩咐下人拿来一壶蜂蜜酒，对捷克人說：

“也許你要睡了。我倒想同你再談談。”

捷克人虽然十分疲乏，可是，哪怕同她談到明天早晨也愿

意。于是他們就談起来了，他重新把玆皮希科、尤仑德、达奴莎和他自己的遭遇仔細說了一遍。

第 九 章

瑪茨科准备出門了；雅金卡自从那次跟捷克人商談过以后，已經两天沒有到波格丹涅茨来过。直到第三天，老騎士才在他到教堂去的路上遇见了她。她正同她的兄弟雅斯柯騎馬上克尔席斯尼阿的教堂去，随身带着一大群武装仆役，保护她免受契当和維尔克的干扰，因为她不能断定契当和維尔克是否还在养病，是否正在策划加害于她。

"我本来打算做过礼拜之后就到波格丹涅茨来看您，"她一面向瑪茨科問好，一面說道，"因为我要同您商量一件急事，现在我們正可以談談。"

于是她走到扈从們的前面去，显然是不让仆人們听到她的談話。瑪茨科一走到她身边，她就問道：

"您一定走么？"

"如果天主允許，至迟明天就走。"

"您准备上瑪尔堡去么？"

"或者到瑪尔堡去，或者到别的地方去，要看情况决定。"

"那么請听我說。关于我应該怎么办的問題，我已經想了很久。我也要請教您。您很清楚，只要爸爸活着，修道院长有势力，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契当和維尔克始終以为我該在他們两个当中挑一个，所以他們都忍住了气。可是，现在我孑然

一身，一个保护人也沒有；这样一来，要末我象一个囚犯似的住在兹戈萃里崔的城堡里不出来，要末听他們来伤害。可不是这样么？”

“不錯，”瑪茨科說，“我自己也这样想过。”

“那么您有什么主意么？”

“我沒有想出什么主意来，不过，我必須告訴你一点：我們都在波兰境內，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会严厉懲罰那些为非作歹的人的。”

“話是不錯，可是要知道，越境也是很容易的。老实說，我知道西利西亚也在波兰境內，可是公爵們就在那儿互相爭吵袭击。要不如此，我亲爱的父亲准还会活着。那里已經来了許多日耳曼人，搞得乱七八糟，为非作歹，誰如果想要在日耳曼人那边隐藏起来，就可以隐藏起来。我避过契当和維尔克倒很容易，无奈还有我的小兄弟。如果我不在，一切就太平了，如果我留在兹戈萃里崔，天主才知道会招来什么灾难。准会发生种种暴行和战斗；雅斯柯已經十四岁了，連我自己在內，誰也拦不住他。上次您来援助我們的时候，他就冲了出去，契当用棍子向人群揮舞，几乎击中了他的头。‘哦，’雅斯柯向仆人們說，‘我要結果了这两个人的性命。’我告訴您，我留在这里，就不会有一天太平，連小兄弟也会遭到灾难。”

“千眞万确。契当和維尔克都是狗东西，”瑪茨科說。“虽則他們不敢动手打孩子。啐！只有十字軍騎士才会这么干。”

“他們固然不会动手打孩子，但是万一碰上一场騷乱，或者，天主保佑，碰上一场火灾，什么乱子不会出呢。有什么好說的！謝崔霍瓦老婆婆爱我的兄弟們象爱自己的亲生子女一

样，这亲爱的老妇人对他們的照顾倒是不必担心的，可是，我不在……我不在，他們倒会更安全些嗎?”

“也許会，”瑪茨科回答。

他狡猾地望了这姑娘一眼。

“那么，你要怎么办呢?”

她低声答道：

“带我一起走。”

这时候，瑪茨科虽然猜得到这场談話的用意，却也非常吃惊。他勒住了馬，喊道：

“敬畏天主，雅金卡。”

她却垂下了头，羞怯而忧郁地答道：

“您可以这样想，可是，对我說来，我宁可向您說出来而不愿悶在心里。哈拉伐和您自己都說兹皮希科永远也找不到达奴莎了，而捷克人认为簡直不可能找到她。天主証明，我絕不希望她遇禍。愿圣母照顾这可怜的姑娘，保护她。兹皮希科爱她甚于爱我。唔，这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我命該如此。可是，您瞧，只要兹皮希科找不到她，或者象您所說的，永远找不到她，那么，那么……”

“那么怎么呢?”瑪茨科問，同时看到这姑娘愈来愈发窘，愈来愈結結巴巴了。

“那么，无論契当，无論維尔克，无論是誰，我都不愿嫁。”

瑪茨科畅快地呼吸了一下。

“我还以为你已經宽恕他了。”

但是，她声調愈加忧愁地答道：“啊！……”

“那你打算怎样呢？我們怎么能把你带到十字軍騎士团

那里去呢？”

“不一定要到十字軍騎士团那里去，我现在很想同躺在西拉兹医院里的修道院长在一起。他身边一个亲人也沒有。他的手下人与其說照顾他，不如說是照顾酒壶。何況他是我的教父和保护人。如果他身体好了，我仍旧可以去請他保护，因为人們都怕他。”

“这我不反对，”瑪茨科說，事实上，他很不乐意让雅金卡跟他一起去，因为他很知道十字軍騎士团的行径，也完全相信达奴莎决不会从他們手里逃得了命。“但是我只告訴你一点，同一位姑娘出門实在不方便。”

“也許同别的姑娘出門有什么不方便，跟我出門却不见得如此。到现在为止，我还沒有出过事，而且我已慣于带着石弓出門，还能够經受得起狩猎的艰苦。船到桥头自会直。請别担心。我可以穿上雅斯柯的衣服，戴上发网就走。雅斯柯虽然比我小，可是除掉他的头发之外，模样儿却跟我完全一模一样，去年狂欢节我們化了装，連先父也分辨不出我們呢。要知道，修道院长也好，任何人也好，都认不出我来的。”

“兹皮希科也认不出么？”

“只怕我见不到他。……”

瑪茨科想了一会儿以后，突然笑了，說道：

“但是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和罗戈夫的契当要暴跳如雷呢。”

“让他們去！如果他們来追我們，那就更糟。”

“哼！别怕。我老虽老，他們可还得提防我的拳头。所有的‘格拉其’都有这种气概！……不过，他們已經尝过兹皮希科

的厉害了……"

不知不觉来到了克尔席斯尼阿。勃尔左卓伐的老維尔克恰巧也在教堂里，他时时阴郁地望望瑪茨科，但是瑪茨科幷不理会。做过弥撒，瑪茨科就心情舒畅地立即同雅金卡回去了……他們在十字路口彼此道别分手，瑪茨科独自回到波格丹涅茨去，心里又想起了一些不很愉快的念头。他知道，无論是兹戈萃里崔的人們或是雅金卡的亲戚，都不会眞正反对她走。"至于这姑娘的两个追求者呢，"他心里說，"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对于孤儿們和他們的产业，那两个傢伙是不敢动手的，否則就要蒙上难堪的丑名，而且所有居民都会象对付恶狼似的对付他們。但是，波格丹涅茨只得听天由命了！……田界被侵占，畜群被赶走，农夫被誘走！……如果天主让我回来，那末，我就要跟他們战斗，不是用拳头斗，而是用法律跟他們斗！……只要能让我回来。如果我当眞回来了呢？……他們一定会联合起来对付我，因为我破坏了他們的爱情；如果她同我一起走了，他們就更加要痛恨我了。"

波格丹涅茨的庄园已經有了起色，他非常放心不下。他断言等他回来时，田园一定是荒蕪不堪了。

"看来必須想个对策才好！"他想。

吃过午飯，他吩咐备好馬，直接上勃尔左卓伐去了。

他到达那儿的时候，天已經黑了。老維尔克坐在前屋，就着酒壶喝蜂蜜酒。被契当打伤了的小維尔克躺在一张鋪着兽皮的长凳上，也在喝蜂蜜酒。瑪茨科出人意外地走了进去，脸色严峻地站在門坎上；身材高大，骨骼粗大，不穿鎧甲，只在腰上佩着一口大剑。父子俩立即认出他来，因为他的脸被炉火

的亮光照耀着。最初，他們都陡地跳了起来，象閃电似的，向墙壁那边冲了过去，不論是什么武器，拿到手就算数。

但是，閱历丰富的老瑪茨科很了解这些人和他們的风俗，一点也不慌张，連自己身上的剑也不摸一下。他只是双手叉腰，用一种微带譏諷的口吻安靜地說道：

“这是干什么？难道勃尔左卓伐的貴族就是这样待客的么？”

这两句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們立即放下了手，那老人馬上克拉一声把宝剑丢在地上，年輕人也放下了矛，两个人都伸长了脖子望着瑪茨科，虽然脸上仍旧流露出敌意，但已經带着吃惊和不好意思的神情了。

瑪茨科笑笑說：

“賛美耶穌基督！”

“永生永世。”

“还有圣杰西。”

“我們为他效劳。”

“我是怀着好意来訪問邻人的。”

“我們也怀着好意問候您，天主的客人。”

于是老維尔克同他儿子一起跑到瑪茨科跟前，两个人都紧握客人的手，让他坐了上座。他們又立刻扔了一块木头到火炉里去，鋪好桌子，放上滿滿一盘食物，一坛麦酒，一桶蜂蜜酒，吃喝起来。小維尔克时时瞥瑪茨科一眼，这种眼色緩和了对客人的仇恨，也使客人頗为乐意。他招待得非常殷勤，甚至由于乏力而脸色蒼白了，因为他刚刚受了伤，失去了平常的体力。父子两人都急于要知道瑪茨科来訪的目的。可是，他們

两人都不問他原因，只等他先說。

但是，瑪茨科是个懂礼貌的人，他贊美着食物、美酒和殷勤的招待。吃得心滿意足了，才抬起头，神气十足地說：

“人們常常爭吵，但是睦邻最最重要。”

“沒有比睦邻更好的事了，”老維尔克附和道，說得同样沉着自若。

“常常有这样的事，”瑪茨科說，“一个人要远行的时候，就連他的仇敌，他也要去告别一声，和他言归于好。”

“愿天主报答您这些坦率的話。”

“不仅嘴上說說就算数，而且要有行动，因为我当眞来向你們告别了。”

“见了您，我們衷心高兴。欢迎您每天光临。”

“我本来打算在波格丹涅茨以一种适合于騎士荣誉的方式設宴款待您。可是我急于要走，来不及了。”

“去参加战爭，还是到什么圣地去?”

“要是去参加战爭或者到圣地去倒好啦，我打算去的地方很糟——要到十字軍騎士团那里去。”

“到十字軍騎士团那里去，”父子两人异口同声地喊道。

“是啊!”瑪茨科回答。“而且去的人正是他們的敌人。好在这个人甘心归顺天主，与世人和好相处，因此他不仅不会丧失生命，而且还会永远得救。”

“这太好啦!”老維尔克說。“我从来沒有见过一个人沒有受到过他們的残害和压迫。”

“整个王国都是这样，”瑪茨科补充說。“不管是皈依天主教之前的立陶宛也好，甚至是韃靼人也好，都不会象这些魔鬼

教士那样成为波兰王国的沉重負担。”

“很对，这您也知道，我們忍受啊，忍受啊，可现在忍无可忍了，是收拾他們的时候了。”

老人在手掌中吐了一口唾沫，小維尔克接下去說：

“只有这样。”

“眼看就要有这种局面了，非这样不可，只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們可拿不出办法，这是国王的事。也許很快，也許很慢……天主才知道。目前我却只得上他們那里去一次。”

“是不是給兹皮希科送贖身金去？”

老維尔克一提到兹皮希科的名字，儿子的脸就頓时气得发白。

可是，瑪茨科安静地答道：

“也許要带贖金去，不过并不是去贖兹皮希科。”

这句話越发使勃尔左卓伐的两位主人感到奇怪。老維尔克再也忍不住了，就說：

“您究竟能不能告訴我們，到那里去干什么？”

“我一定告訴您！一定告訴！”他說，一面点头表示同意。“但是首先让我告訴您另一件事。請听。我离开以后，波格丹涅茨将听天由命了……从前我和兹皮希科在威托特公爵麾下作战的时候，修道院长，还有兹戈萃里崔的齐赫，多少照顾过我們那份小产业。现在我們連那种照顾也沒有了。一想到我的辛勤和血汗将付諸东流，就非常难受……您可以想象得到，这叫我多么忧虑。我一走，就有人来騙走我的人手，挖掉我的界标，搶走我的牲畜。即使天主让我平安回来，那时候我的产业也給毁了，……只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只有一个可靠的帮

助……那就是好邻居。因此，我来請求您看在邻居份上，替我保护保护波格丹涅茨，不让它受到損害。”

老維尔克听了瑪茨科的这个請求，連忙和他的儿子交換了一下眼色；父子两人都万分惊奇。他們靜默了一会儿。誰都鼓不起勇气来回答。但是，瑪茨科又把另一杯蜂蜜酒举到嘴边，喝干了，然后继續說下去，說得那么鎭靜和推心置腹，簡直把这两个人当作了他多年来最亲密的朋友。

“我已經坦白告訴过你們，誰最可能来侵犯。除了罗戈夫的契当，还会有誰呢。虽然我們以往彼此不和，但我对你們絲毫沒有顾虑，因为你們是高尙的人，光明正大，决不会用卑鄙行为来报复你們的敌手。你們完全是两样的人。騎士总是騎士。契当却是一个下等人。这种人，您知道，什么事都做得出。他非常痛恨我，因为我破坏了他对雅金卡的追求。”

“您是要把她留給您侄儿的，”小維尔克脫口而出地說了一句。

瑪茨科望了望他，冷冷地瞪了他好一陣子，然后轉向老人，安靜地說：

“您知道，我的侄子同一个富有的瑪朱尔小姐結了婚，得到了很可观的嫁妆。”接着而来的是一陣更深沉的寂靜。父子两人都张大着嘴，对瑪茨科看了好一会儿。

老人終于說道：

“哦！这是怎么回事？您說吧……”

瑪茨科故意不理睬这个問題，继續說下去：

“我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才非去一趟不可；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来請求您这位高貴而正直的邻居，等我走后、替我

照顾照顾波格丹涅茨，别让人家来损害我的产业。請特别当心契当，要防备他。”

这时候，机灵的小維尔克，想到既然兹皮希科已經結了婚，那最好还是同瑪茨科攀攀交情，因为雅金卡相信他，沒有一件事不去討教他。这样，他眼前突然展现了一片新的光景。“我們不光是不反对瑪茨科，还要努力同他和解才是，”他心里說。因此，虽然他已有些微醉，却立刻打桌下伸出手去抓抓他父亲的膝盖，用力擞了一下，表示要他父亲說話小心，同时他自己說：

“啊！您别怕契当！叫他来試試看。不錯，他用一只大碟子打伤了我，但我也給了他一頓痛打，打得他的亲生母亲也认不出他来了。别怕！請放心。波格丹涅茨連一只烏鴉都不会走失！”

“我知道你們是正直人。你們答应我么？”

“我們答应！”两个人都喊道。

“凭您騎士的荣誉起誓么？”

“凭騎士的荣誉起誓。”

“也凭您那标着紋章的盾么？”

“凭着我标着紋章的盾，还凭着十字架。千眞万确！”

瑪茨科滿意地一笑，說道：

“好吧，这件事现在拜托你們了。我相信你們会管得很好。既是这样，我再告訴你們一件事吧。你們知道，齐赫托我作他的子女的监护人。因此，我不让小伙子們，无論是契当或是你闖到兹戈苹里崔去。但现在，我既然要到瑪尔堡去，或者，天主才知道要到什么别的地方去，那时候，我又怎样来监护呢？……

不錯，天主是孤儿的父亲；誰要是企图伤害孤儿，誰就該遭殃；我不但要用斧头斫他的脑袋，还要宣布他是一个毫无廉耻的恶棍。可是，我要离开，心里实在很难过，确实难过。那末我請求您答应，不但您自己不去伤害齐赫的孤儿，还要留神不让别人去伤害他們。”

“我們答应！我們答应！”

“凭您的騎士荣誉和您盾牌上的紋章么？”

“凭騎士荣誉和盾牌上的紋章。”

“也凭十字架么？”

“也凭十字架。”

“天主作証。阿門！”瑪茨科結束道，他深深吁了一口气，因为他相信他們决不会破坏这样一个誓言的。即使他們被触怒了，他們也宁愿抑住气憤，咬咬自己的拳头，而不愿做起假誓的人。

于是，他告别了，但他們坚持要挽留他多待一会儿。他不得不痛飲一番，和老維尔克交好。小維尔克一反他平时喝醉了酒寻衅吵架的习惯，这一次只是怒冲冲地駡契当，非常恳切地在瑪茨科身旁兜来兜去，仿佛他明天就可以从瑪茨科手里得到雅金卡似的。午夜时分，他因为脫力而暈倒了，他們把他救醒之后，他就象段木头似的睡着了。老維尔克也继他儿子之后睡着了，所以等瑪茨科离开他們的时候，他們都象死尸似的躺在桌子底下。然而，瑪茨科有一顆异乎寻常的脑袋，他沒有喝得很醉，却感到很快乐。回到家里，回想着他所完成的事，实在高兴。

“唔！”他心里說，“这下子波格丹涅茨安全了，兹戈苯里崔

也安全了。等他們听到雅金卡离开的时候，他們一定会大怒。但是，她的人，和我的产业却都安全了。主耶穌賜人以智慧，所以，一个人不能用拳头的时候，就应当用脑子。我回来之后，这老头一定会向我挑战，不过，这种事是不值得去煩神的……但愿我也能用这种办法使十字軍騎士中計……但是，跟他們打交道可不容易。在我們这儿，即使同一个'狗东西'打交道，只要他凭他騎士的荣誉和盾牌上的紋章发誓，他就会信守到底。但是，在他們那儿，誓言一文不值，就象在水里吐口唾沫那样。但愿圣母帮助我，使我对兹皮希科也能象目前对齐赫的子女和对波格丹涅茨的产业一样，有所帮助……"

他又想，也許还是不要带走雅金卡来得好，因为維尔克父子会象保护眼珠似的照顾她。但轉念之間，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不錯，維尔克父子会照顾她，但是契当决不会放弃他的企图，天主才知道誰会占上风。那样一来，必然会发生一連串的战斗和暴行，兹戈萃里崔，齐赫的孤儿，連这姑娘甚至都会遭殃。要維尔克父子保护波格丹涅茨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但对这姑娘来說，最好还是让她尽可能远离这两个暴徒，同时尽可能靠近富有的修道院长。"瑪茨科坚信达奴莎决不会从十字軍騎士团的魔掌中生还；他也始終不放弃这个希望：兹皮希科会以一个鰥夫的身份回到家来，非娶雅金卡不可。

"啊！伟大的天主！"他心里想。"这样一来，他就会成为斯比荷夫的所有主，然后又会从雅金卡那里得到莫奇陀里以及修道院长給雅金卡的所有遺产。那时候我就决不会吝惜供奉天主的蜡烛油了。"

他因为尽在想这些心思，所以从勃尔左卓伐回来的路程

好象也縮短了，可是，他回到波格丹涅茨，毕竟已經是夜晚了。他看见窗戶上灯烛通明，感到非常惊奇。仆人們都还沒有睡，瑪茨科刚一踏进院子，馬夫就向他奔了过来。

“来了什么客人么？”瑪茨科一面下馬，一面問道。

“兹戈萃里崔的少爷带着捷克人来了。”馬夫回答。

瑪茨科听了这消息，愈加奇怪，因为雅金卡原来答应明天一早赶来，跟他一起动身。那么，雅斯柯为什么要来，这么晚还要来？老騎士忽然担心起来，莫不是兹戈萃里崔出了什么事吧？他焦急地走进了屋子。到了里面，看见房間中央的大泥火炉燒得正旺。桌上有两个鉄架子，架子上点着两支火把。瑪茨科借着火把的亮光看到了雅斯柯，捷克人哈拉伐，和另一个脸孔紅得象苹果似的年輕侍从。

“你好么，雅斯柯？雅金卡怎么啦？”老貴族問。

“雅金卡吩咐我来告訴您，”小伙子說，一面吻着瑪茨科的手，“她把这事情重新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留在家里比較好。”

“天呀！你說什么？怎么啦？她出了什么事？”

但是，这孩子用他那双美丽的蓝眼睛望着他，笑了起来。

“你在嘮叨些什么呀？”

就在这时候，捷克人和另一个侍从也都笑了起来。

“您瞧！”这个女扮男装的孩子喊道。“誰认得出我来？連您都认不出我！”

于是，瑪茨科仔細打量着这个可爱的人，这才喊道：

“圣父和圣子在上！你眞是象在狂欢节上化了装！原来这嘰哩呱喇的就是你呀，你来干什么？”

“可不是！干什么？赶路的人都是迫不及待的。”

“你本来不是約定明天天亮动身么？”

“怎么不是呢！明天一早动身，大家都会看见我了！我今天赶来，那么，兹戈萃里崔的人明天准会以为我在您这里作客，要到后天才会发觉。只有謝崔霍瓦和雅斯柯知道这件事。但是雅斯柯凭騎士的荣誉答应过，他要等到人們騷扰不安了，才讲出来。您怎么认不出我了呢？”

现在，輪到瑪茨科大笑了。

“让我来好好地看看你；你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子！……独一无二。这样一个孩子准会养出优秀的后代来……我老实說，如果这家伙（指着他自己）还不老的話，——唔！但是，即使这样，我也要告訴你，别惹我的眼，姑娘，站到后面去一点！……”

他用手指凶狠狠地指着她，但又非常高兴地望着她。因为他从来沒有看见过这样一位姑娘。她头上絡着一頂絲織的紅发网，身穿綠色短呢上衣，一条宽大的馬褲围着她的臀部，腰身很紧，一只褲脚管的顏色同她头上的帽子（发网）一样，另一只褲脚管上面有着直条紋，腰間挂着一柄花紋华丽的小宝剑，满面笑容，跟朝霞一样鮮艳。她的脸那么秀丽，叫他目不轉睛地望着她。

“我的天主！”喜不自胜的瑪茨科說道。“她看来象个美丽的王子？还是象一朵鮮花？还是象别的什么？”

“这里还有这一个——我相信必定也是什么女扮男装的人？”

“这是謝崔霍瓦的女儿，”雅金卡回答。“我独个儿跟你們

在一起不大合适。我怎么行呢？因此我随身带了安奴尔卡①，这样两个勇敢的女子就能互相照应，互相帮助。她也沒有人认得出来的。”

“老太太，你这是办喜酒啊。一个已經够糟的了，现在却来了两个。”

“别开玩笑。”

“我不是开玩笑，大白天誰都会认出你和她来。”

“請問，为什么？”

“为了拜倒在你們两个脚跟前。”

“让我們太平些吧！……”

“我倒是可以太平的，我过时啦。但是契当和維尔克会让你太平么？这只有天主知道。你可知道，喜鵲儿，我刚从哪儿来？告訴你，我到勃尔左卓伐去过了。”

“看在天主份上！您在說些什么？”

“說的是实話，維尔克父子会保护波格丹涅茨和兹戈萃里崔，不让契当来侵犯。唔，向一个敌人挑战，同他战斗，是容易的。但是要把一个敌人变成你自己产业的保护人，就十分困难了。”

于是，瑪茨科詳細讲了他同維尔克父子打交道的經过，他們是如何和解的，他如何使他們落入圈套，雅金卡听得非常惊奇；听他讲完了，她說：

“主耶穌給了您无限机智，我觉得，您做起事来总会成功的。”

---

① 安奴尔卡是安娜的小称，即謝崔霍瓦的女儿。

但是，瑪茨科搖搖头，仿佛觉得很难过。

“啊，女儿！要是如此，你早就是波格丹涅茨的女主人了！”

听了这話，雅金卡用她一双可爱的蓝眼睛望了老人一会儿，然后走到他跟前，吻着他的手。

“你为什么要吻我？”老騎士問道。

“沒什么……我只是想同您道晚安，因为已經很晚了，明天我們还得起早赶路呢。”

她挽着安奴尔卡一起走了。瑪茨科領了捷克人到他房中，两个人睡在野牛皮上，一下子就睡熟了。

第十章

西拉玆在一三三一年遭到了十字軍騎士团的破坏和烧杀之后，卡齐密斯国王重建了这个劫后的城市。可是这个地方并不见得很出色，不能跟王国里的其他城市并駕齐驅。但雅金卡一向生活在玆戈苯里崔和克尔席斯尼阿两个地方，如今一看见这里的房屋、塔楼、市政厅，特别是教堂，不禁大加贊賞，惊奇不已；克尔席斯尼阿的木头建筑物哪能同这些房屋相比。一开头，她甚至失去了慣有的那种大胆作风，不敢大声說話，只是低声向瑪茨科詢問那些使她眼花撩乱的奇妙事物。但是，当老騎士断然告訴她說，西拉玆远不能和克拉科夫同日而語，这就象火把和太阳不可同日而語一样，她听了这話，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她觉得世界上再不可能找得出一个

可以跟西拉兹相比的城市了。

在修道院里接待他們的仍然是那个干瘪的修道院方丈，他仍然記得他少年时代亲眼目击的十字軍騎士团的屠杀情景，不久以前接待过兹皮希科的也是他。他把修道院长的消息告訴他們，他們听了很是忧伤不安；原来修道院长在修道院里住了很久，但在他們到达的十四天以前，他就去拜訪他的朋友普洛茨克的主教去了。这个老人一直在生病。白天比較清醒，一到晚上就神志昏乱，从床上跌下来，要披上鎖子甲，向拉契鮑的約翰公爵挑战。教堂里的人不得不强制他躺在床上；这就势必引起了很大的痲煩，甚至还要冒很大的险。大約在十四天以前，修道院长已經完全失去理性，尽管病情严重，他还是吩咐人們立刻送他到普洛茨克去。

“他說他誰也信不过，只信得过普洛茨克的主教，他想到他那里去領受圣餐，把遺嘱交給他。我們費尽力气劝他别出門，因为他非常軟弱，我們怕他走不上一哩路就要归天。但是要說服他，可不是件容易事。所以只得叫随从們备了一辆馬車把他送走。愿天主保佑太平无事。”

“如果老人在西拉兹附近的什么地方死了，你們早就該听到訊息了，”瑪茨科說。

“那当然早就听到訊息了，”方丈小老头回答。“因此，我們认为他沒有死，无論如何，他到仑契查的时候还沒有升天。过了那地方以后，我們就很难断定是个什么情形了。如果你們去赶他，准会在路上得到消息的。”

瑪茨科听到这些消息，心里很不安，他去同雅金卡商議，雅金卡已經从捷克人那里得知了修道院长上哪里去的消息

了。

“怎么办呢？”老人問她；“你自己怎样打算呢？”

“您上普洛茨克去，我索性跟您一起去。”

“到普洛茨克！”安奴尔卡細声細气地又說了一句。

“說說倒容易！你們以为上普洛茨克去就跟使鐮刀一样容易嗎？“

“难道叫我和安奴尔卡两个人往回走不成？如果我不能同您一起继續走，那当初还不如留在家里。您不以为維尔克和契当对我的阴谋诡計会更加难对付么？”

“維尔克父子会帮着你抵挡契当的。”

“我对維尔克父子的保护和契当的袭击都同样害怕。我看您也在反对我。如果只不过口头上反对，我倒不在乎；如果认眞反对，那就两样了。”

瑪茨科的反对倒的确幷不认眞；相反，他宁愿有雅金卡作伴而不愿她回去，所以，一听到她这番話，就笑了一笑，說道：

“她脱下了裙子，就讲起大道理来了。”

“讲道理只与头脑有关，和裙子不相干。”

“但是到普洛茨克去幷不順路呀。”

“捷克人說順路的，从那里到瑪尔堡去只有近。”

“那末你已經同捷克人商量过了？”

“当然；他还說，如果小爵爷在瑪尔堡有了麻煩，我們还可以从阿列克山特拉公爵夫人那里得到許多帮助，因为她是国王的亲姊妹；此外，她和十字軍騎士团很有交情，在他們那边很有威信。”

“这倒是千眞万确！”瑪茨科喊道。“我們大家都清楚，如

果她肯为我们出一封信给大团长，我们就可以在十字军骑士团的境内一路平平安安，通行无阻。他们都爱护她，因为她也爱护他们。这个捷克小伙子不是个傻瓜，他的话很对。”

“他多么好啊！”安奴尔卡扬起一双天蓝色的小眼睛，热烈地喊道。

玛茨科突然转身问她：

“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姑娘给问得非常狼狈，连忙垂下眼帘，脸蛋儿红得象朵玫瑰。

玛茨科很明白，除了带着这两个姑娘继续赶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其实他心里又何乐而不为。第二天早晨，他们告别了小老头方丈，便继续赶路。由于积雪融化，大水泛滥，行路更加困难了。一路上打听修道院长的行踪，找了许多贵族和教士的住宅，甚至还去访问了修道院长住宿过的一些客店。其实他的行踪是很容易探听出来的，因为他慷慨施舍，替人出钱做弥撒，捐助钟给教堂，又捐助修理教堂的基金。因此他们所碰到的每个乞丐、教堂司铎，甚至连每个教士，一提起他都感激非凡。人们总是这样说：“他象个天使似的一路走去，”人们都祝祷他早日恢复健康，尽管从各地听到的话来看，担心他安息之日已为期不远的多，相信他还有好转希望的少。修道院长路过某些地方，由于身体虚弱，耽搁了两三天之久，因此玛茨科认为大有赶上这个老人的可能。

然而玛茨科的算盘打错了。由于尼尔河和布祖刺河的泛滥，他们无法到达仑契查镇，不得不在一家荒凉无人的客店里住了四天，客店主人显然是因为怕大水而逃走了。从客店通

到鎮市的大道有一段淹没在泥浆的洪水里，虽然这条路多少已經打下树桩，算是修理过了。瑪茨科的仆人維特是本地人，隐約知道有一条路从树林里通过去，但是他不肯做向导，因为他知道，仑契查的沼地乃是魔鬼聚集之地，尤其是那个魔力高强的包魯特，最爱把人領到无底的沼泽里去，誰要是遇到他，只有出卖灵魂，才得幸免。这个客店本身的名声也很不好，因此旅客們往往宁可自己带食物充饥。連老瑪茨科也有些害怕这个地方。他們在夜里听见客店的屋頂上有混战声，还常常有沉重的敲門声。雅金卡和安奴尔卡睡在大房間旁边的套房里，夜里也听见天花板上和墙上有細碎的脚步声，她們显然都不怕它，因为她們已經在茲戈萃里崔听惯了各种古怪的鳥兽声。老齐赫活着的时候还去喂它們；按照当时流行的风俗，有不少人都拿面包皮給它們吃，它們也并不为害作恶。不过有一夜，邻近的丛林里传来了一陣低沉而吓人的咆哮声，第二天早晨，他們就在泥地上发现了巨大的分趾蹄的足迹。那一定是野牛之类的猛兽，但是，維特却认为那是包魯特的足迹，据說他外表跟人一样，甚至象个貴族，但他长的不是人脚，而是分趾蹄。因为他很吝啬，所以他渡过沼泽地的时候，把靴子脫了。瑪茨科还听說可以用酒来同他結緣；他考虑了一整天，拿不准結交魔鬼是否有罪。他甚至还同雅金卡商量起这件事来。

“我很想拿一只牛膀胱挂在这篱笆上，里边装滿葡萄酒或者蜂蜜酒，”他說，“如果酒在夜里被喝光了，那就証明魔鬼已經来过。”

“可是，这会开罪天神的，”雅金卡回答，“而我們正需要求

天神帮助我們順順当当地去救出兹皮希科呢。”

“我害怕的也是这点，不过，我想，給它一点儿蜂蜜酒并不等于出卖灵魂。我决不把我的灵魂出卖給它。一膀胱葡萄酒或者蜂蜜酒，我想，在天神的眼里是无关重要的！”

于是，他放低声音，又說了一句：

“据說它还是个貴族哩，一个貴族款待一个貴族，就算被款待的貴族是个十恶不赦的无賴，也是寻常事儿。”

“誰呀？”雅金卡問。

“我不愿意提起这个魔鬼的名字。”

当天晚上，瑪茨科亲手挂了一只通常装酒用的大牛膀胱，到第二天早晨，发现里边全空了。

可是当他把这件事告訴那个捷克人时，他倒是哈哈大笑，不过誰也沒注意这个情况。瑪茨科却滿心喜悅，因为他指望日后他經过沼地的时候，决不会因此而有灾禍。

“他們說过，魔鬼也顾面子的，除非他們說謊，”他心里說。

最要紧的是，必須調查一下，能否从树林里走过去。可能是走得过去的，因为有树林的地方，地面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軟；虽然維特是本地人，很可以做这件事，但他不肯去，一提到他的名字，他就叫道：“宰了我也不去。”

于是，他們向他解释，魔鬼在白天是耍不出花招的。瑪茨科打算自己去，但最后还是决定由哈拉伐先去冒一下险，因为他是个勇敢的汉子，在什么人面前都很和順，对姑娘們尤其和順。于是他在腰上插了一把板斧，手里拿了一把大鐮刀，就走了。

哈拉伐一大早就动身，預定中午回来，却沒有回来。大家

都惊吓起来了。午后，仆人們都守望在森林边上；下午，維特揮揮手，表示哈拉伐沒有回来，不过，如果他回来了，我們的危险就会更大，因为只有天主才知道給狠咬过之后是否保得住不会变成狠人。大家听了这話都很害怕；連瑪茨科也有点失常了。雅金卡轉过身去对着森林那边划了个十字。安奴尔卡想在裙子和围单里找一件东西来遮遮眼睛，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便用手指来遮眼睛，泪珠馬上大顆大顆地从手指縫中滴落下来。

可是，黄昏时分，太阳快要沉落的时候，捷克人出现了，而且，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同他一起；他用绳子牵着，把那人赶在前面。大家都欢乐地叫喊着，向他奔跑过去。但是，一看见那人，他們都不吱声了；原来是一个矮子，模样儿象猴子，渾身长着毛，肤色墨黑，披着狠皮。

“圣父和圣子在上，請你告訴我：你拖来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怪东西，”瑪茨科喊道。

“我怎么知道？”捷克人回答。“他說他是人，是烧瀝青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他告訴我的是不是眞話。”

“哦，他不是人，不是人，”維特喊道。

但是，瑪茨科吩咐他别做声；然后仔細打量了一下那个人，突然說道：

“唔，你划个十字！我們同魔鬼在一起的时候，总要在自己身上划十字的……”

“贊美耶穌基督！”这个俘虏喊道，同时尽快地在身上划了个十字。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非常信賴地望着这群人，說道：

“贊美耶穌基督。哦，耶穌，我也断不定我是在天主教徒的手里呢，还是落在魔鬼手里了。”

“别怕，你是在天主教徒中间，我们都望圣弥撒的。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个烧沥青的，爵爷，住在草棚里。我们有七个人，都同家眷一起住在草棚里。”

“离这里有多远？”

“不到十个富尔浪。”

“你们到镇上去走哪条路？”

“我们有一条沿着‘魔鬼谷’走的秘密路。”

“沿着什么？叫魔鬼？……你在身上再划一次十字。”

“圣父、圣子和圣灵在上。阿门！”

“很好。那条路可以让车马走过么？”

“现在到处都是泥泞，不过峡谷附近比大路上要泥泞得好一些；因为峡谷中常常刮风，土干得快。但要再往布达去的话路就很坏了。不过那些认得道儿的人可以慢慢地走过去。”

“给你一两个弗洛林①，你愿意给我们领路么？”

烧沥青的人欣然接受，不过要讨半只面包，据他说，森林里面包很缺乏，他已经有好久没见过面包了。他们打算明天一清早动身，因为烧沥青的人说，“晚上走路不方便。包鲁特在森林里虽然闹腾得很可怕，但并不害人。不过，因为他要保护他的仑契查公国，就把别的魔鬼纷纷向丛林里赶。夜里遇见他才是倒霉，特别是喝醉了酒的人；清醒的人倒用不着怕。”

“可是你却害怕了吧？”玛茨科问。

“因为那个骑士突然抓住了我，用力很猛，我还以为他不

---

① “弗洛林”是中世纪在佛罗棱萨铸造的金币。

是个人呢。”

雅金卡听见他們把这个燒瀝青的人当做魔鬼，而这个人又把他們当做魔鬼，禁不住好笑。安奴尔卡听了瑪茨科下面儿句話，也禁不住笑起来了！

“你刚刚还在为哈拉伐哭，眼泪还沒有干，现在倒笑了？”

捷克人望了望这姑娘，看到她的眼睫毛还是潮潤的，便問道：

“您为我哭了么？”

“当然不是为你，”姑娘回答。“我只是害怕。”

“你应該惭愧。你不是一个貴族妇女么？你的女主人也是个貴族妇女，她可不害怕。光天化日之下，又有这么多人，妖魔鬼怪能拿你怎么样？”

“我沒有关系，而是为您担心。”

“可是您刚才还在說不是为我哭呀。”

“我偏要說，不是为你。”

“那您为什么哭呢？”

“因为害怕。”

“现在不害怕了吧？”

“不害怕了。”

“为什么？”

“因为你回来了。”

捷克人感激地望着她，笑着說：

“啐！我們如果这样談下去，也許一直会談到天亮。您太狡猾了。”

“别尽戏弄我吧，”安奴尔卡輕声悄气地回答。說实話，她

倒眞正是个狡猾女人，只有哈拉伐这种机灵汉子最了解这一点。他也知道这姑娘对他的爱慕与日俱增。而他爱的却是雅金卡，不过这只是臣民对公主的一种爱戴，完全从謙恭和尊敬出发，沒有别的动机可言。一路上他与安奴尔卡愈来愈亲密。赶路的时候，老瑪茨科和雅金卡总是并排騎在前面，哈拉伐和安奴尔卡则一起跟在后面。他象野牛一样强壮，而且血气旺盛；每当他直瞪瞪地望着她那可爱的、明亮的眼睛，望着她那从发网下面露出来的几綹淡黄的鬈发，她整个苗条而美观的身躯，特别是望着她那双紧夹着小黑馬的、长得令人贊賞不止的腿的时候，他渾身都在打顫。他再也克制不住了。她那嫵媚的体态，他愈看愈要看。他不由得想到，如果那姑娘是魔鬼的化身，也很容易誘惑人。何況她性情柔和，十分馴良，又活潑得象只屋頂上的麻雀。有时候，这捷克人竟起了許多奇怪的念头；比如有一次，他和安奴尔卡一起落在后面馬馱子附近的时候，他突然轉过头来，对她說道：

“你知不知道，我会在这里一口把你吞下，象狼吞羊一样？”

她哈哈大笑起来，露出一口又白又美的細牙齿。

“您要吃掉我？”她問。

“是的！連那些小骨头一起吃掉。”

他向她看了一眼，看得她的心都軟了。继而他們默默无言，只有两顆心在怦怦地跳个不停，他的心滿怀欲望，她的心里則充溢着喜悦的陶醉，略微带点惊恐。

但是，捷克人一开始就让情欲完全胜过了温情。他刚才說他望着安奴尔卡就象一头狼望着一头羊，那倒是說的实話。

直到那天晚上，他看到她的眼帘和脸颊都泪痕斑斑，这才心软下来。他觉得她这么好，跟他那么亲近，仿佛她已经是他自己的了。但是，因为他天生是个好小伙子，同时又是一个骑士，因此，他看到她的含情脉脉的眼泪时，不但不骄傲自得，反而更加勇敢地继续凝望着她。他失去了一向那种谈笑风生的谈吐，虽则晚上有时候还是跟这个羞怯的姑娘打趣，却是另一种性质的打趣了。他按一个骑士侍从对待一个贵族女子的应有规矩对待她。

老玛茨科一心只在想着旅程，想着明天怎样渡过沼泽地，但他也发觉了这点，并且赞美哈拉伐的高尚礼貌，认为这种礼貌必定是他跟兹皮希科从玛佐夫舍朝廷里学来的。

于是他转向雅金卡找补了一句：

"嗨！兹皮希科！……他的举止大可以去觐见国王。"

晚上做完了事，各自去睡觉。哈拉伐吻过雅金卡的手，又举起安奴尔卡的手送到嘴边，说道：

"你不但用不着为我担心，而且，只要跟我一起，你什么也不用担心，因为我决不会让你受任何人欺侮的。"

男人们都到前边的屋子里去睡，雅金卡和安奴尔卡睡在套房里，两个人一起睡在一张很舒适的大床上。两人都不能立即入睡，安奴尔卡尤其心绪撩乱，辗转反侧。最后，雅金卡把头凑着安奴尔卡，低声说道：

"安奴尔卡！"

"什么事？"

"我觉得，你给那个捷克人弄得神魂颠倒了。……是么？"

她这句问话没有得到回答。

雅金卡又低声說了：

“我全明白……告訴我吧。”

安奴尔卡还是不回答，却把嘴唇紧紧地压在她女主人的脸頰上，接接連連吻个不停。

可怜的雅金卡让安奴尔卡吻得胸口一起一伏。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她低声說，声音低得安奴尔卡簡直听不明白。

第 十 一 章

温暖而多雾的夜晚过去了，接着而来的是一个刮风而阴霾的白天。天空一会儿明朗，一会儿又乱云密布，象羊群似的让风儿驅赶着。瑪茨科吩咐他的人馬天亮动身。那个給雇来做向导、領他們到布达去的烧瀝青的人肯定說，馬匹到处都走得过去，只是馬車、粮草和行李在有些地方必須分散搬运，这是煞費周折的。但是这些过慣了劳苦生活的人，都宁愿花些力气，却不愿意在荒凉的客店里賦閑。因此他們都高高兴兴地走了。連那个胆怯的維特听了烧瀝青人的話，看到有他在场，也不再害怕了。

他們离了客店，立刻就来到一座不夹杂一点乱丛棵子的参天森林中。他們牵着馬走过去，根本用不着拆卸馬車。常常会起一陣风暴，风暴有时非常猛烈，好象用巨大的翅膀打着弯腰曲背的松树枝，把树枝扭来折去，搖撼个不停，折断了方才罢休，簡直就象摆布风車的扇翼一般。森林給脫韁之馬似

的风暴压得抬不起头来。甚至在风暴間歇的时間里，也不停地呼嘯怒号，仿佛既气恼他們在客店里的歇息，又气恼他們现在迫不得已的赶路。云层往往完全遮暗了天光。傾盆大雨夹着冰雹，一陣陣泼下来，弄得天昏地黑，仿佛置身在黑夜之中。維特吓得气都透不过来，高声叫喊"魔鬼专干坏事，现在就在干了。"但是，沒有人理会它，連胆怯的安奴尔卡也不把他的話放在心上，因为捷克人就在她身边，她的馬鐙碰得到他的馬鐙，而且他神态英勇地望着前面，好象就要去向那个魔鬼挑战似的。

过了高高的松树林，就是一片难以通行的矮丛林。他們不得不把馬車拆了；他們做得非常灵巧敏捷。强壮的仆人們都把車輪、車軸、車前身、行李和食物扛上了肩。这段艰苦的路程約莫有三个富尔浪光景。可是，到达布达时，已經将近黄昏了；烧瀝青的人象招待客人一般招待他們，并且向他們保証，繞过"魔鬼谷"，就可以到达镇上。这些居住在人迹未到的森林里的人难得见到面包和面粉，可是他們都沒有挨餓。因为他們有各种各样的熏肉可以充饥，特别是，沼地里和泥沟里多的是黄鱔。居民慷慨地款待他們，又伸出貪婪的手来要餅干作为交换。那些女人和孩子，渾身都被烟熏得墨黑。有一个农民，已經有了一百多岁，他还記得一三三一年仑契查的大屠杀，以及这鎮市被十字軍騎士团彻底毁灭的情景。虽然瑪茨科、捷克人和两个姑娘都已經听到西拉兹的方丈讲过这情景，他們还是非常有趣地傾听这个老人的叙述。那老汉坐在火堆旁边，一边談，一边伸出手在煤屑中掏来掏去，好象要在这些煤屑中发掘早年的事迹。十字軍騎士不論在仑契查，还

是西拉兹，連教堂和教士們都不饒过，侵略者的足下流滿了老人、女人和孩子們的血。干坏事的总是十字軍騎士，始終是十字軍騎士！瑪茨科和雅金卡一直念念不忘地想到兹皮希科，因为他正置身在这些狼群的血口里，置身在一个不知怜悯、也不知待客礼法的鉄石心肠的部族中。安奴尔卡簡直心怯气餒，唯恐这样追寻修道院长，到头来会闖入可怕的十字軍騎士境內。

但是这个老汉为了消除这些传說对于女人們所造成的不良印象，就跟他們談起普洛夫崔附近那次战役如何結束了十字軍騎士团的入侵，他自己在这场战役中参加了农民們揭竿而起的步兵队，当了一名兵士，他用的武器就是一支鉄連枷。整个"格拉其"一族几乎都死在这场战役中；瑪茨科虽然知道这些詳細情况，现在还是仔細听着，仿佛那老汉是在讲述一件日耳曼人自己惹起的可怕的新灾祸，当时那些日耳曼人就象暴风雨中的麦秆一样，让波兰騎士和洛盖戴克国王的士兵手中的剑一排排地斫倒……

"哈！我全都記得。"这老汉說，"那时候，他們侵入这个国家，烧毁了多少城市和城堡。唔，他們甚至屠杀搖籃里的嬰孩，可是他們的可怕結局也临头了。嗨！那才是一场漂亮的战斗呢。我现在一閉上眼睛，那场战斗就出现在我眼前……"

他当眞閉上了眼睛，一声不响，輕輕撥弄着灰烬。后来，雅金卡等得不耐煩了，問道：

"后来怎么样？"

"怎么样？……"老人重說了一遍。"我还記得那战场，现在还仿佛就在我眼前；遍地丛林，右面是一大片毗連的麦梗

地。可是战斗过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看到的只是剑呀，斧呀，矛呀，精致的甲胄呀，一件叠着一件，似乎整片稻田都堆满了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种积尸成山、血流如河的景象……"

这些事件的回忆使玛茨科重新鼓起了勇气，于是他说道：

"不错。仁慈的主耶稣！那时候，他们象一场大火或者一场时疫似的把我们的王国紧紧困住。他们不仅破坏了西拉兹和仑契查，还破坏了其他许多城市。现在怎样？我们的人民难道不是强大而不可摧毁的么？十字军骑士团的那些狗东西虽说已经受到了严惩，但是，如果不彻底打垮他们，他们还会来攻击你，敲掉你的牙齿……只要看看，卡齐密斯国王重建了西拉兹和仑契查，使这两座城市比历来任何时候都要好，可是，那里依旧出现入侵事件，被打死的十字军骑士的尸体狼藉遍地，一如当年在普洛夫崔的情形一样。愿天主永远赐给他们这样的结局！"

老农民听了这些话，连连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说：

"也许他们的尸体并没有埋在那里腐烂。仗打过以后，我们步兵队奉国王的命令去掘壕沟；邻近的农民都来帮助我们做工。我们辛辛苦苦地挖掘，掘得铁锹都叫苦。我们把日耳曼人的尸体埋进壕沟，盖得严严的，免得发生瘟疫。可是，后来，这些死尸又不见了。"

"怎么？为什么后来这些死尸又不见了？"

"这我不很清楚，只是事后听说，仗打过之后，有过一阵猛烈的暴风雨，持续了十二个礼拜左右，都是在晚上。白天阳光照耀，夜里就刮起狂风，几乎会刮掉人的头发。魔鬼象乌云似

的大批降临，象旋风似的迴旋；每个魔鬼都拿了一把干草叉，它們一降落到地面上，就把叉戳进地里，把十字軍騎士带进地獄。普洛夫崔的人們只听见人声嚶嚶，象一群狗在狂吠，他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究竟是日耳曼人的恐怖而痛苦的呼号声呢，还是魔鬼們的欢叫声。这情形一直継續到神甫祭过战壕，土地結了冰，干草叉也用不上为止。”

沉默了一会儿，老人又說：

“騎士爵爷，但愿天主賜給他們象您說的这种結局，虽然我活不长了，看不到了，这两位年輕小伙子准会亲眼看到。可他們也看不到我所看见的景象。”

于是，他轉过头来，一会儿望望雅金卡，一会儿望望安奴尔卡，看到她們那么美妙的脸蛋，不住地搖头贊叹。

“簡直是两朵成熟的罌粟花，”他說。“我从来沒有见过这样美丽的脸蛋。”

他們就这样談了好一陣，然后到草棚里去睡觉，躺在鴨絨一样柔軟的苔蘚上，身上蓋着暖和的毛皮；好好地睡了一觉，精神恢复了，一早就起身継續赶路。沿着那个山谷走去的路不太平坦，但也不是很难走。所以，日落以前，他們就远远地望见了仑契查的城堡。城市是从废墟中重新建造起来的；有一部分是砖造的，一部分是石头造的。城墙很高，塔楼上有武装守卫。教堂甚至比西拉茲的还要大。他們輕輕易易地从黑袍教教团的修道士[①]那里打听到了修道院长的行踪。据說修道院长曾經到过仑契查，自已觉得身体好些了，有希望完全恢

---

① 即多米尼克派僧团，十三世紀时为了鎮压反天主教运动而建立。

复健康；他是前几天才从这里动身的。瑪茨科现在不打算在路上赶上修道院长了，所以就替两位姑娘弄到了上普洛茨克去的車馬，到了那里，修道院长本人就会收留她們。但瑪茨科急于赶到玆皮希科那里去，因而他听到的另外一些消息很使他不快。据說，自从修道院长动身以后，河水涨了，他們不能继續赶路了。黑袍教教团的修道士們看到这騎士带着这样一队扈从，要到齐叶莫維特公爵的朝廷去，就殷勤地招待他們；甚至还为他备了一张橄欖木桌子，上面刻着旅行者的守护神，拉斐尔天使的祈祷文。

他們被迫在仑契查逗留了十四天，在这段时期內，城堡执政官手下有一个侍从发现这个过路騎士的两个侍从都是女扮男装，立刻就深深地爱上了雅金卡。捷克人打算立刻就向他挑战，但由于这事发生在他們动身的前夕，瑪茨科劝他不要这样做。

当他們向着普洛茨克进发的时候，风已經多少把道路吹干了，虽然还常常下雨，但象通常的春雨一样，雨滴虽大，却有暖意，下的时間也很短。田野上的沟畦閃耀着水光。强烈的风吹来了耕地里潮潤芬芳的气息。沼地里开满了金凤花，树林里开遍了紫罗兰，蚱蜢在枝丫間快活地叫着。旅客們心里也充满了新的希望，特别是因为现在路程非常順利。走了十六天，終于来到普洛茨克的城門口。

他們是在晚上到的，城門已經关了，不得不在城外一个織工家里过夜。

姑娘們睡得很迟，但是，經过了长途劳頓，都睡得很熟；瑪茨科却不感到疲劳，第二天一大早就起来了，也不愿意叫醒她

們，城門一开，就独自进城去了。他一下子就找到了大教堂和主教的住处。他在那里得到的第一件消息是，修道院长已經在一个禮拜以前去世了，不过按照当时的风俗，他們从第六天起，已在棺材前做了祭祷，就要在瑪茨科抵达的那一天出殯，以后才追悼死者。

瑪茨科由于非常悲伤，对这城市連看也不看一下；从前他拿了阿列克山特拉公爵夫人給大团长的信經过这城市，已經知道了一些有关这个城市的情况。他赶忙回到那織工家里；在回去的路上，这个老人心里說：

“啊！他死了。祝他永恒地安息。这是人間无法挽回的事。可是，现在我該怎样处理这两个姑娘呢？”

他想了一下：是把她們留給阿列克山特拉公爵夫人好呢，还是留給安娜·达奴大公爵夫人，还是带她們到斯比荷夫去。他一路上在想，如果达奴斯卡死了，那最好把雅金卡送到斯比荷夫去，让她同兹皮希科接近。他明知道兹皮希科爱达奴斯卡胜过一切，他将会为他心爱的人非常悲痛。他也相信，雅金卡到了兹皮希科身边，就会发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他也記得兹皮希科这孩子虽然醉心于瑪佐夫舍的森林，但对雅金卡他也是經常心醉神迷的。由于这些原因，也由于他完全相信达奴莎已經不在人間，才常常想到，如果修道院长死了，他不应該把雅金卡送到别的地方去。可是，由于他对財产貪得无饜，因此又关心起修道院长的产业来了。当然，修道院长对他們非常生气，曾經說过，什么也不遺贈給他們；但是他事后一定会后悔的。他在临死之前准会給雅金卡留下一些东西。他相信修道院长已經給她留下了一笔遺产，因为他本人在兹戈萃

里崔就常常談到的，而且，由于雅金卡的关系，他也不会漏掉兹皮希科的。瑪茨科恨不得在普洛茨克耽擱一陣，打听一下遺囑的內容究竟如何，并参与其事，但立即又起了別的念头。他心里說："当我的孩子在那边伸出了手，从某个十字軍騎士的地牢中等待我去救助的时候，我应該在这里浪費时間为財富奔忙么？"

确实，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把雅金卡留給公爵夫人和主教照管，請求他們照顾她的利益。但是瑪茨科不喜欢这个打算。这姑娘已經有了相当可观的財富了，如果由于修道院长再給她遺产，使她的財富更多起来，那末毫无疑問，瑪朱尔人里头就一定有人要娶她，因为她不能再耽擱下去了。她去世的父亲齐赫就說过，就在当时她也已經想接近男孩子了。在这种情况下，老騎士眞担心，达奴莎和雅金卡两个人，兹皮希科都到不了手。那当然是不堪設想的。

"他总要在两个姑娘中間娶一个，无論天主决定給他哪一个。"最后，老人打定主意先去救援兹皮希科；至于雅金卡呢，他决定或者把她留給达奴大公爵夫人照管，或者留在斯比荷夫，决不让她留在普洛茨克的朝廷里，因为那里是个繁华世界，又有許多漂亮騎士。

瑪茨科脑海里塞滿了这些想法，快步向着織工的住处走去，以便把修道院长逝世的消息告訴雅金卡。他决定不要一下子把消息說給她听，因为这会大大地損害她的健康。他回来的时候，两个姑娘都打扮停当了，美丽得象两个小鳥儿；他坐了下来，吩咐仆人給他拿一鉢子黃麦酒来；然后他装出一副悲哀的神态，說道：

“你可听见了城里的钟声么？猜猜看，他們干么打钟？今天又不是礼拜日，望弥撒的时候你們都还在睡觉。你想见见修道院长么？”

“当然！这还用問么？”雅金卡回答。

“唔，你再也看不到他了。”

“他离开这座城市了么？”

“当然离开了！难道你沒有听见钟声么？”

“他死了么？”雅金卡喊道。

“是啊！說一声‘愿天主使他的灵魂安息’吧。……”

雅金卡和安奴尔卡双双跪下，銀鈴似地念道：“愿天主使他的灵魂安息。”泪水不断地从雅金卡脸上流下来，因为她很喜欢修道院长，虽然他脾气暴躁，却不伤害人家，而且做了許多好事；他特别爱雅金卡，因为他是她的教父，他爱她象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瑪茨科想到修道院长也是他和兹皮希科的亲戚，也伤心得掉下眼泪来，甚至还哭了。等他的悲哀稍稍平息之后，他带了两个姑娘和捷克人一起去参加教堂里的安魂祈祷。

这是个堂皇的葬仪。由主教本人，寇尔特华諾夫的雅可伯亲自主持。普洛茨克主教区的教士和修道士都来了，所有的钟都响起来，除了教士之外，沒有人听得懂祈祷文，因为他們說的是拉丁文。然后教士們和世俗人士都到主教公館去参加宴会。

瑪茨科和两个姑娘（她們都扮成男孩）也去参加宴会；他是死者的亲戚，又认識主教，因此完全有資格参加。主教也很乐意这样接待他，但宴罢以后，立即向瑪茨科說：

“这里有些森林是当做一笔遗产遗赠给您波格丹涅茨的‘格拉其’的。其余的他不遗赠给修道院和教堂，而是给他的教女，一个叫作兹戈萃里崔的雅金卡。”

本来没有怀多大指望的玛茨科，听到有一片林地给他，感到很高兴。主教没有注意到，这老骑士的两个小侍从当中，有一个一听见提起兹戈萃里崔的雅金卡这个名字，就抬起含泪的眼睛，说道：

“愿天主报答他，但我希望他活着。”

玛茨科转过身去，怒冲冲地说：

“住嘴，否则你会自己出丑。”

但他突然住口了，眼睛里闪烁着惊奇的光辉，然后脸上露出饿狼似的凶恶神情，原来这时在对面不远的地方，就在阿列克山特拉公爵夫人跨进来的一扇门那里，他看到了身穿朝服的里赫顿斯坦的昆诺，这正是兹皮希科在克拉科夫几乎被他送掉命的那个人。

雅金卡从来没有见过玛茨科这副神情。他的脸绷得象是一头恶狗，牙齿在胡子下面闪光，刹那间，他束紧了皮带，向着那个可恨的十字军骑士走了过去。

但他走到半路便停了下来，用他一双阔手掠着头发；他及时地想到，里赫顿斯坦可能是在普洛茨克朝廷里作客，或者是一位使者，因此，如果没有显著的理由就去打他，那末兹皮希科那次从蒂涅茨到克拉科夫去的路上所发生的事，又会在这里重演了。

他毕竟比兹皮希科有理性，就克制住了自己，又把皮带放松了，脸上的肌肉也松弛下来，等在那儿。公爵夫人同里赫顿

斯坦寒暄过以后，便和主教談話，瑪茨科走到她跟前去深深一鞠躬。他向公爵夫人提醒了他自己的身份，称她为女恩人，他曾为女恩人效劳送过信。

公爵夫人起初认不出他来，但是一提到送信，她就記起了整个事件。她也知道邻近的瑪佐夫舍朝廷里发生的事件。她听到过尤仑德，听到过他女儿被綁架、兹皮希科的婚姻，以及兹皮希科同罗特吉爱的决死战。她对这些事深感兴趣，簡直把它看作一个游俠騎士的故事，或者是日耳曼游唱艺人唱的一首歌，也象是瑪佐夫舍游唱艺人唱的歌曲。的确，她并不敌視十字軍騎士，不象安娜·达奴大公爵夫人，雅奴希公爵的妻子那样敌視他們，尤其是因为十字軍騎士很想把她拉到他們那一边去，他們一个胜过一个地竭力向她表示敬意和奉承，并且以丰厚的礼物来巴結她，但在目前情况下，她的心更关怀着她乐于給予帮助的得宠人物；尤其是看到她面前有一个能把这些事情确切告訴她的人而感到高兴。

瑪茨科早已决定要想尽一切方法来博取这位有势力的公爵夫人的保护和帮助，如今看到她在仔細听他說話，就把兹皮希科和达奴莎的不幸全都詳細告訴了她，說得她热泪盈眶，从灵魂深处怜惜达奴莎。

“我从来沒有听见过比这更悲慘的故事，”最后，公爵夫人終于說，“我觉得最大的悲哀是，他跟她結了婚，她已經是他的了，可他却沒有尝到幸福。不过，你能肯定他沒有和她同过床么？”

“嗨！全能的天主！”瑪茨科喊道。“如果他和她同床，那还好咧；他同她結婚的那天晚上，他还生病不能起床，第二天早

晨她就被綁走了。”

“而您以为这是十字軍騎士干的么？据这里传說，实际上这事情是强盗干的，是十字軍騎士把她从强盗手里搶了过来，可是結果发觉是另一个姑娘。他們还談到尤仑德写的一封信……”

“除了神，人間实在断定不了这件事情的是非。那个罗特吉爱击敗过最强壮的騎士，却死在一个小伙子手下，这才是件奇事。”

“唔，他眞是一个好孩子，”公爵夫人带笑說，“他凭着一股勇气就天不怕地不怕地到处去闖。不錯，这是叫人痛心的，您的申訴也是公平的，但那四个十字軍騎士之中已經死了三个，而留下来的一个老头，据我所得到的消息，也险些被打死了。”

“那么达奴斯卡呢？尤仑德呢？”瑪茨科回答。“他們在哪里？天主才知道兹皮希科上瑪尔堡去是否遇到了什么灾祸。”

“我知道，但是，十字軍騎士也不象您想的那样都是些彻头彻尾的狗东西。在瑪尔堡，您侄子不会遇到什么灾祸的，因为他是在大团长和他兄弟烏尔里西的身边，烏尔里西是一个可尊敬的騎士。何况您的侄子一定带有雅奴希公爵的信件。除非他在那儿向某一个騎士挑了战，給打敗了，那就不会有别的事。瑪尔堡总是有許許多多从世界各地来的最勇敢的騎士。”

“唔！我的侄子不会怕他們的。”老騎士說。“只要他們不把他关进地牢里，不用奸計杀害他，只要他手里有一件鉄制的武器，他是不怕他們的。他只有一次碰到过一个比他更强的人，在比武场中把他打倒了，那人就是瑪佐夫舍公爵亨利克，他当时是这里的主教，并且迷恋着美貌的琳迦娃。不过，那时

候，兹皮希科还只是个少年。至于說到挑战，那倒有一个人，兹皮希科准会向这个人挑战，我自己也起过誓要向他挑战，不过这个人现在正在这里。”

說过这話，他向着里赫頓斯坦那个方向望过去，里赫頓斯坦正在同普洛茨克的“伏叶伏大”談話。

公爵夫人眉头一皺，用严峻而冷淡的声調（她发怒的时候总是这样的）說道：

“不管您有沒有起过誓，您必須記住，他是我們的客人，誰想做我們的客人，誰就必須遵守礼节。”

“我知道，最仁慈的夫人，”瑪茨科回答。“因此，刚刚我已經束好皮带想去对付他，但我还是克制了自己，想到了应該遵从礼节。”

“他也会遵守礼节的。他在十字軍騎士里面也是个重要人物，連大团长也要听取他的建議，对他言听計从。愿天主别让您的侄子在瑪尔堡遇见他，因为里赫頓斯坦是个果断而报仇心又很重的人。”

“他不大认得我，因为他不常见到我。那次在蒂涅茨的路上碰到他，我們都戴了头盔，此后为了兹皮希科的事，我只去见过他一次，当时又是在晚上。我刚才看到他在望着我，后来看到我在同您殿下长談，他就把眼睛移开了。要是换了兹皮希科，早就給他认出来了。很可能他沒有听到过我的誓言，他要考虑許多更重要的挑战哩。”

“这話怎讲？”

“因为也許其他一些大騎士向他挑了战，比如加波夫的查維夏，堵契夫的波瓦拉，弗罗契莫維崔的瑪尔青，巴希科·齐

洛琪埃伊，和泰戈維斯科的里斯。他們每个人都对付得了十个象他这样的人，仁慈的夫人，如果向他挑战的好汉多得不可胜数，那就更叫他伤脑筋了。对他說来，与其在他头上悬着一把他們这些人的宝剑，倒不如沒有出生的好。我不但要尽力忘掉这次挑战，而且还要尽力去同他交好。"

"为什么？"

瑪茨科的脸上露出老狐狸似的狡猾神态。

"我要叫他立即給我出一封信，让我安然无事地走遍十字軍騎士团的領土，也可以使我在必要的时候給兹皮希科帮帮忙。"

"这种行径和騎士的荣誉相称么？"公爵夫人带笑問道。

"相称相称，"瑪茨科回答。"比如說，要是在战时，我不事先当面警告就从背后去攻击他，那我就会使自已蒙受耻辱；但在和平时期，如果有哪个騎士用計使仇敌落入圈套，他是决不会因此受到譴責的。"

"那我一定給您介紹，"公爵夫人回答。她向里赫頓斯坦招招手，把瑪茨科介紹給他。她认为，即使里赫頓斯坦认出了瑪茨科，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但是，里赫頓斯坦并不认得他，因为他在蒂涅茨看见瑪茨科的时候，瑪茨科戴着头盔，此后他同瑪茨科只談过一次話，而且又是在晚上，当时瑪茨科是去請他宽恕兹皮希科的。

这个十字軍騎士相当驕傲地躬了躬身子；一看到两个打扮得非常考究的少年，就更显得驕傲了，因为他认为这两个少年不是瑪茨科的人。他脸上微露笑容，傲相十足，他对待比他身份低的人一向都是如此。

公爵夫人指着瑪茨科說:“这位騎士正要上瑪尔堡去。我巳为他出了一封信給大团长,但是,他听到您在騎士团里威信很高,很希望您也为他出一封便函。”

于是,她向着主教那边走去,但里赫頓斯坦却把他那双冷酷阴沉的眼睛盯住瑪茨科,問道:

“閣下,您是为了什么事要去訪問我們那个虔誠而簡朴的首都呢?”

“完全出自一片正直和虔誠的心意,”瑪茨科回答,一面望着里赫頓斯坦。“否則仁慈的公爵夫人也不会給我担保了。不过,除了虔誠的誓愿,我还想见见你們的大团长,他关怀人間和平,是个最有名声的騎士。”

“凡是你們仁慈而宽厚的公爵夫人所推荐的人,都不会責难我們招待不周的。可是,您想去见大团长,这却不是一件容易事。大約在一个月前,他动身到革但斯克去了,他还要从那里到哥尼斯堡去,再从哥尼斯堡到边境去,虽然他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可他不得不在那里保卫騎士团的領地,抵御背信弃义的威托特的入侵。”

听了这話,瑪茨科显然十分忧愁,里赫頓斯坦觉察到了这情形,就說道:

“我看您很想去见见大团长,也很想实现您的宗教的誓愿。”

“不錯!我很想,我很想,”瑪茨科急忙回答。“同威托特作战的事肯定了么?”

“是他自己发动战爭的;他违反諾言,去帮助叛逆的人。”

沉默了一会儿。

"哈！但愿天主帮助騎士团得到它应得的本分！"瑪茨科說。"我看我不能去結識大团长了；那么，至少让我去实现我的誓愿吧。"

他尽管說了这些話，却不知道如何是好，心里很愁苦地想道：

"现在我到哪里去找兹皮希科呢？到哪里我才找得到他呢？"

显而易见，如果大团长离开瑪尔堡去指揮战爭了，那么到那边去找兹皮希科也是白費。无論如何，必須先打听确实他在什么地方。老瑪茨科为此十分焦急，不过，他是一个随机应变的人，决定立刻行动，第二天早晨继續前进。在阿列克山特拉公爵夫人的帮助之下，他得到了里赫頓斯坦的两封信，这位"康姆透"对公爵夫人有无限信賴，要他写一封信并不困难。因此瑪茨科得到了他一封給勃洛特涅茨的"康姆透"的介紹信，一封給在瑪尔堡的医院騎士团大团长的介紹信，他为此送了一只大銀杯給里赫頓斯坦。这是弗勒斯劳工艺匠制的一件珍品，就象当时一般騎士經常放在床边的酒杯一样，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随手就可以有一服催眠剂，同时也是一种享受。瑪茨科这一慷慨的举动有些使捷克人惊奇，他知道这位老騎士是不肯輕易送禮給人家的，何况是送給日耳曼人，但是，瑪茨科說：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起过誓要向他挑战，我迟早还是要同他决斗的，可是，对于一个为我效过劳的人，我决不能这么干。以怨报德不是我們的規矩。"

"可又何必送这么名貴的一只杯子！眞是可惜。"捷克人

显然生气地答道。

"别担心。我不經过考虑是不会冒失从事的，"瑪茨科說；"因为，如果天主保佑我有一天打倒了那个日耳曼人的話，我不但可以取回那只杯子，还可以捞回許許多多好东西呢。"

于是他們，包括雅金卡在內，就开始商議下一步的行动。瑪茨科本想把雅金卡和安奴尔卡留在普洛茨克受阿列克山特拉公爵夫人的监护，因为修道院长的遺嘱保管在主教的手里。但是，雅金卡完全反对这个意见；她甚至決定单独旅行；那样反而方便：晚上歇宿不必有一个分开的房間，也不必拘守礼节，考虑安全和其他种种方面了。"我离开兹戈萃里崔，可不是为了到普洛茨克来住家。旣然遺嘱在主教那里，就决不会遺失；即使有必要在半路上什么地方住下来，留在安娜公爵夫人那里也比留在阿列克山特拉公爵夫人这里来得妥当，因为在安娜公爵夫人的朝廷里，十字軍騎士并不常来，兹皮希科在那里更受到器重。"瑪茨科听了这番話，竟然說道，女人們的确沒有见識，一个姑娘尤其不应当自以为有见識，就"指揮"起人来。可是，他并不特别反对，等到雅金卡把他拉到一边，滿含眼泪地同他說話的时候，他就心軟了。雅金卡說：

"您知道！……天主明白我的心，我朝朝暮暮为那个年輕的夫人，达奴斯卡，为兹皮希科的幸福祈祷。天主最知道我的心意了。而您和哈拉伐都說她已經死了，說她决不会逃过十字軍騎士的毒手。因此，如果眞是这样的話，那我……"

說到这里，她犹豫了一下，泪珠象涌泉似地流到她脸上，她不作声了。

"那我就要在兹皮希科身边……"

瑪茨科的心被泪水和話語打动了，但他还是这么說：

“如果那姑娘死了，兹皮希科一定会非常悲伤，連你也不在乎了。”

“我并不希望他非得在乎我不可，我只要待在他身边就行了。”

“你很清楚，我自己也同你一样希望你待在他身边，不过一开头他恐怕不大会理睬你。”

“让他不理睬好啦。可他不会这样，”她微笑地答道，“因为他不会认出我来的。”

“他会认出你来。”

“他不会认得我。您本来也沒有认出我来哩。您可以告訴他說，那不是我，是雅斯柯，雅斯柯就跟我一模一样。您可以告訴他說，这小伙子已經长大了，——这就得啦。兹皮希科决不会想到这不是雅斯柯……”

于是，这老騎士記起有一个人跪在他面前，那个跪着的人很象个男孩；那么，女扮男装又有何妨，特别是因为，雅斯柯的脸容确实和雅金卡一模一样，头发刚剪过又长了起来，絡在发网里，跟一般高尙的年輕騎士沒有两样。因此，瑪茨科也不多說了，話題轉到有关旅行的事情上去了。他們預定第二天动身。瑪茨科决定进入十字軍騎士团的国境，到勃洛特涅茨附近去打听消息，尽管里赫頓斯坦认为大团长已不在瑪尔堡，但是，万一大团长还在瑪尔堡，他就到那里去；如果不在，那就沿着十字軍騎士团的边境向斯比荷夫奔去，一路打听这位年輕波兰騎士的行踪。这位老騎士甚至认为在斯比荷夫，或者在华沙的雅奴希公爵的朝廷里，比别处更容易打听到兹皮希科

的消息。

他们就在第二天启程。春意已浓，斯克尔威和德尔温崔的洪水把道路都阻塞了，弄得他们花了十天工夫才从普洛茨克走到勃洛特涅茨。这个小城很整洁。但是你一眼就会看到日耳曼人的野蛮行径。花了浩大工程建造的绞架①树立在通往郭兴尼崔的城郊大路上，上面挂满了被绞死者的尸体，其中有一个是女人的尸体。望楼上和城堡上都飘扬着一面旗子，白底上画着一只血手。这群旅人在"康姆透"家里没有找到"康姆透"，因为他带领着从四邻招募来的贵族组成的守备队开往玛尔堡去了。这消息是玛茨科从一个瞎眼的老十字军骑士那里打听到的，这人以前是勃洛特涅茨的"康姆透"，后来归附了这个地方和这个城堡。他是他家里硕果仅存的一个人。当地的牧师读了里赫顿斯坦写给"康姆透"的信之后，就把玛茨科当作他的客人款待；他很熟悉波兰话，因而就同他畅谈起来。在他们的谈话过程中，玛茨科得知"康姆透"已经在六个礼拜以前到玛尔堡去了，那边认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骑士，特地召他去商议战争大计。到了那里，他也容易知道首都的情形。玛茨科向他问起那个年轻波兰骑士时，老十字军骑士说他听到过这么一个人，那青年一开始就得到了赞美，因为尽管他外表年轻，却已经是一个束腰带的骑士了。后来，他在一次比武中获得成功：大团长按照惯例，在动身去指挥战争之前，下令为外国骑士举行了一次比武，是这青年骑士获得了优胜。他甚至记起那个刚毅、高尚而又暴虐的大团长的兄弟，乌尔里

① 作者注：绞架的遗迹一直保存到一八一八年。

西·封·荣京根，非常喜欢这位年轻的骑士，给予他特别的庇护，发给他"保护证书"，此后，这年轻骑士显然动身向东方去了。玛茨科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因为他毫不怀疑地认为这年轻骑士就是兹皮希科。现在，用不着到玛尔堡去了，因为，虽然大团长和留在玛尔堡的骑士团的其他官员和骑士们可能提供更确切的消息，但他们反正说不出兹皮希科究竟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玛茨科本人完全知道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兹皮希科：不难推想，他这时候准是在息特诺附近一带；要不就是他在那里找不着达奴莎，因而赶到遥远的东方城堡和省会所在地去找她了。

为了抓紧时间，他们也立即向东方和息特诺前进。一路畅行无阻，城市和乡村都有公路相通；十字军骑士，或者不如说是城市的商人们，都把公路保养得很好，这些公路象勤俭而奋发有为的卡齐密斯国王治下的波兰道路一样平坦。天气非常好，夜空清彻，白天晴朗，中午时分吹来一阵干燥和暖的煦风，清新的空气沁透了心胸。麦田里一片翠绿，草原上百花盛开，松林散发出一股松香气息。他们打里兹巴克经过杰尔陀瓦，到涅兹鲍士，一路上连一丝儿云彩都没有看到。只是到了涅兹鲍士，夜里却遇到春季第一场暴风雨，幸而雨下得不久，一到早晨，雨过天青，地平线上给金黄的玫瑰色映得一片灿烂，极目望去，地面有如铺了一张镶嵌了宝石的毯子。仿佛整个大地因为生活丰裕而欢欣雀跃，向着天空报以微笑。

他们就在这样一个愉快的早晨，从涅兹鲍士奔向息特诺。这儿离开玛佐夫舍边境不远了。要踅回斯比荷夫去也很容易。玛茨科一时间真想回到那边去，可是，全盘考虑过以后，却更

想赶紧奔向十字軍騎士的可怕巢穴，他非常担心兹皮希科会在那巢穴里遭难。于是，他雇了一个向导，吩咐他把他們直接領到息特諾去；其实用不着向导，因为从涅兹鮑士起，道路笔直，还有白色的路牌。

向导走在前头，相隔几十步路。瑪茨科和雅金卡騎馬跟在后面；再后面便是捷克人和安奴尔卡，最后面是武装仆从簇拥着的馬車。这眞是个优美的早晨。玫瑰色的紅霞还沒有从地平綫上消失，可是太阳已經升了起来，把草和树叶上的露珠变成了乳白色的玻璃。

“到息特諾去你不怕么？”瑪茨科問。

“我不怕，”雅金卡回答，“天主保佑我，因为我是一个孤儿。”

“那边根本沒有什么信义。最坏的狗东西是邓維尔特，尤仑德把他同戈德菲列德一起打死了……捷克人这么告訴我的。次于邓維尔特的是罗特吉爱，他也死在兹皮希科的斧头下面，但那老头是个残暴的家伙，早已把灵魂出卖給魔鬼了……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仁慈。可是，我认为，如果达奴斯卡死了，那准是这家伙亲手干掉的。他們还說她出了什么事。不过，公爵夫人在普洛茨克說她逃过了大难。我們到息特諾正是同他去打交道……好在我們有里赫頓斯坦写的一封信，看来，他們这些狗东西怕他比怕大团长本人还厉害……他們說他有很大的威权，为人特别严峻，报复心也很重，絲毫都冒犯他不得……沒有这张通行証，我就不能这么太太平平到息特諾去……”

“他叫什么名字？”

“齐格菲里特·德·劳夫。”

“愿天主保佑我們对付得了他。”

“天主保佑!”

瑪茨科笑了一下，然后說道：

“公爵夫人在普洛茨克也告訴过我：‘您老是抱怨，老是抱怨，就象羊抱怨狼一样，不过现在的情况是，有三只狼死了，因为无辜的羊把它們扼死了。’她說的是实話；确实如此。”

“那末达奴斯卡和她的父亲呢?”

“我也把这話跟公爵夫人說过了。但我心里实在高兴，因为要欺侮我們是不行的。我們早知道怎样拿住斧头柄，也知道用它来战斗。至于达奴斯卡和尤仑德，眞的，我想，捷克人也这么想，他們都已不在人間了，不过实际情形怎样，可誰也說不出。我很为尤仑德难过，活着的时候他为他的女儿受了那么多痛苦，如果死了，他一定不会瞑目。”

“只要旁人当我的面一提到这种事情，”雅金卡回答，“我总要想到爸爸，他也不在人間了。”

于是她向天空抬起含着泪水的眼睛，瑪茨科点点头說：

“他同天主一起在永恒的极乐世界安息了。在我們整个王国中，沒有一个比他更好的人……”

“哦，沒有一个比得上他的人，一个也沒有!”雅金卡叹息道。

他們的談話被向导打断了，这向导突然勒住了他的种馬，轉过身来，向着瑪茨科馳騁过来，并且用一种奇怪的、害怕的声音喊道：

“哦，天呀！您瞧，騎士爵爷；从山崗上向我們走过来的那

个人是誰啊?"

"誰? 在什么地方?"瑪茨科喊道。

"您瞧! 仿佛是个巨人似的。……"

瑪茨科和雅金卡勒住了馬,向着向导所指的方向望去,他們确实看见了,半山腰里有一个比常人高大的形体。

"說眞的,倒是象个巨人。"瑪茨科喃喃地說。

他眉头一蹙,突然吐了一口唾沫,說道:

"让邪魔应在那条狗身上。"

"您为什么念起咒来?"雅金卡問。

"因为我記得,有一次,也是在这样美好的早晨,我和茲皮希科从蒂涅茨到克拉科夫去,路上也看见了这样一个巨人。当时他們說这是华尔杰尔茲·弗达里。啐! 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是塔契夫的爵爷。而且,一点好結局都沒有。让邪魔应在这条狗身上吧。"

"这个人可不是一个騎士,因为他并沒有騎着馬,"雅金卡說,一面张大眼睛望着。"我甚至还看出他沒有带武器,只是左手拿着一根棒……"

"他还在边摸边走呢,仿佛在黑夜里行走一样。"

"而且簡直看不出有什么移动;他一定是个瞎子?"

"千眞万确,他是个瞎子——瞎子!"

他們策馬前进,不一会,就来到了这个老人面前,他正在用棍子探着路,慢慢走下山。确实是个身体碩大的老人,而且当他們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們也觉得他是一个巨人。他們看得淸淸楚楚,他完全瞎了。他沒有眼睛,只有两个血紅的眼窩。他的右手沒有了;只縛着一捆破布。他的头发雪白,披散

在肩上，胡子一直垂到腰带上。

“他沒有吃的，也沒有同伴，連一条狗都沒有，自己摸着走，”雅金卡喊道。“天呀，我們不能不帮助他一下。我不知道他是否懂得我的話，让我試着用波兰話同他說說看。”

于是她跳下了馬，走到乞丐跟前，一边在她那吊在腰带上的皮包中找錢。

乞丐一听到嘈杂的人声和馬蹄声，就象一般瞎子那样把棒向前一伸，抬起头来。

“贊美耶穌基督，”姑娘說。“老公公，您懂不懂天主教的规矩？”

可是，老人一听到她那好听的、年輕的声音，就渾身发抖；脸上浮起一陣奇怪的紅暈，仿佛是出于柔情似的；他的眉毛盖住了空空的眼窩，突然扔掉了棒，跪在雅金卡面前，伸开了两臂。

“起来！我一定帮助您。您怎么啦？”雅金卡惊异地問。

但是老人沒有回答，只是两滴眼泪从脸上滾下来，呻吟道：

“啊！——啊！——啊！……”

“为了天主的爱——您不会說說話么？”

“啊！——啊！——啊！……”

他举起左手，先划了个十字，然后，用左手指着他的嘴。

雅金卡不懂这意思，她望着瑪茨科，瑪茨科說：

“他好象是表示他的舌头給人家割掉了。”

“他們把您的舌头割掉了么？”姑娘問道。

“啊！啊！啊！啊！”老人喊了好几声，不住点着头。

接着，他用手指指着两只眼睛；又用左手向残废的右臂一划，表示右手让人家斫掉了。

现在雅金卡和瑪茨科两个人都明白他的意思了。

“誰把您弄成这样的？”雅金卡問道。

老人又在空中一再划着十字。

“十字軍騎士团，”瑪茨科喊道。

老人好象表示肯定似的，又把头搭拉在胸口上。

静默了一会儿。瑪茨科和雅金卡彼此吃惊地相互望了一下，因为现在摆在他們面前的就是活的証据，表明了十字軍騎士的残酷，可是谁也没有办法去懲罰那些自称为“十字軍騎士”的騎士。

“正义在哪里！”瑪茨科最后說。“他們这样狠心地懲罰了他，天主才知道是否应該如此。我要是知道他是哪里人，我一定領他回去，因为他大概是这邻近一带的人。他懂得我們的話，这里一般人都同瑪佐夫舍人一样。”

“您懂得我們說的話么？”雅金卡問。

老人肯定地点了点头。

“您是这一带的人么？”

不！老人搖搖头。

“那末，也許您是从瑪佐夫舍来的吧？”

是的！他点点头。

“是雅奴希公爵的属下么？”

是的！

“可是，您到十字軍騎士里头干什么呢？”

老人不能回答了，但是，脸上露出一种非常痛苦的神态，

弄得雅金卡由于同情他而心房剧烈地跳动起来。即使不易动情的瑪茨科也說道：

“我相信准是那些条頓狗崽子害苦了他。也許他是无辜的。”

雅金卡摸了些零錢放在这老人手中。

“听着，”她說，“我們不会抛弃您的。同我們一起到瑪佐夫舍去吧，我們要在每个村子里打听您是不是那个村子的人。也許我們会找得到。起来吧，我們又不是圣徒。”

可是，老人却沒站起来，不，他甚至把头俯得更低，拚命抱住她的一双脚，好象要求她保护和向她表示感激似的。然而，他脸上还是教人看出一种惊奇的甚至是失望的神情。也許他从她的声音中听出了他是跪在一位年輕女子面前；可是他的手却无意中摸到了騎士和扈从們慣常穿的牛皮长統靴。

她說道：

“准定这样；我們的馬車立刻就可以来到，您就可以休息休息，吃些东西。不过现在我們不是馬上带您到瑪佐夫舍去，我們得先到息特諾去。”

老人一听到这話，頓时一跃而起，满脸显出惊恐。他张开双臂，仿佛要拦住他們的去路；喉嚨里直发出奇怪的、絕望的咕咕声，叫人听来既恐怖又难受。

“您怎么啦？”雅金卡非常吃惊地喊道。

这时候，捷克人已經同安奴尔卡赶到了，他向这老人目不轉睛地注視了一陣之后，脸容一变，突然轉向瑪茨科，声音奇特地說：

“看在天主份上，請允許我，爵爷，同他說几句話，因为您

不知道他是誰。”

說完以后，他来不及等待許可，就向这老人冲了过去，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問他道：

“您是从息特諾来的么？”

这老人好象被他的說話声音吓了一跳，先强自鎮定下来，肯定地点了点头。

“您不是到那里去找您的女儿么？……”

唯一的回答是一声沉重的呻吟。

哈拉伐的脸蒼白了，他紧瞪着这老人的脸庞望了一会儿，然后，他緩慢而又从容地說道：

“那末您就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罗。”

“尤仑德！”瑪茨科叫道。

可是，尤仑德就在这时激动得昏过去了。漫长的苦刑，挨饥受餓，路途困頓，完全把他搞垮了。他离开地牢已經有十天了，一路全靠一根棒摸索着走过来，摸錯了再摸，饥餓，疲乏，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走，又无法問路；白天里向着溫暖的阳光走，夜里就在路边的沟里过夜。有时，他經过一个村庄，或者小村落，或者偶然在路上遇到了什么人，他只能用他的一只手和叫贼声来乞討，可是难得碰上一个人肯同情他，帮助他，因为人們按例都把他当作一个受法律和正义所懲罰的罪犯。两天来，他就靠树皮和树叶度日；他簡直已經放弃了到达瑪佐夫舍的一切希望，不料，突然間遇到他本国人这些同情的声音和善良的心意；其中有一个还使他想起自己的女儿的动听的声音来；到最后人家提起他自己的名字，他就大为激动了，再也不能自持了；他的心碎了。許多念头都在他脑子里翻騰；要不

是这捷克人强壮的双臂扶住了他，他一定会仆倒在路上的尘埃里。

瑪茨科連忙下了馬，和捷克人一起扶住了他，把他抬上馬車，放在柔軟的干草堆上。雅金卡和安奴尔卡看护着他。雅金卡看到他自已不能把酒杯凑到嘴上，就为他拿杯子。喝过酒后，尤仑德立刻就睡着了，睡到第三天才醒过来。

这时候他們坐下来商議了。

“閑話少說，”雅金卡說，“我們现在不要到息特諾去，而是要到斯比荷夫去了，我們要尽一切办法把尤仑德安全地送到他自己人身边。”

“瞧，你下了命令，可是怎么能办得到，”瑪茨科回答。“不錯，我們必須把他送到斯比荷夫去，可是，我們不必大家都陪他去，一辆馬車尽够送到那里了。”

“我不是下命令，我只是这么想，因为到了那里，我們也許可以向他探听出許多关于兹皮希科和达奴莎的消息来。”

“可你怎么能从一个沒有舌头的人那里探听到消息呢？”

“尽管他沒有舌头，消息还是可以从他身上得到的。您沒有看到即使他不說話，我們也已經从他那里得到了所有的必要消息了么？等我們习惯了他的手势以后，那我們就容易得多了！比如說，不妨問他兹皮希科是否已經从瑪尔堡回到了息特諾。那么您就可以看到他或者是点头肯定，或者是搖头。”

“这倒是眞的，”捷克人喊道。

“这我也不反对，”瑪茨科說。“我也想到过这点，不过，我一向是慣于先想后談。”

他吩咐这一行人回到瑪佐夫舍边界去。一路上，雅金卡

时时到尤仑德睡着的那辆马车上去看看，唯恐他会死去。

“我认不出他来了，”玛茨科说，“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他本来象一头野牛那样强壮！玛朱尔人都说，能够同查维夏较量的人只有他一个，可现在他只剩下一副骨头了。”

“五花八门的事我们也听得多了，”捷克人说，“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天主教徒用这种行动来对付一个束腰带的骑士，而这个骑士的保护神也是圣杰西，我看谁都不会相信的。”

“愿天主许可，让兹皮希科好歹总要替他报一报仇。看看吧，这些十字军骑士和我们是多么不同。不错，那四个条顿狗东西已经死了三个，但他们是在战斗中死的，没有一个是在俘虏后被割掉舌头或是挖掉眼睛的。”

“天主将惩罚他们，”雅金卡说。

玛茨科转向捷克人说：

“你怎么认出他来的？”

“虽然我和他分别的时间比您短，我也不是一下子就认出他来的，但是我愈看就愈觉得熟悉……要知道我上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没有胡子，也没有白发；那时候，他还是一个非常身强力壮的爵爷。我怎么能从这样的一个老人身上认出他来呢？后来小姐说起我们要到息特诺去，他听了就哼叫起来，我这才顿时明白了。”

玛茨科正在思量着，忽然说道：

“到了斯比荷夫，就必须把他送到公爵那里去，公爵知道了十字军骑士残害这样的大人物，不会白白饶过他们的。”

“他们会为自己辩护。他们用奸计拐走了他的孩子，还要为自己辩白哩。他们会说，这位斯比荷夫的爵爷是在战斗中

失去舌头、眼睛和手的。”

“你說得对，”瑪茨科說。“他們从前还劫走过公爵本人。目前他不能同他們战斗，因为他敌不过他們；也許我們国王会帮助他。人們老是在談論大战，但目前連一场小仗都沒有打起来。”

“但是同威托特公爵在打仗啊。”

“感謝天主，至少他认为他們都是无足輕重的。嗨！威托特公爵才是个公爵！他的机智沒有人比得上。他比全部十字軍騎士加在一起还要来得机智。那些狗东西曾經把他逼到了絕境，剑架在他头上，眼看就要完蛋，但是，他象一条蛇似的，从他們手中溜掉了，并且咬了他們……当他打你的时候，你得当心，但当他和你友善的时候，你就更要特别小心。”

“他对待每个人都这样么？”

“他只是对待十字軍騎士才这样，对别人却是一个又和善又慷慨的公爵。”

瑪茨科听了这話就沉思起来，仿佛在努力回想威托特公爵似的。

“他同这里的这位公爵就完全两样了，”他突然說。“兹皮希科早該投奔到他那里去，因为在他的指揮之下，通过他的作用，打起十字軍騎士来可以获得巨大成就。”

他接着說道：

“說不定我們两人都会投到他那里去的。那时候，也許，我們就能够痛痛快快地向这些狗东西报仇啦。”

然后，他們又讲到尤仑德，讲到他的不幸和十字軍騎士对他的駭人听聞的摧残。十字軍騎士先是平白无故地杀害了他

的爱妻，后来，又以怨报怨，劫走了他的女儿，接下来又这样残酷地弄得他断肢残臂，連韃靼人都想不出更残暴的苦刑。瑪茨科和捷克人都咬牙切齿地想，即使他們释放他，也是居心恶毒，为的是趁机在他身上施以更大的酷刑，使这个老騎士的心愿无从实现：尤仑德极可能扬言过，一旦获得释放，非得采取适当步驟要求审問，弄明白整个事件的眞相，然后要十字軍騎士加倍賠偿不可。

在到斯比荷夫去的路上，他們就这样談着和想着来消磨时間。晴朗无云的白天过后，又是星光灿烂的、宁静的夜晚；因此他們也不打尖宿夜，只是停下来喂了三次馬。經过边界的时候，天还很黑；第二天早晨，雇来的向导才引导他們进入了斯比荷夫境內。

托里瑪显然把那里的一切都管理得絲毫不苟，因为他們一进入斯比荷夫的森林，就有两个武装人員迎着他們走过来了。这两个人看到来人并不是兵士，只是一队普通人，不但沒有查問就放他們过去了，而且走在前面給他們引路。不熟悉壕沟和沼泽的人是无法通过这条路的。

他們来到了城堡，托里瑪和卡列勃神甫便出来接待客人。爵爷已經到了，而且是由虔誠的人送回来的，这一个消息象閃电似的馬上在守軍之間传开了。但他們一看見他受到十字軍騎士这么残忍的毒手，不禁大为憤怒，暴跳如雷；这时候，要是还有十字軍騎士囚禁在斯比荷夫的牢獄中的話，誰都沒有力量可以使他們免于慘死。

扈从們想立即上馬到边界去俘虏几个日耳曼人来，斫下他們的脑袋，扔在主人脚下。但瑪茨科制止住了他們，因为他

知道日耳曼人都住在城市和城堡里，而边界上的一些乡村同胞不过是被迫生活在外国侵略力量的压迫下而已。尤仑德早已給放在一张熊皮上，抬到他自己的房間里，安置在床上了。无論是这一片嘈杂的鬧嚷声，或是井架上吱吱嘎嘎的打水声，都不能把他吵醒。卡列勃神甫是尤仑德的知心朋友；他們彼此象亲兄弟一样相爱；这时候，他正待在尤仑德身边，祈求救世主让不幸的尤仑德恢复眼睛、舌头和手。

疲乏的旅人們也都上床去了。瑪茨科在中午时分醒来，就吩咐人去把托里瑪找来。

他从捷克人那里知道，尤仑德在动身以前吩咐过他所有的仆人要服从他們的少主人兹皮希科，并且嘱咐过神甫把斯比荷夫遺贈給他。因此，瑪茨科就用一种命令的口吻对这老头儿說：

“我是你們少主人的叔父，在他沒有回来的时候，这里就由我管。”

托里瑪垂下了他的白发蒼蒼的头，施了一礼。他的头有点象狼，把手捂住耳朵問道：

“那末，您，閣下，就是波格丹涅茨的那位高貴騎士么？”

“是的！”瑪茨科回答。“你怎么知道？”

“因为少主人兹皮希科在这里盼您来，他还問起过您。”

瑪茨科听了这話，就跳起身来，忘了自己的尊严，喊道：

“什么，兹皮希科在斯比荷夫？”

“是的，他到过这里，仁慈的爵爷；他是两天前才走的。”

“为了天主的爱！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他从瑪尔堡来，路过息特諾。他沒有說他到哪里去。”

“他沒有說么，嚶？”

“也許他告訴过卡列勃神甫。”

“嗨！伟大的天主，那末我們在路上錯过了，”他說，一面双手拍着大腿。

但托里瑪又用手捂住另一只耳朵問道：

“您說什么，爵爷？”

“卡列勃神甫在哪里？”

“他在老爵爷床边。”

“請神甫到这里来，且慢……还是我自己去看他吧。”

“我去請他，”托里瑪說着就走。但他还沒有把神甫带来，雅金卡进来了。

“来来来！”瑪茨科說。“你知道这消息么？兹皮希科两天前还在这里呢。”

她刹那間变了脸色，几乎站不住脚了。

“他来过，走了么？”她問道，心跳得很快。“到哪里去了？”

“才走两天，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也許神甫知道。”

“我們必須去追他，”她毅然地說。

一会儿，卡列勃神甫进来了。他以为瑪茨科要打听尤仑德的情况，所以不等問就說：

“他还睡着呢。”

“我听說兹皮希科到过这里？”瑪茨科高声說道。

“他来过，但他在两天前走了。”

“到哪里去？”

“他自己也不知道……去寻找……他到时母德边界上去

了，那里现在有战爭。”

“为了天主的爱，神甫，把您所知道的有关他的情况，告訴我們吧！”

“我只知道他亲自告訴我的一些事。他到过瑪尔堡。在那里取得了大团长的兄弟的保护。大团长的兄弟是十字軍騎士中首屈一指的騎士。按照他的命令，玆皮希科可以到所有的城堡里寻找。”

“去找尤仑德和达奴斯卡么？”

“是的；但他不是去找尤仑德，因为别人告訴他說，尤仑德已經死了。”

“請您給我們从头說一說吧。”

“馬上就說，但让我先喘口气，定定心，因为我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这怎么說？”

“是从那个騎馬也不能到达、只有通过祷告才能到达的世界来的……我刚刚跪在主耶穌的脚下，祈求他怜憫尤仑德。”

“您这是祈求奇迹。您有这种力量么？”瑪茨科非常好奇地問。

“我什么力量也沒有，但救世主有这种力量，只要他愿意他就能使尤仑德恢复眼睛、舌头和手……”

“只要他愿意这么做，当然就能办到，”瑪茨科回答。“但是您恳求的是件办不到的事。”

卡列勃神甫沒有回答，可能因为他沒有听见；他的眼睛依旧閉着，仿佛失了神似的，其实是在默念祷告文。

然后，他用双手遮住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才抖擻了

一下身子，擦擦眼睛，说道：

“现在，请您问吧。”

“兹皮希科是怎样博得沙姆平斯克的执政官的好感的？”

“他已经不是沙姆平斯克的执政官了。……”

“那没有关系……您懂得我问的意思；把您所知道的都讲给我听吧。”

“他在比武场上取得了乌尔里西的好感。那时候玛尔堡有许多骑士来作客，大团长下令举行公开比武。乌尔里西喜欢到比武场上战斗，他也同兹皮希科交了手。乌尔里西的马鞍带断了，兹皮希科本来可以很容易地趁机把他从马上打下来，可是，兹皮希科却放下矛来，还扶了他一下。”

“嗨！你看看！他真是好样的！”玛茨科喊道，一面转向雅金卡。“所以乌尔里西才这样喜欢他么？”

“所以他才这样喜欢兹皮希科。他就此不肯用锐利的武器、也不肯用钝头的矛同兹皮希科比武，并且喜爱上他了。兹皮希科把他的苦楚讲给他听，乌尔里西由于要保持骑士的荣誉，听了大为震怒。他领兹皮希科去见他的哥哥大团长，去提出控诉。愿天主为这件事迹赐他好报，因为十字军骑士里面主持正义的人实在不多。兹皮希科也告诉我说，由于德·劳许的地位和财富在那边很受尊敬，也给他帮了许多忙，并且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为兹皮希科作了证。”

“作证的结果如何？”

“结果是大团长下了一道极严厉的命令给息特诺的‘康姆透’，要他立刻把囚禁在息特诺的所有俘虏和犯人，包括尤仑德在内，都送到玛尔堡来。提起尤仑德，这‘康姆透’回信说，

他已经受伤身死，埋在教堂的院子里。他把其余的犯人都送了来，连一个挤牛奶的姑娘也送了去，可是，我们的达奴莎却不在里头。”

“我听得那个骑士侍从哈拉伐说，”玛茨科说，“被兹皮希科打死的那个罗特吉爱在雅奴希公爵的朝廷上也提到过一个什么挤奶姑娘。他说是他们搭救了一个姑娘，把她当作尤仑德的女儿。公爵夫人问道：‘既然他们认得并且看见过真正的达奴莎，怎么会把一个傻姑娘错当作达奴莎呢？’他就答道，‘您说得对，但我们认为是魔鬼把她变了形。’”

“‘康姆透’写信给大团长也这样说，说这姑娘是他们从强盗手里救出来的，不是抓来的俘虏，不过是由他们照看着，说那些强盗发誓说她是尤仑德的女儿，是魔鬼把她变了形。”

“大团长相信这话么？”

“他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但是乌尔里西很冒火，竭力怂恿他的哥哥派一个骑士团的高级官员同兹皮希科一起到息特诺去看看，这事情照办了。他们到了息特诺，没有找到老‘康姆透’，因为他已经动身到东方要塞去抵抗威托特，去参加战争了；只找到‘康姆透’的一个下手，这长官就命令他打开所有的监狱和地牢。他们找了又找，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们甚至拘押了几个人进行讯问。其中有一个人告诉兹皮希科说，从神甫那里能得到很多消息，因为神甫懂得那个哑巴刽子手的手势。但这老‘康姆透’已经把那个刽子手随身带走了，神甫又到哥尼斯堡去参加一个宗教集会去了……神甫们常常聚会，向教皇控诉十字军骑士团，因为贫穷的神甫们也都受到他们的压迫……”

“我奇怪的是，他們怎么竟然沒有找到尤仑德，”瑪茨科說。

“显然是那个老‘康姆透’先把他放走了。这比斫掉他的头更加恶毒。他們想使他在去世以前承受他作为一个騎士所难以忍受的、无以复加的痛苦。—— 又瞎又哑，而且沒有右手。——天啊！……让他旣找不到家，也摸不着路，連一片面包也討不到……他們以为他会餓死在籬笆下面，或者淹死在沟里……他們留給他什么呢？什么也沒有，只有回忆，回忆他受过的种种苦难。这就等于刑上加刑……他也許会坐在教堂附近什么地方，或者坐在路旁，兹皮希科經过的时候却认不出他来。也許他甚至听见了兹皮希科的声音，只是无法招呼他……嗨！……我眞禁不住要哭了！……总算天主創造出了一个奇迹，使您遇着了他，所以我以为天主还会作出更多的奇迹，虽然这个祈禱是出之于我这有罪的双唇。”

“兹皮希科还說了些什么？他打算到哪里去？”瑪茨科問。

“他說：‘我知道达奴莎原来在息特諾，但他們也許后来把她带走了，或者把她餓死了。这是德·劳夫老头干的，我向天主发誓，我不把他弄到手决不罢休。’”

“兹皮希科这么說了么？那末他一定是到东方去了，但现在那里有战爭。”

“他知道有战爭，所以他才到威托特公爵那里去了。他也說过，他跟着威托特公爵准能比跟着国王更快地打击十字軍騎士。”

“啊，他这就去投奔威托特公爵了！”瑪茨科喊道。

他轉向雅金卡說：

“我不是这样告訴过你么？千眞万确，我早說过：‘我們也都得去投奔威托特。’……”

“兹皮希科希望，”卡列勃神甫說，“威托特公爵会打进普魯士，拿下一些城堡。”

“只要給他时間，他是一定会去的，”瑪茨科回答。“贊美天主，我們至少知道可以上什么地方去找兹皮希科了。”

“我們必須立刻赶去，”雅金卡說。

“住口！”瑪茨科說。“做侍从的是不应該硬給人家出主意的。”

他瞪着她，仿佛提醒她說，她是个侍从；她想起了自己的身份，就不出声了。

瑪茨科想了一会儿，說道：

“现在我們准找得着兹皮希科了，因为他不是无目的地游蕩；他一定在威托特公爵那边。但最好弄弄清楚，他除了发誓要弄到十字軍騎士的脑袋之外，是否还要在这世界上寻找别的什么呢。”

“那怎么說得定呢？”卡列勃神甫問道。

“如果我們知道息特諾的神甫已經开完宗教会議回来了，我倒想去看看他。”瑪茨科說。“我有里赫頓斯坦致息特諾官方的信，可以毫不担心地到息特諾去。”

“那幷不是什么宗教会議，而是一次宗教聚会，”卡列勃神甫回答，“神甫应該早就回来了。”

“很好。一切的事都由我来承担。我只要带上哈拉伐和两个仆人，几匹好馬，就走。”

“然后我們去找兹皮希科么？”雅金卡間。

"然后去找兹皮希科,"瑪茨科回答。"但你必須在这里等我回来。我想，我在那里頂多也不过耽擱三四天。我已經习惯于蚊子和劳頓了。因此,我要請您，卡列勃神甫，給我一封致息特諾神甫的信。如果我拿出您的信来，他将毫不犹豫地相信我,因为教士跟教士总是非常信任的。"

"人們都說那个神甫很好,"卡列勃神甫說,"如果有人知道这件事的真相的話,那就是他了。"

卡列勃神甫当晚备了一封信。早晨日出以前，老瑪茨科就离开斯比荷夫了。

第十二章

尤仑德睡了一大觉之后,在卡列勃神甫面前醒过来了;在睡梦中他忘掉了自己的遭遇,也不知道现在身在何处;他摸摸自己的床和床旁边的墙。卡列勃神甫抱着他痛哭起来，一面怜爱地吻着他,喊道：

"是我！你在斯比荷夫了！尤仑德兄弟！……天主考驗了你……可你现在来到自己人中間了……好人把你送到了这里。兄弟,亲爱的兄弟,尤仑德。"

于是,他一再抱住他,吻他的前額和空洼的眼窝;但是,尤仑德起初有些糊里糊涂。最后,他把左手在头上、前額上揮来揮去,好象想从他心里驅散睡魔和昏迷。

"你听见我的話,懂得我的話么?"卡列勃神甫問。

尤仑德点点头。于是他伸手去拿墻上那个銀质的耶穌受

雕象，这是他从一个强大的日耳曼騎士的脖子上夺取过来的，他把它紧紧地压在嘴上和心口，然后把它給了卡列勃神甫。

“我懂你的意思，兄弟！”神甫說。“天主与你同在。他能够把你失掉的一切都交还給你，正如你被俘虏以后，他把你救出来一样。”

尤仑德用手指着天上，表示一切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偿还。于是，他那双空洼的眼窝潰满了泪水，一种难以描述的痛苦呈现在他受尽苦楚的脸上。卡列勃神甫从他那副痛苦的脸容上认定达奴斯卡已經死了，因此他跪在床边，說道：

“哦，主啊！賜她永恒的安息吧，賜她永久的至福。阿門。”

但是，尤仑德听了这話却坐直了身子，搖着头，揮着手，仿佛用力阻止卡列勃神甫别这么說似的，神甫却不懂他的意思。这时候，老托里瑪进来了，跟在他后面的是城堡的守軍，斯比荷夫的一些老农、守林人、漁夫等等，因为尤仑德回来的消息已經很快地传遍了斯比荷夫。他們拥抱他的脚，吻他的手，一看到这个衰老而缺手的残废人，大家都伤心痛哭起来，因为他看上去已經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根本不是从前那个无敌的騎士、十字軍騎士的心腹大患了。但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慣常陪他去出征的人，憤慨万分；他們脸色青白，面容坚定。过了一会儿，他們挤在一起，悄悄低語，你拖我拉，让来让去。最后，有一个叫苏哈兹的，他是一名守軍兼乡村鉄匠，走到尤仑德跟前，紧紧抱住了他的脚，說：

“他們把您一送到这里来，仁慈的爵爷，我們就打算立刻到息特諾去，可是，那个送您来的騎士不让我們去。现在您允許我們吧，我們不能听任他們逍遥自在。现在就去懲罰他們，

象从前那样懲罰他們。不能让他們侮辱了我們而平安无事。我們一向都在您指揮下同他們战斗。现在我們要在托里瑪指揮之下进軍，或者沒有他也行。我們一定要攻下息特諾，叫那些狗崽子流血。我們向天主发誓！”

“我們向天主发誓！”好几条嗓子一再地說。

“到息特諾去！”

“我們一定要討还血債！”

立刻，一股熊熊的怒火在这些憤慨的瑪朱尔人心中燃燒起来，他們蹙紧眉头，眼睛閃出怒火。到处都听到咬牙切齿的声音。但是，剎那間，什么声响都消失了，所有的目光都轉向尤仑德。尤仑德双頰发紅，显出他慣常的好战神态来。他站起身，又去摸摸墻上的耶穌受难象。人們以为他在寻找宝剑。他找到了受难象，把它取了下来。他的脸发白了，他轉向人群，抬起他那双空洼的眼窝对着天空，并且把耶穌受难象在面前揮来揮去。

屋子里寂然无声。天逐漸黑下来；栖息在屋檐下和院子里菩提树上的鳥儿的嘰嘰喳喳声，从窗口传了进来。落日的最后的紅光射进房間里来，照在那个高高举起的十字架上和尤仑德的白发上。

鉄匠苏哈兹望着尤仑德，向同伙們看了一眼，又望着尤仑德。最后，他向他們告别，踮着脚尖走出房間。其余的人也都跟了出去。到了院子里，他們停下脚步，又低声談起話来：

“现在怎么办？”

“我們不去。那怎么办呢？”

“他不允許。”

“让天主去报仇吧。显然連他的灵魂也已經起了变化。”

确实是这样。

留下来的只有卡列勃神甫和老托里瑪。雅金卡同安奴尔卡听到了院子里武装人群的声音，就走过来打听是什么事。

雅金卡比安奴尔卡更大胆，更有自信，她走到了尤仑德跟前。

“天主帮助您，尤仑德騎士，”她說。“我們就是把您从普魯士送回来的人。”

他一听到她那年輕的声音，脸上頓时一亮。这声音显然使他恢复了正常的心情，想起了从息特諾到这里一路上所发生的事情，低下头来，好几次把手放在胸口，表示謝意。于是，雅金卡向他讲了他們最初如何遇到他，那个捷克人哈拉伐——兹皮希科的侍从，如何认出他来，最后，他們又如何把他送到了斯比荷夫。她也把她自己的情况告訴了他，說她和她的同伴为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騎士拿剑、头盔和盾。瑪茨科是兹皮希科的叔父，他离开波格丹涅茨去找寻兹皮希科，现在动身到息特諾去了，三四天之內就回到斯比荷夫来。

一提到息特諾，尤仑德虽沒有摔倒下来，也沒有象他第一次在路上那样激动，可他脸上却頓时流露出非常忧虑的神情。但是，雅金卡要他放心，說瑪茨科騎士旣聪明又勇敢，决不会上别人的当。何况他还有里赫頓斯坦出的信，可以到处旅行，万无一失。

这些話大大地使尤仑德安下了心。显然他还想获悉許多其他的事情。但因为他无法探听，心里很痛苦。这聪明的姑娘立刻看出了这点，說道：

“我們同您可以常常談談各方面的事情。那末所有的事都会明白了。”

尤仑德笑了一下，伸出手来，在她头上擱了一会儿，好象是为她祝福。他实在非常感謝她，而且事实上，他被这年輕的鳥鳴似的声音打动了。

他几乎整天作祷告，不作祷告或者沒有睡着的时候总要她待在身边；要是她不在那里，他就很想听她說話，并且想尽办法引起卡列勃神甫和托里瑪的注意，示意要那个討人喜欢的侍从到他身旁来。

她常常来，因为，她那柔和的心恳摯地怜憫这老人。此外，在等待瑪茨科的时間里她也可以借此消遣，她觉得瑪茨科在息特諾耽擱得太久了。

他原定三天之內就回来，现在第四天第五天都已經过去了，而且已經是第六天的晚上了，他还沒有回来。惊惶不安的姑娘正打算請托里瑪派一队人去寻找，突然間，橡树哨上的守卫人員吹起了号声，說明有騎馬的人走近来了。不久，就听见馬匹踏过吊桥上的声音，哈拉伐由一名仆从陪着到了院子里。雅金卡早已走出了房間，在他們到达之前，就在院子里望着，这时候，哈拉伐还沒有下馬，她就向他奔了上去。

“瑪茨科在哪里？”她問道，同时心里別別地跳，感到害怕。

“他到威托特公爵那里去了，他囑咐您留在此地。”

第十三章

当雅金卡认識到瑪茨科口信的意义，要她留在斯比荷夫的时候，她几乎吓呆了。悲伤和憤怒使她好一会儿說不出話来，她张大着两只眼睛，瞪着捷克人，表示他給她带来的消息是多么不受欢迎。因此他說：

“我也想把我們在息特諾所听到的事告訴您。有許多重要的消息。”

“是从兹皮希科那里来的消息么？”

“不，是从息特諾来的消息。您知道……”

“让仆人們去卸馬鞍吧，你跟我来。”

他听从了她的命令，他們便到她房間里去了。

“瑪茨科为什么把我們留在这儿？我們为什么必須留在斯比荷夫，你为什么回到此地来？”她向捷克人一口气問道。

“我回来，”哈拉伐回答，“是因为瑪茨科騎士要我回来。我本来要去打仗，但命令是命令。瑪茨科騎士这样告訴我：‘回去，照顾兹戈萃里崔的小姐，等我的消息。你也許可以护送她到兹戈萃里崔去，因为她单身到那里去不方便。’”

“为了天主的爱，告訴我出了什么事？莫非他們找到了尤仑德的女儿么？莫非瑪茨科到那里去找兹皮希科么？你看见了她么？你同她說过話么？你为什么不带她一起来？她现在在哪里？”

听了这样一連串的問題，捷克人向着姑娘深深施了一禮，

說道：

“如果我沒有立刻回答所有的問題，还請您小姐別介意，因为我不可能这样做，但如果沒有什么其他的妨碍，我就照您所提出的次序一个一个地尽力回答。”

“好吧，他們找到了她么？”

“沒有，但据可靠的消息說，她原来在息特諾，可能被移到东方一个偏僻的城堡去了。”

“我們为什么必須留在斯比荷夫呢？”

“唉！如果找到了她呢？……不錯，您小姐知道……就沒有理由留在此地……”

雅金卡不响了，只是双頰发紅。捷克人继續說：

“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們不可能从这些狗东西的爪子下面把她活的救出来。但一切都操在天主手中。我必須从头告訴您。我們到了息特諾。唔，瑪茨科騎士給‘康姆透’的助手看了里赫頓斯坦的信件。他当着我們的面吻了印信，热情地接待了我們。他一点也不怀疑我們，并且充分信任我們。所以，要是我們手下有一些自己人的話，就会很容易占領那城堡。我們訪問了神甫，也沒遭到什么留难。我們談了两个晚上；我们打听到一些奇怪的事情，这是神甫从劊子手那里得知的。”

“但劊子手是个哑巴。”

“他是哑巴，但神甫同他用手势說話，他完全懂得。那种手势簡直是奇迹，一定是借助天主的神力。那个劊子手斫掉了尤仑德的手，割掉了他的舌头，挖掉了他的眼睛。那劊子手是这样一个人：你叫他对男人施行苦刑，他什么都做得出来，哪

怕要他去拔掉那受难人所有的牙齿也行；但对于姑娘們，他就不肯动手杀害她們，甚至叫他帮助他們对姑娘們施苦刑，他也不肯。他所以这样坚决不干，是因为：他也有一个很鍾爱的独生女儿，而她却被十字軍騎士……”

哈拉伐說到这里住了口；他不知道怎么讲下去。雅金卡看出了这点，就說道：

“劊子手关我什么事？”

“因为这是挨次序讲嘛，”捷克人回答道。“当我們的少主人劈死了罗特吉爱騎士的时候，这老‘康姆透’齐格菲里特簡直发了疯。息特諾的人們說，罗特吉爱是这‘康姆透’的儿子。神甫也証实了这話，据說連一个父亲爱他的亲生儿子都沒有象齐格菲里特爱罗特吉爱那么深；因为他渴望报仇，就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給魔鬼了。这一切都是劊子手亲眼看见的。这‘康姆透’同死了的罗特吉爱說話，象我同您說話一样，而那尸体在棺材里竟一会儿笑，一会儿咬牙切齿，一会儿又高兴得用发黑的舌头舔嘴，因为老‘康姆透’答应把兹皮希科爵爷的头取来給他。但因为他当时弄不到兹皮希科爵爷的头，就下令对尤仑德施苦刑，把尤仑德的舌头和手斫下来放在罗特吉爱的棺材里，罗特吉爱就吞下去了……”

“这听起来多可怕。凭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阿門！”雅金卡說着，就站了起来，扔了一块木柴在火上，因为天色已經黑了。

“是啊！”哈拉伐继續說，“到了最后审判日，又该怎么样呢？因为，那时候，一切属于尤仑德的东西都将归还給他。但那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劊子手当时亲眼见到这一切。給死

尸喂飽了人肉，这老‘康姆透’就去要尤仑德女儿的命了，因为好象是那个死人在向他耳語，說他吃过人肉之后，要喝一些无辜的人的血。但那劊子手，我已經告訴过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却不愿去伤害或杀死一个姑娘，因此他就躲在楼梯上……神甫說，平时这劊子手笨得象只畜生，但在那件事上他却神志十分清醒，并且到了必要的时候，他的机敏也是无与伦比的。他坐在楼梯上等着，后来这‘康姆透’来了，听到了劊子手的呼吸声。他看见有件亮閃閃的东西，吓得向后一縮，以为是魔鬼。劊子手用拳头打在他的脖子上，满以为这一下把他的骨头都完全給敲碎了，但‘康姆透’沒有死，只是昏迷了过去，吓得生了病。等他复原之后，他就不敢再对尤仑德的女儿下这样的毒手了。”

“可是，他們把她带走了。”

“他們把她带走了，也把劊子手同她一起带走了。‘康姆透’不知道保护尤仑德女儿的就是他。他以为这是某种善的或恶的、神奇的力量干出来的。他随身带走了劊子手，不让他留在息特諾，怕他出面作証；虽然他是哑巴，但万一审訊起来，他还是可以用手势通过神甫而把一切都說出来的。不但如此，神甫最后还告訴瑪茨科說，‘老齐格菲里特自己不敢再害尤仑德的女儿了，因为他害怕；如果他吩咐别人去害她，那只要第得里赫活着，她就不会有什么事；他不允許这样做，特别是他已經保护过她一次。’”

“神甫知道他們把她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么？”

“确实的地方他不知道，但他听到他們談起一个叫做拉格涅茨的地方，这个城堡大概是在离立陶宛或者时毋德边界不

远的地方。”

“关于这方面，玛茨科说了些什么？”

“玛茨科爵爷第二天告诉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能够、而且一定可以找到她，但我必须立即去赶兹皮希科，千万别让他为了尤仑德小姐而上了他们的圈套，象他们对付尤仑德那样。’他们只要告诉他，如果他亲自去，他们就把她交给他，那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那末老齐格菲里特就会找他给死了的罗特吉爱报仇，让他受闻所未闻的折磨。”

“不错！不错！”雅金卡吃惊地喊道。“如果他是为此而赶忙动身的话，那他做得对。”

但是，过了一会儿，她转向哈拉伐说道：

“可是，他派你到这里来，却是错了一着。我们这里用不着人保卫。老托里玛也一样能够保卫的。你强壮而勇猛，正可以帮兹皮希科很多忙。”

“不过，万一您得上兹戈萃里崔去，谁来保护您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让他们派人送个信来，最好派你来，那你就可以先来送我们回家。”

捷克人吻了吻她的手，感动地问道：

“那么，您在这里的期间，谁来保护呢？”

“天主会照顾孤儿！我们留在此地。”

“您不会觉得厌烦么？您在这里干些什么呢？”

“我将祈求主耶稣把幸福归还给兹皮希科，并且使你们大家身体健康。”

于是她突然放声大哭了，这个侍从又深深地施了一礼，说道：

"您确实象个天使。"

第 十 四 章

但是雅金卡抹掉了眼泪，带着这侍从一起去见尤仑德，把消息告訴他。尤仑德坐在一間明亮的大房間里，一头馴服的雌狼伏在他脚跟前，他同卡列勃神甫、老托里瑪和安奴尔卡一起坐着。大家手支着头，都在沉思，满面愁容地在傾听一个差役唱詩。这差役也是个吟唱者，他一边弹着琵琶，一边歌唱着尤仑德以前抵挡"可恶的十字軍騎士"的功績。屋里月光滿溢。这是继灼热的白天而来的暖和而安静的夜晚。窗門洞开，可以看见从院子里菩提树上飞来的甲虫在地板上爬。仆人坐在余烬未熄的火炉前面，在热着香料、蜂蜜和热葡萄酒混合成的飲料。

这个吟唱者，或者說差役，是卡列勃神甫的仆人，他正要唱另一只叫做《幸福的遭遇》的歌。他刚刚唱着"尤仑德騎着馬，騎在一匹褐色的馬上，"雅金卡进来了，說道：

"贊美主耶穌！"

"永生永世，"卡列勃神甫回答。尤仑德坐在扶手椅中，两肘擱在扶手上，一听到她的声音，便立刻轉身向她，点点他那乳白色的头，向她招呼。

"兹皮希科的侍从已經从息特諾回来了，"这姑娘說，"他从神甫那里带来了消息。瑪茨科不回来了。他到威托特公爵那里去了。"

“他为什么不回来？”卡列勃神甫問道。

于是，她把她从捷克人那里听到的話全都讲了出来。她讲起齐格菲里特如何为罗特吉爱的死报仇；那个老“康姆透”如何想要杀死达奴莎，让罗特吉爱喝她的无辜的血；以及劊子手如何保护了她。她甚至告訴他們說，瑪茨科觉得很有希望找到达奴莎，在兹皮希科的帮助下救她出来，送她到斯比荷夫来；因此，他已經去找兹皮希科，吩咐她留在此地。

可是，不知道是由于悲伤还是由于忧愁，她說到末了，声音发抖了。她說完之后，房間里都沉默了，只听得蟋蟀的嚁嚁声从院子里的菩提树通过敞开的窗戶传了进来，象一陣大雨。所有的眼睛都向着尤仑德望去，他閉着眼帘，头向后仰，好象完全沒有了生气。

“你听见么？”卡列勃神甫最后問道。

尤仑德还是仰着头，举起左手，指着天。月光直接照到他脸上、白发上、看不见的眼睛上；但是，那张脸上显露出无法表述的痛苦，以及充分寄希望于天主、听从天主安排的神情，使得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他只是用他的灵魂在观看一切，而他的灵魂已經摆脫了肉体的束縛，并且永远摒弃了那种他已經絕緣的尘世生活。

又是一片靜寂，蟋蟀声依旧嚁嚁可聞。

簡直滿怀孝敬之情的雅金卡，突然对这个不幸的老人极度怜惘起来。她一下子冲到他身边，握住了他的手，泪下如雨地吻着它。

“我也是个孤儿啊！”她情感迸发地喊道，“我不是什么侍从，而是兹戈萃里崔的雅金卡。瑪茨科是为了保护我，免得受

坏人的欺侮，才把我带在身边的。现在我要留在您这里，留到天主把达奴莎归还给您才走。”

尤仑德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好象早已知道她是个女孩子了；他只是抱着雅金卡，把她紧紧地搂在胸前，她继续吻着他的手，抽抽搭搭，语不成声地说：

“我要同您待在一起。达奴斯卡一定会回来……那时候，我就回到兹戈萃里崔去。天主保护孤儿！日耳曼人也害死了我的父亲。但是您心爱的女儿还活着，会回来的。最仁慈的天主给我们这个赏赐吧，最神圣、最富有怜悯心的圣母！……”这时候，卡列勃神甫突然跪下去，用一种庄严的声音祈祷起来：

“主怜悯我们！”

“主怜悯我们！”捷克人和托里玛立即齐声附和。于是，大家都跪下了，因为这是连祷，除了在临终的时刻照例做这样的祈祷外，有亲人解脱了死亡的危险时也做这个祈祷。雅金卡跪着；尤仑德也从座位上滑下来，跪下去，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祈祷起来：

“主怜悯我们！”

“主怜悯我们！”

“主啊，在天之父，赐慈悲于我们！”

“天主的儿子，世界的救主，赐慈悲于我们！”

这一片“赐慈悲于我们！”的祈祷声，跟蟋蟀的嚯嚯声混成一片。

原来蹲在尤仑德面前的那头驯服的雌狼突然从它蹲着的熊皮上站了起来，走到敞开的窗户跟前，身子倚着窗台，把它

那张三角形的嘴向着月亮，用一种低沉而哀怨的声音嗥叫了起来。

尽管捷克人有点儿敬慕雅金卡，但他对那个娇媚的安奴尔卡的爱却是与日俱增，不过他的年轻而勇敢的心使他最渴望的还是战争。他遵从玛茨科的命令回到斯比荷夫。他感到一种自慰，认为他至少可以保护这两位姑娘。可是，雅金卡跟他说得一点不错，她说在斯比荷夫决没有人威胁她们，说他的职责是应该去跟随兹皮希科，这时候，捷克人也很愉快地同意了。玛茨科不是他的直接主人。因此他很容易向老骑士为自己表白：他是奉他女主人之命而离开斯比荷夫到兹皮希科那里去的。

不过，雅金卡是故意这样做的，觉得这个大胆而聪明的侍从也许永远对兹皮希科有所帮助，可以在许多危险的场合下搭救他。从前当兹皮希科在公爵的围猎中差一点被野牛撞死时，他已经显示过他的能力；因此他在战争中，当然更有用处，特别是碰到象目前在时母德边界上这样的战争。哈拉伐本来就很想上战场去，因而同雅金卡一起离开尤仑德之后，立刻抱住雅金卡的腿，说道：

“我真想立即向您跪下，求您为我这次出门说句吉利话。”

“怎么？”雅金卡问。“你今天就要走么？”

“明天一早就走，可以让马匹在夜里休息一下，因为这里到时母德的路很远。”

“那就去吧，让你可以很快就赶上玛茨科骑士。”

“要赶上他很难。老爵爷什么劳苦都经得起，而且他已经比我先走了好几天。为了缩短我的路程，我得穿过普鲁士，穿

过人迹未到的森林绕弯子走。玛茨科爵爷有着里赫顿斯坦出的信，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拿出来；可我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因此，我不得不自己去找一条可以通行无阻的路。”

于是，他把手按在剑柄上。雅金卡连忙喊道：

“诸事小心！必须尽快赶路，同时也必须留神别让十字军骑士逮住，把你囚禁起来。到了渺无人烟的森林里更要小心，因为尚未皈依天主教的当地人民所供奉的各式各样的神祇，有的是呢。我记得玛茨科骑士和兹皮希科在兹戈萃里崔的时候就说到过这种事情。”

“我也记得他们谈到过那些神祇的情形，但我不怕它们；它们都是不足道的，算什么神；它们什么力量都没有。我对付得了它们，也对付得了日耳曼人。不过我遇到日耳曼人，必定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

“你总无法去杀神祇呀，你在日耳曼人那里听到过他们说些什么？”

这谨慎小心的捷克人眉尖一皱，想了一想，说道：

“战争可以说爆发了，也可以说没有爆发。我们尽力打听一切消息，尤其是玛茨科爵爷，他为人老练，善于用计胜过每个日耳曼人。他问东问西，假装客气，说话从来没有半点儿破绽，而且他所说的都能击中要害，象渔翁钓鱼一样，探听出他所要探听的消息来。如果您小姐肯耐心听下去，我就告诉您：几年前，威托特公爵计划远征鞑靼人，想同日耳曼人保持和平；因此把时母德省割让给他们。于是他们之间有了伟大的友谊与和平。他许可日耳曼人建造城堡，他自己还帮助过他们。他们，包括大团长在内，在一个岛上会见了，在那里吃

呀，喝呀，彼此显得极其友好，甚至还允許日耳曼人到那些渺无人烟的森林中去狩猎。当时母德的穷人起来反抗十字軍騎士团的統治的时候，威托特公爵还派他自己的兵士去帮助日耳曼人。整个立陶宛人都在嘀咕，說公爵在反对自己的同胞。这一切都是息特諾‘康姆透’的那个助手讲給我們听的；他贊扬十字軍騎士团，因为他們派了教士到时母德去，使人民皈依天主教，并且在饥荒的时候送粮食去。这一类的事情确实有过，因为这是那个比別人更畏惧天主的大团长下的命令。然而，他們却把时母德人的孩子們搜集起来，送到普魯士，还当着人家丈夫和兄弟的面强奸妇女；誰敢反对，誰就給吊死。小姐，因此就发生了战爭。”

“那么威托特公爵呢？”

“公爵对时母德人受十字軍騎士团迫害的事，一直不聞不問，他还交結十字軍騎士。不久以前，他的妻子，也即公爵夫人，还到普魯士去訪問过瑪尔堡。他們用最体面的仪式接待了她，簡直把她当做了波兰王后。这还是新近的事哩！他們給了她不可胜数的礼物，安排了无数次的比武、宴会；她到哪里，便在那里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会。人們都以为十字軍騎士和威托特公爵之間会建立永久的友好关系呢。哪知，他突然变了卦……”

“这証实了我不止一次听到先父和瑪茨科說的那句話，他們說，公爵的心思变幻无常。”

“他对正直的人倒不是变幻无常的，只是对十字軍騎士才如此，因为十字軍騎士本身沒有信义，任何事情都不可靠。不久前他們要求他把逃亡的人引渡給他們。他的答复是，只能把

那些声名敗坏的人引渡給他們，却不能引渡自由人，因为自由人都有选擇居住的自由。眼前他們正在鬧别扭，不住地相互写信指責。现在在日耳曼的时母德人听到了这消息，就紛紛脫离卫戍部队，鼓动小城堡里的人民，现在他們甚至袭击了普魯士本土，威托特公爵不但不再去阻止他們，而且嘲笑日耳曼人的困难，暗地里帮助时母德人。”

“我懂了，”雅金卡說。“不过，如果他是暗地里帮助他們，那就还沒有公开宣战。”

“同时母德人已經公开打起来了，事实上，也就是对威托特公爵宣战。日耳曼人正在从全国各地涌到边界上来守卫要塞，一边还在籌划一次大规模入侵时母德的远征。可是，他們在冬季到来之前，还不能远征，因为这是一个沼泽地的国家，眼前騎士們无法在那里作战，那地方只有时母德战士能走过，而日耳曼騎士却会給粘住不能动。因此，冬天对日耳曼人有利。天气一冷，整个日耳曼部队就要出动了，不过，威托特公爵在波兰国王的許可下，会帮助时母德人的。国王是所有大公爵的主宰，首先是立陶宛公爵的主宰。”

“那么一来，会对国王开战么？”

“这里的人以及日耳曼人，都說要爆发战爭了。十字軍騎士团现在正在向所有的朝廷求援，真所謂作賊心虛。因为每一个十字軍騎士都知道国王的威力不是可以开玩笑的，波兰騎士尤其可能不費吹灰之力就击敗他們。”

雅金卡叹道：

“男儿总比姑娘幸运。我这句話眼前就有现成的証明。兹皮希科和瑪茨科都走了，你也要象他們一样去打仗了，我們却

要留在斯比荷夫。”

“那有什么办法呢，小姐？不错，您留在这里，这里可是绝对安全的。我在息特诺就听见说，直到现在，尤仑德的名字对日耳曼人依旧是个恐怖，如果日耳曼人知道他现在在斯比荷夫的话，马上就会给吓坏了。”

“我们知道他们不敢到这里来，因为沼泽地和老托里玛都可以保卫住这地方，但是坐守在这里，什么消息也不知道，实在难受。”

“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一定让您知道。我知道在我们动身到息特诺去之前，就已经有两个年轻贵族志愿去参战。托里玛阻止不了，因为他们都是贵族，而且是从仑卡维崔来的。他们现在就要和我一起动身，如果有什么事，可以在他们两人中间派一个来给您送消息。”

“愿天主报答你。我一向知道，你碰到危难艰险，挺有办法对付；你对我的好心好意，我一辈子都感谢你。”

这捷克人屈下一膝，说道：

“我从您这里得到的都是仁慈。齐赫爵爷在波拉斯拉维茨附近俘虏了我，那时候，我还不过是个孩子，他不要赎身金就释放了我。可我宁愿在您这里做俘虏，而不想得到自由。愿天主允许我可以为您，为我的小姐，流血。”

“愿天主指引你，保佑你能回来！”雅金卡回答，伸出一只手给他。

他却宁愿向她深深施礼，吻吻她的脚，以表示更大的尊敬。于是他抬起头来，谦卑恭顺地说道：

“我不过是一个孩子，可我是一个贵族，也是您的忠实仆

人。因此，給我一点什么作为旅途上的紀念品吧。請别拒絕我这个請求；打仗的时候临近了，我請圣杰西作証，我将永远作一个冲鋒陷陣而决不落后的人。”

“你要什么样的紀念品呢？”

“給我系上一条布带，送我上路，这样，如果我在战场上倒下来的話，那么，身上围着您縛的带子，我临死的痛苦也会减輕一些。”

他又深深施了一个礼，交叉双臂，恳求地注視着她的眼睛。

但是，雅金卡脸上露出一种为难的神色来，过了一会儿，她仿佛不由自主地心酸起来，答道：

“哦，亲爱的！别向我要求这种东西，我系的腰带对你沒有用处。幸福的人才能給你幸福。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給你带来好运气。但是我呢，当然只有悲伤！唉！我不能給你幸福，也不能給别人幸福；因为我自己所沒有的东西，就不能給别人。我是这样想的，哈拉伐。现在，人間沒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因，因此……”

她突然住口了，因为她知道，如果再說下去，自己不免要大哭一场，现在就已經眼睛迷蒙了。捷克人心里极其感动，因为他知道，两种情况对她都同样不好：要是她不得不回到兹戈萃里崔去，就得去同貪得无魘的无賴契当和維尔克作邻居；如果留在斯比荷夫，迟早兹皮希科总会跟达奴莎一起来。哈拉伐很明白雅金卡的苦处，可惜无法安慰她。因此，他又抱住她的双膝，說道：

“哦！我要为您牺牲生命！牺牲生命！”

"起来!"她說。"让安奴尔卡給你围一条去打仗的带子吧，或者让她給你别的紀念品，因为你們已經作了一陣朋友了。"

于是，雅金卡叫了声安奴尔卡，安奴尔卡立刻从邻室走进来。其实沒进来之前，就已經在門外把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了，眼巴巴地渴望同这个漂亮的侍从道别，只是不敢进来，这会儿进来了，又害怕，又慌乱，心怦怦地跳，眼睛里閃爍着泪花，低垂着眼帘站在他面前；模样儿象一朵苹果花，一句話都說不出来。

哈拉伐虽然敬慕雅金卡，却是一种最誠恳的敬爱，甚至心里也不敢对她有所企求。他常常亲切地想到安奴尔卡，一看见她，血就在血管里迅速奔流起来，簡直不敢正視她那娇媚的形体。可是，现在，他的心被她的美貌吸引去了，頓时从她那种手足失措、泪眼汪汪中看到了一脉情爱，正如从一条水晶似的河流中看到黄金的矿苗一样。

因此，哈拉伐轉身向她說道：

"我要去打仗了。我也許会死了。您会为我难过么?"

"我一定会为你感到非常难过!"这姑娘声調柔和地回答。她扑簌簌流下眼泪，她一向就是爱流眼泪的。捷克人心里感动极了，就吻她的双手，因为当着雅金卡的面，只好抑制住欲望，不敢更亲昵地接吻。

"給他围一条带子或者送他一点什么东西作为出門的紀念吧，使他可以在你的标帜下战斗。"

可是，安奴尔卡沒有什么东西可以給他，因为她穿着男装。她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带子，也找不到可以縛的东西，因为她的女装仍旧鎖在箱籠里，自从她們离开兹戈苹里崔以来，还

沒有动用过。因此，她极其惶惑不安，后来还是雅金卡給她解围，劝她把头上的小发网送給他。

“我的天主！”哈拉伐快活地喊道，“发网就发网吧，把它衬在头盔里，哪个日耳曼人想要碰它，就該倒霉。”

安奴尔卡双手取下发网，明亮的金发随即披在双肩和手臂上。一看到她那头乱蓬蓬的美发，哈拉伐的脸色就变了，一忽儿紅一忽儿白。他拿起发网吻了一下，把它藏在胸口。于是他再一次拥抱了雅金卡的双脚，又拥抱了安奴尔卡的双足，不过后一次抱得用力过猛了一些。于是他說了声“就这样吧，”便出去了。

捷克人虽然就要出門，而且需要休息，却仍然不去睡觉。他和两个同他一起到时母德去的同伴通宵喝酒。但他沒有喝醉，东方一发白，他就已經到了院子里，上路的馬匹已經准备好了。

在草棚上面一扇蒙着膀胱的窗戶口，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在望着院子里。捷克人一看见，正想走过去，拿出那衬在头盔里的发网来，再一次与姑娘道别，不料卡列勃神甫和老托里瑪突然来到，囑咐他一番出門应該注意的事項，因此岔断了他的計划。

“先到雅奴希公爵的朝廷去，”卡列勃神甫說。“也許瑪茨科爵爷会歇在那里。总之，你可以在那里得到正确的消息，可以遇到許多熟人。而且从那里到立陶宛的路都是大路，至于荒山僻野也不难找到向导。如果你确实只想见到茲皮希科爵爷的話，那就不要直接到时母德去，因为那儿有普魯士人的居留地，而要繞道立陶宛。要記住，时母德人甚至在你还来不及

向他們喊出你是什么人的时候，就会把你打死。但在立陶宛，在威托特公爵那方面，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最后，愿天主祝福你和那两个騎士，但愿你健健康康地回来，并且带达奴莎一起来。我将天天在十字架前，从晚祷起到第一顆星升起的时候，为这件事祈祷。”

“我感謝您，神甫，感謝您的祝福，”哈拉伐回答。“从十字軍騎士的魔掌中救出一个活人来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既然一切都由天主决定，那末与其悲伤，还不如抱着希望。”

“还是抱着希望的好，因此我决不失望。虽然心焦如焚，希望仍是不灭……最糟的倒是尤仑德自己，一提到他女儿的名字，立即以手指天，仿佛他已經看到她到了天上似的。”

“他沒有眼睛怎么看得见她呢?”

于是神甫既象是回答自已，又象是回答哈拉伐似的說道：

“肉眼丧失了視觉的人，能用他精神上的眼睛看得见别人所看不见的事物……也許是这样。也許是！不过，天主竟容許亏待这样一头无辜的羔羊，这眞叫我弄不明白。就算她冒犯了十字軍騎士团吧，也不該受那么大的痛苦。何况她又沒有什么錯处，她象神圣的百合花一样純洁，对别人亲切，象自由自在地歌唱着的小鳥儿一样可爱。天主爱孩子們，而且是慈悲为怀的。啐！如果他們杀害了达奴斯卡，天主也能使她复活，就象使皮奥特洛維娜复活一样，皮奥特洛維娜从坟墓里复活以后，还管了好多年家务哩……平安地走吧，愿天主的手保护你們大家！”

神甫說了这些話就回到小教堂去望晨弥撒了。天已經大亮，捷克人上了馬，再一次地向着那扇窗户鞠了个躬，就走了。

第十五章

雅奴希公爵和公爵夫人带了一部分宫廷侍从到崔尔斯克去作春季釣魚的消遣了，他們最喜欢这个玩意儿，爱这个玩意甚于爱一切。捷克人从德魯戈拉斯的米柯拉伊那里得到了許多重要消息，其中有关于私人的，也有关于战爭的；他首先获悉瑪茨科騎士显然已經放弃了他原来想直接穿过"普魯士居留地"到时母德去的打算，已在几天前到华沙去了，在那里找到了公爵夫妇。至于战爭，老米柯拉伊告訴他的，都是他在息特諾已經听到过的消息。整个时母德象一个人似的站了起来反抗日耳曼人，威托特公爵拒絕帮助騎士团来鎮压不幸的时母德人，可也还沒有向他們宣战，正在同他們談判，同时他却供給时母德人金錢、人力、馬匹和粮食。同时，他和十字軍騎士团都派了使节到教皇、罗馬皇帝和其他天主教君主那里去，相互指控对方背信弃义。給公爵送信的是机敏的尔席涅瓦的米柯拉伊，这人能力很强，能够揭穿十字軍騎士团伪造的种种情节，富有說服力地証明立陶宛和时母德的国土受到了严重損害。

这时候，在維尔諾的議会上，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联盟加强了，这好象在十字軍騎士团的心脏里放下了毒药。显而易见，亚該老，作为威托特公爵治下的全部領土的主宰，在战爭时期将站在他一边[①]。格魯佳的"康姆透"杨·賽因伯爵，和革但斯克的斯赫华茨貝伯爵两人，奉大团长的命令，来见国

王，問他打算怎样。虽然他們給他帶来了鷹和昂貴的礼物，他却什么話也沒有說。于是，他們用战爭来威胁他，实际上却是虛张声势，因为他們都深知，大团长和神甫会都非常害怕亚該老的势力，并且急于要拖延这种凶灾大难的到来。

他們所有的条約，特别是同威托特公爵訂的条約，都象蛛网似的給撕碎了。哈拉伐到达的那天晚上，新的消息传到了华沙。蔡司諾茨的勃隆尼希（雅奴希公爵的宫廷侍从）到了，他原是公爵派到立陶宛去打听消息的，同他一起来的还有立陶宛的两个重要公爵。他們帶来了威托特和时母德人的信件。这是可怕的消息。騎士团正在备战。到处加强堡垒，磨研火药，造石弹，在边境上集結兵士（“克耐黑特”）和騎士，騎兵和步兵的輕便部队已經在拉格納蒂、高茨韦堆和其他边界要塞附近越过了边境。森林中、田野里和乡村中都已經听得到战爭的喧嚣，到了夜里，在黑黝黝的密集的森林上空，大火在猛烈地燃烧。威托特終于公开把时母德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了。他派去官員，用馬車載去武装的人民，任命以英勇著名的斯寇伏罗担任指揮。他袭击普魯士，焚毁城市和乡村，造成一片废墟。公爵本人也帶着軍队去援救时母德。还給一些堡垒加强防卫；其他一些地方，例如科夫諾，則加以拆毁，免得落入十字軍騎士手中。冬天一到，沼泽地一冻結，就会爆发大战，如果季节干燥的話，还要爆发得早一些；战爭会席卷立陶宛、时母德和普

---

① 据俄譯本注：根据一四〇一年亚該老和威托特在維尔諾签訂的条約，亚該老授予威托特以立陶宛大公的权力；并規定，威托特为立陶宛大公爵，亚該老为立陶宛最高公爵。

魯士所有的土地；这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国王赶去援助威托特，那末，迟早有一天，战爭将如山洪暴发，淹沒日耳曼或者半个世界，或者会被迫回入旧河床，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不过，这些全都是未来的事。目前，到处都可听到时母德人的呻吟，对身受的迫害的絕望控訴，对正义的呼吁。在克拉科夫，在布拉格，在教皇的宮廷里以及在其他西方国家里，人們也可以讀到关于这些不幸的人民的遭受灾祸情况的文件。这个貴族帶来了一封蔡司諾茨的勃隆尼希給雅奴希公爵的公开信。許多瑪朱尔人都不由自主地把手按在腰間的剑上，再三考虑是否自愿投效到威托特的旗帜下去。大家都知道大公爵很高兴他手下能有大胆的波兰貴族，这些波兰貴族在战斗中跟立陶宛和时母德貴族一样驍勇，而且訓练和装备都比他們好。有些人激于对波兰民族敌人的宿仇，有些则出于对波兰民族的同情，都紛紛要去参战。

“請听！听啊！”时母德人向国王、公爵和整个时母德民族呼吁。“我們是血統高貴的自由人民，但騎士团却要奴役我們！他們不关怀我們的灵魂，一味貪图我們的土地和財富。我們已經穷困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只有团結御侮，否则只有死！他們双手都还很不洁净，怎能用基督的圣水来为我們洗礼呢！我們要受洗禮，可不是要用血和剑来受洗。我們要宗教，但是只有亚該老和威托特这样一些正直的君主才能开导我們。

“听听我們的呼吁，帮助我們吧，因为我們要灭亡了！騎士团并不是要启迪我們才叫我們受洗。他們不給我們派神甫来，却派来了劊子手。我們的蜂房，我們的畜群，我們土地上的一切产物，都給他們搶走了。他們甚至还不許我們釣魚，不

許我們在荒地里打猎！

"我們祈求您听听我們的呼吁吧！他們正在把我們的脖子套在車軛下面，夜里强迫我們在城堡中工作。他們劫走了我們的子女去作人质；他們当着我們的面强奸我們的妻女。我們只有呻吟，而沒有說話的份儿。他們把我們的父輩燒死在火柱上；把我們的爵爷劫到普魯士去。我們的伟大人物，考古夏，瓦西杰納，斯伏尔卡和松格以尔都被他們杀害了。

"听啊！因为我們究竟不是野兽而是人啊。我們恳切地祈求最神圣的父派波兰主教来給我們洗礼，因为我們打心底里渴望受洗。可是洗礼要用水，而不是用活人的血。"

这就是时母德人对十字軍騎士团的控訴。瑪佐夫舍朝廷里听到了这种控訴，就有好几个騎士和宫廷侍从立即提出愿意去帮助他們；他們知道甚至可以不必去請求雅奴希公爵的許可，因为理由很明显，公爵夫人就是威托特公爵的亲妹妹。尤其使他們大发雷霆的是，他們从勃隆尼希和两个貴族那里听到了有許多时母德的貴族小姐在普魯士那里作人质，因为受不了耻辱和残暴行为，在十字軍騎士要侵犯她們荣誉时都自尽了。

哈拉伐听到了瑪佐夫舍騎士們的这种意愿，心里十分高兴，因为他认为从波兰去投效威托特公爵的人愈多，同十字軍騎士团的战爭就会愈激烈，反对十字軍騎士团的事业也就越发有力量。他也很高兴自己有机会见到玆皮希科和老騎士瑪茨科，他很仰慕他們，认为能见到他們眞是三生有幸，又可以跟他們在一起见識一些未见識过的异邦，看到一些从未看到过的陌生城市，从未看到过的騎士和兵士，最后，还可以看到

当时名震天下的威托特公爵。

这些念头使他决定火速赶路——一路上，除了給馬匹必要的休息之外，簡直毫不停留。

除了同蔡司諾茨的勃隆尼希一起来到的两个貴族之外，还有公爵夫人朝廷里的一些立陶宛人，他們都熟悉一切大道小径，可以为他和瑪佐夫舍的騎士們作向导，于是他們从一个村落赶到另一个村落，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城市，越过了那遍布在瑪佐夫舍、立陶宛和时母德境內的靜悄悄的、一望无际的荒野。

第十六章

在威托特本人毁掉的科夫諾东边約一哩左右的一座树林里駐扎着斯寇伏罗的主力部队，以备必要时在附近一带轉移調动。他們一会儿向普魯士的占領地作突击式的攻击，一会儿攻打一些还在十字軍騎士团手里的城堡和小据点，使得这个国家烽火連天。瑪茨科到达那里两天之后，这个忠实的侍从就在那里找到了他和茲皮希科。捷克人問候过茲皮希科以后，足足实实地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晚上才去向老騎士問好，瑪茨科显得很疲乏，脾气很不好，一看见他，就怒气冲冲地責問他为什么不遵命留在斯比荷夫。哈拉伐忍住了性子，直到茲皮希科离开了帐篷，他才說明是雅金卡命令他到这里来的。

哈拉伐还說，他这次来，除了因为奉到她的命令和由于他自己好战的本性以外，还因为迫切希望来看看有沒有什么緊

急的消息让他立即送到斯比荷夫去。他說，“小姐有着天使般的心肠，她并不为自已的利益着想，而为尤仑德小姐祈祷。但这一切事情都必須有个結局。如果达奴莎已不在人間，那就让天主賜給她永恒的光荣，因为她是一头无辜的羔羊。但如果找到了尤仑德小姐，那就必須立即通知她一声，好让她馬上离开斯比荷夫，而不要等到尤仑德小姐眞个回来了，那时候小姐就会觉得是受了侮辱，不体面地給人家攆走的。”

瑪茨科不乐意地听着捷克人的話，一再說道：“这不干你的事。”但哈拉伐决定要坦率地說出来；在这件事情上，他不完全同意瑪茨科的看法；最后他說：

“当初让小姐留在茲戈萃里崔也許更好些。这趟路算是白走了。我們那时候却对这个可怜的小姐說，尤仑德小姐死了，也許会有其他的变化。”

“都是你一个人說达奴斯卡死了，”这騎士怒气冲冲地嚷道。“你早就不該胡說乱道。我所以带她一起走，不过是因为我怕契当和維尔克会找她麻煩。”

“这只是个借口，”侍从回答。“她留在茲戈萃里崔倒会太平无事，契当和維尔克两个家伙会互相箝制。而您閣下怕的是，万一尤仑德小姐死了，茲皮希科爵爷会失掉雅金卡。因此您才带她一起走。”

“你怎么敢这么說？你难道是个束腰带的騎士，不是一个仆人了么？”

“我是一个仆人，但我只是为我的小姐操心；因此我才时刻留心不让她遭受禍害。”

瑪茨科阴郁地沉思了，因为他自己也不满意自己，他不止

一次責怪自己，不該把雅金卡从兹戈萃里崔带出来，因为他觉得，不管怎样，在这种情况下，多少总是有損她的尊严的。他也觉得，捷克人这番大胆的話說得不是沒有道理，他之所以带雅金卡一起来，是为了給兹皮希科留下后步。

可是，他还是这样欺騙捷克人說，“我从来沒有想到过这一点，是她自己一心想出来的。”

“她所以堅持要出来，是因为我們說过，尤仑德的女儿已經不在人世了，为她兄弟着想，她不同他在一起反而会使他更安全；这样她才要出来。”

“是你劝她出来的，”瑪茨科喊道。

“不錯，我劝过她，我承认我的过錯。可是现在，必須想些办法才好，否则我們就完了。”

“在这里有什么办法呢？”瑪茨科不耐煩地說，“这么一些兵士，这样的一场战爭？……以后也許会好些，但决不会在七月以前好轉，因为日耳曼人有两个打仗的好季节，一个是冰封的冬季，一个是干燥的夏季。现在的形势好比还只是在冒烟，还沒有燒起来。看来威托特公爵是到克拉科夫去謁见国王，向他去請示和求援了。”

“但这里邻近就有十字軍騎士团的城堡。只要拿下两个来，我們就可以在那里找到尤仑德小姐，或者可以打听到她的死訊。”

“或者一无所获。”

“但齐格菲里特已經把她带到这里来了。他們在息特諾这样告訴过我們，到处都这么說，連我們自己也都是这样想。”

“但是，你看见这些兵士沒有？你走出帐篷去看看吧。他

们有些人只是拿了一根木棍，还有一些人却拿的是古旧的铜剑。”

“但是我听说，时母德人都是些好战士。”

“可他们不能赤膊上阵，去攻克城堡，特别是十字军骑士团的那些城堡。”

这时候，兹皮希科和时母德人的统帅斯寇伏罗进来了，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斯寇伏罗个子小，象个孩子，不过肩膀宽阔，身体十分结实，胸口高高突起，好象是个畸形的人，两手很长，几乎垂到膝盖。一般说来，他很象玛茨科和兹皮希科以前在克拉科夫认识的那个著名骑士，亦即玛希科维支的盛特拉姆，因为那人也是脑袋很大，罗圈腿。据说斯寇伏罗也精通战争艺术。他的一生都在罗斯①同鞑靼人战斗，还同那些他恨之入骨的日耳曼人战斗。在那些战争中，他学会了俄罗斯话，以后，在威托特的朝廷中，他又学会了一点波兰话。他懂得日耳曼话，至少他总是一再说这样三个字：“火、血、死。”他那只大脑袋里始终装满了用兵作战的谋略和计策，这种谋略计策是十字军骑士团不能预见也不能防止的。因此，边界那一边城堡的守军都怕他。

“我们正在谈远征，”兹皮希科特别兴奋地向玛茨科说，“我们是特地为此到这里来听听您的意见的。”

玛茨科请斯寇伏罗坐在一棵铺着熊皮的松树桩上，然后吩咐仆人拿几小桶蜂蜜酒来，这几个骑士就拿起锡杯盛了酒喝起来。吃了些点心之后，玛茨科问道：

---

① 罗斯是俄罗斯的古称。

“您要去远征么?”

“去烧日耳曼人的城堡。……”

“哪一个城堡?”

“拉格納蒂,或者新科夫諾。”

“攻拉格納蒂吧,”兹皮希科說。“四天前在新科夫諾附近,日耳曼人打敗了我們。”

“正是这样,”斯寇伏罗說。

“怎么会这样?”

“就是这样。”

“且慢,”瑪茨科說,“我刚刚到这里,不知道新科夫諾和拉格納蒂在哪里。”

“从这地方到老科夫諾还不到一哩① ,”兹皮希科回答,“从老科夫諾到新科夫諾,路程也是一样。城堡座落在一个島上。四天前我們想要渡过去。但我們刚一試就被日耳曼人打敗了;他們追了我們半天,我們只得躲到树林里去。士兵們都跑散了,今天早晨才有一些战士回来。”

“那么拉格納蒂呢?”

斯寇伏罗伸出两条长臂,指向北方,說道:

“很远! 很远……”

“正是因为它很远,”兹皮希科回答,“那里四周很平靜,那边所有的兵士都集中到这里来了。那里的日耳曼人沒有防备;因此,我們可以去袭击那些自以为万无一失的人。”

“他說得有理,”斯寇伏罗說。

---

① 英譯本注:波兰一哩約为三英哩。

于是，玛茨科问道：

"您看这个城堡也能够强攻么？"

斯寇伏罗摇摇头，兹皮希科答道：

"城堡很牢固，只有强攻才能拿下来。但是，我们将要摧毁那地方，烧掉村镇，搞掉粮草，最要紧的是去俘虏他们的人，我们当然可以俘虏到他们的一些大人物，十字军骑士团少不得急于付出赎金来赎，或者提出交换条件……"

于是，他转向斯寇伏罗说道：

"公爵，您本人承认我说得对，现在再请考虑一下：新科夫诺是在一个岛上，我们在那里既不能煽动起村民，又不能把畜群赶过来，也捉不到俘虏，再加上他们不久前在那里打败了我们。唉！我们还是到他们那些没有提防我们的地方去吧。"

"最没有防备的是打胜仗的人，"斯寇伏罗喃喃地说。

这时候，玛茨科插嘴了，他支持兹皮希科的计划，因为他知道，这年轻人认为在拉格纳蒂附近比在老科夫诺附近更有希望听到他妻子的消息，而且在拉格纳蒂更有机会俘获重要人质，作为交换俘虏之用。他也认为，无论如何，深入腹地去攻打没有防备的地方总比攻打一个岛好，因为岛屿本身就是一个天然要塞，何况还有一个坚固的城堡和常驻的卫戍队防卫着。

他讲得头头是道，列举了许多令人信服的、动听的理由，真不愧为一个富有战争经验的人。他们都听得全神贯注。斯寇伏罗不时扬一扬眉头，表示赞同，偶尔还要喃喃地说："讲得对。"最后，他的大脑袋在宽阔的双肩中间摇来摇去，看起来活象个驼背人。他在凝神思索。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什么話也不說，就告别了。

“那末該怎么样呢，公爵？”瑪茨科問。“我們向哪里进軍是好呢？”

斯寇伏罗簡单地答道：

“到新科夫諾去。”

于是，他走出了帐篷。

瑪茨科和捷克人吃惊地望着玆皮希科；接着，老騎士双手拍了一下大腿，嚷道：

“呸！多么倔强的家伙！……他只顾听人家說，自己却从来不开口。”

“我以前听說过，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玆皮希科回答。“說眞的，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很頑固的；他們都象这个小个子一样，好象在仔細听你說話，到后来……你的話就象耳边风似的。”

“那他为什么要同我們商量呢？”

“因为我們都是束腰带的騎士，而且他也要听听一件正反两方面的意見。他可不是个笨蛋。”

“也許在新科夫諾附近袭击他們，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捷克人讲道，“因为他們刚刚打敗过我們，这一点他說得对。”

“走吧，去看看我指揮的人吧，”玆皮希科說，“帐篷里的空气太悶了。我要去叫他們准备妥当。”

他們走了出去。这是一个多云而黑暗的夜晚，只有在时母德人围坐着的火堆的照耀下，才看得見周围的景色。

第十七章

瑪茨科和兹皮希科在威托特公爵麾下效劳的时候，对于立陶宛和时母德的战士已經有了充分的认識。扎营的景象，对他們說来，一点也不新奇。可是，捷克人看了却觉得很新奇。他不禁开始揣摩他們战斗力如何，并且拿他們同波兰騎士和日耳曼騎士来作比較。营寨扎在一片四周尽是森林和沼泽的平地上，地势稳固，难以攻破，因为誰都无法渡过这一片险恶的沼地。連那种搭了棚子的地方也是十分泥濘，寸步难移，士兵們都在那上面鋪了厚厚一层樅树和松树枝条，这样就好象在干地上扎营一样了。他們給斯寇伏罗公爵用泥土和粗圓木临时赶搭了几所立陶宛式的小屋——“奴梅”，用树枝条給其他一些最重要的人物造了几十間小棚子。普通士兵便蹲在露天的营火旁边取暖，光靠羊皮衣和披在赤条条的身体上的兽皮来避风雨。这时候，营寨里誰都沒有入睡；刚打了敗仗，土垒也在白天赶筑好了，所以无事可做。有的在明亮的火堆旁边坐着或躺着，把松树枝添进去；有的則在拨着灰烬和残渣，撩起一股立陶宛人常吃的烘蕪菁气味和刺鼻的烧肉气味。一簇簇营火之間，堆放着一堆堆的武器；这些武器近在手边，需要的时候，人人都可以立即取用。哈拉伐看到这些武器，心里好生奇怪，其中有矛枪，狹长的枪头是用熟鉄做成的，枪柄是用小橡木做的，柄上鑲着燧石或鉄釘；有錘子；有短柄的手斧，象旅行者所用的波兰斧头一样；还有些斧柄，几乎和步兵所用的战

斧一样长；还有古代的铜斧，这都是那个不发达国家尚未使用铁器时的产物。有的剑完全是用青铜做的，不过大多是用诺甫戈洛特的好钢做的。捷克人把这些矛、剑和长长短短的手斧、涂了柏油的弓，一一抚弄一番，凑着火光看个仔细。火堆旁边只有寥寥几匹马，大批的马群则由勤谨的马夫赶到附近森林里和牧场上去吃草了，但大贵族们却爱把战马放在身边，因此，营地里大概有几十匹马，由贵族的奴隶把饲料倒在一块用枪矛围起来的空地上喂给它们吃。哈拉伐看到那些特别小的毛茸茸的战马，十分惊奇，这些小马的脖子很健壮；这么奇特的畜牲，在西方骑士的眼里，简直会看作是另一种野兽，与其说象马，倒不如说象独角兽。

“大战马在这里没有什么用处，”有经验的玛茨科说，他想到了先前在威托特麾下效劳的情况，“因为大马一下子就陷在沼淖里，而本地的小马却能象人一样到处通行无阻。”

“但在战场上，”捷克人答道，“本地的小马就招架不住日耳曼人的马匹了。”

“不错，它也许招架不住，但是话说回来，日耳曼人碰上时母德人，要逃的话就逃不掉，要追的话也追不上，时母德马跑得很快，比鞑靼马还要快。”

“但是我还是弄不懂；因为我曾经看到齐赫爵爷带到兹戈萃里崔来的鞑靼俘虏。他们的身材都很小，跟他们的马很相称；可时母德人都是大个子呀。”

这些人确实很高大；即使穿了羊皮衣，还是可以看出他们胸膛很阔，臂膀很粗；他们并不是肥胖，而是骨胳粗大，肌肉发达。他们的体格一般都胜过立陶宛其他地方的居民，因

为他们环境好，出产丰富，很少遭到其他立陶宛人常常遭到的饥馑。另一方面，他们却比其他的立陶宛人更野蛮。大公的朝廷设在维尔诺，东方和西方的公爵、使者们和外国商人们都到那边去，这就减少了那个城市一带的居民们的粗野习气。而到这里的外来人，只是一些十字军骑士或者佩剑的骑士，他们带给这森林地带的是火、奴役和血的洗礼。因此这一带的人都很粗野，很象古代的人，坚决反对一切新的事物；他们守着古老的风俗和古老的打仗方法，他们之所以信奉异教，就是因为宣扬崇拜十字架的人并没有随着福音的宣告而带来天主教的博爱，只带来一些武装的日耳曼教士，而这些教士的灵魂象刽子手一样残暴。

斯寇伏罗和一些最著名的公爵与贵族都已经是天主教徒了，因为他们都学了亚该老和威托特的样。其他一些人，即使是最普通的和野蛮的战士，他们心中都不免觉得好象听到了他们的旧世界和旧信仰的丧钟。他们随时都会向十字架低头，只是不肯向日耳曼人拿着的十字架、向敌人的手低头。"我们要洗礼，"他们向所有的公爵和各国宣称，"但是请记住，我们是人，不是可以随便拿去出让、随便拿去进行买卖的野兽。"目前，他们原来的信仰象缺少燃料的火似的熄灭了。而新的信仰他们又不愿接受，因为日耳曼人用武力把宗教强加在他们身上，使得他们都为未来而殷忧。

捷克人从小就听惯了兵士们欢乐的叫嚷，是在歌声和音乐中长大的，如今来到了立陶宛的军营，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异乎寻常的寂静和阴沉。只有在离斯寇伏罗的营火很远的地方才听得见哨子或笛子的声音，或是民间歌手的低沉歌

调。兵士们都听得搭拉着头，凝望着熊熊的营火。有些兵士蹲在火堆周围，双肘支在膝上，双手掩着脸，身上披着兽皮，看上去很象森林中的野兽。但是当他们抬起头、望着走拢来的骑士的时候，你只消瞧一瞧那温和的表情，那蓝蓝的眼珠，就可以看出他们一点都不野蛮凶悍，而是象一群愁容满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在营地四周，上次战役中的伤兵都还躺在苔藓上。那些叫作“拉勃达里斯”和“赛东”的巫师和占卜者，都口里念念有词，为他们驱邪或者医治创伤，把草药敷在他们的伤口上；伤兵躺在那里，一声不响，忍受苦楚。从森林深处，越过沼地和湖泊，传来了牧马人的口哨声；不时刮过一阵风，吹散了营火的烟，使这片黑魆魆的森林里掀起呼呼的声响。夜色已浓，营火由微弱而熄灭，使得原来万籁俱寂的周遭更为静寂，悲伤的气氛更为深沉，简直令人心碎。

兹皮希科向他的手下人发了命令，他们一下子就懂得了他的意思，因为其中也有一些波兰人。然后他转向他的侍从说道：

“你已经看够了，现在该回到营帐里去了。”

“我看是看过了，”哈拉伐回答，“但是看到的，都不称我的心，因为，叫人一看，就看出他们是一群吃了败仗的人。”

“吃过两次败仗了，——四天前在城堡前面，三天前在渡河的时候。现在斯寇伏罗又要到那里去吃第三次败仗。”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看不出这样的兵不能同日耳曼人战斗么？玛茨科骑士对我这么说过，现在我亲眼看到了，他们是一群可怜虫，打仗准是外行。”

“这你就错了，他们倒是世界上少见的勇敢民族，糟糕的

是，他们打起仗来，乱不成军，日耳曼人打起仗来却是阵势严整。要是时母德人能够冲破日耳曼人的阵势，那日耳曼人就要比他们吃更大的苦头了。日耳曼人知道这点，因此，阵势严整，有如铜墙铁壁。”

“那我们要占领城堡简直想都甭想啦，”哈拉伐说。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攻城的兵器，”兹皮希科答道。“威托特公爵有许多兵器，但在他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就占领不了城堡，除非是碰运气或者用计谋。”

这时候，他们走到了营帐，营帐前面有一个大火堆。进了营帐，看到几盘热气腾腾的肉，这是仆人为他们准备的。营帐里又冷又潮，因此，两位骑士和哈拉伐都躺在火堆前面的兽皮上。

他们吃饱喝够之后，就想睡觉，可是睡不着；玛茨科辗转反侧，后来看到兹皮希科坐在火堆旁边，膝盖上放着一些树枝，就问道：

“听着！你为什么主张赶到那么远去攻打拉格纳蒂，而不主张就近攻打高茨韦堆呢？你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心里好象有个声音在向我说，达奴斯卡就在拉格纳蒂，而且他们那里的防卫比这里薄弱。”

“当时我们没有时间谈下去，因为我也很疲倦，而打了败仗的人又都聚集在树林里。现在，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当真预备一辈子去找寻这姑娘么？”

“喂，她不是什么姑娘，而是我的妻子，”兹皮希科回答。

大家都静默了，因为玛茨科很清楚，那是没话可答的。如果达奴斯卡到现在仍旧没有出嫁的话，玛茨科一定会劝他

侄子把她丢了拉倒；但是，行了圣礼，他去找她就成了他的責任了。要是瑪茨科当时在场的話，他现在也不会对他提出这問题了。

只因为兹皮希科結婚的时候他沒有在场，他不知不觉总认为达奴莎是个姑娘。

“好吧，”过了一会，他說。“可是，我前两天問你的一切問题，你总是說，什么也不知道。”

“因为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也許是天主要懲罰我。”

哈拉伐在熊皮上迅速抬起头来，坐直了身子，好奇而注意地听着。

瑪茨科說：

“你旣然还睡不着觉，就把你在瑪尔堡的见聞、行动和成就，都說給我听听吧。”

兹皮希科掠一掠額上一簇好久沒有修剪过的长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說道：

“但愿我了解达奴斯卡的情况象了解瑪尔堡一样，那才好呢。你問我在那里看见了什么么？我看到了十字軍騎士团的巨大力量；它得到各国君王的支持，我不知道有誰能同他們較量。我看到了他們的城堡，这种城堡連罗馬的凱撒都不曾受用过。我看到了无穷的宝庫，看到了盔甲，还看到了一大群一大群的武装教士、騎士和普通士兵，——以及象罗馬教皇那里一样多的圣物，我告訴你，我一想到可能要同他們打仗，我的灵魂就发抖。誰能战胜他們，反对他們，粉碎他們的力量？”

“我們一定要消灭他們！”捷克人喊道，他再也忍不住了。

兹皮希科的話叫瑪茨科听来也很刺耳，虽然他急于要听到他侄子的全部险遇，可是，老人还是打断了他，說道：

“你忘了維尔諾么？我們同他們拚过多少次，盾对盾，人对人！你也看见过，他們多么不愿意同我們交战，他們对我們的頑强抱怨得多厉害。他們常常說，即使累坏了馬匹，刺断了矛枪，对付波兰人也不頂事，必須斫掉我們波兰人的头，否則就是他們自己被打死。当然，也有一些客人向我們挑战，但結果都是蒙辱而去。你现在怎么变得那么萎靡不振？”

“我沒有改变，我在瑪尔堡也战斗过，他們也是用銳利的武器刺戳的。但是，您不了解他們的实力。”

老騎士发怒了，說道：

“可你了解波兰的实力么？你可见过所有的波兰部队么？唔，你沒有见过。可是他們的实力是以虐待人民和背信弃义来維持的；他們自己連一吋土地都沒有。我們的所有公爵接待了他們，而且就象收容乞丐到自己家里来一样，給他們許許多多礼物，但等到他們站定了脚跟，他們就象可恶的疯狗一样，去咬喂养它的恩人。他們夺去了我們的土地，背信弃义，占領了我們的城市；这就是他們的实力！审判和报应的日子眼看已經到来。”

“您刚才要我把我看到的都告訴您，可现在您却生气了；我不愿意再說下去了，”兹皮希科說。

但瑪茨科怒冲冲地喘了一会气，然后安靜下来，說道：

“不过，这一次的情形一定会是这样：你瞧森林里那棵巨大的、塔楼似的松树；它好象会永世不拔地立在那里；可是你用斧头狠狠地斫它一下，就会发现树心給蛀空了，木屑紛紛掉

落下来。十字軍騎士团的所謂力量就是如此。可是我命令你，把你在那里做了些什么，有了些什么收获，都說給我听。我来想一想，你刚才說你在那里眞刀眞枪地战斗过了，可不是么？”

“是的。十字軍騎士起初是以傲慢不逊的态度接待我的；他們已經知道我同罗特吉爱决斗的事。也許他們想設計陷害我。但是我带有公爵的信，又多亏受到他們尊敬的德·劳許的保护，才使我免受他們的陷害。接着是宴会呀、比武呀，主耶穌处处都帮助了我。你已經听到过大团长的兄弟烏尔里西如何喜爱我，他从大团长本人那里取得一項命令，要把达奴斯卡交給我。”

“我們听說过了，”瑪茨科說，“在他的鞍带断了的时候，你沒有攻击他。”

“我用我的矛扶了他一下，使他沒有跌倒，从那时起，他就喜欢我了。嗨！慈悲的天主！他們給了我这么有力量的信件，使我能够一个城堡一个城堡地搜寻过去。那时候，我以为我的痛苦就快結束了，哪里知道我现在却坐在这里，置身在一个蛮荒的国家里，毫无办法，满怀哀伤，不知所措，而且一天比一天不好受。”

他靜默了一会儿，然后把一块碎木片用力扔进火堆，木片在燃烧着的木头中間爆出了火花，他說：

“如果那可怜的人儿在这邻近城堡里受苦，而我却不关心她，那就让我不得好死！”

他显然滿怀痛苦和煩躁，他又向着火堆扔碎木片，被一陣突如其来的痛苦仿佛弄得魂不守舍；他們都非常惊奇，因为他們还不知道他是这么爱达奴莎。

“克制一下吧，”瑪茨科嚷道，“你那些証书沒有起作用么？难道那些‘康姆透’对于大团长的命令視若无睹么？”

“克制一下吧，爵爷，”哈拉伐說。“天主会使您获得安慰的；也許很快就会获得。”

兹皮希科的眼睛里閃着泪花，但他控制了自己，說：

“他們把各个城堡和牢獄都打开了。我各处都去过，一直搜寻到这次战爭爆发。在杰达夫，执政官封·海德克告訴我，战爭的法律跟和平时期的法律不同，說我的証书失效了。我立即向他挑战，但他沒有接受，他命令我离开那城堡。”

“別的地方怎么样？”瑪茨科問道。

“到处都是一样。杰达夫执政官的上司——哥尼斯堡的‘康姆透’——連大团长的信都不肯看，只說‘战爭就是战爭’，并且告訴我，趁我脑袋还沒有搬家的时候，离开那个地方。到处都是一样。”

“现在我才明白了，”老騎士說，“因为你一无所获，所以你才赶到这里来，想要至少为你自己报仇。”

“正是这样，”兹皮希科回答。“我还想过，我們要捉些俘虏，占領几所城堡。可惜日耳德人攻不下城堡。”

“嗨！威托特公爵本人一来，形势就两样了。”

“愿天主許可！”

“他会来的；我在瑪佐夫舍朝廷上听說他会来的，而且也許国王和波兰的全部軍队都会同他一起来。”

这时，斯寇伏罗来了，他們就沒有再談下去，他出人意料地从暗中出现，說道：

“我們得行軍了。”

听了这话，两个骑士敏捷地站起身来，斯寇伏罗把他的大脑袋凑到他们面前，低声说：

“有消息：一支援军正在向新科夫诺移动。有两个十字军骑士带领着士兵、畜群和粮草。我们去吃掉他们。”

“我们要渡过尼门河么？”兹皮希科问道。

“要的！我知道一个渡口。”

“城堡里知道这支援军么？”

“他们知道，准备接应，您就来一个奇袭，把他们也解决掉。”

于是，他指示他们，该在什么地方埋伏，以便出其不意地袭击那些从城堡里赶来的人。他打算使敌人同时在两处作战，以报他上次失败之仇，这个打算很容易见效，因为他认为敌人由于上次打了胜仗，这回一定会自以为太平无事，不会受到袭击了。斯寇伏罗只跟他们约定了会合的时间和地点；此外全由他们自行决定，因为他很信赖他们的勇气和谋略。他们心里也很高兴，因为他们觉得跟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个经验丰富、很有手腕的统帅。然后斯寇伏罗吩咐他们出发，自己就回到他的“奴梅”去了。许多公爵和队长都在那里待命。他在那里重复了他的命令，又发出了新的命令，最后嘴上含着一根用狼骨刻的笛子，吹出尖锐的响声，整个营地都听到了笛声。

一听见笛声，他们就集合在已熄灭的营火四周；这里，那里，都有火花爆出来，然后不住地有一股一股的小火焰闪亮起来，兵器堆的周围现出了战士们粗犷的形体。森林在悸动了，活跃起来了。刹那间，森林深处传来了马夫的呼喝声，他们把马群赶向营地。

第 十 八 章

他們一清早就到了涅威齐，在那里，有的騎着馬，有的坐在一捆捆的柳枝上渡过河去。动作如此迅捷，使得瑪茨科、兹皮希科、哈拉伐和瑪佐夫舍的志愿軍对于这些战士的机伶大为惊奇；他們这才明白，为什么树林、沼泽、河流都阻挡不了立陶宛人的远征。他們爬上了河岸，誰都不脫掉湿衣服，連羊皮衣和狼皮衣都不脫，由它在阳光下晒，直到全身冒着热气，象烧瀝青的人一样，这才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又急急向北面赶路。傍晚时分，他們到了厄門。

春来大河水涨，渡河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斯寇伏罗所知道的那个浅滩，有好些地方成了深水，馬匹都得泅过四分之一富尔浪的距离。兹皮希科近旁有两个人被水冲走了，哈拉伐想去救他們，沒有救成；因为天黑，水势又急，那两个人一下子就看不见了。淹在水里的人却不敢高声呼救，因为指揮官事先就下了命令：渡河时要尽量做到安靜。然而，其余的人都安全到达了对岸，他們在那里沒有生火，一直待到天明。

天刚破晓，整个軍队分为两支。斯寇伏罗領了一支去迎击率領援軍到高茨韦堆去的那两个騎士。第二支由兹皮希科率領，向后移动，向那个島前进，以便迎击从城堡出来迎接援軍的人馬。

这天早晨，天气暖和而明朗，但在树林里、沼地里和树丛中，都弥漫着一片浓密的白雾，把远处完全遮沒了。这正是兹

皮希科他們所求之不得的，因为这样一来，从城堡里出来的日耳曼人就不能及时看到他們而撤退。这个年輕騎士非常高兴，向瑪茨科說道：

"我們还是占好陣地，别考虑那边的迷雾吧。愿天主許可，迷雾别在中午前消散。"

于是，他急忙赶到前面，向一些"賽特尼克"① 下令后，又立即回来，說道：

"我們很快就会在那条从島上的渡口通向內地的大路上同他們遭遇了。我們要躲到那边的丛林里去等候他們。"

"你怎么知道那条路？"瑪茨科問。

"我們是从本地农民那里得到情报的，我們的人里面有好多本地农民，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叫他們带路。"

"你打算离城堡多远进行攻击呢？"

"在离它一哩左右的地方。"

"很好；因为再近了，城堡里的兵士就可以冲出来援救，可现在他們不但不会及时赶来，听也听不见。"

"我想到了这点。"

"你想到了这点，还要想到另一点：如果他們都是些靠得住的农民，那就派两三个到前面去，以便一看见日耳曼人就发信号。"

"唻！这也已經办了。"

"那末，我还要告訴你一件事：布置一两百人，等战斗一打响，不要投入战斗，而是赶快冲到他們后方去切断通向島上去

---

① 英譯本注：统领一百人的队长称为"賽特尼克"。

的后路。”

“这是最重要的事，”兹皮希科回答。“但这个命令也已經下啦。日耳曼人就要落入陷阱，逃不了哩。”

听了这話，瑪灰科贊許地望望他的侄子，很是高兴，觉得虽然他很年輕，却懂得許多兵法，因此笑了笑，低声說：

“不愧为我們家的后代。”

但哈拉伐这个侍从，却比瑪灰科更高兴，因为他最爱战爭。

“我不知道我們这方面的战斗力，”他說，“但是他們行軍肃靜，动作敏捷，看来士气很高涨。如果斯寇伏罗一切都計划得很好的話，那就一个日耳曼人都活不了。”

“天主保佑，沒有几个人逃得掉，”兹皮希科回答。“但我已經下令，尽量捉俘虏；如果发觉其中有騎士或者教士的話，决不要杀掉。”

“为什么不能杀，爵爷？”捷克人問道。

“你得留神，”兹皮希科答道，“一定要这样办。如果其中有騎士的話，他就必定掌握了很多情报，因为他游历过許多城市和城堡，见多識广；要是一个騎士团的法师，那就更其如此了。因此，我感謝天主，使我来到此地，我也許会打听到关于达奴莎的消息，并且拿俘虏把她交換回来。如果有什么办法的話，这是我的唯一办法了。”

于是，他策馬前进，又馳騁到前面去发最后的命令了，这样，免得自己老想到那些忧郁的念头；时不可失，已經快到他們埋伏的地点了。

“少爵爷为什么以为他的妻子还活着，而且以为她是在这

邻近什么地方呢?"捷克人問道。

"因为,如果齐格菲里特当初在盛怒之下,竟沒有在息特諾杀害她的話,"瑪茨科回答,"那末就很有理由认为她还活着。如果她被害死了的話,息特諾的神甫也不会当着茲皮希科的面告訴我們他所干的事了。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哪怕最残酷的人对一个赤手无援的女子也下不了毒手。啐!何况是对一个无辜的姑娘。"

"是下不了毒手,但对于十字軍騎士团又当別論。威托特公爵的孩子們又是怎样的遭遇呢?"

"这倒是眞的,十字軍騎士都是狠心狗肺。可是,齐格菲里特也确实沒有在息特諾害死她,齐格菲里特本人也动身到这一带来了;因此,他可能把她藏在某个城堡里。"

"嗨!果眞如此,我就非得拿下这个島和城堡不可!"

"可是,你只要看看这些人吧,"瑪茨科說。

"当然,当然;但我有一个想法,要去报告少爵爷。"

"即使你有十个想法,我也不在乎。你总不能用梭鏢去把城墙推倒。"

瑪茨科指着大多数战士手里拿的梭鏢;問道:

"你见过这种兵士么?"

事实上,捷克人确是从来沒有见过这样的兵士。在他們前面乱七八糟地行进着的是密密麻麻的一群。騎兵和步兵都混在一起,穿过树林里的树丛时,步子又极不一致。为了要和騎兵齐步前进,步兵就都抓住了馬鬃、鞍座和馬尾。战士們的肩上都披着狼皮、山猫皮和熊皮;有些兵士在头上挂着野猪牙齿,有的挂着鹿角,有的则挂着毛茸茸的兽耳,因此,要不是树

林似的梭镖高高伸出于他们的头顶之上，背上有熏黑了的弓和箭，那么，打后面看去，特别是从雾中看去，他们简直就是一群从森林深处走出来的野兽，被喝血的欲望或饥饿所驱使，正在搜寻着猎物。这番景象看看有些可怕，而且有些怪诞不经，仿佛就是那种所谓“诺蒙”的奇迹；按照民间说法，遇到“诺蒙”出现时，野兽，甚至石头和树丛，都会在面前移动。

正是见了这番景象，使得那两个同捷克人一起来的仑卡维崔的贵族青年中，有一个走到他跟前说：

“凭圣父和圣子的名义！我说我们是在跟一群狼一起行军，而不是跟人一起行军。”

但是，哈拉伐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象，却象一个很熟悉这种情况、毫不惊奇的人似的，答道：

“狼虽然是在冬季成群结队出来觅食，可是春天里也要尝尝十字军骑士的狗血。”

确实已经是春季了，现在是五月；密布在森林里的榛子树都透出了一片新绿。兵士们无声无息地踏着苔藓往前走，苔藓中可以看见白色和蓝色的白头翁，还有浆果和羊齿植物。连绵大雨淋得树皮变软了，散发出一种惬意的气息，而在森林里，在松针和朽木铺成的地面上，则散发出一种辛辣的气味。太阳在树叶和树枝的雨滴上映出一道虹彩，鸟儿便在那上面欢乐地歌唱。

他们加快了脚步，因为兹皮希科在催他们赶上去。兹皮希科时时骑着马来到支队后面，同玛茨科、捷克人和玛佐夫舍的两个志愿军一起。一场胜仗的远景显然使他大为得意，因为他原来那种忧郁的神情消失了，眼睛又恢复了平时的闪闪

光芒。

“加劲！”他喊道。“我們现在一定要赶到前面去——不能落在后面。”

他領着他們来到了部队前面。

“听着，”他补充說。“我們也許会出其不意地攻击日耳曼人，不过，如果他們已經站穩脚跟、布好陣势的話，我們就必須先下手攻击他們，因为我們的甲冑比时母德人的优良，宝剑也比时母德人的鋒利。”

“就这么办，”瑪茨科說。

其余的人都在馬鞍上穩一穩身子，仿佛立刻就要攻击似的。他們深深吸了一口气，摸摸宝剑，看看能否出鞘自如。

兹皮希科再一次重申前令：如果在步兵中間发现任何披着白斗篷的騎士，决不能杀害，要捉活的；于是他馳馬向向导們跟前跑去，同时叫队伍停一停。

他們来到大路上，这条大路从小島对面的渡口直通向內地。严格地說，这不是一条眞正的大路，而是一条乡間的通道，最近刚从树林里开辟出来，路面高高低低，难以通行，但兵士和馬車毕竟能够通过。路的两边都有高高的树木，为了放宽路面，老松树給斫掉了。榛子树丛长得很密，有些地方整个森林都成了它們的世界。兹皮希科因此选了一个拐弯的地方，使得前进的对方既看不远，又无法后退，也来不及摆开陣势。他就在那里占領了小路的两边，下令等待敌人。

习慣于森林生活和战爭的时母德人非常巧妙地躲藏在树墩和暴风雨刮倒的树根后面，榛子树的嫩树丛和樅树苗后面——因此，好象大地把他們吞沒了。沒有一个人說話，馬匹也

不噴息。不时有一些大小野兽經过那些伏兵身边，不經意間突然和他們碰上，都吓了一跳，慌忙逃开。不时吹来一陣风，使森林里响起一片庄严的呼嘯声，继而又是一片寂靜，只听到远处布谷鳥的歌声和近处啄木鳥的啄木声。

时母德人很高兴听这种声音，因为他們认为啄木鳥是专門預报吉兆的歌手。森林里有的是这种鳥，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到持久不息的啄木声，声音急促得好象人类劳动时的歌声一样。人們簡直会以为，这种鳥都各有自己的打鉄鋪子，那么早就开始积极劳动了。瑪茨科和那两个瑪朱尔人好象听到了木匠在新房子的屋頂上的敲釘声，頓时教他們想起了家。

时間过得越来越令人厌煩了；听来听去就是树木的呼嘯声和鳥儿的歌唱声。籠罩在平原上的雾消散了。太阳升得很高，天气逐漸热起来，可是，兵士們还是躺在那里等着。最后，耐不住寂靜和久待的哈拉伐，凑着茲皮希科的耳朵，低声說道：

"爵爷，如果天主允許，一个狗东西都不让他逃命。难道我們不能出其不意地赶到城堡那里，把它拿下嗎？"

"你以为那里的船只都沒有人看守，也沒有口令的么？"

"他們有哨兵，"捷克人低声回答，"但抓住俘虏，只要用刀子吓他們一下，就会讲出口令来的。啐！他們自己甚至会用日耳曼話回答口令的。要是我們到了島上，那么城堡本身也……"

他还沒有說完，茲皮希科突然用手捫住了他的嘴，因为路上传来了烏鴉的哇哇声。

"噓！"他說。"那是个信号。"

大約过了念两遍“主祷文”的工夫，路上出現了一个时母德人，騎着一匹毛茸茸的小馬，为了免得发出得得声，也免得在泥地上留下蹄印，馬蹄裹着羊皮。騎者目光銳利地左顾右盼，突然听到丛林里传来一声对于哇哇哇的烏鴉声的回答，就立即潛入森林，刹那間，他来到玆皮希科身旁了。

“他們来了！……”他說。

第十九章

玆皮希科連忙問道，他們有多少騎兵和步兵，是怎么个阵势，究竟还隔着多少路；这个时母德人告訴他，他們一共不过一百五十个战士，其中有五十个騎兵，率領他們的幷不是十字軍騎士，而是一个世俗的騎士，他們列队前进，馬車上空空的，只装着一些备用的車輪；在这支部队前面有一队八人組成的弓箭手，常常岔开大路，搜寻树林树丛；那个时母德人最后說，这支部队大約和我們只隔着四分之一哩。

玆皮希科听說他們是以严整的陣容前进的，心里不大高兴。經驗告訴他，冲破秩序井然的日耳曼队伍不是件容易事，这样一群人无論是撤退也罢，奋战也罢，都会象一头被猎狗猛追的野猪那样拚命自卫的。另一方面，他听說他們之間只隔着四分之一哩的距离，倒很感到高兴，因为他估計，他派去切断后路的人已經截住了他們的后路，——因此，万一日耳曼人被击潰了，那就一个也逃不了。至于部队前面的前哨，他倒不大在乎，因为他一开头就知道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幷且已經

作好了准备；他吩咐时母德人可以放他們前进，如果他們要搜索树丛，就悄悄地把他們一个一个捉住。

但是，最后这道命令似乎并不必要，因为偵察兵已經火速挺进。藏在路旁树丛里的时母德人对前进的队伍看得一淸二楚，他們现在正在轉弯的地方停下来商議。領头的是一个强壮的紅胡子日耳曼人，他向他們作了个手势，要大家别作声，就静听起来。显然他一时之間犹豫不定，不知道究竟要不要深入这座森林。最后，因为只听见啄木鳥的啄击声，他显然以为，如果有人躲在树林里，这些鳥儿就不会这样自由自在工作了。因此他揮手叫队伍前进。

兹皮希科等到他們走近第二个轉弯的地方，便走到路边，率領着他的配备精良的人馬，包括瑪茨科、捷克人，两个从仑卡維崔来的貴族志愿軍，三个来自崔亨諾夫的青年騎士，和十来个武器优良的时母德貴族。再沒有继續隐蔽的必要了。兹皮希科只消站在路当中，等到日耳曼人一出现就扑上去，冲散他們的队伍。他认为只要打上了手，他那些时母德人就对付得了日耳曼人。

静寂了片刻，只有森林中常有的声音在打破寂静，不久，就听见了从东面传来的人声；虽然距离还相当远，但是，随着那批人越来越近，声音也越来越清晰。

兹皮希科抓紧时机，把队伍带到路中心排成楔形。兹皮希科本人是楔形的尖端，紧跟在他后面的是瑪茨科和捷克人，再后面是三个人一排，再后面是四个人一排，全都配备精良。什么都齐备了，只缺少騎士用的“木头”长柄矛枪，不过在森林作战中，长柄矛枪反而成为很大的障碍；他們现在准备用来进

行第一次攻击的是时母德人用的那种輕便短矛，等到进行激烈搏斗时，馬鞍上的剑和斧随时可以运用。

哈拉伐全神貫注地听着；接着他向瑪茨科耳語道：

“他們还在唱歌呢，他們要完蛋了！”

“但出乎我意外的是，树林挡住了我們的視綫，看不见他們，”瑪茨科回答。

这时候，兹皮希科认为再沒有必要不声不响地隐蔽下去了，他轉身答道：

“因为这条路是从河岸那边通过来的，因此，总是弯弯曲曲。”

“可他們唱得多开心啊！”捷克人又說了一遍。

从那种調子听来，可以断定那些日耳曼人唱的是一些下流歌曲。也听得出唱歌的人只不过十来个，唱来唱去老是一个叠句，使得歌声象打雷似的在森林里回旋得又远又广。

日耳曼人就这样高兴而浪蕩地走向死亡。

“我們馬上就可以看见他們了，”瑪茨科說。

他的脸突然一沉，露出狠似的凶悍神情。他对十字軍騎士素有怨恨，因为从前他拿了威托特公爵的妹妹的信送給大团长去救兹皮希科时，身上曾經挨过他們的枪。这时，他的血沸騰起来了，渾身激起复仇的怒火。

“誰第一个遇到他，准得完蛋，”哈拉伐瞟了老騎士一眼，心里想道。

这时候，风吹来了日耳曼人重复唱着的清晰的歌声：

“当达拉达！当达拉达！”接下去捷克人立即听出这是他熟悉的一首歌：

Bi den rôsen, er wol mac,

Tandaradei!

Merken wa mir'z houlet lac.…

歌声突然中断了，因为大路两旁全是一片呱呱呱的叫声，仿佛烏鴉正在这森林的一角举行会議。十字軍騎士弄不懂哪里来这許多烏鴉，而且它們怎么不是从树頂上出来，而是打地里冒出来。事实上，第一列兵士出现在轉角上，一看见迎面有許多陌生的騎者，就仿佛生了根似的停在那里不动了。

就在这时，玆皮希科在馬鞍上坐下来，用馬刺踢着馬，向前冲去，一面喊道：

"冲啊！"

其余的人都跟着他一起策馬奔去。树林里响彻了时母德人可怕的叫喊声。玆皮希科跟敌人相隔只有两百步，一眨眼工夫，敌人就向着玆皮希科的騎兵平举起一片森林似的矛枪；其余的兵士閃电似的分列两边，以便保护自己，抵挡从森林两边来的攻击。这几个波兰騎士本来也許会贊賞日耳曼人这种敏捷的战术，但是他們沒有时間来观望，因为他們的馬匹都飞速地冲向日耳曼人密集的方陣去了。

玆皮希科感到快慰的是，日耳曼騎兵都在馬車行列附近，在部队后面；事实上，他們虽然立即赶来救应，可是，既不能及时赶到，也不能繞过步兵，去迎击第一陣的攻击。时母德人排山倒海似地从树丛中冲出来，象一窠被粗心的旅人踏翻了蜂窠的毒黃蜂，把他們紧紧困住。这时候，玆皮希科和他的手下人都拚命扑向步兵队。

攻击并没有收效。日耳曼人把他们的重矛和战斧的末梢扎在土里，牢牢握住，弄得时母德人的快马无法攻破这一道墙。玛茨科的马在胫骨上吃了一战斧，一扬前蹄，用后脚站了起来，紧接着就扑面倒下，一头陷进泥里，死神在这老骑士的头上飞翔了一会；但他经验丰富，见识过许多战役，深能随机应变。所以，他连忙把脚滑出马镫，有力的手一把抓住了正在向他刺来的短枪的尖端，不但不让它刺进胸口，反而让他借了力。于是他一纵身，就在马匹中间跳腾过去，拔出了剑，象一头鹰扑向一群长嘴鹤那样猛扑过去，怒不可遏地向着矛枪和战斧斫劈过去。

在这激战的当儿，兹皮希科在马背上向后一稳，把矛刺出去——矛折断了；于是他也使起剑来。捷克人却最相信使斧，他把斧头向日耳曼人丛中扔去。有好一会儿，他赤手空拳。那两个陪他同来的"弗罗迪卡"，有一个被打死了；另外一个一看见这情形，就发疯似地怒吼起来，象一头狼似地号叫，他跨着血迹斑斑的马，爽性站起身来，盲目地在日耳曼人丛中间乱冲一阵。时母德贵族都用他们的尖刀斫矛尖和木柄，他们在那些矛尖和木柄的后面看到了那些"克耐黑特"（普通兵士）满脸惊惶，但又横眉怒目，充满着决心和顽强。但是骑士们依旧冲不破日耳曼人的阵势。担任侧翼攻击的时母德人也迅速从日耳曼人面前退却，好象逃开毒蛇似的。当然，他们立即又用了更大的冲劲向日耳曼人冲过去，但是没有成功。他们有些人一眨眼工夫爬上了树，向着"克耐黑特"们射箭，但是，日耳曼人的指挥官一看见这情形，就命令兵士向骑兵那方面退去。日耳曼人也开始射起箭来，不时有时母德人倒下来，痛苦地抓

着地上的苔藓，或者象一条出水的鱼那样扭动着身子。日耳曼人四面受包围，实在是胜利无望，但他们懂得怎样自卫，因此，一有可能，至少就有少数人设法退到岸边去，逃脱这场灾难。

日耳曼人谁都没有想到投降，因为他们从来不放过俘虏；他们也知道，别指望这些被迫得绝望而起来反抗的人民发什么慈悲。因此他们默默地后退，大伙儿结集在一起，肩并肩，一会儿举起标枪和阔斧，一会儿又放下；在混乱的战斗中，只要可能，便尽量剁呀，用石弓射呀，一边继续慢慢地退到他们的骑兵那边去，可他们的骑兵正在同另一支敌军作殊死战。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决定这场血战命运的奇迹。这是由仑卡维崔的一位年轻“弗罗迪卡”引起的，他看到伙伴阵亡，简直发了狂，从马上弯身抱起他伙伴的尸体，想把它安置在一个安全些的场所，免得尸体被马蹄踏碎，等到战斗结束，再来收尸。但就在这当儿，他又发狂了，完全失去了理智，因而不但不离开大路，反而向日耳曼兵士冲了过去，把尸体向着他们的枪尖扔过去，弄得那具尸体窟窿累累；枪尖也由于经不起尸体的重量而给压弯了，“克耐黑特”还没来得及拔出矛枪，这个怒吼的人就一举攻了进去，冲破了阵势，象一阵大风暴似的弄得人仰马翻。

一眨眼工夫，有十来只手都向他伸过去，十来支矛枪刺进了他的马腹，可是阵势给打乱了，附近一个时母德贵族也冲进了日耳曼人的队伍；紧接着，兹皮希科、捷克人都冲了进去，越来越混乱得可怕。其余的时母德贵族都学了样，抓起尸体向敌人的枪尖扔过去，同时时母德人又猛攻侧翼。本来秩序井

然的日耳曼人的队伍动摇了，象一所四壁拆裂的房子一样摇动起来了，象一根圆木被楔子劈开了，终于崩溃了。

战斗顿时变成了屠杀，日耳曼人的长枪和阔斧到了短兵相接时就毫无用处了。相反，骑兵的剑却斫在他们的头盔和脖子上。马匹径直冲入人群，把倒霉的日耳曼人践踏得溃不成军。骑兵坐在马上很容易往下斫，他们都利用这机会不停地斫杀敌人。树林里的两边不断赶来了凶猛的战士，身披狼皮，心里也象狼似的渴欲饮血。他们的号叫声压倒了那些垂死者乞求饶命的声音。战败者抛下了武器，有的企图逃进森林，有的装死躺在地上，有的笔直地站在那儿，脸色雪白，眼睛充血，有的则在祈求。其中有一个"克耐黑特"显然疯了，竟然吹起笛子来，抬头向上一望，笑了，后来，被一个时母德人一棍子打碎了他的脑袋。森林不再飒飒作声了，死神笼罩了大地。

最后，十字军骑士这支小部队化为乌有了；只有树林里不时传来了小股人马战斗的声音，或是一声吓人的绝望的叫喊。兹皮希科、玛茨科和所有的骑兵现在都驰马向对方的骑兵奔去。他们还在自卫，排成锥形阵势。日耳曼人每逢被优势敌人包围的时候，总爱采取这种战术。十字军骑士的骑兵马匹很好，装备也比步兵好；他们勇敢而顽强地战斗，应该得到赞扬。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披白斗篷的，都出身于普鲁士中产阶级和小贵族，骑士团一征集，就不得不出来作战。他们大多数马匹也都是武装了的，有的披上甲胄；但所有的马头上都有铁的头罩，中间突出着一支钢制的尖角。他们的指挥是一个又高又壮的骑士，穿一件深蓝色铠甲，戴一顶同样颜色的头盔，钢脸甲遮在面前。

倾盆大雨似的箭从森林深处落到他们身上，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伤害。时母德步兵和骑兵象一堵墙似的愈来愈逼近，把他们密密包围起来，可是日耳曼人拚命死守，用长剑狂斫猛戳，马蹄前面躺着一圈尸体。第一线攻打的兵士想要休整，却又办不到。四周是一片拥挤和混乱。晃动的矛，闪耀的剑，弄得眼花撩乱。马匹开始嘶叫，咬马嚼，打立柱，踢脚。后来时母德贵族冲过来了；兹皮希科、哈拉伐和玛朱尔人也一起扑上去。在他们猛烈的打击下，那群日耳曼人开始动摇了，象森林在风暴的吹打之下摇来晃去，而他们却象伐木者一样，在森林深处斫来劈去，用尽全力忍着疲乏和酷热继续慢慢地前进。

玛茨科吩咐手下人把战场上日耳曼人的长柄战斧收集拢来，分配给三十来个勇猛的战士，让他们向日耳曼人的人群冲击过去。"斫马腿！"他喊道。立即产生了奇特的效果。日耳曼骑士的剑够不到时母德人，而时母德人的战斧却在无情地劈着马腿。那个戴蓝盔甲的骑士这才认识到战斗就要结束了，他只有两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向后撤退，或者留下来等死。

他选了第一条路，一刹那间，他的骑士都向着他们来的方向转过脸去。时母德人马上在他们后边紧追不舍。可是日耳曼人把盾甩在肩上，在前面向两边拚命斫杀，冲破了进攻的队伍，象一阵飓风似的，向东方飞驰而去。但那支派去截击后路的部队却一涌而上，向他们迎头痛击；日耳曼人由于骑在马上，利用了居高临下的优势，纵马冲击，一刹那间，那支拦截的部队便象风暴中的亚麻似的给斫倒了。通向城堡的道路虽然通行无阻，但逃到那边去并不安全，而且也太远了，因为时母德人的马比日耳曼人的马要快得多。那个戴蓝盔甲的骑士

完全明白这一点。

“倒霉！”他心里说。“一个也逃不了；也许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血作为代价，使他们得救。”

于是，他叫手下人停住，也不顾是否有人听他的命令，就转过身去迎击敌人。

兹皮希科一马当先，向他奔过去，日耳曼人在他脸甲上斫了一下，但既没有斫碎脸甲，也没有伤着兹皮希科。这时，兹皮希科不但没有还击，反而拦腰抓住这骑士，要拖他下马，想把他活捉过来。但因为用力过猛，马肚带松了，于是两个骑士都翻倒在地上。他们扭打了一会儿，兹皮希科的异常的膂力马上就制服了对手；他把双膝压在他肚皮上，象树林里一头狼对敢于向狼进攻的狗那样把他揿倒在地上。

但是，用不着按倒那个日耳曼人了，他已经昏过去了。这时候，玛茨科和捷克人驰马来到了。兹皮希科喊道：“快，这里来！拿条绳子来！”

捷克人跳下了马，可他一看这日耳曼人一动不动，他就不去缚他，而是解除了他的武装，解开了他的臂钏和带子，抽出了带子上的“米萃里考地阿”，割开了他的颈甲，最后扭开了他的头盔。

他一眼瞥见这骑士的脸，就向后一跳，站了起来，喊道：

“爵爷！爵爷！请来看一下！”

“德·劳许！”兹皮希科叫道。

德·劳许脸色苍白，一动不动，象一具尸体似地躺在那里，双目紧闭，满脸汗水。

第二十章

兹皮希科下令让他躺在一辆缴获的马车上，这些马车原来是装运车轮车轴给前来救应城堡的援军的。他自己骑上了另一匹马，就同玛茨科一起去继续追赶逃逸的日耳曼人。这趟追击很容易，因为日耳曼人的马匹都跑得不够快，特别是奔驰在让春雨淋软了的地面上，这对于玛茨科更是特别有利，他现在骑了一匹原来是阵亡的仑卡维崔的“弗罗迪卡”的又轻又快的牡马。奔驰了好几个富尔浪以后，几乎超过了所有的时母德人。很快追上了第一个日耳曼骑兵，并按照当时流行的骑士习惯，立即向他挑战，要他或是投降，或是决斗。但这日耳曼人假装聋子。他甚至扔掉了盾牌来减轻马的载重量，在马上把身子向前一伛，策马狂奔。于是老骑士用一把阔斧在他肩胛骨上斫了一下，他就跌倒在地上了。

玛茨科就这样在这个逃跑的日耳曼人身上报复了他曾经受到的背信负义的一箭。他们象受惊的鹿群似的在他前面奔跑。他们再也无心恋战或自卫，一心只想逃过这个可怕的骑士。有十个日耳曼人冲进了森林，但是有一个在河流附近陷了下去不能动弹，时母德人就用一根缰绳把他勒死了。于是，为了追捕这群逃进树林的逃亡者，便开始了一场追猎野兽似的战斗。

森林深处响彻了追猎者的叫喊声和被猎者的尖叫声，直到日耳曼人被消灭为止。此后，波格丹涅茨的老骑士由兹皮希

科和捷克人陪同着，回到了躺滿着被乱刀斫死的日耳曼步兵尸体的战场上。尸体都已經被剝得精光。有的被复仇心重的时母德人斫得支离破碎了。这是一场重大的胜利，兵士們都欢天喜地。自从上一次斯寇伏罗在高茨韦堆附近吃了敗仗之后，时母德人情緒消沉，尤其因为答应要来的威托特公爵的救兵还沒有尽快如期到来。可是，现在希望复活了，好象閃閃爍爍的余烬里添上了木柴，火又旺起来了。被打死的日耳曼人和有待埋葬的时母德人的尸体，数目都很大。兹皮希科下令特别为仑卡維崔的两个“弗罗迪卡”掘一个墓，因为他們对这次胜利的貢献非常之大。他們被埋在松树中間，兹皮希科用劍在树干上刻了一个十字，然后吩咐捷克人看守住还沒有恢复知觉的德·劳許；又鼓动人馬赶紧向斯寇伏罗的那条路进发，以便在危急关头可以給他以必要的帮助。

但是走了很久，他突然看到一片荒凉的战场，同刚才的战场一样，遍地都是日耳曼人和时母德人的尸体。兹皮希科一下子就判断出严酷的斯寇伏罗也已經在对敌战斗中取得了一场同等重要的胜利，因为，如果他打敗了，兹皮希科就不会沒遇见向城堡进軍的胜利的日耳曼人。但这必定是一次付出了血的代价的胜利，因为在相当长一段路上，到处都是尸体。經驗丰富的瑪茨科立刻就推断出，有些日耳曼人在被打敗以后还是突圍逃跑了。

很难說斯寇伏罗是否正在追赶他們，因为足迹混杂，难以分辨。瑪茨科还断定，这一仗打得相当早，也許比兹皮希科的仗打得早，因为尸体都发青发肿了，有些尸体被狼撕得七零八碎，狼群是在兹皮希科的人馬到来时向树林深处四散而去的。

面对着这种情势，兹皮希科决定不等斯寇伏罗，管自回到原来安全的营地去。到那里已經是深夜，发现时母德人的統帅已經先到了。他那张一向阴沉沉的脸，现在却是滿面春风，欢乐中带着凶猛。他立刻詢問战果；一听說打胜了，便象一只烏鸦似的嘰嘰呱呱說道：

“我为你的胜利感到高兴，也为我自己的胜利感到高兴。他們暂时不会派救兵来了，等到大公爵到来，那就更欢乐了，因为这所城堡将是我們的了。”

“您捉到什么俘虏沒有？”兹皮希科問道。

“只有些小魚，沒有梭子魚。有一两条，但給他們逃脫了。那都是些牙齿鋒利的梭子魚，咬伤了人就逃！”

“天主賜給了我一个俘虏，”年輕的騎士回答。“他是一个著名的大騎士，虽則是个世俗的騎士——是十字軍騎士团的一个客人！”

这个严峻的时母德人把两手举到自己脖子上，右手作了一个猛然把繮绳向上一拉的手势：

“要給他这样，”他說，“对他，对其他囚犯都要……这样！”

兹皮希科的眉头皺紧了。

“听着，斯寇伏罗，”他說：“别碰他，既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他是我的俘虏，也是我的朋友。雅奴希公爵給我們两人一起封了騎士。連他的手指我也不許人碰他一下。”

“您不許？”

“对，我不許。”

于是他們凶狠狠地互瞪了一眼。斯寇伏罗皺紧着脸，很象一只猛禽。双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兹皮希科不愿

意同这个老上司鬧別扭，他很看重而且尊敬这位老上司；而且，当天的胜仗正使这个年輕的騎士十分振奋。他突然抱住了斯寇伏罗的脖子，把他紧紧压在胸口，喊道：

“您眞想把他連同我最后的希望从我手里夺走么？您为什么要亏待我？”

斯寇伏罗沒有拒絕这个拥抱。最后，把头从玆皮希科的手臂中掙了出来，亲切地望着他，沉重地喘着气。

“好吧，”靜默了一会儿以后，他說。“好吧，明天我要下令吊死我的俘虏，但如果你要其中什么人的話，我一定交給你。”

然后，他們重新拥抱了一次，就友好地分手了——这使瑪茨科非常滿意，他說：

“很显然，你对这个日耳曼人发怒是毫无用处的，对他客客气气，他倒会听你摆布。”

“他們整个民族都是这样，”玆皮希科回答；“但日耳曼人不理解这一点。”

于是，他叫人把在小棚里休息的德·劳許带到营火堆旁边来。捷克人很快把他带来了；他被解除了武装，去掉了头盔，只穿一件皮上衣，上面有鎖子甲磨出来的痕迹。他戴着一頂紅帽。哈拉伐已經告訴过德·劳許，說他现在已經做了俘虏，因此他进来的时候，神色冷淡而高傲，火光照出他脸上的挑衅和蔑視的神情。

“感謝天主，”玆皮希科說，“是天主把您交到我手里的，因为我不会加害于您。”

玆皮希科伸出一只友好的手，但是德·劳許連动也沒有动一下。

"我不愿意把我的手伸給那些串同异教徒跟天主教騎士战斗而玷汚騎士荣誉的騎士。"

在场有一个瑪朱尔人听了他这番話，眼看兹皮希科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受了辱，便再也不能自制，激怒得热血都沸騰了起来。

"笨蛋！"他叫道，不由自主地握住了他的"米萃里考地阿"的柄。

德·劳許仰起了头。

"杀死我吧，"他說。"我知道你們是不会饒过俘虏的。"

"你們饒过俘虏么？"这个按捺不住的瑪朱尔人嚷道，"你們不是把上次战斗中所有的俘虏都吊死在島边么？正因为如此，斯寇伏罗才要吊死他所有的俘虏。"

"对！我們吊死了他們。但是，他們都是异教徒。"

他的回答中有一种羞耻的感觉；分明他并不完全贊同那种做法。

这时候，兹皮希科克制住了自己，用一种安靜而威严的态度说道：

"德·劳許！你我都是从同一双手里接受我們的騎士腰带和踢馬刺的，你也很清楚，对我說来，騎士的荣誉比生命和財富更珍貴。听着，我向圣杰西起誓，跟你說几句話：这个民族中有許多人并不是昨天才信天主教的，那些沒有信教的人正在向着十字架伸出双手，祈求拯救。但是，你知道，是誰妨碍了他們并且阻止他們获得拯救和受洗呢？"

这个瑪朱尔人把兹皮希科的話全部翻譯給德·劳許听，德·劳許疑惑地望着这年輕的騎士的脸。

“是日耳曼人！”兹皮希科说。

“不可能，”德·劳许喊道。

“我凭着圣杰西的矛和赐马刺起誓，是日耳曼人！因为如果十字架的宗教在这里传布开来的话，他们就会丧失侵犯、统治和压迫这个不幸的民族的借口。你是很熟悉这些事实的，德·劳许！你最明白他们的行径是否正直。”

“但我以为日耳曼人在同异教徒的战斗中，所以要驱逐他们，正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受洗。”

“日耳曼人用剑和血，而不是用拯救的水让他们受洗礼。请你读读这封呼吁书，你马上就会相信你自己就是害人者和掠夺者，你就是为那些对抗宗教信念和基督之爱的地狱魔王服务。”

接着，他就把时母德人到处散发的、写给各国国王和公爵的那封信交给了他；德·劳许拿了信，在火光下迅速读了一遍。他大吃一惊，说道：

“这一切会是真的么？”

“愿圣明的天主帮助你和我，我不但说的是真理，而且也在为正义效劳。”

德·劳许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我是你的俘虏。”

“把你的手伸给我。”兹皮希科说。“你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俘虏。”

他们彼此握了手，一起坐下来吃晚饭，这是捷克人吩咐仆人去准备的。

德·劳许感到很吃惊，因为他听说兹皮希科尽管带了大

团长出的証件，还是沒找到达奴莎，而且那些"康姆透"居然以战爭的爆发为借口，拒絕了他护身的証件。

"现在我懂得你为什么在这里了，"德·劳許对兹皮希科說，"我感謝天主把我交到你手里，因为我想，十字軍騎士团将会拿你所要的人来交換我。否則，西方就要到处喧嚷，因为我是一个重要的騎士，而且出身于有势力的家族。……"

这时候，他突然拍了一下帽子，喊道：

"凭阿克維茨格兰的全部圣物起誓！率領援軍到高茨韦堆去的人就是安諾德·封·培頓和齐格菲里特·德·劳夫老头。我們是从寄給城堡的信中知道的。他們被俘虏了嗎?"

"沒有!"兹皮希科激动地說。"最重要的騎士一个也沒有俘虏到！但是，天主在上！你告訴我的这个消息是重要的。看在天主份上，告訴我，我是否可以从别的俘虏身上打听到一个消息——齐格菲里特是否随身带了什么女人?"

他叫仆人給他拿燃着的树脂片来，赶紧奔向斯寇伏罗命令集中扣押俘虏的那个地点。德·劳許、瑪茨科和捷克人都跟着他一起去。

"听着，"德·劳許在路上向兹皮希科說。"如果你凭我的誓言① 释放我的話，我一定跑遍全普魯士去找达奴莎，一找到她就回到你这里来，你可以用我来交換她。"

"但愿她活着！但愿她活着!"兹皮希科回答。

轉眼間，他們已經来到斯寇伏罗集中俘虏的所在地。只见那些俘虏有的仰天躺着，有的站在树桩附近，他們是被細树

① 指俘虏释放时所作的宣誓。

枝縛在这些树桩上的。松片的明亮火焰照亮着兹皮希科的脸。因此，所有的俘虏都望着他。

森林里边突然传来一声恐怖的喊声：

"我的爵爷和保护人！哦，救救我！"

兹皮希科从仆人手中搶过两片燃烧着的树片，跑进森林，向着发出喊声的方向走去，他举起燒着的树片，喊道：

"山德魯斯！"

"山德魯斯！"捷克人也惊奇地說了一遍。

但山德魯斯的双手被綁在树上，只能伸长了脖子，再叫了一遍。

"发发慈悲吧，……我知道尤仑德的女儿在哪里！……救救我！"

第二十一章

仆从們立即給山德魯斯解了綁，但是他的四肢已經冻僵，一解了綁，就跌倒了；他們把他扶起来以后，他还是接連昏过去了好几次。尽管兹皮希科吩咐把他抬到火堆旁边，給他吃喝，用脂肪摩擦他全身，然后盖上暖和的兽皮，山德魯斯的神志依旧沒有清醒，而是昏昏沉沉地睡着，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捷克人才把他叫醒。

兹皮希科迫不及待地走向山德魯斯。但幷不能一下子就从他那里打听到什么消息。或者由于这一场可怕的经历，或者由于生命的危险虽然已經过去，但体质本来軟弱而不免脫力，

总之，山德鲁斯竟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好半晌都回答不出問題。他抽抽噎噎，气都透不过来，嘴唇发抖，泪水如注地从脸頰上流下来，仿佛生命本身也跟着泪水一块儿流出来了。

最后，他总算稍稍克制住了自己，喝了一点馬奶酒来提提神，这种提神的方法是立陶宛人从韃靼人那里学来的。他訴說起“魔鬼的儿子”用矛枪狠狠地把他戳得全身沒有一块好肉；說他們搶走了他的滿載无价之宝的圣物的馬匹；最后他们把他綁在树上，让螞蚁叮着他的脚和身体，真使他觉得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会被螞蚁咬死。

兹皮希科再也忍不住勃然大怒，打断了山德鲁斯的話，說道：

“你这流氓，快回答我要問你的問題，留神要說实話，否则要你好看。”

“离这里不远就有不少紅螞蚁窝，”捷克人插嘴說，“爵爷，吩咐他們多弄些螞蚁来放在他身上，包管他嘴里馬上就会长出舌头来。”

哈拉伐这話并不是当真說的；甚至說这話时还笑了一下，因为他对山德鲁斯很有好感。可是，本来已經吓破了胆的山德鲁斯却大叫道：

“饒了我吧！饒了我吧！給我再喝些异教徒的飲料，我一定把我看见的和沒有看见的全部情形都讲出来。”

“如果你說謊，只要有一句假話，我就用一个楔子釘到你牙齿縫里去，”捷克人說。

他們又給他拿来滿滿一皮囊馬奶酒；他一手接过来，象婴儿吸母亲的奶似的，把嘴唇紧紧凑着囊口狂飲起来，不住地把

眼睛张开又闭上。喝了半加仑左右，晃了晃身子，把皮囊放在膝盖上，仿佛听天由命似的，说道：

"狗东西！……"接着就转向兹皮希科说，"现在，救命恩人！问吧。"

"我的妻子是不是在你们那一支部队里？"

山德鲁斯的脸上露出惊惶的神色。事实上，他听说过达奴莎是兹皮希科的妻子，但他们是秘密结婚的，而且她随即就被绑走，因而他一直把她当做尤仑德小姐。

但他急忙答道：

"是的，'伏叶伏大'！她在那里！但齐格菲里特·德·劳夫和安诺德·封·培顿冲破了敌人的队伍逃跑了。"

"你看见过她么？"兹皮希科问，心里别别跳。

"我没有见过她，阁下，但是我看见过一只用柳树做的、遮盖得严严的担架，吊在两匹马中间，里面好象有人，由那个两脚蛇——就是邓维尔特派到森林行宫来的骑士团的女仆人陪同着。我也听到那担架里发出来的悲哀的歌声……"

兹皮希科激动得脸都发青，在树桩上坐了下来，好久提不出别的问题来。玛茨科和捷克人听到这个重大消息，也非常激动。捷克人也许是想到了他的留在斯比荷夫的敬爱的小姐，认为这个消息是对于雅金卡的命运的判决。

沉默了一会。最后，老练的玛茨科（他本来不认识山德鲁斯，先前也差不多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怀疑地望着他，问道：

"你是什么人？你在十字军骑士团里是干什么的？"

"我是什么人，大骑士？"山德鲁斯回答道。"让这位英勇的公爵替我答复吧，"（说到这里，他指着兹皮希科），"还有这

位豪侠的捷克貴族也早就认識我了。"

馬奶酒显然在山德魯斯身上发揮作用了，因为他活泼起来了，对兹皮希科說話的声音也大了，一点看不出先前那种衰弱的神情。

"閣下，您救了我两次命。要不是亏了您，狼不吞掉我，那些誤听了敌人話的主教也早就懲罰我了。（哦，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世界啊！）他們发了一个命令追捕我，說我販卖假圣物，这不过是因为他們把我当作了你們的人。可是您，爵爷啊，收留了我，我应該感謝您，您使我沒有給狼吞掉，沒有遭到他們的迫害。我同您在一起，从来不缺少吃的喝的——比这使我恶心的馬奶好的食物有的是，我喝馬奶，是为了表明一个穷苦而虔誠的香客，多么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

"說得快点，你这个走江湖的；快把你知道的事都告訴我們，别装傻，"瑪茨科喊道。

但山德魯斯又把皮囊举到了嘴边，把它完全喝光；他显然沒有听到瑪茨科的話，只是轉向兹皮希科說："这是我爱戴您的另一个理由。《圣經》上記載着，圣徒們在一个钟头里犯了九次罪，因此，山德魯斯有时候也要犯法，但山德魯斯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忘恩負义的人。所以，当您遭遇不幸的时候，閣下，請記住我告訴过您的話；我說过，'我要从这个城堡到那个城堡，一路上向人們打听。我要为您找寻失去的人。'我有誰沒有問过？我有什么地方沒有去过？——我得花很长的时間才能告訴您。——但是，总而言之，我找到她了；从那个时刻起，芒刺粘住外套还不及我釘齐格非里特釘得那么紧。我做了他的仆人，从这个城堡到那个城堡，从这个'康姆透'那里到

那个‘康姆透’那里，从这个鎮市到那个鎮市，始終釘着他，釘到最近这次战役发生为止，从来沒有停頓过。”

兹皮希科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說道：

“我很感謝你，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可是，现在，回答我的問題。你能否以自己灵魂的得救起誓，說她还活着么？”

“我凭着我灵魂的得救起誓，她还活着，”山德魯斯态度认眞地回答。

“齐格菲里特为什么离开息特諾？”

“我不知道，閣下。但我猜想，他所以要离开息特諾，无非是因为他从来不是息特諾的‘斯达罗斯达’；也許他害怕大团长的命令，据說，大团长命令他要把那羔羊还給瑪佐夫舍朝廷呢。也許那封信就是使他逃跑的起因，因为，为了要替罗特吉爱报仇，他的灵魂痛苦得要命。他們现在都說，罗特吉爱是齐格菲里特的亲生儿子。我說不出那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齐格菲里特仇恨得神經錯乱了，发疯了，决定只要他活在世上一天，就一天不交出尤仑德的女儿——我意思是說，这位年輕的夫人。”

“这一切使我觉得很奇怪，”瑪茨科突然打断他道。“如果那老狗那么恨尤仑德和他的亲人的話，那他早就会杀害达奴斯卡了。”

“他本来要这么做的，”山德魯斯回答，“但是，他突然出了什么事，病得很厉害，快要死了。他的手下人对这件事議論紛紜。有的說，有天晚上，他到塔楼里去，正打算杀害这位年輕的夫人，忽然遇见了魔鬼——有的說他是遇见了天使——唔——总而言之，他們发现他躺在塔楼前边的雪地上，完全沒有

了生气。现在，他一想起这件事，头发就象橡树似的根根竖了起来；因此，他自己才不敢去触犯她，甚至不敢叫别人去触犯她。他随身带着息特諾那个哑巴劊子手，但不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那个劊子手和别的劊子手一样，都不敢去伤害她。”

这些話給了大家很深刻的印象。兹皮希科、瑪茨科和捷克人都向山德魯斯身旁走去，山德魯斯在身上划了个十字，继續說下去：

“我跟他們在一起并不好过。我不止一次听到和看见許多使我毛骨悚然的事。我已經告訴过您爵爷，那个老‘康姆透’总是神經出了什么毛病。啐！否則地獄里的精灵怎么会去找他呢。只要他一个人的时候，他身旁就仿佛出现了一个什么喘不过气来的人似的。那就是被可怕的斯比荷夫的爵爷打死了的邓維尔特的鬼魂。于是齐格菲里特向他說：‘你要我怎么办呢？我沒有办法为你报仇；你打算要得到什么利益呢？’但是另外那个（魔鬼）却咬牙切齿，气喘咻咻。罗特吉爰常常显灵，房間里并且可以聞到硫磺味道，于是‘康姆透’就和他长談。‘我不能，’他說。‘我不能。等我清醒了，我就干，可现在我不能。’我也听见这老头子問：‘那样能安慰你么，亲爱的儿子？’以及其他类似的話。每逢这种情形，这个老‘康姆透’便一連两三天不同任何人說話，脸上显出无限的苦楚。他本人和騎士团那个女仆聚精会神地看管着那只担架，使得那位年輕的夫人永远见不到任何人。”

“他們沒有折磨她么？”兹皮希科声音嘶哑地問。

“我要把确凿的眞相告訴您，爵爷，我沒有听到鞭打或哭泣的声音；只听到从担架里传出凄凉的歌曲；有时候我觉得好

象是那种又动听又忧郁的鳥儿的啁啾声……”

“我眞难受，”兹皮希科咬紧了牙关說。

但是，瑪茨科打岔了，不让他再問下去。

“这件事談够了，”他說。“现在談談这次战斗吧。你可看见他們怎么逃走的，他們的結果怎样？”

“我看见的，我要老老实实地說一說，”山德魯斯回答。“起初，他們战斗得很凶猛。后来看到四面八方都被包围住了，就只想到逃跑。安諾德騎士是一个眞正的巨人，他首先冲破了包围圈，打开了一条出路，使得他、老‘康姆透’，和一些跟着担架的人突围出去了。”

“难道他們沒有受到追击么？”

“受到追击的，可是沒有用处，因为一追近他們，安諾德騎士就轉过脸去迎击。愿天主保护那些遭到他迎战的人，因为他具有超凡的体力；他同一百个人作战都不当作一回事。他这样掉过头去迎击三次，三次都拦住了追击者。跟随他的人都給打死了。我似乎觉得他自己也受了伤，馬也受了伤，但是他还是逃脫了，那时候，那个老‘康姆透’也已經逃得好远了。”

瑪茨科听了这番話，觉得山德魯斯讲的是实話，因为他記得自己进入斯寇伏罗发动攻击的那个战场时，在日耳曼人撤退的整条路上，到处都是时母德人的尸体，仿佛是被巨人的手斫倒的。

“可是，你怎么能看到这一切呢？”瑪茨科問山德魯斯。

“我看见的，”这流浪汉答道，“因为我抓住了抬担架的一匹馬的尾巴，紧紧拉住，后来肚皮上被馬蹄踢了一脚才放开。于是我昏过去了，所以你們才俘虏了我。”

“这是有可能的，”哈拉伐說，“可是，当心，如果你說了半句假話，查出来可有你受的。”

“还有証据在那里，”山德魯斯答道；“誰想看都可以去看看；然而，与其譴責別人說謊話，还不如相信他說的是眞話。”

“虽然有时候你也不得不說些眞話，但你总有一天要为你买卖圣物而号哭的。”

于是，捷克人和山德魯斯又象以前那样彼此戏謔起来了，但是兹皮希科不让他們瞎扯下去。

“你經过那些地方，一定认識那一带的城堡；照你看来，齐格菲里特和安諾德躲藏在哪里？”

“那一带根本沒有什么城堡；都是一片荒野，新近才开辟了一条路。既沒有村落，也沒有农场。日耳曼人把村落和农场都烧毁了，因为那里的居民也是时母德人，他們都敌愾同仇，起来反抗十字軍騎士团的統治。我想，閣下，齐格菲里特和安諾德现在正在树林里漂蕩；他們不是想回到他們本来的地方去，就是企图偸偸溜到战役发生之前想要去的那个城堡去。”

“我相信确是这样，”兹皮希科說。他愁思百結，双眉紧蹙；显然在想什么办法，但沒有想多久。一会儿，抬起头来說：

“哈拉伐，去叫准备人馬！我們必須立刻出发。”

一向不爱追根究底的捷克人，一言不发就站了起来，向馬匹那儿跑去；可是，瑪茨科张大着眼睛望着他的侄子，惊奇地說：

“那……兹皮希科？嗨！你要上哪里去？啊？……怎么？……”

但是，兹皮希科却反問道：

"您以为怎么样？难道这不是我的責任么？"

老騎士沒話可說了。他脸上惊奇的神色逐漸消失了，搖了一两下头，最后，深深吸了口气，好象回答自己似地說道：

"好吧！瞧你的……沒有別的办法！"

他也走到馬匹那边去了。玆皮希科却回到德·劳許跟前，叫一个瑪朱尔人用日耳曼話向他說明道：

"我不能請你跟我一起去反对你所效劳的人。你可以自由自在，爱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我现在不能违反我的騎士荣誉，用我的剑为你效劳，"德·劳許回答；"但是我也不能接受你賞賜給我的自由。我依旧是你的假释俘虏，随便你命令我上哪儿去，我都得听命。假如你要交換俘虏的話，請記住，騎士团肯以任何俘虏来交換我的，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大騎士，而且我的祖上对十字軍騎士团有过重大功勛。"

于是，他們按照习惯互相拥抱了一下，吻吻脸頰，然后德·劳許說：

"我要到瑪尔堡或者瑪佐夫舍朝廷去，我这样告訴你一声，让你将来如果在一个地方找不到我，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找到我。你的信使找我时只要告訴我九个字眼儿就行了：'罗泰林格—杰尔特里亚'。"

"好吧，"玆皮希科說，"我还要到斯寇伏罗那里去給你弄一张会受到时毋德人尊重的通行証来。"

他找到斯寇伏罗那里，这个老統帅毫无难色地給了他一张通行証，让德·劳許动身，因为他知道整个事件的底細，并且爱玆皮希科，对他在最近这次战斗中的英勇行为深为感激，

何况更沒有权利留难这个为了自己目的而来的外国騎士。斯寇伏罗向玆皮希科的巨大劳績表示了謝意，一面望着他，对他要到荒僻地方去的勇气感到吃惊；他向他道了别，同时希望在将来反对十字軍騎士团的更重大、更有决定性的战役中能够和他重逢。

但玆皮希科非常匆忙，仿佛害了热病似的，弄得心劳神疲。赶到扎营地，看到所有的人都已准备停当，武装齐全，瑪茨科叔父也騎在馬上，全副武装，身穿鎖子甲，头戴鋼盔。玆皮希科走到叔父跟前說：

"这样說来，您也要同我一起去了！"

"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瑪茨科有点暴躁地答道。

玆皮希科沒有回答，吻了吻瑪茨科的右手就上了馬，大伙儿都出发了。

山德魯斯也同他們一起走。他們都很熟悉通到战场的路径，但是过了战场就得由山德魯斯領路了。他們希望能在树林里遇见本地居民，因为本地居民出于对他們的統治者——十字軍騎士团的痛恨，自会帮助他們追赶那个老"康姆透"和那个山德魯斯认为具有超人力量和勇气的騎士——安諾德·封·培頓。

第二十二章

要到斯寇伏罗消灭日耳曼人的那个战场去，路很容易走，因为他們认得那条路，很快就到达了。未埋葬的尸体发出陣

陣恶臭，他們都急急忙忙走过了那地方，一路上吓跑了多少餓狼、大群的烏鴉、渡烏和穴烏。接着就开始沿路寻找足迹。虽然前一天整整一支軍队走过这里，可是，有經驗的瑪茨科却輕而易举地在这条人迹杂沓的路上找到了向相反方向而去的巨大的馬蹄印。他向年紀較輕、經驗較少的战友解释道：

“幸亏仗打过以后沒有下过雨。只要看看这里。安諾德的躯体既然异常魁梧，他的坐騎也必定非常壮大，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路这边的馬蹄印要深得多，这是因为逃跑的时候，馬儿奔得很快的緣故；相反，那一边是以前进軍的痕迹，就不这么深了，因为馬匹走得慢。长了眼睛的人都可以来看一看，这些馬蹄印有多么清楚。天主保佑，只要这些狗东西还沒有找到什么城堡可以躲避的話，我們就可追得到他們。”

“山德魯斯說过，”兹皮希科回答，“这一带沒有城堡，确实如此；因为十字軍騎士团最近才占領了这地区，还来不及修建。那么，他們能躲在哪里呢？这一带的农民統統都归附了斯寇伏罗，因为他們都是时母德人……山德魯斯还說，就是这些日耳曼人把村子放火烧了，因此女人和孩子都躲到丛林里去了。倘若我們不顾惜馬匹的話，必定追得上他們。”

“我們必須顾惜馬匹，因为即使追上了他們，我們以后的安全还是要靠我們的馬匹，”瑪茨科說。

山德魯斯插嘴道，“安諾德騎士在打仗的时候，肩胛骨中間挨了一下。他起初沒有注意到，只管战斗和斫杀，后来人們不得不替他包扎起来；人們受到了斫击，开头往往并不觉得，到后来才觉得痛。因此，他沒有气力赶路赶得太快，也許一路上他还不得不休息休息呢。”

“你說沒有別人同他們在一起么?”瑪茨科問道。

“除了两个管担架的,就是那个‘康姆透’和安諾德。本来有許多人同他們在一起,都給时母德人打死了。”

“让我們手下人去逮住管担架的那两个家伙吧,”玆皮希科說。“您,叔叔,去抓齐格菲里特老头,我来对付安諾德。”

“好,”瑪茨科回答,“我对付得了齐格菲里特,因为,感謝天主,我这把骨头里还有些力气。至于你,我应該說,别太自信了,因为那个安諾德看来倒是个巨人。”

“这有什么稀罕!我們瞧吧,”玆皮希科回答。

“你强壮倒很强壮,这我沒有話說,但是,还有比你更强的人哩。你看到我們在克拉科夫遇见的那些本国騎士么?你能打胜塔契夫的波瓦拉爵爷,比斯古披崔的巴希科·齐洛琪埃伊,查維夏·却尔尼么,嗳?别太卤莽,应当正視事实。”

“罗特吉爱也很强壮,”玆皮希科喃喃地說。

“有什么事要我干么?”捷克人問。但是他沒有得到回答,因为瑪茨科正在想着别的事。

“只要天主賜福我們,我們就到得了瑪佐夫舍森林。到了那里,就会太太平平,一切麻煩都将告一結束。”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叹息了,因为他想到,即使到了那里,事情也不会完全結束,还得設法去处理那个不幸的雅金卡呢。

“嗨!”他喃喃地說,“天主的意旨眞是奇妙。我常常想到这点。为什么你不安安靜靜地結了婚,让我同你們在一起太太平平过活呢?那才是最幸福的生活。现在我們在异乡漂泊,在荒野跋涉,并沒有按照天主的命令去照料家务,这在我們王

国里的貴族中，就数我們这几个人了。"

"唔，这倒是实話，但这是天主的意志，"兹皮希科回答。

他們默默地赶了一会儿路。老騎士又轉向他的侄儿說道：

"你相信那个流浪汉么？他是什么人？"

"他是个变化无常的人，也許是个流氓，但他对我很好，我不怕他耍詭計。"

"如果是这样，那就让他騎着馬走在前面，因为他如果追上了十字軍騎士，他們不会害怕他。他可以跟他們說，他是从俘虏中逃出来的，他們一定会相信他。这是最好的方法，否则，如果他們远远看见了我們，他們就会逃避，躲藏，或者有足够的时間准备抵抗。"

"他很胆小，不敢一个人在夜里走路，"兹皮希科回答。"但在白天，我相信这是应該采取的一个最好的計策。我可以叫他一天停下来等我們三次。如果我們在約定的地方找不到他，就表示他已經同他們在一起了，然后我們就跟着他的足迹追踪，出其不意地攻击他們。"

"他不会去告訴他們么？"

"不会。他对我比对他們更友好。应該告訴山德魯斯，等我們袭击日耳曼人的时候，我們还是要綁住他，使得他可以免受他們以后的报复。叫他装做根本不认識我們……"

"你打算饒了那些家伙的命么？"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兹皮希科回答，显得稍微有些着急。"您想……如果在我們国內，在瑪佐夫舍家乡，我們就可以向他們挑战，就象我向罗特吉爱挑战一样；但这里，在他們本国，可不能这样做……我們在这里所关心的是达奴斯卡和赶

快赶路。为了避免麻煩，一切都必須悄悄地干；以后我們就要象您所說的那么做，馬能跑多快我們就跑多快，尽快赶到瑪佐夫舍的森林去。但是，出其不意地攻击他們，也許正碰上他們解下了武装，甚至連劍也沒有。那我們怎么能杀他們呢？我怕受人家責罵。现在我們两个人都是束腰带的騎士，他們也是……”

“不錯，”瑪茨科說。“但是也許总会发生战斗的。”

玆皮希科皺紧眉头，脸上流露出波格丹涅茨人特有的坚毅的神情，因为，这会儿，他簡直就象是瑪茨科的亲生儿子。

“我还想要做的就是，”他低声地說，“把那个双手沾滿血腥的狗东西齐格菲里特扔在尤仑德的脚下！愿天主許可！”

“許可吧，天主！許可吧！”瑪茨科立即一再地說。

他們一边讲話，一边走了很长一段路，直走到夜幕降落。这天晚上，滿天星斗，但是沒有月亮。只得让馬儿停下来歇口气，让人吃些东西，睡睡觉。玆皮希科在山德魯斯休息之前，吩咐他第二天早晨走在队伍前面。山德魯斯欣然同意，但是，他給自己保留了一項权利：如果受到野兽或者本地人的攻击，他可以跑回到玆皮希科这里来。他还請求允許他一天停四次而不是停三次，因为单身一人，他总是感到害怕，即使在天主教国家里也是如此，何况现在处在这样一片可怕的荒野里呢？

吃过东西之后，就在一堆小营火旁边，躺在兽皮上睡觉了，营火是在离开大路約半富尔浪的地方。仆人們輪流守卫着馬匹，馬匹喂飽之后就在地上打滚，彼此脖子貼脖子睡着了。林子里一透出銀白色的天光，玆皮希科就立即起身，叫醒别人，天一亮他們就前进。安諾德那匹大种馬的蹄印很容易

找到，因为地面本来泥濘，好一陣不下雨，蹄印都凝固了。山德魯斯走在前面，不久就消失了。可是，他們在日出和中午之間，在約定等待的地方找到了他。他告訴他們，一个人都沒有看见，只看到一头大野牛，他沒給吓倒，也沒有逃跑，因为野牛避开了。但是山德魯斯又說，他刚刚看见一个养蜂的农民，但沒有拦阻他，怕森林深处也許会有更多的农民。他本来想問問他的，但是語言不通。

随着时間的推移，茲皮希科愈来愈感到有些不安了。

他說："要是我們到了地势較高的干燥地区，路面坚硬干燥，看不出逃亡者的足迹，那怎么办呢？如果只顾追下去，結果追到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那里的居民早已受惯了十字軍騎士团的奴役，他們很可能把达奴莎隐藏下来，因为就算安諾德和齐格菲里特沒有来得及逃入碉堡，但那些居民会帮着他們一起干，那时候又怎么办呢？"

幸而这种担心是沒有根据的，因为他們沒有在下一个約定的地点找到山德魯斯，却发现了一个显然是新近才刻在附近一株松树上的十字。他們相互望了一下，心跳得加快了。瑪茨科和茲皮希科立即下馬，以便在地上寻找足迹；他們仔細察看，沒有多久便看到了很清楚的足迹。

山德魯斯显然撇开大路，跟着巨大的馬蹄印，折进森林去了；虽然馬蹄印并不深，但由于草泥已經干了，所以还是看得出来。那匹巨馬每一步都踏乱了松針，蹄印四周的松針都发黑了。

还有其他一些迹象也沒有逃过茲皮希科銳利的目光。于是，他和瑪茨科又上了馬，同捷克人一起，悄悄商議起来，仿佛

敌人就在附近了。

捷克人建議說，应該立即徒步前进，但他們不同意，因为他們不知道将要在树林里走多远。可是，仆从們倒是应該徒步走在前面，一发现有什么情况，就发出信号，以便他們作好准备。

他們多少带着几分疑虑，在树林里向前走，后来又在一棵松树上看到印記，这才相信并沒有錯过山德魯斯的踪迹。不一会，发现了一条小路，显然是常常有人走的森林小道；他們相信已經到了一个森林居民点附近了，一定会在那里找到他們所要搜索的目标。

太阳逐漸下沉了，在树木上洒下一片金黃色。看来夜晚一定十分靜穆；树林里一片沉靜，鳥兽都去休息了，只是到处都可以看到松鼠在树頂上跑来窜去，給晚霞映照得紅光鮮艳。茲皮希科、瑪茨科、捷克人和仆从們都一个紧跟住一个地前进，他們知道步行的仆从在前面走得相当远了，到时候自会来报信；老騎士用一种并不太低的声音向他的侄子說：

“我們根据太阳来計算一下吧，”他說。“从最后一个約定的地点到我們发现第一次刻字的地方，已經走了一大段路了。按照克拉科夫的时間，大約有三小时……那末，山德魯斯这时候应該是到了他們那里了，而且已經把他的遭遇都告訴了他們，如果他不出卖我們的話。”

“他不会出卖我們的，”茲皮希科回答。

“只要他們相信他就好了，”瑪茨科继續道；“万一他們不相信，那他就糟了。”

“他們为什么不相信他呢？难道他们会知道我們这些人

在追赶么？他們毕竟是认識他的。俘虏脫逃原是常有的事。”

“但我担心的是，如果他告訴他們說，他是逃出来的，那么，他們怕我們去追赶他，就会立即継續逃跑。”

“不，他准会搪塞过去，說我們决不会作这样的长途追赶。”

靜默了一会儿，瑪茨科忽然觉得好象玆皮希科在向他耳語，便轉过身来問道：

“你說什么？”

但是，玆皮希科并沒有同瑪茨科說过話，只是朝天仰望着，說道：

“但愿天主施恩給达奴斯卡，施恩于为了她所进行的这一个大胆的举动。”

瑪茨科也在身上划了十字，但还沒有划完第一遍，榛树林里突然走来一个偵察兵，說道：

“发现了一間燒瀝青的小屋！他們就在那里！”

“停住！”玆皮希科低声說道，立即下了馬。瑪茨科、捷克人和仆从們也都下了馬；三个仆从奉命去看住馬匹，随时作好准备，并得留心不让馬匹嘶鳴。“我跟前只留下五个人，”瑪茨科說。“那里有两个仆从和山德魯斯，你們馬上就得把他們綁起来，誰如果敢动武，就斫掉他的头！”

他們立即前进，玆皮希科边走边跟他的叔父說：

“您去逮住齐格菲里特老头；我去逮住安諾德。”

“不过要小心！”瑪茨科回答，又向捷克人招招手，提醒他随时准备援助他的主人。

捷克人点头应諾，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摸摸剑，看看是否可以一下子就拔得出来。

兹皮希科注意到了这情形，説道：

“不！我命令你立即跑到担架那边去，在战斗进行的时候，一刻也不要离开那担架。”

他們赶忙悄悄走进了榛树林。但沒有走多远，就发现前面不到两个富尔浪开外的地方，丛林突然終止，露出一小片空地，空地里有一堆堆熄灭了的瀝青火堆，两間土屋，或者叫“奴梅”，这是烧瀝青的人战前的住所。落日亮閃閃地照着草地、瀝青火堆和两間孤零零的小屋——其中一間的門前有两个騎士坐在地上；另一間的屋前是山德魯斯和一个满面胡子的紅头发的家伙。这两个人正在专心地用破布擦着鎖子甲。此外，山德魯斯脚跟前还有两把剑，准备擦拭。

“瞧，”瑪茨科說，用力握住兹皮希科的手臂，尽量要使他多耽擱一会儿，“他故意拿下了他們的鎖子甲和宝剑。很好！那个白头发的一定就是了。……”

“前进！”兹皮希科突然喊道。

他象一陣旋风似的冲进了林中空地；其余的人也都冲了过去，但只冲到了山德魯斯跟前。可怕的瑪茨科一把揪住齐格菲里特老头的胸膛，把他往后一推，一刹那間，就把他压在下面了。兹皮希科和安諾德象两只鷹似的彼此扭在一起，手臂交叉在一起，猛烈搏斗起来。同山德魯斯在一起的那个满面胡子的日耳曼人，扑了过去想拿剑，但还沒来得及使，瑪茨科的仆人維特早用斧头背把他砸倒在地上，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了。他們按照瑪茨科的命令开始捆綁山德魯斯。山德魯斯尽管知道这是事先安排的計策，还是吓得大吼大叫，象一头小牛犢的喉管正在挨屠夫的刀似的。

兹皮希科虽然强壮得能够一把捏出一根树枝的汁水来，这会儿却觉得他不是被一双人的手所握住，而是被一头熊紧紧抱住了。他也觉得，如果不是早有預防、穿了这身鎖子甲准备抵挡枪矛的話，准会被这个日耳曼巨人折断肋骨，甚至还会折断脊椎骨。年輕的騎士固然把他悬空拎了起来，但是，一轉眼，安諾德却把他悬空拎得更高，并且使出了全身力气，想把他扔在地上，叫他再也爬不起来。

兹皮希科也使出非凡的气力，紧紧压住对方，弄得那个日耳曼人的眼睛都出血了。他把腿横插在安諾德的双膝之間，把他斜压下去，一边猛力打他的膝盖弯，把他摔在地上。实际上，两个人都跌倒了，兹皮希科还給压在下面；幸亏瑪茨科及时看到这情形，連忙把半死不活的齐格菲里特扔給一个仆人，赶到这两个趴在地上的战斗者跟前来。一眨眼工夫，就用皮带綁住了安諾德的脚，然后一跃而起，往安諾德身上一坐，就象坐在一头野猪身上似的，又从腰間拔出“米萃里考地阿”来，在他后脑壳上刺了一刀。

安諾德恐怖地尖叫了一声，双手不由自主地从兹皮希科腰間松开了。他不仅因这一刀而呻吟起来，也感觉到背上一陣难以形容的疼痛，因为上次同斯寇伏罗战斗时背上挨了一鎚。

瑪茨科双手抓住他，把他从兹皮希科身边拖开。兹皮希科从地上爬起，坐定；他想站起来，却站不起，只得就地坐了一会儿。他脸色蒼白，滿面冷汗，双眼充血，嘴唇发青；呆呆地看着前面，好象有点眼花。

“你怎么啦？”瑪茨科吃惊地問。

“沒有什么，只是很疲乏。扶我起来。”

瑪茨科双手插入兹皮希科的胳肢窝，把他扶了起来。

“站得住么?”

“站得住。”

“觉得痛么?”

“痛倒不痛，只是喘不过气来。”

这时候，捷克人显然看到场地上的战斗已經完全結束了，就走到小屋前面，抓住騎士团那个女仆的頸項，把她拖了出来。兹皮希科一看见这情景，頓时忘了疲乏，全身又恢复了力量，好象根本沒有同那个可怕的安諾德搏斗过似的，向小屋冲了过去。

“达奴斯卡！达奴斯卡!”兹皮希科喊道；但是沒有人回答。

“达奴斯卡！达奴斯卡!”兹皮希科又叫了一遍；于是他默不作声了。小屋里黑黝黝的，因此，他开头什么也看不见。但在那个用石头堆成的火炉后面，突然传来一陣陣急促而清晰的喘息声，好象是一头躲在那里的小动物的喘息声。

“达奴斯卡！天啊。我是兹皮希科!”

接着，他在黑暗中驟然看见那一对睜大着的、惊惶失措的眼睛。

兹皮希科冲到了她跟前，紧紧抱住她，但她完全不认識他了，只顾从他怀中掙脫出来，还用一种上气不接下气的耳語声，一再說道：

“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

第二十三章

不管是亲昵的情話，还是体貼的劝說，都不頂事。达奴莎一个人也不认識，神志也沒有清醒。滲透了她整个生命的唯一感觉是恐惧，一种被擒的鳥儿所表现的恐惧。給她送食物去，她不肯当着别人的面吃。可是，从她那种拒絕的目光看来，誰都看得出她已經受够了饥餓的折磨。只要沒有人在跟前，她就象一头貪婪的小野兽似的向食物扑过去。但是，玆皮希科一进小屋，她就竄到角落里，藏在一束干的忽布花[1]后面。玆皮希科白白地张开两条胳膊，白白地伸出一双手，尽管泪眼汪汪地哀求她，还是毫无用处。即使把亮光妥加調节，使她能够认出玆皮希科的脸庞，她还是不肯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仿佛她不仅失去了知觉，也失去了記忆。玆皮希科注視着她那张流露着恐怖神情的、又憔悴又蒼白的脸，那双凹陷的眼睛，破烂的衣服，一想到她曾經落在什么人的手里，曾經吃过什么苦头，就痛苦得要哭出来。最后他怒火冲天，握了宝剑就向齐格菲里特冲去，要不是瑪茨科拉住了他的手臂，他准会就地杀了他。

于是，叔侄两人簡直象仇敌似的彼此扭了起来。但是，年輕人因为刚刚同巨人似的安諾德战斗过，太疲乏，終于被老瑪茨科制服了。瑪茨科扭着他的手腕，喊道：

---

① 制造啤酒的一种植物，又称酒花。

“你疯了么？”

“放手！”他咬着牙齿悬求道，“我的心快要爆炸了。”

“让它爆炸吧！我决不放你。与其让你污辱你自己和我們的家声，不如让你去把头撞个粉碎。”

瑪茨科紧紧地握住兹皮希科的手，就象用一把鉄鉗把它箝牢了似的；一面严詞厉色地說：

“記住，你不会沒有报仇的机会；你是一个束腰带的騎士，怎么能够杀一个上了鐐銬的俘虏？你这样做对达奴莎沒有好处。結果怎样呢？只有耻辱。你說，許多国王和公爵都杀过俘虏。啐！那同我們不相干；他們行得通的事，你就不一定行得通。他們有王国，城市，城堡。你有什么？騎士的荣誉。对于他們，誰都不会責备一句；而对于你，就会在你脸上吐口水。看在天主的份上，想一想吧！”

靜默了片刻。

“放开！”兹皮希科又阴郁地說了一遍。“我不杀他。”

“到火堆那边去，我們得商量商量。”

瑪茨科拉着他的手，走到火堆跟前，这是仆人們在灑青灶旁边烧起来的。他們在那里坐了下来，瑪茨科想了一下，說道：

“你也必須記住，你答应过把这条老狗交給尤仑德。只有他可以为他自己和他女儿报仇。他自然会向他报复，用不着你担心！在这件事上，你必須做得使尤仑德高兴。这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尤仑德可以做，你却不一定能做；人不是他俘虏的，但是，他可以从你这里把他当做一件禮物似的接收下来；他甚至会活剝他的皮；他这样做，誰都不能罵他。你懂我的話么？”

"我懂了,"兹皮希科回答。"您說得对。"

"你显然神志又清醒了。如果你再受到魔鬼的誘惑,就应該記住:你也曾向里赫頓斯坦和其他的十字軍騎士挑过战;如果你竟然杀死了一个手无寸鉄的俘虏,人們一定会把你的行动公諸于世,那么今后就沒有一个騎士会接受你的挑战了,人家却会认为对方有理。万万不許有这种事!我們已經够不幸的了,千万不要再給我們添上羞耻。我們还是来談談我們现在該怎么办,該怎样行动吧。"

"您談吧,"年輕的騎士說。

"我的意见是这样:应該把那条看守达奴莎的毒蛇干掉;但是,一个騎士杀死一个女人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們还是把她送到雅奴希公爵那里去吧。她在公爵和公爵夫人的森林行宮里施行过阴謀詭計。让瑪佐夫舍朝廷去裁判她。如果他們不把她压死在車輪下,懲治她的罪孽,那他們就亵瀆了天主的正义。只要我們一天沒有找到别的女人来侍候达奴莎,只要一天还需要她来服侍达奴莎,我們就必須把她留下,等我們另外找到一个老婆子再說;到那时候,我們要把她拴在馬尾上带走。现在,我們必須尽快地向瑪佐夫舍森林赶去。"

"这不能馬上办到,天已經黑了。还是等到明天吧,如果天主許可的話,也許那时候达奴莎的神志也会清醒了。"

"让馬匹好好休息一下也好,那就天一亮启程吧。"

他們的談話被安諾德·封·培頓打断了,他仰天躺在不远的地方,同他自己的剑紧紧捆在一起;他用日耳曼話喊了一声。老瑪茨科站了起来,向他走去,但因为听不懂他喊的什么,就大声喊捷克人来。

哈拉伐却不能馬上就来，因为他在忙着别的事。当瑪茨科和兹皮希科在火堆旁边談話的时候，他径自走到騎士团的那个女仆那里去，双手握住她的脖子，象摇一棵梨树似的猛力摇她，說道：

“听着，你这条雌狗！到小屋里去給少夫人准备好毛皮的床鋪。鋪床前，把你的好衣裳給她穿上，把你給她的破布烂衫披在你自己这架尸体上……愿你的母亲給打入地獄！”

他怒气冲天，控制不住自己，把她摇得眼睛也鼓出来了。他本来会招断她的脖子的，但临时改变了主意，因为他知道她还有些用处；最后，他让她走了，一面說道：

“等你鋪好了床，我們要把你吊在树枝上。”

这个女仆恐怖地抱住了他的双膝，捷克人却一脚把她踢开。她冲进小屋去，扑在达奴莎的足下，大声号叫道：

“給我說說情。别让他們欺負我！”

达奴莎只是閉着眼睛，发出她慣常的耳語声：“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

然后她又默不作声了，因为每逢这个女仆走近前来，她就会这样。她让这妇人給她脫衣、洗身、穿上新衣服。这妇人鋪好床鋪，让达奴莎躺下——达奴莎看上去象个木头人或是蜡人；这以后，这个妇人就坐在火炉旁边，不敢出去。

过了一会儿，捷克人进来了，先朝着达奴莎說道：

“您现在是跟自己人在一起了，夫人，所以，凭着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安静地睡吧！”

他对达奴莎划了个十字。为了免得惊吓她，他放低声音向这女仆說：

“我要把你绑起来，你就睡在门坎上；你要闹出声来使夫人受惊的话，我一定掐断你的脖子。起来，走！”

他领她出了小屋，把她紧紧缚住，然后到兹皮希科那里去。

“我已经吩咐那条毒蛇把她自己的衣服给夫人穿，给她准备了一张软床，夫人现在睡着了；您最好别进去，免得使她受惊。愿天主保佑，让她安安稳稳休息一夜，明天也许会神志清醒。现在您也应该吃些东西，休息一下了。”

“我睡在她的门坎旁边，”兹皮希科说。

“那末，我去把门坎上那条母狗拖开，让她跟那具鬈头发的尸体躺在一起。但您现在必须吃些东西，因为路很远，辛苦还在后头呢。”

他去拿了些熏肉和干芜菁来，这是他从立陶宛军营里带来的；刚刚把食物放在兹皮希科面前，玛茨科就来叫他到安诺德那里去了。

“你来仔细听听看，这家伙要什么，虽然我懂得句把日耳曼话，却听不懂他说些什么。”

“我把他背到火堆旁边来，爵爷，您就在那边跟他谈话吧，”捷克人回答。

说着，就解下自己的带子，从安诺德的腋下穿过去，把他背了起来；这个巨人似的沉重的身体压得他弯腰曲背，好在哈拉伐身强力壮，把他背到火堆附近，就象扔一袋豌豆似的，扔在兹皮希科身旁。

“拿掉我身上的镣铐，”十字军骑士说。

“那可以，只要你凭骑士的荣誉起个誓，承认你是我们的

俘虏。我会吩咐人把剑从你的膝下拿走，给你的手松绑，使你能同我们坐在一起，但是脚上的绳子还得绑着，等我们事情谈妥再说。"玛茨科向捷克人点点头，捷克人解开安诺德手上的绳子，扶他坐下。安诺德高傲地望望玛茨科和兹皮希科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你怎么敢问我们这个？这不干你的事。快把你自己的姓名报出来。"

"不干我的事？因为只有对骑士，我才能凭骑士的荣誉起誓。"

"那就瞧吧！"

玛茨科解开外衣，露出腰上的骑士带给他看。

这个十字军骑士看了大吃一惊，过了一会，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竟然偷偷来到这荒野地方掠夺战利品，帮助异教徒反对天主教徒？"

"胡扯！"玛茨科喝道。

这一场谈话就象吵架似的，以不友好的、傲慢的方式进行下去。可是，等到玛茨科激烈地嚷道，阻碍立陶宛皈依天主教的正是骑士团，并且举出了所有的证据，安诺德又吃了一惊，哑口无言，因为事实这样明显，不可能视若无睹，也无从反驳。特别使这日耳曼人吃惊的是玛茨科一面划着十字，一面说出这样一番话："谁知道你们实际上是在为谁效劳，如果你们不是全体如此，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这番话特别使他吃惊，因为在这个骑士团中，确实有一些"康姆透"被人怀疑为向撒旦投降。目前还没有公开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措施，怕因此引起大家对整个骑士团的责难。但是，安诺德很清楚，因为这类事

情在騎士团的法师中間已經竊竊私議了好久，而且他亲自耳聞过这种事情。因此，瑪茨科說出了从山德魯斯那里听来的那番話，揭穿了齐格菲里特的那种不可想象的行径，这个坦率的巨人心里竟然大为不安。

“比如說，你同他一起来打仗的这个齐格菲里特，”他說，“他是为基督效劳的么？你难道从来沒有听說过他怎样同魔鬼通同一气，怎样跟魔鬼一起咬耳朵，微笑，咬牙切齿么？”

“是嘛！”安諾德喃喃地說。

这时候，兹皮希科的心头又涌上了悲哀和憤怒，突然嚷道：

“可你还大談什么騎士的荣誉？眞丢脸，去帮助一个劊子手，一个魔鬼似的人！眞丢脸，眼看一个手无寸鉄的女子受苦，却不吱一声，何况她是一位騎士的女儿。你說不定自己也折磨过她吧。眞丢脸！”

安諾德閉上眼睛，在身上划了十字，說道：

“凭着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这是怎么回事？……你指的是那个脑子里住着二十七个魔鬼的、上了鐐銬的姑娘么？我？……”

“哦，可怕！可怕！”兹皮希科打断他的話，一面不住地呻吟。

他又握着他的“米苯里考地阿”的柄，凶狠狠地向着齐格菲里特仰天躺着的那个暗角落里望去。

瑪茨科悄悄地把手放在兹皮希科的胳膊上，用力捏了一把，好让他恢复理性，又轉过身去向着安諾德說：

“那女人就是斯比荷夫的尤仑德的女儿，这位青年騎士的

妻子。你现在明白不明白，我們为什么要追你們，我們为什么要俘虏你們？”

“天啊！”安諾德說。“你們从哪儿来？这是怎么回事？她疯了啊……”

“十字軍騎士綁走了这个无辜的羔羊，又叫她受尽苦刑，弄到这种地步。”

兹皮希科一听到“无辜的羔羊”这几个字，就把拳头放到嘴边，咬着大拇指，泪水禁不住大顆大顆地掉落下来。

安諾德出神地坐在那里；捷克人向他簡略地談了一些邓維尔特的詭計，达奴莎的被綁架，尤仑德受的苦刑以及跟罗特吉爱的决斗等等。他說完了，大家默默无言。只听到森林里的树木的沙沙声和火堆中木头的噼噼啪啪声。

这样坐了一陣，安諾德最后抬起头来說：

“我向你們发誓，不但凭我騎士的荣誉，也凭耶穌受难象发誓，我沒有见过那个女人，我也不知道她是誰，她受的苦刑我从来沒插过手，从来沒有去碰过她。”

“那末，你再起誓，說你心甘情愿同我們一起走，不会逃跑，那么，我就吩咐人把你完全解开，”瑪茨科說。

“依你的話。我起誓！可你們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呢？”

“到瑪佐夫舍，到斯比荷夫的尤仑德那里去。”

瑪茨科說完話就亲自割掉了安諾德脚上的绳子，然后叫他吃肉和蕪菁。过了一会儿，兹皮希科走了出去，坐在小屋的門坎上休息，他在那里沒有再看到那个騎士团的女仆，因为馬夫們已經把她带走，放在馬群里了。兹皮希科在哈拉伐拿来的毛皮上躺了下来。他决定在那里睁着眼睛躺到天明，希望

到那时候达奴莎会有好轉！

捷克人回到了火堆旁，想同波格丹涅茨的老騎士談一件事情，卸下心里一块大石头。可是看到老騎士也在为一些伤脑筋的問題而沉思，却一点沒有注意到安諾德的鼾声，原来安諾德在吃了大量的烘蕪菁和熏肉以后，感到十分疲乏，象一块石头似地睡得烂熟了。“爵爷，您为什么不休息一下？”捷克人問道。

“睡神从我眼瞼上逃跑了，”瑪茨科回答。“愿天主許可，明天早晨会有好天气。”

接着，他望了望星星，說道：

“天空中已經看得见御夫星座了，我一直在想，这一切事情該怎么安排。我也不想睡，因为我心里老想着兹戈萃里崔的那位小姐。”

“啊！这倒是事实。又是件麻煩事。她就在斯比荷夫啊。”

“我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她从兹戈萃里崔带到斯比荷夫去。”

“这是出于她自己的要求，”瑪茨科不耐煩地回答，因为他心里知道他做錯了，而且不愿意談起这件事。

“是的！可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办？唔？我要送她回家、然后听天主安排吧！”

过了一会儿，他又說道：

“是的！听天主安排，但至少得让达奴斯卡恢复健康，到那时候，才知道該怎么办。象现在这样，天才晓得！如果她既不复原又不死，那該怎么办才好呢？鬼才知道。”

捷克人这时候却一直在为雅金卡着想。

"您应該知道，爵爷，我离开斯比荷夫向她告别的时候，她对我这样說：'万一有什么情况，要赶在兹皮希科和瑪茨科前头来通知我。因为他們总得派人送消息来，那就要他們派你来，你就可以送我到兹戈萃里崔去。'"

"嗨！"瑪茨科回答。"当然，如果达奴斯卡到了斯比荷夫，她在那里待下去是不合适的。现在当然应該送她回兹戈萃里崔去。我可怜这个小孤儿，我实在感到难过。但天主的意志必須实现。现在我該怎么安排这件事呢？让我想想看。你說她嘱咐过，要你赶在我們前头送消息去，要你送她到兹戈萃里崔去么？"

"是的。我已經把她的話照样說給您听了。"

"那么，你就赶在我們前头出发吧。而且也应該通知老尤仑德一下，让他知道他的女儿找到了，但告訴他的时候必須小心一些，免得突然告訴他，反而使他乐得送了命。象我敬爱天主一样，我认为这是一件該做的、最实际的事。回去吧！告訴他們說，我們已經救出了达奴莎，我們立刻就要送她回来。然后你就送那另一个可怜的姑娘到兹戈萃里崔去！"

老騎士叹了一口气，因为他眞眞为雅金卡难过，也为他心里原有的一些打算难过。

过了一会儿，他又問道：

"我知道，你是个有胆量有膂力的小伙子，但必須留心，别使她受到伤害或者出什么意外。路上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的。"

"我一定要尽到我的力量，哪怕丢掉我的脑袋！我打算随身带几个能干的仆从，斯比荷夫的爵爷总不会吝惜这几个人，

哪怕要我把她护送到天涯海角，我也要保她平安。”

“好吧，别太自信。还要記住，即使到了茲戈萃里崔，也必須防备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和罗戈夫的契当。可是，我何必再提什么維尔克和契当呢！以前要防备他們，因为我們非得那样打算不可。现在反正不能对她抱什么希望了，还是听其自然吧。”

“可是达奴莎非常衰弱，病得这个样子，如果死了怎么办呢？所以我还是要保护雅金卡小姐，不让她受这两个騎士的侵扰。”

“千眞万确，你說得对。这个形容憔悴的夫人是很难活下去的。如果她死了怎么办呢？”

“这得由天主去决定。现在且让我們为茲戈萃里崔的小姐設想設想。”

“照說，我应該亲自送她回故乡，但这是件难事。我现在有許多明显的理由不能离开茲皮希科。你看见他如何咬牙切齿，他如何想抓住这老‘康姆透’，要想杀死他，我不得不随时同他爭論。要是达奴莎在路上死了，那时候恐怕連我也約束不住他了。要是我不在，别人就更拦阻不住他了，那末，永恒的羞辱就会落到他和我們全族身上了，这是絕对不行的。阿門！”

捷克人答道：

“啐！我倒认为有个簡单的办法。把那个劊子手交給我，让我来管住他，把他送去交給斯比荷夫的尤仑德干掉。”

“你多聰明！愿天主賜你健康，”瑪茨科快乐地喊道。“这倒是个很簡单的办法，十分簡单。只要你把他送到斯比荷夫是活的，你爱怎么打发他都可以。”

“那末，那只息特諾母狗也让我带去吧，如果她在路上不給我找麻煩，我也把她带到斯比荷夫去；要是她找麻煩，就把她吊死在树上。”

“送走这一对坏蛋也許会使达奴莎加速恢复健康，因为他們在她面前，会使她害怕。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女仆带走了，誰来服侍达奴莎呢？”

“您总可以在本地人或者带着家属逃难的农民当中找到个老太婆吧，遇见誰就找誰，随便什么女人总比这条母狗好。暂时可以由兹皮希科自己照顾他夫人。”

“你今天說話比往常更周到了。兹皮希科經常同她在一起，她也許会复元得更快；他可以为她尽到双重責任，既做她的爹，又做她的娘。那么就这样吧。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天不亮就动身；现在我要躺一会儿，还沒有到午夜哩。”

“御夫星座① 已經升上天了，小鸡② 还沒有出现哩。”

“感謝天主，我們总算解决了这件事，不然我眞心煩。”

捷克人躺在逐渐熄灭的火堆旁边，身上盖着一件长皮袍，一下子就睡着了。可是，更深夜闌，天空还沒有发白，他就醒过来了，从被窩里爬起来，望望星星，一面伸伸有些发麻的四肢，一面去叫醒瑪茨科。

“我該动身了，”他說。

“到哪里去？”瑪茨科迷迷糊糊地問，用拳头擦着眼睛。

“到斯比荷夫去。”

---

①② 御夫星座即大熊星，亦名北斗七星。此星座尚有母鸡、小鸡和杓子等名称。

“不錯，我簡直忘了。誰在打呼嚕，响得能把死人吵醒?”

“是安諾德騎士。让我先在火堆上扔些树枝，然后去叫人。”

他去了，一会儿又匆匆走回来，老远就低声叫道：

“爵爷，坏了，坏事了!”

“出了什么事?”瑪茨科連忙跳了起来，喊道。

“那个女仆逃跑了。他們原把她放在馬群里头，愿天雷打死他們。人們一睡熟，她就象条蛇似的偸偸溜跑了。来啊，爵爷!”

瑪茨科惊惶地同哈拉伐一起急急向馬群奔去，他們只在那里找到一个仆人，其余的人都分头去追捕女逃犯了。但是，夜色这样黑暗，树林又是那么密，这样搜寻下去簡直是愚蠢的做法，所以过了一会儿，他們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瑪茨科用拳头悄悄地把他們痛打一頓。后来，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到火堆跟前来。

一直看守在小屋里的玆皮希科，并沒有睡着，一听到有什么騷动，便过来查問究竟。瑪茨科把他同捷克人商量的詳細經过告訴了他，又把那个女仆逃跑的事告訴了他。

“这倒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坏事，”老騎士說。“因为她即使不餓死，也会落到农民手里，被他們活剝皮；那就是說，她先得逃过了狼群。遺憾的是，让她逃脫了斯比荷夫的懲罰。”

玆皮希科也因为她逃脫了应在斯比荷夫受到的懲罰而觉得遺憾；否則，他听到这个消息也不会当作什么了不得的事。他并不反对捷克人带着齐格菲里特离去，因为他对一切与达奴莎沒有直接关系的事都不感兴趣。他馬上就談起她来了。

“明天我們就动身，我打算和她同騎一匹馬，让她坐在我前面。”

“她情况怎样？睡着了么？”瑪茨科問。

“她常常哼叫，我不知道她是睡着了在哼，还是醒着在哼，我怕吓了她，不想去打扰她。”

他們的談話被捷克人打断了；捷克人一看见玆皮希科就喊道：

“哦！少爵爷也起来了么？现在我該动身了！馬匹都預备好了，我把那个老鬼縛在馬鞍上。天馬上就要亮了，现在夜很短。再见，爵爷！”

“天主保佑你！祝你健康！”

哈拉伐又把瑪茨科拉到一旁，对他說道：

“我也想眞誠地請求您，万一有什么变化……您知道，爵爷……有什么不幸的事……您就派一个差役火速赶到斯比荷夫来。如果我們离开了斯比荷夫，让他赶上我們！”

“好吧，”瑪茨科說，“我也忘掉了告訴你要把雅金卡送到普洛茨克去。你懂么？到那里去找主教，对他說明她是誰，說她是修道院长的教女，修道院长有一张遺嘱保存在主教那里；然后請求他保护她，这在修道院长的遺嘱上也写明了的。”

“如果主教命令我們留在普洛茨克呢？”

“那就一切都听从他，遵照他的意见。”

“就这样吧，爵爷！再见！”

“再见！”

第二十四章

安諾德騎士到了早晨才知道騎士团那个女仆逃跑了；他听到这消息，哈哈大笑起来，但他也跟瑪茨科具有同样的看法，认为这女仆不是給狼群吃掉，就是被立陶宛人打死。后面这种情形决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带的居民都是立陶宛人的后代，十分憎恨騎士团以及所有与騎士团有交往的人。有些男人已經加入到斯寇伏罗这一边来，其余的人发动武装暴动，到处杀日耳曼人；他們、他們的家人和畜群都躲在人迹罕到的森林深处。第二天，他們又去搜捕那女仆，但沒有找到，因为瑪茨科和兹皮希科都在忙着一些更重要的事，因此搜寻的人劲头也很不足。

两个騎士都忙着要赶回瑪佐夫舍，打算太阳一出来就动身，可是，达奴莎睡得非常熟，兹皮希科不让人家去惊动她，因此沒有走成。

夜里，他听到达奴莎的呻吟声，知道她沒有睡着；现在眼看她睡熟了，自然就指望这一睡会产生良好效果。他两次悄悄走进小屋，借着木縫里透进来的亮光，看见她双眼紧閉，嘴唇微微张开，面孔通紅，跟小孩子的睡相一模一样。看见这景象，他心酸得流泪了，对她說：“愿天主賜你健康，我最心爱的小花儿！”接着又向她說：“你不会再遭到磨难，用不着再淌眼泪了。愿最仁慈的主耶穌让你的幸福象江河一样无穷无尽！”

他怀着一顆純朴而正直的心，仰望着天主，問自己道：“我

該用什么东西来感謝您呢？我以什么来报答您的恩典呢？我是否要把我的一部分財富、谷物、畜群、蜡油或者天主能接受的这一类东西，供奉給教堂呢？"他甚至要起誓，要一件一件地举出献祭品的名称来，但他想等达奴莎醒来，看看她究竟如何，是否恢复了知觉，然后再决定是否要感恩。

虽然瑪茨科很清楚，一进入雅奴希公爵的領地就平安无事了，可是，他也认为，还是别去打扰达奴莎的休息为妙，因此，他吩咐把馬匹和仆人都准备停当，待命出发。

可是，过了中午，达奴莎还沒醒，叔侄两人都感到不安了。兹皮希科不断从木縫里和門縫里张望，突然第三次走进小屋，坐在昨天女仆給达奴莎换衣服的那块木头上。

他坐在那儿注視着她，她却双眼紧閉。过了不久，还不到念一篇"主禱文"和"福哉瑪利亚"的工夫，她的嘴就微微抽搐了一下，虽然閉着眼睛，却好象还是看到了他似的，低声說道：

"兹皮希科。……"

他立即在她面前跪下去，握着她那双憔悴的手，心醉神迷地吻着。接着又断断續續向她說：

"感謝天主！达奴斯卡！你认得我了。"

他的声音使她完全清醒了。接着，她就在床上坐了起来，张着眼睛，又說了一遍：

"兹皮希科！"

然后她眨巴着眼睛，惊奇地四下望望。

"你现在不是俘虏了，"兹皮希科說，"我把你从他們手里救了出来，正要送你到斯比荷夫去。"

但是，她把双手从兹皮希科手中縮了回去，說道：

“所以会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們沒有得到亲爱的爸爸的祝福。公爵夫人在哪里？”

“醒醒吧，亲爱的小蓓蕾！公爵夫人在老远的地方哩，我們已經把你从日耳曼人手中救出来了。”

她好象沒有听见他的話，而是在回忆什么似的。她說：

“他們还拿走了我的小琵琶，把它在墙上砸碎了。嗨！”

“哦，天主！”兹皮希科喊道。

他这才看出她神情恍惚，两眼无神，双頰通紅。他立即想到她一定病得很重，她两次提到他的名字只不过是发高烧时的幻觉罢了。

这样一想，他失望得心里都发抖，額上沁出了一陣冷汗。

“达奴斯卡！”他說。“你看见我，懂我的話么？”

但是她低声地答道：

“喝！水！”

“仁慈的主！”

他連忙冲了出去，在門口撞上了来探听她病情的瑪茨科。兹皮希科只是匆匆忙忙向他說了个“水”字，就赶紧向邻近树丛中的溪流跑去。

过了一会，他提了满满一壶水回来，递給了达奴莎，她貪婪地飲了下去。瑪茨科在兹皮希科之前进了小屋，看到病人这般情况，不由得不发愁。

“她在发燒么？”他說。

“是的！”兹皮希科哼了一声。

“她听得懂你說的話么？”

“听不懂。”

老騎士蹙紧眉头，双手搔着后脑壳。

“怎么办?”

“我不知道。”

“只有一个办法，”瑪茨科說。

但是达奴莎一喝完水就打断了他的話，瞪着眼对他說道：

“我也沒有冒犯过你，开开恩吧！”

“我們一直在怜憫你呀，孩子。我們只希望你幸福，”老騎士激动地答道。

于是，他轉向兹皮希科：

“听着，把她留在这里是不行的。应当让她吹吹风，晒晒太阳，可能对她有好处。别发呆了，孩子，快把她送到原来抬她来的担架里去——或者放在馬鞍上跟我們一起出发吧！你懂么?”

他随即离开小屋，作好出发前的最后安排，但是，他向前面一看，就突然站住了——象在地上生了根似的。

一大群持枪荷矛的步兵包围了这两間小屋、炉灶和空地，围得水泄不通。

“日耳曼人来啦！”瑪茨科想。

他吓得要命，但馬上就抓住剑柄，咬紧牙关，象是一头陷入絕境的野兽似的，准备拚死自卫。

这时候，巨人似的安諾德和另一个騎士从小屋里向他們走来，一走到瑪茨科跟前就說：

“命运之輪轉得好快。昨天我是你的俘虏，今天你們却成了我的俘虏了。”

他象对待一个下人似的，傲慢地望着老騎士。安諾德既

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也不是一个很残酷的人，但是他具有十字軍騎士的共同缺点：尽管很有教养，甚至頗近人情，可是当他們自以为胜过别人的时候，就非常看不起被他們打敗的人，就要得意忘形。

“你們都是俘虏了，”他又傲慢地說了一遍。

老騎士阴郁地向四下望望，心里虽然觉得事态严重，却还是旁若无人。

如果他身穿甲冑，騎在战馬上，还有兹皮希科在他身旁；——如果他們两人都带着剑和斧，或者手里只拿着一根波兰貴族都能揮舞自如的那种可怕的“木棍”，他自会設法冲破这一堵枪和矛砌成的围墙。难怪外国騎士在維尔諾附近那次战斗中，把这样一句話当做把柄，向波兰人叫嚷說：“你們太藐視死亡了。”

但是，瑪茨科这时却是赤手空拳，站在那里面对着安諾德，身上連鎖子甲也沒有穿一件。他四下一望，看见他的手下人都已經扔下了武器；他又想到兹皮希科也是赤手空拳同达奴莎一起待在小屋里的。作为一个經驗丰富而非常熟悉战爭的人，他知道抵抗是完全无济于事了。

只得慢慢地从剑鞘里拔出短剑，扔在安諾德身旁那个騎士的脚旁，那位騎士象安諾德一样傲慢，但还是彬彬有礼地用一口漂亮的波兰話說道：

“您叫什么名字，閣下？我不会綁你，只要您宣个誓就可以，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个束腰带的騎士，而且对我的兄长很好。”

“我宣誓！”瑪茨科回答。

通报过姓名之后，瑪茨科詢問他是否可以到小屋里去警告他的侄子不要有什么“疯狂”举动。他們准他去了。他走了进去，耽了一会儿就双手捧着“米萃里考地阿”出来了。

“我的侄子連一柄剑都沒有，他請求您，在您們留在这里的时候，允許他同他妻子在一起。”

“让他在一起吧，”安諾德的兄弟說。“我会派人給他送吃的和喝的来；我們不会馬上走，因为人馬倦极了，也需要吃些东西，休息一下。閣下，我們也請您同我們一起吃。”

这两个日耳曼人就轉身走向瑪茨科过夜的那个火堆那里去。但是不知是出于驕傲，还是出于疏忽，他們走在前面，却让瑪茨科跟在后面。老騎士是一个老战士，知道該怎么办，并且极其注重礼仪规章，就問道：

“請問，閣下，我是您的客人呢，还是您的俘虏？”

安諾德的兄弟頓时有些羞慚，住了步，說道：

“請，閣下。”

老騎士走在前面，不想去損害这个人的自尊心，因为他对这个人存着很大的指望。他說：

“显然，閣下，您不仅談吐有礼貌，举止也是优雅的。”

这时候，只懂得几句波兰話的安諾德問道：

“华尔夫甘，你们在说什么？”

“我在照规矩办事，”华尔夫甘回答，他显然被瑪茨科的話捧得高兴了。

他們在火堆旁坐下，开始吃喝。瑪茨科給这日耳曼人的教訓不是白費的。在进餐的时候，华尔夫甘都先让了瑪茨科。

老騎士从以后的談話中知道他們自己是如何落入陷阱

的。原来安諾德的弟弟华尔夫甘也率領着契魯赫步兵到高茨韦堆去打起义的时母德人。可是，那些从边远地方来的日耳曼人不能及时赶来援助安諾德。安諾德也沒有想到要等他們，滿以为由立陶宛边境的鎮市和城堡出发来的其他步兵可以在路上同他会师。这就是他的兄弟延迟几天进軍的原因，后来他們来到烧瀝青人的房子附近，碰上了那个逃亡的騎士团女仆，她把他的兄长的不幸遭遇告訴了他。安諾德听着人家用日耳曼話向他叙述經过，滿意地笑了；最后，他断言他原来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結果。

但是能干的瑪茨科不論在什么情况下，总能想出些办法来对付，这时候，他想，同这两个日耳曼人交交朋友也会对自己有利，因此，过了一会儿就說道：

"做俘虏总是很难受的。可是感謝天主，我幸而不是落在别人手里，而是落在你們手里，因为，我相信，你們都是眞正的騎士，也很重视騎士的荣誉。"

华尔夫甘閉上眼睛，傲然地点点头，显然是带着一种滿意的感觉。

老騎士继續說下去：

"想不到您說我們的話說得这么好！显然，天主賜給了您很高的才能。"

"我懂得你們的話，因为契魯赫人讲波兰話，我兄长和我在那一带服务了七年。"

"您早晚会继他而担任'康姆透'的。一定是这样……因为您的兄长不那么会說我們的話。"

"安諾德懂得一点，但是不会說。我的兄长比我有力气，

虽然我也并不虛弱；但是他比較愚鈍些。"

"嗨！我觉得他完全不愚鈍！"瑪茨科說。

"华尔夫甘，他說什么？"安諾德又問道。

"他贊扬你，"华尔夫甘答道。

"眞的，我贊扬他，"瑪茨科补充道，"因为他是一个眞正的騎士，这是最重要的。我坦率地告訴您，我本来打算今天凭宣誓就完全让他自由，随便他到什么地方去，即使給他一年的时間也可以。这种待遇在束腰带的騎士中間是很寻常的。"

他注視着华尔夫甘的脸，对方皺着眉头說道：

"如果你們不是帮助异教徒的狗崽子来反对我們，我也会凭宣誓释放你們。"

"这話不对，"瑪茨科回答。

于是，又出现了昨天瑪茨科和安諾德的那种激烈的爭論。可是，虽然正义在老騎士一边，但这一场爭論却很不容易进行，因为华尔夫甘的性格比他兄长更严峻。不过，辯論的結果却带来了一件好事，让华尔夫甘得知了騎士团在息特諾所干的一切坏事、他們的狡詐行为和背信弃义——同时也得知了达奴莎的不幸和苦刑。对于瑪茨科所指責的那种种罪过，华尔夫甘避而不答。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仇报得有理，波兰騎士的行动也是正当的，最后說道：

"我凭着圣里鮑魯斯的光輝骸骨起誓，我也决不怜惘邓維尔特。他們說他要黑魔术[1]，但天主的威力和正义比黑魔术更强大。至于齐格菲里特，我不能断定他是否也为撒旦服务。

[1] 即驅使恶魔的魔术。

但我不去追赶他，因为第一，我沒有騎兵，第二，你說他折磨了那个姑娘，如果这是眞的話，那就让他从此不要从地獄里回来！”

說到这里，他伸伸懒腰，继續說：

“天主！保佑我死后升天！”

“但是那个不幸的殉难者怎么办呢？”瑪茨科問道。“您不打算允許我們送她回家么？难道她得死在您的地牢中么？我恳求您記住天主的憤怒！……”

“我对那女人并沒有什么反感，”华尔夫甘粗暴地回答。“你們两人之中可以有一个人送她回到她父亲那里去，只要他以后来投案就行了，但另一个必須留在这里。”

“啐！可是，如果我凭騎士的荣誉和凭圣杰西的矛起誓，又怎么样呢？”

华尔夫甘迟疑了一下，因为这是个大誓；但在这当儿，安諾德第三次問了：

“他說什么？”

等他弄明白了这事情，他暴跳如雷地坚决反对。他反对自有他反对的理由。第一，他被斯寇伏罗打敗，后来又在战斗中被这两个波兰騎士打敗。他也知道由于前次交战，先头部队覆灭，他的兄弟不可能带着步兵前进到高茨韦堆去了，他自己也不得不回到瑪尔堡去。何况他还不得不向大团长和大元帅为这場敗仗作一番述职报告，因此，他哪怕只能够带一个重要的俘虏去，也稍为有些面子。交出一个活騎士比仅仅說明俘获到了这样两个騎士更有价值……

瑪茨科一听到安諾德大声反对和咒駡，眼看沒有别的办

法，决定接受先前所提出的条件。他轉向华尔夫甘說道：

“那末，我再請您帮个忙——允許我去通知我的侄儿一声；我相信他会懂得同他妻子在一起的好处的，而我則同您一起去。无論如何，允許我去告訴他一声，让他懂得不必有任何异議，因为这是您的意旨。”

“好吧，这对我反正是一样，”华尔夫甘回答。“但是，我們来談一件事：令侄必須为他自己和您带来贖身金。因为一切全决定于贖身金。”

“关于贖身金么？”瑪茨科問道——他想，最好是把这场談話拖延一下。“这个問題，难道我們还来不及談么？对一个束腰带的騎士来說，他的諾言和现金具有同样价值，至于贖金数目，那可以由良心来决定。在高茨韦堆附近，我們也俘虏了你們的一个重要騎士，一个叫做德·劳許的人。我的侄子（就是他把德·劳許俘虏来的）凭宣誓把他释放了，贖身金的数目提也沒有提起。”

“你們俘虏了德·劳許么？”华尔夫甘馬上問。“我知道他。他是一个著名的騎士。但是，我們为什么沒有在路上遇到他呢？”

“他显然不是走这条路的，他是到高茨韦堆去，或者到拉格納蒂去的，”瑪茨科回答。

“那个騎士出身于一个有势力的著名家族，”华尔夫甘又說了一遍。“你們到手了一个出色的俘虏！你們提起这件事是好的。不过我总不能够白白地放走你們。”

瑪茨科吮了一下上髭，傲慢地昂起头来，說道：

“不用說，我們也知道自己的身价。”

“那就更好了，”小封·培頓說，但他立即又說道：

“那就更好了。这不是为我們，因为我們都是謙卑的教士，我們发誓要过貧穷的生活，而是为了騎士团要用你們的錢来博得天主的贊美。”

瑪茨科对此不加回答，只是用这样一种表情望着华尔夫甘，仿佛在說：“你在說鬼話！”过了一会儿，他們又討价还价了。对老騎士說来，这是一件困难而恼火的事。一方面，他很难忍受任何損失；另一方面，他又知道为兹皮希科和他自己提出太少的数目是不行的。因此他象一条黄鳝似地滑来滑去，特别是因为华尔夫甘虽然談吐举止相当优美，却显得极度貪婪，而且心硬如鉄。只有一个念头安慰着瑪茨科，那就是德·劳許会补償这一切，但即使那样，失去了德·劳許那笔贖身金也很使他苦恼。至于齐格菲里特的贖身金，他根本未加考虑，因为他想：尤仑德，甚至兹皮希科，你即使拿多大一笔贖身金給他們，也不会饒过齐格菲里特一条命的。

經过长久的討价还价，他們終于就贖金的数目和付款日期达成了协議，并且商定了兹皮希科随身带去的馬匹和随从人数。瑪茨科把这事去告訴了侄子，并且劝他别拖延，立即动身，因为說不定那两个日耳曼人又会轉什么别的念头。

“这完全是騎士的生活，”瑪茨科叹息着說。“昨天你制服了他們，今天他們制服了你。唔，命运不好。愿天主让我們时来运轉。可是现在，决不可丧失时机。如果你赶紧些，也許还追得上哈拉伐，那你們在一起就会更安全。只要一走出这个荒野，进入了瑪佐夫舍的居民区，你就会在每一个貴族或者‘弗罗迪卡’的屋子里得到招待和帮助。在我們国家里，人們

对一个外国人也不惜招待和帮助，对自己人那就更加热情了！因此，达奴莎这可怜的女孩到那里也許会好轉。”

他同时望望达奴莎，她正在发高烧，迷迷糊糊，呼吸急促，声响很大，一双蜡黄的手伸在黑色的熊皮上，烧得抖个不停。

瑪茨科向她划了个十字，說道：

“嗨，带她去吧！愿天主恢复她的健康，因为我觉得她的生命之綫已經拉得太紧了。”

“别那么說！”兹皮希科痛苦地喊道。

“我們都得受天主安排！我去吩咐把你的馬匹牵到这里来——你必須立即动身！”

他走出小屋去作好有关旅程的一切安排。查維夏送給他們的两个土耳其人牵着馬匹，扛着垫有苔藓和毛皮的担架来了，为首的是兹皮希科的仆人維特。不多一会儿，兹皮希科抱着达奴莎走出小屋。那景象很动人，那位为好奇心所驅使而来到小屋跟前的封·培頓兄弟也好奇地望着达奴斯卡那张孩子般的脸，简直象圣母瑪利亚教堂中的圣象；她病得很重，头都抬不起来，只是沉甸甸地靠在年輕騎士的肩上。他們彼此惊奇地望了一眼，心中对那些造成她苦难的祸首激起一陣反感。

“齐格菲里特的心眞是一个劊子手的心，而不是一个騎士的心，”华尔夫甘向安諾德低声說，“而那条毒蛇，虽然是她使你获得自由，我却要下令用鞭子打她一頓。”

他們看见兹皮希科象母亲抱孩子那样抱着她，都深受感动。他們理解到他是多么爱她，因为他們两人的血管中都流着年輕人的血。

兹皮希科迟疑了一会儿，不知該让病人偎在他胸前騎馬赶路，还是該让她躺在担架里。最后，他决定让她躺在担架里，认为让她躺着也許会舒服些。于是走到他叔父跟前，鞠了一躬，吻吻他的手，向他道别。瑪茨科爱兹皮希科实在象爱自己的眼珠一样，他虽然不大愿意当着那两个日耳曼人的面流露自己的激情，可还是克制不了自己，紧紧地抱着他，把他的嘴紧貼着他那一头浓密的金发。

“愿天主指引你，”他說。“要記住老头儿，做俘虏总是不好受的。”

“我不会忘記的，”兹皮希科回答。

“愿至高的圣母賜你幸福！”

“天主将为此和为您所有的仁慈报答您。”

兹皮希科立即上了馬，但是，瑪茨科突然想起了什么事，赶紧跑到他身旁，手按在兹皮希科的膝上，說道：

“听着，記住，如果你赶上了哈拉伐，别去捉弄齐格菲里特，否則就会給你自己和給我这头白发带来責难。把他交給尤仑德去处理，你自己别对他怎么样。凭你的剑和荣誉向我起誓吧。”

“只要您一天不回来，”兹皮希科回答，“我就一天不让尤仑德伤害他，免得日耳曼人为了齐格菲里特而伤害您。”

“这样看来，你也关心我了？”

年輕的騎士忧郁地一笑。“您心里有数，我相信。”

“去吧，再见！”

馬匹起步了，不一会工夫，就消失在那榛树林中了。瑪茨科突然感到非常难受，孤零零的，他为那心爱的孩子感到十分

伤心，因为家族的整个希望都寄托在这孩子身上。但他很快就摆脱了悲伤，因为他是一个英勇的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緒。

“感謝天主，做囚犯的是我，不是他。”

于是他轉向那两个日耳曼人說道：

“閣下，你們两位什么时候启程，打算上哪儿去呢？”

“等我們觉得合适的时候才走。”华尔夫甘回答。“我們要到瑪尔堡去，閣下，您必須先去见见大团长。”

“嗨！我得到那里去送掉我的头了，因为我帮助过时母德人，”瑪茨科心里說。

可是，他一想到德·劳許还在他手里，他就放心了；培頓两兄弟即使是为了贖身金，也会保护他的性命的。

“其实，”他心里想，“兹皮希科既不必来投案，也用不着花費他的財富。”

这样一想，他就感到舒坦些了。

第二十五章

兹皮希科赶不上哈拉伐，因为哈拉伐日夜赶路，只是在免得馬匹倒斃、非让它們休息不可的时候才休息一下。馬匹在这一带只能吃到草，身体很軟弱，不象在容易吃到燕麦的地区那样經得起赶长路。哈拉伐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也不考虑到齐格菲里特年老虛弱。这个老十字軍騎士吃尽了苦头，特别是因为上次让力大气壮的瑪茨科扭伤了骨头。但更糟的是，在潮湿的荒野中蚊蚋成群，他双手被綁住，双脚給捆在馬腹下

面，无法赶走那些蚊子。哈拉伐一点也沒有怎么虐待他，只是对他毫无怜恤之心，仅仅解开了他的右手，使他在停下来进餐的时候可以拿东西吃。

“吃吧，餓狼，让我可以把你活的送到斯比荷夫的爵爷跟前去。”他就用这些話来刺激齐格菲里特的食欲。齐格菲里特起初决定絕食餓死；但他听见哈拉伐宣布說，如果这样，他就要用一把小刀来撬开他的牙齿，把食物塞进他的喉嚨里去，这才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免得騎士团和騎士荣誉受到侮辱。

捷克人特别急于要赶在他主人之前到达斯比荷夫，是为了免得他所崇敬的小姐感到难堪。他为人质朴，然而勇敢无畏，具有騎士的高貴感情；他深知，如果雅金卡等达奴莎回去之后还留在斯比荷夫的話，她会感到丢脸。“到了普洛茨克，可以向主教讲，”他想，“由于波格丹涅茨的老爵爷是她的保护人，所以不得不随身带了她走；但在那儿只要一宣扬她是受主教的保护，而且，除了兹戈萃里崔之外，她还承受了修道院长的产业，那末，哪怕是‘伏叶伏大’的儿子娶了她也不会辱沒身份。”这样一想，他的心事就减輕了。只有一件事使他很苦恼：他送到斯比荷夫去的好消息，对他的小姐雅金卡說来却是命运的判决。

安奴尔卡象苹果一样美丽的紅脸蛋，常常在他眼前出现。这样一来，只要路好走，他就会用踢馬刺从两旁去刺馬腹，因为他要尽快到达斯比荷夫。

他們沿着杂草丛生的道路前进，或者不如說根本沒有道路，而是穿过森林，象刈草人似的一边砍伐一边往前走。捷克人知道，一直朝南走，稍稍偏西去一点，就可以到达瑪佐夫舍，

那时一切都会順利了。白天里，他順着太阳的方向走，夜晚，借着星光前进。走不完的荒野。多少个白天和黑夜过去了。他不止一次地想到，兹皮希科决計不能活生生地带着他的妻子越过这片可怕的荒野，因为在那里得不到食物，夜里又必須保护馬匹，免受狼和熊的袭击。白天里，他們得避开成群結队的野牛；可怕的野猪在这里的松树根上磨着它們弯曲的牙齿。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你要是不使用石弓，不使用矛枪去猎鹿或是小野猪，你就成天沒有吃的。

“这里怎么行呢，”哈拉伐想，“还带着一个几乎給折磨得快要死的姑娘！”

他們常常不得不繞过沼地和深山峽谷，連日来春雨連綿，这些地方积水成川，滚滚奔流。荒野中湖泊也很多，落日时分，他們看见湖泊上有成群成群的麋鹿在透明得泛紅的湖水中嬉戏。

也常常看见炊烟，那是表示有了人迹。哈拉伐好几次走近这样一些森林居住地附近，遇到成群的野人，赤裸裸的身体上披着兽皮，握着短錘和弓，眼睛从蓬松纏結的头发下望出来；捷克人乘他們呆呆地望着这些騎士而惊异不置的时候，赶快离开他們。

捷克人的耳边两次响起了颼颼的箭声，他还听见一声声的呼喊：“伏基里！”（日耳曼人！）但他宁愿赶快逃走，而不愿向他們解释。过了几天，他认为也許他們已过了边境，但是沒有碰到一个人可以問个确实。后来遇见几个說波兰話的移民，才知道毕竟已經踏上瑪佐夫舍的土地了。

虽然瑪佐夫舍的整个东部也是一片荒野，但是这一带的

情况要好一些，不象那里的荒野渺无人烟。捷克人到达一个移民点，发觉那里的人并不那么惊吓——也許是因为他們并不是在仇恨重重的环境中教养大的，也許是因为捷克人能够跟他們一样說波兰話。最使人感到麻煩的是，他們以无限的好奇心把旅行者团团围住，还提出了无数問題。他們得知他带着一个俘虏，一个十字軍騎士，便又說道：

“把他送給我們吧，爵爷，我們会同他算賬的！”

他們向捷克人强討硬要，弄得他常常对他們发脾气，但他也向他們解释道，他不能答应他們的要求，因为这是公爵的俘虏。他們这才心平气和。后来，到了有人居住的地方，到了貴族和庄主們那里，可就沒有这么容易脱身了。到处都滋长着对十字軍騎士团的憎恨，因为不論在什么地方，人們仍然清楚地記得公爵在騎士团手中所吃的亏，那时候还是和平时期，十字軍騎士团在兹罗多尔雅附近綁走了公爵，把他当作俘虏囚禁起来。人們不愿意立即就結果了齐格菲里特。不論在什么地方，刚强的波兰貴族都会說：“把他解綁，給他武器，然后跟他来一次你死我活的决斗。”捷克人对这番話是用这样一种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回答的：复仇的权利是属于斯比荷夫的不幸的爵爷的，誰都不能剝夺他这个权利。

在有居民的区域里，赶路就容易了；因为路很好走，馬匹也有了充分的粮草，捷克人馬不停蹄地赶去，在基督圣体节之前到达了斯比荷夫。

他是在黃昏时分到达的，跟上次瑪茨科将赴时母德之际、从息特諾派他来报訊那一次一样。雅金卡这回也象上次一样，从窗口一看见这侍从，連忙奔了出来，他就扑倒在她脚下，半

晌說不出話来。雅金卡馬上扶他起来，拉他上楼，因为她不愿意当众向他打听消息。

“有什么消息？”她問道，急得直发抖，几乎气都喘不过来。“她活着么？好么？”

“活着！好！”

“她找到了么？”

“找到了。他們把她救出来了。”

“贊美耶穌基督！”

可是，她說这句話的时候，脸色惨白，因为她所有的希望都化为泡影了。

但她并沒有失去自制力，也沒有失去知觉。过了一会儿，她完全控制了自己，又問道：

“他們什么时候会到这里？”

“还得过几天呢！她病了，路又很难走。”

“她病了么？”

“她受尽了折磨。苦刑弄得她神經錯乱了。”

“仁慈的耶穌！”

沉默了一会儿。雅金卡嘴唇发白，不住抖动，仿佛在做祷告。

“她还认得出茲皮希科么？”她又問。

“也許认得出，我說不准，因为我立即就离开了那里，来向您小姐报訊。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

“天主报答你。把一切經过都告訴我吧！”

捷克人簡要地叙述了他們如何救出达奴莎，如何俘虏了巨人安諾德和齐格菲里特。他还告訴她，他把齐格菲里特带来

了，因为年輕的騎士要把他献給尤仑德，让尤仑德亲自报仇。

“我现在必須去见尤仑德，”雅金卡等捷克人一讲完，就說。

她走了，哈拉伐独自沒待多久，安奴尔卡就从隔壁房間里向他奔了过来；但是，也許是因为他历尽千辛万苦，十分疲乏，神志沒有完全清醒，也許是因为他很想念这个姑娘，总之，他一看见她，就完全失去检点，拦腰把她抱住，让她紧紧貼在自己的胸口，吻着她的眼睛、脸頰和嘴唇，吻得那样狂热，仿佛早已向她傾吐过爱慕之情，现在吻她完全是理所当然似的。

也許他一路来早已在精神上向她傾吐过了，因此才这样沒完沒了地吻她。他那么使劲地拥抱着她，使她气都喘不过来。可是她并不反抗，先是惊奇，接着就心醉神迷了，若不是哈拉伐的一双有力的手抱得她那么紧，她也許会跌倒在地上了。

幸而这种局面并沒有持續很久，因为楼梯上已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一会儿，卡列勃神甫冲进来了。

他們馬上分开，卡列勃神甫接二連三向他提出問題。但是哈拉伐上气不接下气，答話都有困难。神甫以为也許是由于他旅途劳顿的緣故。等他說出他們已經找到达奴莎，把她救了出来，还把虐待她的人带到了斯比荷夫，这时候神甫立即跪了下来，感謝天主。哈拉伐这时也略微冷靜下来，等神甫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經能够有条有理、不慌不忙地把如何找到达奴莎，如何救她出来的經过，重新讲了一遍。

“天主救了她，”神甫听了捷克人的話，說道，“可还沒有让她恢复神志，沒有把灵魂还給她，她还是处在黑暗中，沒有擺

脫魔鬼的力量。只要让尤仑德那双圣徒的手放在她身上，作一次祈祷，就可以使她恢复理性和健康。”

“尤仑德騎士？”捷克人惊奇地問道。“他有这么大的力量么？他活着就能成为一个圣徒么？”

“即使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已經在天主面前被认为是一位圣徒了。等他死后，天上就会多出一位护神圣徒，——一位殉教者了。”

“可是尊敬的神甫，您刚才說过，‘只要让他那双圣徒的手放在她的头上。’这样說来，难道他的右手长出来了么？我記得您还为他这只右手向耶穌基督作过祷告呢。”

“我說‘那双手’，不过是按照习惯說的，”神甫答道。“但是一只手也尽够了，如果天主愿意的話。”

“当然，”哈拉伐应道。

但是，他的声音里却带着失望的意味，因为他原来还以为是真正出现了一个奇迹。雅金卡走进来，打断了他們的談話。

“我已經把这个消息小心地告訴了他，”她說。“因为怕讲得太突然，会使他快乐得送了命。可是，他听了，立即手里拿着十字架跪下来做起祷告来了。”

“我相信他会这样一直祷告到早晨，因为他总爱整夜整夜趴在地上祈祷，”卡列勃神甫說。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他們去看了他好几次，每一次都发现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不是在睡觉，而是在狂热地祷告，近乎完全昏迷的境界。那个守夜人（他按照习惯負責在塔楼頂上守望斯比荷夫）后来說，那晚上，他看到“老爵爷”的房里有一片特别明亮的光芒。

第二天一早，雅金卡又去看尤仑德，他表示要见见哈拉伐和那个俘虏。人們立即到地牢里去把俘虏带到他面前来。齐格菲里特的一双手給紧紧綁在胸前。所有的人，包括托里瑪，都走来看这个老騎士。

但是，由于天色阴暗，加上可怕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烏云密布，透过牛膀胱窗格子照进来的光綫很微弱，哈拉伐看不清楚尤仑德。等捷克人那双銳利的眼睛习慣了这片黑暗，再向尤仑德一望时，几乎认不出他来了。这个巨人似的人已經瘦成一架庞大的骷髏。脸色蒼白得簡直和他那一头白发沒有多大分别，而当他在椅子的扶手上俯下身来的时候，由于閉着眼瞼，哈拉伐觉得他真如一具死尸。

椅子前面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尊耶穌受难象、一壶水和一只黑面包，面包上面插着一把“米萃里考地阿”，这是騎士們用来結果受伤者的可怕的刀子。除了面包和水，尤仑德早就不吃别的食物了。身上只披着那件粗麻布衣服，用一根稻草腰带系住。这就是当年那一位斯比荷夫的强大而可怕的騎士从息特諾回来后的生活方式。

现在，他一听到他們来到了，連忙踢开那只躺在他光脚板跟前的馴狼。就在这个时候，捷克人觉得尤仑德真如一具死尸。大家靜默了一会儿，都在等着他打手势吩咐他們談話；可是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脸色蒼白，神态安詳；微微张开的嘴，跟一个长眠的死人一模一样。

雅金卡終于說道，哈拉伐来了，并且温存地問道：

“您想听他說話么？”

老尤仑德点点头，于是捷克人第三次簡要地讲起在高茨

韦堆附近同日耳曼人打仗的經过。他把同安諾德·封·培頓战斗以及他們如何救出达奴莎的經过都告訴了他。为了不再增加这位受难老人的痛苦，不使达奴莎得救这个好消息暗淡失色，他故意不讲起达奴莎由于长期受到可怕的磨难而丧失理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內心充滿了对十字軍騎士团的怨恨，并且渴望见到齐格菲里特受到他应有的严懲，便故意提到他們找到她的时候，她已受尽惊吓，神情憔悴，而且有病，足见十字軍騎士必定象劊子手一般虐待了她，如果她在十字軍騎士可怕的魔掌中再待下去，一定会象一朵小花給人践踏在脚下一样枯萎死亡。

哈拉伐讲这些話时，天空阴暗，云层愈来愈黑，眼看暴风雨就要到来。籠罩着斯比荷夫上空的青銅色云堆，前簇后拥，越积越厚。

尤仑德一动不动，只顾靜听着这番叙述，也不哆嗦一下，好象是在沉睡。可是，这一切他毕竟都听见了，都明白了，因为当哈拉伐讲到达奴莎受苦的时候，两大滴眼泪从他那空凹的眼窝里流到脸上。他心里只剩下这唯一的一点尘世的感情，那就是对他的亲生孩子的爱。

接着，他发青的嘴唇就开始喃喃地念起祷告文来。外面传来了第一陣隐約的雷声。閃电时时照亮着窗戶。他祈祷了好久，泪水又顺着他的白胡須滴了下来。等他最后停止了祈祷，室內一片寂靜，隔了好久，在场的人心里都很不安，不知道該怎么办。

最后，尤仑德的亲信，他历次战役中的伙伴，也是斯比荷夫卫队的首領老托里瑪，說道：

“那个对您和您孩子施苦刑的魔鬼，喝血的十字軍騎士现在正站在您面前，爵爷，請您做个手势，该对他怎么办，要怎样来惩罰他！”

一听到这些話，尤仑德脸上倏地一亮，向他們点点头，要他們把俘虏带到他跟前来。一眨眼工夫，就有两个仆人抓住这个十字軍騎士的肩头，把他带到老人面前，尤仑德伸出手先去摸齐格菲里特的脸，仿佛要摸出那张脸的輪廓，要永远記住它似的。接着他又摸到齐格菲里特的胸口，摸到他那双綁着的手，綁他的那根绳索，便又閉起眼睛，垂下了头。

大家都以为他在沉思了，但不管是否在沉思，这个状态并沒有維持多久。沒多大一会儿工夫，他好象从冥思中醒了过来，向着那只插着一把不祥的“米苯里考地阿”的面包伸过手去。

雅金卡，捷克人，甚至老托里瑪以及所有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这是一种罪有应得的懲罰，一种正当的报复。可是，他們一想到这个半死半活的老人竟然在摸索着那把刀，要刺杀这个綁着的俘虏，大家的心都卜卜跳。

尤仑德握住那柄刀的中央，用食指沿着刀口摸下去，摸到綁在齐格菲里特的手上的绳子，竟用那把刀开始割起来。

大家看到这景象，都詫异不置，因为他們都明白他的愿望了，而且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大家都受不了。哈拉伐第一个开始嘀咕；跟着是托里瑪和别的仆人都哼了起来。只有卡列勃神甫以抑制不住的、泣不成声的声調問道：

“尤仑德兄弟，您打算干什么？您打算释放这俘虏么？”

正是！尤仑德肯定地点点头。

“不懲罰他，也不报复么？这是您的愿望么？”

是的！他又点点头。

人們嘀咕的嘀咕，憤怒的憤怒，显示出公然的不滿，但神甫却不愿意貶損这样一种前所未聞的慈悲行为。他轉身对那些发出怨声的人嚷道：

“誰敢反对圣徒？还不快些跪下来！”

于是他自己先跪了下去，祈祷道：

“我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

他一再念着“主祷文”，一直念到底。念到“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那一句，目光不由得落到尤仑德身上，只见尤仑德的脸上流露出一股天国的光輝。

这景象，这番意味深长的祈祷，叫所有在场的人都心碎了；連托里瑪老头，这个打慣了仗的硬心肠战士，也划了圣十字，立即抱住尤仑德的双脚，說道：

“爵爷，如果您想实现您的愿望，那末得把这俘虏領到边界上去。”

是的！尤仑德点点头。

暴风雨愈来愈近了，閃电不时地照亮着窗戶。

第二十六章

两个騎者冒着风暴和傾盆大雨向斯比荷夫的边界行进。这就是齐格菲里特和托里瑪。托里瑪是押送这个日耳曼人的，

为的是要保护他免受农民和斯比荷夫的仆役們的伏击，因为他們对他都怀着憎恨和复仇的烈火。齐格菲里特虽然給解除了武器，却沒有上鐐铐。暴风雨已經追上了他們。不时有一陣雷响，馬匹就惊吓得抬起前腿。他們默默无声地在山谷里行进。路很狹，两个人老是走得靠攏在一起，馬鐙碰着馬鐙。多年习惯于看守俘虏的托里瑪，常常留神地瞅齐格菲里特一眼，彷佛怕他突然逃跑似的；每瞅一眼总不由得要打个寒战，因为他觉得对方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光，好象魔鬼或吸血鬼的眼睛。托里瑪忽然想到最好对着齐格菲里特身上划个十字，但又按捺着沒这么做，因为，他想，划过十字后，他就会听见可怕的怪声，而齐格菲里特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他的牙齿捉对儿打战，心里越来越害怕。这个老兵虽然能够单身匹馬攻打一伙日耳曼人，象一头老鷹猛扑一群鵪鶉那样矫勇无畏，却是害怕恶魔，不想跟它們打交道。他眞想給那个日耳曼人指点一下路径就掉头回去；但又感到羞愧，因此，只好把齐格菲里特一直領到边界。

到得斯比荷夫森林的边界，雨才停住，云层染上了一种奇异的淡黃色光彩，使得齐格菲里特的眼睛里失却了上述那种不祥的眼色。但是托里瑪心里又泛起了一个念头："他們命令我，把这条疯狗安全地送到边界。这个任务我已經完成了；但是，这个坏蛋使我主人父女俩吃尽了苦头，难道当眞就这样对他不加任何报复和懲罰，放他走么？难道宰了他不是順乎天理、合乎人情嗎？嗳！要是我向他挑战决斗呢？不錯，他沒有武器。但是离这里大約一哩路，就是叶齐莫夫爵爷的庄园，让他們給他一点武器，我就可以同他决斗了。靠天主的帮助，我

一定要摔倒他，宰了他，斫下他的脑袋，埋进垃圾堆!”托里瑪一面想，一面貪婪地望着这日耳曼人，同时张大着鼻孔，仿佛已經嗅到了鮮血的气味。要压制这个愿望是不容易的，这是一场艰苦的自我搏斗；后来轉而一想，尤仑德賜給这个俘虏以生命和自由，是要让他安然走出边界，否则他主人这番善良的义举就成为枉然了，上天也就会因此而减少对他的报答。他这才克制下来，勒住了馬，說道：

“到我們的边界了；你們的边界离这里不远了；去吧，你现在自由了；如果良心的責备沒有压死你，或者天主沒有让霹雷打死你的話，你就不必担心凡人加害于你了。”

托里瑪掉回馬头；十字軍騎士继續赶路，茫然若失，脸上呈现出野蛮的表情。他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仿佛托里瑪对他說的話，他根本沒有听见。现在，他继續走上一条比較宽闊的路，好象一个沉睡的人。

暴风雨的中止和天空的明亮都只是短短一刹那之間的事。天又发黑了，黑得象黑夜一样。云层很低，简直罩在森林上。山头上落下一陣不祥的暗影，又听到一陣嘶嘶声，好象暴风雨的天使还拦住着急躁的雷神的嘶喊和咆哮。耀眼的电光每时每刻照亮着吓人的天空，威胁着大地。这时候，你可以看见这条宽闊的大道两旁各有一堵黝黑的林墙，走在这条大道上的是一个孤独的騎者。齐格菲里特发着高热，迷迷糊糊地走着。自从罗特吉爱死后，絕望一直折磨着他的心，使他心里充满了复仇的罪恶。悔恨、可怕的幻觉和灵魂的騷动已經折磨得他花了好大的气力才克制住了沒有发疯，有时候，他甚至撑持不住而向疯狂投降了。来时一路上在捷克人的严厉管制

下所产生的新的苦恼、疲乏，在斯比荷夫地牢中所度过的长夜，生死未卜的命运，尤其是尤仑德那种聞所未聞的、几乎是超人的义举，都使他吓得魂不附体。这一切，整个儿摧毁了齐格菲里特的心灵。有时候，这老头身心麻木，竟至于完全丧失了判断力，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于是一陣热病使他猛省过来，同时在他心里喚起一种沉悶的、交織着絕望、毁灭和沉淪的感觉——一种丧尽了所有希望的絕灭完蛋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置身在茫茫黑夜中，黑夜之外还是黑夜——他必須投进去的是一个充滿恐怖的无底深渊。

突然有一个声音在他耳中低語：

"走！走！"

四下一望，正是死神——一架骷髏騎着一匹骷髏馬，紧挨在他身旁，白骨嘎啦嘎啦响着。

"是你么？"十字軍騎士問。

"对，正是。走！走！"

但就在这时，他向另外一边看了一眼，看到了另一个旅伴。这是一个人身兽头的形体，和他馬鐙靠着馬鐙并排走着。它长着一个又长又尖的兽头，一双竪起的耳朵，一头乱蓬蓬的黑毛。

"你是誰？"齐格菲里特問。

那个形体并不回答，只是露出牙齿，哼了一声。

齐格菲里特閉上眼睛，但他馬上又听见一陣更响的克拉克拉的骷髏声，那个声音又在他耳中响道：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快走，快走！"

"我走！"他回答。

但他这一声发自胸中的回答，却好象是别人說的。他仿佛被一种外来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所驅使，只得下了馬，拿下他那騎士的高馬鞍，又拿下馬籠头。他的两个旅伴也急忙下了馬，片刻不离开他。他們从大路中央走到树林边緣。到了那里，那个黑色的东西拉下了一根树枝，帮助十字軍騎士把馬繮绳縛在树枝上。

“赶快！”死神低声說。

“赶快！”树頂上有个声音在呼嘯着說。

齐格菲里特象一个沉睡的人一样，把皮带的另一头穿过了扣子，挽成一个活結，他踏上那已經放在树下的馬鞍，把活結套在自己脖子上。

“把馬鞍往后一踢！……好了！啊！”

馬鞍經他双脚一踢，滚了好几步远，于是，这个不幸的十字軍騎士的躯体就沉甸甸地吊在那里。只有极短的一刹那工夫，他好象听见一种窒息的、噴鼻息的和咆哮的声音，接着，那个可恶的吸血鬼就向他扑过来，搖着他的身子，然后用它的牙齿撕开他的胸口，剜开他的心来。后来，虽然他两只眼睛的光芒就要熄灭了，却还看见一些别的东西；哎喲，死神已經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浮云，慢慢来到他的跟前，拥抱住他，最后用一层阴郁而紧密的帷幕把他团团围住，把一切都盖住了。

暴风雨大作。雷在路中央轰鳴，发出非常可怕的轰隆声，仿佛大地的底层也发生了震蕩。整个森林給风暴吹打得弯弯倒倒。呼嘯声，嘶嘶声，号叫声，树干的嘰嘰嘎嘎声，断枝的噼啪声，充满了树林的深处。随着风暴而来的大雨罩沒了整个世界。只在偶尔亮起一陣血紅的閃电时，才看得见悬蕩在路

旁的齐格菲里特的尸体。

第二天早晨，就在这条路上，出现了一大队人，走在前面的是雅金卡、安奴尔卡和捷克人。后面是馬車，由四个背弓佩剑的仆役簇拥着。每个駕車者身旁也有一支矛和一把斧，包鉄皮的草叉和路上用以斬荆披棘的其他武器还不算在內。沒有了这些武器，就抵御不了野兽，抵御不了在十字軍騎士团的边界上騷扰的匪帮。亚該老在他給騎士团大团长的信中，在他和大团长在拉仲扎见面时，都为边界上的騷扰問題提出过抗議。

由于配备了熟练的人手和精良的武器，这个扈从队一路上毫无畏惧。

暴风雨过后，天气好极了；那么令人愉快，那么寂静，又那么明朗，你要是不揀蔭处走，阳光准会使你刺眼。树叶一动不动；每片叶子上都有大滴大滴的雨水，太阳使这些雨滴变成了一条彩虹。松針上的雨滴活象大顆大顆耀眼的金刚鉆。雨水在路上汇成了許多小溪流，发出愉快的声响，流向低处，又在那里汇成了一个个浅浅的小湖。附近一带湿潤潤的全是露水，在灿烂的晨曦中微笑着。在这样的早晨，人們心里也充满了喜悅。因此，馬夫和仆役們都哼起歌来；他們看到前面那几个騎者都默不作声，不禁大为惊奇。

但是，那些人所以不作声，是因为雅金卡心上压了一块大石头。她的生命中好象有什么东西完蛋了，破灭了。虽然她不善于沉思，也不能淸楚地判断出原由来，也不能辨别自己心里是怎样一种情緒，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緒，然而，她却觉得，她生平所經历的一切都已經成了泡影，她所有的希望都象田野

上的晨雾一样消散了。她觉得，现在应該摒弃一切，忘却一切，重新过一种新的生活。她也想到，虽然多亏天主照拂，目前的处境还沒有坏到极点，然而这种处境毕竟是凄凉的，而且新生活也未必会象过去的生活那么美好。她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忧愁，一想到过去的种种希望都已一去不复返，眼泪就不禁夺眶而出。但是，虽說苦恼重重，却不愿給自己再添上羞辱，这才抑制着自己沒有哭出来。她想，她原来就不該离开茲戈萃里崔；要是那样，现在也就不必离开斯比荷夫了。她想，瑪茨科带她到斯比荷夫来，决不仅仅是为了要让契当和維尔克再不会为她而进攻茲戈萃里崔。她认为不是这么一回事。“不是这回事，”她想，“瑪茨科自己也知道，这不是他要我离开那里的唯一理由。茲皮希科也会知道这点。”想到这里，她双頰緋紅，心里感到无限辛酸。

“我太不自重了，”她心里說，“因此现在自食其果。”于是，不光是彷徨不安、前途渺茫，眼看今后只有伴着忧愁过日子，如今又加上了一重屈辱的感觉。

但是，这一串悶人的忧思被迎面一个匆匆而来的人打断了。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捷克人的眼睛，他連忙騎馬向那人奔过去。来人背了一张石弓，腰間挂了一只貛皮囊，帽子上插着一簇黑色的山鶉毛，一看就知道是个看林人。

“嗨！你是誰？站住！”捷克人喊道。

这人迅速走上前来，脸上很激动，看那神气，好象要传达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似的。他喊道：

“前面有个人吊死在树上！”

捷克人吃了一惊，以为也許是一桩謀杀案，立即問那个看

林人：

“离这里有多远？”

“有一箭之远，就在这条路上。”

“沒有人同他在一起么？”

“什么人也沒有；有一只狼在尸体周围嗅来嗅去，我把它赶走了。”

哈拉伐听他提到狼，就安心了。因为这等于告訴他說，这附近既沒有人，也沒有农庄。

接着，雅金卡吩咐道：

“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哈拉伐向前跑去，立刻又匆匆地赶回来。

“齐格菲里特吊死在那里！”他在雅金卡面前勒住馬，喊道。

“凭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你不是指齐格菲里特，那个十字軍騎士吧？”

“是呀，是十字軍騎士。他用馬繮绳自己吊死了。”

“你是說他自己吊死的么？”

“看来是这样，因为馬鞍就在他的旁边，如果他是被强盗害死的話，他們准会干脆把他杀死，搶了馬鞍就跑，那只馬鞍很值錢。”

“我們怎么走呢？”

“我們别走那条路！不！”安奴尔卡害怕地喊道。“我們也許会倒霉的！”

雅金卡也有些害怕，因为她相信自杀的尸体周围有一大群魔鬼。但是勇敢无畏的哈拉伐却說道：

“啐！我刚才走到他身边，还用矛推了推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魔鬼扑到我的脖子上来。”

“别褻瀆神明！”雅金卡喊道。

“我不是褻瀆神明，”捷克人回答，“我只相信天主的威力。可是，您要是害怕的話，我們就繞道过去。”

安奴尔卡求他繞道；但是雅金卡思索了一会儿以后，說道：

“见了尸体不掩埋可不好。这是天主指使天主教徒应該做到的事。无論如何，齐格菲里特总是一个人体。”

“不錯，可那是一个十字軍騎士，一个絞刑吏和劊子手的躯体！让烏鴉和狼群去占有他的肉体吧。”

“别說蠢話！天主将裁判他的罪孽，可我們必須尽我們的責任；如果我們履行了天主的圣誡，我們就不会倒霉了。”

“好吧，那末，就照您的意思办吧，”捷克人答道。

他向仆役們吩咐了应办的事，仆役們很不愿意照办。但是他們害怕哈拉伐，要违拗他可是件危险的事。沒有掘墓穴的鏟子，只得把草叉和斧子集中在一起，代替鏟子就去掘墓穴。捷克人也同他們一起去，給他們做一个榜样，先在身上划了十字，亲自割下了吊着尸体的皮带。

齐格菲里特的脸已經发青了，相貌很难看，眼睛张开着，露出恐怖的神色，嘴也张大着，好象正在想要吸最后一口气。他們迅速在旁边掘了一个坑，用草叉柄把齐格菲里特的尸体推了进去，让他脸朝下躺在那里，先盖上一层土，又搬了石子压在上面，因为根据古老的习慣，吊死者的坟墓上要压上石头，否则吊死鬼就会在夜里出来吓唬过路人。

路上和苔蘚下面有的是石子，因此这个墓很快就堆成一个相当大的小丘。哈拉伐又在附近一棵松树上刻了一个十字。他这样做，倒不是为了齐格菲里特，而是为了不让魔鬼聚集在这里。然后，他回到扈从队来了。

"他的灵魂到了地獄，肉体也已經在地下了，"他向雅金卡說。"我們现在可以走了。"

他們动身了；雅金卡經过墓旁，拿了一根小小的松枝插在石子中間。每个人都跟着小姐那样做。那也是一种古老的风俗。

有好大一会儿工夫，他們一边赶路，一边沉思，一直在想着那个邪恶的教士和騎士。最后雅金卡說：

"天主的裁判是逃不了的。它甚至不許人們为他祈求'永恒的安息'①，因为天主对这种人是不讲慈悲的。"

"您既然下了命令为他收尸安葬，这就表明了您心肠慈悲。"捷克人答道。

接着，他又吞吞吐吐地說："人們說，呸！也許不是什么人們，而是些女巫和术士——他們說，从吊死的人身上拿下来的絞索或皮带，会保証你处处走好运。但是，我沒有拿齐格菲里特身上那根皮带，因为我希望您的好运是来自主耶穌，而不是来自巫术师。"

雅金卡沒有立刻回答他的話，过了一会儿，叹息了好几声，才自言自語似地說：

"唉！我的幸福是过去了，它并不是在前头等着我呢！"

---

① 英譯本注：此句意謂"愿天主使他的灵魂安息"。

第二十七章

在雅金卡离开后的第九天，兹皮希科才到达斯比荷夫的边界，但是达奴莎已经快要死了；要把她活着送到她父亲那里，这是完全无望了。

第二天，她已经语无伦次，答非所问。他看出她不但神经已经错乱，而且她患的这种病决不是她那饱经折磨、历尽了囚禁、苦刑和不断的惊吓、以致弄得精疲力竭的、孩子似的躯体所能抵挡的。也许玛茨科和兹皮希科同日耳曼人的那一场喧嚣的格斗，使她的恐怖达到了顶点，而且就在那个时候患了这种病。从那时候起，直到他们到达旅程的终点为止，她的热度从来没有退过。一路上所以还算顺利，是因为在走过整个可怕荒野的过程中，她始终象个死人一样，兹皮希科这才千辛万苦，把她送过来了。走完了荒野，来到有人烟的地方，来到农民和贵族居住的村庄里，困难与危险总算告一段落。人们听说他带来的这个人是从十字军骑士团那里救出来的、和他们自己同种族的一位姑娘，尤其是听说她就是民间歌手在乡村里、小屋里和茅舍里所歌唱的那个功勋卓著的尤仑德的女儿，都争先恐后地给予帮助和效劳，使他们获得了良好的马匹和粮食。家家户户都开着门欢迎他们。兹皮希科不必再把她安置在马鞍上的担架里了，年轻力壮的人都乐于抬着担架把她从这个村子送到那个村子，把她当作一个圣徒似的小心抬着。女人们都百般小心地照料着她。男人们听到她所受的苦难，

都咬牙切齿，有不少人还穿上了鉄的甲胄，拿起剑、斧、矛枪，跟兹皮希科一起走，以便加倍地报复这个怨仇。因为，这个英勇的民族甚至认为报仇雪耻、以怨报怨都还不够。

但是，兹皮希科当时想的并不是报仇；他想的只是达奴莎。他一直忐忑不安；一看到她有暂时好轉的迹象，就产生了希望；一看到她病情恶化，就郁郁不乐，感到絕望；他自己也明白她的病情确实在恶化中。在旅程开始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有过这样一种迷信的想法：死神寸步不离地跟踪着他們，只等他們一旦走到某个渺无人烟的地区，就趁机向达奴莎扑过去，劫走她最后的一口气。这种幻觉，或者說这种感觉，到了漆黑的午夜，就尤其显著，因此，他不止一次悲伤絕望地想要轉回身去，跟死神决一死战，象通常騎士与騎士搏斗那样，拚一个你死我活。但是，在旅程結束的时候，情形可更糟了，因为他觉得死神不止是在追随着他們，而且就在他們扈从队里；你当然看不见它，但它就在你身边，你可以感觉到它的阴森森的冷气。他知道，要对付这样一个敌人，勇敢、气力和武器都无济于事，他非得把他最珍貴的生命——达奴莎——作为牺牲品交給它不可，甚至根本无法同它进行战斗。

这是一种最恐怖的感觉，在他心里引起了一种暴风雨般的、无可抗拒的忧愁，一种象大海一般深沉无底的忧愁。因此，当兹皮希科望着他最心爱的人的时候，他能克制自己不呻吟么？他的心能不因痛苦而破碎么？他用一种情不自禁的責問語調向她說："难道我是为了这个而爱你么？难道我是为了这个才东寻西找、把你救出来，結果却要在明天把你埋入地下，从此再也看不到你么？"接着他就望着她那烧得发紅的双頰，

望着她那沒有表情的、呆滞的眼睛，又問她道：

“你就要离开我了么？你不觉得难过么？你宁愿一走了事而不肯同我待在一起么？”只觉得头脑里昏昏沉沉，胸口悶得发胀，但又无法把自己的感情用眼泪发泄出来，因此他对于折磨着这个无辜的、无知的、将死的孩子的那种无情的力量，满怀着憤怒和憎恨。如果那个邪恶的仇敌，那个十字軍騎士在场的話，兹皮希科一定会向他扑过去，象一头野兽似的把他撕成粉碎。

到达公爵的森林行宫的时候，兹皮希科本想停歇一下，但因为正是春季，行宫中阒无一人。守宫的人对他說，公爵夫妇已經到普洛茨克他們的兄弟齐叶莫維特那里去了。他因此决定不上华沙去，而到斯比荷夫去，尽管到了华沙，御医也許会給她一些治疗。那个决定是可怕的，因为他觉得她已经完了，他已不能把她活着送到尤仑德那里去了。

但是，正当他們距离斯比荷夫只有几小时路程的时候，他心里又閃现出最明亮的一綫希望。达奴斯卡的脸上不是烧得那么发紅了，眼神也不是那么不安了，呼吸不那么沉重和急促了。兹皮希科一看到这情形，就立刻吩咐停下来，让她休息一下，自由自在地透口气。

现在离开斯比荷夫的居民区只有三哩地了，他們走过田野与草地之間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来到一棵野生的梨树旁边停下来，树枝給病人遮住了阳光。人們都下了馬，解开馬籠头，让馬儿吃草。两个雇来侍候达奴莎的女人和抬着她的几个青年人，因为路上疲乏和天热，都躺在树蔭里睡着了。只有兹皮希科待在担架旁边侍候她，他坐在梨树根上，眼睛一刻都

不离开她。

周围一切好象都在午睡，一片寂静，她宁静地躺着，閉着两眼。但是兹皮希科觉得她并沒有睡着，——当草地另一头有个刈草人停下来在磨刀石上霍霍地磨大镰刀的时候，达奴莎微微顫动了一下，张开眼睛，但立即又閉上了。她的胸脯起伏，仿佛在深深地呼吸，嘴里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低語道：

“花儿好香……”

这是他們动身以来她第一句說得明白清醒的話；和风确实从太阳晒热的草地上吹来一股混和着干草、蜂蜜和香草的浓郁的芬芳气息。兹皮希科认为她神志清醒了。他心里快乐得发抖，眞想一下子扑到达奴莎脚下去。但又怕吓了她，就断了这个念头，只是跪在担架前面，向她俯着身，低声說：

“亲爱的达奴莎！达奴莎！”

她又张开眼睛望了他一会儿。接着，脸上浮起笑容，跟她在烧瀝青人的小屋里时一样，神志并沒有清醒，一声声喊着他的名字：

“兹皮希科！……”

她想伸出手去抱他，但因为虛弱不堪，伸不出手去。兹皮希科拥抱了她，激动得說不出話来，仿佛是获得了极大的恩惠而在感謝她似的。

“我贊美主，”他說，“你毕竟醒过来了……天主哦……”他說不下去了，彼此默默相望了一会儿。只有那吹动着梨树叶子的芬芳的和风、草地上蚱蜢的唧唧声和割草人那遙远而不清楚的歌声在打破这寂静。

达奴莎继續笑着，似乎愈来愈清醒了，脸容象个睡着的孩

子梦见了天使，后来脸上却漸漸呈现出一种惊奇的神色。

“哦！我在哪里呀？”她問。兹皮希科高兴极了，一句等不及一句地断断續續不知回了她多少話。

“就要到斯比荷夫了！你同我在一起，我們正要去见亲爱的爸爸。你的苦受完了。哦！我亲爱的达奴莎，我四处找寻你，把你救出来了。现在你脱离了日耳曼人的魔掌。别害怕！我們馬上要到斯比荷夫了。你病了，但是主耶穌賜給了你慈悲。經历了多少悲哀，流出了多少眼泪呀！亲爱的达奴莎！……现在，一切都好了！你只会享受到幸福了。啊！我費了多少气力找寻你呵！……我走得多远呵！……哦！伟大的天主！……哦！……”

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哼了一声，仿佛从胸口扔掉了最后一大块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石头似的。

达奴莎靜靜地躺着，想要回忆起一件什么事来，尽在思索。她終于問道：

“那末你沒有忘記我么？”

眼睛里两顆泪珠慢慢地从脸上落到枕头上。

“我怎么能忘記你？”兹皮希科喊道。

这一声呼喊流露出的感情比最热烈的声明和誓言还要强烈，因为他始終全心全意爱着她。打从他找到她的那个时刻起，他就把她看做世界上最宝貴的人了。

又是一陣沉默。远处那个刈草农民的歌声停止了，他又在磨大鎌刀了。

达奴莎的嘴唇又动了一下，但声音很低，兹皮希科听不清，便俯下身去問她：

"你說什么，亲爱的？"

她又說了一遍：

"好香的花。"

"因为我們就在牧地附近，"他答道。"我們馬上就要走，要到亲爱的爸爸那里去了，我們也把他从俘虏中救出来了，你将永远是我的。你听得见我的話么？你懂得我的意思么？"

兹皮希科突然吃了一惊，因为看到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脸上渗出密密麻麻的冷汗来。

"你怎么啦？"他惊惶失色地問道。

他觉得自己的头发都根根倒竖起来了，渾身掠过一陣寒顫。

"你怎么啦，告訴我，"他重說了一遍。

"天黑了，"她低声說。

"天黑了么？怎么，太阳正在照耀着，你却說'天黑了'？"他气急地問。"你刚才还是神志清醒的啊！凭天主的名义，我恳求你，說吧，即使說一个字也罢！"

她依旧蠕动着嘴唇，可是連低声說話都不行了。兹皮希科猜想，她是竭力要說出他的名字，她是在喊他。紧接着，那双憔悴的手开始在她身上盖着的毯子上抽搐。这景象一会儿工夫就过去了。现在，毫无疑問，她断气了。

兹皮希科又惊恐又絕望，开始呼天搶地，仿佛这一声声哀求救得了达奴莎的命似的：

"达奴斯卡！哦，仁慈的耶穌！……无論如何要等一等，等我們赶到斯比荷夫啊！我求你等一等！哦，耶穌！耶穌！耶穌！"

他的哀求惊醒了睡着的两个女人，在附近草地上看守着馬匹的仆人們也跑过来了。他們一眼就猜到出了什么事，統統跪了下来，大声念着連祷。

微风停了，梨树上的叶子再也沒有了沙沙声。深沉寂靜的田野上只听到一片祷告声。

連祷結束的时候，达奴莎又张开了一次眼睛，仿佛要最后一次望一下兹皮希科和这个阳光照耀的世界。从此她长眠了。

*　　　*　　　*

那两个女人合上了她的眼帘，就到草地上去采花。仆人們跟在她們后面。他們沐着阳光，在繁茂的草地上走着，好象田野上的精灵似的，不时地一面弯下身去采花，一面哭泣，因为他們心中充滿了怜憫和悲哀。兹皮希科跪在担架旁边的阴影里，头靠在达奴莎膝上，一語不发，一动不动，好象他也死了。但是，采花人继續在各处采摘着金盞草、金凤花、风鈴草和許多紅色、白色、气味很香的小花。还在草原中潮湿的小凹地里找到了山谷里的百合花，在休耕地的边緣上采到了些小连翘，每人采了滿滿的一大抱才停止。然后伤心地围立在担架四周，着手把它装飾担架，又在尸体上鋪滿鮮花，只有死者脸上沒有鋪花。这张脸在风鈴草和百合花的衬托下越发显得洁白、平和、靜穆，好象是在长眠中的宁靜的天使。

离斯比荷夫不到三哩路了。他們流了不少悲伤与苦痛的眼泪以后，就抬起担架，向着森林走去——从那里起，就是尤仑德的領地了。

男人們牵着馬匹，走在前面。兹皮希科自己抬着死者，把担架举在头頂上，两个女人抱着多余的花束和草束，唱着贊美

詩。沿着长满草木的草地和灰色休耕地慢慢走去，很象一个送葬的行列。蓝色的晴空里沒有一点儿云，整个大地都沐浴在温暖的、金色的阳光下。

第二十八章

他們終于帯了达奴莎的尸体到达斯比荷夫的森林中，森林的边界日日夜夜由尤仑德的手下人看守着。先派了一个下人赶到托里瑪老头和卡列勃神甫那里去报信，其余的就領着这一行人先經过一条曲折而凹陷的小路，又走上一条宽闊的森林大道，出了森林，走过一大片沼泽和泥沼地以及鳥儿麕集的泥塘，来到斯比荷夫城堡所在地的一个高地上。一走出森林就听到教堂的钟声，他們知道这个噩耗已經传到斯比荷夫了。沒多大工夫，远远看见一大群男男女女迎面而来。走到离草地两三个箭程距离的地方，就可以看清那些来人的面貌了。走在前面的是由托里瑪扶着的尤仑德，他拿着一支探路棒。由于他身材魁梧，两只眼睛成了通紅的洞孔，一头长长的白发披在肩上，使人一下子就认出他来。卡列勃神甫走在他旁边，身穿白色法衣，手里拿着十字架。走在他們后面的一群人持着尤仑德的旗帜，上面綉着他的紋章，由斯比荷夫的武装人員护卫着。再后面就是包着头巾的已婚女人和沒有头飾的姑娘。人群后边有一辆准备装运尸体的馬車。

兹皮希科一看见尤仑德，就吩咐放下担架（担架的前端一直是由他自己抬着的）。兹皮希科走到老騎士跟前，用一种非

常激动的声音喊道：

“我到处找她，終于找到了她，救出了她，但她宁愿去见天主，不愿回到斯比荷夫来！”他悲痛得簡直支撑不住了，一下子扑在尤仑德怀里，抱住他的脖子，哼哼唧唧地說：

“啊，耶穌，耶穌！啊，耶穌！……”

这番景象使斯比荷夫的武装仆从大为感动，都用矛敲着盾牌。他們沒有其他办法足以表达复仇的愿望。女人們一个接着一个用围裙擦眼睛，或者把自己的头完全盖沒，一面用虔誠而悲伤的声音喊道：“倒运啊。惨啊！惨啊！你快乐了，我們却是伤心。死神把你变成一架骷髏了。惨啊！惨啊！”

有些女人仰起头，閉着眼号哭道：“你是不滿意我們么，小花儿？你撇下你父亲在这里悲痛，自己却到天堂去安息了。惨啊！惨啊！”最后，还有些女人祈求她可怜可怜她父亲和丈夫的眼泪。哭哭啼啼的声音既象歌唱，又象哀悼，因为純朴的人民实在沒有其他办法来表达悲伤。

可是，尤仑德掙脫了兹皮希科的拥抱，把拐杖伸在面前，表示要到达奴莎跟前去。托里瑪和兹皮希科扶着他走到担架跟前。他跪在尸体前面，用手摸摸她的前額，又摸摸她交叉的双手，点了好几次头。仿佛他要让人們知道，这正是他亲生女儿达奴莎的尸体，而不是别人的尸体，是他亲生骨肉的尸体。接着他用一只手抱住了她，又向上举起另一条断臂。大家都明白这是他对天主的默默申訴，这比一切悲伤的言辞的申訴都更明显。兹皮希科一时抑制不住悲伤，几乎失去了知觉，默默跪在另一边，象一尊石象。四周寂然无声，連田野里蚱蜢的唧唧声和蒼蝇的嗡嗡声都听得清楚。

最后，卡列勃神甫用圣水洒在达奴莎、兹皮希科和尤仑德脸上，唱起«安魂曲»来。唱完之后，他用一种似乎是預言的声調高声祈祷；祈求那个无辜孩子的殉难会成为伤天害理的罪恶之杯中最后的一滴，祈求天主的审判、报应、懲罰和判罪的日子到来。

然后，大家向着斯比荷夫走去；尸体并不是放在馬車上，而是放在飾着鮮花的担架上，走在行列前面。钟声不断鳴响，仿佛召喚人們都到小教堂去。他們一路唱歌，走在大草场上，沐浴着金黄的落日的余輝，仿佛这个死者确实是在領着他們走向永恒的光輝境界。

到达斯比荷夫的时候，已是日暮时分，畜群已經从田野里回来。小教堂里的火把和新点的蜡烛，照耀通明。他們把尸体放在里面。根据卡列勃神甫的命令，七个年輕小姐跪在尸体旁边，通宵念誦連祷。兹皮希科也守着灵；在做晨祷的时候，亲自把她放进棺材，棺材是几个灵巧的木匠在夜里用一棵橡树干做成的，棺盖上还嵌了一片金色的琥珀。

尤仑德当时不在场，因为他突然发生了意外变故。他一回到家里，双腿就疯瘫了，等他們把他安頓上床的时候，他一动不动，失却知觉。卡列勃神甫拚命使他回答自己的問題，結果都是白費气力；尤仑德既听不见，也听不懂，只是朝天躺在那里，眼皮扬起，容光煥发，神情快乐，嘴唇时时翕动着，仿佛在同誰談話似的。神甫和托里瑪都明白他是在天堂同已死的女儿談話，向她微笑。他們也明白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灵魂的眼睛已經看见了永恒的幸福；但在这方面他們都猜錯了，因为尤仑德这样一直持續了整整一个星期，直到兹皮希科带

着瑪茨科的贖身金离开的时候，尤仑德还活着。

第二十九章

达奴莎死后，兹皮希科沒有上过床，象一个麻木了的人一样。最初几天，情形还不太坏。他走来走去，談談他去世的爱妻，看看尤仑德，在他床边坐坐，回答神甫向他提起的关于瑪茨科被俘的种种問題，他們两人商定派托里瑪到普魯士和瑪尔堡去打听瑪茨科的下落，并根据瑪茨科与安諾德·封·培頓两兄弟訂的协定，如数付清瑪茨科和兹皮希科的贖身金。斯比荷夫的地窖里有的是足够償付贖身金的財富，这都是尤仑德的积蓄或战利品。神甫认为，十字軍騎士团只要肯接受这笔贖身金，就会毫不費事地释放老騎士，而且也不会坚持要兹皮希科亲自前去。

"到普洛茨克去一趟，"神甫向准备动身的托里瑪說，"請求公爵給你出一张保护証书，否則，你第一个遇到的'康姆透'就会搶掉你的錢，甚至还要吊死你。"

"哼！我当然了解他們，"老托里瑪回答，"甚至持有保护証书的行人也会遭到他們搶劫的。"

老头儿走了以后，神甫后悔沒有让兹皮希科本人去。其实他当时不敢打发兹皮希科去，是因为顾虑兹皮希科正在伤心，不能妥善处理这件事，或者說，怕他会凭着一时的气憤，触怒了十字軍騎士，反而危及他的安全。神甫也知道，兹皮希科刚刚經历了从高茨韦堆到斯比荷夫这样一次可怕而痛苦的长

途跋涉，又是新近丧偶，要他立即离开他心爱人儿的灵柩，对他說来是很困难的。考虑了这一切之后，他怜惘起兹皮希科来了，何况他的健康愈来愈坏。在达奴莎生前，他一直过着极其紧张的生活，体力消耗极大。跑过許多地方，作过多次决斗，为了救自己的爱人，走遍了渺无人烟的丛林。这一切都突然結束了，仿佛有人用剑把它一劈为两，留下的只是这样一团記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一切已成过去，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也消逝了；希望和幸福也跟着消逝了。心爱的人儿已經死亡，什么也沒有了。每一个人对于明天都有所希冀。每一个人对于未来总有个目的和計划。但是，兹皮希科就不是这样，未来可說跟他毫无关系。他对于未来的想法正同雅金卡离开斯比荷夫时的想法相似，当时她說："唉！我的幸福是过去了，它并不是在前头等着我呢！"这种忧伤和雅金卡的忧伤比起来，是无可限量的。空虚和痛苦愈发增长了他对达奴莎的哀思。这种哀思籠罩了他，压倒了他，使他的心收縮到沒有容納任何别的情緒的余地。于是，他脑子里只有忧伤；他让忧伤在心里滋长。他感觉不到别的事物，緘默寡言，陷入一种半睡眠状态，不知道周围所发生的任何情况。他身心的全部机能，他惯常的那种敏捷和进取的精神，都处于涣散状态。他的容貌和动作看上去都象个老年人。成天成夜不是在地下室里达奴莎的灵柩旁边度过，就是在阳台上沐浴正午的阳光打发光阴。他常常陷入深思，連旁人的問話都不答理。一向爱他的卡列勃神甫看到这情形，不免吃了一惊；他怕兹皮希科会象一块鉄似的被腐蝕淨尽；他忧愁地寻思，要是让兹皮希科亲自带着贖金到十字軍騎士团去走一遭也許反而是个上策。他向村里教堂

的一个下級职員說：（因为也沒有个人可以和他談談心）“必須找一些难对付的事让他去干，否则他会愁死了。”那个职員审愼地附和了这个意见，并且打比方說，如果有人吞下了一根骨头，梗住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的背脊上好好地打一下。

然而，并沒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相反，几个禮拜之后，德·劳許先生出人意外地来到了。兹皮希科看到他，不禁一顫，因为这使他突然想起时母德的远征和救达奴莎的事来了。德·劳許却一点也不企图迴避这些苦痛的回忆。他一听到兹皮希科的不幸，便立即同兹皮希科到地下室里达奴莎的灵柩旁边去祈祷。他也不断地談到她，而且因为自己是一个游唱詩人，还編了一支关于她的歌，晚上在地下室的格子門旁，一面弹着琵琶，一面唱着，唱得那么哀怨动人，使得兹皮希科尽管听不懂歌詞，一听到那調子，也痛哭起来。哭了一整夜，直哭到天明。

哭泣哀叹，再加上缺少休息，弄得他精疲力竭，一下子睡得很熟，醒来时，人們看到他脸上已沒有了泪水和悲伤，比先前有生气些了。他对德·劳許先生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并且为此感謝他。他問对方怎样会知道他的不幸的消息。

德·劳許通过卡列勃神甫回答兹皮希科，說他在卢波伐的“康姆透”的牢监里遇到了托里瑪，达奴莎的死訊就是老托里瑪告訴他的。他到斯比荷夫来是以俘虏身份来听从兹皮希科发落。

兹皮希科和神甫听到托里瑪被囚禁的消息大为震动。他們知道金錢一旦給十字軍騎士搶到手，想要从他們的喉嚨里挖出来，那是世界上頂困难的事了。碰到这种情况，势必就要

再帶一笔贖金重新到那里去一趟。

“眞糟！”茲皮希科喊道。“可怜我那叔叔等在那里，还当作我忘了他呢！我現在必須火速去看他。”

他轉向德·劳許先生，說道：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嗎？您曉得他落在十字軍騎士的手里了嗎？”

“我知道，”德·劳許回答，“因为我在瑪尔堡已經看見过他，因此才赶到这里来。”

这时候，卡列勃神甫开始埋怨起来了。

“我們办事办得不好，”他說，“这一陣子大家都昏了头脑。托里瑪这样失策，倒是使我吃惊的。他为什么不上普洛茨克，去弄一张保护証书呢？居然一个向导都沒有，就去自投罗网！”

德·劳許先生什么話也不說，只是聳聳肩膀。

“保护証书也不在他們眼里！普洛茨克公爵还不是象你們这位一样，吃了他們多少苦头。边界上不断有战斗和袭击。每个‘康姆透’，啐，每个执政官都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至于說到搶劫，那他們是一个胜似一个。”

“說来說去，托里瑪总应該先上普洛茨克去。”

“他本来是要去的，可是在边界附近的路上就給綁走了。他要是不跟他們說明是送錢到卢波伐的‘康姆透’那里去的話，他們早就把他干掉了。幸亏錢救了他的命。現在，那个‘康姆透’会提出証明說这是托里瑪自己說的。”

“我叔叔瑪茨科怎样？他好么？他在那里沒有生命危险么？”茲皮希科問。

“他很好，”德·劳許回答。“那里的人都怀恨威托特‘国

王*和帮助时母德人的人，要不是因为他们贪图那笔赎金，老骑士也一定早被杀头了。封·培顿两兄弟之所以保护他，也是为了这个。何况我自己与此也有点牵连。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法兰德斯、杰尔特里斯和勃艮第的骑士都会起来反对他们……尤其是，我同格尔得尔斯伯爵有亲属关系。”

“那您为什么说您的脑袋也有危险呢？”兹皮希科插进来说。

“因为我是您的俘虏。我在玛尔堡这样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砍了波格丹涅茨这个老骑士的脑袋，那个青年骑士就会砍我的脑袋。’”

“我决不砍您的脑袋，我敢对天发誓！”

“我知道您不会砍我的脑袋，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唯恐您会这样；因此，直到如今，玛茨科还平平安安地待在他们那里。他们告诉我说，您也是一个俘虏，说他们凭您的骑士誓言释放了您，因此我可以不必来见您。我回答他们说，您俘虏我的时候，您当时是个自由人。我这就来了！只要我在您手里，他们就不会伤害您，也不会伤害玛茨科。您把赎金付给封·培顿，但是，您可以向他们要求付两倍三倍的赎金来赎我。他们是非付不可的。我这样说，并不意味我比你们身价高。不是这样；我痛恨他们的贪得无餍，我要惩罚惩罚他们。我一直没有识透他们，现在我已经厌恶透了他们和他们的那番殷勤。我要到圣地去寻找骑士的冒险生活。我不愿再为他们效劳了。”

“或者就留在我们这里吧，阁下，”卡列勃神甫说，“我想，您也只能这么办了；即使他们送赎金来，我们也一定不放您走。”

“如果他們不付，我就自己付。我带来了一队相当可观的仆从和几辆满載貨物的馬車；里边的財物尽够付了。”

卡列勃神甫把德·劳許所說的話向兹皮希科重新說了一遍；这种事，如果是瑪茨科，那一定是认为非常重要的，可是，兹皮希科因为年紀輕，不在乎財富，答道：

“凭我的荣誉起誓！不能照您說的办。您一直是我的兄弟和朋友，我无論怎样决不会收您的贖金。”

他們彼此拥抱了；他們觉得一种新的友誼把他們联系在一起了。德·劳許微笑了一下，說道：

“好吧，这事不能让日耳曼人知道，否則对瑪茨科是不利的。他們反正得贖取我，否則，他們怕我到各国朝廷和騎士中間去宣扬这件事，說他們殷勤地邀請一个騎士来作客，客人一旦被俘虏了，他們馬上就不管了。騎士团目前正非常需要招引客人，因为他們怕威托特，更怕波兰人和波兰国王。”

“那就照您說的办吧，”兹皮希科說。“您就留在这里，或是留在瑪佐夫舍境內您喜欢的任何地方，但是我要到瑪尔堡去营救我的叔父，我一定要在他們面前坚持执行我对你的权利。”

“凭圣杰西的名义！您这么办吧，”德·劳許喊道。“但是我先把情况告訴您：瑪尔堡那边的人說，波兰国王就要到普洛茨克来了，并且要在普洛茨克或者邻近边境的什么地方会见騎士团的大团长。十字軍騎士团眞巴不得有这次会见，因为他們想弄清楚，一旦他們在时母德向威托特公开宣战，国王是否会帮助威托特。哈！騎士团象毒蛇一样阴险，但在威托特身上，他們却是碰到好对手了。騎士团很怕他，因为从来摸不

清他打的是什么主意。'他把时母德給了我們,'他們在神甫会中說,'但是他永远用一把剑架在我們脖子上。只要他說一句話,时母德就会背叛我們。'实际就是如此。不論怎样,我一定要到他朝廷里去訪問訪問。也許会有机会在那里参加比武。此外,我还听說,那里的女人都象天使一般美丽。"

"閣下,您刚才是說波兰国王到普洛茨克来么?"卡列勃神甫向德·劳許問道。

"不錯! 让兹皮希科去投奔那个朝廷吧。大团长正想博得国王的好感。您也很清楚,在必要的时候,誰也比不上十字軍騎士团謙卑。让兹皮希科去参加国王的侍从队,去为他自己的利益提出要求吧。让他到处去宣扬騎士团的恶行吧。否則他們就会当着国王和克拉科夫的騎士們的面乖乖地听大团长的話了,克拉科夫的騎士誉满天下;走遍騎士界,他們的評判哪儿行不通!"

"这倒是个妙主意。凭十字架起誓! 真妙!"卡列勃神甫喊道。

"是啊!"德·劳許断言道,"而且办法有的是。我在瑪尔堡听說要举行宴会和比武,因为外国客人們都坚决要在比武场上向波兰騎士挑战。天啊,亚拉岡的約翰也要到那里去呢;他是天主教国家中最最英勇的騎士。你們不知道嗎? 据說,他从亚拉岡送鉄手套来向你們的查維夏挑战,要让各国朝廷都知道,世界上沒有一个騎士是他的对手。"

德·劳許一来,兹皮希科见了他的容貌,听了他的言談,立即从痛苦麻木中苏醒过来,这个年輕的騎士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些消息。他知道亚拉岡的約翰。做騎士的,本来就应該知

道和記得一切最著名的騎士的姓名；况且亚拉岡的貴族，特别是約翰的名声，早已传遍全世界。在比武场上沒有一个能同他匹敌的騎士。摩尔人一看见他的甲胄，拔腿就跑。大家都公认他是天主教国家里的第一号騎士。

因此，兹皮希科一听到这消息，他那好战的騎士灵魂又苏醒过来，他急切地間德·劳許：

"他向却尔尼(黑的)·查維夏挑了战么？"

"大約在一年以前，約翰送了他的鉄手套来，查維夏也把自己的送了过去。"

"那末亚拉岡的約翰就一定会来了。"

"我不敢断定，但是，传聞都是那么說。十字軍騎士团早就邀請他了。"

"愿天主許可！我眞想能看到这么一场决斗！"

"愿天主許可！"德·劳許說。"即使查維夏被打敗了(这是很可能的)，不論对他，嗳，还是对你們整个国家，都是莫大的光荣，就因为亚拉岡的約翰向他挑过战。"

"我們等着瞧吧！"兹皮希科說。"我但愿这场决斗会实现。"

"我也这样希望。"

可是，他們的愿望当时幷沒有实现，因为旧的編年史家們告訴我們說，查維夏同著名的亚拉岡的約翰交战是在十五年之后，在潘比南，当着齐格門皇帝、教皇本尼狄格特第十三、亚拉岡国王和无数公爵以及紅衣主教的面举行的。加波夫的查維夏·却尔尼用他的矛一下子就把亚拉岡的約翰从馬上戳了下来，就此获得胜利。不过，兹皮希科和德·劳許当时也很高

兴；他們认为，即使亚拉岡的約翰不能在約定的时候亲自到来，他們也看得到騎士界的盛举，因为波兰有不少騎士并不比查維夏逊色；而且在十字軍騎士团的客人中，总可以找到从法兰西、英格兰、勃艮第和意大利来的第一流剑术家，他們总是愿意同任何人比武的。

"听着，"兹皮希科向德·劳許說，"我叔叔不在，我很难过，一定要赶快去贖他出来。因此，明天一早我就上普洛茨克去。但您干嗎要留在此地呢？您不是在这里作俘虏的，同我一起去吧，您也可以看到国王和他的朝廷。"

"我正想向您請求这件事呢，"德·劳許回答。"我老早就想看看你們的騎士了，我也曾听說，朝廷里的宫女們都象天仙一般美丽，而不是尘世的凡人。"

"您刚才提到威托特的朝廷时，已經說过这話了，"兹皮希科指出道。

第三十章

兹皮希科向来說做就做，决不迟延，现在，他决定要为他叔父采取行动了。第二天早晨，他和德·劳許动身到普洛茨克去。沿边界的路上，由于盜匪很多，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总是不安全的。盜匪都受到十字軍騎士团的保护和支持，亚該老国王为此向十字軍騎士团提出过严重抗議。尽管这些控訴得到罗馬的支持，尽管法律上明白规定了懲戒办法和严格措施，邻近的"康姆透"还是常常纵容他們的士兵們加入匪帮，以实

际行动保护那些落在波兰人手中的盗匪，而且不仅在騎士团所属的村子里，还在自己的城堡里庇护那些带来了掠夺品和俘虏的盗匪。

因此，往往有許多旅客和边界居民落在这些杀人犯的手里。特别是有錢人家的子女都被綁架了去勒索贖金。但是，这两个年輕騎士却不怕盗匪的袭击，因为他們除了馬夫，还带着几十个徒步的和騎馬的武装仆从。于是他們平安无事地到达了普洛茨克。在大約离城一哩远的地方，他們遇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他們是在客店里遇见这人的，这不是别人，正是托里瑪，比他們早一天到普洛茨克。事情是这样的：十字軍騎士团在卢波伐的执政官一听說托里瑪带的贖金在勃洛特涅茨附近給拿走的时候，托里瑪曾經把一部分贖金隐藏了起来，便立即把托里瑪老头押回勃洛特涅茨城堡，并且下令叫当地的“康姆透”强迫他指出藏錢的地方。托里瑪便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来了。这两位騎士听到他这么容易就逃了出来，表示詫异，老头儿就向他們解释道：

“这都是因为他們貪心不足的緣故。勃洛特涅茨的‘康姆透’不肯多派卫队监視我，因为他想瞞住那笔錢，不让大家知道。也許是他們已經同卢波伐的执政官商量过要平分这笔錢，又怕事情一泄露出去，那就得把很大一部分款子送到瑪尔堡去，甚至整笔款項都得交給那两个来自培頓的騎士。因此，那‘康姆透’只派了两个人护送我，一个是准备在过德尔維茨河的时候同我一起搖船的士兵，另外一个是个什么录事。他們想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是，您知道，那里离边界很近。他們

給了我一支橡木桨……嗯——蒙天主的恩惠……我这就到了普洛茨克了。”

“我知道了！那两个人永远回不去了吧？”兹皮希科喊道。

托里瑪听了兹皮希科的話，严峻的脸頓时开朗了起来。

“旣然德尔維茨河是流入維斯杜拉河去的，他們又怎么能逆流回去呢？十字軍騎士团只有在托綸湼也許会找到他們！”

过了一会儿，老头儿又向兹皮希科找补道：

“卢波伐的‘康姆透’搶走了我一部分錢。但在日耳曼人袭击我的时候藏起来的那部分錢被我拿回来了；我已經交給您的侍从去保管。他住在公爵的城堡里。留在他那里比我带在客店里更安全。”

“那末，我的侍从在普洛茨克么？他在这里干什么？”兹皮希科很惊奇地問。

“齐格菲里特自杀之后，他曾同那位在斯比荷夫住过的小姐一起到这里来过。她现在是这里公爵夫人的宮女了。他昨天这么告訴我的。”

但是，兹皮希科在斯比荷夫的时候，为了达奴莎的逝世而悲不自胜，暈暈糊糊，什么都沒有过問，所以什么也不知道；现在他才記起，当初曾打发捷克人先带齐格菲里特走。一想到这情景，心里就充满了痛苦和憤恨。

“不錯！”他說；“但是，那个同他在一起的劊子手在哪里呢？”

“难道卡列勃神甫沒有告訴您，齐格菲里特自己吊死了么？爵爷，您一定打他的坟墓旁边走过哩。”

沉默了一会儿。

“侍从告訴我，”托里瑪继續說，“他正要上您这儿来，本当早就来了，哪里知道那位小姐从斯比荷夫来了之后就病了，他不得不照料她。”

兹皮希科刚摆脫悲哀的回忆，象一个大梦初醒的人似的，問道：

“哪一个小姐？”

“就是那位小姐，”老头儿答道。“您的姊妹，要不就是亲戚，她扮成一个侍从，同瑪茨科騎士一起到斯比荷夫来的；是她发现了我們的老爵爷，当时他正一路瞎走瞎摸呢。要不是她，无論瑪茨科，无論您的侍从，都认不出他来的。我們的爵爷从此以后就非常爱她；我們的爵爷很看重她，把她看成自己的女儿；除了卡列勃神甫，只有她才懂得他的心意。”

这个年輕的騎士惊奇得睜大了眼睛。

“卡列勃神甫并沒有告訴我什么小姐的事，我也沒有什么女亲戚。”

“他之所以什么也沒有告訴您，是因为您那时候十分悲痛，一点也不关心天主的世界了。”

“那位小姐叫什么名字？”

“他們管她叫雅金卡。”

兹皮希科觉得仿佛是一场春梦。他想都沒有想到雅金卡会从那么远的兹戈萃里崔赶到斯比荷夫来。她究竟为什么来呢？他知道这位小姐在兹戈萃里崔的时候很喜欢他，但是，他当时就告訴了她，他結过婚了。因此，他不能相信瑪茨科把她带到斯比荷夫来，是存心要让她嫁給他的。何况，瑪茨科和捷克人都沒有向他提到过雅金卡。这一切，兹皮希科感到非常

奇怪，完全不可理解。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便又接二連三地向托里瑪提出問題，要他把这件难以置信的消息再說一遍。

可是，托里瑪在这件事上实在談不出什么名堂来；他立即到城堡去找寻那个侍从，太阳还沒有落山就同他一起回来了。捷克人快活地向他的少主人施了礼，同时也很忧郁，因为他知道了斯比荷夫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玆皮希科也很高兴，从心底里觉得这捷克人的一顆忠誠友爱的心，正是一个处在痛苦中的人所最需要的。一談起达奴莎的去世，他就热泪滂沱。他向这个捷克人畅抒衷曲，如同兄弟一般。他花了好大一会儿工夫，讲完了这一段悲哀的經过，就請德·劳許先生唱一唱他为死者所編的那支哀歌。德·劳許站在敞开的窗戶旁，两眼望着星星，和着七弦琴唱起来了。

这終于大大减輕了他的悲痛，他們就各各談起在普洛茨克要办的事情了。

"我是路过这里到瑪尔堡去的；你总知道我叔叔被俘的事吧，我是去贖他的。"

"我知道，"捷克人回答，"您做得对，爵爷。我本来自己想騎馬赶到斯比荷夫去劝您到普洛茨克走一趟的。国王就要在拉仲扎同大团长談判了。必須記住：在国王面前，十字軍騎士不会显得傲慢无礼的，反而会装得象天主教徒那样正直。"

"刚才托里瑪告訴我，你本来想上我这里来，只是雅金卡的病把你耽擱了。我也听說是瑪茨科叔叔带了她一起来的，她还到斯比荷夫去过。我听了觉得非常奇怪。你說，瑪茨科叔叔为了什么原因要带她一起来？"

“原因很多。您的叔父不愿意让她无依无靠地留在兹戈苯里崔，怕維尔克和契当来侵犯兹戈苯里崔、欺負小姐。小姐不在那里，一切反而会安全。因为您知道，在波兰，一个貴族如果不能用正当手段娶到一位姑娘，那他就会用武力搶她，但是誰都不敢去碰小孤儿，因为这种罪行是要受到劊子手的剑的懲罰的，而比剑更坏的是名誉扫地。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同样性质的理由。修道院长死了，把他的財产都留給了小姐。这份产业是由这里的主教照管的。因此，瑪茨科騎士把小姐带到普洛茨克来了。”

“可是，他为什么又把她带到斯比荷夫呢？”

“他带她到那里去，是因为当时主教和公爵夫妇都不在普洛茨克，他又沒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把她留下。幸亏还是他带了她一起去。若不是小姐，我們同老爵爷就会錯过了尤仑德老騎士，把他当做一个陌生的老乞丐，从他身边走了过去算数。当时由于她怜憫他，我們这才发现这个老乞丐是誰。这完全是天主的意旨通过她的善心而表达出来。”

于是，捷克人叙述了后来尤仑德如何沒有雅金卡就不行；他如何爱她和为她祝福，这些事情虽然兹皮希科已經听托里瑪說过了，仍旧听得很感动，并且感激雅金卡。

“愿天主賜她健康！”他最后說。“我只是奇怪你为什么一点也沒有向我談起过她。”

捷克人有些为难了；为了要多思考一下該怎么回答，他反問道：

“您指的是在什么地方，閣下？”

“就是在时母德，我們同斯寇伏罗在一起的时候。”

“难道我們沒有讲起过这件事么？千眞万确，我觉得好象讲起过的，只怕您当时心里尽在想别的事吧。”

“你曾說起过尤仑德回来了，但是，你根本也沒有提起过雅金卡。”

“啊，不会是您一时記不起吧？天主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許瑪茨科騎士以为我告訴过您，我却以为他告訴过您，就这样造成阴錯阳差。不过，当时我們无論告訴您什么，閣下，那都是白費。这也不奇怪。现在情形就两样了。幸而小姐本人在这里，因为她能够帮助帮助瑪茨科騎士。”

“她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这里的公爵夫人非常喜欢她，只要她向公爵夫人去求求情。十字軍騎士不会不答应她的要求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她是王族出身；第二，她是騎士团的好朋友。您也許听說过，斯基尔盖罗公爵（他也是国王的亲兄弟）目前反对威托特公爵，他逃亡到十字軍騎士团那里去，想叫他們帮助他登上威托特的王位。国王对于公爵夫人可說是言听計从，因而十字軍騎士团希望她去影响国王，支持斯基尔盖罗反对威托特。愿他們入地獄！他們懂得，只要推翻了威托特，騎士团就无所畏惧了！因此，騎士团的使节从早到晚都匍匐在公爵夫人脚下，揣測她一切的愿望。”

“雅金卡很爱瑪茨科叔叔，”兹皮希科說，“我相信她一定会为他求情的。”

“这是一定的！爵爷，我們还是现在就到城堡去，去同她商量商量，該怎样說，該說些什么吧。”

“德·劳許和我自己都打算到城堡去一趟，”兹皮希科回

答，“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們只消去梳理一下头发，穿戴得体面一点就去。”过了一会儿，又說：“为了守丧，我本来想把头发剪掉，可又忘了剪。”

“还是不剪的好！”捷克人說。他去叫奴仆了，一会儿带他們一起来了，两位年輕的騎士就打扮起来，准备参加城堡的夜宴。他继續把国王和公爵朝廷上的种种事情都告訴了他們。

“十字軍騎士企图陷害威托特公爵，”他說，“他們知道，只要他一天活着，統治着时母德，受到国王权力的保护，他們就一天不会得到安宁。說实在的，他們只怕他一个人！嗨！他們四处在暗中陷害他，象鼹鼠似地挖他的墙脚。已經煽动了这里的公爵和公爵夫人反对他；在他們的詭計之下，雅奴希公爵也不大贊成他了，起因就是威士納[1]。”

“那末雅奴希公爵和安娜公爵夫人也都在这里么？那我們可以碰到不少熟人啦。”

“当然！他們两位都在这里，”捷克人回答，“他們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同十字軍騎士团打交道哩，打算当着国王的面，向十字軍騎士团的大团长指控騎士团許多暴行。”

“国王站在哪一边呢？他眞的会同十字軍騎士团和解么？眞的不会拔出剑来对付他們么？”

“国王不喜欢十字軍騎士团。据說他早說过要同他們作战了……至于威托特公爵，国王宁愿要他，而不喜欢他自己的兄弟斯基尔盖罗，因为斯基尔盖罗是个放纵的酒鬼。……因

---

① 威士納是瑪佐夫舍和立陶宛边界上的一个城鎭，是两国之間經常爭夺的地方。从十五世紀起，威士納最后并入瑪佐夫舍的版图。

此，国王周围的騎士們都說，国王决不会反对威托特，并且不会向十字軍騎士团保証不帮助他。这是最可能的，因为这里的阿列克山特拉公爵夫人这几天常常去謁见国王，而她显得很沮丧。”

“查維夏·却尔尼也在这里么？”

“他不在这里；但是已經到这里的人也就够瞧的了，要是动起武来，准把日耳曼人打得鸡飞狗跳！”

“我决不可怜他們。”大約过了念几遍“主祷文”的工夫，两位騎士就打扮得衣冠楚楚，到城堡去了。那天的晚宴不是設在公爵的宮殿中，而是設在雅高赉的安特尔萃伊的宽大的庄园里，他是本城的执政官，庄园座落在城堡的城墙附近，在大塔楼旁边。那天晚上天气很热，为了免得客人們拥挤不舒服，执政官命令把桌子放在庭院里，院里鋪着大理石，大理石之間长着花楸树和水松。燃烧着的瀝青桶照得滿院輝煌，射出明亮的黃光，但是月亮却更明亮，它在万里无云的天空里，在一片繁星之間，象一只騎士的銀盾。王室的貴客和公爵們都还沒有到来。兹皮希科认得他們許多人，特别是雅奴希公爵朝廷中的那些人。在克拉科夫的那些老相識之中，他看到的有科齐格罗維的克尔从，泰戈維斯科的里斯，弗罗契莫維崔的瑪尔青，科皮仑尼的陀瑪拉特，查皮莫維崔的斯泰希科以及塔契夫的波瓦拉。一看到波瓦拉，兹皮希科特别高兴，因为他記起了这位著名的騎士过去在克拉科夫对他多么热心。可是，这些克拉科夫的騎士他一个也不能接近，因为本地的騎士把他們团团围住了，紛紛打听克拉科夫的状况、打听宮廷的娛乐和有关战争的种种方面，他們鉴賞着騎士們的华丽服飾，鉴賞着

他們美丽的、奇妙地扑着粉的鬈发（这使他們的年龄显得大了），瑪朱尔人觉得他們的一切都是优雅和体面的榜样。

但是这时候塔契夫的波瓦拉看到兹皮希科了；他从瑪朱尔人中間挤了过来，走到他跟前。

“我认識您，年輕人，”他說，一面紧握着他的手。“您好么，什么时候来的？了不得！我看出您已經束着騎士腰带和戴着踢馬刺了。多少人盼着这两样东西要一直盼到老，您却似乎理所应当地在为圣杰西效劳了。”

“天主賜您鴻运，高貴的騎士，”兹皮希科回答。“即使我把最有名的日耳曼人打下馬来，也比不上看见您身体健康那么快乐。”

“我也很高兴看见您。您的父亲在哪里？”

“他不是我的父亲，是我的叔父。十字軍騎士把他俘虏去了，我正要去贖他。”

“还有那个把面紗罩在您脸上的小宫女呢？”

兹皮希科沒有回答，只是抬起泪水盈眶的眼睛，朝天望着。塔契夫的爵爷看到他流泪，说道：

“悲惨的命运……真正是悲惨的命运！我們坐到花楸树底下的板凳上去，把您的悲哀的經历說給我听听吧。”

他把年輕的騎士領到庭院角落里，并排坐了下来，兹皮希科就把尤仑德的不幸，达奴莎被綁走，他自己找寻她的經过，以及如何救了她、她又如何死了的种种情形，都告訴了波瓦拉。波瓦拉听得十分出神。他一会儿惊异不置，一会儿义憤填膺，一会儿含着怜憫，这些情緒此起彼伏，一一流露在脸上。最后，兹皮希科讲完了，他說：

"我一定要把这一切都告訴国王，我們的君主。而且，他就要向大团长提出克列特科瓦的雅錫克事件，要求严厉懲罰那些綁走他的人。十字軍騎士所以要綁走他，是因为他富有，想勒索贖金。在他們看来，即使伤害一个无辜的嬰孩，也算不了一回事。"

他想了一下，又說："那帮强盜眞是貪得无厭，比土耳其人和韃靼人还要坏。他們心里实在害怕我們和国王，然而，他們还是禁不住要掠夺和謀杀。他們袭击村庄，屠杀农民，淹死漁夫，象狼似的劫走小孩。如果他們不害怕的話，还不知道会搞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大团长发信給外国朝廷攻击国王，却在国王面前奉承巴結，他比别人更知道我們的力量强。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按在兹皮希科的肩上。

"我一定去告訴国王，"他又說了一遍。"他的血液本来就象壶水似的沸騰了。您放心，使您受害的那些人，决計逃不掉可怕的懲罰。"

"可是那些人现在都死了，"兹皮希科說。

波瓦拉亲切地望着他。

"眞有您的！看来，沒有人逃得过您的手。只有一个里赫頓斯坦，您还沒有报答他。但是我知道您办不到。我們在克拉科夫也曾起誓要同他拚，但是，要实现我們的誓言，可能需要等到战爭爆发，天主保佑！因为他沒有大团长的准許是不能接受我們的挑战的。而大团长信賴他的智謀；总是派他出使外国朝廷；因此大团长不会允許他决斗。"

"我必須先贖出我的叔父来。"

“是的……我打听过里赫頓斯坦。他不在这里，也不会到拉仲扎去；大团长派他向英格兰国王請求弓箭手去了。至于您的叔父，您可不必担心。只要国王或者这里的公爵夫人說一句話，大团长就不会在贖金問題上討价还价了。”

“况且我有一个重要的俘虏，一位騎士，叫做德·劳許，他很有錢，很有声名，在他們那里也很有势力。德·劳許騎士乐于向您施礼，和您結識；說起崇拜著名的騎士，誰都比不上他。”

他向德·劳許招招手，德·劳許已經得知同兹皮希科談話的这个人是誰，就急忙走上前来，脸胀得緋紅，因为他心里非常想认識象波瓦拉这样一位著名的騎士。

当兹皮希科把他介紹給波瓦拉的时候，这位文雅的杰尔特里骑士非常瀟洒地鞠了一躬，說道：

“同您握手是一种很大的光荣，如果还有什么更大的光荣，那无非是能在战爭中同您战斗，或在比武场上向您挑战。”

塔契夫的这位非凡的騎士笑了；他在身材矮小的德·劳許面前显得象一座大山。他答道：

“我很高兴同您在愉快的比武场上会面，天主保佑我們不在别种场合会面。”

德·劳許迟疑了一会，然后带着一种羞怯的神情答道：

“高貴的騎士，如果您高兴的話，只要您声明一下，德魯戈拉斯的阿格尼斯卡小姐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和最有德行的夫人……那我将非常荣幸……来进行駁斥，并且向您……”

他沒有說下去，只是直望着波瓦拉的眼睛，以欽佩甚至贊賞的神情，同时又是敏銳而細心地估量着这个人的体力。

但是波瓦拉，或者因为他知道要打倒对方十分容易，簡直象是用两个手指捏碎一个胡桃，或者是因为他的秉性极其和善幽默，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說道：

"瞧！我曾經选擇勃艮第的公爵夫人作为我心目中的情人。那时候，她比我大十岁。如果您，騎士，愿意声称我的公爵夫人不比您的情人阿格尼斯卡老的話，那我們就必須跨上我們的战馬了……"

德·劳許听了这話，惊奇地向着塔契夫的爵爷望了一会儿。于是，他脸上的肉抖动起来；最后他也纵情大笑，这当儿，波瓦拉却弯下身子，一把抱住德·劳許，突然把他举了起来，象搖一个嬰孩那么輕易地把他搖来搖去。

"和平！和平！"他說，"正如克罗辟特罗主教說的那样：……您成功了，騎士，凭天主发誓，我們不必为了任何女人而决斗啦！"

然后他把他摟在怀里，放在地上。就在这时，庭院的大門口号角响了，普洛茨克的齐叶莫維特公爵同他的妻子进来了。

"公爵和公爵夫人比雅奴希公爵先到了，"波瓦拉向兹皮希科說，"虽然宴会是在执政官家里举行，但在普洛茨克，他們总是东道主①。同我一起去见公爵夫人吧，您在克拉科夫就认得她了，她当时曾为您向国王求过情。"

他挽了兹皮希科的手，領他穿过庭院。走在公爵和公爵夫人后面的是这个朝廷的宫廷侍从和宫女。

因为要覲见国王，全体扈从队都装扮得很漂亮，使得整个

---

① 指普洛茨克公爵和公爵夫人。

院落光輝灿烂，有如百花齐放。

兹皮希科和波瓦拉一起走着，兹皮希科老远就望着那些人的脸，想要寻找什么熟人，但他突然惊奇地站住了。

在公爵夫人身边，他确实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段和熟悉的脸庞，只是显得那么端庄，那么美丽，那么高貴，弄得他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那是雅金卡呢，还是哪一位公爵的女儿？"

一点不錯，那就是兹戈萃里崔的雅金卡。当他們的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她对他微笑了一下，笑容里交織着友爱和怜憫，接着，她的脸色略显蒼白，低下头来站在那里，烏黑的头发上扎了一根金色的头带，亭亭玉立，富丽堂皇到极点，看上去不仅象一位郡主，簡直象一位眞正的女王呢。

第三十一章

兹皮希科向普洛茨克的公爵夫人請过安，表示愿意忠誠地为她效劳；但是公爵夫人起初竟认不出这个年輕的騎士来，因为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他了。兹皮希科报了姓名之后，她才向他說：

"啊，我还当您是国王的侍从呢。原来您是波格丹涅茨的兹皮希科！可不是！您的叔父，波格丹涅茨的那个老騎士，曾經作过我們的客人，我記得当他把您的悲哀的遭遇告訴我們的时候，我們都泪如泉涌。

"您找到了您的夫人了么？她现在在哪里？"

“她死了，最仁慈的夫人……”

“啊，耶穌！別告訴我这种消息。我非常伤心，要哭出来了。唯一可以告慰的是，她一定到了天堂，而您还年輕。伟大的天主！可怜那个小人儿已經过世了——每个女人的生命都是这样脆弱。不过，天堂里对每件事都可以给予补偿的；您会在那里找到她的！波格丹涅茨的那个老騎士同您一起来了么？”

“沒有，他现在成了十字軍騎士手中的俘虏了，我正要去贖他。”

“啊，他也运气不好。我觉得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一个有智謀的人。您打算怎样贖他呢？您以后愿意到我們这里来嗎？我很高兴您来作我的客人。我坦白告訴您，他非常聪明，正象您非常豪爽一样。”

“仁慈的夫人，我是专誠来恳求您为我叔叔求情的。”

“好吧，那末，明天早晨在我們去打猎之前来吧。那时候我有空……”

这时候号角声和鼓声宣告瑪佐夫舍的雅奴希公爵夫妇駕到，把她的話打断了。普洛茨克的公爵夫人和茲皮希科正站在靠門口很近的地方，因而安娜·达奴大公爵夫人立即看见了这个年輕的騎士，就走到他跟前来，沒有注意主人——执政官的鞠躬。

一看见安娜·达奴大，茲皮希科的心又碎了。他跪在她面前，默默地抱住了她的双膝。她俯身向着他，双手柔和地摩着他的鬢角，泪水不断地掉在他金色的头发上，就象一个母亲为她亲生儿子的不幸而哭泣似的。宫廷侍从們和客人們大为惊奇的是，她竟哭了很久，一声声喊着“哦，耶穌，慈悲的耶

稣!"然后扶起兹皮希科,說道:

"我为她痛哭,为我自己的亲爱的达奴斯卡痛哭;也为你痛哭。可是,天主却注定要叫你的劳力白費,正象现在我們的眼泪也是白流的一样。你把她和她死的情况告訴我吧。我很想听听,即使要談到午夜,我也不会觉得太长。"

于是她象刚才查維夏那样,把他拉到一边去。那些不认識兹皮希科、也不知道他遭遇的客人就彼此探問起他的不幸遭遇来。因此,有一陣子工夫,談来談去都是談的兹皮希科、达奴莎和尤仑德。十字軍騎士团的使节們——弗里德列赫·封·溫頓(这个托綸涅的"康姆透"是受命来謁见国王的)和約翰·封·雄菲尔德,奥斯透罗特的"康姆透"——也探問起兹皮希科的情况来了。約翰·封·雄菲尔德虽是个日耳曼人,不过出生在西利西亚。他一口波兰話說得很好,一下子就听出了他們在談什么事。他是从雅奴希公爵的宫廷侍从查皮尔扎的雅斯柯那里听到这件事的始末經过的。

据說大团长本人也在怀疑是邓維尔特和德·劳夫干出这个卑鄙毒辣的勾当的。

但雄菲尔德立即想到这种说法会严重損害騎士团的声誉,会在他們身上投下一道阴影,一如过去落在圣殿騎士团[①]身上的阴影一样,所以他赶紧声明这不过是流言蜚語,并无事实根据,十字軍騎士团里沒有这种人。

但是,站在他旁边的塔契夫的爵爷反駁道:

---

① 一一一九年在耶路撒冷組織的圣殿騎士团。法兰西国王菲利浦第四对圣殿騎士团进行了长期的斗爭,后来到十四世紀初叶圣殿騎士团被消灭。

“那些阻碍立陶宛受洗的人，也会厌恶十字架的。”

“我們的斗篷上都有十字架，”雄非尔德傲慢地答道。

“但是，心里也必須要有十字架，”波瓦拉答道。

这时号角声吹得更响了，国王进来了，后面跟着格涅兹諾的大主教，克拉科夫的主教，普洛茨克的主教，克拉科夫的总督，另外还有許多大臣和宫廷侍从。在宫廷侍从中間有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他的盾上飾有太阳紋章，还有年輕的雅蒙脫公爵，国王的侍卫。自从兹皮希科在克拉科夫见过国王以来，国王沒有多大的改变。他的双頰仍是又亮又紅，还是那样不住地把长头发掠到耳后去，那双眼睛还是不停地閃爍着。兹皮希科觉得唯一的不同是国王更有威仪了，举止更加庄严了，因为他感觉到他的王位比雅德維迦王后逝世时更加稳固了（当时他正要退位，并且不知道是否会再登基），而且仿佛还意識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权力。瑪佐夫舍的两位公爵和公爵夫人都随侍在他左右。跪在前面的是邀請来的几位日耳曼使者，周围是大臣和宫廷貴族。庭院的围墙被不断的呼喊声、号角声和銅鼓声震得顫动起来。

等到喧嚣声平静下来，十字軍騎士团的使者封·温頓才談起騎士团的事；但国王一听出他話里的含意，就不耐煩地揮揮手，象平常一样严詞厉色地大声說道：

“别說啦！我們到这里是来吃喝作乐的，不是来看您的羊皮紙公文，听您申述你們的权利的。”

可是，为了不想叫十字軍騎士以为他在对他发怒，他便又温和地笑了笑，补充說：“到了拉仲扎，会有足够的时間同大团长談騎士团的事。”

然后他向齐叶莫維特公爵說道：

“我們明天到森林里打猎去么？”

那句問話是宣告当天晚上不談别的事，只談明天打猎的事；他頂爱打猎，这就是他到瑪佐夫舍去的唯一原因，因为在小波兰和大波兰，森林很少，有些地方由于开垦耕地，森林几乎給砍光了。

在场的人都容光煥发，大家都知道，談起打猎的事来，国王又高兴又仁慈。齐叶莫維特公爵告訴他，他們要到什么地方去打猎，会打到什么样的野兽。雅奴希公爵打发了一个朝臣到城里去把他的两个經驗丰富的猎人找来，这两个人会用号角把野牛从围场里赶出来，还会折断熊骨，公爵想叫他們在国王面前显显身手。

兹皮希科很想走近前去向国王表示敬意，但是人那么拥挤，走不过去。雅蒙脫公爵显然已經忘記了好久以前这位年輕騎士在克拉科夫給他的生硬回答，这时候，他愉快地向兹皮希科点点头，眨眨眼，让他知道如何才能走攏去。但是就在这时，一只手碰了一下兹皮希科的手臂，一个忧郁而柔和的声音在他身旁叫道：

“兹皮希科！”

年輕的騎士轉过头去，看见雅金卡已經在他面前。由于他一直忙于問候齐叶莫維特公爵和公爵夫人、雅奴希公爵和公爵夫人，沒有能去接近她。因此，雅金卡利用了国王駕到时的一陣忙乱，自己走到他跟前来了。

“兹皮希科，”她又叫了一声，“愿天主和我們至上的圣母安慰您！”

“愿天主报答您的好心!”年輕的騎士回答,他感激地注視着她那双浸着泪水的蓝眼睛。接着,两人都默默无語——对他来說,虽然雅金卡在他跟前,就象个和藹可亲、面带忧愁的姊妹,然而看到她那王后似的姿态,一下子竟不敢跟她說話了,况且她穿上了那么輝煌的宮装,完全跟他以前在玆戈莘里崔和波格丹涅茨所认得的那个雅金卡成了两个人了;可雅金卡呢,还以为他除了这句回答之外,沒有什么話可以和她攀談了。

只消看一看他們的脸色,就知道双方都有点窘。幸好这时庭院里突然騷动起来,国王坐下就宴了。安娜公爵夫人又走到玆皮希科身旁,要他象从前在克拉科夫时一样侍奉她。

因此,这年輕的騎士不得不离开雅金卡,等到客人們都就座了,就站在公爵夫人的椅子后面,上菜换盆、拿水拿酒。他一面忙于侍候,一面还是不由自主地时时看雅金卡一眼。雅金卡作为普洛茨克公爵夫人的宮女,坐在夫人旁边,他禁不住贊賞这姑娘的美貌。最近几年来,雅金卡长大了不少。但是,她的变化主要不在于身材的增高,而在于她端庄的仪态。这种仪态她过去是根本沒有的。以前,她总是穿着一件皮外衣,騎着馬,在树林里奔馳;头发糾結凌乱,滿是树叶,人們还会把她誤认为一个村姑哩;可是现在,一眼看上去,她却象是一位出自名門貴胄的小姐。她的仪表沉着从容,一无瑕疵。玆皮希科也发觉她过去那种輕快的神态消失了,但他并不觉得奇怪,认为这是因为她父亲逝世了的緣故。最使他惊奇的是她那端庄的仪态。乍一看来,他觉得她之所以具有这种外表,是因为服飾华丽的緣故。因此,不住地看,一会儿看看那扎

在她雪白的額角和烏黑的辮子上的头带，垂在背后的两条辮子；一会儿看看那非常合身的天蓝色衣服，那紫色的鑲边衬托出了她那优美的身段和处女的胸脯；他心里說："眞是一个公主。"于是他断定这种变化不能单单归之于精美的服飾。她现在即使穿着一件普通的皮外衣，他也不敢象以前在兹戈萃里崔那样对她熟不拘禮了。

他也看到許多年輕和年老的騎士們都貪婪地瞟着雅金卡。有一次，他正在为公爵夫人换上一盆菜，突然看到德·劳許在看她，看得心醉神迷，簡直象个圣徒模样。兹皮希科看见这情形，就生起气来。这个杰尔特里骑士的行为也逃不了雅奴希公爵夫人的眼睛；她看出这情形，就說：

"你看德·劳許！我相信他又爱上什么人了，因为他完全眼花撩乱了。"

她微微俯向桌上，一面向雅金卡那面看了一眼，說道：

"实在的！一切的小烛光在这样一支火炬面前，都暗然无光了！"

然而，兹皮希科之所以被雅金卡吸引住了，是因为她象是他的亲人，象是一个鍾爱的姊妹；他觉得他找不到一个更好的伴侶来分担他的悲哀，找不到一顆象她那样满怀着同情的心；可是，那天晚上，他无法和她說話，一則他在侍候公爵夫人，再則在宴会上，一会儿吟唱者唱歌，一会儿又是号手吹出喧鬧的乐調，使人无法談話。两位公爵夫人和宫女們都很早就离开了国王的筵席。只有两位公爵和騎士們总是一喝就喝到深夜，不肯退席。雅金卡拿着公爵夫人坐的垫子，犹豫了一会儿也走了，但是，到了門口，她又笑了一下，并且向兹皮希科点点头。

直到天快要亮，这两位年輕的騎士，兹皮希科和德·劳許，才各自带着侍从，回到客店。

默默无言地走了一会儿，快到客店門口时，德·劳許向他的波瑪查侍从① 說了几句話，这个波瑪查人很会讲波兰話，立即向兹皮希科說道：

“我的爵爷想要問您閣下一些事。”

“說吧！”兹皮希科回答。

于是这个波瑪查侍从又掉过头去和他的主人談了一陣，暗笑了一下，說道：

“我的爵爷想問您，刚才宴会开始前您同她交談的那位小姐是个凡人，还是个天仙，还是个什么圣徒？”

“告訴你的主人，”兹皮希科有些不耐煩地回答。“告訴你的主人，他这話早已經問过我了，叫我听得有点奇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在斯比荷夫告訴过我，他更欢喜美丽的立陶宛姑娘，因此，他当时准备上威托特公爵的朝廷去；后来为了同样的原因，他又希望到普洛奕克来；今天刚到普洛奕克，就想为德魯戈拉斯的阿格尼斯卡向塔契夫的騎士挑战，可现在又看中另外一个人了。他的忠貞和騎士的信用在哪里呢？”

德·劳許通过波瑪查人听到了兹皮希科的回答，深深叹了口气，向着发白的夜空看了一眼，就用下面的話回答兹皮希科的責备：

“您說得对。这旣无忠貞，也沒有騎士的信用。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不配戴騎士的踢馬刺。說到德魯戈拉斯的阿格尼

① 波瑪查是指极西部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民族。

斯卡小姐，我确实向她起过誓，愿天主允許我继續保持这誓約。但請注意，等我把她在崔尔斯克城堡多么残酷地对待我的經过告訴您，那准会使您憤慨的。”

他又叹息了一声，再一次望着天空，这时东方已在开始发白，他等到波瑪查人譯完了他的話，又继續說下去：

“她告訴我，她有一个魔术师敌人，住在森林深处的一个塔楼里，每年派一条龙来害她，那条龙每年春天就来到崔尔斯克的城墙外边，要伺机劫走她。我一听见这話，就决定同这条龙战斗。啊！請听我讲下去吧。我到了約定的地点，看到一个可怕的、一动也不动的怪物在等着我。我滿心喜悦，因为我想，这一场决斗，不是我送命，就是那位小姐从那怪物的脏嘴里被救出来，从而使我获得不朽的声名。可是，等我走近，用矛向那怪物刺去，您想我看见了什么？原来是一只大草袋，用几只木輪架住，还装上了一条草尾巴，我不但沒有贏得声名，反而成了人們的笑柄。結果是，我向两个瑪佐夫舍騎士挑战，要他們上比武场去比武，他們在决斗中狠狠地揍了我一頓。我吃了这个亏，只为的是我崇拜我那个唯一的、超乎一切的心上人。而她就这样对待我。”

波瑪查人在翻譯这騎士的故事时，为了忍住不笑，便把舌头抵住腮帮，甚至咬着舌尖。换了别的时候，兹皮希科一定会大笑，但是，痛苦和悲哀已經使他失却了快活的性格，因此他严肃地答道：

“也許那确实是个玩笑，但并非出于恶意！”

“因此我才宽恕了她，”德·劳許回答。“我已經宽恕了她的最好的証明就是，为了宣扬她的美丽和貞洁，想要向塔契夫

的騎士挑战。”

“不应該向他挑战，”玆皮希科严肃地說。

“我知道挑战就等于死，但我宁可死，却不愿意始終生活在痛苦和哀伤中。”

“可是波瓦拉爵爷早把这事抛在脑后了。因此您最好明天一早同我一起去找他，跟他言归于好……”

“我非常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喜欢他；他留給我的印象很深，只是明天他要同国王打猎去了。”

“那我們就早些去。国王喜欢狩猎，可他也不反对休息，况且他今天晚上宴会搞得很迟。”

他們第二天一早就去了，但是扑了个空。捷克人告訴他們說，波瓦拉是在王邸里过夜的。不过，玆皮希科和德·劳許的失望倒得到了补偿，因为雅奴希公爵在路上遇见了他們，吩咐他們加入他的扈从队，一块儿去打猎。在进入森林的路上，玆皮希科又找到了一个机会同雅蒙脫公爵談話，公爵告訴了他一些好消息。

“我趁着国王正要去就寝的时候，”他說，“向他提到了您和您在克拉科夫的遭遇。波瓦拉騎士也在场，他把您叔父被十字軍騎士俘虏的事告訴了国王，恳求国王过問过問您叔父的事。国王本来对于他們劫走克列特科瓦的小雅錫克以及其他暴行非常憤怒，一听这話，更加暴跳如雷，毫不隐諱地說：‘跟他們好話已說尽了，只有动武！动武！’波瓦拉是有意在火上加油。今天早晨，騎士团的使者等在門口的时候，甚至当他們跪下来的时候，国王看都不看他們一眼。啊！现在国王不会答应他們不帮助威托特公爵了，这可叫他們走投无路啦。

您放心好了，关于您叔父的問題，国王不会放松对大团长本人施加压力的。”

兹皮希科听了这个消息大为高兴；陪同齐叶莫維特公爵夫人到森林里去的雅金卡也同样高兴。后来打猎回来，她一路上竭力設法同兹皮希科并騎而行。大家趁打猎时的方便，成对成对地回来，这一对对的人都不想彼此靠得太近，以便自由自在地談天。雅金卡早已从捷克人那里知道瑪茨科被俘的事。她迫不及待地去恳求了公爵夫人，从她那里拿到了一封給大团长的信；此外，公爵夫人还要求托綸涅的“康姆透”封·温頓，在他向大团长报告普洛茨克会談情况的信中写明这件事。“康姆透”向公爵夫人津津乐道地說，他已經在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話：“如果我們要平复国王的怒气，在那件事情上留难是不明智的。”况且这是大团长目前应該尽最大努力来取悅国王的最重要时机，这样，他才能万无一失地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威托特，对付那个騎士团迄今无法对付的人。

“为了不耽擱时間，我已經办好了一切我办得到的事，”雅金卡最后說道。“国王旣然在重大的事情上不拒絕他的姊妹，在这样一件小事情上也一定会使她滿足。因此我很有把握。”

“如果打交道的对方不是这种背信弃义的人，”兹皮希科回答，“那我只要去把他贖出来就是了。但是同他們打交道，可能会发生象托里瑪那样的情形。不但搶去了你的錢，还要逮走你的人；非得有某种勢力来保护他不可。”

“我懂得，”雅金卡回答。

“您现在什么事都懂得了，”兹皮希科說道。“只要我活着，我終生都感激您。”

雅金卡用她那双忧愁而美丽的眼睛望着他，問道：

“你为什么不把我当作一个从小在一块儿长大的朋友看待，用‘你’字称呼我呢？”

“我不知道，”他坦白地回答。“这种称呼，我现在不大說得出口了。您也不是过去那个小姑娘了，而且……好象……有些完全……”

他找不出适当的比喻，还是雅金卡插进来帮了他的忙：

“因为我大了几岁，——而且日耳曼人还在西利西亚害死了我的父亲。”

“可不是！”玆皮希科答道。“愿天主賜給他天国的光荣。”

他們騎着馬在一起走了一会儿，默默无語，仿佛在傾听黃昏时分的松涛；后来她又問：

“你贖出了瑪茨科以后，还預备留在这里么？”

玆皮希科以明显的惊奇神情望着她，因为直到现在，他由于沮丧和悲伤，还沒有想到过将来的事。他抬起眼睛思索了一会儿，答道：

“慈悲的耶穌，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到哪里，悲哀就跟我到哪里。天啊！我眞命苦！……我去贖出我的叔父以后，大概要到威托特那里去打十字軍騎士，去执行我許下的諾言；也許我会就此死亡！”

这位年輕小姐泪眼汪汪；接着，身子微側，向着玆皮希科低声細气地恳求道：

“别死；不，别死！”

他們又停止說話了，一直走到城墙跟前，玆皮希科才从惊惶不安的思虑中苏醒过来，說道：

"可您……可你——你会留在这里的朝廷里么?"

"不,"她回答,"离开了我的兄弟和兹戈萃里崔,我感到很寂寞。契当和维尔克一定已经结婚了;即使他们没有结婚,我也不怕他们了。"

"愿天主许可玛莰科叔叔会送你到兹戈萃里崔去。他是你的真正的朋友,你什么事都可以信任他。你也别忘了他……"

"我向天主起誓,我一定象他的亲生儿女一样对待他。"说着,禁不住泪水直流,伤心极了。

*　　　　*　　　　*

塔契夫的波瓦拉第二天到客店来找兹皮希科,告诉他说,"国王在基督圣体节之后要到拉仲扎去会见骑士团的大团长,您已经列入国王的骑士队和我们一起动身。"

兹皮希科听得这个好消息,喜出望外,这不仅是因为他参加了国王的骑士队,可以免受十字军骑士的阴谋诡计的陷害;还因为这件事给了他莫大的荣誉;也因为他现在已经加入这样一些声誉卓著、令人望而生畏的骑士行列了,其中有查维夏·却尔尼,有他的兄弟法鲁列伊,还有克鲁席克,有波瓦拉本人,有科席格罗维的克尔丛,有查皮莫维崔的斯泰赫,有比斯古披崔的巴希科·齐洛琪埃伊,有泰戈维斯科的里斯等等。亚该老国王可并没有把这些骑士都带去,他还留了一些人在国内,另有一些则到海外遥远的国家里冒险去了;但他知道有了在场的这些骑士在一起,他即使到玛尔堡去,也不怕十字军骑士团的陷害了,必要时还可以用他们强壮的手臂粉碎那座城墙,从日耳曼人的重重包围中为他杀出一条血路来。兹皮希科一想到同这样的伙伴在一起,心里就充满了自豪感。因

此，在开头一阵子，兹皮希科甚至忘了悲哀，紧握着塔契夫的波瓦拉的双手，快活地喊道：

"我的一切都得感谢您，波瓦拉爵爷，感谢您！是的，感谢您！"

"一部分归功于我，"波瓦拉回答，"一部分归功于这里的公爵夫人，不过，主要的还得感谢我们最仁慈的君主，您必须立即去见他，俯伏在他足下，这样他才不会以为您不识好歹。"

"我甘愿为他赴汤蹈火，我敢向天主发誓！"兹皮希科喊道。

第三十二章

国王在基督圣体节前夕到维斯杜拉河一个岛子上的拉仲扎去同大团长举行会谈，结果很不顺利，并没有取得象两年以后的会谈中所达成的协定。在两年后的那次会谈中，国王从十字军骑士团那里取回了杜勃尔润省、杜勃尔润镇和鲍勃罗夫尼克镇，这些地方都是从前被奥波尔希克公爵狡诈地抵押给了十字军骑士团的。亚该老到了那里，提起十字军骑士团在西方各朝廷、甚至在罗马对他所散布的诽谤，大为忿怒，尤其恨他们的狡诈。大团长表示不愿意谈判杜勃尔润的问题，这是他故意做作。他和骑士团的其他高级教士每天对波兰人反复说道："我们不愿意同您、也不愿意同立陶宛作战，可时母德是我们的；是威托特亲自给了我们的。如果您答应不帮助他，那末，对他的战争就可以很快结束；然后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谈论杜勃尔润的问题，那时候，我们一定会向您作许多让步。"但

是国王的枢密院大臣們都是些目光敏銳、經驗丰富、洞悉騎士团欺騙手段的人，不会上当的。“如果你們力量增加了，胆量也就会大起来，”大臣們回答大团长。“你們說你們根本不侵犯立陶宛，可是你們却又要扶植斯基尔蓋罗登上維尔諾的王位；天主在上！要知道那是亚該老的王权，只有他才能决定誰接替威托特做立陶宛的大公。因此，奉劝您自己检点一下，否則，我們的大国王就要懲罰你們了。”

大团长答道：“如果国王是立陶宛的眞正的君主，那就請他命令威托特停止战爭，把时母德归还給騎士团，否則，騎士团将不得不攻打威托特最薄弱的地方。”这一场糾纏不清的爭論从早上一直继續到晚上，正象一个飘泊者游来蕩去，結果仍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国王不愿意让自己受到任何約束，越来越焦躁，便告訴大团长說，如果时母德人民在十字軍騎士团統治下过得很幸福的話，威托特甚至碰都不会碰騎士团一下，因为他怎么找得到借口或理由呢。大团长比較心平气和，也比其他修道騎士們能干，他跟这位实力雄厚的亚該老打交道是全力以赴的，想尽办法要討他欢喜，毫不理会那些激怒而傲慢的“康姆透”所发出的怨言。他不惜极尽巴結的能事，有时甚至卑躬屈节。不过，即使这样卑躬屈节，有时候仍然免不了含有威胁的語气。这种做法毫无收获。有关最重大的事件都談判破裂了。第二天，他們忙于一些次要的事情。国王严厉攻击騎士团，說他們支持匪帮，越界袭击搶劫，劫走了尤仑德父女和克列特科瓦的小雅錫克，杀害农民和漁夫。大团长一味否认，百般抵賴，还賭咒发誓說那些事情都是瞞着他干的；又反过来指控說，不仅是威托特，連波兰的騎士也都帮助异教的

时母德人来反对十字軍騎士团。为了証明这点，并使他的控訴更加有力，他举出了波格丹涅茨的瑪茨科事件。幸而国王已从波瓦拉那里得知波格丹涅茨的两位騎士到时母德去的原由，因此不費吹灰之力就駁回了那个控訴，特别是兹皮希科本人正好在场，封·培頓两兄弟也在那里等待机会向波兰騎士挑战比武。

但那也毫无結果。十字軍騎士团本来打算，如果談判成功，就要邀請这位伟大的国王到托綸涅去；为了对他表示尊敬，还要在那里大张筵席，安排公开的比武；但是，看到談判不成功了，双方都很不愉快，很是气憤，因此也就无心作乐了。何况十字軍騎士們一大早就排队列陣，显示他們的气力和本領。但是，正如快活的雅蒙脫公爵所說的，即使这样，波兰人也比日耳曼人强得多，因为塔契夫的波瓦拉比安諾德·封·培頓气力更大，奥列斯尼查的杜伯科使矛的本領胜过任何人，而泰戈維斯科的里斯一跳就跳过馬背。

兹皮希科找机会同安諾德·封·培頓談判贖金問題。德·劳許由于是一个有势力的爵爷，身份又十分显要，瞧不起安諾德，和他作对，扬言要自己付贖身金。但是，兹皮希科认为这件事有关騎士的荣誉，一定要按照原定协議，如数付給，因此即使安諾德想要减少这笔款子的数目，德·劳許也从中調停，他都不同意。

安諾德·封·培頓是个普通人；他的优点只是双臂具有无限膂力；虽然很貪財，为人却誠实。他沒有一般十字軍騎士的那种狡猾，这就是他愿意减少贖金数目的原因。“我不是到这里来参加大团长同貴国王談判的，”他說，“我是来交换俘虏

的。既是这样，您就能領回您的叔父而不付出任何代价。我当然喜欢到手一点东西，因为我总是缺少现款。常常弄得連一天喝三壶麦酒的錢都不够。实际上我却要喝五六壶，否則就十分难受。”兹皮希科不喜欢他这些話。“我一个子儿都不会少您，因为我曾以我騎士的身份作为担保。我不愿意还价，要让您知道我們的身价。”于是安諾德紧握着他的手，波兰騎士和十字軍騎士两方面都贊扬了兹皮希科，說道：“这样一个年輕人果然不愧为一个束腰带、戴踢馬刺的騎士，因为他完全知道有关荣誉和尊严方面的問題。”

这时候，国王和大团长正在談判交换俘虏的事，交换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后来王国的主教和大臣們都写信給教皇和外国君主提到过这些事。波兰人确实有許多俘虏，都是些茁壮而結实的汉子，是从边界上的战斗和遭遇战中俘来的。十字軍騎士团手里的俘虏主要却是些妇女和孩童，都是在夜里被劫走的，为的是勒索贖金。罗馬教皇本人就发表过他自己的见解，并且不顾十字軍騎士团在罗馬的代表約翰·封·費尔特的狡辯，公开表示了他的激怒和憤慨。

至于瑪茨科的事却有一些困难。大团长虽非眞正留难，表面上却故意留难，为了使自己的每一个步驟都能增加分量。他断言瑪茨科以一个天主教騎士的身份帮助时母德人反对騎士团，照理应該处死。尽管国王的枢密大臣們竭力把他們所知道的有关尤仑德父女的事，把騎士团加在他們父女身上以及波格丹涅茨的騎士身上的种种駭人听聞的折磨一一提出，作为答辯，还是徒然。騎士团的辯护人尽管承认了这点，但在回答的时候，大团长却引証了特殊的理由，正如齐叶莫維特公

爵夫人有一次向波格丹涅茨的老騎士說的話几乎完全一样：

“你們把自己說成是綿羊，把我們的人說成了餓狼；可是，参与綁架尤仑德小姐的四头狼现在却一头也沒有活下来，綿羊呢，还是安然无恙地在漫步。”

情形也許是这样。可是在辯論时，在场的塔契夫的爵爷回答道：“不錯，可是所有那些被打死的狼临死时不都是手里握着剑么？”

大团长听了这句話，哑口无言了。后来，他看到国王眉头紧鎖，双眼炯炯发光，便馬上让步了，因为他实在不愿意使国王怒火爆发。后来他們商妥了双方都派出使者去接收俘虏。波兰人方面指定的是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他原来就很想去仔細观察一下十字軍騎士团的实力的，此外还有騎士波瓦拉和波格丹涅茨的兹皮希科。

兹皮希科很感謝雅蒙脫公爵帮他的忙，因为雅蒙脫公爵为他向国王进言，說兹皮希科年紀輕，如果作为国王的使者到那里，可以一下子就认出他的叔父，把他带回来。国王接受了这个年輕公爵的請求，因为公爵生性乐观随和，是国王和整个朝廷的宠儿。兹皮希科衷心感謝雅蒙脫，现在他完全相信可以从十字軍騎士团手里把他的叔父弄回来了。

“誰也不会嫉妒您同国王的关系，”兹皮希科說。“因为您运用了您同国王的亲密关系，尽力为公众的利益出力；可以說，誰都沒有象您这样心地善良。”

“我做了国王的随从，固然心满意足，可是我更愿意到战场上去同十字軍騎士交鋒。您已經同他們交过鋒了，眞叫我羡慕。”

停了一会儿，他又說：

“托綸涅的‘康姆透’封·温頓，昨天来了；今天晚上你們就要同大团长以及他的扈从队上他那里去。”

“从那里到瑪尔堡去么？”

“是的。”

这时，雅蒙脫公爵笑了起来。

“路程不远，不过，对他們来說，却很不好受；日耳曼人从国王这里什么也沒有得到，从威托特那里也不会得到什么安慰的。也許他正在集中立陶宛的全部力量，向时母德进軍呢。”

“要是国王帮助他，那就要有一场大战了。”

“我們所有的騎士都在这样祈求天主。虽然国王不愿意让天主教徒流血，他却会以粮食和金錢接济威托特，此外，他决不会阻止波兰騎士到那里去当志愿軍的。”

“不錯，千眞万确，”兹皮希科回答。“但騎士团那边却会因此而向国王宣战的。”

“哦，不！”公爵回答。“只要他們现在的大团长活着，就不会发生战爭。”

他說得对。兹皮希科很早就认識大团长了，现在到瑪尔堡去的路上，他同盛特拉姆和波瓦拉一起，經常在大团长身边，因此能够仔細观察他，对他有进一步的了解。一路上，他更加相信大团长康拉德·封·荣京根不是个坏人，心地也不坏。固然大团长往往也不得不胡作非为，那是因为騎士团的整个組織就是建筑在胡作非为的基础上的。他也常常横行霸道，那是因为騎士团整个組織就是建筑在横行霸道的基础上的。他不得不說謊，那是因为說謊是同大团长的徽章一起继

承下来的，而他，多年以来，已經习惯于把說謊看作政治手腕了。但大团长并不是个残酷的人；他害怕天主的裁判，經常制止騎士团那些傲慢和貪婪的高級教士，因为这些人一心想要向亚該老宣战。可是大团长也是一个柔弱的人。騎士团早已习惯于伏击外国人，掠夺外国人，用武力去搶夺或者并吞邻近的地方，所以康拉德不但不能制止那种掠夺的野心，反而违背自己的意志，随波逐流，努力去迎合这种行为。

在温列赫·封·克尼普罗德的时代，十字軍所奉行的那种鉄的紀律，曾經惊动了全世界，如今早就成为过去了。在荣京根之前，即康拉德·华仑罗德担任大团长的时代，騎士团就已經陶醉于它本身不断增加的权力而驕横不可一世了。騎士团一味陶醉于本身的繁荣和人民的流血，因此，原来使它得以强盛和統一的种种紀律，都松弛了。大团长尽他力之所及来約束騎士团奉公守法，尽力减輕騎士团的鉄腕压力，这种压力使得騎士团統治下的农民和市民苦不堪言，甚至教士和貴族也感到承受不了。在瑪尔堡近郊，农民或市民不但夸称丰衣足食，而且夸称富裕。但在比較远的領地上，"康姆透"依然专横独断、残酷暴戾，践踏人民的权利，加紧压迫和掠夺，在人民身上极尽了苛捐杂税、敲詐剝削的能事，甚至不必有所借口就把人民搜刮精光。人們給压榨得泪干血尽，到处都听得到貧困与埋怨的呻吟。即使有时为了騎士团的利益(例如有时在时母德)，大团长下令要統治得温和些，然而，这种命令也是等于白白的頒布，因为"康姆透"都不听命，天生就很残忍。因此，康拉德·封·荣京根虽然身为領袖，也只得听其自然，不聞不問，听天由命。他常常給不祥的預兆压得透不过气来，脑子里

常常浮现起这样的预言："我使他們繁荣，把他們安置在天主教国家的边界上，但他們却反对我。因为他們旣不关心那些盲目皈依了天主教和我的人們的灵魂，也不关心他們的肉体，不宣扬天主的圣誡，不給人民施圣礼，反而把人民变为奴隶，使人民受永世的痛苦，比服膺异教时更为痛苦。他們作战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总有一天他們的牙齿将被敲落，他們的右手将被斫掉，他們的右脚将被剁去，好让他們认識自己的罪孽。"

大团长知道，圣勃里杰特显灵时的神秘声音对十字軍騎士团所作的控訴是眞实的。他也知道，这一个欺压外国人、建立在外国土地上、完全依靠于虛伪、欺詐和残忍的手法来維持生存的机构，它的寿命是不长了。他唯恐这一个已經被人民血泪的洪流冲毁了墙基的机构，經不起波兰人合力同心的一击就会坍倒。他知道这辆由脫繮之馬所拖的馬車一定会落入深渊，跌得粉碎。因此，他只得尽其所能，使得天怒和天罰迟些到来。为了这个原因，尽管他为人柔弱，他还是坚决反对那些力主与波兰作战的驕傲和专横的人。他們徒然責难他心地懦弱。那些駐在边界的"康姆透"徒然用尽全力发动战爭。大团长总是在战火眼看就要爆发的千鈞一发的关头，把战火扑灭。于是，他在瑪尔堡感謝天主防止了那一把架在十字軍騎士脖子上的剑斫将下来。

不过，他知道灭亡的結局是无可避免的。他认識到騎士团并不是站在天主的眞理一边，而是站在不义和虛伪的一边；也体会到最后审判日不久就要到来，因此，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如果他能扭轉大局，使十字軍騎士团走上正路，

他是不惜流自己的血或者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改变现状的。可是，他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走上正路就是等于放弃騎士团所获得的一切財富和肥沃的土地，而这些財富，天主才知道是在多久以前占有的；况且，不仅要放弃这些土地，还要放弃許多象革但斯克这样富有的城市。不仅如此，还得放弃时母德，放弃在立陶宛的产业，插剑入鞘，最后完全从那些土地上撤退；其实，那些地产的原来业主都不在了，十字軍騎士也无从把它們归还原主了。也許到头来唯一的出路只有回到巴勒斯坦去，或者到希腊的某个島上去定居下来，在那里保卫天主的十字架免受撒拉逊人的侵犯。但那是不可思議的，因为这等于消灭騎士团。誰会同意那种做法呢？哪一个大团长希望这样呢？康拉德·封·荣京根的灵魂和生命被投进了一片黑暗中。除非是发了疯、在黑暗里迷失了方向的人，才会主张这样做。因此只有不断前进，一直到天主指定的末日到来为止。

因此，尽管他心里又急又愁，仍旧不断前进。他的須发已經灰白，原来是明亮的双眼已經籠罩在浓眉的阴影之下。兹皮希科甚至一次也沒有看见他的笑容。他的脸色并不严峻，甚至毫无愁容。可是，他却象是一个内心里受尽隐忧折磨的人一样。他倒是披上甲冑、胸前悬着十字架（十字架正中間的紅方块上有一头黑鷹）、披着一件白色大斗篷（斗篷上也綴着一个十字架），显得威严、气派，而带着几分忧郁。康拉德原来就是一个生性愉快随和的人，喜欢作乐，即使现在也不放过大宴会、大场面和比武；不仅不放弃，甚至还要亲自安排这些事情，不过，說到参加各种作乐场面，他可沒有那种豪兴了，既不跟那些到瑪尔堡来作客的显赫騎士在一起，也不跟那批喧嚣无

度、只图行乐的人为伍，无論是鬧热的喇叭声，兵器的撞击声，无論是貴宾或酒徒，都动不了他的心。当他周围的人自觉权力庞大，声势显赫，財富无穷和权力无边的时候；当罗馬皇帝和其他西方国王的使者們大声宣称单是一个騎士团就能够抵挡所有王国和全世界威力的时候，——只有他不受迷惑，只有他記得圣勃里杰特显灵时的那些不祥的話：“总有一天他們的牙齿要給敲落，他們的右手将被斫掉，他們的右脚将被剁去，好让他們认識自己的罪孽。”

第三十三章

大团长带着他的侍从們和波兰騎士們經过赫尔漠，沿着坚硬的道路，向格鲁佳兹走去。他們在格鲁佳兹待了一天一夜，因为大团长在这里要处理十字軍騎士、城堡执政官和靠近維斯杜拉河一带的当地貴族地主之間有关捕魚的事件。他們从这里搭了十字軍騎士团的平底船直向瑪尔堡駛去。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塔契夫的波瓦拉和茲皮希科一直都在大团长身边，大团长很想知道盛特拉姆看到十字軍騎士团的实力后会有什么印象。大团长之所以特别关心这件事，是因为他知道盛特拉姆不仅在决斗中是一个非常强悍和可怕的騎士，也是一个經驗异常丰富的战士。在整个王国之中，象他那样知道如何率領一支大軍，列成陣势，建造和毁灭城堡，在大河上搭桥的，实在可說絕无仅有，因为这人深悉各国的軍备情形，熟悉各种作战方法。大团长知道这人不同凡响，对国王的

作用很大，很多事情要取决于他。因此认为，如果能把騎士团的财富和軍力向他显示一番，給他来个下馬威，那么，战爭还可以拖延一个很长的时期。任何波兰人，一看见瑪尔堡，就会寒心。因为那个要塞，包括上中下三座城堡，可說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騎士們在諾格特河上行駛，老远就看到聳立在天空中的那些坚固的塔楼的輪廓。这天天气晴朗，他們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过了一会儿，船靠近了，他們看到了上城堡中的教堂那种閃閃发亮的屋頂和一垛高出一垛的大城墙。这些高墙只有一部分墙上的砖头沒有涂色，但大都是涂了一层淡灰色，这种出名的淡灰色只有十字軍騎士团的泥水匠才知道怎样調制。那种宏伟的气概实在是波兰騎士见所未见的。看上去，房屋好象是一座叠一座，仿佛堆成了一座大山，它的頂峰就是老城堡，斜坡上是中城堡和四处分散的防御工事。一看到那些武装教士的那个巨大而非常巩固的巢穴，連大团长那张本来郁郁不欢的面孔也頓时开朗起来了。

“瑪尔堡是泥做的。”大团长說，一面轉向盛特拉姆，“可是那种泥不是人間力量所毁得了的。”

盛特拉姆沒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浏览着所有的塔楼和宏伟的城墙，城墙都筑有巨大的城垛。

沉默了一会儿，康拉德·封·荣京根又說：

“騎士，您在要塞方面經驗丰富，請問您对这座要塞有何观感？”

“我觉得这是一座不可攻克的要塞，”这个波兰騎士仿佛沉思似地答道，“不过……”

“不过怎么？您发现它有什么缺点么？”

“不过，每座要塞都可以换君易主的。”

大团长听了，眉头一皺。

“您为什么会这样想呢，請問？”

“天主的裁判和决定是人眼所看不到的。”

于是，他又沉思地望着城墙。这时候，波瓦拉把盛特拉姆得体的回答翻譯給兹皮希科听了，兹皮希科惊奇而感激地望着他。

这时候，兹皮希科忽然想到盛特拉姆和时母德人的領袖斯寇伏罗两人的相似之处；两个人的头都很大，仿佛是硬插在寬闊的双肩之間的；两个人都有强壮的胸脯，都有又短又粗的腿。

大团长因为不愿意波兰騎士占上风，又說：

“据說我們的瑪尔堡比瓦威尔大五倍。”

“那里是在山岩上，比起这里的平原来，地方要小，”瑪希科維支的爵爷不同意道，“但是我們瓦威尔人的心胸却是开闊的。”

康拉德惊异地把眉毛一扬。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如果沒有教堂，任何城堡的人心又算得什么呢？我們的大教堂比你們的大三倍。”

他指着城堡的小教堂，教堂的圓屋頂上面鑲嵌着一幅金色打底的圣母象。

話題这样轉变，大团长又感到不滿意了。

“閣下，您的回答虽然机敏，却很奇怪，”他說。

这时候他們到达目的地了。看来，十字軍騎士团的精选的警卫在大团长之前先到了城堡和鎮市；渡口已經有当地一些法师和号手在等候，不論大团长在什么时候过渡，他們总要吹吹打打。对岸，馬匹已經备好了；大团长騎上馬，由扈从队簇拥着到了镇上，穿过鞋匠門，沿着麻雀塔楼，来到城堡前面。在大門旁，大团长受到了大“康姆透”[1] 威尔姆·封·海尔丰斯坦的欢迎，他只是暫时代理这个爵位，因为这个职务已經由目前在英格兰的昆諾·封·里赫頓斯坦担任了好几个月；接着有医院騎士团大团长，昆諾的亲戚康拉德·里赫頓斯坦；法衣圣器室执事长卢姆本汉姆；还有大司庫勃格哈德·封·伏培茨克；最后是管理作坊和城堡行政事务的小“康姆透”。除了这些高級官員以外，站在那里的还有十来个已授圣职的法师，他們一直在指揮着普魯士教堂的事务，并且千方百計地压迫其他的修道院，以及結婚的教士，强迫他們筑路，敲冰块；同他們在一起的还有一群未授圣职的法师，即不受祷告时間[2]約束的騎士們。他們那种魁梧的身材和体力(体力不强的人，十字軍騎士团是不要的)，宽闊的肩膀，浓密的胡子和凶恶的面孔，看上去倒象是日耳曼杀人的强盜騎士，而不象教士。他們的眼睛流露出大胆、傲慢和无限驕傲的神情。他們不喜欢康拉德，因为他不敢向亚該老宣战。他們在神甫会的会議上公开指責他懦怯。他們在墙上画了画諷刺他，还教唆小丑們

---

① 大“康姆透”是十字軍騎士团大团长下面的最高执政官，相当于首相或統帅。

② 祷告时間按教规每日七次。

当面嘲笑他。可是当着他的面，他們还是非常謙恭地低下头来，特别是由于大团长同着三个外国騎士一起到来；因此他們一齐冲上来，握住他的馬籠头和馬鐙。

大团长下了馬，立即轉向海尔丰斯坦問道：

“威納·封·戴丁根那里有什么消息么？”

威納·封·戴丁根是大元帅，也就是十字軍騎士团武装力量的統帅，当时正在远征时母德人和威托特公爵。

“沒有什么重要的消息，”海尔丰斯坦回答，“但是有些損失。那些野蛮人放火烧掉了拉格納蒂附近的村子和其他城堡附近的鎮市。”

“信賴天主，只要有一次大的战役，就可以粉碎他們的恶意和頑强，”大团长回答。

于是，他抬起眼睛，嘴唇蠕动，为騎士团士兵們的胜利祈祷了一会。

然后，他指着三个波兰騎士說道：

“这几位是波兰国王的使者，瑪希科維支的騎士、塔契夫的騎士和波格丹涅茨的騎士，他們是来和我們交換俘虏的。叫城堡的‘康姆透’給他們准备客舍，按照礼节，好生接待他們。”

修道騎士們听了这話，都好奇地望着三位使者，特别是望着塔契夫的波瓦拉，因为有些十字軍騎士听到过这位大名鼎鼎的騎士的名字。那些从来沒有听到他在勃艮第、捷克和克拉科夫的功績的人，一看到他那魁伟的身材和高大的战馬，都吃了一惊；他的身材和他的战馬都特别高大，这样高大的战馬使早年訪問过圣地和埃及的老年旅行家不由自主地想起駱駝和大象来。

有些騎士也认得兹皮希科，因为他曾經在瑪尔堡的比武场上战斗过。这些人都很亲切地招呼了兹皮希科。他們記得他和大团长的兄弟烏尔里西·封·荣京根之間的友誼，荣京根向他表示了眞正的友善。他們最不注意那个在最近的将来注定要給騎士团以最可怕的打击的人，这人就是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因为他下馬的时候，由于他身材特殊，看来象是一个駝背。他两臂过长，两腿却是短短的，膝盖有点向內弯，引起了騎士团中一些年輕教士的譏笑。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滑稽角色，打算說几句取笑的話，他甚至走到盛特拉姆跟前去，有意碰碰他，但是一望到瑪希科維支的爵爷的一双眼睛，这个教士就兴不起开玩笑的念头，默默地后退了。

这时候，城堡的"康姆透"已經把客人們带到了小院落，这里除了学校、旧仓庫和馬具作坊之外，还有一座圣尼古拉的小教堂。他們沿着尼古拉桥，走过城堡前面的工事。这个"康姆透"領他們在坚固的城墙中走了一会儿，这些城墙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棱堡作为屏障。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仔細观看了一切。这个带路人甚至不用人家請求，就非常迫切地要把所有建筑物都指給客人們看，彷佛他急于想使他們把一切都看个眞切。

"您看左面的那座大屋就是我們的馬房。我們是貧穷的教士，但是老百姓告訴我們，在別的地方，連騎士都住不到这种馬房的。"

"老百姓不会认为你們是貧穷的，"波瓦拉回答。"但是在这所建筑物里，除了馬房之外，必定还有別的东西，因为这建筑物很高，你們总不会牵馬上楼去吧。"

"下面是馬房，共有四百匹馬，上面是仓庫，储藏了够十年用的粮食。这里是决不会受围困的，但如果万一被围，我們决不会挨餓。"

說着話，他領他們向右边走去，又經过位于圣瓦夫尔靜涅茨和潘費納两座塔楼之間的桥，进了另一个大院落。

"諸位貴宾請注意，"这个日耳曼人說，"从这里向北，感謝天主，是攻不破的；但这还不过是护城堡，而这些堡垒，就实力而論，跟我现在要領您們去看的中城堡簡直不能相比；上城堡就更不必說了。"

一道城壕和吊桥把中城堡和院落隔开；他們还沒有走到地势相当高的城堡大門时，三位騎士就在这个"康姆透"的指引下，回头一看，再一次看到了方方正正一大片护城堡的工事。在那里，房屋一座高出一座。盛特拉姆觉得好象看见了整整一个鎮市。那里堆有象房屋一样高的无数的木材，有象金字塔般高的石块，还有墓地、医院和仓庫。稍远一点，在防御工事中心的池塘旁边，是一座坚固的"圣堂"，墙壁是紅色，这是雇工和仆役专用的大仓庫。北面又是一排馬房，飼养着騎士們的馬匹和大团长的駿馬。沿着磨坊水坝聳立着侍从們和外国雇佣兵居住的兵营，对面是一些四方形房屋，供騎士团的各种管理人員和官員住用，然后是更多的商店、仓庫、面包房、裁縫店、翻砂作坊，一座巨大的軍械庫，一座牢獄和旧兵器工场。每一所房屋的建筑和防御都很牢固，万一遇到攻击，住在里面的人就可以象住在堡垒里似的进行防守。每座建筑物都围有城墙和无数牢靠的棱堡，城墙后面是壕沟，壕沟后面是大木桩。越木栅而西，便是諾格特的黄色的滾滾波涛，北面和东面

閃爍着深深的池水，南边則矗立着更坚固的中城堡和上城堡。

这是一个可怕的巢穴，一股冷酷力量的源泉。在这里，聚集着当时世界上两股出名的最大的力量，那就是宗教的力量和宝剑的力量；誰要是反对其中一股力量，另一股就会把他粉碎。誰如果敢于反对这两股力量，那他就会遭到所有天主教国家的反击，說他反对十字架。

那时，騎士們就会从四面八方奔来援助騎士团。因此那个巢穴象个蜂房似的經常簇拥着各行各业的人和士兵。在建筑物的前面，在入口处，在大門旁和作坊里，經常象市集一样熙熙攘攘。制造石弹所发出的鉄錘和凿子声，工场的喧鬧声，踏車声，馬嘶声，喇叭和哨子声，以及呼喚和命令声，連續不断。在各个院落里可以听到世界上所有的語言，可以遇到各种民族的兵士；英吉利的弓箭手是百发百中的射手，能够在百步之內射中縛在竿上的鴿子，他們的箭能象射穿布衣似的輕易地射穿一件鎖子甲；也有可怕的瑞士步兵，双手使用宝剑打仗；强壮的丹麦人，他們虽很强壮，吃喝却不多；还有爱开玩笑的法兰西騎士；驕傲而沉默寡言的西班牙騎士；出色的意大利騎士，他們是穿着絲絨衣裳的舞剑专家，而在战时則穿着威尼斯、米兰和佛罗棱薩鑄造的、刀枪不入的甲胄；有勃艮第騎士，有弗里西安騎士；此外还有从日耳曼各地来的日耳曼人。在这五光十色的人群中，便是川流不息的、作为主人和軍官的披白斗篷的騎士。“塔楼里尽是黃金，”确实是如此；造在上城堡里大团长住宅对面的一間单独的房子里就确实堆满了錢币和金条、銀条等等。騎士团用这些錢来招待“客人”，用来雇佣大批兵士，派他們出去打仗，或者到各个城堡去受执政官和“康

姆透"的指揮。就这样凭着剑的力量和十字架的力量，积起了巨大的財富。同时，当时在各省已經被傲慢而陶醉于自己威力的十字軍騎士們所破坏的鉄的紀律，在瑪尔堡还按照旧的传統維持着。君王們到这里来不仅是为了要同异教徒作战，或者借錢，也是来学习統治的权术；騎士們蜂拥到这里来学习战争的艺术，因为在整个世界上，任谁都比不上十字軍騎士团这样善于統治和善于作战。

以前，当騎士团初到这些地区来的时候，除掉輕率的波兰公爵贈送給騎士团的一小块土地和几所城堡之外，連一寸土地也沒有，可是，现在，騎士团的辽闊的領地比許多公国还要大，有的是肥沃的土地、强大的城市和难以攻克的城堡。騎士团对这片土地的統治和守卫，正如一只蜘蛛从网中央伸出无数蛛絲，都能有条不紊地加以控制。因此，从这个巍峨的宮殿，从这个上城堡，从大团长和白斗篷这里，送信的急使把命令分发到四面八方，分发到据有封地的貴族、鎮議会、市长，到执政官以及雇佣兵的队长那里，以便执行这里所起草和决定的命令；而且无数的人都坚决地以鉄腕来执行这些命令。錢从全国流向这里；谷物和各种粮食都运到这里；在世俗教士的残酷奴役下和其他修道院的压迫下（騎士团对这些是視若无睹的）呻吟着的人們把貢品送到这里来。最后，貪得无饜的手臂就从这里向着所有邻近的国家和百姓伸出去。

无数說立陶宛話的普魯士部落早已从地面上被扫除了。不久以前，立陶宛还受到过騎士团鉄蹄的践踏，它的胸脯上給践踏得那样沉重，几乎每一次呼吸都会有血从心口涌出来。波兰虽然是可怕的普洛夫崔战争的战胜者，却在洛盖戴克时代

丧失了維斯杜拉河左岸的土地，包括革但斯克、特雪伐、格涅夫和斯威崔。爱夫兰德騎士团的势力一直扩展到俄罗斯。两个騎士团都象日耳曼海洋第一陣巨大的浪潮一样向前掠过，逐漸增大，以至淹沒了东方斯拉夫民族的整个領土。

突然間烏云遮住了日耳曼十字軍騎士团战无不胜的光芒。立陶宛人跟着波兰人信奉了天主教，亚該老登上了克拉科夫的王位，这是他从一位外国公主手中承袭到的。經过这番轉变，騎士团連一块領土、一所城堡都沒有丧失，但是騎士团感到，现在有了一股对抗的力量，它已經丧失了原來在普魯士所追求的目标了。

立陶宛人信奉了天主教以后，十字軍騎士团沒有任务了，只有回到巴勒斯坦去照顾那些前来瞻仰圣城的成群香客。但是，回到巴勒斯坦去就是意味着舍弃財富、权力、权势、城市、土地和整个王国，因此，騎士团就象腰部被射中了一箭的可怕的恶龙，狂怒起来了。

康拉德大团长不敢孤注一擲；一想到要同这位統治着波兰、立陶宛和辽闊的俄罗斯土地（这是奥尔杰达从韃靼人手里搶夺过来的）的統治者作战，要同这个伟大的国王作战，就感到胆战心惊，但是，十字軍騎士中大多傾向于战爭；他們觉得必須趁他們的势力还稳固，趁騎士团的吸引力还沒有消失的时候，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战爭，而且，全世界都会赶来援助，教皇也不会对它們的巢穴打下霹靂，这个巢穴现在不是靠宣扬天主教，而实际上是靠維持异教才得存在的。

同时，他們就在各国和一切朝廷中指責亚該老和立陶宛假心假意伪装接受天主教，并且断言十字軍騎士团一百年来

用武力所未能实现的东西，亚該老他們决不能在一年之內实现。他們阴謀反对波兰和它的統治者与騎士，把他们当作异教的保护者和防卫者。这些指責，除掉罗馬，到处都信以为真，結果是南方和西方的公爵、伯爵和騎士們川流不息地涌到瑪尔堡来。騎士团受到了鼓舞，感到本身很强大。瑪尔堡和它的惊人的城堡以及护城的防御工事空前未有地鼓舞了人們，以它的威力炫惑了人們的耳目，使得整个騎士团自以为强大非凡，永远不可摧毁。除大团长之外，沒有一个公爵，沒有一个騎士(騎士团的客人)，甚至沒有一个十字軍騎士，懂得自从立陶宛受洗之后，会发生这样的事，——仿佛是諾格特的浪涛，表面上保卫了瑪尔堡的强固堡垒，却在暗中冷酷地破坏它的墙基。沒有一个人懂得那个巨大的机体虽然还保持着它的实力，可灵魂已經离开了躯体。一个初到这儿的人，望望那个从泥地上升起的城市——瑪尔堡，望望那些城墙、塔楼、大門上的黑十字架、房屋和服装，第一个想法一定是：即使地獄的大門也不能胜过这个天主的十字架的首都。

不但塔契夫的波瓦拉和以前到过这儿的兹皮希科看到这个强固的城市时会有这种想法，即使目光更为敏銳的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也有这种想法。他望着棱堡和巨大建筑物里蜂拥的武装兵士，脸色变得阴郁了，不由得想起了十字軍騎士威胁卡齐密斯国王时所說的那番傲慢的話来。

“我們比你强，你如果不让步——那末我們一定会拿起剑来，把你一直赶到克拉科夫。”

这时候，城堡的“康姆透”把这三位騎士继續領到中城堡东面的房屋里，在那里，已給波兰来客准备好了房間。

第三十四章

瑪茨科和兹皮希科彼此紧紧地拥抱了很久。他們一向是彼此相爱的；經过了最近的遭遇和共同的不幸之后，更加亲爱了。老騎士一看到他的侄子，就猜想达奴莎已經不在人世，因此他沒有問起她，只是把这年輕人紧压在心口，想以有力的拥抱向他表示出他并不是一个孤儿，表示有那么一个亲密的人随时愿意分担他的悲哀。

他們流了許多悲哀和伤心的眼泪，默默地耽了好久。然后，瑪茨科問道：

"是他們又把她从你手里搶走了，还是她在你怀里去世了？"

"她死在我怀里，那时候，我們已經快到斯比荷夫了，"年輕的騎士回答。

他把一切的經过情形都告訴了他，他悲痛的叙述常常被自己的泪水和叹息所打断。瑪茨科一边仔細听，一边叹息。最后，他又問：

"尤仑德还活着么？"

"我离开的时候，尤仑德还活着，但他活不长了；我相信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你留在那里不是更好么？"

"我怎么能让您丢在这里呢？"

"早一两个礼拜，迟一两个礼拜，反正都是一样。"

兹皮希科留神地望着他，说：

"您在这里一定生过病了？您的样子象个'皮奥特洛温'①。"

"外面虽然很热，但是地牢里十分冷，非常潮湿，因为这堡垒的四周都是水。我本来以为我会象蜡似地融化掉呢。呼吸也很困难；这一切就使得我的创伤复发，就是那个伤口，你知道——在波格丹涅茨涂了水獭油治好的那个伤口。"

"我记得，"兹皮希科说，"因为雅金卡和我一起去捉过一头水獭……那末，那些狗东西就把您关在这个地牢里，可不是么？"

玛茨科点点头，回答道：

"要不是事情闹得很大的话，我早就倒了大霉了，因为这里的人痛恨威托特和时母德人，尤其憎恨我们中间那些帮助他们的人。我向他们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到时母德去的理由，结果是白费。他们本来早就会砍掉我的头，结果所以没有砍，就是为了贪图赎金。你知道，对他们来说，钱比报仇更称心。另一方面，他们还可以向世界表明，波兰人帮助异教徒。我们到过时母德人那里，知道可怜的时母德人要求信奉天主教，受洗礼，但不愿从十字军骑士团手里接受洗礼，而十字军骑士却宣扬说，他们不知道这件事，并且在每个朝廷里指责他们和我们的国王。"

这时候，玛茨科喘不过气来，话也说不出了，等他透过气来之后，继续说：

"我本来会死在牢狱里的，但是安诺德·封·培顿为我力

---

① 英译本注："皮奥特洛温"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人。

爭，因为他同贖金有切身关系，可是，他在十字軍騎士中間毫无威信，他們給他取了个綽号，叫做‘熊’。幸而德·劳許从安諾德那里听到了我的消息，他同他們吵得很厉害。我不知道他是否把这事告訴了你，因为他总喜欢隐瞞他自已做的好事。他在这里有些威望，因为有一个德·劳許曾經在騎士团里占过显要的职位，而这个德·劳許就是那个显赫家族的后代，而且很有錢。他因此告訴他們，他本人是我們的俘虏，如果他們断送了我的性命，或者我由于缺乏食物、受了潮湿而死去的話，你就会斫掉他的脑袋。他威胁神甫会說，他要把十字軍騎士对待一个束腰带騎士的行为，告訴西方所有的朝廷。日耳曼人害怕了，就把我送进医院，那里的空气和食物都比較好。”

“我不会要德·劳許一文贖金，我向天主发誓！”

“我愿意拿敌人的錢，可不愿意拿朋友的錢，”瑪茨科說，“我听說他們已与国王約定交換俘虏，因此你就不必为我出什么錢了。”

“哪里的話！那我們騎士的荣誉到哪里去了？”兹皮希科嚷道。“协定是协定，我們不能让安諾德把丑名加在我們身上。”

瑪茨科听了这話，心里感到不愉快；他想了一会儿，說道：

“但是，你可以同他讲讲价錢呀。”

“价錢是我們自己定的。难道现在我們跌了身价了嗎？”

瑪茨科更加沮丧了，但是，他眼里流露出一种类似对兹皮希科贊賞和更加摯爱的神情。

“他多么爱护自己的荣誉啊！这是他的天性，”他自己喃喃地說。

接着，他叹了一口气。兹皮希科以为他是为他們将付給

封·培頓的贖金而叹息的，因此他說道：

“唉！錢我們有的是，可是我們的命太苦。”

“一切都会变化的！”老騎士激动地說。“我活在世上不会久了。”

“别那么說，只要风在您身上一吹，您就会好起来的！”

“风？风吹弯小树，却会折断老树！”

“啐！您的骨头还很硬朗，而且，您还算不上老。別心煩。”

“如果你快乐了，我就会笑。可是，我的忧愁是有原因的，老实告訴你吧，不仅对我是如此，对我們大家也都是如此。”

“是什么原因？”兹皮希科問道。

“你記得我們在斯寇伏罗軍营里的时候，你称贊了十字軍騎士的力量，我当时是怎样責备你的么？在战场上，我們的民族是够强壮的，现在我可有机会仔細观察这些狗东西了。”

瑪茨科仿佛害怕让人听见似的，放低了声音說下去：

“我现在明白了，是你对，不是我对。愿天主的手庇护我們。多大的力量，多大的威势！我們这些騎士的手都在发痒；他們想要尽快地去攻打日耳曼人，但是，他們不知道所有民族和所有国王都会帮助十字軍騎士，不知道騎士团比我們有更多的錢，訓练更好，城堡更牢固，兵器更出色。愿天主的手庇护我們！在我們国家里也同在这里一样，人們都談着大战必定会发生，看来，大战的确会发生的；但是万一战争眞的发生了，那末，愿天主可怜可怜我們的王国和我們的民族吧！”

瑪茨科双手支住白发蒼蒼的头，两肘擱在膝盖上，一言不发。

兹皮希科說：

"您瞧！在个对个的决斗中，我們有許多人比他們强；至于說到一场大战，您自己明白……"

"嗨！我明白，我明白！愿天主也让国王的使者明白过来，特别是瑪希科維支的那个騎士。"

"我看到他变得很忧郁了。据說全世界沒有比他更懂得兵法的人了。"

"要是这样的話，那末，战爭就可以避免了。"

"但是，如果十字軍騎士团看到他們比我們强的話，战爭就一定会发生。我坦白說，无論如何，让战爭快些来吧，因为我們不能在危险中继續生活下去。"

兹皮希科为自己的不幸和人民的灾难而悲哀得垂下了头，瑪茨科說：

"天哪，可惜我們伟大的王国，我怕天主会因为我们过于自负而懲罰我們。你記得那一次在瓦威尔，他們要斫你的头，还沒有来得及斫，我們的騎士就在望弥撒之前，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夸口說，要同跛足坦麦楞挑战，他是四十个王国的統治者，用人脑壳堆成了一座山……十字軍騎士是不在他們眼里的，他们恨不得对谁都要挑战——也許正是这一点冒犯了天主。"

兹皮希科回想起当时要斫他头的事来，就揪住自己的头发，悲痛地嚷道：

"当时是誰把我从劊子手刀下救出来的呢？不就是她么！耶穌啊！我的达奴斯卡，耶穌啊！"

于是他扯头发，咬手指，竭力要忍住失望的眼泪。

"孩子！看在天主的份上，你在干什么呀！安靜下来吧，"瑪茨科喊道。"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克制一下吧，别哭

了！……”

但是，兹皮希科一时間平靜不下来。瑪茨科因为身体还是很坏，竟衰弱得搖搖晃晃跌倒在板凳上，不省人事了。这样一来，兹皮希科頓时清醒过来，把叔父安頓在床上，給他喝城堡的“康姆透”送来的葡萄酒，让他清醒清醒。他看着他，直到老騎士睡熟为止。

第二天，瑪茨科醒得很迟；由于有了足够的休息，精神十分振作。

“唔，”瑪茨科說，“看来我的寿数还沒有到。我认为，如果我能够得到充分的新鮮空气，准能騎馬。”

“使者們还要待几天，”兹皮希科回答。“老是有人来找他們，請求释放在瑪佐夫舍或者大波兰搶劫时被我們抓住的俘虏；但是，您愿意什么时候动身都行，或者您什么时候觉得身体已經强健，可以上路了，我們就可以动身。”

正在这时，哈拉伐进来了。

“你知道那两位使者现在在做什么？”瑪茨科問。

“他們正在参观上城堡和教堂。城堡的‘康姆透’亲自陪着他們。然后，他們还要到大飯厅去进膳，大团长也請您一起去。”

“你早上到现在干了些什么？”

“我去看那批日耳曼雇佣兵，队长們正給他們操练，我把他們同我們的捷克兵比較了一番。”

“但是，你記得捷克兵士么？”

“当兹戈萃里崔的齐赫騎士俘虏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年，但是我記得他們很清楚，因为我童年时代非常喜欢看这类

事情。”

“那么，你觉得怎样？”

“沒什么。十字軍騎士团的步兵很好，訓練得也很好，但是他們象牛，而我們捷克兵是狼。如果发生战爭的話，那么閣下就可以看到牛不会吃狼，狼却非常喜欢牛肉。”

“不錯，”瑪茨科說，他似乎对这一点有所了解。“誰要是碰上了你們的人，就会象碰到刺猬似的連忙后退。”

“打仗的时候，一个騎上了馬的騎士，可以抵得上十个步兵，”茲皮希科說。

“但是，瑪尔堡步兵是打得敗的，”这个侍从回答。

談完了步兵，瑪茨科說：

“听着，哈拉伐。等我吃飽了，觉得比較有气力了，我們今天就动身。”

“上哪儿去？”捷克人問。

“到瑪佐夫舍的斯比荷夫去，”茲皮希科回答。

“我們要待在那里么？”

瑪茨科以詢問的目光望着茲皮希科，因为他們直到现在还沒有談到这件事。茲皮希科对于自己未来的住所也許已經有了主意，但是，他不愿意使他叔父伤心，所以他就轉移話題，說道：

“您先得把身体养好！”

“然后呢？”

“然后，您回到波格丹涅茨去。我知道您是多么喜欢波格丹涅茨的。”

“那么你呢？”

"我也喜欢。"

"我并不叫你不要到尤仑德那里去,"瑪茨科慢吞吞地說。"因为万一他死了,就应該把他体体面面地殯葬,但是你听我說,你还年輕,你的见識还不能和我相比。斯比荷夫是个不祥之地。你在斯比荷夫决不能得到幸福,你在那里只有忧伤、困苦和悲痛。"

"您說得对,"兹皮希科說。"但是,那里有亲爱的达奴莎的遺体。"

瑪茨科怕又会引起一陣悲痛,便說道:

"别說了!"

可是,兹皮希科脸上显露出悲哀和忧伤的神情。

"我們以后有时間商量的,"兹皮希科說;"您反正得在普洛茨克休养一下。"

"少爵爷,在那里,老騎士要什么有什么,"哈拉伐插嘴道。

"不錯!"兹皮希科說。"您知道雅金卡在那里么?她是齐叶莫維特公爵夫人的宫女。唔,当然,您知道,是您自己把她带到那里去的。她也到过斯比荷夫,我奇怪的是,我們在斯寇伏罗那里的时候,您却說都不跟我說一声。"

"她不但到过斯比荷夫,而且,要不是她,尤仑德也許还在用棍子探路,甚至已經死在路上也未可知呢。我为了修道院长的产业,把她带到普洛茨克去,那时候,我即使記得起要告訴你,也不会告訴你的,因为你啊,我可怜的孩子,当时什么事情也不放在心上。"

"她很爱您,"兹皮希科說。"感謝天主,我們用不着信件,但是她为您从公爵夫人那里弄到了信件,并且通过公爵夫人

弄到了十字軍騎士团的使者的信件。”

“世上沒有比她更好的姑娘了。愿天主賜福給她，”瑪茨科說。

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和塔契夫的波瓦拉走进来，打断了他們的話。他們听說瑪茨科昨天昏厥了，过来問候。

“贊美耶穌基督！”盛特拉姆一跨过門檻就說。“您今天觉得怎么样？”

“愿天主报答您！逐漸好起来了。兹皮希科說，我如果呼吸更多的新鮮空气，就会完全恢复。”

“这怎么不会呢？……一定会的！一切都会好轉，”波瓦拉插进来說。

“我已經好好休息过了，不象您两位，我听說都起得很早。”

“先是这地方的人来談交換俘虏的事，”盛特拉姆說。“后来我們又視察了十字軍騎士团的管理制度，城堡的防御工事和两座城堡。”

“他們的經济力量很雄厚，城堡很牢固！”瑪茨科低声說。

“他們当然很强大。他們的教堂裝飾成阿拉伯风格。十字軍騎士說他們是在西西里向撒拉逊人学来的，宮內各个大厅的柱子上都有出色的雕刻，有单幅的，也有一組一組的。您亲眼看见过那个巨大的飯厅，也到处都是防御工事，它的牢固程度是少见的。那些惊人的城墙也是这样，即使最大的石弹也打不破。这些东西看看也叫人高兴……”

盛特拉姆讲得那么兴致勃勃，以致瑪茨科吃惊地望着他問道：

“您看见过他們的財富、他們的装置配备、士兵和客人沒有？”

“他亲自带我們全部看过了，仿佛是出于殷勤好客，其实是想使我們心怯。”

“好吧，您怎么看法呢？”

“唔，天主保佑，有一天发生了战争，我們可以把他們赶回去，赶过山，赶过海，赶到他們来的地方去。”

瑪荚科頓时忘記了自己的疾病，吃惊地跳了起来。

“真是这样么？閣下，他們都說您有敏銳的理解力……我一看到他們的力量，簡直就要暈过去。看在天主份上，您这意见有什么根据？”

他馬上轉身向着他的侄子。

“兹皮希科，叫人把他們昨天送給我們的葡萄酒拿来！請坐，貴宾們，說下去吧；沒有一种药会象您的意见对我的病这样灵驗。”

兹皮希科也非常想听；他把酒壶和酒杯放在桌子上，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于是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就說出下面这番話来：

“那些防御工事算不了什么，因为旣然是人的手造出来的东西，人的手就能把它粉碎。閣下，您可知道城墙也是砖头和石灰砌起来的？而您也知道，人是什么事都能做到的。”

“千真万确，您的話真是高明，”瑪荚科喊道。

盛特拉姆听到这种贊扬，心里十分高兴，便继續說出他的观感：

“在这个地方的百姓之中，有的人有兄弟給我們关在牢

里；有的人的儿子或是什么亲友落在我們手中。边界上的‘康姆透’会唆使这些人来攻击我們，他們之中許多人将会战死，許多人将会被我們俘虏。但这里的百姓已經听到国王和大团长达成了协議；他們今天一大早就来把俘虏的名字告訴我們，我們的书記都写下了。第一个是本地的箍桶匠，一个有势力的日耳曼市民，在瑪尔堡有一所房子。他最后說，‘我希望我能为您的国王效犬馬之劳。我不但准备以我的財产来援助你們，还愿意抛下我的头顱。’我把他当作犹大斥退了。但是，后来，奥里伐来了一个世俗的教友；他来找他的兄弟，說了下面的話：‘这是眞的么，閣下，你們就要向我們的普魯士統治者們宣战了？我告訴您，当我国人民反复在祈祷：“愿您的国降临”[①] 的时候，指的就是你們的国王。’后来又有两个居住在斯脫姆一带地方的貴族来申請释放他們的儿子。接着又来了一些革但斯克的商人、手艺匠，克維津的一些机匠和鑄钟匠。各式各样的人多的是，他們說的都是同样的話。”

于是盛特拉姆站了起来，四面望望，到門边去仔細听听外面有沒有人，然后低声說道：

“一切我都調查了好久。全普魯士人都痛恨十字軍騎士，无論是教士，是貴族，是市民，还是农夫。而且，不仅是說波兰話的人恨他們，就連日耳曼人自己也都憎恨他們。只有那些不得不服役的人才在服役。十字軍騎士是完全不得人心的。”

“啐！但是，这同十字軍騎士团的威力有什么相干呢？”

---

① 語出《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我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

盛特拉姆把手放在額上，彷佛想要作出一个比喻似的；最后，他笑着問道：

“您曾經決斗过么？”

“不止一次了！”瑪茨科回答。

“那末，您怎么看法呢？即使是一个最有本領的騎士，如果他身下的馬鞍肚带和馬鐙带被切断了的話，这个騎士不是第一个回合就要从馬上摔下来么？”

“我敢发誓，确是这样。”

“騎士团正是这样一个騎士。”

“天主在上！”兹皮希科喊道，“你在书本里也找不到比这更高明的学問了。”

瑪茨科非常感动，他以发抖的声音低声說：

“愿天主报答您，閣下。您有这样一只大脑袋，头盔匠得要专門替您做一頂特大的头盔，现成的头盔是决計戴不上的。”

第三十五章

瑪茨科和兹皮希科原来彼此約定立即离开瑪尔堡。但是，在听了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那番令人鼓舞的話之后，他們当天走不成了。因为上城堡举行了一次午宴，接下来又是一次欢迎使者和客人的晚餐，兹皮希科因为是国王的騎士之一，也受到邀請，瑪茨科則由于兹皮希科的緣故，也被邀請去了。午宴是在华丽的大餐厅里举行的，参加的人不多。餐厅里有十

扇窗戶，光綫充足，整个拱形圓頂只撑着一根柱子，是建筑艺术上少有的特色。除了国王的騎士，被邀的外国客人就只有斯华皮阿的伯爵和勃艮第的伯爵，他們虽然是富裕君主的臣民，却以他們的名义来向十字軍騎士团借錢。在参加午宴的大臣之中，同大团长坐在一起的是四个被称为騎士团栋梁的高級教士。他們是大“康姆透”、施舍事务官、法衣圣器室执事长和大司庫。第五个栋梁是大元帅，当时正在远征威托特。

虽然十字軍騎士发过誓要过貧穷生活，可是吃起飯来，用的都是金盘銀盘，还喝玫瑰酒，因为大团长想在波兰使者面前炫耀一番。可是，尽管有大量的菜肴和甜食，客人們对这次午宴总有点感觉枯燥，因为大家都不得不遵守规矩，談話很不热烈。

但是，吃晚餐时就沒有这种拘束了。晚餐是在騎士团的大飯厅（列姆透修道院）里举行的。所有的修道騎士和那些沒有来得及参加元帅的大軍去攻打威托特的客人都出席了，因此十分热鬧。这种欢乐倒沒有引起什么爭論和口角。不錯，那些外国騎士都知道他們免不了要同波兰騎士交战，所以都斜楞着眼睛看他們。但是，十字軍騎士事先就警告了他們要和和气气，并且特别要求他們保持和睦，因为他們怕得罪国王的使者，免得冒犯了国王本人和整个王国。但即使是这样，騎士团仍表现出了不友好的态度，竟然这样警告客人們防备狂暴的波兰人：“誰要是說了一句难听的話，他們就会毫不犹豫地拔掉你的胡子，或者教你吃刀子。”但是，客人們看到，塔契夫的波瓦拉和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都是举止和善的，因此大感意外，他們馬上就猜想到：不是波兰人粗野，而是十字軍騎

士的舌头怀有恶意，十分刻毒。

客人中有些人习惯于西方宫廷那种文雅的娱乐。对于十字軍騎士团的风俗一般都不很理解，因为宴会上有一支吵吵鬧鬧的乐队，游唱艺人唱出了粗俗的歌曲，小丑做出了粗鄙的玩意儿，旣有跳舞的熊，又有赤足的姑娘。有人看到了上城堡中竟有女人，大为吃惊，别人向他們解释，这項禁令早就取消了，連伟大的温列赫·克尼普罗德也曾經同美丽的瑪丽雅·封·阿尔弗里平在这里跳过舞。修道騎士們向他們解释道，城堡里只禁止妇女住宿，但是她們可以到大餐厅里来参加宴会。他們說，去年，威托特公爵夫人住在城堡的守卫所里，房間布置得非常豪华，她每天都到这里来下跳棋，棋子是用金子做的，下完以后当天晚上就送給她，天天如此。

那天晚上，他們不但下跳棋和象棋，还擲骰子。許多人都在下棋，談話声都被歌曲的鼓噪声和乐队的嘈杂的乐声淹沒了。可是，在这片唏哩嘩啦的喧鬧声中，有时候也会有片刻的寂靜。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就趁这个机会，表面上装得什么也不知道，問大团长說，各国的臣民是否很喜欢騎士团。

康拉德·封·荣京根听了这个問題，答道：

“爱十字架的，一定也爱騎士团。”

这个回答使得騎士团和客人們双方都高兴了。他們为此而对他大加贊扬，他心滿意足地继續說：

“誰要是同我們友好，我們就使他过得很好。但是，如果他是我們的敌人，我們会用两种方法来对付他。”

“两种什么方法呢？”这位波兰騎士問道。

“您閣下也許不知道，从我的房間到这个餐厅，墙壁里面

有一张直达的小扶梯，扶梯旁边有一个圓頂的房間，如果我領您到那房間去，您就会懂得第一个方法了。”

“千眞万确！”修道騎士們都喊道。

瑪希科維支的爵爷猜想大团长所說的是指十字軍騎士自夸的那些装滿金子的塔楼，因此停頓了一会儿才說道：

“有一回，啊！很久很久以前了，有一个日耳曼皇帝让我們的使者——他的名字叫做斯卡培克——看了一間同样的貯藏室，并且說，‘我能用这里所有的东西来打胜你的君主！’而斯卡培克当即把自己的一只貴重的金戒指扔过去說：‘去吧，金子，到金子那里去吧，我們波兰人却喜欢鉄……’閣下知道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嗎？这以后就是亨兹費尔德[①]……”

“什么是亨兹費尔德？”十几个十字軍騎士一起問道。

盛特拉姆安靜地答道，“那是一个战场，在那里，沒有那么多日耳曼人可埋，最后是狗把他們收拾光了。”

十字軍騎士团的教士和騎士們听了那句答話，都面紅耳赤，而且不知道該說什么，可是盛特拉姆說：

“金子是打不敗鉄的。”

“啐！”大团长喊道，“我們还有另一条办法，——正是鉄。您閣下在护城堡里看见过甲冑工场么？在那里，錘子日夜在捶打，制造出世界上最好的鎖子甲和宝剑。”

塔契夫的波瓦拉不作回答，却伸手到桌子中央拿了一把刀，这把刀有一尺[②]长，半指距多宽，是用来切肉的，他把刀一

---

① 亨兹費尔德指弗罗茨拉夫附近的战场，一一〇九年波兰人在此粉碎了日耳曼皇帝亨利第五入侵的軍队。波兰語称为“狗战场”。

② 古尺，等于四或五吋。

卷，象卷一张羊皮紙似的，然后高高举起給大家看，就交給了大团长。

“如果您的剑都是用这种鉄造成的，那是成不了什么事的！”

他滿足地笑了，教士們和世俗的騎士們都起身一窩蜂地拥到大团长身边。他們彼此传閱着波瓦拉用刀卷成的那一卷鉄，都默不作声；他們看见这种力量，心里吓得要命。

“凭圣里鲍魯斯的头发誓！”大团长最后喊道。“閣下，您有一双鉄手。”

“而且比鉄更好。卷起那把餐刀来，就好象那把刀是蜡做的，”勃艮第的伯爵加上一句。

“連脸也不紅，筋也不暴，”一个教士喊道。

“因为，”波瓦拉回答，“我們的百姓都是純朴的；象我在这里所看到的这种財富和豪华，他們听也沒有听說过；但是他們都是經过鍛炼的。”

这时候法兰西和意大利的騎士們都走到他跟前来，他們用他們的响亮的語言同他談話，瑪茨科說，他們讲起話来，好象是敲錫盆子似的滴滴嗒嗒。他們都很欽佩他的力气，他同他們把酒杯碰得叮叮当当响，說道：

“这种事情在我們本国的宴会上，是司空见慣的，往往一个姑娘也能把一把小刀卷攏来。”

但是，习惯于在外国人面前夸耀自己的身材和气力的日耳曼人却又羞又恼，弄得海尔丰斯坦老头向在座的人們嚷道：

“这是我們的耻辱！安諾德·封·培頓法师，让他們看看我們的筋骨不是教堂的蜡烛做成的。給他一把餐刀。”

仆人們立即拿来一把刀，放在安諾德面前。但是，这个日耳曼人不知是由于观众过多而心煩意乱，还是因为他的手指不如波瓦拉那么强壮，他只能把刀弯成两截，而不能把它卷攏。

許多外国客人，他們原来听得十字軍騎士私下告訴他們說，冬天将同亚該老国王作战，这会儿心里都在寻思，都想到这个地方的冬天是很历害的，趁现在还来得及，天气也比較温和，还是早点回到他們本乡的城堡去为妙。

现在正是七月，天气很好，但很炎热，不料他們竟会想到这样的念头，倒是有些奇怪。

第三十六章

兹皮希科和瑪茨科在普洛茨克的朝廷里什么人都沒有找到，因为公爵和公爵夫人带了他們八个孩子到崔尔斯克去了，是安娜·达奴大公爵夫人邀請他們去的。兹皮希科他們从主教那里得知：雅金卡决定留在斯比荷夫照料，給尤仑德送終。这个消息倒很合他們的心意，因为他們本来也打算上斯比荷夫去。瑪茨科对雅金卡这个举动大加贊扬，因为尤仑德和雅金卡非亲非眷，她却宁愿守着尤仑德，准备給他送終，而放弃崔尔斯克宮廷中的享乐生活。

"可能是，"老騎士說，"她故意这样做，免得错过了我們。我已經很久沒有看见她了，很高兴看见她，我知道她也对我有好感。如今这姑娘一定长大了，我相信她现在一定比从前更

好看了。”

“她变了好多哩，”兹皮希科說。“她一向就很漂亮，我只記得她是乡村姑娘时的情形，现在她可很配坐到王宫的休息室里去了。”

“难道她变化这么大么？啐！兹戈萃里崔那些雅斯特尔萃勃卓夫都是属于一个古老的家系的。他們的战号是‘納高蒂’（去赴宴）！”

靜默了一会儿，老騎士继續說：

“我告訴过你的准不会錯，她一定乐意到兹戈萃里崔去的。”

“她离开那儿就很使我奇怪。”

“可是，修道院长的財产怎么办？况且她怕契当和維尔克，我也劝她說，她兄弟一个人在那里比同她在一起要太平些。”

“实在的。他們确是不会欺負孤儿的！”

瑪茨科沉思了一会。

“他們也許会因为我把她带走了而向我报仇的，天主才知道波格丹涅茨有沒有留下一棵树来。我也不知道等到我回去的时候，是否能够制伏得了他們。他們都是年輕力壮的小伙子，我可是个老头儿了。”

“嗨！把那些話去說給一个不认識您的人听吧，”兹皮希科答道。

事实上，瑪茨科并不完全是认眞說的，因为他关心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他揮一揮手。

“如果我在瑪尔堡不生病的話，”他說，“那就无所謂——这事等我們到斯比荷夫再談吧。”

他們在普洛茨克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动身到斯比荷夫去了。

天气晴朗，道路干燥、平坦、安全；因为，由于最近的协議，十字軍騎士停止了边界上的搶劫。其实即使沒有那个协定，土匪也不敢来碰这样两个經驗丰富的騎士。他們走得很快，离开普洛茨克后的第五天清早，便安抵斯比荷夫。雅金卡一向把瑪茨科当作她在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这一回几乎把他当作自己父亲似的来欢迎；而他呢，虽然沒有大动感情，但看到这个可爱的姑娘这样欢迎他，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等到兹皮希科問过了尤仑德的情形，走去看他，也去看望达奴莎的灵柩的时候，老騎士深深叹了一口气說：

“唔！天主所要的人已經让他带走了，他希望留下的也留下了。我想，现在我們在茫茫的荒野里漂泊受难的日子总算結束了！”

接着，他又說：

“嗨！最近几年，我們哪里沒有漂泊过！”

“天主的手庇护了你們，”雅金卡說。

“不錯，天主的手庇护了我們；可是，我坦白告訴你，該是回家去的时候了。”

“只要尤仑德活一天，我們就得在这里待一天，”雅金卡說。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总是仰天而笑。仿佛他已經看到了天堂，达奴斯卡正在天堂里等他似的。”

“你照料他么？”

"是的。但是卡列勃神甫說，天使在护卫他。昨天那个管家就看见了两个天使。"

"他們說，"瑪茨科說，"一个貴族最合适的結局是死在战场上。不过，象尤仑德这样，死在床上也是够好的了。"

"他不吃也不喝，只是一直面露笑容，"雅金卡說。

"我們去看看他吧，玆皮希科一定也在那里。"

但是，玆皮希科只在尤仑德那里待了一会儿，因为尤仑德什么人也认不得了；接着就到地下室去看达奴莎的灵柩，在那里一直待到老托里瑪找到了他，并且提醒他說，吃飯的时候到了，他才离开。

他离开时，在火把的亮光下，看到灵柩上放满了許多用矢車菊和金盞花做成的花圈，打扫得干干淨淨的地面上撒着荞麦、金盞花和菩提树花，发散出一股扑鼻的香味。玆皮希科看了，心里很感动，不禁問道：

"这灵柩是誰装飾的？"

"玆戈萃里崔的小姐，"托里瑪回答。

年輕的騎士什么也沒有說，过了一会儿，一看见雅金卡，就突然跪倒在她脚跟前，拥抱住她那双脚，喊道：

"愿天主报答你的好心和你給达奴斯卡的那些花！"

他嚎啕大哭了，雅金卡紧紧抱住他的头，象一个姊姊竭力要安慰痛哭的小兄弟似的說道：

"哦，我的玆皮希科，我真想好好安慰安慰你！"

于是涌泉似的眼泪也流到她脸上来了。

第三十七章

过了几天，尤仑德死了。卡列勃神甫給他的遺体做了整整一个礼拜的祭祷，尸体在这个时期內还沒有腐烂。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奇迹。整整一个礼拜，斯比荷夫聚集了大批的訪客。殯葬过后，这个市镇又象往常一样冷淸淸了。

茲皮希科常常到地下室去，有时候还带着石弓到树林里去；他不是到树林里去打猎，而是去散散心。有天晚上，他从外面回来，走进房間，看到雅金卡同瑪茨科和哈拉伐一起坐着，竟出人意料地向他們說：

“請听我說。忧伤对任何人都沒有好处，你們与其待在这儿忧伤，不如回到波格丹涅茨和茲戈萃里崔去的好。”

頓时一片沉默，因为大家都认为，看来要有一场严肃而重要的談話了。

过了一会儿，瑪茨科答道：

“我們固然还是回去的好，可你也还是回去的好。”

茲皮希科搖搖头。

“不！”他說。“天主保佑，我会回到波格丹涅茨去的，可是，现在我要走的是另一条路。”

“嗨！”瑪茨科喊道，“我已經說过，已經定局了，可是也沒有定局。敬畏天主吧，茲皮希科！”

“您得知道，我发过誓的。”

“那末就是为了这个理由么？达奴斯卡已經不在人世了，

誓約也就完了。死亡解除了你的誓約。”

“除非我自己死了，才能解除，她死了并不能解除我的誓約。我凭我騎士的荣誉向天主起过誓，您还要要求我怎么样呢？凭我騎士的荣誉！”

每一句有关騎士的荣誉的話，都象魔术似地影响着瑪茨科。他生平除了天主的圣誡和教堂里的訓誡之外，很少注意別的話——可是，现在他仿佛毫不为兹皮希科的話所感动。

“我并不是叫你废除你自己的誓約，”他說。

“那您是說什么呢？”

“我告訴你，你还年輕，来日方长。现在同我們一起去休息休息再說。”

“那么，我恳切告訴您，象我在忏悔时所說的一样，”兹皮希科回答，“我可以到我应該去的地方去，同你們一起談話，象所有的人一样吃喝。但是，說实在話，我是絕对提不起精神来的。我心里只有悲伤，只有痛苦，我眼里只有流不完的伤心的泪水。”

“可是，你生活在陌生人中間还会更糟。”

“不，”兹皮希科說。“天主知道我住在波格丹涅茨只会憔悴下去。我既然告訴您办不到，那就是办不到！我需要战争，在战场上容易忘却一切。我觉得，等到我实行了我的誓約，等到我能够告訴已逝的灵魂說，‘我已經实现了我应允过你的一切，现在让我走吧！’那时候，首先——不！即使我回去了，您在波格丹涅茨也留不住我。”

大家听了这些話，都默默无言，寂靜得連天花板下蒼蝇的嗡嗡声也听得见。

“如果在波格丹涅茨他只会憔悴下去的話，那不如让他走的好，”雅金卡最后說道。

瑪茨科双手抱着头，他煩恼的时候往往都是这样。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說道：

“唉，伟大的天主！……”

雅金卡继續說道：

“兹皮希科，但是，你发个誓，如果全能的神保佑了你，你就不要留在这里，回到我們那里去。”

“我为什么不回来呢？我丢不下斯比荷夫，但是我不想待在这里。”

“因为，”雅金卡又低声說下去，“如果只是为了达奴莎的遺体，那我們就把它运到克尔席斯尼阿去。”

“哦，雅古斯[①]！”深受感动的兹皮希科脫口而出地喊道；由于极度的高兴和感激，他跪倒在她的脚旁。

第三十八章

老騎士渴望同兹皮希科一起到威托特公爵的軍队里去，但是，兹皮希科却連听都不要听。他坚持要独自一人到那里去，不带卫兵，不带車馬，只带三个騎馬的仆人，一个带食物，一个带武器，再一个带睡觉用的熊皮。瑪茨科和雅金卡恳求他至少要带哈拉伐去，因为哈拉伐是一个忠实而有經驗的侍从，但

① 雅金卡的爱称。

是他們的懇求都是白費，兹皮希科再也不肯多带一个人，說是他必須忘掉他的悲哀，而一看到这个侍从就会使他想起过去的一切。

在他动身之前，还有些重要事情要解决；就是說，应該怎样处理斯比荷夫。瑪茨科建議把那庄园卖掉。他的理由是，这是个不吉利的地方，只有給人带来不幸和悲哀。可是，斯比荷夫有各种財产；除了錢，还有武器、馬衣、皮袄、貴重的毛皮和家具以及畜群。瑪茨科最关心这些，很想把斯比荷夫的財富弄去开拓波格丹涅茨；他最关心的就是那个地方。为了这个緣故，他們討論了很久。但是兹皮希科无論如何不同意出卖这个庄园。

"我怎么能同意出卖尤仑德的尸骨呢?"他說。"难道我就是这样报答他对我的恩典嗎?"

"我們已經答应过，要把达奴莎的遺体运走，"瑪茨科說。"我們也可以把尤仑德的尸体运走。"

"啐！他的尸体在这里同他的祖先埋在一起，如果运到克尔席斯尼阿去，他就离开了祖先，会感到寂寞。如果把达奴莎带走了，那么，他就要远离他的女儿，如果把两个人一起运走，他們的祖先在这里又会孤独。"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尤仑德已經进了天堂，天天都看得见他的自己人，卡列勃神甫就說过他已經在天堂里了，"老騎士回答道。

但卡列勃神甫站在兹皮希科一边。他插嘴說：

"灵魂虽然在天堂上，遺体却埋在泥土里，要等到最后审判日才能上天。"

瑪茨科想了一会，继續把自己的想法說下去。

“当然，誰要是沒有得到拯救，尤仑德就看不到他們。可是这有什么办法。”

“为什么要在这里議論天主的天意呢，”兹皮希科說。“天主只是不許陌生人住在这里和圣徒的尸体杂处在一起。我宁愿把一切都留在此地，而不愿把斯比荷夫卖掉，即使他們給我一个公国作为交换，我也不干。”

听了这些話，瑪茨科看出毫无办法了，因为他知道他侄子生性倔强，不过，尽管侄儿有这些古怪的特点，他依旧异常疼爱他。

他立即說道：

“还說什么呢，这番話是不合我的心意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对的。”瑪茨科发起愁来，因为他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

一直都在静听的雅金卡，这时也走上前来提出了新的建議。

“如果能找到一个誠实的人管理或承租这里的产业，那是頂好了。他可以适当地把土地租出去，那你就毫无麻煩，坐收现款就是了。租給托里瑪行么？……不，他已經老了，而且打仗比耕作更行；如果他不行，也許租給卡列勃神甫行吧？”

“好心的小姐！”卡列勃神甫說，“托里瑪和我两人可以一起照管这片土地，但是，我們都不配負責管理。”

于是，他掉过头去对托里瑪說：

“我說得对么，老头儿？”

托里瑪把手放在他那尖尖的耳朵上，問是怎么一回事；他

們大声把这事向他重新說了一遍，托里瑪說：

“这是千眞万确。我不会管理耕作！我宁可使板斧，而不愿使犁……如果我还能为爵爷和他女儿报仇的話，那我就太高兴了……”

他伸出一双瘦削而强壮有力的手来，手指好象鷹爪，一面把他那猴也似的、白发蒼蒼的头轉向瑪茨科和玆皮希科，說道：

“两位爷們，带我跟你們一起去打日耳曼人吧，那是我的职务！”

他說得对。老头儿为尤仑德增加了不少財富，那都是打仗得来的战利品，而不是耕作出来的。

雅金卡这时已拿定主意，便說：

“最好由一个大胆的年輕人来照顾这个庄园，因为十字軍騎士团的边界就在对面。我說的这个人，他不但不会躲避日耳曼人，而且会去找他們。因此，我的意见是让哈拉伐試一試——我想他做这事是合适的。”

“你們听她发的是什么議論啊！”瑪茨科嚷道，因为尽管他很爱雅金卡，但在这样重要的事务上，他是决不会听取一个妇人，特别是一个姑娘的主意的。

但是，捷克人站了起来，說道：

“天主是我的见証，我最高兴的是陪我的主人玆皮希科去打仗，因为我們已經一起痛打过一些日耳曼人，也許还会再有机会……不过，如果要我留在这里，我就留下……托里瑪是我的朋友，他知道我。十字軍騎士团的边界就在对面，那又怎么样？那正是好事情！我們可以看一看这两个邻居誰先惹人討

厌！与其说我怕他们，不如说他们怕我。天主不许我在经营方面会损害您而只顾我自己的利益。这一点，小姐可以为我担保；我宁可落入地狱，也不会欺瞒她。农务方面我不大懂，不过在兹戈萃里崔也学会了一些；但是，我想，这里要用斧和剑的机会比用犁的机会多。我最关心的就是那件事。算了，由它去吧……反正我走不了……"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兹皮希科问道。"你为什么不大乐意留在这里？"

哈拉伐给问得难住了，结结巴巴地又说下去：

"等到小姐走了，每个人都要同她一起走。仗我可以打得很好——耕作也行——但只是独个儿……一个帮手也没有……小姐不在。那个……也不在，我将感到非常孤单，怎么说呢……小姐又不能单身出门……那末，如果这里没有人帮助我……真的，我不知道！……"

"这小伙子在说些什么呀？"玛茨科问道。

"您很聪明，但是您猜不到他的心思，"雅金卡回答。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呢？"

雅金卡没有回答，却转身向哈拉伐说：

"如果安奴尔卡同你一起留下，你能受得了么？"

一听这话，捷克人猛的跪倒在她足下，连地上的灰尘都飞扬起来。

"同她在一起，即使要我下地狱也受得了，"他喊道，一面抱着她的一双脚。

兹皮希科听了这声叫喊，惊奇地望着他的侍从，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瑪茨科也很惊奇，并且想着女人在人类事务中能起多么大的作用，想着女人又能如何使一切事情成功或者失败。

"感謝天主，"他低声說，"我可不需要她們。"

雅金卡又轉向哈拉伐說：

"现在我們必須弄弄清楚安奴尔卡同你在一起是否受得了。"

她叫了安奴尔卡来，安奴尔卡大概已經知道或者猜到是怎么回事，因此她进来的时候垂下了头，用手遮住眼睛，只看得见她一部分浅色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分外明亮。安奴尔卡起初站在門口，后来才奔到雅金卡跟前，在她面前跪了下来，把脸藏在她裙子的褶襞里。

捷克人也在她身旁跪了下来，向雅金卡說：

"为我們祝福吧，小姐！"

第三十九章

第二天早晨，兹皮希科就要动身了。他騎着一匹高大的战馬，亲友們都围着他送行。雅金卡站在馬鐙旁，她那双忧郁的天蓝色的眼睛老是默默地望着这个年輕的騎士，仿佛要在他动身以前把他看个飽似的。瑪茨科和卡列勃神甫站在另一边的馬鐙旁，同他們并排站着的是哈拉伐和安奴尔卡。兹皮希科不住地轉着头，一会儿轉到这里，一会儿又轉到那里，一面同亲友們相互說着出远門之前慣常說的話："祝您身体健康！""再见！""愿天主指引你！""該动身了！""嗨！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兹皮希科早已向雅金卡告了别，拥抱过她的双足，感謝过她的好意。但是，现在坐在高高的騎士馬鞍上向下望着她的时候，他显然想跟她再說几句好听的話，因为她那双抬起的眼睛和脸庞显然含有愿他早日“归来！”的意思，他心里也充满了对她眞摯的感激。

仿佛是回答她的默默的哀求似的，他說：

“雅古斯，我对你象对一个姊妹一样……你知道……我不再說了。”

“我知道；天主报答你！”

“别忘了我的叔叔。”

“你也别忘了。”

“只要我不死，一定会回来。”

“别死。”

从前兹皮希科在普洛茨克告訴她要出征时，她說的也是这句話。但这一次說得更有感情；也許是为了要掩藏自己的泪水吧，她低下了头，前額碰到了兹皮希科的膝盖。

这时候，三个仆人已經牵着满載行装的馬等在大門口，准备上路，他們唱起了歌：

戒指决不会丢失，
金戒指决不会丢失：
烏鴉准会衔回来；——
它会从战场上衔回来，
还給那姑娘。

“上路!”兹皮希科下令道。

“愿天主指引你。哦,至上的圣母!……”

馬蹄在木桥上的得得声清晰可聞。有一匹馬嘶鳴了好一陣,其余的馬匹大声噴着鼻息,一行人出发了。

雅金卡、瑪茨科、神甫、托里瑪、捷克人和他的妻子,以及留在斯比荷夫的仆役們都走到桥上,望着那一批离去的旅人。卡列勃神甫用十字架久久地为他們祝福,直到他們消失在高高的赤杨树后面,他才說道:“凭着这个圣号,他們在路上决不会遭到祸事。”

瑪茨科补充道:

“当然,馬匹大声噴鼻息就是一个好兆头。”

* * *

瑪茨科和雅金卡也沒有在斯比荷夫待很久。大約不到两个礼拜,老騎士已經同他指定的斯比荷夫的佃戶(捷克人)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于是,他带了一长列的馬車,由武装仆从簇拥着,同雅金卡回到波格丹涅茨去了。卡列勃神甫和托里瑪老头的面色是大为不滿的。

說眞的,瑪茨科簡直把斯比荷夫搬空了。但因为兹皮希科让他全权处理,誰都不敢出来干涉。如果不是雅金卡干涉了一下,以他所謂的那种“妇人之见”嘲笑了他一下的話,他准会搬走更多东西;不过,不論什么事,他总算还肯听她的話。

他們幷沒有把达奴莎的灵柩搬走;因为斯比荷夫的地产权幷沒有出卖,他們认为还該按照兹皮希科的愿望,让她的遺

体同她祖先待在一起。他們却带去了一大笔錢，带走了尤仑德在历次战爭中打敗了日耳曼人而赢得的許多財富。现在，瑪茨科望着那些盖着席子的、滿載而归的貨車，不由得得意地想道，这一下他可以把波格丹涅茨打点得象个样子了。但是，他担心兹皮希科会死在战场上，这唯一的顾虑破坏了他快慰的心情。但他知道年輕的侄子是个武艺精通的騎士，还可以指望他凱旋归来，想到这里，不禁又快乐起来。

“也許这是天主的意旨，”他心里想，“让兹皮希科先获得斯比荷夫，然后获得莫奇陀里，再获得修道院长遺留下的所有的产业。只要他能平安回来，我一定在波格丹涅茨为他造一所出色的城堡。到那时候，我們瞧吧！……”

这时候，他想起了勃尔左卓伐的維尔克和罗戈夫的契当必然会中途截击他，他也許非得同他們战斗不可。但这件事吓不倒他，正象一匹老战馬上战场去不会惊吓一样。他的健康恢复了；他感觉到渾身都是力量。他知道那些莽汉虽然危險，但也知道他們一点也沒有經过騎士的鍛炼，要战胜他們眞是輕而易举。不錯，他最近向兹皮希科說过相反的話，但是，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要使兹皮希科回家。

“嗨！我是一支枪，他們不过是些鰷魚，”他想。“他們最好别来碰我！”

另外还有些事情使他感到不安。天主知道兹皮希科什么时候才会回来；目前他只把雅金卡当作他的姊妹，如果她也把他只看作一个兄弟而不愿意等待他那渺茫的归来，那怎么办呢？

于是他轉身向她說道：

“听着，雅格娜，我不提契当和維尔克了，因为他們都是蠢汉，配不上你。你现在可是一位宫女了！好几年以前，你那位去世的父亲就說你已經領会了天主的意旨①。他还說，如果閨女的頸上紧紧地戴着花环，那就是为了要找一个小伙子来从她头上取下花环。……不用說，这小伙子旣不是契当，也不是維尔克……可你究竟怎么想呢？”

“您在問我什么？”

“你会出嫁么？”

“我？我要去做修女！”

“别說蠢話！万一兹皮希科回来了呢？”

她搖搖头說，“我要去做修女。”

“唔。如果他爱上了你，苦苦哀求你呢？”

姑娘听了这話，臉上刷地一紅，把头轉向田野那边。可是，风正从田野那边吹过来，把她的低声的回答传送給瑪茨科：

“那我就不做修女了。”

第四十章

瑪茨科和雅金卡在普洛茨克停留了一会儿，为的是要仔細打听一下修道院长的遺囑，看清楚这个文件的內容，然后他們就馬不停蹄地继續赶路。炎热把沼泽地都晒干了，河道也变窄了。一路平安，遇到的都是他們自己的和平而好客的人

① 意謂雅金卡早就成熟了。

民。細心的瑪茨科从西拉茲派了一个信差到茲戈苯里崔去通知他們說，雅金卡和他回来了；雅金卡的兄弟雅斯柯得了訊息，便率領了二十个武装仆人赶到半路上来迎接他們，領他們回家。

到了茲戈苯里崔，人們向他們欢呼問候。雅斯柯和雅金卡的面貌那么相象，仿佛是一只模子里澆出来似的，只是兄弟的身材比雅金卡高大。这孩子象去世的齐赫一样，精神勃勃，有說有笑，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了时时刻刻想唱歌的天性。雅斯柯非常热情，自以为完全是个成熟的壮汉了，象一个名符其实的主人似的命令仆人做这做那，而且，他的命令一下达，一霎眼間就执行了，显然很有威信。

瑪茨科和雅金卡看到这个变化都很奇怪；而雅斯柯看到姊姊长得这么高大，一副宫廷气派，眞是既惊奇，又高兴，因为他很久沒有见到他姊姊了。他告訴他們說，在他接到她要回来的訊息之前，正要动身去看她，要是他們在路上再稍微耽擱一会儿，那他們就不会在家里遇到他了；因为他已經到了需要见见世面的时候；他說，他需要同人們接触接触，受些騎士教育，寻找机会同游俠骑士进行决斗。

"去见见世面，了解了解人民的风尙，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会指点你在各种情况下懂得怎么行动，怎么說話，"瑪茨科說，"而且还能增长见識。至于談到决斗，那末我得告訴你，你还年輕，談不上决斗，否則外国騎士一定会嘲笑你。"

"他笑过之后，不哭才好。要是他本人不哭，那一定是他的妻子和儿女哭。"

他十分驕傲地望着前面，仿佛向全世界的游俠骑士挑战，

同时还想要对他們說："准备死吧。"但是，波格丹涅茨的老騎士問他道：

"契当和維尔克沒有来找你麻煩么？这两个人都想追求雅金卡。"

"啐！維尔克在西利西亚給打死了。他想攻下一座日耳曼城堡，差不多就要攻下了，城墙上扔下来一根圓木打中了他，过了两天他的灵魂就交付給天主了。"

"可惜！他的父亲也到过西利西亚去打那些压迫我国人民的日耳曼人，从日耳曼人那里获得了好多战利品……攻打城堡是很难的，一般武器和騎士的技艺都用不上。愿天主别让威托特公爵去围攻城堡，而只在战场上打十字軍騎士……那契当呢？听到他的消息么？"

雅斯柯笑起来了。

"契当結婚了。他从維稜基·勃尔席格那里娶了一个农夫的美丽的女儿作妻子。嗨！不但是一个美女，而且是个賢內助。契当是一个好吵架的家伙，她把他的毛茸茸的脸打得噼拍响，并且象牵一头挂着鎖鏈的熊似的牵着他的鼻子。"

老騎士听到这話，十分高兴。

"你瞧！天下女人都是一个样；你，雅金卡，也会象她一样！感謝天主，我省得同这两个莽汉找麻煩了。說实話，他們不来侵犯波格丹涅茨，我倒很奇怪。"

"契当本来想干的，但是維尔克比較有头脑，不让他干。他到玆戈萃里崔来向我們打听雅金卡的消息。我告訴他說，她去料理修道院长的遺产去了；他說：'瑪茨科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訴我？'我回答：'难道雅金卡是你的人，非得告訴你不可么？'

他沉思了一会儿，說：‘你說得对，她不是我的人。’由于他是个精明人，显然想同你和我們交朋友，所以，要是契当攻击波格丹涅茨的話，他就会反对他。他們在比阿斯科夫附近的拉維扎确实交过手，两个人都受了伤。此后，他們又象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

“愿天主的容光照耀到維尔克的灵魂，”瑪茨科說。

他深深叹了一口气；他很高兴，长期外出，波格丹涅茨倒沒有因此遭受到别的重大損失。

确实，他一点沒有发现損失；相反，牛群中倒是增加了牛，雌馬也生了几匹两岁的小馬；有几匹是以身躯特别高大而出名的弗里西安战馬生下来的。他发现，唯一的損失是逃跑了几个奴隶，但为数不多；他們最多只能逃到西利西亚，可是那里的日耳曼人，或者日耳曼化的强盜騎士对待囚犯比波兰貴族更凶恶。

他发现这所旧的大房子更破敗了。室內的泥地裂开了，天花板和墻壁都傾斜了，两百多年以前砍下来的落叶松做的栋梁已經开始腐烂。

曾經一度被波格丹涅茨的人数众多的“格拉其”居住过的許多房間，在夏季淫雨期間，已經漏水。屋頂上有了洞，蓋滿了一簇簇的紅綠苔蘚。整座房屋深深地陷在地里，外表很象一株向四面伸开的烂蘑菇。

“如果我老头儿没有外出的話，这房子就不至于坏了，因为它是最近才破敗的，”瑪茨科向老管家康特拉脫說；在主人外出时期，就是他在管理波格丹涅茨。

过了一会，他又說道：

“我就馬馬虎虎在这里住到老死。但是，茲皮希科得要有一座城堡。”

“天哪！您是說一座城堡么？”

“嘜！那有什么？”

給茲皮希科和他的子孙建造一座城堡，是瑪茨科的得意打算。他知道，一个貴族不应当住在普通庄屋里，而要住在城壕后面的，城壕上要有了望所，守卫人可以从那里看清周围的一切和邻人的情形，那才有意思。瑪茨科自己并沒有什么要求，可是为茲皮希科和他的子女着想，他却不能滿足于很少的要求，特别是现在財产已經增加到如此之多。

“唉，只要他能把雅金卡娶过来，”他想，“让她带着莫奇陀里和修道院长的产业一起来，那么，邻近就沒有一个人能同我們比产业了。愿天主使我如愿！”

但是，这一切都得取决于茲皮希科的归来。“可是他能不能归来，很难說，那还得取决于天主的意旨，”瑪茨科心里說，“我必須使天主称心如意。不仅絲毫不能冒犯他，而且要竭力奉承他。”他怀着这个目的，慷慨地給克尔席斯尼阿的教堂捐献了蜡烛油、粮食和野味；而且有天晚上，他去訪問茲戈萃里崔的时候，向雅金卡說道：

“我明天要到克拉科夫去朝拜我們的神圣的雅德維迦王后的陵墓。”

她吓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莫非有什么坏消息嘛？”

“什么消息也沒有，我并不指望这么快就有消息来；但是，你記得我生病的时候，肋上有一块鉄片（这你一定記得清楚，

因为那时候你和兹皮希科一起去捕了一只水獭来)，我当时就起过誓，如果天主恢复我的健康，我就要去朝拜王后的陵墓。当时，你们大家都很称赞我的誓愿。天主当然有许多圣徒仆从，但他们都不如雅德维迦那么重要(而且他们为数又是那么多)，我不愿意冒犯她，尤其因为这同兹皮希科有关。”

“不错！千真万确，”雅金卡说。“可是，您刚刚经过艰辛的长途跋涉，才回来……”

“这有什么！我宁可一下子把一切事情都办完，然后安安稳稳在家休息，等兹皮希科回来。我愿我们的王后为他向天主耶稣求情，那末，他穿上了那件精良的甲胄，即便有十个日耳曼人也抵挡不了他……那末，我就将怀着更好的愿望来建造一所城堡了。”

“但是，你的身体还很不硬朗呢。”

“没什么！我还很硬朗。我要再告诉你一件事。雅斯柯很想出门，让他同我一起去吧。我是个有经验的人，对付得了他；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因为他年纪轻，双手容易发痒——那你知道我不论是徒步或骑马，使剑或者挥斧，打起仗来都不是一个生手。”

“我知道，谁也不能比您保护他得更好。”

“但据我看，是不大会打起来的，因为王后在世的时候，有许多外国骑士到克拉科夫来瞻仰她的玉容。现在他们都宁可到玛尔堡去了，因为那里有大桶大桶的玫瑰酒。”

“晬！已经有一位新王后了。”

玛茨科耸耸肩膀，做了个手势。

“我看见过她！我不愿意多说，懂么？”

过了一会儿，他又說：

“我們三四个礼拜就可以回家。”

事情就这么办了。老騎士命令雅斯柯凭騎士的荣誉和圣杰西的头顱起誓，他不会再要求上别的地方去；他們就动身了。

他們一路平安，到达了克拉科夫，沒有受到边界上日耳曼化的小公爵和日耳曼强盜騎士們的袭击，因为他們惧怕国王的軍队和波兰騎士的坚毅风度。朝拜过王后的陵墓以后，就被塔契夫的波瓦拉和小公爵雅蒙脫引到国王的朝廷上。瑪茨科想，他既然有这么一段經历，朝廷上和官署中的人們少不得要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十字軍騎士的事，因为他在他們那边生活过，仔細观察过他們。但是，他同掌璽官和克拉科夫的掌剑官交談过以后，发觉他們对于十字軍騎士的情况比他知道得多得多，不禁大为惊奇。他們什么都知道，連瑪尔堡以及其他最僻远的城堡中一点一滴的詳情細节都知道。他們知道十字軍騎士团的士兵数目；各个地方的統帅官是誰；有多少大炮；要花多少时間集中軍队；万一发生战爭，十字軍騎士的計划怎样，等等。他們甚至了解每一个“康姆透”的性格，脾气是卤莽狂暴呢，还是仔細审愼；一点一滴都給仔細地記录了下来，仿佛战爭就要在第二天早晨爆发似的。

老騎士听了大为高兴；他知道克拉科夫的备战工作比瑪尔堡做得更审愼，更高明，更有力量。“天主甚至賜給了我們比他們更大的勇气，”瑪茨科心里說，“当然也賜給了我們更多的先见之明。”确实是这样。他还弄明白了他們是从哪里获得这些情报的。提供情报的是普魯士居民，其中各色各样的人都

有，有波兰人，也有日耳曼人。騎士团的所作所为已經激起了人們莫大的憎恨，所有普魯士人民都盼望亚該老的部队赶来把他們从奴役下解放出来。

瑪茨科于是記起了盛特拉姆在瑪尔堡告訴过他的話；他心里一再說：

“这才是有头脑的人！眞是絕頂聰明！”

他还想起了当时盛特拉姆所說的每一句話；有一次，小雅斯柯向他問起十字軍騎士团的情形，他甚至套用了这位杰出騎士的英明說法，这样回答道：

“那些狗东西都非常强大，可是你怎么看法呢？即使最有本領的騎士，他的馬鞍肚带和馬鐙带給人割断了，不是也要从战馬上摔下来么？”

“那是一定要摔下来的，我担保，”这少年回答。

“哈！你瞧！”瑪茨科打雷似的贼道，“我本来就要你看出这点来。”

“那又怎么样呢？”

“因为十字軍騎士团正好比是这样的騎士。”

过了一会儿，他又說：

“这种話你可不是从每个人嘴里都听得到的；别担心！”

因为这位年輕的小騎士还沒有完全弄明白这个比喻的意义，老騎士又向他詳細解釋清楚；只是他忘掉补充說明，那个比喻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出自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的那个了不起的脑袋。

第四十一章

瑪茨科和雅斯柯在克拉科夫沒有停留多久；要不是雅斯柯要想見識見識这个奇异如梦的城市里的风土人情，他們也許停留得还要短。老騎士急于要赶回老家去，收割和鋤草。尽管雅斯柯一再請求，也沒有用。因此，他們在圣母升天节①左右就到了家。一个到波格丹涅茨，另一个到茲戈苯里崔他姊姊那里。

从那时起，生活就过得平平稳稳了。他們都忙于农作和一般的乡村事务。茲戈苯里崔盆地上的收成很好，雅金卡的产业莫奇陀里一带的收成尤其好；但是，波格丹涅茨的收成就不是这样；由于干旱，庄稼不好，用不到花多少力气就收割完了。总的說来，波格丹涅茨的耕地很少。整片土地座落在森林附近，由于主人长期外出，連那些由修道院长的庄稼汉整頓过的小块农地，也都因为缺少劳动力而荒蕪了。老騎士虽然很痛惜这些損失，却并不十分放在心上，因为他想，一切都可以用錢来安排得井井有条，只要他确实是为了一个自己心爱的人而操劳就是了。但正是在这个問題上的彷徨，破坏了他的劳动和日常生活的热情。他确实并不偷懶。黎明就起身，赶牲畜，检查农业和森林方面的劳动情况。甚至选定了一块建造城堡的地基，准备了木材。但是，等到一天过完，灼人的

---

① 圣母升天节在八月十五日。

太阳化成金紅色的夕照，他就常常会涌起一种强烈的渴望，接着是一陣从来沒有体驗过的不安情緒。“我在这里費尽力气，辛辛苦苦，”他心里說，“我那亲爱的孩子也许已在什么地方死了，身上插着一支矛，餓狼正在大嚼他的尸体。”想到这里，他心里就非常痛苦和焦急。于是，他仔細观望着和傾听着，是否会听到馬蹄声，宣告雅金卡又来了。雅金卡每天都来探望一下老騎士。他会在她面前振起精神，跟她談起他的种种美好希望，聊以自慰。

雅金卡总是在晚上来看他，鞍上带着石弓和矛，防备回家时有什么危險。

她想要在哪一次訪問中，突然碰上兹皮希科回来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連瑪茨科本人也不敢指望他不到一年半載就会回来。但是，这位年輕小姐的心里却显然怀着这个希望，因为她来时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不象往常那样穿着結带的胸衣，披着一件羊皮上衣，显得渾身是毛，而且头发上有树叶，现在她的辮子結得很漂亮，上身穿着西拉兹的上等花布做的衣服。瑪茨科出来迎接她，她总是劈头第一句就这样問道：“有什么消息？”仿佛有人給他写了信来似的。

“沒有消息！”他总是这样回答她。于是，他領她到屋里去，在炉边聊天，談談兹皮希科，立陶宛，十字軍騎士团和战爭，每一次談的都是同样的話題。但他們从不厌倦，老是談个沒完。

好几个月都是这样度过的。有时候，瑪茨科去訪問兹戈萃里崔，不过多半是雅金卡来看他。有时由于邻近地带发生騷动，路上不太平，或者正值公熊春情勃发易于伤人的季节，

瑪茨科便送她回家。这个老人，凭着他那超人的气力，再加上全副武装，是不怕任何野兽的；因此，他对于野兽所造成的危险比野兽对他所造成的危险，要大得多。他們两人騎着馬并排走，常常听到树林深处吓人的声音，但是他們毫不理会，因为什么都伤害不了他們。他們唯一关心的是兹皮希科。他在哪里？他在干什么？也許被人打死了，也許他很快就会打死他向逝世的达奴莎母女起誓要打死的那么多十字軍騎士。他会馬上回来么？这問題雅金卡已經問过瑪茨科成百遍了。他每次回答总是十分小心，而且先要經过一番考虑，仿佛他是第一次听到这問題似的。

"您說，"她問道，"对一个騎士說来，战场上的战斗比不上攻打一座城堡那么可怕么？"

"你瞧維尔克的結果是怎么样。任何武器都不能抵挡从堡垒上滚下来的圓木，而在战场上，一个騎士只要經驗丰富，就能以一当十。"

"兹皮希科的甲胄好么？"

"他有几副好的；最好的一副是从弗里西安人那里贏得来的：那是米兰的出品。一年前，那副甲胄兹皮希科穿起来还嫌太大，现在已經合身了。"

"那末，这种甲胄是刀枪不入的嘍，是么？"

"不，人制造出来的东西，人都能破坏。米兰制造的甲胄，就能用米兰的宝剑把它斫坏，或者被英吉利的箭射穿。"

"英吉利的箭？"雅金卡吃惊地問道。

"难道我沒有告訴过你么？世界上沒有比英吉利弓箭手更好的了，除非是荒野上的瑪朱尔人。但瑪朱尔人也沒有这

样好的弓和箭。英吉利的石弓可以在百步之內射穿最好的甲冑。我在維尔諾附近看见过的，英吉利弓箭手从来箭无虛发。他們有些人能射中飞鷹。"

"哦，异教徒的子孙！那你們怎么能战胜他們呢？"

"只有一个办法：加紧向他們冲击！那些狗东西也都是使战斧的能手，但是，肉搏战的时候我們就制伏得了他們。"

"天主的手当时保佑了您，现在也会保佑兹皮希科。"

"我常常說：'天主創造了我們，又把我們安置在波格丹涅茨。那么，他自然会設法不让我們死光灭絕。'哈，这就全仗天主操心啦。确实，要毫无遺漏地照顾到全世界，可不是件容易事；凡人总会有所遺漏的；因此必須記住：首先别对神圣的教堂吝嗇，其次，天主的心灵跟凡人的心灵不同。"

他們就这样經常談天，相互安慰，相互鼓励。于是一天又一天，一个禮拜又一个禮拜，一个月又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秋天，瑪茨科同勃尔左卓伐的老維尔克发生了冲突。这是修道院长和維尔克关于波格丹涅茨的森林边界的一场旧爭論。那时候，波格丹涅茨押在修道院长手里，他在那里斫伐了树木，把它占有了。当时修道院长曾經同时向維尔克父子两人挑战，或者用矛或者用长剑决斗。可是維尔克父子不肯同一个教士作战。上了法庭，他們又沒有得到一点好处。现在老維尔克又想起了那些土地；但是瑪茨科对于土地向来非常貪婪，何况他知道再沒有比这块新地更适合于种大麦的了；要把这块地让給維尔克，他听都不要听。有一次他們不約而同，都去拜訪克尔席斯尼阿的神甫，在那里偶然遇见，这才算沒有訴諸法庭了。他們在那里大吵一通之后，老維尔克突然嚷道，

“让别人来評評理看。人間沒有公道，天主自会主持公道；你这样亏待我，天主会在你子孙身上报应的。”頑固的瑪茨科突然心軟起来，他脸色轉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向他那吵吵鬧鬧的邻居說道：

“听着，引起这件事的不是我，而是修道院长。天主知道誰是誰非。但是，我不要你咒罵茲皮希科，这块地你拿去吧。愿天主賜茲皮希科健康和幸运，我誠心誠意地把它让給你了。”

他向老維尔克伸过手去，老維尔克一向知道这位邻居的为人，不觉大为惊奇。老維尔克万沒想到这个显然是鉄石心肠的人心里还蘊藏着对他侄儿的爱，极其关心他侄儿的福祉。老維尔克默默无言，好久說不出一句話，后来还是克尔席斯尼阿的神甫看见事情有了轉机，感到非凡高兴，划了个十字表示为他們祝福，老維尔克才說道：

“如果这样，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要的不是利益。我年紀大了，又沒有誰来继承我的产业，我要的是公理。誰待我好，我心甘情愿让步。至于您的侄子，愿天主就地賜福于他，使您也不必这样一大把年紀还要为他痛哭，就象我为我的独生子痛哭那样……”

于是，他們彼此拥抱起来；彼此推让了好久，都不肯拿这块土地。最后还是瑪茨科答应拿下来，因为老維尔克确实沒有继承人。

瑪茨科衷心喜悅，就邀請老維尔克到波格丹涅茨来，用丰盛的酒菜款待了他。瑪茨科非常高兴，因为他想到不久就可以从那块土地上收到丰富的大麦；他还认为他已經解除了天主对茲皮希科的愠怒。

“只要他回来，”他想，“这些土地和财产尽够他受用了。”

雅金卡对于这一次的和解也感到很满意。

她听了这一切的經过，說道：

“如果仁慈的天主耶穌想表示他喜爱和平而不要爭吵的話，那么兹皮希科一定会平安无恙地回到您身边来了。”

听了这番話，瑪茨科容光煥发，好象被阳光照亮了似的。

“我也这么想，”他說，“有什么說的，全能的天主毕竟是全能的天主；要了解天主的力量，必須有悟性。”

“您是从来不缺少机智的。”她回答道，一面向上望着。

她思索了一下，继續說道：

“哦，您也爱您的兹皮希科！哦，您也爱他的！”

“誰会不爱他，”老騎士答道。“你自己呢？你恨他么？”

雅金卡沒有直接回答，但是她原来就坐在瑪茨科身边的板凳上，这时候，把身子挪得更近些，轉过头去，用胳膊肘輕輕碰了他一下。

“別管我，”她說。“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您？”

第四十二章

对于十字軍騎士团和威托特爭夺时母德的战爭，波兰王国的百姓极其关心，他們密切注視着战爭的进展。有些人相信亚該老国王会去帮助他的堂弟，对十字軍騎士团的大規模討伐仿佛就迫在眼前了。騎士們紛紛把自己武装起来，全国的貴族都紛紛盛传，說是有相当多的克拉科夫貴族——国王

枢密院的大臣們——是主张战爭的。他們以为，消灭这批敌人的时机已經到来，因为这批敌人从来不知满足，总想搶夺邻人的土地，即使受到邻近强国攻击的威胁，也遏制不了它的貪婪。但是，瑪茨科是个聪明人，閱历丰富；他不相信战爭迫在眼前；他不止一次地向兹戈萃里崔的小雅斯柯和他在克尔席斯尼阿所遇见的其他邻人表示了这个看法。

“只要康拉德大团长活着，决不会出什么事，因为在他們中間，数他最精明，他会知道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爭，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屠杀；何况他也知道国王的力量，决不会让战爭发生的。”

“啐！如果国王首先宣战呢？”邻居們問道。

瑪茨科摇摇头。“你瞧……我把这些事情都仔細研究过了，我不止一次地考虑过，如果国王是我們这个古老民族的后裔，是世代相传的天主教国王的后裔，他就会首先向日耳曼人宣战了。可是我們的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亚該老(我不愿向他說什么不敬的話，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君主，愿天主賜他健康)，在我們推举他做国王之前，是一位立陶宛的大公爵和异教徒。他最近才信奉了天主教，可日耳曼人却到处在說他的灵魂依旧是异教徒的灵魂。因此，他不会首先宣战，让天主教徒流血；也因为如此，尽管他很想去帮助威托特，事实上却不会帮他。我很知道这一点，因为他痛恨十字軍騎士团象痛恨痲疯一样。”

瑪茨科的这番話，使他获得了一个聪明人的名声，人人都夸贊他說，什么事情經他清清楚楚一解释，就好象一件件摊在桌子上一样，叫人一目了然。

礼拜天他在克尔席斯尼阿望过弥撒之后，人們就围着他，听他說話。后来就成了一种习慣，常常有这个或那个邻人到波格丹涅茨来訪問这位老騎士，請他解释他們所听到的消息，而这种消息往往是連貴族都弄不懂的。瑪茨科高高兴兴地接待他們，和他們談話。等訪問者告辞的时候，他从来不忘却用下面这种話来向他們致意：

“你們对我的见解表示惊奇，但愿天主保佑，将来兹皮希科回来了，那时候你們就有理由惊奇了。他才配进国王的枢密院呢，他是一个旣聪明、又机灵的家伙！”

等他同客人們談完了話，他最后总要把这話在心里重說一遍，还要跟雅金卡說一遍。对他們两人說来，兹皮希科仿佛就象神話中的王子一样遙远。春天一到，他們几乎在家里待不住了。燕子飞回来了，鸛鳥也回来了；鳥儿們在草地上吱吱叫，鵪鶉在一片綠色的麦苗上彼此呼喚。鶴群和天鵝群满天飞翔；独有兹皮希科沒有回来。

但是，当鳥儿从南方迁来的时候，长着翅膀的北风带来了許多有关战争的传聞。这些传聞談到战役，談到无数次的交战，有时候是威托特得胜，有时候是他被打敗。他們也談到隆冬和疾病給日耳曼人带来了大灾难。最后，好消息传遍了全国，說是威托特，盖世杜特的勇敢的儿子，占領了新科夫诺即高茨韦堆，并且彻底把它破坏了，沒有留下完整的一木一石。瑪茨科一听到这消息，就騎上了馬，奔向兹戈莘里崔。

“哈，”他嚷道，“我們很熟悉那个地方；因为我們，兹皮希科和斯寇伏罗在那里狠狠地打击过十字軍騎士。我們在那里俘虏了德·劳許。天主保佑，日耳曼鬼子失算了。要攻下那

城堡可不容易。”

可是，雅金卡在瑪茨科来到之前就听到了新科夫諾被毁的消息。她甚至还听到更多的消息，說什么威托特已經开始和平談判了。最后一个消息最使她感到兴趣，因为如果締結了和約，兹皮希科只要还活着，就一定可以回家了。

她問老騎士这消息是否可靠。瑪茨科仔細想了一会儿，答道：

“威托特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他同别人完全不同，他在所有天主教的君主中是最狡猾的。如果他要在俄罗斯扩展領土，他就会同日耳曼人締結和約。如果他达到了目的，那末他又会来打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对他或者对不幸的时母德人都毫无办法。他一会儿从他們手中把时母德拿回来，一会儿又还給他們。不但还給他們，还帮助他們鎮压时母德人。在我們这里，甚至在立陶宛，也有人批評威托特，說他不应該这样对待这个不幸的部族。坦白告訴你，如果不是威托特，我也会认为这种做法很卑鄙……但是我只要仔細想一想，我就会說，他不是比我更聰明么？那么，他这样做，自有他自己的打算。我听见斯寇伏罗說，威托特想把时母德当作一个医不好的、出膿的旧疮，让它留在十字軍騎士团的小腿肚里。时母德的母亲們总是会生产的，流血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不是白流。”

“我只关心兹皮希科回来的問題。”

“一切都是天主的意旨，天主保佑，但愿你的吉利話得到应驗。”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消息传来，和約确实締結了。田野

里沉甸甸的麦穗轉黃了；荞麦逐漸成熟了；兹皮希科却音信杳然。

最后，瑪茨科决定到斯比荷夫去打听消息，因为那地方比較靠近立陶宛国境，还可以順便检查那个捷克人把庄稼管理得好不好。

雅金卡坚持要同他一起去，但他不肯带她走。这引起了整整一个礼拜的爭論。一天晚上，瑪茨科和雅金卡正坐在屋前爭論，一个小厮騎着馬，光头赤足，从波格丹涅茨象一陣风似的冲进院落里来；他跪倒在他們跟前，使劲喊道：

“少爵爷回来了！”

兹皮希科确实回来了，但是，神色很异样：面容憔悴，飽經风霜，神情淡漠，而且沉默寡言。捷克人带着他的妻子陪同兹皮希科一起来，忙着說明兹皮希科和他自己的事情。他說，这位年輕騎士的远征看来收获很大，因为他在斯比荷夫的达奴莎和她母亲的墓上献了一大束騎士帽纓上的孔雀毛和鴕鳥毛，这些羽毛都是从十字軍騎士的头盔上取下来的。他也带来了从敌人那里繳获的許多馬匹和甲胄。其中两副鎧甲特别珍貴，可惜处处都受了剑斧的斫伤。瑪茨科很想听到他侄子亲口把每一件事說一說，但是，兹皮希科只是揮揮手，期期艾艾地回答几句。第三天，他病了，躺在床上。这时候，才知道他的左腰受了伤，有两根肋骨給折断了沒有接好，弄得他翻身或者呼吸的时候都非常痛苦。他以前給野牛撞倒的旧伤也复发了；由于体力消耗过多，从斯比荷夫一路赶来又十分辛苦，病情更加恶化了。这些創伤本身并不很厉害，因为兹皮希科年紀輕，又象橡树一般强壮。不过，他感到非常疲累，仿佛

以前所受的一切苦难现在都来折磨他了。瑪茨科起初以为在床上休息两三天，一切就会过去的，可是他的指望落空了。无論是敷膏药，或是用本地牧人配制的香料来熏，或是雅金卡和克尔席斯尼阿的神甫调好送来的药，都不頂用。兹皮希科逐漸衰弱下去，愈来愈瘦，愈来愈忧郁了。

“你怎么啦？你要什么么？”老騎士向他探問道。

“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在乎，横竪都是一样，”兹皮希科回答。

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过去了。雅金卡忽然想到，兹皮希科所以这样忧煩，除了平常的煩恼之外，一定还有什么隐情。她向瑪茨科談起这点，并提議他应該再向兹皮希科打听打听。

瑪茨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話；可是想了一下，他說道：

“他会不会宁愿同你談而不同我談呢？因为——就爱情来說——他是爱上了你；我已經看出来了，你在这屋子里走动的时候，他的眼睛老盯着你。”

“您看出来了么？”雅金卡問。

“我說‘他的眼睛老盯着你’，这话一点不假。只要你一陣子不来，他就老是望着那扇門。还是你去問他吧。”

他們商量停当了。可是，雅金卡很难說出口，她感到胆怯。后来她觉得不妨同他談談达奴莎，談談兹皮希科对死者的爱，但这些話也說不出口。

“您比我能干。”她向瑪茨科說，“您比我更有见識和經驗。最好您去同他談談——我办不到。”

瑪茨科不管愿意不愿意，总得承担起这件事来。一天早晨，兹皮希科看来比平常好了一些，老人就这样談起来了：

“哈拉伐对我說，你放了很大一束孔雀毛在斯比荷夫的地下室里。”

兹皮希科正仰天躺着，两眼望着天花板，并不回答，只是点点头表示肯定。

“唔，天主耶穌使你成功了。打仗的时候，碰上的都是士兵，騎士却难得碰上……士兵嘛，你要杀多少就能杀多少，但要杀騎士就很不容易了；你得小心去找他們。莫非是他們自己挨到你的剑口下来送死么？”

“我向許多騎士挑战决斗，有一次在交战的时候，他們把我包围了，”兹皮希科懶洋洋地回答。

“你带来了很多战利品么……”

“一部分是威托特公爵贈送給我的。”

“他依旧那么慷慨么？”

兹皮希科又点点头，显然不愿意再談下去了。

但是，瑪茨科不肯放过，他竭力要引到正題上来。

“现在坦白告訴我吧，你把那束孔雀毛献上达奴莎的墓穴之后，心里总該感到輕松些了吧？一个人实现了自己的誓愿总是很高兴的……你高兴么？嘤？”

兹皮希科把他那双忧愁的眼睛从天花板上轉下来望着瑪茨科，仿佛惊奇地答道：

“不！”

“不？敬畏天主！我本来以为你安慰了那个在天之灵以后，事情就了結了。”

兹皮希科閉上了一会眼睛，仿佛在沉思默想似的，最后說道：

“大概，超度了的灵魂是不喜欢人血的。”

又是一陣沉默。

“那末你为什么要去打仗呢？”瑪茨科問道。

“为什么？”兹皮希科有些惊奇地回答道：“我本来以为我会感到輕松些的，我以为达奴莎和我自己两人都会得到安慰……可是，我离开放灵柩的地下室时非常吃惊，因为我的心情并沒有什么变化；那块石头还象以前一样，压在我心头。这样看来，超度了的灵魂是不喜欢人血的。”

“你这种想法一定是别人灌輸給你的，你自己是想不到的。”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完成了自己的誓言以后，并不觉得世界变得愉快些。只有卡列勃神甫对我說，确实是这样的。”

“在战爭中打死一个敌人决不是什么罪恶，啐！甚至是值得称贊的，况且，你杀死的那些十字軍騎士都是我們种族的仇敌。”

“我也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罪。我也不为十字軍騎士难过。”

“可你老是在想念达奴斯卡。”

“正是这样；我一想到她，就滿怀忧伤。这是天主的意旨。她还是在天堂里好，我也已經习慣了。”

“那末你为什么还抛不开你的忧愁呢？你需要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

“你其他的一切要求都可以达到，你的病很快会好的。去洗个澡，喝杯蜂蜜酒，出一身汗，跳一跳。”

“唔，然后呢？”

“然后你就快乐了。”

“我有什么可快乐的？我心中沒有快乐，也沒有人会給我快乐。”

“因为你有心事！”

兹皮希科聳聳肩。

“我旣不愉快，也沒有什么心事瞞着您。”

他說得这样坦率，使得瑪茨科不再怀疑他有什么心事了。于是瑪茨科用他那只大手摸摸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在认眞思考时都是这样；最后他說了：

“那末，我告訴你，你是缺少了一点什么——一件事已經結束，另一件却还沒有开始。你懂我的意思么？”

“不大懂，可能是这样！”年輕的騎士回答。

于是，他象一个沒有睡足的人似的伸伸懶腰。

可是，瑪茨科深信自己猜到了兹皮希科郁郁不乐的眞正原因，他非常高兴，不再担心了。老騎士比以前更加相信自己的智慧，他心里說：

“难怪人們要常常来向我請教！”

当天晚上談过話以后，雅金卡来訪問，老人不等她下馬，馬上就告訴她，他知道兹皮希科需要什么了。

姑娘下了馬鞍，就探問道：

“唔，要什么呢？要什么呀？您說！”

“他的病只有你能医。”

“我？叫我怎么医？”

瑪茨科抱住了她的腰，低声在她耳中說了些什么，她一下

子就从他怀抱中跳出来，仿佛被燙伤了似的，把通紅的脸藏在鞍囊和高高的馬鞍中間，一面喊道：

“走开！我受不了您！”

“我敢向天主发誓，我告訴你的是实話，”瑪茨科笑着說。

第四十三章

老瑪茨科猜得不錯，但只猜对了一半。兹皮希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遭遇确实已經完全結束了。他一想到达奴莎就伤心，但他心里說，“达奴莎在天堂里比在公爵朝廷里更好。”他现在已經想开了——她如今已不在人間，这也是沒有办法的事。他在克拉科夫的时候，非常欣賞那些玻璃制的、装在教堂窗框里的圣女象，在阳光中五彩繽紛，閃閃发光。现在他想象中看见有一尊圣女象就是达奴莎。他仿佛看到她的側影，通体透明，有如天仙；好多已經贖罪的神仙音乐家正在圣母和救主婴孩面前奏乐，其中就有达奴莎，她一双小手交叉在胸前，眼睛向上望着，弹着小琵琶。她身上一无尘世的气息，显得那么純洁，那么縹緲，他想起在森林宮殿侍奉公爵夫人的时候，她曾經笑过，談过話，和其他的人一起就座，他簡直不相信有那么一回事。不过，在威托特的远征軍中，他专心于战事，那时候，他就不再象丈夫渴望妻子似地渴望他那亲爱的亡妻了，而只是象一个虔誠的人想到他的保护神一样。这样，他的爱情就逐漸失去了尘世的因素，化成为一种愈来愈甜蜜、愈縹緲的回忆了，簡直就成为崇拜的偶象了。

如果他是一个身体衰弱、沉思默想的人，他也許会做个修道士，在安静的修道院生活中把那一段神圣的回忆当做一件圣物似地保存着，一直保存到灵魂摆脱了肉体的桎梏，飞向无限的空間，象鳥儿飞出籠子一样。但是，他刚满三十岁，能够一把捏出青綠树枝的液汁，能用两条腿把一匹馬夹得透不过气来。他就是那个时代那样一种类型的貴族：只要不夭折，不去做教士，就具有无限的体力；这类貴族的作为也各各不同，做海盜，做歹徒，做酒鬼的都有，还有的很早就結婚，带着二十四个或者更多的凶得象野猪似的孩子入伍去保卫国家。

但是，茲皮希科并不知道自己就是那样一种人，尤其是，他一开始就病倒了。可是，他那沒有接好的肋骨又长攏了，形成一个几乎是肉眼看不出来的隆起的地方，他一点也不觉得痛；他又能够穿上鎖子甲和日常的衣服了。疲劳消失了，为了哀悼达奴莎而剪掉的那一头浓密的古銅色头发，如今又长得拖到肩上，原有的出色的淸秀恢复了。几年前，当他在克拉科夫被押去服死刑的时候，本来就很漂亮，象一个名門子弟，可是，现在，他长得更漂亮了，簡直象一个王子。他的双肩、胸脯、腰围和手臂都象个巨人，不过脸庞却象个美女；精力和生命在他身上就好象水在壶中沸騰一般；躺在床上休息和沐浴益发增强了他的健康，他渾身象火焰似地生气蓬勃。他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他还认为自己是个病人，在床上伸着懶腰，情愿受着瑪茨科和雅金卡的看护，因为他們了解他一切的需要。有时候，他觉得非常舒服，还以为自己是在天堂里；有时候，特别是雅金卡不在他跟前的时候，他就感到生活凄凉得受不了。于是，接接連連打呵欠，伸懶腰，发热；他向瑪茨科許下过諾

言，一恢复健康就要再到天涯海角去打日耳曼人和韃靼人，或者去打其他的野蛮人，好摆脱这么沉重的生活。但是，瑪茨科并不反对他的打算，却点点头表示贊成，一面派人去找雅金卡；雅金卡一来，兹皮希科要去打仗的計划就象春雪碰到阳光似地融化了。

雅金卡不管有沒有受到邀請，她都巴不得来，因为她全心全意爱上了兹皮希科。以前在普洛茨克主教的教廷里和公爵的宫廷里的时候，她见过不少同样很有名望的强壮而勇敢的騎士，他們常常跪倒在她面前，发誓对她忠誠到底——但是，兹皮希科是她自己看中的人，她从小就爱他，是她的第一个爱人——灾难的遭遇使他陷于不幸，却使她百倍地爱他，不但超过了对所有騎士的爱，而且超过了对全世界的王子的爱。自从他开始复原以来，他在外表上每天都有惊人的变化。她爱他几乎爱得发了狂，把整个世界都置之度外了。

可是，她甚至自己都不敢承认这一点，在兹皮希科面前更把这种爱情隐藏得极其严密，恐怕他又会輕視她。甚至对瑪茨科（虽然她什么事都信得过他），现在她也小心而靜默起来了。尽管她那么小心，可是在服侍兹皮希科的时候总难免会流露出一些眞情，只不过竭力用别的理由和借口把这种温情掩飾过去罢了。她既然有了这样的用心，所以有一次，她向兹皮希科狡猾地說：

“如果我稍微照顾照顾你，那是因为我爱瑪茨科的緣故。你觉得怎么样？告訴我。”

接着就故意掠一掠額上的头发，用手捂着脸，却又透过指縫仔細望着他；而兹皮希科呢，突然給她这样一問，頓时面紅

得象个閨女，过了好一会才答道：

“我什么想法也沒有。你现在完全是两个人了。”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

“两个人了？”姑娘温和地低声反問道。“唔，这有什么关系呢？就算我是另一个人吧，但是我决不会完全不关心你的。”

“愿天主报答你，”兹皮希科回答。

从那个时候起，他們逐漸相处得很好；只是彼此之間頗有些尴尬和窘迫。有时候，他們仿佛在談某一件事情，其实却在想別的事。常常会出现冷场。兹皮希科躺在臥榻上，正象瑪茨科所說的，“眼睛盯住她”，因为她那模样儿太使人眼花撩乱，兹皮希科无法正面看她。有时候，他們的眼光碰在一起，两个人都会脸紅，雅金卡那隆起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心怦怦跳，仿佛在期望听到几句会使她的心融化的話儿。偏偏兹皮希科默不作声，因为他再也不敢象以前那样对她大胆，唯恐出言不慎，吓住了她。尽管他亲眼目睹到她的深情厚意，可是他心里却說，她不过是由于爱瑪茨科才对自己表示出了兄妹似的情誼。

有一次，他向瑪茨科談起这事。他想冷静地甚至淡漠地告訴他，可沒想到自己的話叫人听来却象是一种凄惨而忧伤的埋怨，半含忧愁，半含怨怪。瑪茨科却耐心地听完了他的話，最后說：

“傻瓜！”

瑪茨科說完这話就走了，一走到外面就搓着双手，捶着自己的大腿，高兴万分。

“哈！”他心里說。“当初一下子就可以把她弄到手，他却

連看都不想看她。你既然蠢，现在就让你去急一急吧！我要給你造一座城堡，在这段时期里让你去急得直舔嘴唇吧。我决不告訴你什么話，也不想点破你，哪怕你嚷得比波格丹涅茨所有的馬还响，我也不来理你。既然干柴碰上烈火，火焰迟早就会爆发。可是我决不搧火，因为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

他不但不搧火，甚至还阻碍和刺激兹皮希科，就象一个老练的剑术师专想逗弄沒有經驗的年輕人一样。

有一次，兹皮希科又向他提到打算到远方去参加远征，摆脫这难熬难耐的日子，瑪茨科向他說道：

“在你上唇还沒有长胡子的时候，我是会指导你的，可现在你可以自由自在了。如果你决定要依靠你自己的见解办事，并且决定要走的話——那就走吧！”

兹皮希科几乎吃惊得从床上坐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您在这件事上都不反对我么？”

“我为什么要反对你？我只是为我們的家族可惜，你一死，我們就断后了。但我可以另外想办法补救。”

“什么办法？”兹皮希科不安地問。

“你問什么办法么？唔，有什么話說呢。我虽然老了，渾身还有力量。当然，雅金卡会去找个更年輕的人——但我是她过世的父亲的朋友——所以誰知道！……”

“您过去是她父亲的朋友，”兹皮希科回答。“可是，您从来沒有对我有过什么良好的愿望。——从来沒有！从来沒有……”

他突然停住了，他的嘴唇顫抖起来。瑪茨科說道：

“啐！既然你决意要死，我有什么办法？”

“唔，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甚至今天就可以动身。”

“傻瓜！”瑪茨科又說了一遍。

他这就走了，去监督波格丹涅茨的民工和雅金卡从兹戈萃里崔和莫奇陀里派来的民工去了，这些人是来帮助挖掘他們計划中的城堡四周的城壕的。

第四十四章

兹皮希科当然沒有說到做到，馬上就走。相反，大約一个礼拜以后，他完全复原了，在床上再也呆不住了。瑪茨科告訴他說，现在該輪到他們到兹戈萃里崔去向雅金卡道謝她的好意了。因此，有一天，兹皮希科仔細沐了浴，决定立即騎馬到那里去。他吩咐下人从衣箱里找出精致的服飾，换下平时的服装。他用心卷着头发。这倒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因为兹皮希科的头发很浓，象鬃毛似地披到肩上。

騎士們日常都把头发攏在一頂蘑菇式的发网里，这在战时很方便，以免受到头盔的过多磨擦；可是，在参加婚礼或者訪問小姐們的时候，就得把它一束一束地扎得很好看，往往还要涂上白蜡，使得头发硬朗而光滑。兹皮希科现在正想把头发梳成这种式样，但是那两个女仆沒有做惯这活儿，总是梳不好。沐浴以后，他的头发象茅草屋頂似的糾結在一起，乱七八糟。她們甚至用那种从弗里西安騎士那里繳获过来的牛角梳子也梳不直，后来，一个女仆甚至从馬房里給他弄来了馬櫛，也还是不行。最后，兹皮希科焦急起来，发脾气了；就在这时，

瑪茨科突然走进房里来，同他一起来的还有雅金卡。

“贊美耶穌基督！”姑娘招呼道。

“永生永世！”兹皮希科容光煥发地答道。“这眞妙！我們正要动身到兹戈萃里崔去，你却来了！”兹皮希科的眼睛里閃爍着快乐的光芒；因为他一看到雅金卡，好象在注視着一輪初升的太阳。

雅金卡一看到兹皮希科傾斜着身子，让两个女人拿着梳子蹲在地上，給他梳理那一头灌木丛似的长发，就不禁大笑起来。

“啊！多么大的一把拖把！”她嚷道，珊瑚一样紅的嘴唇中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齿。“你簡直象一个稻草人，可以拿到大麻地里或者櫻桃园里去吓鳥儿了。”

兹皮希科皺起眉头，說道：“我們本来要到兹戈萃里崔来的，恐怕在兹戈萃里崔你就不大好意思欺侮客人了吧，而在这里，你尽可以任意取笑我，你向来都是乐意这样做的。”

“我乐意取笑你？”姑娘問道。“老天爷！我是来請你們去吃晚飯的，我也不是在取笑你，而是在笑这两个女人，因为要是我的話，早就把它梳好了。”

“哦！你也不行！”

“雅錫克的头发是誰梳的呢？”

“雅錫克是你的兄弟，”兹皮希科答道。

“你說得对！”

这时候，經驗丰富的老瑪茨科决定要来帮助他們了。

“在貴族家里，年輕騎士的头发太长了总是由自己的姊妹剪的，丈夫的头发总是由妻子剪的，可是，如果一个騎士既沒

有姊妹又沒有妻子，那末就由一位貴族小姐來梳，即使是一个陌生人也不打紧。”

“眞有这种习慣么？”雅金卡垂下了眼臉，問道。

“不但在一般朝廷里是这样，而且在城堡里，甚至在国王的朝廷上都是这样。”瑪茨科回答。

然后，他轉向两个女仆。

“你們旣然都不頂用，就回到你們住的地方去吧。”

“那就叫她們給我端一盆热水来，”姑娘說。

瑪茨科和两个女仆出去了，仿佛是为了催促她們快拿水来。不多一会，他送来一盆热水，一放下来就走。雅金卡用一块湿手巾使劲擦着兹皮希科的头发；等到头发柔軟了，垂到肩上了，她就拿了木梳，坐在青年騎士身旁进一步梳理。

他們就这样彼此挨得很近，彼此迷恋着，只是有些发窘，默默无言。最后，雅金卡开始整理他那金色的发卷了。兹皮希科感觉到她那举起的双臂和手那样貼近着他，使他渾身都发起抖来，他拚命克制自己，才算沒有把她拦腰抱到怀里来。

一片寂靜里只听见他們急促的呼吸声。

“你好象身体还不太好；你怎么啦？”雅金卡問道。

“沒什么！”年輕的騎士回答。

“你的呼吸那么沉重！”

“你也一样！”

他們又沉默了。雅金卡的双頰紅得象玫瑰，因为她觉得兹皮希科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脸；她为了要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这么慌乱，便又問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瞪着眼？”

“这使你不愉快么?”

“沒有，我只是問問。”

“雅金卡!”

“什么?”

兹皮希科深深吸了口气，又叹了一口气，挪动着嘴唇，仿佛准备作一次长篇大論的自白，但是他显然还沒有勇气，所以他又叫了一声:

“雅金卡!”

“什么?……”

………………

“我有句話不敢对你說!”

“别怕;我不过是个普通姑娘，又不是一条恐龙!”

“不錯，你不是一条恐龙!但是，瑪茨科叔叔說他要娶你……”

“他娶是要娶的，只不过不是为他自己。”

她沉默了，仿佛被她自己的話吓倒了。

“凭着天主的爱!我的雅格斯，你对这事情怎么看法呢，雅格斯?”兹皮希科喊道。

她的眼睛突然充满了泪水，小巧的嘴开始抽搐起来，声音低得兹皮希科几乎听不清楚，說道:

“父亲和修道院长都这样想过……而我——嗯，——你知道!”

听到这些話，一陣欢乐突然象火焰一般在他心里爆发起来，他一把抱住了她，把她举了起来，好象她的身体輕得象一根羽毛，而且用发疯似的声調叫喊起来:

"雅格斯，雅格斯！你是我心爱的太阳；嗨，嗨！"

他叫得这么大声，使得老瑪茨科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連忙冲进房間来。他一看见兹皮希科抱着雅金卡，吃了一惊，因为这件事的发生未免快得太出人意料了；他喊道：

"凭着圣父和圣子的名义！你在干什么，孩子？"

兹皮希科放下了雅金卡，跳到他跟前，两个年輕人都要在他面前跪下来，但是，他們还沒来得及跪下，老人已經用他那双骨胳粗大的胳膊抱住了他們，用尽全力把他們压在心口。

"讚美天主！"他說。"我早知道結果会是这样，我眞快活！天主祝福你們，我现在死也可以放心了！……金子做的姑娘！……天主和男人的宠儿！……我說得一点不假……现在，我得到这份幸福了，什么都不怕了！……天主考驗了我們，可他也賜給了我們欢乐！应該到兹戈萃里崔去让雅錫克知道这件事。嗨！要是老齐赫活着可多好啊！……还有修道院长！……但是，我替他們两人拥抱你。老实告訴你們，我爱你們两个人。我眞不好意思說我爱得多么深啊。"

虽然他平常不动感情，这会儿却感动得喉头也梗住了，他又吻了兹皮希科，又吻了雅金卡的双頰；他含着眼泪，半哽咽地說："象蜜一样的姑娘！"于是他到馬房去了，吩咐架起馬鞍。他走过屋前的向日葵那儿，注視着那被黄色花瓣层层裹覆着的黑色花心；他就好象是个喝醉了酒的人。

"唔，向日葵子一大堆，"他說。"但是波格丹涅茨的'格拉其'将要更多！"

于是，他向馬房走去，嘴里嘟嘟囔囔地計算着：

"波格丹涅茨……修道院长的产业……斯比荷夫……莫

奇陀里……天主总是知道应該把人領到哪里去！老維尔克也快要去世了；那时候，勃尔左卓伐也是値得买下来的……好田地！……”

这时候，雅金卡和兹皮希科也走到室外，快活得笑逐顏开。

“亲爱的叔叔！”兹皮希科老远地喊道。

瑪茨科向他們轉过身来，张开双臂，仿佛置身在树林里似地高声大喊：

“喂！喂！快来呀！”

第四十五章

兹皮希科和雅金卡住在莫奇陀里，老瑪茨科在波格丹涅茨替他們造一座城堡。他費了很多心血来建造。他想造石头和胶泥的城墙，砖瓦的了望塔，可是砖头在附近一带很难弄到。第一年，他开掘了城壕，这項工程倒不很困难，因为建造城堡的高地上原来就有沟渠，那也許是早在异教徒时代就已存在的。这些沟渠，只消砍伐掉周围丛生的树木，然后加深加固就行了。在挖深这些沟渠的过程中，他們碰上了一处水源丰富的泉流，使得城壕里頓时涨满了水，瑪茨科不得不想出办法来排水。于是，他在高墩上造了一道栅栏，把建造这座小城堡的城墙所需要的材料都堆放在那里面，例如三个工人合抱不过来的厚实的橡木栋梁，和在泥地里、在草皮下都不会腐烂的落叶松栋梁等等。尽管兹戈萃里崔和莫奇陀里的人手都身

强力壮，也忙了一年才着手砌城堡的城墙，可是，现在，他更其兴致勃勃地造下去了，因为雅金卡已經生了双胞胎。天堂的門已为这位老騎士敞开了。无論如何，他现在辛辛苦苦，总算为了个什么人了。他也知道“格拉其”族决不会絕种，而“戴姆巴·波达科华”还将不止一次地浸溶着敌人的鮮血①。

他們給双胞胎命名为瑪茨科和雅斯柯。老人夸口說，整个王国里也找不着可以同这对双胞胎相比的孩子；他极其鍾爱他們。对他說来，雅金卡比全世界都宝貴。你只要在他面前称贊雅金卡，他就什么东西都肯給你。虽然人們非常羡慕茲皮希科，但他們称贊雅金卡并不仅仅是为了要得到好处。因为在附近一带，她确实象是草地上的花丛中一朵最美丽的花那样发出异彩。

她給她丈夫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嫁妆，而且比嫁妆更好的是：她的深情的爱和使人眼花撩乱的美貌；她的庄严和勇气連任何騎士都要引为驕傲的。她生育后只过了几天，就若无其事地起来料理家务，然后陪着她丈夫去打猎，或者清早就騎着馬从莫奇陀里赶到波格丹涅茨，在午前又赶回去看她的瑪茨科和雅斯柯。因此，她丈夫象爱自己的眼珠似地爱着她。老瑪茨科爱她，受到她厚待的那些仆人也爱她。礼拜天她一走进克尔席斯尼阿教堂，就听得人們啧啧喳喳地对她贊不絕口。她从前那个追求者，丑陋的罗戈夫的契当，已經和一个农夫的女儿結了婚，他望过弥撒后，同勃尔左卓伐的老維尔克一起在

---

① 英譯本注：“格拉其”（冰雹）氏族的紋章是“戴姆巴·波达科华”，即一块圓头的馬蹄鉄，中心有一个十字架。

客店里喝酒，痛飲一番之后，說道："为了她，您的儿子不止一次和我斗过，我們都想娶她，都沒有成功；我們簡直好象伸手去摘天上的月亮。"

另外一些人大声宣称，这样一位美女只能在克拉科夫的宮廷里才找得到。除了她的財富、美貌和仪态之外，他們也极其称贊她的勇气和体力。大家都一致断言："这才是一个强壯的女人，她能够在森林中用矛刺牢一头熊；她不必用牙齿咬碎坚果，只消把坚果放在椅子上，屁股朝上面一坐，坚果就仿佛給石磨压碎了。"在克尔席斯尼阿教区里，在邻近的村子里，人們都这样称贊她；而且，連在"伏叶伏大"居住的西拉兹鎮里也有人称贊她。可是，人們虽然羡慕波格丹涅茨的兹皮希科，但是对于他娶了这样一位妻子并不特别奇怪，因为他本人也是盛誉卓著，是邻近任何人所比不上的。

那些年輕的貴族和紳士都在紛紛談論兹皮希科在威托特麾下作战时打死无数日耳曼人的詳細情形，又談到他在一对一的决斗中如何叫他們一个个都跪下来求饒。他們說，从来沒有一个十字軍騎士逃得过他的手；說他在瑪尔堡曾經一連把十二个騎士摔下馬来；大团长的兄弟烏尔里西就是其中之一。最后，他們說他甚至敌得过克拉科夫的騎士們，还說无敌的查維夏·却尔尼本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

其中有些人不相信这些夸张其詞的故事，只当作神話。然而，一談到准备战爭，一談到要推派波兰騎士同其他人一起去参加軍队，他們总是說："有兹皮希科呢，"然后才輪到那个蓬头散发的罗戈夫的契当和本地其他的大力士。不过那些人，就胆量和騎士的勇武而言，都比这位波格丹涅茨的年輕領主

差得太远了。

兹皮希科的巨大財富也是使他出人头地的原因之一，这跟他的名望同样博得人們敬重。他和雅金卡結婚之后拥有了莫奇陀里和修道院长的巨大財产。那虽不是由于他的功勛而获得的，可是在这以前，他已經拥有了斯比荷夫，以及尤仑德所积聚起来的巨大財富。此外，人們都在窃窃私議，說是光凭波格丹涅茨这两位騎士所得的战利品，比如武器、馬匹、衣服和珠宝等等，就抵得上三四个上等村庄的价值。

他們由此认为，天主特別照顾这两位"格拉其"，照顾这个以"戴姆巴·波达科华"为紋章的家族，因为它在不久前还是十分衰微，除了荒凉的波格丹涅茨就一无所有，如今却比邻近一带任何家族都兴旺了。"这眞奇怪，"老乡邻們說，"一场大火过后，波格丹涅茨只留下了一間破落的屋子，屋主人由于缺少人手，不得不把它押給一位亲戚，可现在却造起了一座城堡。"这特別使他們觉得詫异，而且还认为这是一种預兆，說是整个国家也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走向兴隆，只消天主愿意，就准能成为事实。因此，这种詫异倒沒有什么恶意。相反，他們却把他們波格丹涅茨的那两个騎士引为驕傲，因为这两位騎士給他們作出了明确的榜样，說明一个貴族有了意志，有了强大的武力，有了英雄气概，和乐于冒险的騎士精神，就能获得多大的成就。有不少貴族考虑到这点，都觉得家乡的天地太小了，都觉得到国外去可以弄到巨大的財富和广闊的土地，既能发財致富，又能有利于王国。这种意愿深入到整个村落的各个貴族家庭，終究会沸騰四溢，向外面发展的。

克拉科夫那些聪明的枢密院大臣和那个爱好和平的国王

虽然能够暂时压制住这股力量，长年累月地拖延这一次由来已久的对敌战争，但是，人間却沒有力量可以把它完全扑灭，也沒有力量能制止人民渴望奔向伟大目标的意志。

第四十六章

瑪茨科过着幸福的日子。他常常告訴他的邻居們，說他所得到的比他所希望的多。即使年龄已經催白了他的須发，对他可并沒有什么影响。他很健康、結实和强壮，心里充溢着从来沒有过的快乐。他本来的严峻的脸容已逐漸变成慈祥，眼睛总是和善地向人們笑着。他深信自己的煩恼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任何祸害和不幸都不能来騷扰这种幸福生活，生活正象一条发亮的溪流似地在靜穆地流着。战斗到老年，然后从事稼穡，为他的"孙儿女們"扩充产业，是他一向的最高愿望。现在，这个愿望已經以最惊人的方式实现了。

一切都称心如意。树林稀疏得多了。野草蔓生的土地已經加以开辟，而且进行了耕耘，播种了各种碧綠的谷物。四十匹雌馬带着它們的小馬在草场上吃草，瑪茨科每天总要去巡視一次。牛群和羊群在山边和溪谷的牧场上吃草。

波格丹涅茨完全变了样。荒凉的庄屋成为一个体面的村落，过路人老远看到新城堡的了望塔和雪白的城墙，都眼花撩乱了；晨光把城堡照得光彩夺目，晚霞又把它染成一片紫色。

因此，老瑪茨科一想到牲畜和产业的兴旺状况，就滿心喜悅，听见人們說他是个有福气的人，他也并不謙让。

双胞胎出生一年以后，又有一个孩子出世了，雅金卡为了紀念她的父亲，給他取名为齐赫。孩子的出世使瑪茨科十分欢乐；他想，如果这样下去，即使这份产业到头来会分成一小块一小块，他也絲毫不因此感到不安。

“我們本来有什么呢？”有一次他向兹皮希科說。“什么也沒有！都是天主給的。苏里斯拉維茨的老巴科希，”他說，“只有一个村子，但他有二十二个儿子，可他們都不曾挨餓。我們的王国和立陶宛还缺地么？落在那些狗十字軍騎士手中的村落和城堡难道还少么？嗨！天主保佑！愿他們都将有舒适的住宅，因为那里有完全用紅砖造的城堡，我們最仁慈的国王封他們都做总督。”这是个很正当的想法，因为騎士团当时的权力、財富和实力正达到最高峰，它那些訓练有素的士兵人数也超过了西方各王国。但是，瑪茨科只想到要把十字軍騎士团的城堡来作他的“孙儿女們”的未来住宅。其实，在亚該老的王国內，有这种想法的很不少，这不仅因为騎士团占領了本来属于波兰的土地，而且强烈的感情在人民胸腔內激动着，好象就要从四面八方发泄出来似的。

从兹皮希科結婚算起，大約到了第四年，城堡完工了。城堡的鳩工竣事，不但得力于兹戈萃里崔和莫奇陀里当地农民的帮助，也得力于不少邻人，特别是勃尔左卓伐的老維尔克的帮助。老維尔克自从儿子死后，孤苦伶仃，同瑪茨科非常友好；后来他也非常喜欢兹皮希科和雅金卡了。瑪茨科用兹皮希科和他自己在战爭中所擄获的、以及他在尤仑德死后从斯比荷夫带来的战利品装飾了房間；除此以外，他还有从修道院长那里继承来的和雅金卡从她娘家带来的財富。老人从西拉

兹弄来了窗玻璃，把房間都裝飾得非常华丽。大約到了第五年，馬房、谷仓、厨房、浴室和地下室（他用石头和胶泥把地下室造得特別牢固）这些附屬建筑物都完工了，兹皮希科一家人便搬进了城堡。但是，瑪茨科却不顾兹皮希科和雅金卡的百般懇求，坚决不肯从老家搬进城堡。他拒絕的理由是这样：

“我要死在我出生的地方。从前格尔齐瑪里茨和拿仑支打內战的时候，波格丹涅茨給火燒得精光，只留下这間旧农舍，其余的建筑和房屋連篱笆都給燒光了。人們认为它之所以沒有被火燒掉，是因为屋頂上蓋着苔蘚；但是，我想，即使如此，也是天主的恩惠，正是天主的意旨使我們回到这里重新兴旺起来的。打仗的时候，我常常很伤心，唯恐我們連个回去的地方都沒有。我說的話并不完全对。如果指的是沒有地方耕种，沒有东西好吃，倒是对的，但是，总还有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你們可就大不相同了，你們都很年輕，可我却不能丟弃老屋子，因为老屋子沒有丟弃我們，我也不应該丟弃它。”

于是他仍旧住在那里；可是，他很爱到小城堡去，去看看它的宏伟和庄丽，拿它同以前的住处比較比較，同时也可以看看兹皮希科、雅金卡和“孙儿女們”。他所看到的很大一部份都是他亲手建造的，因而，他滿怀得意和惊奇。有时候，他的老朋友維尔克来訪問他，同他在火炉边聊聊天，瑪茨科有时候也到勃尔左卓伐去找他聊聊天。有一次他們談起“新局面”，瑪茨科說：

“您知道，有时候，我不禁十分奇怪。大家都知道，兹皮希科到过克拉科夫国王的城堡（是的，他几乎在那里送了命），到过瑪佐夫舍，到过瑪尔堡，也到过雅奴希公爵那里。雅金卡也

是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可他們却沒有自己的城堡……但是，现在，他們却好象一向都住慣了城堡似的。我告訴您，他們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对仆人們发号施令，到了疲劳的时候，就坐下来歇歇。他們可眞象是一对总督夫妇啦！他們也有同村长、管家和仆役們一起吃飯的房間。上首总是他們两人坐的，坐在下首的那些人都在那里等到他們的爵爷和夫人用过了餐才离座，这就是宫廷的礼节。可是我每次都得提醒自己，他們毕竟不是大爵爷，而是我的侄子和侄媳，他們握我的手，让我坐首席，管我叫做他們的恩人。”

“愿天主耶穌为此而赐給他們兴旺！”老維尔克說。

接着，他忧郁地摇摇头，喝了一口蜂蜜酒，用火鉗拨一拨炉火，說道：

“可我的孩子已經死了！”

“这是天主的意旨。”

“是啊！五个大儿子早死了。但那一个是他們兄弟們之中最勇敢的，一个眞正的‘維尔克’(狼)。如果他活着的話，他也会有他自己的城堡了。”

“我倒宁愿契当給打死了。”

“契当算得什么！他抗得起一块石磨，但是，我的孩子把他打敗了不知多少次！我那个孩子受过騎士的訓练，而契当却給他妻子打耳光，虽然他是一个强壮的人，可他是个傻瓜。”

“嗨！眞是不中用！”瑪茨科又說。

他也偶尔把茲皮希科的騎士本領和智慧捧上了天，說他在瑪尔堡同最著名的騎士比过武。“他同公爵們交談十分从容，就象捏碎堅果一样从容。”瑪茨科也贊扬茲皮希科的經营

管理的能力，要是沒有这种能力，哪里經得起城堡里这么大的开支，产业不是一下子就会搞光么？

为了不要給老維尔克临走时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以为茲皮希科会为这种事担心，瑪茨科最后压低了声音說：

“靠天主的恩惠，財富有的是呢；比人家知道的还要多。但是，我这話您可别对人說。”

可是，外間早在猜測了；他們甚至过高地估計了波格丹涅茨的騎士从斯比荷夫运来的財富。他們說：波格丹涅茨的財主从瑪佐夫舍运来了大桶大桶的錢。瑪茨科曾經把二十来个“格里溫”借給那些康涅茨波尔的貴族領主。于是大家就完全相信他有着无穷的財富了。因此，波格丹涅茨的騎士声望日益增长，日益受人尊敬，他們的城堡里从来沒有断过客人。瑪茨科虽然有点吝嗇，对这种情形也并沒有什么不乐意，因为他知道这也会为家門增光。

命名礼举行得特别闊綽；每年的圣母升天节，茲皮希科都要邀請邻人，举行盛大宴会，乡紳家的夫人小姐們都要趁此机会来见識见識这位騎士的闊綽场面，听听人家談論，同年輕的騎士們跳跳舞，在瀝青火把的照耀下一直玩到天亮。在这种时候，老瑪茨科飽享眼福，欣賞着茲皮希科和雅金卡的堂皇气派。

茲皮希科长得又魁梧又結实。不过他虽然身体强壮，气概非凡，那张脸却依旧十分年輕。他只消用一条紫色的带子扎住他那一头浓密的头发，穿上描金鏤銀的节日盛装，那就不仅是瑪茨科，而且許多貴族都在心里說：“天主慈悲！他真象城堡里的公爵哩！”那些熟悉西方礼节的騎士常常跪在雅金卡

面前，恳求她允許把她的名字作为他們心上的情人。这是因为她具有容光煥发的健康、青春、力量和美貌。連做过西拉兹的"伏叶伏大"的康涅茨波尔的老領主看到她的容貌也不禁大为惊訝。他拿她同早晨的曙光相比；而且，甚至同太阳相比，"太阳是世界光明的賜予者，照得連老头儿身上也充滿了熱力。"

第四十七章

可是，到了第五年，所有的产业都已經安排得有条不紊了；塔楼完工了，綴着"戴姆巴·波达科华"（馬蹄鉄和十字）的旗子已經在塔頂上飄扬了好几个月，雅金卡正在快乐地搖着她那个名叫尤仑德的第四个儿子睡觉，老瑪茨科向兹皮希科說：

"一切都是兴隆气象，如果天主能再允許我一件事，我死也安心了。"

兹皮希科以詢問的神气望着他，过了一会儿，問道：

"您也許是指同十字軍騎士团的战争吧？因为您并不需要別的什么了。"

"我早就跟你說过，"瑪茨科回答，"只要大团长康拉德活着，就不会有战争。"

"可他不会长生不老的。"

"我也不会长生不老，因此我想的完全是另外的事。"

"那是什么事呢？"

"……最好事先不說。我这会儿要到斯比荷夫去一趟；也

許我也会到普洛茨克和崔尔斯克去拜见两位公爵。”

这个回答倒沒有使兹皮希科感到意外，因为最近几年来，瑪茨科已經到斯比荷夫去过好几次了；因此兹皮希科只是問道：

“您要在那里耽擱很久么？”

“要比往常久一些，因为我还要在普洛茨克待些时候。”

因此，一个禮拜后，瑪茨科动身了，他带了几辆馬車和几副精良的甲冑（以备万一需要在比武场上战斗）。临别时，他說他这次可能会比往常出門得久一些；他确实出去得比往常久。兹皮希科有六个月沒有得到他的信息，感到不安了，終于亲自到斯比荷夫去看他，結果却在西拉兹附近的路上遇見了瑪茨科，两人一同回家。

老騎士显得有些阴郁，他仔細詢問兹皮希科，他不在家的时候情况如何。他听說一切都很好，脸上就发亮了，也就先談起他自己的事情来了：

“告訴你，我去过瑪尔堡了，”他說。

“您是說瑪尔堡么？”

“还有什么别的地方？”

兹皮希科惊奇地望了他一会儿，突然拍拍大腿說道：

“哦，天主！我已經完全忘掉我要同他們战斗到死的誓愿了！”

“你当然会忘掉，因为你已經实现了你的誓愿，”瑪茨科回答。“但是天主不許我忽略我的庄严的誓愿而玷辱荣誉。忘掉任何事情都不合我們的规矩。凭着圣十字起誓！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不会破坏这规矩。”

这时，瑪茨科的脸沉下来了，呈现出一种坚毅而可怕的神情，这是兹皮希科从前在威托特和斯寇伏罗的兵营里，去同十字軍騎士团打仗之前常常看到的。

“唔？”兹皮希科問道。“他避开了你么？”

“躲开倒沒有躲开，但他沒有露面。”

“那为什么？”

“他做了大‘康姆透’了。”

“你是說昆諾·里赫頓斯坦么？”

“是的，他們甚至会选他做大团长呢。誰知道！甚至现在他已經自以为可以同公爵們平起平坐呢。他們說，他在指揮一切，騎士团所有的事务都压在他肩上。大团长缺了他就不行。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上比武场呢？只落得惹人笑話我。”

兹皮希科双眼閃出憤怒的光芒，問道：

“他們嘲笑了您么？”兹皮希科問，他的眼睛里突然閃出怒意。

“普洛茨克的阿列克山特拉公爵夫人听了大笑；她对我說：‘不如去向罗馬皇帝挑战吧。我們是知道那个里赫頓斯坦的；查維夏·却尔尼、波瓦拉和比斯古披崔的巴希科这样一些大人物，都向他挑过战，然而他們都沒得到回答，因为他不能出来应战。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教士，而且，騎士团的重要事务就够他忙的，他脑子里哪会想到这件事。他与其接受挑战，倒不如不理会，反而少損失一些荣誉。’这就是她說的話。”

“那您跟她怎么說呢？”

“我感到很煩恼，可是，我对她說：‘不管怎样，我得到瑪尔

堡去告訴天主和世人一下。'我做到了我能够做的一切。我請求公爵夫人派个差使給我，让我带一封信到瑪尔堡去，因为我知道，沒有信我就不能活着从那个狠窝里跑出来。可是，我心里这么想，你連查維夏、波瓦拉、巴希科都拒絕了，不肯向他們应战，可是我要当着大团长、所有'康姆透'和客人的面，打你的嘴巴，拔掉你的胡須，叫你不应战也得应战了。"

"愿天主帮助您！"玆皮希科热烈地喊道。

"怎么？"老騎士說。"什么事情都有办法的。只要别昏头昏脑。可是，这一回天主却沒有显现他的权力，因为我在瑪尔堡沒有找到里赫頓斯坦。他們告訴我說，他出使到威托特那里去了。当时我不知道該怎么办：等他回来呢，还是去追上他？我怕在路上和他錯过。但是，因为我同大团长和其他高級教士早已熟悉，我就把我的心事說了出来，告訴他們我是为什么来的。但是他們立即嚷道：'办不到。'"

"为什么？"

"理由完全跟公爵夫人在普洛茨克向我解释过的一样。大团长說：'如果我接受了瑪佐夫舍和波兰每一个騎士的挑战，您想我該怎么办？'唔——他說得对，那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那两个高級教士都表示納罕，晚上吃飯的时候他們向大家說了这件事，馬上象蜂窠一样哄了起来，特别是那些客人立刻聚攏来嚷道：'昆諾不行，我們能行！'于是我在他們中間选了三个人，想同他們每个人輪流决战。但是大团长在我苦苦恳求之后，只准許他們中間有一个也叫做里赫頓斯坦的出来战斗，他也是昆諾的亲戚。"

"后来怎么样？"玆皮希科喊道。

“唔，我把他的鎧甲带来了，可惜这件鎧甲已經十分破烂，一个‘格里温’也不值了。”

“天啊！您已經实现了您的誓愿了。”

“我起初也这么想，而且觉得很高兴。可是，后来我一想，心里說，‘不！这是不一样的！’因此，我现在心里还不安。”

但是，兹皮希科开始安慰他了。

“您知道，在这种事情上，我也不会放松我的义务的。但如果遇到您这样的情形，我也满意了。而且，我告訴您，連克拉科夫最伟大的騎士們也会証实我的见解。連那个騎士荣誉超群出众的查維夏本人，我相信，也只能这样。”

“你这么想么？”瑪茨科問。

“只要想一想！他們都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騎士。他們也向他挑过战，可一个也沒有获得象您那么大的成就。您起了一个庄严的誓，要打死里赫頓斯坦，也已經打死一个里赫頓斯坦了。”

“也許你的話倒是对的，”老騎士說。

兹皮希科因为急于想知道騎士方面的事情，就問道：

“好吧，那末，請讲一讲：他是个年輕人还是个老头儿？你們是騎馬还是徒步决斗的？”

“他大約三十五岁模样，騎在馬上，胡子很长，直垂到腰带上，天主帮助我用矛刺伤了他，后来我們用剑战斗。我告訴你，血就象泉水似地从他口中涌出来，他全部胡子都粘在一起成了一根冰柱。”

“您不是一再埋怨自己越来越老了么？”

“騎在馬上，或者站在地上，我很能支持得住。可是，穿上

甲冑，我簡直就跳不上馬鞍了。”

“但昆諾本人也一定逃不过您的手。”

老人輕視地揮揮手，表示他对付昆諾要輕松得多。于是他們去看看瑪茨科带来的那块作为胜利标志的“鎖金甲”。可惜那些碎片損坏得很厉害，毫无用处，只有遮蓋大腿和背部的那部份还完整无缺，看来是出自非常高明的工匠之手。

“如果这是昆諾的，那才更好，”瑪茨科阴郁地說。

“天主才知道怎么才是更好。如果昆諾做了大团长，那末您就弄不到手了，除非是在大战之中。”

“我听见那边人們的談論，”瑪茨科回答。“有些人說，昆諾准会继康拉德之后当选大团长；可是另一些人却以为，康拉德的兄弟烏尔里西会当选。”

“我倒宁愿烏尔里西当选，”兹皮希科說。

“我也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么？因为昆諾很狡猾，比較聪明，烏尔里西却比較暴躁。他是一个遵守騎士荣誉的眞正騎士。他发疯似地想同我們作战。他們也說，如果他做了大团长，就馬上会有一场空前的大战。康拉德确实是衰老了。有一次我亲眼就看见他暈倒。嗨，也許我們能够看得到大战的！”

“愿天主許可！但是，他們同王国有什么新的冲突么？”

“有老的冲突，也有新的冲突。十字軍騎士的本性是不会变的。虽然他知道你比他强，打起来会吃敗仗，但他还是要侵犯你、暗算你，因为他沒有办法——他非得这样不可。”

“十字軍騎士自以为比所有的国家都强。”

“他們不是人人都这么想的，不过这样想的人很多，烏尔

里西就是其中之一。他們也确实很强大。”

“您記得瑪希科维支的盛特拉姆说的話么?”

“怎么不記得。十字軍騎士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差了。一个法师对待另一个法师还不如那里的普通人待我那么好，而日耳曼人却看不出这点。那里的百姓已經吃够了十字軍騎士的苦。”

“那末我們不会等得很久了。”

“不会久了。不过也还要等些时候,”瑪茨科回答,迟疑了一下又說:“但目前这时候，应該尽心竭力地工作,增加財富,发生了战爭就可以应付裕如。”

第四十八章

过了一年,康拉德大团长逝世了。雅金卡的兄弟,兹戈萊里崔的雅斯柯第一个在西拉兹听到大团长逝世和榮京根的烏尔里西当选的消息。也是他第一个把这个消息带到波格丹涅茨去的。这消息在那里以及在所有貴族的家里，都引起了一陣巨大的騷动。

“一个空前的时代来到了,”老瑪茨科庄严地宣告說。

雅金卡听到这消息,把她的子女全带到兹皮希科跟前来,連她自己也向他告起别来，仿佛他第二天早晨就要动身去打仗似的。当然，瑪茨科和兹皮希科都知道战爭不会象炉子里的火那样一下子就爆发。可是,他們都相信必定要发生战爭。因此他們认真做好出征的准备工作：挑选馬匹和甲冑，对待

从們、仆役們、村长們(按照馬格德堡法[1]，他們必須騎馬去远征)和小地主貴族們（他們都喜欢依附有势力的貴族）进行軍事訓练。所有的朝廷都在备战。所有打鉄鋪里的錘子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到处都在擦鎖子甲，弓和皮带都上了油，馬車进行了修理。大量的燕麦片和熏肉都貯藏起来了。到了礼拜日和节日，教堂門前的人們都在打听消息，打听不到什么消息的时候就忧郁而沉默地散开了，因为每个人都深深相信，这是同全波兰民族的大敌最后解决問題的时刻了。除非照圣勃里杰特的話，"敲碎他們的牙齿，斫掉他們的右手"，波兰王国就兴隆不起来。

瑪茨科和玆皮希科在克尔席斯尼阿的时候，就受到人們的包围，大家都想从他們那里得到消息和指教，因为人們都认为他們是熟悉十字軍騎士团并且跟日耳曼人有过打仗經驗的人。人們不但想得到消息，还想打听同日耳曼人作战应該采取哪些必要的办法，同他們交战时最好用什么方法去对付，他們的战术如何，他們在哪些方面胜过波兰人，哪些方面不如波兰人；也想知道，如果矛枪断了的时候，是用斧头还是用剑去击碎他們的甲胄来得好。

事实上，瑪茨科和玆皮希科对这些事情都很富有經驗。因此，人們非常注意地听着他們讲，尤其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不是件容易对付的事情，而是要同各国的第一流騎士較量力量；不能指望光靠随时給敌人以局部的挫敗

[1] 馬格德堡法是起源于日耳曼城市馬格德堡的中世紀德意志法律，多半是商法。

就能取胜，而是要彻底消灭它，否則就是自己全部灭亡。青年騎士們都这样說："馬上就会见分晓：不是他們死，就是我們亡。"从內心里深深感到未来伟大事业的青年一代，他們毫不畏縮。相反，他們每天每时都是愈来愈奋发振作；但他們并不是空口說白話或者自吹自擂，而是专心一志、頑强不屈地以最坚决的自我牺牲决心来从事战争的准备。

"不是他們死，就是我們亡。"

然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过了好久，战争还是沒有到来。不錯，人們談到了弗拉迪斯拉夫国王和騎士团之間的某种不和，甚至談到了杜勃尔潤省，虽然这块土地早已在几年前就贖回来了；也談到由于一个叫作德列兹邓科① 的地方而引起的边界争执，这个地方許多人还是生平第一次听到。但是并沒有正式宣战。有些人甚至怀疑，究竟会不会发生战争？因为爭論来爭論去，总是以会議、談判和互派使节而結束。

消息流传得很广，說是十字軍騎士团的使者已經到克拉科夫来了，而波兰使者也已經到瑪尔堡去了。据說匈牙利和捷克国王，甚至教皇，都出来調停了。但是离开克拉科夫这么远，誰也說不清楚。因此，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謠言，往往是些离奇古怪的謠言。但是，說到发生战争，却連一点迹象也沒有。

最后，連听到过許多次战争的威胁和签訂协議的瑪茨科都不知道該怎么設想了。因此他决定亲自到克拉科夫去一次，打听确实的消息。他在那里耽擱不久，大約在第六个礼拜就回来了。他神采煥发，到了克尔席斯尼阿，一向爱打听消息

① 德列兹邓科——大波兰的一个边境城堡。

的貴族們把他包围了起来，他用一句問話来回答他們的无数問題：

“你們的矛枪头和斧头都磨好了沒有?”

“什么？现在！天啊！有什么消息？您见到了誰?”四面八方传来了这种喊声。

“我见到了誰？我当然见到了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有什么消息？这种消息么，你們听了大概就得立即备鞍上馬。”

“天啊！是怎么回事？您說吧！”

“那你們听见过德列兹邓科么?”

“是啊，我們听到过的，但那是一座小城堡，那块地方并不比你們波格丹涅茨大。”

“这件小事不会成为开战的理由吧，对么?”

“这当然是件小事，还有許多更重要的地方发生了爭論呢，反正不会挑起战爭。”

“你們知道盛特拉姆告訴过我一个关于德列兹邓科的寓言么?”

“您快說吧，我們迫不及待地要听消息。”

“他这样对我說：‘瞎子走路，給一块石头絆倒了。他是因为瞎了眼睛才跌倒的，可是使他跌倒的眞正原因却是那块石头。’德列兹邓科就是这样一块石头。”

“那怎么会？要知道騎士团还站得很稳呢。”

“你們不懂得么？那末我另外打一个比方：一只碗装水装得太滿了，再加一滴就会溢出来。”

騎士們情緒十分热烈，眞想立刻上馬到西拉兹去，瑪茨科不得不阻止他們。

"要准备，"他告诉他们。"但是要耐心等待。他们也不会忘记我们的。"

因此，骑士们又去做他们的准备工作了，但是，他们等了好久，许多人又怀疑起来了。玛茨科却不怀疑。正象一个人可以从鸟儿的飞行中看得出春天就要到来一样，经验丰富的玛茨科也能从各种迹象推断出战争已迫在眉睫，——而且是一场大战。

首先是上面发布了命令，在王国境内所有的森林和荒野进行一次大狩猎。这次狩猎规模之大，连年纪最大的居民也记不得过去是否曾经有过。成千上万的居民参加了这次围猎，打死了大群的野牛、雄鹿、野猪和各种各样小动物。树林里熏肉就熏了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肉熏好以后就送到各大城镇去，再从那里送到普洛茨克的仓库里。显然这种贮藏品是为大军准备的。玛茨科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每当威托特准备大规模远征立陶宛的时候，总要下令进行大规模的狩猎。

还有种种别的迹象。例如：从日耳曼人那里有大批农夫越过边境逃到波兰和玛佐夫舍来了。出现在波格丹涅茨附近一带的主要是从西里西亚来的日耳曼骑士的臣民。这种逃亡状况到处都有，特别是逃往玛佐夫舍。

在玛佐夫舍的斯比荷夫经管产业的捷克人，这时候派来了十来个从普鲁士逃到他那里的玛朱尔人。他们恳求参加"步兵"去打仗。因为，"他们受尽十字军骑士的迫害，恨透了十字军骑士，一定要报这个仇。"他们也讲到普鲁士境内边界上的某些村子几乎逃亡一空，因为农夫们都带着他们的家眷

越过边界逃到瑪佐夫舍公国来了。十字軍騎士把那些追捕到的逃亡者絞死，却阻止不了这些不幸的人继續逃亡。許多人都宁死不屈，不愿在可怕的日耳曼人奴役下生活。整个国家都充满了普魯士来的“老乞丐和乐奴”。大家都涌向克拉科夫去。他們从四面八方涌进来，不但从革但斯克、瑪尔堡和托綸涅，还从遙远的克罗列夫扎（哥尼斯堡）和所有的普魯士城市、所有的騎士团駐地纷纷涌来。其中不但有乞丐，也有圣堂工友，教堂下級职員，风琴手，和其他一些教堂人員，甚至有教士和神甫。

大家都认为这些乞丐等人就是消息的传布者，可以从他們那里了解普魯士的一切情形，比如关于战爭的准备状况，城堡的防御工事，守軍、雇佣兵和来往宾客等等消息。

他們都在密談着，省城的“伏叶伏大”以及克拉科夫的枢密院大臣們如何同他們一起在密室里待了整整几个钟头，听他們談話，把他們的話記录下来。他們有些人还偸偸地溜回普魯士去，然后又到王国这边来。

克拉科夫謠传着，国王和大臣們从这些难民口中获得消息，知道十字軍騎士团所采取的每一項步驟。

在瑪尔堡，情形却正相反。一个从这个首都逃亡出来的教士，在康涅茨波尔那些領主那边逗留了一会儿，告訴他們說，大团长烏尔里西和十字軍騎士团的其他騎士都并不急于获得波兰的消息，因为他們相信整个王国經不起一击，就会永远屈服和完蛋，“連痕迹也不留”。这个逃亡者于是把大团长在瑪尔堡的宴会上說过的話重述了一遍：“他們人愈多，普魯士的羊皮外衣就愈便宜。”因此，十字軍騎士团高高兴兴和自

我陶醉地在作准备，确信他們自己的力量，并且确信連遥远的一些王国也会来支援他們。

但是，尽管有了这些迹象、准备和努力，战爭还是不象人們所愿望的那样来得很快。波格丹涅茨的少主人也渴望着战爭。他早已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他渴求声名和战斗。一天天的拖延变成了他的負担。他常常責备他的叔父，仿佛战或和都取决于这位老騎士似的。

“您說过一定会有战爭，”他說。“可现在呢，連个影子都沒有。”

瑪茨科答道：

“虽說你是个聪明人，可还不够聪明！你沒有看见情势的发展么？”

“可是，万一国王在最后关头却和他們达成协議呢？听說他并不希望有战爭。”

“他不希望有战爭，但是，下面这些話不是他本人說的是誰說的呢：‘如果我听任德列茲邓科給人家占領去，我就不做国王’，可是，日耳曼人一直占据着德列茲邓科，直到如今还占据着那个地方。啐！国王是不愿意叫天主教徒流血的。但是，那些非常明智而且很知道波兰王国在力量上占优势的貴族正在把日耳曼人逼得走投无路。我告訴你，如果沒有德列茲邓科，也会另有借口的。”

“据我所知，德列茲邓科还是被康拉德大团长占去的，而他却是害怕国王的。”

“他害怕，是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波兰人的力量。但那是因为他无法制止騎士团的貪心。在克拉科夫，人們告訴我：德

列兹邓科的領主老封·奥斯特，在十字軍騎士占領了新馬克的时候，以臣仆身份向国王进行过臣服宣誓，因为那块产业自古以来就属于波兰。因此，他希望这块土地留在波兰的版图里。但是十字軍騎士邀請他到瑪尔堡去。他們請他喝酒，然后从他那里騙取了他出卖德列兹邓科的信。于是，那笔交易实在叫国王忍无可忍了。"

"眞的，那确实够叫他忍无可忍的了！"兹皮希科喊道。

但是，瑪茨科說：

"但是，这正如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所說：'德列兹邓科不过是使得瞎子摔倒的一块絆脚石罢了。'"

"不过，如果日耳曼人打算放弃德列兹邓科的話，那又怎样呢？"

"那又会另有一块絆脚石。但是沒有一个十字軍騎士会放弃他已經吞下了肚的东西，除非你从他的五脏六腑里掏出来，愿天主让我們不久就可以这样做。"

"不！"兹皮希科热烈地嚷道。"康拉德也許会放弃，可烏尔里西决不会放弃。他是一个眞正的、无瑕可击的騎士，但他非常暴躁。"

他們就这样交談着，而各种事态的发展，却象一块石头被过路人的脚一踢，沿着一条小路向山坡下直滚，一落下悬崖，动力便越是增加。

消息象打雷似的突然传遍全国，說是十字軍騎士已經攻击了并且占領了老波兰的山托克城堡，那地方原来是抵押給約翰騎士团的。

当波兰的使者們来祝賀烏尔里西荣膺大团长的时候，他

故意离开了玛尔堡，并且指示他朝廷中的官员们说，凡与国王和波兰的一切交往，都必须用日耳曼文，不得用拉丁文。这可以说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克拉科夫的贵族秘密地准备着战争。他们知道乌尔里西会公开宣战，而且会轻率地和非常卤莽地发动战争；从波兰民族的观点来看，虽说当年骑士团胜于今日，当年波兰王国也小于现时，但乌尔里西的先辈可没有象他这样轻举妄动的。

可是，骑士团里有一些比较不急躁的高级教士们，却比乌尔里西更狡猾，而且深知威托特的为人，他们想用礼物和奉承来把他拉到他们那一边去。他们用尽了罗马的凯撒时代才有的各种各样办法，那时候，人们为了那些活着的凯撒造了圣堂和祭坛表示尊敬。

十字军骑士团的使者们卑躬屈节地向亚该老的总督[1]说：

"骑士团有两个恩人。第一个是天主，第二个是威托特。因此，威托特的每一句话和每个愿望，对于十字军骑士说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们请求威托特来调停德列兹邓科事件；他们认为，威托特对国王的劝告会引起他们彼此不和，会使他们的友谊破裂，即使不是永久破裂，至少也是长时期的破裂。但是，国王的大臣们知道玛尔堡所进行的勾当。因此，国王也挑选威托特去作调停人。

骑士团悔不该挑选他。十字军骑士团中那些自以为了解

---

① 指威托特。

这位大公爵性格的高级教士们，实在对他了解得并不够。威托特不但把德列兹邓科判给了波兰，而且他也了解并且猜想得到事情的发展。他又使时母德人起来反叛，他对骑士团的脸色也愈来愈难看，他还从富饶的波兰土地上运来兵马和粮食，进行准备。

这种局面一出现，这个大帝国的上上下下都明白，决定性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有一次，老玛茨科、兹皮希科和雅金卡正坐在波格丹涅茨的城堡门前，享受着新鲜空气和暖和的阳光，一个陌生人骑着一匹口吐泡沫的军马突然出现了。他把一个用杨树和柳枝编成的花环扔到骑士脚旁，喊着："维奇！维奇！"① 然后继续向前飞驰而去。

两个骑士都非常激动地跳了起来。玛茨科的脸上呈现出又庄严又可怕的神情。兹皮希科奔到城堡里去吩咐侍从把"维奇"再往前传。然后他回到门口，双眼闪闪发光，喊道：

"战争！天主终于赐给了战争！战争！"

"这样一场人心所向的战争，我们从来还没有经历过呢，"玛茨科严肃地添了一句。

他把仆役们喊来，一眨眼工夫，他们就围在主人四周了：

"到了望塔上去向四面八方吹号角，再派些人去把村长们召集起来。到马房里去牵出马来；把马车套上马！快！！"

---

① 据俄译本注，"维奇"是一种花环，用作召集后备军的总动员令的标志。在收到第三个"维奇"之后就应该到指定地点集中。以后，波兰王国的相应的文书便叫作"维奇"。

他話音未落，仆役們就往四处跑开，去执行他的命令了；这并不难，因为一切都已准备了好些时候了。人手、馬匹、武器和粮食都已准备妥貼。只待上馬出发。但兹皮希科在动身之前向瑪茨科問道：

"您不打算留在家里么？"

"我？你脑袋里在想些什么？"

"按照法律，您可以留在家里；您家里已經有个人代替您了，雅金卡和孩子們也要有个人照应。"

"唔，那么，听着。我等这个时刻已經等到头发白了。"

很明显，从他那冷冰冰而坚定的脸色看来，是沒有办法劝止他了。再說，尽管他已經过了七十岁，他还是硬朗得象棵橡树，四肢动作灵活，斧头叫他用力一捏簡直都要叫痛。不过，事实上，他一披上全副甲胄，不踩馬鐙是再也不能一跃而跳上馬身了，話虽如此，許多年輕人，特别是西方那些騎士，也办不到。他还拥有超群出众的騎士本領，邻近一带誰都沒有他这样丰富的作战經驗。

雅金卡显然也不怕单独留在家里。她听了丈夫的話，就走过来吻他的手，說道：

"别担心我，亲爱的兹皮希科，我們的城堡很舒服；你也知道我不是胆小的人，况且石弓和矛枪我又不是沒有见过。目前你应該尽忠报国，不該想到我們的私事。天主会在这里照顾我們的。"

她的眼窝里突然涌起泪水，大滴大滴地流到她美丽洁白的脸上。她一面指着孩子們，一面用激动得顫抖的声音继續說道：

“嗨！要不是为了这些可爱的小家伙，我就会伏在你的脚下，非要你答应带我一起去打仗不可。”

“雅金卡，亲爱的！”兹皮希科喊道，一面把她抱在怀里。

她也抱住他的头颈，紧紧地偎着他，情深意摯地說：

“我但愿你会回到我身边来，我的宝貝，我唯一的人儿，我最亲爱的！”

“可是，你必須每天感謝天主賜給你这样一个妻子！”瑪茨科用低沉的声音加說了一句。

大約一个钟头以后，了望塔上的軍旗降下来了，表示主人出門去了。兹皮希科和瑪茨科同意雅金卡和孩子們一直送他們到西拉兹。于是，吃了一頓丰盛的飯餐，全部人馬和所有車队上路了。

这天天气晴朗而靜謐，沒有风。森林里的树木一动不动。山丘上溪谷中的牛羊群也在享受午后的休息，懶洋洋地咀嚼着反刍的食物，仿佛也在沉思。但是，因为干旱，路上到处扬起大片大片的金黃色尘埃；在这些尘埃之上，无数火星在阳光中閃爍。兹皮希科招呼他的妻子和孩子們看这些火星。

“你們知道这些发亮的火星是什么么？那是矛枪和标枪的枪尖。动員备战的传令官看来已走遍各处，人們全都去打日耳曼人了。”

接着，他們在波格丹涅茨的边界上遇到了雅金卡的兄弟。兹戈萃里崔的这个富有的继承人，年輕的雅斯柯，同两个枪騎兵一起出发，带了二十个人。再前去，在十字路口，罗戈夫的契当那只蓬蓬松松的脑袋从尘雾中露了出来。虽然他同波格丹涅茨的騎士并不友善，可是现在，他老远就喊道，“去吧，去

打日耳曼狗东西。”于是，他欠身致敬，祝他們好，又消失在灰蒙蒙的尘雾里了。他們也遇到了勃尔左卓伐的老維尔克。他由于年老而不断点头晃脑，但是他也去了，要为他那个在西利西亚被日耳曼人打死的儿子报仇。

他們越是走近西拉兹，尘雾便越浓。等到远远地望见这地方的塔楼的时候，整条道路都挤满了騎士、头領和武装士兵，大家都涌向集合的地方去。老瑪茨科看到那么多人，都是健壮和坚强的汉子，斗志昂扬，甘愿忍受酷热、严寒和重重困难。他受到很大的鼓舞，因为他觉得这就是必胜的预兆。

第四十九章

战爭終于爆发了；开头，沒有什么激烈的战斗，而且对波兰人不大有利。在波兰軍到达之前，十字軍騎士团已經攻下了鮑勃罗夫尼克，把兹罗多尔雅夷为平地，又占領了不幸的杜勃尔潤，这块土地还是不久以前才取回来的。后来經过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的調停，战爭的风暴平息了一个时期；接着是暫时休战，休战期間由捷克国王华茨拉夫在波兰人和騎士团之間进行調停。

在整个冬季和春季里，双方并沒有停止集結軍队；后来受賄的捷克国王提出了有利于騎士团的处理意見，于是不得不再度作战。

夏季到了，威托特率領的各个“氏族”軍也来到了。他們在崔尔温斯克附近渡过河以后，大軍和瑪佐夫舍公爵的队伍

会师了。河对岸，十万名穿鎧甲的日耳曼人已在斯威崔附近摆开了陣势。国王本来打算渡过德尔温崔，抄近路向瑪尔堡进发。但因为无法渡河，就轉过来从寇盛特尼克奔向杰尔陀瓦去了，他們毁掉了十字軍騎士团的城堡陀姆勃罗夫納(亦名杰尔根堡)之后，就在那里扎下了营寨。

国王本人和波兰、立陶宛的大臣們都知道短期內必定有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但他們又都认为这场大战还得过几天才会发生。大家认为大团长堵住了国王进軍的道路之后，想让自己的軍队休整一下，以便振作士气，迎接即将来临的决死战。这时候，波兰大軍扎下营寨，在陀姆勃罗夫納歇了一夜。虽然那城堡是沒有奉命就占領下的，甚至违反了軍事会議的計划，但国王和威托特都滿怀希望，因为那座城堡防御得很牢靠，四面都是湖泊和厚厚的城墻，还有无数守軍。波兰騎士是一涌而上、迫不及待地几乎一眨眼工夫就把它拿了下来，等到大軍赶到，市鎮和要塞已經一无所有，只留下冒烟的灰烬和瓦砾。威托特的勇猛的战士和沙拉丁指揮下的韃靼人正在瓦砾堆中追歼頑抗的、残余的日耳曼人。可是，大火并沒有烧多久，很快就被一陣傾盆大雨淋熄了。

七月十四日，整夜的气候都是那么变幻莫测，狂风暴雨。可怕的閃电使得天空仿佛着了火，吓人的霹靂从东方和西方打下来。不断的閃电使空气中充滿了硫磺气。然后，傾盆大雨把所有的声音都淹沒了。接着，风吹散了云，云层里出现了星星和一輪皓月。直到午夜，风雨才稍稍平息，战士們点起火来，頃刻之間，波兰立陶宛的大軍里烧起了千千万万个火堆。战士們在火堆上烘干了他們淋湿的衣服，唱着战歌。

国王也沒有睡，他躲避暴风雨的那間屋子就在軍营边上，那里正在举行一次軍事会議，討論占領杰尔根堡的事。由于西拉玆分遣队也参加了攻打这鎮市，分遣队的首領康涅茨波尔的雅可伯和其余几个人都被召来說明他們为什么沒有上級命令，就攻打起这个地方来，何况国王本人已派了传令官和几个侍从命令他們不要攻打。

因此，这位“伏叶伏大”不能断定他的擅自行动能否免受譴責，甚至是懲罰；他随身带来了十几个第一流的騎士（老瑪茨科和玆皮希科也在其中）来作証，說明国王的官員到达的时候，已經为时太迟，他們已經在攻打城堡的城墻了，而且正和守軍处在最頑强战斗的紧要关头。至于他擅自去攻打这个要塞，他不妨这样解释：大軍伸展在长达好几哩的战綫上，很难事事請示。他以为他旣然被派作先鋒，他的职責就是粉碎一切敢于反抗大軍的敌軍和痛击不論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敌人。心里正在为这件事感到高兴的国王、威托特公爵和貴族們，一听到这些話，不但不譴責西拉玆的“伏叶伏大”和他部下的举动，甚至还贊扬他們的勇武，在很短的时間里就攻下了这个要塞和击敗了坚强的守軍。瑪茨科和玆皮希科于是有了一个机会看到王国的那些最高首領。因为除了国王和瑪佐夫舍的两位公爵之外，在场的还有全軍的两个首領。威托特率領着立陶宛、时母德、罗斯、比薩拉比亚、瓦拉几亚[1]和韃靼人的軍队；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他的盾牌紋章就是“太阳”，他是克拉科夫的掌剑官，波兰軍队的主脑，最高軍事权威。此外，

---

① 瓦拉几亚是罗馬尼亚的一个民族。

出席那次会议的还有最伟大的战士和战略家。克拉科夫的总督奥斯特罗夫的克利斯丁，克拉科夫的“伏叶伏大”，泰尔诺伐的雅斯柯，等等；最后还有普洛茨克的齐叶莫维特公爵的儿子齐叶莫维特，在他们中间数他最年轻，是个了不起的统帅，连国王也很赏识他的见识。

他们都在那间宽敞的房间里等着，以便国王随时谘询，及时提出建议。玛茨科和兹皮希科也看到了闻名波兰和国外的最伟大的骑士们。查维夏·却尔尼·苏里姆契克和他的兄弟，戈拉的斯卡贝克·阿勃丹克，奥列斯尼查的杜伯科，他曾经在托纶涅的一次比武会上打倒过十二个日耳曼骑士；还有魁梧的比斯古披崔的巴希科·齐洛琪埃伊，塔契夫的波瓦拉（他是他们的知心朋友）；科席格罗维的克尔丛；全王国的大军旗的旗手弗罗契莫维崔的玛尔青；科里特尼查的弗洛林·耶里特希克，以及肉搏战的无敌战士泰戈维斯科的里斯和穿着全副甲胄能够跃过两匹高头骏马的查皮莫维崔的斯泰希科。

还有许多来自玛佐夫舍和其他各地的著名骑士，他们在战斗中都是冲锋陷阵的。人们管他们叫做“走在军旗前面的人”。所有的朋友和熟人，特别是波瓦拉，都很高兴地招呼玛茨科和兹皮希科，玛茨科和兹皮希科就同波瓦拉谈起往事来。

“嗨！”塔契夫的爵爷向兹皮希科说。“您有一笔很大的旧账要同十字军骑士算呢。我希望您现在就把它结清。”

“我将牺牲一切，哪怕我得流血，也在所不惜；”兹皮希科回答。

“您可知道您那个昆诺·里赫顿斯坦现在是大‘康姆透’了么？”比斯古披崔的巴希科·齐洛琪埃伊问道。

“我知道，我叔叔也知道。”

“愿天主让我同他交战，”瑪茨科插嘴道，“因为我同他有一件私事。”

“啐！我們也向他挑过战，”波瓦拉回答。“可是他回答說，騎士团不允許他战斗。好吧，也許这一次会准他了吧。”

但是，一向說話非常严肃的查維夏說了：

“天主会指定他的。”

茲皮希科出于好奇心，把他叔父的事向查維夏說了，又問查維夏說，瑪茨科既然已經同里赫頓斯坦的亲戚决斗过，而且把他打死了，那么是否算是实现了同昆諾·里赫頓斯坦决斗的誓愿？大家都一致說，这就够了。但是，固执的瑪茨科虽然心里对这意见很高兴，却說道：

“話虽如此，但如果我同昆諾本人决斗过了，我对于灵魂得救就更有把握了。”

于是，他們談到了攻克杰尔根堡和日益迫近的大战，因为大团长除了設法阻止国王大軍的进展之外，别无他法。

騎士們正在費尽心机猜測，究竟哪一天发生大战，一个高高瘦瘦的騎士走过来了。他穿着紅色的布衣，帽子也是用紅布做的，叉着双手，声音柔和得簡直象女人似的說道：

“我向您致敬，波格丹涅茨的茲皮希科騎士。”

“德·劳許！”茲皮希科喊道，“您也在这里！”

于是他拥抱了他，因为他記起了德·劳許过去帮过他的大忙，很感激德·劳許。他們象最亲密的朋友似地彼此吻过以后，茲皮希科就很高兴地問他：

“这么說来，您站在我們这一边了么？”

“也許有許多杰尔特里的騎士站在另一边战斗，”德·劳許回答。“但是，我是德魯戈拉斯的領主，而我的义务就是为我的主人雅奴希公爵效劳。”

“那末，您是继老米柯拉伊（尼古拉斯）之后做了德魯戈拉斯的領主了么？”

“是的！因为米柯拉伊死后，他的儿子在鮑勃罗夫尼克被打死，德魯戈拉斯就成为美丽的德魯戈拉斯的雅金卡的产业了，她在五年前就做了我的伴侣和夫人。”

“看在天主的份上！”兹皮希科贼道，“您把整个的情形都說給我听吧！”

但是德·劳許向老瑪茨科致意后，却說道：

“您的老侍从格罗伐支告訴我說，我可以在这里找到您；他现在在帐篷里等着我們，在照料晚餐。帐篷离这里相当远，在营寨的另一头，不过，騎馬去很快就可以到。因此，咱們上馬，一起走吧。”

然后，他轉向早在普洛茨克就认識的波瓦拉說道：

“請您，高貴的爵爷，也去。我将感到极大的荣幸。”

“好！”波瓦拉回答，“我喜欢同熟人談談；同时我們还可以有个机会一路看看大軍。”

于是这几位騎士走出来了。正要上馬，德·劳許的一个仆人把一件雨衣放在他胳臂上，这是他特地为他主人带来的。这个仆人走到兹皮希科跟前，吻了他的手，說道：

“我跪下向您参拜，少爵爷。我曾經做过您的仆人。天黑了，您认不出我来。您記得山德魯斯么？”

“啊！”兹皮希科贼道。

过去的患难和忧伤的回忆頓时从他的心头涌起，正如两个礼拜以前和他的侍从哈拉伐久别重逢时的情形一样。

因此，他說道：

“山德魯斯！唉！我完全記得你和已往的那些事。你这一向干了些什么？你在哪里？你不再做圣物买卖了么？”

“不做了，爵爷！我在德魯戈拉斯的教堂里做下級职員，一直做到去年春天。但是，因为先父是干軍事的，因此，战爭一爆发，我立即厌倦了教堂的钟声，渴望着鋼鉄的武器了。”

“你說什么！”兹皮希科喊道，他完全不能想象这个佩着剑、持着标枪或者斧头站在他面前、准备去作战的人就是山德魯斯。

但是，山德魯斯握住他的馬鐙，說：

“我今年奉普洛茨克的主教的命令到普魯士去，在那里出了相当大的力。这情形我以后再告訴您。现在且請爵爷上馬，因为您管他叫哈拉伐的那位捷克伯爵，正在我主人的帳篷里等着您用晚餐呢。”

兹皮希科上了馬，騎到德·劳許爵爷跟前，和他并排前进，以便自由自在地談話，因为他极想知道他这一陣的經历。

“我很高兴，”他說，“您参加到我們一边来了。但是，我很奇怪，因为您在十字軍騎士团里服务过。”

“拿报酬的人才算服务，”德·劳許反駁道。“我却不拿报酬。不！我到十字軍騎士团去的唯一目的，是想去冒险，取得騎士腰带，可您知道，我是从波兰公爵的手中得到了騎士腰带的。接着又在这片国土上呆了不少岁月，我已經认清了誰是誰非。而且在这段时間里結了婚，住下来了。我怎么能够去

参加那一边来打你們呢？我已經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臣民了，您看我說你們的話說得多么流利。啐！我連自己的一些家乡話也忘記了。”

“您的产业不是在杰尔特里么？我听說您是那边伯爵的亲戚，您有許多城堡和村落。”

“我已經把我的产业让給了我的亲戚富尔康·德·劳許，由他出錢买了下来。五年前我去过杰尔特里，从那地方带来了大笔財富，用这笔錢在瑪佐夫舍置了一些产业。”

“您怎么会同德魯戈拉斯的雅金卡結婚呢？”

“啊！”德·劳許回答。“誰看得穿女人的心呢？我們的婚事一直拖延着，拖到我以为要完蛋了，于是，我向她說，我絕望了，要到亚細亚去打仗，决計不回来了。她忽然痛哭流涕地說道：‘那我就去做修女了。’我听了这話，跪在她足下，两个礼拜之后，我們結婚了，普洛茨克的主教在教堂里为我們祝了福。”

“你們有孩子了么？”兹皮希科問。

“战爭过后，雅金卡将到你們的王后雅德維迦的墓上去，求她賜福，”德·劳許叹了一口气，答道。

“唔，这倒是一个可靠的办法。他們說在这种事情上，沒有比我們的神圣王后更好的女护神了。几天之內，眼看要打一场大仗，然后就有和平了。”

“是的。”

“但是，十字軍騎士一定会把您看作叛徒吧？”

“不！”德·劳許說。“您知道我是多么顾全騎士的荣誉。山德魯斯带着普洛茨克主教的命令到瑪尔堡去。我托他送了一封信給大团长烏尔里西。在那封信中，我提出了辞职，并且

向他说明我加入你们这一边的理由。”

“哈！山德鲁斯！”兹皮希科叫道。“他对我说，他厌倦了教堂的铜钟，爱上了钢铁的武器，我听了很惊奇，因为他一向是象兔子一样懦弱的。”

“山德鲁斯同钢铁打交道，”德·劳许回答，“只有在他给我和我的侍从们理发修脸的时候。”

“原来这样！”兹皮希科快活地说。

他们骑在马上默默地跑了一会儿，后来德·劳许望着天上，说道：

“我请你们去吃晚饭，可是，看来等我们赶到那里，倒是要进早餐了。”

“月亮还亮着呢，”兹皮希科回答道。“咱们快走吧。”

他们赶上玛茨科和波瓦拉了。这四个人一起骑着马在大道上前进，穿过营寨，这是将领们下令在帐篷和营火之间开辟出来的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要走到玛佐夫舍分遣队的驻地，他们得走完这整条路。

“自从有波兰以来，”玛茨科说，“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一支大军，王国各地的人们都聚拢来了。”

“任何一个国王都不会有这样一支大军，”德·劳许说，“因为没有人能治理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

老骑士转向塔契夫的波瓦拉说：

“阁下，您说过有多少面军旗①同威托特公爵一起来啊？”

“四十面，”波瓦拉回答。“我们波兰和玛朱尔合在一起有

---

① 每面军旗代表一个军团。

五十面。但是，我们的军团没有威托特的军团那么大。他一个军团往往有几千人。哈！我们听到大团长说，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拿汤杓子比拿宝剑更合适。但愿天主许可，他这句话是在十字军骑士团倒霉的时候说的。我却认为立陶宛人的斧头将深深地浸透在十字军骑士的血泊中。"

"我们现在一路遇到的是些什么人？"德·劳许问。

"这是些鞑靼人，是威托特的封臣沙拉丁率领来的。"

"他们能打仗么？"

"立陶宛人同他们打过仗，征服了他们很大一部份人；因此他们不得不到这里来参战。但是，西方骑士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鞑靼人在撤退的时候比在交战的时候更可怕。"

"让我们走近些，看看他们，"德·劳许说。

骑士们向营火堆走去，这些营火堆的四周围着一些手臂完全裸露的人。虽然现在是夏天，他们还是穿着毛皮露在外面的、长长的羊皮外衣。他们多半就睡在光地上或是冒着蒸汽的、潮湿的稻草上。但是，许多人都蹲在燃烧着的木柴堆前面。有些人鼻子里哼着山歌来消磨这长夜的时光，他们一面敲马胫骨，发出一种奇异的不和谐的卡嗒卡嗒声，一面唱着歌；还有些人敲着小鼓或者拉着绷紧的弓弦。还有些人在吃刚刚从火堆中抓出来的带血的、冒着热气的一片片的肉，一面鼓着发青的嘴唇在吹着肉片。总之，他们的容貌是野蛮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叫人一下子会把他们当做森林里某种可怕的怪物，而不大会把他们当作人。

马肉和羊肉的油脂滴进火里，火焰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被烧着了的毛发、被烘烤的羊皮外衣，以及生兽皮和血所发出

来的难闻气味，简直令人不能忍受，想要作呕。路对面有许多马匹，一股难闻的马汗臭气随风飘来。几百匹作侦察用的马匹在啮着脚下的青草，有的在咬来咬去，有的在嘶鸣。马夫们用叫喊声和皮鞭来平息这些吵闹。

单身匹马从他们中间走过去是不大安全的，因为他们是个野蛮而贪婪的未开化的部族。紧接在他们后面的是比较开化的比萨拉比亚军团，他们头上带着角；至于那些长头发的瓦拉几亚人，他们没有铠甲，只在胸前和背后挂着一块板，上面绘着妖妇、骷髅和古怪的野兽。再后面就是塞尔维亚人；他们现在睡着了，但是他们的驻地在白天就象一只大琵琶似的，尽是声音。因为他们有许多长笛、三弦琴、风笛和各种各样乐器的吹奏者。

营火呼呼地燃烧起来；天空中，在被烈风吹散的云层中，照耀着一轮巨大的明月，我们的骑士可以在月光下巡视营地。塞尔维亚人后面就是不幸的时母德人。日耳曼人使他们血流如河，然而，每当威托特公爵一声令下，他们总是赶来参加新的战斗，现在仿佛有一种预兆，他们的苦难马上就要从此结束了，他们在首领斯寇伏罗的率领下，意志坚决地进军到这里来，单是斯寇伏罗的名字就足以使日耳曼人恐怖得发疯。

时母德人的营火非常靠近立陶宛人的营火，他们彼此是同族；他们说同样的话，有相同的风俗。

但是，在立陶宛人营地入口的地方，波兰骑士们看见了一幅阴惨惨的图画。在用圆木造起的绞架上，吊着两具尸体，被风吹得大摇大摆，翻来复去，绞架的木头发出悲哀的叽叽轧轧声。一看到这种阴森森的景象，马匹都喷着鼻息，腾起了前

蹄，骑士们划着十字；等他们走过去以后，波瓦拉说：

"当威托特公爵同国王在一起，这两个犯人给带进来的时候，我也在场。我们的主教和贵族早就控诉过立陶宛人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太残酷了，连教堂都不放过，所以，当他们给带进来的时候（他们都是重要人物，显然都是以亵渎圣体罪被控的），公爵勃然大怒，教人看了都觉得可怕，他命令他们自己上吊。那两个不幸的人只得自己造起绞架，自己上吊。更其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彼此还这样催促：'快些！否则，公爵会更加冒火了！'所有的鞑靼人和立陶宛人都感到十分恐惧，他们害怕公爵的愤怒甚于害怕死亡。"

"是的，"兹皮希科说，"我记得我在克拉科夫的时候，国王为了里赫顿斯坦那件事，对我非常发怒。当时国王的侍从，年轻的雅蒙脱公爵劝我立即吊死，这倒是他出于好意。不过，您知道，要不是当时他们要砍我脑袋的话，我早就向他挑战，同他拚个你死我活了。"

"雅蒙脱公爵现在已经学到了骑士的规矩，"波瓦拉回答。

他们就这样一边谈着，一边走过了立陶宛的营地和三个优良的俄罗斯军团，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斯摩棱斯克军团。于是他们到波兰营地去了。这里一共有五十个军团，是全军的核心和精华。他们武器精良，马匹高大，骑士们武艺高强。西方来的军队在各方面都敌不过他们，不论是臂力和腿力，不论是忍饥耐寒，克服疲劳，都比不上他们。连大小波兰的地主们都胜过那些一味贪图舒适的西方地主。波兰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比较简单：他们的锁子甲比较厚，铸造得比较好，他们视死如归，战斗时不屈不挠，这些，过去曾一再使得那些来

自遥远的英吉利和法兰西的骑士叹为观止。

早就熟悉波兰骑士界情形的德·劳许说道：

“这里是整个力量和全部希望。我记得玛尔堡的骑士如何不止一次地埋怨说，跟你们打仗，每一寸土地都要血流成河才能拿到手。”

“我也要说，现在就要血流成河了，”玛茨科回答。“因为骑士团从来没有集中过那样强的兵力。”

波瓦拉说：

“国王派去送信给大团长的那位考兹包格骑士，告诉我们十字军骑士团说过这样的话：‘罗马皇帝，以至任何一个国王都没有过这样的兵力，骑士团能够征服所有的王国。’”

“是呀！可我们人数更多，”兹皮希科说。

“嗳，他们非常看不起威托特的兵力，认为他们武装不齐全，一受到攻击就会好比一只土碗被锤子一击，给打得粉碎。那种说法对不对，我不知道。”

“这话又对又不对！”小心谨慎的玛茨科答道。“兹皮希科和我都了解他们，因为我们同他们肩并肩作过战。他们的武器的确不好，马匹的确瘦弱不堪，因此常常在十字军骑士的猛攻下吃败仗，但是，他们意志坚决，也许比日耳曼人更勇敢。”

“我们马上就要见分晓了，”波瓦拉回答。“国王一想到要使很多天主教徒流血，就热泪盈眶。即使在最后一刻，他也愿意缔结荣誉的和约。但是十字军骑士团很骄傲，不肯这样做。”

“千真万确！我了解十字军骑士的，我们大家都了解他们，”玛茨科说。“天主已经安排好天平了，他将把我们的血和我们种族的敌人的血都放上去称。”

他们已经走近玛佐夫舍军营了，德·劳许的帐篷就搭在中间，这时候，他们看见一大群人挤在“街道”①中心，抬头望着天空。

“就在那里！就在那里！”人群中有人喊道。

“谁在说话，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波瓦拉问。

“我是克罗蒲科教区的神甫。可你们是谁呀？”

“塔契夫的波瓦拉，波格丹涅茨的两位骑士和德·劳许。”

“啊！原来是您，骑士爵爷，”神甫用一种神秘的声音说道，同时走到波瓦拉的马跟前。“您看月亮，看月亮上出现的影子。这是一个有预兆的和了不起的夜晚。”

骑士们都抬起头望着月亮，月亮已经发白，就要落下去了。

“我看不出什么，”波瓦拉说。“您看见什么？”

“一个戴头巾的教士在同一个戴王冠的国王搏斗。瞧，瞧，就在那里！凭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哦，他们多么凶狠地企图压倒对方啊……愿天主对我们这些罪人发发慈悲吧！”

四周一片沉静，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瞧！瞧！”神甫喊道。

“对，象有那么回事儿！”玛茨科说。

“对，对！”别人证实道。

“哈！国王把那个教士摔倒了，”克罗蒲科的神甫突然嚷道。“他把一只脚踏在对方身上了！赞美耶稣基督。”

“永生永世！”

这当儿，一大块乌云遮住了月亮，夜色暗下来了，但见营

---

① 指军营中间的通道。

火的发亮的、血一般的火舌不住地向大路这边窜过来。

騎士們向前走了，等他們离开了人群，波瓦拉問道：

“你們看见什么么？”

“起初我什么也沒有看到，”瑪茨科回答。“后来，我清清楚楚看见国王和教士了。”

“我也是。”

“我也是。”

“这是天主显圣，”波瓦拉說。“看来尽管国王在流泪，还是不会有和平的。”

“眼看就要有一场世界历史上从来沒有过的大战了，”瑪茨科补充說。

他們默默地前进。他們变得十分严肃，心里异常激动。

当他們到达德·劳許先生的帐篷附近时，旋风又猛烈地刮起来了，一刹那間，瑪佐夫舍軍营的营火被刮散了，空中到处是火把、火炭和火星，四周籠罩着浓密的烟雾。

“嗨！风刮得多厉害，”兹皮希科說，一面把风給刮到他头上来的斗篷往后一推。

“在这陣风暴声中，好象听见有呻吟和哭泣的声音。”

“馬上就要天亮了，可是誰都不知道白天将会带来些什么，”德·劳許加說了一句。

第五十章

早晨，风暴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更加猛烈，使得他們无法

搭帐篷，让国王按照远征开始以来的惯例，每天在帐篷里望三次神圣的弥撒。最后，威托特公爵騎馬急馳而来，千求万恳地說，由于天气关系，祈禱还是到森林里可以避风雨的地方去做吧，免得延誤行軍。国王贊同了他的打算，因为此外别无他法。

太阳升起的时候，部队以散兵綫的队形向前移动，后面是一望无际的馬車队。行了一小时的軍，风势减弱，旗手們可以张开軍旗了。极目所至，田野里仿佛开遍了万紫千紅的各种花朵。誰都无法把那些引导各軍团行軍的、一連片密密麻麻的旗帜一望无遺。克拉科夫軍团在一面有着一只白头鷹的紅色軍旗下行进。这是整个王国的主要旗帜，也是全軍的伟大标志。持旗的是弗罗契莫維崔的瑪尔青，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著名騎士，他的紋章是“波尔科扎”(半个山羊)。旗帜后面行进着国王的两个近卫軍团。一个軍团的軍旗是立陶宛的双十字架，另一面軍旗是“波戈尼阿”①。而在圣杰西的軍旗下面行进的是一支由外国雇佣兵和志愿兵組成的强大軍队，他們大多是捷克人和摩拉維亚人。

志愿兵的人数很多，整个第四十九軍团都是由他們組成的。这些人主要編在步兵队里，所以走在枪騎兵后面；他們虽然很野蛮，而且不受拘束，但是打仗却很熟练，并且十分勇猛，因此，其他的步兵逢到同他們作战的时候，都象狗看见豪猪似的拔腿就跑。

---

① 英譯本注：立陶宛的一种紋章，画着一匹快馬，騎馬者握剑作准备斫击状。

他們的武器是大鐮刀，斧头，特别是鉄鏈枷，他們使起鉄鏈枷来簡直叫人害怕。誰雇用他們，他們就为誰打仗，因为他們唯一的本行就是打仗、掠夺和屠杀。

靠近瑪佐夫舍和捷克分遣队的是从波兰各省来的、擎着各自的軍旗前进的十六个軍团，其中有一个是从普尔席米斯尔来的，有一个是从尔沃夫（雷姆堡）来的，一个是从加里崔来的，还有三个是从波陀里阿来的；紧接在他們后面的就是这些省份的步兵。他們都充分配备了短枪和鐮刀。两位瑪佐夫舍的公爵，雅奴希和齐叶莫維特率領着第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軍团。主教們和貴族們的軍团有二十二个，走在他們后面。他們是泰尔諾伐的雅斯柯、登青的仁德列克、斯必特科·列里伐、奥斯特罗伐的克尔丛、米哈洛伐的米柯拉伊、勃尔席齐阿的兹別格涅夫、科席格罗維的克尔丛、康涅茨波尔的古巴、里根扎的雅斯柯和克密泰斯及扎克里卡斯。此外，还有格里菲特、波波夫斯基和科兹里·洛基家族以及其他种种人，他們都集合在一起来参战，他們軍旗上的紋章是共同的，他們的战号也是共同的。

他們脚下的土地象春天的草原似的开遍了百花——人馬形成了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他們头上是一片扎着五顏六色的旒旆的枪矛，这些旒旆就象許多小花；在他們后面，在一大片一大片的尘埃中，行进着鎮市和乡村来的步兵。他們都知道他們是在走向一场可怕的战爭，但是，他們也知道这是他們的天职，因此心甘情愿地走向战斗。

在右翼进軍的是威托特的軍团，扛着五彩繽紛的軍旗，軍旗上却繪着同样的立陶宛的紋章（一个飞馳的騎士执剑作准

备斫击状)。谁都无法一眼看尽所有的军团，因为他们越过田野和森林行进，队伍宽达五哩路光景。

没到中午，大军就到达罗格陶和坦能堡一些村子附近；他们在森林外边驻扎下来。这地方看来很适合于休息，并且可以避免一切突然的袭击。因为靠左面，大军受到陀姆勃罗夫纳湖的保护，右面又有卢平湖作为屏障。前面是一片约五哩宽的空地。在这片空地中间，地势向西徐徐隆起，格隆瓦尔德的绿色沼泽地和森林就在那上面；再过去就是坦能堡的寂寥而荒凉的旷野和灰色的稻草屋顶。要是十字军骑士从高地向森林迫近过来，一下子就可以发觉。但是，敌人看来要在第二天才会赶到。因此，大军只是停下来休息一下。可是，精通兵法的玛希科维支的盛特拉姆，即使在行军中，仍然保持着战斗的队形；因此，军队给部署得可以随时抵御任何袭击。他派了侦察兵骑上骏马，立即向格隆瓦尔德、坦能堡和更远些的地方去侦察附近的敌情。同时，他们搭起了礼拜堂的帐篷，以便国王可以照常做礼拜仪式。他们把礼拜堂的帐篷搭在卢平湖岸的高地上，使得热心做礼拜的国王可以照常望他的弥撒。

亚该老、威托特、玛佐夫舍两位公爵和战地军事会议的成员都进入了帐篷。帐篷前面聚集着一些最杰出的骑士，他们聚在那里有双重目的，一可以在决战之前委身于天主，二可以见到国王。他们看见他走了进去，身穿灰色战袍，脸容严肃，那副神气分明是非常忧虑。岁月并没有使他的外形有什么改变，他脸上既没有皱纹，头发也没有发白；他现在把头发掠到耳后去，动作还是那么敏捷，就象兹皮希科第一次在克拉科夫看见他的时候一样。不过，他现在走起路来可有些弯腰曲背，

彷佛肩上压着一副责任的重担，极其悲伤。军中都在纷纷传说，国王经常在哭泣，因为看到天主教徒即将流血。这倒是实情。亚该老一想到要打仗，尤其是想到要同那些斗篷上和军旗上绣有十字架的人打仗，就不禁浑身打颤；他打灵魂深处渴望和平。波兰贵族，甚至匈牙利的两位调停人西鲍和卡拉，向他说明大团长乌尔里西和所有十字军骑士一样十分骄傲自大，准备向全世界挑战，这些话对他都是白说。他自己派到骑士团去的大使皮奥特尔·考兹包格凭着主的十字架和他盾牌上的纹章起誓，说骑士团对和平连听都不愿意听，唯一倾向于和平的封·温达伯爵却受到嘲笑和斥责，这些话也是白说了。因为国王仍旧希望敌人会认识到他的愿望是正当的：他是要避免流血，要以公平的磋商来结束可怕的争端。

甚至在这个时候，他还在那个作为礼拜堂的帐篷里祈求和平，他的纯朴而宽宏的灵魂已给折磨得惴惴不安。亚该老以前曾经以武力试探过十字军骑士团的疆土，不过，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异教的立陶宛公爵；现在呢，作了波兰的国王和天主教徒，他看到的是燃烧着的村庄，瓦砾堆，血和泪，他唯恐触怒天主，何况现在战争还才开始呢。即使现在能够停止战争，那可多好呀！可惜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人们就要互相残杀，眼看大地即将浸浴在血泊里。不错，这个敌人是不义的，可是，敌人的斗篷上绣有十字架，还受到如此伟大而神圣的圣物的保护，谁看到这些圣物，都会吓得魂不附体。整个波兰大军不怕枪矛，也不怕剑和斧，独怕这些圣物。“我们怎敢举手攻打大团长呢？”这就是那些无畏的骑士说的话。“万一他的甲胄上挂着一只圣物匣，里边装的是圣徒的骨骸和我们救主

的十字架的木头，那可怎么好！”

威托特确是渴望战争，而且迫不及待地在备战。但是，国王一想到骑士团虽然作恶多端，却一贯赖有神力庇护，他的虔诚的心简直不寒而栗。

第五十一章

克罗蒲科的巴多希神甫刚做完了一次弥撒，卡里斯科的雅罗希神甫就要做第二次了。国王走了出去，在帐篷前面伸伸他那跪得有些发僵的四肢，这时候，一个叫做汉科·奥斯多希克的贵族，骑着一匹浑身出汗的马，一阵旋风似的飞驰而来，还没有下马就嚷道：

“最仁慈的君主！日耳曼人来了。”

听了这话，骑士们都大吃一惊，国王的脸色也变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大声说道：

“赞美耶稣基督。你是在哪里见到他们的，有多少军旗（军团）？”

“我在格隆瓦尔德附近看见一个军团，”汉科气喘吁吁地答道。“但是，高地的后面灰尘飞舞，一定还有更多的人要来！”

“赞美耶稣基督，”国王又说了一遍。

威托特一听见汉科的话，热血就冲到脸上，双眼象是烧红的煤块似的熊熊发光，他转向宫廷侍从们喊道：

“取消第二次弥撒，给我牵匹马来。”

但是，国王把手放在威托特的肩上，说道：

“兄弟，你去吧，我要在这里望第二次弥撒。”

但是，正当威托特公爵和盛特拉姆骑上马、转向营地的时候，又有一个贵族急差，弗罗斯托伐的皮奥特尔（彼得）·奥克沙，急驰而来，老远就在叫喊。

“日耳曼人！日耳曼人！我看见两个军团。”

“备马！”有些宫廷侍从和骑士叫道。

皮奥特尔的话还未说完，又听见得得的马蹄声，接着就来了第三个急差，接着是第四个、第五个和第六个。他们全都看见日耳曼的军旗向着这边来，数目不断增加。毫无疑问，十字军骑士团的大军正在阻拦国王的军队。

骑士们各自分散，到自己所属的军旗那里去了。帐篷礼拜堂里只剩下了几个宫廷侍从、神甫和侍从在侍候国王。这时，一只小钟响了；这表明卡里斯科的神甫正在开始做第二次弥撒。因此，亚该老举起双臂，然后双手交叉成十字，以示顶礼，眼睛望着天空，缓步走进帐篷。

* * *

等到国王做完弥撒，重新走出来站在帐篷前面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了急差所报都是实情，只见平原边缘远远的高地上，有一种黑黝黝的东西，仿佛荒凉的田野上突然冒出了一片森林，而五颜六色的旗帜象虹彩似的飘展在森林上空的阳光中。再往远看，在格隆瓦尔德和坦能堡的后面，灰尘蔽空。国王一览无遗地看见了这一幅咄咄逼人的景象，便转向副主教米柯拉伊神甫，问道：

“今天的守护圣徒是谁？”

"今天是耶稣派出众圣徒的日子，"副主教回答。

国王叹了一口气。

"那末，圣徒的日子将成为在这块田野上彼此残杀的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的末日了。"

于是他用手指向广漠荒凉的平原，平原中央离坦能堡只有一半路的地方，高耸着一个古老的橡树林。

这时候，他們为他牵过馬来，远处有六十个枪騎兵急馳而来，是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派給国王的卫队。

* * *

卫队由阿列克山德指揮，他是普洛茨克公爵的小儿子，也是那个特别善于指揮战爭、现在是軍事会議成員的齐叶莫維特的兄弟。

卫队的副指揮由立陶宛人齐格門特·考里布特担任，他是国王的侄子，是个有远大前程的青年人，只是生性浮躁。其中最著名的騎士有：陀姆勃罗伐的雅斯柯·孟齐克，一个眞正的巨人，身材几乎同比斯古披崔的巴希科不相上下，簡直同查維夏·却尔尼一样强壮；左拉伐，一个捷克男爵，又矮又瘦，武艺却很高超，在匈牙利和捷克宮廷中，一场决斗便摔倒了十来个奥地利貴族，从此成名；梭科尔，也是一个捷克騎士，是个最高明的弓箭手；大波兰的平涅什·維魯什；皮奥特尔·密地奥劳斯基；立陶宛的貴族波荷斯泰的山科，他的父亲皮奥特尔率領着一个斯摩棱斯克軍团；菲度希科公爵，国王的一个亲戚和雅蒙脫公爵。最后是"从几千人之中精选出来的"一些波兰騎士，他們发誓要以他們最后一滴血来保卫国王，使他不至于在战爭中发生什么意外；随侍在国王身旁的还有副主教米柯

拉伊神甫和国王的书記奥列斯尼扎的兹必希科，这个有学問的年輕人，能讀善写，同时又象一头野猪那样力大无穷。

三个侍从保管着国王的武器，——他們是：諾維·得瓦尔的却伊尔、摩拉維扎的米柯拉伊和丹尼尔科·魯逊（他負責保管国王的弓和箭袋）。侍从队里还有十来个宫廷侍从，他們都騎着駿馬，負責飞馳各軍，传达命令。

三个侍从給国王披上金碧輝煌的甲冑，又給他牵来一匹也是“从几千匹馬之中精选出来的”栗色战馬。馬儿从鋼制的馬銜里噴着鼻息；据說这是一个吉兆①，空中充滿了它的一片嘶鳴；它半蹲半站，象一只准备起飞的鳥儿。

国王在馬上坐定，手里握上了一支矛，就突然变得判若两人。愁容消失了。深色的小眼睛开始炯炯发光。脸上露出一陣紅光，紅光一会儿又消失了，因为这时候，副主教神甫来为他划着十字祝福了，他又变得严肃起来，还謙恭地垂下了他那戴着銀盔的头。

* * *

这时候，日耳曼大軍正在慢慢地从高地上赶下来。大軍經过格隆瓦尔德、坦能堡，完全以战斗的队形停駐在田野中。駐扎在下面的波兰軍队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大片密集的披着鉄战衣的馬匹和騎者。眼光比較銳敏的甚至还可以一直看到飄扬的旗帜上所綉的各种各样的标記，例如十字架、鷹、格列芬、剑、盔、羊、野牛头和熊头。

---

① 英譯本注：在波兰，特别是在乡村中，人們一听到馬儿噴鼻息，一般都連忙說“兹特罗夫”，意即健康。

以前曾經同十字軍騎士打过仗的老瑪茨科和兹皮希科认得他們軍队的旗帜和紋章。他們給自己的西拉兹籍的部下指出了大团长的两个由騎士界的精华組成的兵团，也指出了整个騎士团的那面主旗，主旗是由弗里德列克·封·华仑罗德擎着的。又指出了圣杰西的大旗帜，白底上綉有一个紅十字，还指出了属于十字軍騎士团的各种各样其他的軍旗。不过，外国客人的各种各样的标志，瑪茨科和兹皮希科就不认識了。这几千个外国客人来自世界各地。拉古兹（奥地利），巴伐利亚，斯华皮阿，瑞士，著名的勃艮第，富饒的弗兰德斯，阳光灿烂的法兰西，到处都有人来。关于法兰西的騎士，瑪茨科有一次曾經說过，这些人即使已經趴在地上，还是尽說些瞧不起人的大話；还有来自可怕的弓箭手的搖籃地——隔海的英吉利的騎士，甚至从遙远的西班牙来的騎士，西班牙人因为不断同撒拉逊人战斗，他們的英勇和荣誉都是所有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一想到接着就要同日耳曼人和他們那些赫赫有名的騎士战斗，西拉兹、康涅茨波尔、波格丹涅茨、罗戈伐和勃尔左卓伐以及波兰其他地方的貴族都热血沸騰了。年紀大些的騎士脸上都显得又严肃又冷酷，因为他們知道摆在他們面前的任务是多么的沉重和可怕。可是，年輕人的心却象系着皮带的猎狗远远看見一头野兽那样鼓噪起来。他們把矛枪握得更紧，把剑柄和斧柄握得更紧，他們勒住了坐騎，仿佛准备立即就去冲击。其余的人急促地呼吸着，仿佛他們的鎖子甲突然变得太紧了。可是，他們中間那些有經驗的战士要他們安靜下来，說："这场仗是少不了你們的；每个人都有的是砍杀的机会。

愿天主别让杀得太多。"

十字軍騎士从高地上俯視下面的森林地带，只看见树林边緣上的二十来面波兰軍旗，他們也不能断定这是否就是全部波兰軍队。不錯，左面沿湖一带，可以看到一群群穿着灰衣的战士，树丛中間也閃耀着立陶宛人的枪头。但那也許只是一大群波兰偵察兵而已。等到把那十几个从占領区杰尔根堡逃出来的难民帶到大团长跟前一查問，他們才証实，整个波兰立陶宛的軍队都来对付十字軍騎士团了。

但是，那些难民談到波兰人的力量，他們都不要听。大团长烏尔里西根本不肯相信波兰人的力量，战爭一开始就只相信自己的力量，自信必定能够获胜。他既不派偵察兵，也不派間諜；认为无論如何总要有一场大战，反正敌人只有狼狽潰散的份儿。他相信以前任何一个大团长都沒有在战场上集結过这么强大的兵力，总之，他过于自信和輕敌。后来格涅夫的"康姆透"私下調查过眞相之后，告訴大团长說，亚該老的兵力远远超过他們这方面，大团长回答他道：

"你竟把这些人叫做兵士！嗳！我們只要稍稍花些气力来对付波兰人就够了；至于其他的人，虽然人数比我們多，可他們都是劣等人民；他們使起湯匙来倒比使武器高明。"

于是，大团长一面把大軍向前推进，一面滿怀喜悅，扬扬得意；如今一发现敌人已經来到他面前，看到黑蒼蒼的森林赫然映衬出全王国的鮮艳的軍旗，他才毫不怀疑地相信对方的主力軍确实已經駐扎在他眼前了。

但是，日耳曼人无法攻击现在处在森林中的波兰人；因为十字軍騎士只有在开闊的田野上才能显身手，他們不愿意也

不能在丛密的森林中战斗。因此，大团长召集軍事长官，举行了一个簡短的会議，商議用一个什么办法把敌人誘出森林。

"凭着圣杰西的名字，"大团长喊道。"我們已經馬不停蹄地行軍行了十来哩路，天又热得要命，我們穿着鎖子甲，身上已經汗流如注。我們不能在这里坐視敌人决策上陣。"

温达伯爵，这个上了年紀、相当聪明的人說：

"我的話的确在这里受到过嘲笑，那些嘲笑我的人，天主知道，恐怕免不了会临陣脫逃，而我却准备在陣地上牺牲（說到这里，他望了威納·封·戴丁根一眼）。但是，我至少要根据良心和对騎士团的热爱来說話。不，波兰人决不是懦弱的；但就我所知，那个国王直到最后还在盼望和平使者。"

威納·封·戴丁根沒有回答，只是輕蔑地打鼻子里冷笑了一下——但是大团长不爱听封·温达伯爵的話，他說道：

"现在我們还有时間考虑和平么？我們得商討别的事情。"

"要商討天主的事总是有时間的，"封·温达回答。

那个凶猛的"康姆透"，希魯霍夫的亨利克，轉过他那汗流滿脸的胖面孔来（因为他曾經发过誓，要在他面前放两把出鞘的剑，让它們飽浸波兰人的血液），向着大团长怒冲冲地喊道：

"我宁愿死而不愿受辱。即使单枪匹馬，也要用这对宝剑去攻击整个波兰軍队！"

烏尔里西微微皺了一下眉头。

"你說这話，是和你的职务不相称的，"他說。

然后，他又向其余的"康姆透"說道：

"大家商議一下，最好用什么办法才能把敌人誘出森林。"

因此，許多"康姆透"都紛紛献計；最后，杰司道夫的提議

使"康姆透"們和第一流的外国騎士都滿意了。这个提議是：派两个使者到国王那里去，宣称大团长送他两把剑，向波兰人挑战，作一次决死战；如果战场太小，不适合他們打仗的話，那他大团长就把軍队向后撤退一点，满足他們的需要。

*　　*　　*

国王刚刚离开湖畔，到波兰軍团的左翼去，他在那里打算把腰带授給一批騎士，突然听說十字軍騎士团派来了两个使者。他不禁滿怀希望，心房怦怦直跳。

"也許，他們終于来提議公道的和平了！"

"天主保佑！"神甫說。

国王派人去請威托特，这时候，两个使者緩緩走近营地。

在明亮的阳光下，可以把这两个人看得清清楚楚：他們都騎着披了馬衣的高大战馬。其中一个的盾上是金底上面画着一只皇帝的黑鹰；另外一个原来是舒金靜公爵的传令官，他的盾上是白底，上面画着一只"格列芬"。士兵們給他們让出一条通路。两个使者下了馬，在大国王的面前站了一会儿，略微哈腰，表示敬意，便立即陈述此次来的使命。

第一个使者說，"君主，大团长烏尔里西，向您陛下，并向威托特公爵挑战；为了激发您所缺乏的丈夫气概，他給您送来这两把出鞘的剑。"

說完話，就把两把剑放在国王脚边。陀姆勃罗伐的雅斯柯·孟齐克把他的話翻譯給国王听。他的話刚說完，那个盾上画着"格列芬"的使者又走上前来說：

"君主！大团长烏尔里西命令我也向您通报，如果您觉得战场太小，不适宜打仗，他和士兵們可以后退，免得您和您的

兵士在丛林里游蕩。”

雅斯柯·孟齐克又把第二个使者的話譯了出来。于是一片沉靜。但见国王的扈从队里，騎士們听了这样傲慢和侮辱的話，在默默地咬牙切齿。

亚該老的最后一綫希望也烟消云散了。他本来盼望的是和平与亲善的使者，如今来的却是傲慢和战爭的使者。因此他抬起潮潤的双眼，回答道：

“我們有的是宝剑，不过，我也把这两口收下，作为胜利的預兆，这是天主本人通过你們的手轉交給我的。至于战场的所在地，也还是要由天主来指定。我向天主呼吁正义，向他申訴我所受到的損害，控訴你們的不义和傲慢。阿門！”

两顆大泪珠从他那晒黑的脸上流了下来。

这时候，扈从队里的騎士們喊了起来：

“日耳曼人后退了。他們让出战场来了！”

两个使者走了；过了一会儿，又看见他們騎着高大的軍馬在山脚下行走，穿在甲冑外面的絲綢給阳光映照得雪亮。

波兰軍队以严整的战斗行列从森林和树丛中向前挺进。走在前面的“泽尔尼”(先鋒队)，大都是由最慓悍的騎士組成的；后面就是主力軍，再后面是步兵和雇佣兵。軍队排成两行行进，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和威托特公爵騎着馬在其間奔来馳去；威托特公爵披挂着华丽的甲冑，头上沒有戴头盔。他好象一顆扫帚星，也象是給风暴卷着向前疾馳的一团火焰。

騎士們深深地吸着气，坚定地坐在馬鞍上。

大战眼看就要开始了。

* * *

这时候，大团长正在观察从森林里涌现出来的国王的军队。

他望着那无尽的行列；望着那象巨鸟张开的翅膀似的左右两翼；望着那飘扬在风中的长虹似的五彩缤纷的军旗；他心里突然被一种不可知的、可怕的预感压得透不过气来。也许他灵魂的眼睛看到了积尸如山、血流成河的景象。他不怕凡人，可是也许会畏惧天主，天主已经在九天之上准备作出胜利属谁的决定了。

他第一次想到，行将到来的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子啊；他还第一次感觉到，他肩负着多么沉重的责任啊。

他脸色苍白，嘴唇抖动，泪如雨下。那些"康姆透"都惊讶地望着这位领袖。

"您怎么啦，阁下？"封·温达伯爵问。

"一点不错，这是该流泪的时候，"凶猛的希鲁霍夫的"康姆透"说。

于是，大"康姆透"昆诺·封·里赫顿斯坦噘着嘴说：

"大团长，我要为这一点而公开责备您；现在是鼓舞士气的时候，而不是削弱士气的时候。老实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您这样激动过。"

大团长尽管竭力压制自己的感情，眼泪仍然不住地从他的黑胡子上流了下来，仿佛哭的不是他，而是别人在他心里哭泣似的。

最后他才克制了一下，把一双严峻的眼睛转向"康姆透"们，喊道：

"到各军团去！"

这威风凜凜的一声令下，大家都飞跑到自己的部队里去了。接着他伸出手去吩咐侍从：

"給我拿头盔来！"

*　　*　　*

在双方的軍队里，每个战士的心都老早就跳动得好象敲鍾子似的。但是，号角却始終沒有吹出战号。这陣默默期待的时刻，也許比战爭本身的到来更加使人难受。

在坦能堡那边的日耳曼和波兰軍之間的战场上，有一座年代非常古老的橡树林。当地的农夫們爬到树上，观看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两支大軍的战斗。不过，除了这座树林之外，整个田野都是空蕩蕩、阴慘慘的，好象是一片沒有生气的草原。在田野里活动的只有风，田野的上空是死神。騎士們的眼睛都不由自主地望着那片不祥的寂靜的平原。云块在空中飞馳，时时遮住太阳，于是平原就好象披上了死神的黑斗篷。

刮过一陣旋风，森林咆哮，落叶乱飞；旋风扫过田野，逮住了片片的干草，扬起一片尘雾，直吹向十字軍騎士的眼里。就在这时，号角、曲頸喇叭和哨子声刺耳地在空中迴蕩。整个立陶宛人的側翼象一大群鳥儿准备起飞似的出现了。按照习惯，立陶宛人立即就奔馳起来。馬匹伸长脖子，垂下双耳，全力疾馳。騎手揮舞着剑和矛，一声吶喊，向着十字軍騎士的左翼飞扑过去。

这时候，大团长恰巧在那儿。他的激动已經消逝。现在眼睛里不是流眼泪而是閃着火光了，所以，他一看到那黑压压一片烏云似的立陶宛軍队，便轉向左翼軍的首領华仑罗德的弗里德列克說道：

“威托特先进攻了。那末您也开始吧，凭天主的名义！”

說着，他右手一揮，命令騎士团的十四个鉄甲軍团投入战斗。

“天主与我們同在！”华仑罗德喊道。这些軍团放低了矛，开始踏步前进了，但是，正象一块岩石从山上滚下来，每时每刻都在集聚着力量，他們也是这样，从慢步变为跑步，又变为奔馳，然后以可怕的速度向前挺进，象雪崩似地无法抑制，准会摧毀挡在路上的一切。

大地給他們踩踏得呻吟、战栗。

*　　　*　　　*

由于大战随时会全面展开，于是波兰軍团开始唱起圣伏衣崔赫的老战歌来了。千万顆戴着鉄盔的头仰望天际；千万双眼睛向上凝视，千万个胸脯里发出一个宏大的声音，有如天上雷鳴：

圣母瑪利亚，圣母瑪利亚，
感謝天主，感謝瑪利亚，
崇拜圣母，只有您才能使您的圣子，
为我們获得赦罪！……
　　主啊，怜憫我們！

于是，力量立刻流注到他們身上，他們的心也視死如归了。在这些声音和这首战歌中有着这样一种巨大的、战无不胜的力量，仿佛天上的巨雷已經开始在人間轰响。枪矛在波兰騎士手中顫动，軍旗和旗帜在搖晃，空气在震蕩，森林里的

树枝摇来摆去，森林深处所激起的回声，仿佛在向湖泊和溪谷，在向着四面八方一再地叫喊：

为我們获得赦罪！……

主啊，怜憫我們！

波兰人在继續往下唱：

您的圣子，給釘在十字架上，这是合乎神意的时刻。

請听人們的呼声，充实人們的思想；

我們恳求您听我們祷告；

让我們把人間当作敬神的寓所，

死后，进入天国。

主啊，怜憫我們！

回声还酬和了一句：

主啊，怜憫我們！

这时候，右翼正在进行着一场激战，战役越来越向中央逼近。

得得的馬蹄声，馬嘶声，战士們可怕的喊叫声，同战歌声混和在一起。但是常常会出现寂静无声的时刻，仿佛那边的人們透不过气来了。碰到这种时刻，就又会听到雷鳴似的战歌声：

亚当，天主的庄稼汉，

您与天主永远住在一起；

請把我們，您的子孙

安置在神圣的天使管轄的地方；

那里有欢乐，

那里有仁爱，

那里可以永远看见天使般的造物主。

主啊，怜悯我們！

于是回声又在树林里应和着：

主啊，怜悯我們！

右翼的喊声更响了。但是那边的情形究竟怎样，誰都无从观察、分辨。因为在山崗上观察战斗的大团长烏尔里西，这时候又急急調了二十个軍团，在里赫頓斯坦指揮下来攻击波兰人了。

盛特拉姆象霹靂似的向着“先鋒軍团”飞奔而去，那里都是些第一流的波兰騎士；到了那里，他用剑指向那象云雾一般涌过来的日耳曼騎士，一面大声叫喊，声音之大，直使第一綫上的馬匹都惊得竪起了前蹄。

“前进！杀敌！”

騎士們俯在馬脖子上，把矛枪伸在前面，向前冲杀。

* * *

但是，立陶宛人在日耳曼人的可怕攻击下支持不住了。那些武器精良、由最强大的貴族們組成的先头部队，紛紛倒下去。他們后面的人都猛烈地扑向十字軍騎士团。但是，不論何等样的勇气，持久力，人力，都不能使他們免于歼灭和死亡。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因为作战的双方一边是全身穿着鋼甲的騎士，馬匹也同样有鋼馬衣保护着，另一边則是立陶宛人，虽然身材魁梧，体格强壮，无奈馬匹瘦小，只有一层兽皮护身。因此，尽管頑强的立陶宛人用尽了力气，也伤不了日耳曼人的皮肤。矛、剑、枪和装着燧石或釘子的木棍，一碰上那些鉄盔甲，都給弹了回来，好象碰在岩石上或城墙上一样。日耳曼軍馬的压力大大挫伤了威托特那命运不佳的大軍。他們被日耳曼人用斧和剑剁成肉酱。他們的骨头被剁碎，戳穿，在馬蹄下践踏。尽管威托特公爵竭力不断增加新的軍团，想打通这个鬼門关，都是白費。他的坚持努力都属徒然，白白地气憤了一场；拚命死战也不頂用，鮮血白白地汇成河流！韃靼人首先逃了，接着逃跑的是比薩拉比亚人和瓦拉几亚人，立陶宛人的陣綫立即給打开了缺口，所有的战士們都惊惶失措。

大多数战士被日耳曼主力軍追歼，都逃向卢平湖那边去，遭到非常可怕的蹂躪，湖畔积尸如山。

威托特的另一支較小的部队（由三个斯摩棱斯克軍团組成），正退到波兰軍的側翼这边来，他們受到六个日耳曼軍团袭击，同时还受到那些追击立陶宛人回来的軍队的袭击。但是，这三个斯摩棱斯克軍团，因为武装比較优良，还作了比較有效的抵抗。这一场战役簡直变成了大屠杀；每一步路，每一吋土地，都付出了血流成河的代价。其中一个斯摩棱斯克軍团

几乎給杀得片甲不剩。另外两个軍团狂热而死命地抵抗着。但是，现在，沒有力量可以抵挡得住胜利的日耳曼人。十字軍騎士中有些軍团仿佛发了战爭狂似的。一个个单枪匹馬的騎士，都用踢馬刺踢着馬腹，把韁绳一勒，就高举着斧或剑，不顾死活地向密集的敌軍杀过去。他們的剑和战斧的斫劈簡直不是常人所能比拟。这陣猛攻把斯摩棱斯克軍团的馬匹和騎士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一直打到波兰前鋒軍团附近。而波兰軍团也已經同昆諾·里赫頓斯坦所率領的日耳曼人战斗了一个多小时。

*　　　*　　　*

但是里赫頓斯坦要对付波兰人，就不是那么輕松了，因为波兰人的馬匹和武器虽然逊色一些，但波兰人所受的騎士訓练却同騎士团所受的訓练一样。波兰人的重矛枪挡住了日耳曼人，甚至逼得日耳曼人向后退。三个精銳的軍团最先向十字軍騎士团猛扑过去。这三个軍团是：克拉科夫軍团、勃罗荷夫茨的仁德列克麾下的輕騎兵軍团和塔契夫的波瓦拉率領的近卫軍团。但是最残酷的血战是在騎士們手中的矛折断了之后，抓起剑和斧来进行的肉搏战。[①] 于是盾击着盾，人抱住人，馬匹倒下去了，軍旗倒下去了，头盔給剑和斧斫裂了。护肩和鎖子甲上染滿了血。騎士們象被劈开的松树似地从馬鞍上倒下来。那些曾經在維尔諾附近同波兰人战斗过的十字軍騎士，都知道那些人是多么“冷酷无情”和“急躁猛烈”，但是新手們和国外来的客人們都立即吃惊得近于害怕了。有許多人都

---

① 本段有关双方战爭的描写，到这里为止，均从俄譯本。

不自觉地勒住了馬，犹豫地向前望了一会，可是，他还沒有想好該怎么办，就經不起波兰人的右手一揮而送命了。那可怕的斫劈，有如冰雹从青銅色的云层里无情地打在黑麦田上一样。劍斫，斧斫，大鐮刀斫，一刻不停地、毫不留情地大斫而特斫。那声音就象打鉄匠在打鉄。死亡象一陣风似地吹灭了生命；呻吟声从胸口迸发出来；眼睛里的光采給扑灭了，面貌美好的青年給投进了永恒的黑夜。

鉄器斫击出火花，向上飞竄。木头柄的碎片、折断的旗杆、鴕鳥毛、孔雀毛、馬蹄和血迹斑斑的紋章以及馬匹的尸体，全都混杂在一起了。誰受了伤从馬上倒下来就被包鉄的馬蹄活活踩死。但是，迄今还沒有一个第一流的波兰騎士倒下来过，他們以紧密的队形走在前面，一面呼喊着他們的守护神的名字，或者喊出他們家族的战号。他們象烈火掠过被太阳晒焦了的大草原，扫蕩所及，寸草不留。泰戈維斯科的里斯最先动手。他一把抓住了奥斯透罗特的“康姆透”格馬拉特，格馬拉特的盾丢了，把白斗篷折起来，纏在臂上，抵挡打击。但是里斯的利劍劈穿了斗篷和护肩，把手臂从胳肢窝那里給斫了下来；他再来一劍，又劈开了他的胸膛，因为用力过猛，劍梢直插进对方的脊椎骨。奥斯透罗特的战士們看见他們的首領一命嗚呼，都吓得尖声叫嚷，里斯乘胜冲进他們的人丛中去，象一头鷹飞进鶴群中去一样；后来，查皮莫维崔的斯泰希科和科皮仑尼的陀瑪拉特又冲进来援助他，三个人更加銳不可当，把十字軍騎士一排一排地斫倒，犹如一群熊走进了豌豆田，把豌豆从豆莢中踩得噼哩啪啦爆出来一样。

比斯古披崔的巴希科·齐洛琪埃伊也在那里斫死了一个

著名的法师昆茨·阿台尔斯巴赫。昆茨看见在他面前的这个巨人手中握着血淋淋的斧头，上面纏着染了血迹的头发，不由得惊惶失色，决定投降作俘虏。但是由于声音嘈杂，巴希科沒有听清对方的話，就在馬鐙上站起身来，一斧头把他連鋼盔和头都劈了下来，輕輕易易簡直象是把一个苹果一劈为两。接着，美克仑堡和克林根斯坦的洛赫和斯华皮阿的海尔姆斯道夫(一个富有的貴族子弟)，馬根查(梅恩崔)的列姆巴赫和馬根查的赫堆維兹都丧了命，最后，那些吓破了胆的日耳曼人只得开始退到左右两旁去了。但他还是继續象斫一堵搖搖欲墜的墙似地向他們斫去，他只要在鞍上抬起身来准备斫劈，斧光閃亮之处就有一个日耳曼人的头盔落到馬匹中間。

力大非凡的勃罗荷尖茨的仁德列克也在那里大显身手，他去斫一个騎士的头时把剑都折断了，那个騎士的盾牌上有一只猫头鷹的头，他的脸甲也象猫头鷹的头一样。仁德列克把他生擒过来，摔倒在地上，从他身上拔出剑来一眨眼就結果了他。仁德列克还俘虏到了年輕的騎士邓汉姆，但一看那騎士連头盔也沒戴，又是那么一副稚气相，就饒了他的命。这人确实还是一个少年，用孩子气的眼睛直望着仁德列克，这个波兰騎士便把他扔給了自己的侍从，后来这个年輕的日耳曼騎士竟做了他的女婿，一輩子住在波兰；这是后話，他当初万万沒想到。

日耳曼人大为震怒，向仁德列克猛扑过来，想救出年輕的邓汉姆，因为他是萊茵附近一个富有的伯爵家族的后代；怎奈波兰軍这一边当头把陣的都是些了不得的騎士：納德勃罗查的苏密克，普罗米科夫两兄弟，杜伯科·奥克維阿和齐赫·皮

克那，这些騎士象獅子赶野牛一样把他們赶了回去，迫使他們退向圣杰西的旗帜那里去，吓得十字軍騎士那边大起惊慌，互相践踏。

国王的近卫軍团也在同外国騎士們战斗着。他們是由萃里霍夫的查列克率領的。拥有超人力量的塔契夫的波瓦拉也在那里杀得敌方人仰馬翻，还象敲蛋壳似地击碎了許多鉄头盔。他单身匹馬杀倒了整整一群人；在他身旁的有戈拉雅的列希科，維呼希的波瓦拉，斯克尔齐涅夫的姆斯齐斯拉夫，和两个捷克人：棱科尔和兹皮斯拉威克。战斗在这里持續很久，因为这个波兰軍团独立抵挡三个日耳曼軍团，幸亏泰尔諾伐的雅斯柯及时带着第二十七軍团来援助波兰人，双方兵力才不相上下。日耳曼人被从最初交战的地方打了回去，一直后退了半箭路程的距离。

后来他們被克拉科夫大軍团打退得更远。克拉科夫軍团是由盛特拉姆亲自率領的，那走在軍旗前面的是全波兰最强悍的战士：查維夏·却尔尼（紋章是“苏里馬”），在他右面战斗的是他的兄弟法魯列伊，和科里特尼查的弗洛林·耶里特希克，戈拉的斯卡贝克，那个著名的泰戈維斯科的里斯，巴希科·齐洛琪埃伊，耶恩·奈仑希，以及查皮莫維崔的斯泰赫。多少好汉都把生命断送在可怕的查維夏手里。仿佛是死神亲自披着黑色的甲冑来杀戮他們似的。他作战时蹙紧眉头，抿紧鼻孔，十分沉着，精力集中，好象平常干活一样。他总是揮动着他的盾来抵挡敌人的砍劈，可是，他揮起剑来也从不落空，剑光每一閃动，总是听到被打敗的人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他却看也不看，继續前进杀敌，就象一片黑云不断地发出

閃电来一样。

那个以一头无冠的鷹作旗号的波兹南軍团也在拚命战斗。大主教的軍团和三个瑪佐夫舍軍团在同它竞献身手。所有其他的軍团也都想在决心、英勇和猛攻方面赶过别的軍团。在西拉兹軍团里，波格丹涅茨的兹皮希科象一头野猪似的冲进敌陣，他身旁就是那个可怕的老瑪茨科在沉着地战斗着，簡直象一头猛扑狂咬的狼。

瑪茨科到处在寻找里赫頓斯坦，但是，什么地方也看不到他。只得暫时另外挑选一些衣著华丽的騎士作为目标。凡是同他交战的騎士都倒了霉。离波格丹涅茨的两个騎士不远的地方，恶煞似的罗戈夫的契当正在向前突进。他的头盔在攻击一开始时就被打落了，因此光着头战斗，他那毛茸茸的、血迹斑斑的脸把日耳曼人都吓坏了。他們觉得他不是一个人，而是森林里的什么怪物。可是，不一会工夫，双方战死的騎士从几百个一直增加到几千个，到处都是尸体；最后，在一些怒不可遏的波兰人的攻打下，日耳曼人那边开始动搖了，接着便发生了一件似乎立即可使整个战局改观的事件。

追赶立陶宛人的日耳曼軍团赶回来以后，得意扬扬，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中，又去攻击波兰軍的側翼了。

他們鉴于已經击敗了国王的所有部队，便认为战斗已經肯定是自己占了上风，因此一边叫喊，一边唱歌，象烏合之众那样一批批回来了，哪知突然前面又在展开一场鏖战，波兰人节节胜利，把日耳曼軍队包围起来了。

十字軍騎士只得低着头，透过头盔上的格子洞吃惊地望着，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接着便踢着馬腹，就地投入战斗的

漩渦。

就这样一批一批冲过来，轉眼之間便有好几千人扑向已經打得精疲力竭的波兰軍团。日耳曼人一看来了援兵，高兴得大叫大喊，士气大振，又猛攻起波兰人来。于是，全綫展开了一场恶战。田野上血流成河。烏云遮蔽了天空，但聞雷声隆隆，仿佛天主想要亲自来干涉这两支交战的大軍似的。

胜利开始逐漸操在日耳曼人手里了……波兰軍正处在混乱关头，激动得发狂似的日耳曼軍队便齐声唱起凱旋贊美歌来：

基督复活了！

誰料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桩更可怕的事。

一个倒在地上的十字軍騎士用刀剖开了弗罗契莫維翟的瑪尔青战马的馬腹，原来瑪尔青正举着克拉科夫的大軍旗，軍旗上有一只戴着王冠的鷹，这面克拉科夫軍旗是全軍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馬匹和騎者突然倒了下来，于是軍旗也搖搖晃晃倒下来了……

一刹那間，几百只鋼鉄般强壮的手臂伸过来搶軍旗了，所有的日耳曼人頓时欢乐得迸发出一陣嚎叫。他們认为那就是結局了，认为波兰人一定会惊惶失措，认为敌人的敗北、屠杀和受歼的时刻就在眼前，只消对这些逃跑的波兰人穷追猛斫一陣便万事大吉了。

誰料等着他們的却是无比的失望。

波兰軍一看见軍旗倒下来了，便拚命同声呼喊起来。那

喊声中表现出来的不是畏惧，而是憤怒。仿佛是一陣烈火扑上了他們的鎖子甲。两支大軍中那些最叫人害怕的騎士都象疯獅一样向那个地方猛扑过去，波兰軍旗周围仿佛突然起了一陣势不可当的大风暴。人和馬都象个大漩渦似的攪在一起，漩渦中心的那些人都在颼颼地揮动臂膀，釘鈴鐺鎯地舞着剑，斧头在呻吟，鋼鉄在相撞，随之而来的是一陣卡啦卡啦的斫击声，呻吟声，被斫倒的人发出的毛骨悚然的尖叫声，交織成一片最可怕的轰响，仿佛地獄里所有的冤鬼突然都叫嚷了起来。空中扬起了一陣尘雾，尘雾中奔出了許多沒有騎者的馬匹，它們給吓得横冲直闖，眼睛充血，鬃毛凌乱。

这场搏斗只持續了片刻工夫。在这阵旋风也似的战斗中，生还的日耳曼人一个也沒有；一眨眼工夫，夺回来的軍旗又飘展在波兰軍队的上空。风把它吹得舒展开来，象一朵庞大的花朵似的輝煌地飘扬着；这是希望的象征，是天主对十字軍騎士发怒和賜予波兰人以胜利的象征。

整个大軍都向这面軍旗发出一声胜利的呼喊，疯了似地向日耳曼人扑过去，仿佛每个軍团的力量和士兵的数目都增加了一倍。

日耳曼人連續不斷地遭到无情的打击，連必要的喘息时間都沒有。他們受到四面八方的夹击，剑呀，手斧呀，战斧呀，釘头錘呀，斫得他們粉身碎骨。十字軍騎士又开始搖搖晃晃，向后撤退了。到处都是一片告饒乞命的喊声，到处都看到脸色吓得发白的外国騎士从混战中窜出来，六神无主地听任他那同样受吓的軍馬馱到哪里就是哪里。騎士团披在鎖子甲外面的白色斗篷，大都狼藉滿地。

十字軍騎士团的首領們心里非常恐慌，只有把得救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大团长烏尔里西身上了，因为到这时为止，大团长还率領着十六个后备軍团准备随时出动。

大团长站在山崗上观察战斗，心里也知道生死存亡的时刻已經到来，于是，他就象龙卷风席卷着一陣播送灾难与死亡的冰雹一般，指揮他的鉄甲軍团投入战斗。

* * *

但是盛特拉姆已經騎着一匹烈馬，早一步出现在迄今尙未参加过战斗的波兰后备队前面了。他仔細观察了一切情况，密切注意了战斗的过程。同波兰步兵一起的还有几个重型武装配备的捷克雇佣兵連队。其中一个連队在交战以前曾經动搖过，但是已經及时悔悟过来，仍然坚守在陣地上，只是它的首領被撤换了。现在，这个連队迫不及待地巴望着战斗，以便以他們的大丈夫英勇气概去弥补一时的弱点。但是，主力是波兰軍团，是由一些不穿鎧甲的穷地主的騎兵队，鎮市来的步兵队和极大部分的农民組成的，他們的武器就是矛、重鏈枷和倒縛在杆柄上的大鐮刀。

“作好准备！准备！”盛特拉姆象閃电似地从队伍面前飞馳而过，一面以洪钟似的声音叫喊着。

“准备！”小首領們都照喊了一遍。

农民們知道是輪到他們的时候了，都把矛、鏈枷和大鐮刀的柄擱在地上，划了一个圣十字，在又大又粗的掌心里吐了一口口水。整个后备队里都听得见这一声声不祥的吐口水。接着各人又抓起自己的武器，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国王派来使者，传达命令給盛特拉姆，凑着他耳旁低声說了些

話。于是，盛特拉姆轉身向着步兵队揮了一下劍，喊道：

“前进！”

“前进！看齐！靠攏！”首領們都发令了。

“快！杀那些狗东西！杀他們！”

大軍开动了。为了保持步伐均匀，队形整齐，一再齐声喊着：

“万岁——瑪利亚——普施——恩惠——天主——与你——同在！”

他們象洪水似地向前奔流。其中有大小波兰的农民們，也有在战前开始逃亡到波兰来的西利西亚人，从十字軍騎士团逃出来、留在爱尔克的瑪朱尔人。整个田野上都閃爍着枪矛、鏈枷和大鐮刀的光芒。他們終于冲到敌人跟前了。

“杀啊！”首領們喊道。

“嘿！”

每个人一掄起斧头斫出去，都象一个强壮的伐木者那样哼了一声。他們使出全身气力，尽着胸口所能发出的气力，大斫特斫了。他們叫呀，嚷呀，杀声直冲云霄。

* * *

国王在山崗上观看整个战斗，不断地派遣急使到各处去；他由于一再亲自发号施令，連嗓子都喊哑了；他終于看到全軍都投入战斗，眞巴不得自己也冲过去参加。

宫廷侍从們都不让他去；他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国王的圣躬。左拉伐甚至拉住了国王的馬籠头，尽管国王用矛打他的手，他还是不肯放。其余的人也拦着路，求呀，劝呀，諫呀，說什么即使他去了，也不能使战局改观呀。

这时候，最大的危险突然悬在国王和他整个扈从队的头上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大团长受到那些击败了立陶宛而胜利归来的騎士的鼓舞，也决定去攻打波兰人的側翼，因此不得不迂迴进軍，十六个精銳軍团不得不通过弗拉迪斯拉夫·亚該老所在的高地附近。国王的扈从队馬上觉察到这个危险，可是已經来不及后退。只得卷起王旗，并由国王的书記奥列斯尼扎的兹別格涅夫快馬加鞭，飞馳到最近的軍团去求救，那个軍团是米柯拉伊·蓋尔巴沙騎士率領的，正准备去迎击敌人。

"国王被围了！快来援救！"兹別格涅夫喊道。

但是，蓋尔巴沙連头盔都失落了，便脫下头上那頂浸透了血汗的便帽让书記看，一面非常气憤地嚷道：

"瞧，你这疯子，我們在这里閑着么！你不看见那片烏云正向我們压过来么？如果我們听了你的話，那就正好把敌人引到国王那里去。我劝你快走，要不然，我的剑可不饒你了！"

他忘了是在同誰說話，气喘咻咻，气得簡直要发狂，当眞拿剑对准这个急使，这个急使看淸了自己是在同誰打交道，何况这个老战士說得很对，就回头赶到国王那里，把这番話复述了一遍。

国王的卫队挺身而出，密密地排成一堵墙来保卫君主。可是，这回宮廷侍从們阻止不住国王了，国王坚持要騎着馬站在第一綫。他們刚刚摆好陣势，日耳曼軍团已經迫近，連盾牌上的紋章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最有胆量的人见了这些十字軍騎士，也免不了发抖，因为他們都是騎士界的精华；个个穿着

辉煌的甲胄，骑在象野牛一般壮大的马上，毫无倦容，因为他们还没有参加过战斗。他们象飓风似地前进，马蹄得得，军旗飘飘，一片喧哗。大团长本人穿着一件宽大的白斗篷，被风吹得象老鹰的两只大翅膀，飞驰在他们前头。

大团长已经驰过了国王的扈从队，正向战斗最激烈的战场奔去，完全没有把路旁这一小股骑士放在眼里，想都没有想到国王就在这批人里头，他根本没有发现亚该老。但是，有一个军团里突然奔出一个魁梧的日耳曼人来。究竟他是认识亚该老呢，还是被国王那身银甲胄吸引住了，还是只想显示显示他的骑士胆量，这倒很难说了；只见他低着头，伸出矛，直向国王这边冲过来。

国王把坐骑一踢，随从们还来不及阻止他，他已经向着这个骑士冲了过去。要不是亏了国王的那个年轻书记奥列斯尼扎的兹别格涅夫（这个人非但精通拉丁文，还精通骑士武艺），他们两人一定会彼此猛战起来。那个年轻人手里握着一支断矛，急驰到日耳曼人身旁，在他头上狠狠一击，打碎了他的头盔，把他打在地上。这时，国王趁势把剑刺进这个日耳曼人的无遮无掩的脑门，亲手杀了他。

这个著名的日耳曼骑士底波尔特·基寇里兹·封·第培尔就这样完了蛋。他的战马被雅蒙脱公爵夺去，他自己则奄奄一息躺在地上，锁子甲外面披着一件白斗篷，还有镀金的腰带。他两目无光，双足还在地上乱踢，一任人类最伟大的调解者——死神，把夜幕盖在他的头上，让他永远安息。

克尔姆军团的骑士们都想向波兰人冲过来，为他们的战友报仇；但是，大团长本人挡住了他们的路，不停地喊着："这

里来！这里来！”他把他們推向那个就要决定这一血腥日子的命运的地方，也就是推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现在，又发生了一件奇事。盖尔巴沙的米柯拉伊站在战场的最前綫，清清楚楚地看见敌人，本可立即迎击，但是别的波兰騎士由于漫天灰尘辨别不出敌人，誤把敌人看做了赶回来作战的立陶宛人，却沒有赶紧迎击。

奥列斯尼査的杜伯科第一个向跑在軍团最前面的大团长冲过去。他是从大团长的斗篷、盾和戴在胸口的那个大圣物匣认出来的。但这个波兰騎士，尽管力气大大超过大团长，却不敢用矛去刺金約柜。因此，他（烏尔里西）把剑向上一揮，挡开了杜伯科的矛尖，馬匹虽略受伤，他自己却和杜伯科擦身而过，繞了一个圈子，回到自己陣地去了。

“这就是大团长本人，日耳曼人来了！”杜伯科喊道。

波兰軍团一听到这声叫喊，都从原来的地方急馳而出，迎击敌人。第一个攻打他們的就是米柯拉伊·盖尔巴沙和他的軍团，于是战斗又猛烈地展开。

但是，究竟是这些从克尔姆地区来的十字軍騎士（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波兰血統）打得不起劲呢，还是因为波兰人凶不可当，总之，这一次攻击并沒有带来預期的效果。大团长原以为这一击可以把国王的部队一举击潰，然而，他馬上看出，倒是那些波兰人在节节迫近，在推进，在攻打，在斫杀，仿佛揮着鉄拳在扑人。日耳曼軍团与其說是在攻，不如說是在守。

他徒劳地大声鼓舞十字軍騎士，徒劳地用剑催迫他們战斗。不錯，他們在防守方面确也十分英勇，可惜沒有具备胜利的軍队所具备的冲劲和热忱，而波兰人现在却充分具有这两

点。波兰騎士們給打坏甲冑，滿身是血，受了伤，拿着七凹八凸的武器，咬紧牙关，如疯似狂地向着密集的日耳曼人丛冲过去，弄得日耳曼人一会儿勒住馬匹，一会儿望望四周，仿佛要弄明白，包围着他們的这道鉄箍是否愈来愈紧了，接着才緩緩地不断后退，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脫这致人于死地的絕境。

这时候，从森林那边又传来一陣陣叫喊。这是盛特拉姆让他自己所率領的农民来战斗了。馬上听见了大鐮刀和鏈枷斫在鉄甲冑上所发出的卡啦卡啦声；尸体愈积愈高。鮮血在被践踏的土地上汇成河流，开始了浴血的搏斗，因为日耳曼人知道只有剑才救得了自己，便不顾死活地頑抗着。

*　　　*　　　*

双方就这样相持不下，不知胜利属于何方，后来一片漫天的尘埃意外地出现在战斗的右方。

“立陶宛人回来了！”波兰人欢天喜地地吼叫起来。

他們猜对了。很容易被击潰、却不容易被征服的立陶宛人现在回来了，他們騎着快馬，象大风暴似的大叫大嚷，奔馳而前，投入战斗。

再說敌軍那边，以威納·封·戴丁根为首的几个“康姆透”赶到大团长跟前去。

“救您自己吧，閣下，”厄尔布隆的“康姆透”喊道，嘴唇都发青了。“趁我們还沒有被包围，先救您自己和騎士团吧。”

騎士气概的烏尔里西却阴沉地望着他，把手举向天空，嚷道：

“我决不能离开这块已經倒下了这么多勇士的战场！决不能！”

于是他一面高声叫十字軍騎士跟着他走，一面冲进战斗的漩渦。这时候，立陶宛人都跑了上来，接着是一片混乱，一片沸騰，天旋地轉，使人什么也看不清楚。

大团长被立陶宛人一支短枪击中了嘴巴，脸上又受了两处伤。他用麻痹了的右手抵挡了一陣斫击，最后被一支鏢枪击中了脖子，象一段木头似的倒了下去。一大群穿着兽皮的战士向他猛扑过去，象螞蚁似的，把他完全遮沒了。

* * *

威納·封·戴丁根带着几个軍团从战场上逃走了。其余的軍团都被波兰軍队的鉄圈箍住了。战爭变为对十字軍騎士的屠杀，把他們打得潰不成軍，簡直是一场前所未聞的灾难，人类历史上簡直沒有先例。在天主教的历史上，从罗馬战爭中，从哥特人同阿提拉的战爭中，从查尔斯·馬忒尔同阿拉伯人的战爭中，双方軍队都从沒有打得这么猛烈过。现在，交战的一方，絕大多数人都直僵僵地躺在地上，象一捆捆的稻草。那些最后由大团长率領去作战的軍团都投降了。克尔姆的兵士們把旗帜插在地上。有些日耳曼騎士都跳下馬来，表示愿意做俘虏，并且跪在浸透了血的地上。外国客人在其中服务的整个圣杰西軍团和他們的首領，也这样投降了。

* * *

但是战役还在继續下去，因为十字軍騎士团有許多軍团宁愿死而不愿求生和被俘。现在日耳曼人都按照他們自己的軍事习慣在作战，他們排成一个大圓圈，就象一群野猪被一群狠包围时那样自卫。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构成的包围圈却把他們那个圈不住地压紧，有如一条毒蛇纏住一头野牛的躯体那

样。于是武器又斫击起来，鏈枷轰轰地响，大鐮刀軋軋叫，剑在斫着，枪在刺着，斧头和鈎刀劈个不停。日耳曼人象一片森林似的紛紛給斫倒。他們都默默地、阴郁地、庄严而勇猛地死了。

他們有些人揭去面甲，互相告别，在死前作了临終的吻别。有些人发疯一般胡乱冲进战斗的热潮。还有一些人做梦似地在战斗。最后，另外一些人用"米萃里考地阿"戳进咽喉自刎了。再有一些人扔掉了項圈，轉身对着他們的战友恳求道："刺吧！"

不久，憤怒的波兰人把日耳曼人围成的那个大圈圈击碎成十几个小圈；于是，个别的騎士要逃命倒是不困难了。但是，一般說来，十字軍騎士的这些小圈圈都不顾死活地頑抗着。

他們很少有人跪下来求饒，等到最后波兰人那种可怕而猛烈的攻击又把这些小圈圈打散的时候，即使单身匹馬的騎士也不愿向战胜者投降。对騎士团和西方騎士界来說，这是遭到大难的一天，但同时也是最光荣的一天。

那个了不起的巨人，被农民步兵包围住了的安諾德·封·培頓，他砍死的波兰人的尸体可以堆成一座小山；他站在尸体堆上，好象插在一座小山上的界石柱标，誰要是走近他，只要剑够得到，就会象遭到雷击似地丧了命。

* * *

最后，查維夏·却尔尼·苏里姆契克走过来了。但一看却是个沒有坐騎的騎士，他不愿意违反騎士惯例从后面攻击他，便也跳下了軍馬，老远对这十字軍騎士喊道：

"回过头来，日耳曼人，投降吧，否則，就来同我决斗。"

安諾德回轉身来，一看那黑色甲胄和盾牌上的"苏里馬"，认出了是查維夏，他心里想：

"我的死神来到了，我的时辰到了。因为誰都不能从他手里生还，不过，如果我战胜了他，我就可以得到不朽的光荣，說不定也会救得了我的命。"

于是，他向他冲了过去，他們就在尸体遍布的地上攻来击去，象是两股大风暴。查維夏的巨大气力一向是无敌的，在战爭中，誰要是同他交战，誰的父母就成为不幸的人了。因此，安諾德那只在瑪尔堡鍛造的盾牌，經不起查維夏的剑一击，就粉碎了，鋼头盔也象瓷壶似的給击碎了，那个了不起的安諾德，头也被劈成两半，倒下去了。

*　　　*　　　*

希魯霍夫的"康姆透"亨利克是波兰人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发过誓，要拿两把出鞘的剑放在面前，要把这两把剑浸透了波兰人的血方才罢休，可现在却偸偸地从战场上逃跑，象一只狐狸受到了猎人包围。然而波格丹涅茨的兹皮希科突然拦住了他的路，这个"康姆透"看见剑临头上，就喊道：

"饒了我吧！"說着，吓得叉着双手。这年輕的騎士听了这話，已經来不及抽回手来停止斫击，只是把剑一轉，用剑背朝"康姆透"的汗涔涔的肥嘴打了一下，把他交給侍从，侍从用一根绳子系在这日耳曼人的脖子上，象牽牛似的把他牽去和所有的十字軍騎士俘虏看守在一起。

*　　　*　　　*

老瑪茨科不停地在血腥的战场上找寻昆諾·里赫頓斯坦。那一天对于波兰人眞是万事順遂，因为命运之神終于把

这个人交到了瑪茨科手里。瑪茨科是在一小撮十字軍騎士中間找到这个人的，原来这批十字軍騎士逃出那场可怕的灾祸以后，都藏身在丛林中。那是他們武器上反射出来的阳光把他們暴露在追捕者的眼前的。他們全都立刻跪下投降。但是瑪茨科得知囚犯中間有騎士团的大"康姆透"，就命令把昆諾带到他跟前来。于是，瑪茨科除下了头盔，問道：

"你认識我么，昆諾·里赫頓斯坦？"

昆諾蹙紧眉尖，直瞪着瑪茨科的脸，过了一会儿，說道：

"我在普洛茨克的朝廷上见过你。"

"不，"瑪茨科回答，"你在那以前就见过我了！你在克拉科夫就见过我，那时候我侄子由于一时輕率，攻击了你，被判处了死刑，我求你留他一命。我曾向天主許过愿，并且凭我騎士的荣誉起誓說，如果我找到了你，我一定要同你决一死战。"

"我知道，"里赫頓斯坦回答，一面傲慢地吁着气，不过他的脸色立即变白了。"但是，现在我是你的俘虏，如果你对我举起了你的剑，那就会侮辱你自己。"

瑪茨科把嘴一扭，露出一种不祥的、完全象狼一样的容貌。

"昆諾·里赫頓斯坦，"瑪茨科說，"我不会举起剑来斫杀一个解除了武装的人，但是，我要告訴你，如果你拒絕同我决斗，那末，我就叫他們拿根绳子把你象条狗似的吊死。"

"我沒有别的办法。站起来！"大"康姆透"喊道。

"宁可战死，不作俘虏，"瑪茨科又肯定地說。

"宁可战死。"

一会儿，他們就在波兰和日耳曼騎士的面前交起手来了。

昆諾年紀較輕，比瑪茨科灵活，但是瑪茨科的手力和脚力都远远超过他的敌手，所以，一眨眼工夫，他就把他摔倒在地上，膝盖压在昆諾的胸口上。

这个"康姆透"的眼睛恐怖地向上望着。

"饒了我吧！"他哼着說，口中吐出口水和白沫来。

"不！"毫不容情的瑪茨科回答。

他把"米萃里考地阿"在对手的喉嚨里連戳两次。昆諾喉嚨头咯咯地响了一陣，可怕地咳嗽着。血从他嘴里涌了出来。死亡的痙攣使他全身发抖，接着他的身体就挺直了，那个騎士們的伟大的撫慰者① 使他永远安息了。

*　　　*　　　*

战斗結束了，追剿和屠杀开始了。拒絕投降的十字軍騎士都完了蛋。过去发生过的交战和搏斗多得不可胜数，但是，据人們記忆所及，从来沒有哪一次有过这样可怕的伤亡。不仅是十字軍騎士团，連整个日耳曼都扑倒在大国王的足下，因为整个日耳曼的著名騎士都組成了条頓"先鋒队"，帮助十字軍騎士团不断深入侵略斯拉夫人的土地。

在率領这次日耳曼騎士入侵的七百个"白斗篷"之中，留得一命的只有十五个。四万多人都倒在那个血淋淋的战场上长眠了。

中午还在条頓大軍头上飘扬着的无数旗子，全都落到了波兰人的血迹斑斑的、胜利的手里。沒有一面旗子被搶救出去过。波兰和立陶宛騎士把它們扔在亚該老的足下，他朝天

---

① 指死神。

抬起一双虔誠的眼睛，激动地一再說道：

“这是天主的意旨！”

俘虏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都給带到国王跟前来：戈拉的阿勃丹克·斯卡貝克带来了舒舍靜的卡齐米埃尔兹公爵；特洛茨諾夫的一个捷克騎士带来了奥列斯尼查的公爵康拉德；科比特罗夫的普尔席特比尔科（有“德里亚”紋章的）则带着杰西·杰司道夫前来，这个人在战斗中受了伤，如今还不省人事，他率領过組成圣杰西軍团的所有的外国騎士。

二十二个国家参加了騎士团对波兰人的这场战争，如今，国王的书記們正在登录俘虏的名字，这些俘虏都跪在亚該老面前，恳求怜憫和贖身回家。

十字軍騎士团的整个大軍已經不存在了。波兰人追击的結果，把十字軍騎士的庞大輜重队搶过来了，那里面除了幸免死亡的十字軍騎士之外，还有无数的馬車，馬車上裝載着打算用来鋳波兰人的鏈条，和准备在胜利后举行庆祝宴会用的葡萄酒。

*　　　*　　　*

太阳正在逐漸墜入西面的地平綫。一场大雨压住了滿天的尘埃。国王、威托特公爵和瑪希科維支的盛特拉姆正要去巡視战场，人們却把战死的十字軍騎士首領的尸体搬到他們面前来了。立陶宛人搬来了大团长的尸体，身上被矛戳穿了好几处，遍身都是灰尘和血块，他們把这具尸体放在国王跟前。国王惋惜地叹息了一下，望着这仰天躺在地上的巨大尸体，說道：

“这个人呀，今天早晨还以为他是世界各国之王呢。……”

于是，泪水象珍珠似地从他脸上滴下来，静默了一会，他继續說：

“不过，他死得英勇。因此我們要表彰他的英勇，为他举行一次隆重的天主教葬仪。”

于是，国王立即命令把这具尸体拿到湖里仔細洗干凈，給它穿上漂亮衣服，在棺材沒有做好之前，給它盖上騎士团的白斗篷。

这时候，仆从們陆續搬来更多的尸体，俘虏們都把它們一一辨认出来。他們搬来了大“康姆透”昆諾·封·里赫頓斯坦的尸体，他的喉嚨被“米萃里考地阿”可怕地割断了。然后是騎士团的元帅弗里德列克·华仑罗德的尸体；法衣圣器室执事长阿尔培特·斯赫华茨貝伯爵的尸体；大司庫托麦斯·茂赫姆的尸体；和被塔契夫的波瓦拉斫死的温达伯爵的尸体，以及六百多具著名的“康姆透”和法师的尸体。仆从們把尸体一个挨着一个地放在一起，它們都象木头似地躺在那里，脸孔象他們的斗篷一样白，朝天躺着，圓睁着无光的眼睛，眼睛里的驕傲、憤怒、狂暴和恐怖都熄灭了。

所有俘获来的旗子，統統都插在它們的头旁！黃昏的微风把这些彩旗卷攏又吹开，在这些好象是睡着了似的尸体上面嘩啦啦飘动着。远处的地平綫上，迎着晚霞，可以看到立陶宛的兵士們在拖着俘获的大炮，这是十字軍騎士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但是，它对胜利的波兰人却沒有造成什么損害。

最杰出的騎士們都在山崗上聚集在国王的四周；他們由于疲劳，都沉重地喘着气，一面望着那些旗子，望着躺在他們

足下的那些尸体，正如疲累的刈稻人望着他自己刈下来的成捆成捆的稻束一样。这是一次付出了巨大劳力的收割，获得了了不起的收获。现在，伟大的、天堂似的、欢乐的黄昏到来了，无限的幸福照耀在胜利者的脸上，因为大家都知道，随着这个黄昏的到来，所有的苦难和忧患都結束了，不是結束了这一天的苦难和忧患，而是結束了整整一百年来的苦难和忧患。

国王虽然完全了解日耳曼人这次的失败惨重，还是惊奇地望着他面前这番景象，最后他高声說道：

“莫非整个騎士团都躺在这里了么？”

副主教米柯拉伊因为懂得圣勃里杰特的神圣的预言，所以这样回答道：

“现在，他們給敲掉牙齿、給斫掉右手的时間已經到来了！！！……”

亚該老举起手来，划了个十字，开始为那些躺在他身旁的人以及格隆瓦尔德和坦能堡之間的整个战场祝祷。

在雨后純淨的空气中，在晚霞的鲜艳光亮中，他們可以清清楚楚看见这片广漠的、冒着水气的血腥战场上撒满了折断的枪、矛和大镰刀；人尸和馬尸堆积如山，尸山上还戳起了一只只手、脚和馬蹄。在这块悲伤的战场上，积尸望不到边。

在那片一望无际的墓地上，可以看见仆从們在走来走去，收集武器，从死者身上剝下甲胄。在玫瑰色的上空，一群烏鸦、渡烏和老鷹已經在活动着，盘旋着，因为看见了食物而高兴得哇哇叫。

* * *

不但是那个背信弃义的十字軍騎士团现在躺在国王的足

下，而且那些迄今为止在不幸的斯拉夫人土地上，象洪水似的泛滥成灾的整个日耳曼威力，也在这个赎罪的日子里，被波兰人打得土崩瓦解。

贊美和荣耀属于这一个过去了的伟大的圣日，属于这一次血的献祭！

第五十二章

瑪茨科和玆皮希科回到了波格丹涅茨。这个老騎士享到了长寿，玆皮希科也很健康、很强壮，一直活到那个幸福的日子：看见十字軍騎士团后任的大团长含着眼泪从瑪尔堡的一道大門走出去，而从另一道大門进来了率領着大軍的波兰的“伏叶伏大”，以国王的名义来接管这个城市和远至波罗的海的灰色海浪拍击着的整个国土。

[General Information]
□□=035 □□□□□□□□□□ [□□]□□□□ □□□
□□=BEXP
SS□=
□□□□=http://book4.5read.com/300-36/diskfn/fn41/18/000001.pdg
□□=942
□□□□=http://book4.5read.com/300-36/diskfn/fn41/18/!00001.pdg

